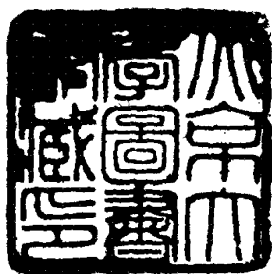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子部
第九九冊



魯新登字 07 號

ISBN 7-5333-0478-0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9 787533 304782 >

267/05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九九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50.5 印張

1995 年 9 月第 1 版 199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478-0

Z·27 子部定價：78300 圓

子部第九九冊目次

子部·雜家類

事物攷辯六十三卷(二)

〔清〕周象明輯
故宮博物院圖書館藏清康熙二十四年周德宣鈔本

.....一

天祿識餘八卷

〔清〕高士奇輯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康熙刻本

.....一九九

畏壘筆記四卷

〔清〕徐昂發撰
中央民族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桂森堂刻本

.....二八六

古今釋疑十八卷

〔清〕方中履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康熙汗青閣刻本

.....三三九

事物攷辨六十三卷(二)

〔清〕周象明輯

故宮博物院圖書館藏清康熙二十四年周

德宣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事物考辨

六十二卷》提要

事物攷辨卷之四三

太倉周象明懸著氏輯

姪 裕南卓氏訂
男德宣常吉氏錄

宵貌

宵貌

漢書刑法志人宵天地之貌應劭曰宵類也頭圓象天足方象地師古曰宵與肖同

圩頂

凌迪知太史華句孔子世家生而首上圩頂索隱曰孔子

事物攷辨卷之四三

宵貌

一

帶經堂

頂如反字中低而四傍高也

方頭

趙德麟侯鯖錄今人謂拙直者為方頭陸魯望詩曰頭方不會王門事塵土空縑白苧衣亦有此出處矣

賈長頭

後漢書賈逵自為兒童常在太學不通人間事身長八尺二寸諸儒為之語曰問事不休賈長頭

范長頭

南史范岫長七尺八寸姿容奇偉范雲謂人曰諸君進止

威儀當問范長頭以岫多識前代舊事也

科頭

宋楊伯玉臆乘俗謂不衣冠為科頭非也此二字出史記張儀傳注云不着兜鍪入敵也

魁頭

而漢博聞東夷傳馬韓人大率皆魁頭露紒注云魁頭猶言科頭以髮纂繞成科結也結音計

魁結

漢書陸賈傳賈至尉佗魁結箕踞見賈服虔曰魁音椎師事物攷辨卷之四三

肖貌

二

帶經堂

古曰結讀曰髻言一撮之髻其形如椎箕踞其形如箕也

獐頭

唐書李揆為相苗晉卿數薦元載於揆揆輕載地寒謂晉卿曰龍章鳳姿士不見用獐頭鼠目子乃求官耶載聞而銜之及載秉政揆流落十六年

質首

戰國策甘茂與樛里疾為質首之仇注云質首者願以己首易人之首也

首級

程大昌演繁露衛青傳斬三千七百級師古曰本以斬敵一首拜爵一級故名首級

髻髮

凌迪知而漢書言伏湛傳髻髮厲志白首不衰注云髻髮謂童子垂髮也

宣髮

容齋隨筆大易巽為寡髮釋文云亦作宣髮黑白禿為宣髮

明按雲谷雜記云今人年壯而髮白者謂之蒜髮猶言

事物攷辨卷之四三

肖貌

三

帶經堂

宣髮也

鵲髮

西漢書言承宮傳鵲髮注云白髮也

華顛

全上崔駰傳華顛注云顛頂也謂白首也

素領

釋常談項後白髮謂之素領漢馮唐白首為郎官素髻垂領

異相

王充論衡傳言黃帝龍顏頤頤項戴午帝嘗駢齒充眉八米
舜目重瞳焉耳三漏陽臂再肘文王四乳武王皇陽周公
背倭皋陶馬口孔子反羽蒼頡四目為黃帝史晉公子重
耳仇協為諸侯伯蘇秦骨鼻為六國相張儀仇協亦相秦
魏項羽重瞳云虞舜之後與高祖分王天下

日月角

管子子產曰角晏平仲月角尾生犀角柳下惠史角反角

鼎角匿犀

西漢博聞李固傳固狀貌有奇表鼎角匿犀足履龜文注
事物攷辨卷之四三

肖貌

四

帝經堂

云鼎角頂有骨如鼎足也匿犀伏犀也謂骨當額上入髮
隱際隱起也足履龜文者二千石見相書

龍犀入角

文選錦字錄劉孝標命運論曰龍犀入角帝王之表注云
額有龍犀入髮際左角為日帝王之相也

日角龍顏

南史梁武帝日角龍顏重岳虎額舌文八字項有浮光身
映日無影西跨駢骨

淵角山庭

文選錦字錄任昉王文憲序云淵角殊祥山庭異表注云
賢人之相也

雕題交趾

禮記正義雕題謂以丹青雕刻其額也交趾謂卧時頭向
外足在內而相交故曰交趾

眉宇

文選枚乘七發陽氣見於眉宇之間注云陽氣喜氣也眉
宇額間也

盱衡

事物攷辨卷之四三

肖貌

五

帝經堂

西漢博聞王莽傳盱衡厲色振揚武怒孟康曰眉上曰衡
盱舉目大視也

明按續博物志揚雄謂揚眉曰揚衡

清揚

丘光庭兼明書齊風美目清兮又曰美目揚兮毛傳云揚
眉也孔疏曰眉毛揚起故名眉為揚是不顧經文妄為臆
說也蓋揚者目開大之貌禮記云揚其目而視之是也毛
傳又云目上為清目下為明亦非也清者目中黑白分明
如水之清也

玉樓銀海

侯鯖錄蘇東坡在黃州作雪詩曰凍合玉樓寒起粟光搖銀海眩生花人不知其使事也後過金陵荆公論詩及此云道家以西屑為玉樓以目為銀海是使此事否坡公笑之退謂葉致遠曰學荆公者豈有此博學哉

望羊

說類史記孔子世家孔子稱文王眼如望羊王肅注曰望羊視也而不言其義按漢書注鄭玄曰羊畜之能遠視者也以此言之孔子稱文王之明能遠也

事物攷辨卷之四三

肖貌

六

帶經堂

明按釋名望羊羊陽也言陽氣在上舉頭高若望之也此說近是

方眼

葛洪神仙傳許昌人李根兩目瞳子皆方年七百餘歲明按道書云眼方者壽千歲陶弘景年踰八十一眼有時而方然則非生而眼方也

青精

南史陳徐陵字孝穆目有青精時人以為聰慧之相

重瞳

劉勰新論舜目重瞳是至明之相而王莽項羽亦重瞳越王勾踐長頸烏喙非善終之相而大禹亦長頸烏喙王莽之重瞳譬馬有驥之一毛而不可謂之驥也勾踐長頸烏喙猶蛇有龍之一鱗而不可謂之龍也

明按餘冬序錄曰舜重瞳項羽亦重瞳是重瞳不必皆仁也越王長頸烏喙大禹亦長頸烏喙是長頸烏喙不必皆仁也彼皮相者其足與論士乎

蜂目

晉書王敦傳潘滔見敦而目之曰處仲蜂目已露但計聲事物攷辨卷之四三

肖貌

七

帶經堂

未振耳若不噬人亦當為人所噬

狼顧

晉書魏武帝聞司馬懿有狼顧相欲驗之乃召使前行令反顧正而後而身不動

清瞳

揚雄甘泉賦王女無所眇其清瞳兮宓妃曾不得施其蛾眉注云清瞳目瞳子也

睚眦

西漢博聞杜欽傳報睚眦怨師古曰睚音崖舉眼也眦即

皆字謂目匡也言舉目相忤者即報之也一說兩字皆去聲

目成

楚詞忽與予兮目成注云以目相視成親好也

蒿目

山堂肆政莊子今世之仁人蒿目而憂當世之患注云蒿目謂半開其目也一說瞻視之間憂思未定也

面有斗文

金壘子朱紫陽面上具斗文為文章之瑞明宋濂亦然政

事物攷辨卷之四王

肖貌

八

帝經堂

晉書桓溫傳溫面有七星則亦不盡為文章之瑞也

隆準

西漢雋言高紀隆準而龍顏李斐曰準鼻也

欽頤折額

西漢博聞周燮生而欽頤折額狀駭人注云頤頤也欽頤曲頤也頤鼻莖也折亦曲也

明按揚雄解嘲云蔡澤山東之匹夫也頤頤折額注云頤頤口向前引也折額謂無鼻莖臃也比漢書注更明

快

梓胡

漢書金日磾傳莽何羅走趨卧內欲入觸瑟僮日磾得抱何羅左右拔刀欲格之上恐并中日磾止勿格梓何羅胡投殿下注云胡頸也

明按胡頤也狠跋其胡是也

耳白於面

孔平仲說苑歐陽修耳白於面名滿天下唇不著齒無事得誇

耳有三門

事物攷辨卷之四三

肖貌

九

帝經堂

史記正義老子身長八尺黃色美眉長耳大目廣額蹠齒方口厚唇額有三五達理日月月懸鼻純骨微柱耳有三門足蹈二五手把十文

明按帝王世紀曰老聃初生而髮白故號老子

縱理入口

金壘子周亞夫鄧通梁武帝皆縱理入口雖極富貴而終餓死然南史梁水軍都督褚繇亦縱理入口而得保衣食以終則是相術不足憑也

輔車

釋名輔車骨強所以輔持口也或曰牙車牙所載也或曰領車領含也口含物之車也或曰頰車亦所以載物也或曰鼪車鼪鼠之食積於頰人食似之故取名也凡係於車皆取在下載上物也

明按左傳輔車相依注云輔頰也車牙車也輔車一處分為二名耳輔為外表車是內骨故云相依

金齒

永昌府志以金裝而齒者謂之金齒鑿漆其齒者曰黑齒蠻文其面者曰繡面蠻繡其足者曰花脚蠻綵繩束髮者事物攷辨卷之四三

肖貌

十

帶經堂

曰花角蠻德謂之百夷

齒黃

餘冬序錄嵇康養生論曰齒居晉而黃五臣不能解吾子行謂觀醫說乃得其旨云晉地多粟人常懷之袖中若粵人之嗽橄欖則知味甘傷脾故齒黃也

咳唾

莊子漁父篇孔子曰曩者先生有緒言而去立不肖未知所謂竊待於下風幸聞咳唾之音以卒相立也

蛙聲之誤

天中記王莽贊云紫色蛙聲餘分閔位本謂以偽亂真耳言莽之僭漢如紫之奪朱蛙之亂鼪頰之推共人讀書言及王莽形狀有一俊士自許史學名價甚高乃云王莽非直鵠目虎吻亦紫色蛙聲

握攘

孝經援神契舜手握攘宋均注云手中有攘字

有文在手

金壘子西伯生有文在手曰昌唐叔虞生有文在手曰虞魯仲子生有文在手曰為魯夫人季子生有文在手曰友事物攷辨卷之四三

肖貌

土

帶經堂

劉元海生有文在手曰淵梁武帝生有文在手曰武隋文帝生有文在手曰王然漢書王莽傳甄尋手理有天子字卒為莽僂死晉書康帝建元二年衛將軍陳請女臺有文在其足曰天下之母灸之愈明有司收繫以聞俄自獄亡走迄無他祥

爰臂

西漢博聞李廣爰臂如淳曰臂如猿臂通肩也

爰與猿通

錯臂

凌迪知太史華句趙世家剪髮文身錯臂左衽索隱曰錯

臂以丹素錯畫其臂也

股弁

西漢博聞嚴延年為涿郡太守按大姓高氏獄吏皆股弁師古曰股戰若弁謂撫手也

五指名

春秋正義手五指之名曰巨指食將指無名指小指

枝指

莊子駢母枝指出乎性哉而侈於德附贅懸疣出乎形哉而侈於性注云拇足大指也駢合也指手指也枝旁生也事物政辨卷之四三

三乳

新唐書高祖體有三乳左腋下有紫痣如龍

四乳

宛委餘編周文王四乳宋范鑑暨其子百常亦四乳國朝倪文僖謙亦四乳

蓬心

莊子謂惠子曰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慮以為大樽而浮於江湖而憂瓠落無所容則夫子猶有蓬之心也注云蓬心猶云茅塞其心也

心儀

漢書許后傳心儀霍將軍注云心儀謂心附向之也

肺膺

唐書封倫善橋師人莫探其肺膺

納肝

呂覽衛懿公有臣弘演出使翟人攻殺懿公盡食其肉獨舍其肝弘演至報使於肝呼天而啼盡哀而止曰臣請為祿因自殺先出其腹實而納懿公之肝齊桓公聞之復立衛於楚立

事物政辨卷之四三

貌侵

侯鯖錄緇素雜記史記武安侯列傳云武安者貌侵韋昭注云侵音寢短小也又云醜惡也服虔止讀如本字

明按侵字兼短小醜惡二義晉書左思貌寢口訥唐書歐陽詢貌寢悅南史王筠狀貌寢小皆以侵為寢循習之誤也

么麼

釋常談身小謂之么麼孟嘗君為么麼丈夫不長曰么細小曰麼

駮瘰

西漢博聞趙充國傳軍士寒手足皸瘃文頴曰皸坼裂也

瘃寒創也師古曰皸音軍瘃竹足反

明按皸亦作龜莊子云不龜手之藥是也

摸書知字

隋書盧大翼幼稱神童後目盲以手摸書而知其字

胼謂之胼

歸正集史記云禹手足胼胝亦謂之胼

慍抵

教坊記慍抵謂懷氣也

事物攷辨卷之四三

肖貌

齒

常經堂

齒牙

示兒編或疑昌黎去年落一牙今年落一齒為煩殊不知齒牙固自有別在頰為牙當唇為齒非一物而異其名也

事物攷辨卷之四十四

太倉周象明懸著氏州

姪 裕南卓氏訂
男德宣常吉氏錄

稱謂

胥庭

而漢萬詞仲長統傳世非胥庭人非穀飲注云赫胥大庭古之帝號莊子曰夫聖人鵠居而穀飲言如鵠鳥之無常居穀飲之不假物也

三皇

事物攷辨卷之四四

冊謂

一

常經堂

禮記註疏鄭玄以伏羲女媧神農為三皇宋均以燧人伏羲神農為三皇白虎通義以伏羲神農祝融為三皇惟孔安國以伏羲神農黃帝為三皇至今因之

明按立光庭兼明書曰女媧燧人祝融經典未嘗以帝王言之且祝融乃額頊時火官之長可列於三皇乎諸說惟孔氏為長

五帝

禮記註疏康成以黃帝少昊顓頊帝嚳堯舜為五帝六人而五者以其俱合五帝座星也太史公以黃帝顓頊帝嚳

堯舜為五帝孔安國以少昊顓頊高辛堯舜為五帝

明按兼明書曰康成以女媧為皇軒轅為帝夫軒轅之德不劣於女媧何故不稱皇而淪之入帝仍為六人哉攷其名跡未為允當太史公近遺少昊而遠收黃帝其為踈畧一至於此安國精詳可為定論

帝王稱謂

名原燧人始稱皇少昊始稱帝禹始稱王商人始稱天子周穆王始稱堯為皇帝孔子始稱王為天王漢人始稱天子為官家司馬遷始稱天子為上哲人始稱天子為大家事物攷辨卷之四四

稱謂

二

帝經堂

皇帝

兼明書凡言有通析而言之則皇尊於帝通而言之則帝皇一也月令云其帝太皞則伏羲亦謂之帝呂刑云皇帝清問下民則堯亦可謂之皇也

夏殷稱帝

釋史彙編太史公夏本紀云帝禹至於帝履癸殷本紀云帝太甲至於帝紂周本紀云周武王為天子其後世貶帝號為王索隱曰夏殷天子亦皆稱帝後以德薄不及五帝始貶帝號為王故本紀皆曰帝而總曰三王也

殷商

尚書大全盤庚遽于殷商人從此改號曰殷前此未有殷名也雖兼號為殷而商名不改有兼稱殷商者如大雅云殷商之旅曰咨汝殷商是也

代魏

井觀瑣言元魏石刻有大代修華岳碑歐公集古錄跋其尾曰魏道武天興元年議定國號群臣稱代道武不許乃仍稱魏是後無改國稱代之事魏碑數有之碑石當時所刻不應妄但史失其事耳崔浩曰昔太祖應天受命兼事物攷辨卷之四四

稱謂

三

帝經堂

稱代魏以法殷商則當時雖未嘗改國稱代然二號同當並稱矣

西漢年號

綱鑑目西漢武帝改元十一歷代年號自武帝始建元六年元朔六年元鼎六年元封六年太初四年天漢四年太始四年征和四年後元二年昭帝改元三始元六年元鳳六年元平一年宣帝改元七本始四年地節四年元康四年神爵四年五鳳四年甘露四年黃龍一年元帝改元四初元五年永光五年建昭五年竟寧一年成帝改元七建始四年河

平四年陽朔四年鴻嘉四年永始四年元延四年綏和二年哀帝改元二建平四年元壽一年平帝改元一元始五年

明按趙與時賓退錄葛文康詳古云漢文帝改後元年

景帝又改中元年後元年武帝屢改年號亦有後元不

知當時何據而分中與後且謂之後則疑若有極抑當

時有先知之識耶余謂不然漢之諸帝不過改元耳後

人因其有二元則別以為後因其有三元則冠以中非

當時本稱也武帝雖屢更元號最後不曾命名獨稱元

事物政辯卷之四四

稱謂

四

帝經堂

年後人因其崩也亦以後稱焉爾惟東都建武中元乃

是當時所命

東漢年號

同上東漢光武帝改元二建武三十年中元一年明帝改元一永寧十八年章帝改元三建初八年元和三年章和二年和帝改元二永元十六年元興一年殤帝改元一延平一年安帝改元五永初七元初六年永寧一年建元一年延光四年順帝改元五永建六年陽嘉四年永和六年漢安二年建康一年冲帝改元一永嘉一年質帝改元

一本初一年桓帝改元七建和三年和平一年元嘉二年永興二年永壽三年延熙九年永康一年靈帝改元四建寧四年熹平七年光和七年中平六年廢帝改元二光熹一年昭寧一年獻帝改元三初平一年興平二年建安二十五年

後漢年號

同上昭烈帝改元一章武二年後帝改元四建興十五年延熙二十年景耀六年炎興一年

晉年號

事物政辯卷之四四

稱謂

五

帝經堂

同上武帝改元四泰始十年咸寧五年泰康十年太熙一年惠帝改元七永熙一年永平一年元康九年永康一年永寧二年永元一年建武一年光熙一年懷帝改元一永嘉七年愍帝改元一建興五年元帝改元三建武九年大興二年永昌一年明帝改元一太寧二年成帝改元二咸和九年咸康八年康帝改元一建元二年穆帝改元二永和十二年升平五年哀帝改元二隆和一年興寧二年帝奕改元一太和六年簡文帝改元一咸和二年孝武帝改元二寧康三年太元二十一年安帝改元三隆安五年元

興三年義熙十四年恭帝改元一元熙二年

南朝宋年號北朝魏

同上宋武帝改元一永初三年少帝改元一景平一年文帝改元一元嘉三十年孝武帝改元二孝建三年大明八年廢帝改元一景和一年明帝改元二泰始七年恭懷一年蒼梧王改元一元徽五年順帝改元一昇平三年

南朝齊年號北朝魏

同上齊高帝改元一建元四年武帝改元一永明十一年明帝改元一建武五年東昏侯改元一永元一年和帝改事物政辨卷之四四

稱謂

六 帶經堂

元一中興二年

南朝梁年號北朝魏東魏北齊

同上梁武帝改元七天監十七年普通七年大通二年中大通六年大同十年中大同一年太清三年簡文帝改元一大寶二年元帝改元一承聖三承敬帝改元二紹泰一年太平二年

南朝陳年號北朝後周北齊

同上陳武帝改元一永定三年元帝改元二天嘉六年天康一年臨海王改元一光大二年宣帝改元一大建十四

年後主改元二至德三年禎明三年

南朝隋年號北朝後周北齊

同上隋文帝改元二開皇二十年仁壽四年煬帝改元一大業十二年恭帝改元一義寧二年

唐年號

同上唐高祖改元一武德九年太宗改元一貞觀三十三年高宗改元十四永徽六年顯慶五年龍朔三年麟德二年乾封一年總章二年咸亨四年上元一年儀鳳三年調露一年永龍一年開耀一年永淳一年弘道二年中宗改事物政辨卷之四四

稱謂

七 帶經堂

元三嗣聖九年神龍二年景隆三年玄宗改元二開元二十九年天寶十五年肅宗改元四至德二年乾元二年上元二年寶應一年代宗改元三廣德二年永泰一年大曆十四年德宗改元三建中四年興元一年貞元二十一年順宗改元一永貞一年憲宗改元一元和十五年穆宗改元一長慶四年敬宗改元一寶曆二年文宗改元二太和九年開成五年武宗改元一會昌六年宣宗改元一大中十三年懿宗改元一咸通十四年僖宗改元五乾符六年廣明六年中和四年光啓二年文德一年昭宗改元七龍

紀二年大順三年景福二年乾寧四年光化三年天復一
年天祐一年昭宣帝仍用天祐年號

後梁年號附吳

同上太祖改元二開元四年乾化三年均王改元二貞明
六年龍德三年

後唐年號附吳

同上莊宗改元一同光三年明宗改元二天成四年長興
四年閔帝改元一應順二年潞王改元一清泰二年

後晉年號

事物政辨卷之四四

稱謂

八

帝經堂

同上高祖改元一天福七年齊主改元一開運二年

後漢年號附吳丹改
國號曰遼

同上高祖改元一乾祐二年隱帝仍舊

後周年號

同上太祖改元一廣順三年世宗改元一顯德六年恭帝

仍舊

宋年號附遼
金夏

同上宋太祖改元三建隆三年乾德五年開寶九年太宗
改元五太平興國八年雍熙四年端拱二年淳化五年至

道二年真宗改元五咸平六年景德四年大中祥符九年

天禧五年乾興一年仁宗改元九天聖九年明道二年景

祐四年寶元二年康定一年慶曆八年皇祐五年至和一

年嘉祐八年英宗改元一治平四年神宗改元二熙寧十

年元豐八年哲宗改元三元祐五年紹聖四年元符三年

徽宗改元六建中靖國一年崇寧五年大觀四年政和七

年重和一年宣和七年欽宗改元一靖康二年南宋高宗

改元二建炎四年紹興三十二年孝宗改元三隆興二年

乾道九年淳熙十六年光宗改元一紹熙五年寧宗改元

事物政辨卷之四四

稱謂

九

帝經堂

四慶元六年嘉泰四年開禧三年嘉定十七年理宗改元

八寶慶三年紹定六年端平三年嘉禧四年淳祐十二年

寶祐六年開慶一年景定五年度宗改元一咸淳十年恭

宗改元一德祐二年端宗改元一景炎三年帝昺改元一

祥興二年

元年號

同上元世祖改元一至元三十一年成宗改元二貞元二
年大德十一年武宗改元一至大四年仁宗改元二皇慶
二年延祐七年英宗改元一至治四年泰定帝改元二泰

定四年致和一年文帝改元二天曆一年至順二年順帝
改元三元統二年至元六年至正二十七年

明年號

同上太祖高皇帝洪武三十一年建文皇帝四年成祖文
皇帝永樂二十二年仁宗昭皇帝洪熙一年宣宗章皇帝
宣德十年英宗睿皇帝正統十四年景皇帝景泰七年英
宗復辟改天順八年憲宗純皇帝成化二十三年孝宗敬
皇帝弘治十八年武宗毅皇帝正德十六年世宗肅皇帝
嘉靖四十五年穆宗莊皇帝隆慶六年神宗顯皇帝萬曆
事物攷辨卷之四四

稱謂

十

帶經堂

四十八年光宗貞皇帝泰昌一年熹宗哲皇帝天啓七年
思宗烈皇帝崇禎十七年

明按前漢書武帝建元元年顏師古註曰自古帝王未
有年號年號寔始於此竹書紀年通譜曰道書有赤明
上皇無極永壽等號楊雄蜀王本紀云望帝禪位鸞靈
稱叢帝號方通似前此已有之者然亦荒遠而無稽矣
元后羣后

日知錄人君之號唐虞曰帝夏曰后商曰王然帝王天子
所專后則諸侯皆得稱之諸侯謂之群后惟天子獨稱后

后

皇帝

春秋繁露德脩天地者稱皇帝天祐而子之曰天子

稱天子

明于慎行穀城筆塵西漢臣子稱朝廷為縣官東漢稱天
子為國家北朝稱家家唐稱聖亦稱大家天家宋稱官家
勝國稱皇上皆臣子私稱非對御之言也西漢私語亦稱
殿下遼金稱即主

明按唐末宮中稱天子為宅家如十六宅諸王為劉李
事物攷辨卷之四四

稱謂

士

帶經堂

述所園升屋呼曰宅家收兒又按獨斷云天子無外以
天下為家故曰天家

萬歲

裨史彙編呂氏春秋宋康王飲酒室中有呼萬歲者堂上
悉應萬歲之稱自此始按東漢臣下多呼萬歲馬融既降
群盜赦其罪各返農桑皆稱萬歲取於虜園中非井得
泉以濟兵渴衆稱萬歲稱惟實憲為將軍至長安尚書以下
議欲拜之伏稱萬歲韓稜正色曰禮無臣下稱萬歲之制
議者皆慚自是臣下無敢稱萬歲者矣

謚號起於周公前

山堂肆政謚法起於周公恐周公前已有之但至周公叙謚法增廣之耳堯曰神宗堯之先又有文祖藝祖湯曰成湯又曰武湯曰烈祖曰高后曰高祖曰神后曰武王守成之主太戊曰中宗武丁曰高宗由是觀之謚與廟號在周公以前固已有之矣

陛下

石林燕語秦制獨天子稱陛下漢以來諸侯王通稱殿下至唐初惟皇太后及皇后百官上疏稱殿下至今循用之事物攷輯卷之四四

稱謂

主

帶經堂

明按獨斷云群臣與天子言不敢指斥天子故呼在陛下者而告之因卑達尊之意也殿下閣下執事之屬皆此類也

行在

宋敏求春明退朝錄行在者天子駐蹕之所在也古不聞之秦漢時方有此稱

鉅公

西漢高言如祀志欲見鉅公鄭氏曰天子也

太子世子

教英綠雪亭雜言古者天子之適子亦稱世子如王世子

聰於冢宰三年盟王世子于首止是也諸侯之子亦稱太子如晉太子申生鄭太子華齊太子光是也西漢天子適子稱皇太子諸王之子稱太子如皇太子殺梁王太子是也有明則東宮稱皇太子親王適子則稱世子郡王適子稱長子無適則立庶以長其分祿矣

徹侯

獨斷諸侯王子皇子封為王者謂之諸侯王群臣異姓有功封侯者謂之徹侯後避漢武諱改曰通侯或曰列侯事物攷輯卷之四四

稱謂

主

帶經堂

祖孫

日知錄自父而上之皆曰祖徹子之命曰乃祖成湯是也自子而下之皆曰孫詩后稷之孫實惟太王又曰周公之孫莊公之子是也

明按毛詩鄭箋云自孫之子而下事先祖皆稱曾孫曾者重也

烈祖顯祖

日知錄左傳哀公二年衛太子禱曰曾孫剴噴敢昭告皇祖文王烈祖康叔文祖襄公書文侯之命曰汝克昭乃顯

祖烈祖顯祖皆謂始封之君此古人之通稱

妣祖

日知錄爾雅父曰考母曰妣愚攷古人自祖母以上通謂之妣經文多以妣對祖而言之若詩之言似續祖妣烝畀祖妣易之云過其祖遇其妣是也左傳昭十年邑姜晉之妣也平公之去邑姜蓋二十世矣過其祖遇其妣據此文義妣當在祖之上周人以姜姬為妣周語謂之皇妣太姜是以妣先乎祖周禮大司樂享先妣在享先祖之前而斯干之詩亦曰似續妣祖箋曰妣先妣姜姬也祖先祖也或事物攷辨卷之四四

稱謂

古

帝經堂

謂變文以叶韻是不然矣

藝祖

日知錄人知宋人稱太祖為藝祖不知唐金二代亦皆稱其太祖為藝祖唐玄宗開元十一年幸并州作起義堂頌曰東西南北無思不服山川之神亦莫不寧實惟藝祖儲福之所致十三年封太山其序曰惟藝祖文考精爽在天此謂唐之高祖張說作享太廟樂章曰肅々藝祖昭々清源此謂高祖之高祖諱熙追尊宣皇帝者也金世祖大定二十五年封混同江神冊文曰仰藝祖之開基惟江神之效

靈此謂金之太祖然則藝祖者乃帝王始祖之通稱也

始祖亦稱高祖

日知錄禮稱曾祖之父為高祖然自是以上亦通謂之高祖左傳昭公十七年鄭子來朝曰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則以始祖為高祖昭公十五年王謂籍談曰昔而高祖孫伯壓司晉之典籍則以九世祖為高祖

文人

詩經註疏江漢之詩曰告于文人錫山川土田文人先祖之有文德者謂文王也與尚書之言文祖藝祖同事物攷辨卷之四四

稱謂

古

帝經堂

烈祖神宗

日知錄宋王旦封祀壇序烈祖造新邦臻大定經制而未遑神宗求至理致升平業成而中罷是以宋太祖為烈祖太宗為神宗也

明按呂東萊讀詩記李氏曰本朝太宗稱神宗及神宗稱神宗則太宗不復稱神宗矣

鼻祖

野客叢書方言之初生謂之鼻人之初生謂之首梁益間謂鼻為初或云祖鼻與祖皆始之名今人以始祖為鼻

祖亦有說凡婦人孕胎必先有鼻然後有耳目之屬今畫人亦先畫鼻僕常疑鼻祖之說如此近觀畫像錄亦有是言

王父王母

釋名祖謂之王父祖母謂之王母

祖曰太公

金壘子俗謂祖曰公謂曾祖曰太公按東漢書侯霸子昱語王丹曰家公欲與君結交則父亦稱公李固女文姬曰太公以來積德累仁謂其祖即則祖亦可謂之太公矣事物攷辨卷之四四

稱謂

六

帶經堂

祖父稱家公

實退錄顏之推家訓曰昔侯霸之子稱其父曰家公陳思王稱其父曰家父母曰家母潘尼稱其祖曰家祖古人之所行今人之所笑也今南北風俗稱其祖父無云家者曰里猥人方有此言耳之推北齊人逮今幾七百年稱家祖者紛々名家望族亦所不免但家公之名少耳山簡謂年幾三十不為家公所知蓋指其父非祖也

皇考

宋葉夢得石林燕語父沒稱皇考於禮本無所據王制言

天子五廟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則皇考乃曾祖之稱也屈原離騷曰朕皇考曰伯庸則直以皇考為父矣漢時議宣帝父恭義請謚悼太子魏相以為宜稱皇考則皇考乃至尊之稱非後世所得通用也

王父

兩漢舊詞恭紀為人後者為之子不以父命辭王父命註云王父謂祖也

先子先君先人

宋吳枋宜齋野錄今人稱先子先君先人為父然不獨父事物攷辨卷之四四

稱謂

七

帶經堂

也祖宗皆可如曾西稱參曰先子則稱祖為先子矣子順曰吾先君之相魯也則稱六世祖為先君矣孔安國曰吾君孔子又曰我先人用藏其書於屋壁則稱十一世祖為先君稱五世祖子裏為先人矣

子孫稱祖父字

日知錄儀禮並宅之詞曰哀子某為其父某甫並宅又曰哀子某卜葬其父某甫字父也虞祭之祝曰遠爾皇祖某甫卒哭之祝曰哀子某來日某隣祔爾于爾皇祖某甫字祖也祔祭之祝曰遠爾皇祖某甫以隣祔爾孫某甫兩字

之也

明按宋張世南遊宦紀聞云今人每戒後生不可稱前輩表德非也子思作中庸稱其祖曰仲尼表益之姪問益曰然益字能日飲幾何近世子由亦稱坡公曰子瞻先陳了齋師事楊龜山簡中稱中立先生則知前輩不嫌稱字也

從祖父母

釋名父之世叔父母曰從祖父母言從已親祖別而下也亦言隨從已祖以為名也

事物攷釋卷之四四

稱謂

太

帝經堂

六親

西漢雋詞禮樂志六親和睦如淳曰賈誼書以為父也子也從父昆弟也從祖昆弟也曾祖昆弟也族昆弟也賈誼傳奉六親應劭曰六親父母兄弟妻子也

明按六親之說應氏為長

子姓

渠陽讀書雜抄玉藻縞衣玄武子姓之冠也註不解子姓孔疏曰姓生也孫是子所生故謂孫為子姓父有服子雖已除猶未全吉也

藥孫

耳孫

西漢雋詞韓王信傳故韓襄王藥孫也師古曰藥謂庶耳野客叢書惠帝紀應劭註曰耳孫玄孫之子也去高曾益遠但耳聞之耳李斐曰耳孫曾孫也皆臆說也惟晉灼曰耳孫玄孫之曾孫也師古曰耳音仍按爾雅曾孫之子為玄孫玄孫之子為來孫來孫之子為累孫累孫之子為雲孫雲孫之子為仍孫從已而教是為八葉則耳孫當作仍孫非耳字也

事物攷釋卷之四四

稱謂

尤

帝經堂

橋梓

尚書大傳伯禽與康叔見周公三見而三笞康叔有駭色謂伯禽曰有商子者賢人也與子見之乃見商子而問焉商子曰南山之陽有木焉名曰橋二三往觀之見橋實高高然而上反以告商子商子曰橋者父道也南山之陰有木焉名曰梓二三子復往觀焉見梓實晉：然而循反以告商子商子曰梓者子道也二子明日見周公入門而趨登堂而跪拂其首勞而食之曰爾安見君子乎

稱父為哥

日知錄唐時人稱父為哥舊唐書王琚傳玄宗泣曰四哥仁孝同氣惟有太平睿宗行四故也玄宗子棣王琰傳云惟三哥辨其罪玄宗行三故也有父之親有君之尊而稱之以四哥三哥亦可謂之名不正也已

即婆

日知錄北朝人稱其父為即北史節義傳李憲為汲固長育至十餘歲猶呼固夫婦為即婆

假母

而漢雋詞衡山王傳賊傷后假母師古曰繼母也一日父事物攷辨卷之四四

稱謂

示

帶經堂

之旁妻

明按繼母不得謂之假後說為長

令子

東萊詩律武庫南史褚淵謂任昉父遙曰聞君有令子甚為嘉之所謂百不為多一不為少東坡詩云聞君有令子真是石麒麟

鳳雛驥子

同上晉陸雲子士龍六歲與兄機齊名吳尚書閔鴻見而奇之曰此兒若非龍駒定是鳳雛後漢龐德公稱其姪統

亦曰鳳雛北齊裴景鸞景鴻並有逸才河東人呼景鸞為驥子東坡詩曰鳳雛驥子生有種毛骨往々傳諸即晉宋時江左謂王謝子弟為烏衣諸郎烏衣者巷名也

大宛兒

同上漢賈復顧兒謂弟曰此吾宗大宛兒也蓋大宛出馬一日千里故杜詩曰鍊金歐冶子噴玉大宛兒

以字稱子

金壘子古人父母多以字稱其子如東漢趙苞傳苞母謂苞曰威豪人各有命何得相顧陳太丘曰元方難為兄季事物攷辨卷之四四

稱謂

示

帶經堂

方難為弟何叔皮曰此自送吏部即耳非關何彥德也北齊斛律金傳金每稱二子光美曰明月思樂諸史傳中如此者不一

家督

太史華句趙世家陶朱公長男曰家有長子曰家督

鼻子

玉海說文今俗以始生子為鼻子

民母子

詞林海錯衛青少時民母之子皆奴畜之不以為兄弟數

服虔曰民母嫡母也

丈夫子

太史華句有若傳瞿年四十後當有五丈夫子註云五男也

所子

兩漢書詞宣紀封賀所子弟子彭祖為陽都侯師古曰所

子者言養弟子以為子

同產子

兩漢博聞平紀令諸侯王公列侯閔內侯亡子而有孫若

事物政辨卷之四四

稱謂

其

帶經堂

子同產子者皆得以為嗣師古曰子同產子謂養昆弟之

子為子者

寵子

左傳輿詞昭十三年初共王無冢適有寵子五人註云寵

子寵妾之子也

昆孫

左國輿詞昭十六年孔張君之昆孫也註云昆兄也謂君

兄之孫也

世父

釋名父之兄曰世父言為嫡統繼世也亦曰伯父伯把也把持家政也父之弟曰仲父仲平也位在中也仲父之弟曰叔父叔少也叔父之弟曰季父季癸也甲乙之次癸最在下季亦然也

明按毛詩以逮諸父鄭箋曰天子謂同姓諸侯諸侯謂

同姓大夫皆曰父異姓曰舅

大人不專稱父母

野客叢書東軒筆錄云大人之名蓋父母通稱僕謂不獨

父母也大人云者極尊稱耳疏受云從大人議蓋稱叔也

事物政辨卷之四四

稱謂

其

帶經堂

孟子曰說大人則貌之是稱顯達者為大人也豈獨父母

耶

以父子該伯叔姪

金雲子世俗但稱父之兄弟為伯叔兄弟之子曰姪不知

古人止稱父子不稱伯叔姪則是以父子該伯叔姪也漢

疏廣謂受曰吾聞知足不辱知止不殆今仕宦至二千石

宦成名立不去懼有後悔豈如父子相隨出關歸老故鄉

以壽命終不亦善乎受叩頭曰從大人議即日父子俱移

病受乃廣姪而兩言父子非以父子該伯叔姪乎

宗家

容齋隨筆謝玄暉和王融詩云貼危賴宗家微管寄明牧
正謂謝安為玄暉遠祖以其為相故曰宗家而李周翰註
云宗家謂王導也與融同宗言晉國臨危賴王導而破符
堅明牧謂謝玄亦同破符堅者夫以宗家為王導固可笑
然猶知以王融之故微為有說至以導與玄同破符堅是
全不知有史策而狂妄註書也惟李善註得之

宗英

西漢雋詞叙贊河間為漢宗英

稱謂

事物及辨卷之四四

苗

帝經堂

宗尊

侯鯖錄江淹為宗室建平王表稱宗尊

兄况

宋陸友仁研北離志廣雅云兄况於父今俗語阿况亦有

所本

元昆

釋常談長兄謂之元昆易曰元者善之長也論語云人不
聞於其父母昆弟之言註云昆兄也非長兄不得呼元昆

母弟

左國腴詞莊公八年僖公之母弟註云同母弟也

從父兄弟

西漢雋詞劉賈傳荆王劉賈高帝從兄弟師古曰父之兄
弟之子為從父兄弟言本同祖從父而別也

父客

侯鯖錄世稱父之友為執則父之賓客宜何稱史記張耳
傳外黃女亡其夫去抵父客漢吳王濞傳周亞夫父絳侯
客東坡贈王定國詩云西來故父客正用此耳父客二字
甚新

事物及辨卷之四四

稱謂

苙

帝經堂

子行

修詞指南漢書孔光傳定陶王於帝子行

事物攷辨卷之四十五

太倉周象明懸著氏輯

姪 裕南卓氏訂

男德宣常吉氏錄

稱謂

明上尊於明府

胡三省通鑑辨誤呂布遣許汜王楷求救於袁術曰明上今不救布為自敗耳布破明上亦破也史炤釋文曰明上猶明府也余按漢時州牧郡守人稱之為明府袁術僭號故汜楷稱之為明上以命名之意言之蓋又尊於明府矣事物攷辨卷之四五

稱謂

一

帶經堂

明按明上猶云明君

閣下座前不可通用

唐趙璘曰話錄古者三公閣閣郡守比古之侯伯亦有閣所以世之書題有閣下之稱前輩呼刺史太守亦曰節下與宰相大僚書則呼執事言閣下之執事人耳記室乃王侯賓佐之稱侍者士庶可通用之今則一例閣下上下無別執事纔施於舉人侍者止行於釋子而已又中表疎遠卑行多有座前之目尤為怪異夫閣下去殿下一階座前降几前一等從叔姨舅等可稱座前此之乖僭具可行耶

明按宋李濟翁資暇錄云座者坐於床也言卑末之使不當授受置其書於其所坐床之間俟隙而發不敢直進蓋尊之至也

呼臣呼卿

宋許觀東齋紀事古者稱臣上下通行不特稱於君上之前也如齊太子對醫者文摯云臣以死爭之號君見扁鵲曰寡臣幸甚呂公謂漢高曰臣少好相人高祖謝項羽曰將軍戰河南臣戰河北之類是也晉宋間彼此相呼為卿自唐以來惟君上以呼臣下士大夫不復相呼矣

事物攷辨卷之四五

稱謂

二

帶經堂

先生

野客叢書先生之稱古人亦有單稱一字者叔孫通與諸子共為野儀弟子曰叔孫生聖人知當世務梅福曰叔孫先非不忠也師古註曰先猶云先生

明按韓詩外傳問者云古之謂知道者曰先生何也曰先生猶言先醒也不聞道術之人則冥於得失不知亂之所由眊也乎猶醉也故世有先生者有後生者有不生者

老先生

教英東谷贅言古人稱父兄曰先生蓋尊詞也宋人稱先生加老焉尤尊稱也如劉元城稱司馬溫公必曰老先生其筆之於書亦自元城語錄始也

生

西漢雋詞高紀以萬戶封生師古曰生猶言先生貢禹傳朕以生有伯夷之廉師古曰生謂先生也鼂錯傳公卿言鄧先師古曰猶言鄧先生也

師膝下

釋史蒙編朱晦菴與李延平書云十八日離膝下則先生事物致辨卷之四五

稱謂

三

帝經堂

亦可稱膝下公必有致也

君子

名原古者有國稱君卿大夫士稱子後世或有其位通以君子稱之

老兄

快史拾遺宋汪玉山為舉主稱其門生曰老兄門生稱之則曰先生

丈夫

點易丹睽四爻遇元夫趙汴水曰夫者男子之美稱曾子

稱子游曰丈夫是矣

明按禮記疏曰夫夫猶言此丈夫也上音扶下如字讀門生故吏

升菴外集隸釋謂漢儒開門授經親受業者則曰弟子次相傳授則曰門生未冠則曰門童聰而稱之亦曰門生舊治椽屬則曰故吏占籍者則曰故民非吏非民則曰處士素非所則曰義士義民此皆讀漢隸者所當知也而隸釋人間傳少故著之

大人之稱如長者

事物致辨卷之四五

稱謂

四

帝經堂

金壘子韓頴性剛直岑彭嘗對光武稱之為南陽大人蘇竟祖父純字桓公性強固而持毀譽士友憚之至相謂曰見桓公患其數責人不見又思之三輔號為大人亦猶漢每頌人必曰長者取其忠厚也

即子

續釋常談北史齊楊休之傳崔暹子達孳幼而聰敏年十餘已作五言詩暹持示朝士休之獨正言曰即子聰明方成偉器

小生

宜齋野乘小生二字見於漢書朱雲傳小生欲相吏耶張禹傳親學小生皆是貴人之語若自稱則始於韓文公聯句云小生何足道

稱諱之非

游宦紀聞今人有台諱尊諱之語非也生曰名死曰諱稱生人名乃曰諱不祥之甚矣

稱謂可通用

孔氏雜說謂人為明公閣下之類亦可謂之高明孔融傳李膺謂融曰高明必為偉器明公亦可謂之仁公溫嶠與事物攷辨卷之四五

稱謂

五

帶經堂

陶侃書謂侃為仁公明府亦可謂之明庭張儉傳李嵩謂毛欽曰雖好義明庭今日載其半矣賢相亦可謂之賢宰左雄傳論曰陳蕃楊秉世稱賢宰

君為上下通稱

日知錄古有人臣而隆其稱曰君者若君與君陳君牙是也猶漢之人主稱丞相為君侯也鄭氏儀禮註曰天子諸侯及卿大夫有地者皆曰君此則上下之通稱不始於後代矣

明按漢時曹掾皆稱其府主為君倉頭亦得稱其主人

為君後漢書李善傳曰君夫人善在此是也

一字為稱

餘冬序錄至尊官家之尊皆昔人以稱君公者魏晉六朝間稱君曰官稱其所私事亦曰官稱父曰尊稱其所私事亦曰尊一字為稱唐宋間無聞矣

通稱

孔氏雜說父命得為教後漢典重焚卷諸子教是也父亦可以稱聖善楊修答曹植書有聖善之教注謂武帝也人臣不嫌稱萬歲馬援傳醢酒享軍士皆伏稱萬歲是也事物攷辨卷之四五

稱謂

六

帶經堂

上父母壽可稱萬壽潘岳閒居賦稱萬壽以獻觴是也白事丞相亦可謂之奏事魏相傳帶劍奏事是也造謁人亦可謂之朝司馬相如傳臨叩令自往朝相如是也人臣亦得言垂拱薛宣自言垂拱蒙城是也人臣亦得言端拱謝孚言端拱笑咏謝鯨言端拱拱廟堂是也人臣亦得言諒闇山濤傳武帝言山太常雖居諒闇是也人臣亦得稱聖君賢君晉曹據一縣號為聖君薛宣傳屬縣各得賢君是也明按人臣而稱諒闇垂拱之類古人雖有此語然今人但當從俗不得援引古昔以取罪戾

貴賤通稱

金壘子古臣下皆稱后后稷后夔是也又畢命三后協心謂周公君陳畢公也甫刑三后成功謂伯夷禹稷也古者室之高蔽皆曰殿漢書黃霸令郡國上計吏條對有舉孝子者先上殿注云殿丞相所坐屋也後漢蔡茂夢坐殿柱上注云屋之大者通呼為殿是也屋見於垣之上曰宮禮言儒有一畝之宮是也使節所蒞皆得稱都後漢臧洪為東郡太守都東武陽是也臣下臨死之言亦稱顧命禮記緇衣葉公之顧命是也人臣初死亦曰大行漢韋玄成父事物攷辨卷之四五

稱謂

二

帶經堂

賢病篤兄弘坐宗廟事係獄賢卒賢門下生博士義倩等共矯賢令使家承上書言大行以玄成為後是也人臣之墓亦得稱陵曹操過喬玄墓為文祭之曰北望貴土乃心陵墓是也人臣亦得稱至尊漢書樓護傳主簿王商將軍至尊不宜入閭巷是也

明按事有行之於古而不可施之於今者此類是也操觚家切須檢點不得執古御今自取罪戾

宗臣

西漢博聞蕭曹位冠群后聲施後代為一代之宗臣師古

曰言為後世之所尊故曰宗臣

不佞

嬾真子人以不佞為不敢諂佞非也論語不有祝鮀之佞注云佞才也漢文帝曰寡人不佞注亦曰佞才也古人佞能通用故以才訓佞

以父呼臣下之謬

金壘子冠禮字詞伯某甫甫字或作父故武王謂姜子牙為尚父桓公謂管仲曰仲父魯哀公謂孔子曰尼父父亦甫耳後世不解察以父呼臣下如始皇謂不韋為仲父晉事物攷辨卷之四五

稱謂

八

帶經堂

元帝謂王導為仲父唐肅宗謂李國輔為仲父僖宗謂田令孜為尚父昭宗謂王行瑜為尚父梁太祖謂錢鏐王為尚父皆齊東野人之陋也

縣官

漢制攷周禮疏漢時名官為縣官非謂州縣也史記索隱云王畿內名縣內即國都也

明按續名原云天子曰縣官太子曰副主

皇后太后

初學記白虎通義云天子之配謂之后后者君也天子之

配至尊故謂后也按夏商以前后妃之制其文畧矣大率皆稱妃故黃帝有四妃帝嚳亦四妃周則天子立后正嫡曰王后秦稱皇帝正嫡曰皇后漢曰之帝祖母稱太皇太后母稱皇太后魏晉之後母后之制悉遵秦漢

公主翁主

兩漢傳聞漢家列侯尚公主諸侯則國人承翁主晉灼曰娶天子女曰尚公主國人娶諸侯女曰承翁主師古曰翁主者言父自主婚也魏晉之後尚公主皆非駙馬郎尉

明按周制天子嫁女於諸侯必使諸侯同姓者主之故事物攷辨卷之四五稱謂九帝經堂

曰公主秦曰之史記李斯男皆尚秦公主是也漢制帝女為公主姊妹為長公主帝姑為大長公主後漢皇女皆封縣公主

王主

兩漢傳聞張晏曰王主王之女也師古曰即翁主也王自主婚故曰王主

宅家子

資暇錄公郡縣主宮禁呼為宅家子謂至尊以天下為宅四海為家不敢斥呼故曰宅家亦猶陛下之義至公主以

下則加子字亦猶帝子也又謂阿宅家子阿助詞也急語乃以阿宅家子為茶子亦云阿茶子後遂云阿茶

太君

事物紀原唐制四品妻為郡君五品妻為縣君其母邑號皆稱太君

太夫人

孔平仲雜說文帝七年令列侯太夫人無得擅徵捕如淳曰列侯之妻稱夫人列侯死子復為列侯乃得稱太夫人子不為列侯不得稱也

事物攷辨卷之四五

稱謂

十

帝經堂

女君

釋名妾謂夫之嫡妻曰女君夫為男君

小婦

兩漢高詞元后傳小婦弟張美人師古曰小婦妾也

傍妻

全上元后傳多娶傍妻

外婦

全上高五王傳高祖微時外婦也師古曰謂與通也

侍兒

全上 盜傳從史盜私盜侍兒文韻曰婢也

臣妾

宋江隣幾雜志府史胥徒乃四名男臣女妾是而號都下吏人連名府史婦女表狀兼稱臣妾非也

婦人稱姬之誤

石林燕語古者婦人無名以姓為名或係之字則如仲子季姜之類或係之謚則如戴嬀成風之類周人稱伯姬叔姬以周姓姬故也政和間公主下降名曰帝姬亦沿襲之誤也

事物攷辨卷之四五

稱謂

士

帶經堂

姬非妾

避暑錄話周之女言姬猶宋之女言子齊之女言姜也自漢以來類以姬為婦人之名史記高祖居山東好美姬漢書外戚傳云所幸戚姬夫人唐姬皆妾而非后則又以為眾妾之稱近言妾者皆云姬妾事之流傳失寔每如此

明按史記如淳注曰姬內官也秩比二千石

舅姑

金壘子舅姑猶云父母婦以夫為家夫以婦家為外家故婦稱夫之父母曰舅姑夫亦稱婦之父母曰外舅姑今人

以舅稱妻之兄弟非也朱子語錄曰據前輩稱異姓之親通謂之外今謂妻兄弟為內兄弟非也但以兄弟稱之耳

姑嫜

侯鯖錄杜詩堂上拜姑嫜玉篇凡夫之父母曰嫜老正俗曰古謂舅姑嫜今俗為姑鍾者聲之誤也

明按漢書廣川惠王傳為幸姬陶望卿作歌曰背尊章嫜以忽師古曰尊章猶云舅姑也今關中呼舅為鍾者尊聲之轉也據此則夫之母為姑夫之父為章明矣

壻為倩

事物攷辨卷之四五

稱謂

士

帶經堂

博雅妻謂之壻須儒壻謂之倩二音

明按歸正集古人謂女夫曰甥今謂之壻東洛謂之倩劉禹錫集又謂之半子壻字當從士從女者非

友壻

懶真子爾雅西壻相謂曰亞注云今江東人呼同門之壻為僚壻嚴助傳又呼為友壻北人呼連袂又呼連襟則俗稱也

明按嚴助傳助對武帝曰助家貧為友壻富人所辱

私出

修詞指南女子謂姊妹之夫為私詩曰譚公維私是也男
子謂姊妹之子曰出公羊傳曰蓋舅出是也

外兄弟

金壘子儀禮總麻三月姑之子注云外兄弟也疏曰姑是
內人以出外而生故曰外兄弟又舅之子注云內兄弟也
不知異姓之親通謂之外今鄭注以舅子為內兄弟乃是
末俗所尚非正名矣

太山

元黃氏筆記俗呼婦翁曰嶽丈曰太山說者以為太山有
事物攷辨卷之四五

稱謂

圭

帶經堂

丈人峯故有是稱然古者通謂尊者為丈人非特婦翁也
或人以張說東封其壻躒還五品故稱之曰太山其說尤
鑿按漢郊祀志大山川有嶽山小山川有岳壻山岳而有
壻則岳亦可謂之太山矣世俗之稱或曰岳山而轉為太
山耳

明按宋吳曾能改齋漫錄曰以妻父為丈人本於漢句
奴所云漢天子我丈人行也此說最為近理

丈人

餘冬序錄丈人淮南子有老而杖於人之說而王充論衡

又曰人身以一丈為正故名男子為丈夫尊公嫗為丈人
也

明按漢書音義師古曰丈人嚴莊之稱也故親而老者
皆稱焉論衡之說近似有理淮南子以老者杖於人為
丈人恐未然

壻為半子

續釋常談唐書回紇傳咸安公主下嫁可汗上書恭甚其
言曰昔為兄弟今壻半子也

親家

事物攷辨卷之四五

稱謂

市

帶經堂

賓退錄俗謂婚姻之家曰親家唐人已有此語見蕭嵩傳
又有以親字為去聲者亦有所據盧綸作王駙馬花燭詩
云人主人臣是親家

明按穀城筆塵曰唐時稱父執及朋友之父為丈人稱
其母曰丈母今以妻父母為丈人丈母本此妻父曰壻
壻父曰姻二父相呼曰親家自五代已然

阿家

餘冬序錄婦謂姑為阿家或為大家六朝間言例如此家
與姑同音漢曹昭已有大家之稱蓋尊之如母姑云爾

婦姪

宋張耒明道稹志王聖美嘗云經傳中無婦姪二字婦字乃世母二字合呼也姪字乃舅母二字合呼也

姑

爾雅父之姊妹為姑王父之姊妹曰王姑曾祖王父之姊妹為曾祖王姑父之從姊妹為從姑父之從父姊妹為從祖姑父之從祖姊妹為族祖姑

姪乃對姑之稱

明劉元卿賢奕編姪本妻兄弟之女古者諸侯之女嫁於事物攷辨卷之四五

稱謂

立

帶經堂

諸侯以姪娣從左傳云姪其從姑是已今人以兄弟之子為姪不知始自何時唐狄仁傑諫武后云姑姪與母子孰親姑姪始見於此然猶姑言之耳若稱其兄弟之子而施之於文不若猶子之為古也

明按朱子云兄弟之子稱從子自曾祖而下三代皆稱

從子自祖父四代而上稱族子此土多呼兄弟之子為

姪非也姪名雖云通男女並是對姑之稱

歸孫

釋名姊妹之子曰出出嫁於異姓而生之也出之子為離

孫言遠離已也

彌甥

左國腴詞哀二十三年以肥之得備彌甥也注云對父之舅氏故自稱彌甥彌遠也彌甥即外甥

從孫甥

左國腴詞哀二十五年其弟期太叔疾之從孫甥也注云姊妹之孫為從孫甥與孫同列從去聲

歸孫

爾雅姪之子曰歸孫婦人謂嫁曰歸姪子列故其所生為事物攷辨卷之四五

稱謂

去

帶經堂

孫也

內子

梁陽稹鈔曾子問內子有殷事注云內子大夫適妻也疏云大夫者卿之總號故卿大夫之妻總名內子

姨子

修詞指南襄公十三年傳曰穆美之姨子也謂兩姨兄弟

外妹

左國腴詞成十一年嫁其外妹於施孝叔注云外妹謂同母異父妹也

女兄為姐

吳曾能改齋漫錄女人以姐為稱漢魏已然說文云孀字或作姐古字假借也子也切近世多以女兄為姐蓋尊之也

如姊

明于慎行穀城筆塵如姊者如嫂長少相呼之稱年長曰似年少曰姊今俗呼兄妻曰如弟妻曰姊者誤耳蓋通鑑云以婦之少長為次不以夫之少長為次也

明按釋名曰少婦謂長婦曰如言其先來所當法似也事物紀原卷之四十五 稱謂 三 帝經堂

長婦謂少婦曰姊弟也已後來也

如嫂

張揖博雅釋親篇如嫂如先後也

先後

宋費衮梁谿漫誌韓退之南山詩云或齊若朋友或差若先後人多不知先後之義予觀前漢郊祀志云長陵女子以乳死見神於先後宛若注云兄弟妻閨中呼為先後退之詩蓋出於此

嫂妹

金壘子世俗妻稱夫之姊妹曰姑據古人直當稱嫂妹耳漢書薛宣傳敬長公主曰嫂何與取妹曹大家女誡亦稱嫂妹其証也妻稱夫之兄弟曰伯叔然古人稱其夫之兄曰兄公據此則稱夫之弟亦宜直謂之弟耳稱其夫兄之妻亦云嫂張員以女孫事陳平誠曰汝事兄伯當如父事嫂當如母

兄公

搜採異聞錄婦人呼夫之兄為伯於書無所攷予頃使金國辟景孫為輔行弟婦在家許齋醮及還家寶額予為作事物紀原卷之四十五 稱謂 六 帝經堂

青詞云頃因兄伯出使夫婿從行雖借用陳平傳兄伯之語而自不以為然偶憶爾雅釋親篇云婦稱夫之兄為兄公夫之弟為叔于是改兄伯字為兄公視前所稱蓋有據矣

明按爾雅云夫之兄曰公公君也君尊稱也俗曰兄章章灼也敬奉之也又曰兄公世俗或謂舅曰章又曰公亦如之也

立嫂

漢書楚元王交傳初高祖微時嘗避事時上與賓客過其

丘嫂食應劭曰丘姓也孟康曰西方謂亡女壻為立立空也兄亡空有嫂也張晏曰立大也長嫂稱也晉灼曰禮謂大婦為冢婦師古曰史記立字作巨立皆大也張晉二說得之

太后亦稱東宮

示兒編劉向傳依東宮之尊師古曰東宮太后所居也

屬婦

漢孔鮒小爾雅妾婦之賤者曰屬婦勤建也建婦之名言其微也

事物攷辨卷之四五

稱謂

九

帶經堂

僭稱

千一錄自稱為生僕走不肖其來舊矣非不雅也大夫自

稱為不佞而士庶襲稱之僭矣

輕薄子

稗史彙編不肖曰輕薄子亦曰無狀子

早末

後漢書杜根傳根為桂陽太守幹事謙謹自稱早末

足下

稗史彙編戰國之時貴賤通稱皆曰足下秦漢始稱天子

為陛下諸王為殿下將為麾下使為節下公卿牧守為閣下父母為膝下師傅為講下婦人為簾下惟此肩稱足下戰國時或上書時君或談說君前及相與論難多稱足下蓋自七國相承至今也

孺子

示兒編漢書武子傳紉史良娣韋昭曰良娣太子之內官也太子有妃有良嬀有孺子凡三等

良人

同上前漢書上官后傳內與父諸良人侍御皆亂師古曰事物攷辨卷之四五

稱謂

二十

帶經堂

良人謂妾也

側室

黃陶菴集側室見內則妻將生子及月辰居側室注云側室者燕寢之旁室也又公廡子生就側室生母沐浴朝服見於君是妻妾生子皆居側室也文帝賜尉佗書云朕高皇帝側室之子也自此始以側室為妾之稱後世沿訛多如此類

息

同上息者男子之搃稱俗以女為弱息蓋本史記呂公謂

高祖曰臣有息女願為其婦妾而後人誤以息為女也息訓生戰國策左師觸龍曰老臣賤舒祺最少不肖祺左師子也

舅

黃陶菴集母之甥妹曰從母之兄弟曰舅按今人稱妻之兄弟曰舅者依其子之稱也蓋俗訛也

事物攷辨卷之四

稱謂

生

帝經堂

事物攷辨卷之四十六

太倉周象明懸著氏輯

姪 裕南卓氏訂

男德宣常吉氏錄

釋道

沙門

後漢紀西域天竺國有佛道焉佛者漢言覺也將以覺悟群生也其教以修善慈心為主不殺生類專務清淨其精進者號為沙門沙門者漢言息也蓋息意去欲而歸於無為也

事物攷辨卷之四六

釋道

一

帝經堂

明按佛生於周昭王卽位二十四年甲寅四月八日漢明帝遣張騫王遵等十二人於大月支寫佛經四十二章藏之蘭臺佛教入中國自此始沙門亦曰桑門語之轉耳猶漢世言浮屠即佛陀也無生之教名曰桑門至羅什改為桑門後又改門為沙

金粟如來

天中記維摩經云毗耶離城中有長者名維摩詰注云維摩詰華言是淨名也又佛經云淨名大士是往古金粟如來

以釋命氏

天中記初魏晉沙門依師為姓故姓各不同衛道安以為大師之本莫過釋迦乃以釋命氏道安云四姓出家一姓是王種二婆羅門是貴行人三名毗舍四姓一刹帝利此如此土民四名首陀最為卑下者也

上人

善覺要覽有過能自改名上人內有德智外有勝行在人之上名上人

艾藟

天中記尊勝經號僧曰艾藟之草蓋有五義一體性柔軟事物攷辨卷之四六釋道二帶經堂

喻出家人能折伏身語意三故二引蔓旁布喻出家人傳法度人連延不絕故三馨香遠聞喻出家人戒德芬馥為眾所聞故四能療疾痛喻出家人能斷煩惱毒害故五不背日光喻出家人常向佛日故

檀那

天中記梵語陀那鉢底唐言施主也今稱檀那訛陀為檀耳檀那又稱檀越者檀即施也此人行施越貧窮海

分衛

天中記善見論云分衛此云乞食僧祇律云乞食分施僧

尼衛護令修道業故云

鉢塞

天中記梵語鉢塞華言教珠此是引接下根牽果修業之具

招提

僧史後魏太武帝始光元年造伽藍創立招提之名明按梵言拓闍提奢唐言四方僧物後人寫之誤以拓為招又省去闍奢二字只稱招提今十方住持是也

蘭若

事物攷辨卷之四六釋道三帶經堂

天中記蘭若一名阿練若華言閑靜處也天台云不作眾事名之為閑無情閑故名之為靜

雞園

西域記雞園在摩竭陀國無憂王造小乘大眾出家也佛滅後眾多名德比丘皆住雞園

鹿苑

天中記鹿苑在羅茶奈國佛成道初轉法輪處也亦名鹿園

方丈

高僧傳吠舍釐國有維摩故宅顯慶中王方策因向印度過淨名宅以笏量基止有十笏故號方丈室

慈雲

雞跖集如來慈心如大雲蔭注世界

慧日

山堂肆政頭陀寺碑陰法雲於真際則火宅晨涼曜慧日於康衢則重昏夜曉慧日一云佛日唐李士謙善談元理有客問三教優劣士謙曰佛日也道月也儒五星也客不能難

事物攷辨卷之四六

釋道

由

帶經堂

螺髻

同上世尊於肉髻中出百寶光肉髻如青螺故曰螺髻

戒珠

法華經精進修靜戒猶如護明珠

宿桑

山堂肆政漢襄楷曰浮屠不三宿桑下不欲久生恩愛精之至也

杯渡

高僧傳杯渡者不知其姓名常乘木杯渡河因名焉不修

細行不甚精持飲酒食肉與俗人不殊

天花着身

維摩經時維摩詰室有一天女見諸人說法便見其身即以天花散諸菩薩大弟子身上花至諸菩薩即皆墮落至大弟子即着身不墮天女曰是花無所分別仁者自生分別想爾結習未盡故花着身結習盡者花不着身

布毛侍者

傳燈錄道林禪師有侍者解去師曰何往曰往諸方學佛法師曰若是佛法此中亦有少許於身上拈起布毛吹之事物攷辨卷之四六

稱道

五

帶經堂

其人遂悟時謂布毛侍者

乞士

山堂肆政梵語云比丘秦言乞士謂上於諸佛乞法資益慧命下於施主乞食資益化身

蓮花漏

國史補唐僧慧遠在廬山以山中不知更漏乃取銅葉製器狀如蓮花置水盆上底孔漏水半之則沉每盡十二沉為行道之節後遊僧靈澈得蓮花漏於廬山傳於江西觀察使韋丹唐張喬詩云遠公獨刻蓮花漏猶向山中禮六

時

白馬馱經

大藏一覽漢明帝永平二年上偶夢金人觀之丈六飛至
殿庭光明炳耀以問群臣通事舍人傅毅對曰吾聞西域
有得道者其名曰佛陛下所見得無是乎帝遣博士王遵
蔡愔等十八人同往西域求佛法至月氏國遇迦葉摩騰
竺法蘭二梵僧帶白氎畫釋迦像經四十二章白馬馱之
迎至洛陽上大悅於西門外立精舍以處之遂譯四十二
章經中國有三寶自此始

事物攷辨卷之四六

釋道

六

帶經堂

法喜妻

山堂肆政菩薩問維摩居士父母妻子眷屬是誰答曰智
度為母方便為父法喜為妻慈悲為女善心成實為男畢
竟空寂為舍按法喜者謂見法生歡喜也東坡詩曰雖無
孔方兄願有法喜妻

象教

同上象教者如來既化諸大弟子想慕不已遂刻木為佛
瞻敬之以形象教人也劉禹錫記云自白馬東來而人知
象教佛衣始傳而人知心法杜詩曰方知象教力

涅槃非死

錦繡萬花谷梵語涅槃此云無為楞伽經云乃不生不死
之地一切修行之所依歸佛說施怪文云願一切眾生皆
得涅槃微妙光明世人誤認以為死大誤也

覺有情

同上梵語菩提此云覺梵語薩埵此云有情言菩薩者菩
提薩埵之省文也凡有生皆有情菩薩乃有情中之覺者
耳佛有覺性而無情菩薩亦未免有情故謂之覺有情

律法禪

事物攷辨卷之四六

釋道

七

帶經堂

衆香國

同上白居易問惟寬禪師曰既為禪師何以說法師曰無
上菩提被於身為律說於口為法行於心為禪應用者三
其致一也譬如江淮河漢在處立名雖不一水則無二
詩律武庫維摩經云有國名衆香佛號香積其界皆以香
積樓閣

薝蔔林

同上薝蔔花色白六出最香以比俗之清行者故維摩經
云如入薝蔔林中惟聞是香不聞餘香也

止觀

同上杜詩白首重聞止觀經按佛經止能捨樂觀能離苦又云止能修心能斷貪愛觀能修慧能斷無明止如定而后能靜觀則慮而后能得也

梵唄

同上梵語唄者華言止斷外事蓋讚詠之聲也昔曾子建在魚山忽聞空中梵天之音清響哀悅獨聽良久乃摹其節寫為梵唄此梵唄所自始也

香積飯

事物攷原卷之四六 釋道 八 帝經堂
同上維摩居士遺八菩薩往眾香國觀得世尊所食之餘欲以娑婆世界施作佛事於是香積如來以眾香鉢盛飯與之

伊蒲饌

同上東漢楚王英詣關以縑贖罪詔報曰王好黃老之言尚浮屠之教其還贖以助伊蒲塞桑門之饌注云伊蒲塞即優蒲塞也或曰伊即伊蘭花蒲即葛蒲花西域以之供佛故曰伊蒲饌

五分法身

王介甫金陵語錄五分法身所謂戒定慧解脫解脫知見此五者皆以超出五陰故戒超色陰定超受陰慧超想陰解脫超行陰解脫知見超識陰

四諦

同上四諦謂苦集滅道也苦謂一切生老病死之類集謂一切聚集骨肉之類滅謂壞滅道謂修行諦者以理審諦非徒說也經云見苦斷集因滅修道

六根

龍舒心經眼耳鼻舌身意為六根界色聲香味觸法為六事物攷原卷之四六 釋道 九 帝經堂
塵界眼識色處為眼識界耳聞聲處為耳識界并鼻識界舌識界身識界意識界謂之六識界總為十八界

五蘊

道院集五蘊謂色受想行識也色謂色身有形也受謂一切受苦受樂也想謂一切思念是也行謂所行之事識謂曉解世間事五蘊即五陰

隻履西歸

傳燈錄達磨潛上嵩山少林寺面壁九年端居而逝其熊耳山親宋雲奉使西域回過獅子慈嶺見達磨手携隻履

翻云而往雲間師何往師曰往西天去又謂雲曰汝王已
厭世間暨復命明帝已登遐矣追孝莊即位宋雲具奏其
事帝命啓墳惟一草履存焉

寂滅

傳燈錄釋迦佛住世四十九年將金縷僧伽袈衣傳法與
摩訶伽葉說無常偈曰諸法無常是生滅法生滅已寂
滅為樂諸子以香薪茶毗之爐後金棺如故高七多羅樹
往返空中化火三昧得舍利八斛四斗世尊滅後一千十
七年漢明帝永平中教至中夏

三昧

釋史彙編梵語三華言正也梵語昧華言受也正即大公
受即順應易云君子以虛受人即三昧也

明按樂城遺言王介甫解佛經三昧之語用字說示闍
西僧法秀秀曰相公文章村和尚不會介甫悻然又問
如何秀曰梵語三昧此云正定相公用華言解之誤也

老子

史記老子者姓李氏名耳字伯陽諡曰聃周守藏室之史
也孔子適周將問禮於老子老子修道德其學以自隱無

名為務居周久之見周之衰乃遂去至闕闕令尹喜曰子
將隱矣強為我著書於是老子乃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
意五千餘言而去莫知其所終

明按葛稚川云黃石公即老子老子無世不出教易姓
名黃帝時號廣成子文王時號支邑先生武王時號郭
叔子漢初號黃石公漢文時號河上公

上清

登真隱訣崑崙瑤臺列定真經之所也上品居上清擬皇
帝之尊中品處中道皆公卿之位下品居三元之末並大
事物攷辨卷之四六

方諸

真語方諸天仙上真之宮也高九千丈有大方諸小方諸
大方諸對會稽東南七萬里小方諸之上多有奉佛者人
皆服五星精讀夏歸藏經用以飛行

劫塵

續仙傳異人丁約隱於卒伍常一作章子威師事之一日辭
去謂子威曰即君得道尚隔兩塵問其故約曰儒謂之世
釋謂之劫道謂之塵

彭祖

列傳傳彭祖姓錢名鏗帝顓頊之孫陸終氏之中子歷夏至殷末八百餘歲常食桂芝善導引行氣歷陽有彭祖仙室世禱風雨莫不輒應

明按莊子疏云堯封鏗於彭城其道可祖故謂之彭祖列仙傳云歷夏經殷七百六十歲而不衰老後西游之流沙不知其終也

青牛道士

兩漢博聞甘始傳註云漢武內傳曰封君達初服黃連五事物攷辨卷之四六

釋道

主

帝經堂

十餘年入鳥舉山服水銀百餘年還鄉里如二十歲人常乘青牛號青牛道士

服三黃

葛洪神仙傳容成公服三黃得仙所謂三黃者雌黃雄黃黃金

犬吠雲中

神仙傳淮南王安愛道術之士有八公詣門曰聞王好士故來相從王乃朝夕朝拜授王丹經三十六卷時雷被伍被乃告王反八公謂王曰可以去矣乃使安登山大祭埋

金地中即白日昇天八公與安所履山上石皆陷成跡至今猶存時人傳八公安臨去時餘藥器在中庭雞犬舐啄之盡得昇天故雞鳴天上犬吠雲中

明按淮南王安以謀反伏誅載之正史鑿鑿可據豈有白日昇天雞犬皆仙之理為此說者皆其門下客所造以欺後世耳

守庚申

酉陽雜俎凡庚申日三尸言人過於上帝七守庚申三尸減三守庚申三尸伏按三尸皆姓彭謂彭質彭矯彭居也事物攷辨卷之四六

釋道

主

帝經堂

乞長生訣

六帖紫陽真人周義山間有藥先生在蒙山能讀龍嶠經乃追尋之遇羨門子高再拜乞長生訣羨門子高曰汝名在丹臺玉室何憂不仙

合大還丹

唐書高宗令劉道士合大還丹成而上之及卒惟有空皮而背開拆如蟬蛻真仙傳有小還丹大還丹大還丹者言其九轉循環也

步虛聲

吳苑記陳思王遊魚山間巖裡有誦經聲清遠寥亮因使解音者寫之為神仙之音道士效之作步虛聲

南明公

陶隱居真誥召公為南明公揚子雲為北斗方鬼帝周公為北帝師季札為北明公陶侃為西河侯

修文郎

王隱晉書蘇韶死而復甦弟即問地下事韶曰顏淵卜商為地下修文郎其餘不能盡識也又蔡邕亦為修文郎事物攷辨卷之四六

芙蓉城主

歐公詩話石曼卿卒後有人見之者恍惚如夢言我今為仙所主芙蓉城欲其人與遊不得忿然棄一青驪去如飛

一紀解形

山堂肆政梁陶弘景事孫遊嶽為師入茅山自號華陽隱居造三層樓棲止其上修本草遇神仙桓法閨謂曰君修本草用蠶蟲水蛭為藥功雖及人而害物命以此一紀後方得解形

東王公

太平廣記木公亦云東王父又云東王公蓋青陽元氣萬物之先也亦號玉皇君居雲房之間以紫雲為蓋青雲為城直傳仙官皆稟其命

姽女

山堂肆政參同契河上姽女得火則飛漢真人歌曰姽女隱在丹田中姽女永名修煉法云河車是水朱雀是火取水一斗入鐺中以火炙之百沸致聖石名九兩於其中初成謂之姽女次謂之王液後成紫色謂之紫河車白色曰白河車青色赤色曰青河車亦曰黃芽又養生篇云百物攷辨卷之四六

心血為嬰兒腎精為姽女脾女涎為黃婆

金漿玉醴

抱朴子朱草莖為珊瑚刻之汁流如血以玉投汁中丸之如泥久即成水以金投之曰金漿以玉投之曰玉醴服之長生

服山精

同上欲長生服山精山精木也

胎食

仲長昌言嗽舌下泉咽之名曰胎食得道者生六翮於臂

長毛羽於腹飛無階之蒼天度無窮之世俗

種三花

修真說漢有道士自外國來將貝多于嵩山下種之一年
三花白色香美李白詩相思為折三花樹

列仙傳漢文帝時有河上翁者結草菴河上帝讀老子不
解遣人間之翁曰道德尊貴非可遙問帝幸其菴問曰普
天之下莫非王臣不能自屈母乃高子翁即坐躍母在
空去地數丈曰余上不至天中不至人下不至地何臣之
事物攷辨卷之四六 釋道 大 帶經堂
有帝乃下車稽首翁授素書二十卷遂失所在帝於西山
築臺望之名望仙臺

忝同契

同上東漢魏伯陽嘗得古龍虎上經約其象作忝同契三
卷其說似解周易而其寔論作丹之意白樂天訪郭道士
詩曰欲問忝同契中事不知何日得相從

啖花

劉向列仙傳赤松子神農時雨師不食五穀啖百草花教
神農入火不燒至崑崙山西王母石室中隨風雨上下炎

帝少女追之亦得仙

食霞

山堂肆政白玉蟾瓊州人常於黎母山遇神人授洞玄雷
法後居武夷山常自讚云千古蓬頭跣足一生服氣餐霞
笑指武夷山下白雲深處吾家

抱朴子

列仙傳晉葛洪字稚川玄之從孫以儒學知名尤好神仙
導養之法元帝時聞交趾出丹砂求為勾漏令將子姪俱
至廣州刺史鄧岳留之不聽去乃止於羅浮山煉丹成道
事物攷辨卷之四六 釋道 大 帶經堂
自號抱朴子因以名書卒年八十一顏色如生體亦柔軟
舉尸入棺如空衣然謂之尸解

踏歌

山堂肆政唐末有逸士襴衫綠袴黑木腰帶一足靴一足
跣夏服絮衫冬卧冰雪出氣如蒸自號藍采和善踏歌
曰踏踏歌踏踏歌世界能幾何紅顏一春樹流年一擲梭
古人混去不返今人紛來更多朝駭鸞鳳到碧落暮
見桑田生白波長景明輝在空際金銀空闕高嵯峨常曳
長繩拖錢以行錢散不收後至濠梁飛昇

黃庭經

列僊傳南岳夫人名華存晉司徒魏舒之女劉幼彥之妻
生二子學道服胡麻散道成景林真人授以黃庭內景經
令讀萬過乃得洞觀鬼神

羽化

山堂肆政晉許邁名山採藥莫知所終好道者皆謂之羽
化

天仙地仙

詩律武庫抱朴子仙經云上士舉形升虛謂之天仙中士
事物攷辨卷之四十六
釋道
游於名山謂之地仙下士先死後蛻謂之尸解仙

南北宗

青巖叢錄全真之教昉於金世有南北二宗南宗先性北
宗先命

明按南北二宗皆始於呂祖一傳劉海蟾操傳張紫
陽端端傳石翠玄玄泰泰傳薛紫賢道光道光道光傳
陳泥丸南傳白安瓊玉蟾王蟾傳彭鶴林紹所謂南
宗也呂祖又傳王重陽壽傳馬丹陽鈺及妻孫不二
鈺傳譚長直慶端劉長生慶玄丘長生慶機所謂北宗

也

事物攷辨卷之四十六

釋道

虎

帶經堂

事物攷辨卷之四十七

太倉周象明懸著氏輯

姪 裕南卓氏訂

男 德宣常吉氏錄

神怪

四方怪物

楚詞辨証招魂篇言四方怪物如十日代出之類決是誕語無可疑者其他小小異事如東方長人南方雕題殺人祭鬼蛇虺封狐西方流沙求水不得北方層冰飛雪之類或往往有之如五代史言北方之極魑魅龍蛇白晝群行事物攷辨卷之四十七

神怪

一

帝經堂

辨充射日

王充論衡射不過百步日之行天去人萬里充上射之安能得中日火也雖中安得滅之世稱樂紂之慈射天獸地高宗之德政消桑穀今充不能德滅十日而必射之是德不若高宗而惡與樂紂同也

辨武王順日止風

論衡武王誅紂是乎天當安靜以祐之如誅紂非乎而天風者怒也武王順目重天怒也風何止或時風偶止耳

辨魯陽與韓戰

論衡魯陽麾戈日返三舍一麾安能返日一日行一度退三度是日却三日也或戰時日正卯戰迷謂之暮日若却耳

蠱粟

梁任昉述異記晉末荊州久雨粟化為蠱蟲害人中郎王義興奏曰臣聞堯生神木而晉有蠱粟陛下自以聖德何如帝有慚色

肥遺

事物攷辨卷之四七

神怪

二

帝經堂

述異記蛇一首兩身者名曰肥遺西華山中有之見則大旱

杜詩烏鬼

聞見後錄夔峽之人歲正月十一日為曹設牲酒於田間已而眾操兵大噪謂之養烏鬼長老言是地近烏蠻戰場多與人為厲用以穰之沈存中疑杜詩家家養烏鬼即此是也疏詩者乃以為鸛鵲別名烏鬼予往來夔峽間聞其人如存中之言烏鬼亦無別名

明按野客叢書杜詩烏鬼說者不一嬾真子以為猪祭

寬夫以為烏野七神冷齋夜話以為烏蠻鬼陸農師碑雅以為鸛鷄四說不同惟冷齋之說為有據耳

金馬碧雞

兩漢博聞後漢書西南夷傳越雋郡青蛉縣禹同山有碧雞金馬光景時時出見注云金形似馬碧形似雞也

明按禹同山在今哀州揚波縣

虞妃

楚詞注離騷經云吾令豐隆乘雲兮求虞妃之所在注云豐隆雷師虞妃伏羲氏之女游洛水而死遂為河神

事物攷辨卷之四七

神怪

三

帶經堂

明按楚詞辨証云虞妃一作安妃集韻云虞與伏同姓也俗作家非是補注引顏之推說云安字本從戶虞子賤即伏羲之後濟南伏生又子賤之後是知古文伏虞通用而俗書作安或復加山而并轉為審音耳

馮夷

容齋隨筆李善注文選曰河伯姓馮氏名夷浴於河而溺死是為河伯太公金匱曰河伯姓馮名修淮南子曰馮夷服夷石而水仙聖冢墓記曰馮夷者弘農華陰潼鄉首里人服八石得水仙為河伯又龍魚河圖曰河伯姓呂名

公子夫人姓馮名賢字公子數說不同皆不經之傳也蓋本於屈原遠遊篇所謂使湘靈鼓瑟兮令海若舞馮夷前此未有用者淮南子厚道訓又曰馮夷大雨之御也乘雲車入雲蜺許叔重云皆古之得道能御陰陽者此又別一馮夷也

城隍

趙興時賓退錄州縣城隍莫知事始前筆云既有社矣不應復有城隍故唐李陽冰縉雲城隍記謂城隍祀典無之惟吳越有之耳然城都城隍祠太和中李德裕所建李白事物攷辨卷之四七

神怪

四

帶經堂

作章鄂州碑云大水滅郭抗詞正色言於城隍其應如響杜牧為黃州刺史有祭城隍祈雨文他如韓文公之于潮亦有祭文則不獨吳越為然也又蕪湖城隍建於吳赤烏二年高齊及梁武陵王祀城隍皆書於北史則又不獨唐有之也

明按大明集禮自宋以來城隍之祠遍天下或錫廟額或頒封爵至或指一人以為神之姓名如鎮江慶元寧國太平華亭蕪湖皆以為紀信隆興贛袁江吉建昌臨江南康皆以為灌嬰是也

聖水

唐書裴度傳敬宗時汴宋觀察使令狐楚言亳州聖水出飲者疾輒愈度判曰妖由人興水不自作命所在禁塞又李德裕傳亳州浮屠詭言水可愈疾號曰聖水轉相流聞往沒者日數百人德裕嚴禁絕之且言昔吳有聖水宋齊有聖火皆本妖祥古人所禁請下觀察使令狐楚填塞之以絕妄源詔從之

並產異類

後漢書大將軍竇武母初產武時並產一蛇送之林中後事物攷辨卷之四七神怪五帶經堂母卒及葬有大蛇自榛草出徑至喪所以頭擊柩涕血而去

夜郎

華陽國志漢武帝時夜郎王生於竹節中有女子浣於脉水見三節大竹流入足間而去中有啼號聲持歸破之得一男兒及長有武材遂雄夷獠稱夜郎侯以竹為姓唐蒙開牂牁斬之

蛟妾

任昉述異記夏梁宮中有女子化為龍不可近俄復為婦

人甚麗而食人祭命之蛟妾

君子為猿

抱朴子周穆王南征一軍盡化君子為猿為鶴小人為蟲為沙

牛哀為虎

淮南子牛哀病七日化為虎其兄啓戶而入虎搏而殺之

封使君

述異記漢宣城郡守封邵一日忽化為虎食郡民呼曰事物攷辨卷之四七神怪六帶經堂封使君因去不復來時人語曰無作封使君生不治民死食民

羆羊

魯語季桓子穿井得土缶其中有羊問於仲尼曰吾獲狗也答曰木石之怪夔蜺蛺蝶水之怪龍罔象土中之怪曰羆羊非狗也

明按博物志又云火之怪為宋無忌

商羊

家語齊有一足之鳥飛集殿前舒翅而跳齊侯訪諸孔子

孔子曰此名商羊童謠云天將大雨商羊起舞以是知之

翁仲

山堂肆政翁仲姓阮身長一丈二尺少為縣吏為督郵所笞嘆曰人當如是耶遂入學究書史秦始皇併天下使翁仲將兵守臨洮聲振匈奴秦人以為瑞翁仲死遂置銅像置咸陽司馬門外

海市鬼市

物理小識方以遜齋閒覽言歐公過高唐驛聞空中人畜聲父老云曾畫過見此謂之海市而陽雜俎言掘井聞地事物攷辨卷之四七神怪七帶經堂下車馬人物喧哄聲人謂之鬼市

神物

博雅山神謂之禹河伯謂之馮夷江神謂之奇相物神謂之鬼土神謂之籍羊水神謂之因鳥木神謂之畢方火神謂之游光金神謂之清明

明按馮摠意林載正部一則云山神曰螭物精曰魅土精曰籍水精曰罔象天下有道則眾精潛藏

夷羊

藝林學山史記武王曰維天不享殷自發未生于今六十

年夷羊在牧蜚鴻滿野徐廣曰夷羊怪物也一本作麋鹿在野非是史記此文全引周逸書逸周書本曰夷羊在牧不曰麋鹿也

明按胡應麟云余攷竹書紀年帝辛四十八年夷羊見正與逸周書合蓋商羊籍羊之類殿將亡之兆也據此則夷羊之為怪物無疑矣

隨兕科雉

藝林學山呂氏春秋楚莊王獵於雲夢射隨兕而獲之說苑亦載此事云穀科雉者不出三月兩事相同何子元餘事物攷辨卷之四七神怪八帶經堂

冬序錄云隨兕科雉不見他書今人亦無有識之者與其鑿也毋寧缺之

明按隨兕科雉既能為人禍福則非常有之物可知楊升菴以為隨兕者隨母之兕科雉者甫出科之雉何其俚而鑿也

天祿辟邪

陳晦伯正楊天祿亦作祿者神靈之獸五色光耀洞明王者道脩則至漢書靈帝紀鑄黃鐘四天祿蝦蟆注云天祿獸也今南陽縣宗資墓旁有兩石獸其高八尺角而麟分鬣

曳尾過大壯左曰天祿右曰辟邪字皆刻膊上漢有天祿
闕亦因此獸立名右見瑞應圖楊升菴以為天祿即大蝦
蟾不知其所據也

明按王肯堂筆塵云漢書西域傳烏弋山離國有桃核
師子犀牛孟康注云桃核一名符核似鹿長尾一角者
為天祿兩角者為辟邪陳晦伯作正楊而失於引証何
也

河伯馮夷

日知錄竹書帝芬十六年維伯用與河伯馮夷鬪帝泄十
事物攷辨卷之四七

神怪

九

帝經堂

六年殷侯微以河伯之師伐有易殺其君綿臣是河伯者
國居河上而名之為伯馮夷即其名耳楚詞九歌以河伯
次東之後解遠遊云令海若舞馮夷則直以河伯馮夷
為水神矣穆天子傳云至於陽紆之山河伯無夷之所都
居注云無夷即馮夷也山海經作水夷莊子馮夷得之以游大川司馬喜注
引清冷傳曰馮夷華陽潼鄉隄首里人也服八石得道為
水仙是為河伯龍魚圖曰河伯姓呂名公子夫人姓馮名
夷皆因誤而得誤也

讀神慢聖

日知錄常儀古占月之官也而淮南子以為羿妻竊藥而
奔月名曰常娥霜者露之所結雪者水之所凝而水經注
以為天帝之季女名曰瑤姬雖水災妃陳思王之寄興也
而如淳以為伏羲氏之女溺洛水為神龔山啓母天閭之
祺說也後人附以少姨以為啓母之姨今少室有阿姨神而武后
至封之為玉京太后金闕夫人青溪小姑為蔣子文之弟
三妹則見於楊炯之碑并州妬女為介子推之妹則見於
李諲之詩是何異於小孤山之詛為小姑也杜拾遺之為
十姨也其讀神慢聖不已甚乎

神怪

十

帝經堂

事物攷辨卷之四六

事物攷辨卷之四十八

太倉周象明懸著氏輯
姪 裕南卓氏訂
男德宣常吉氏錄

災祥

霧松

張邦基墨莊漫錄齊魯人詩云霜松重霧松音夢窮漢置飯甕蓋歲穰之兆也曾子固在齊州有冬夜詩云 清一榻觀能暖月淡千門霧松寒又有霧松詩云園林初日靜無風霧松開花處 同記得集英深殿裡舞人齊揮玉龍事物攷辨卷之四十八 災祥 一 帝經堂

鬆蓋謂此也東坡在定武送曹伸錫詩云亦云斷蓬飛雪落黃沙祇有千林鬆花應謂王孫朝上國珠幢玉節與排衙亦謂此也霧松與髮鬆皆同音

明按楊用修云松之極則為樹介木冰謗云木若稼連官怕蓋謂寒淺則為霧松寒甚則為木冰霧松召豐而

木冰召凶也

冰稼

東軒筆錄熙寧三年京輔大雪草木皆稼厚者冰及數寸唐天寶中冰稼而寧王死故當時謗云冬凌樹介連官怕

明按漢書五行志曰雨木冰亦曰樹介亦曰木稼即介字

地生毛

述異記地生毛京房以為人勞之應北齊武城河清年中徐州及長安地生毛 尺時北築長城內築三臺人苦勞役之應也

雀錫

宋王陶談淵學士杜錫博學有識都城外墳莊一日若有甘露降於林下姪輩白於錫曰味之慘然不樂曰此非甘事物攷辨卷之四十八 災祥 二 帝經堂

露乃雀錫也大非佳兆吾門其良矣

石鼓

酉陽雜俎興縣有天鼓山山有石如鼓河鼓星搖動則石鼓鳴 則秦土有殃

女子簪白花

晉書武帝時吳中女子相與簪白花望之如素柰傳言天公織女死為之者服未幾杜皇后崩

服劉

晉書趙王倫僭帝位於殿上得異鳥問皆不知名累日向

夕宮西見素衣小兒言是服劉鳥使錄小兒并鳥閉置牢室明旦開視戶如故並失人鳥所在時以為妖焉

照鏡不見頭面

金鑿子晉元帝時王敦反甘卓年老多疑聞王師敗竟還鎮一日照鏡不見其頭視庭樹而頭在樹上後周慮密承敦意害卓於殿殿仲文桓玄姊夫也與玄同逆後歸晉為何無忌中傷伏誅初仲文照鏡不見其面數日而反梁河東王肅警為王僧辯所殺初警之將敗引鏡照面不見其頭

事物紀原卷之四八

災祥

三

告誡室

石宣為慧

容齋隨筆石虎將殺其子宣佛圖澄諫曰陛下若加慈恕福祚猶長若必誅之宣當為慧星下掃鄴宮虎不從明年虎死二年國亡晉史書之以為澄言之驗予謂此乃石氏窮凶極虐為天所棄豈一逆子便能上千玄象起慧字乎宣殺其弟韜又欲行冒頓之事寧有不問之理澄言既妄史氏誤信而載之資治通鑑亦失於不剛也

六十年有變

文獻通攷江海大約六十年而有變唐高宗顯慶元年丙

辰九月温州海水溢壞安固永嘉二縣玄宗開元丙辰七月洛水溢沈舟數百艘代宗大曆丙辰七月杭州海溢昭宗乾寧丙辰四月河圯滑州宋真宗大中祥符丙辰九月雄霸中河汎溢神宗熙寧九月潮州海潮漲溢皆六十年一變也

明按畫墁錄云洛中耆舊言伊洛水六十年一汎溢為害

水關

國語周厲王二十一年穀洛二水關將毀王宮王壅穀水事物紀原卷之四八

災祥

四

告誡堂

使北出

熒惑入南斗

漢書志南斗為吳越分野熒惑入斗有兵戈之事漢武元鼎中熒惑守南斗後數年南越反漢遣三將軍滅之順帝永和四年七月熒惑入南斗後二年九江丹陽賊周生等攻沒郡縣帝熹平元年十月熒惑入南斗時會稽賊許昭等僭號起王攻破郡縣後二年揚州刺史臧旻破賊首

康

水醴

物理小識杜鰭云甘露非瑞也草木將枯精英頓發謂之
雀餒建康實錄云陳末覆舟山蔣山松柏林冬日嘗出木
髓後主以為甘露果瑞耶王鞏曰周章仲元宰緱陽甘露
降松柏如珠取一枝示貢父貢父曰爵餒也飲之令人疾

災氣

魏張揖博雅一穀不升曰歉二穀不升曰饑三穀不升曰
饉四穀不升曰歉康五穀不升曰大祲

妖孽

通政草木之類謂之妖妖猶夭胎言尚微也蟲豸之類謂
事物攷辨卷之四八 災祥 五 帝經堂

之孽則芽孽矣及六畜謂之禍言其著也及人謂之病
痼病也甚則異物生謂之青白外來謂之祥也猶積也

三日相承

晉書愍帝二年有三日相承出於西方而東行

兩月相承

南史梁武太清二年春正月朔兩月相承如鉤見於西方

兩金

駢志述異記夏禹時天雨金三日又周武王時咸陽雨金
今武陽有兩金原又漢世翁仲孺家貧力作居渭川一旦

天雨金十斛於其家

雨五穀

駢志述異記大禹時天雨稻又呂后三年天雨粟又漢宣
帝時江淮饑饉人相食雨穀三秦魏地亡穀二十頃又漢
武帝時廣陽縣雨麥

山崩水竭

南史宋太始季年岷益有山崩淮水竭明僧紹謂其弟曰
夫天地之氣不失其序陽伏而不泄陰迫而不蒸於是乎
有山崩川竭之變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三川竭
事物攷辨卷之四八 災祥 六 帝經堂

岐山崩而周亡五山崩而漢亡夫有國必依山川而為固
山川作變不亡何待今宋德如宋德之季耳後如其言

渭水赤

五行志秦武王三年渭水赤者三日昭王三十四年渭水
又赤三日劉向以為近火沴水也又京房易占河水赤下
民恨

龜毛兔角

述異記商紂時大龜生毛兔生角兵甲將興之兆

菱蒲

說文薏蒲瑞草也堯時生於庖厨扇暑而涼

明按宋志云薏蒲一名倚扇狀如蓬根如絲轉而成風
蝦蟇瑞應圖云一名依菱

江陵洲

梁本紀江陵先有九十九洲古老相承云洲滿百當出天
子桓玄之為荊州刺史內懷篡逆之心乃遣人鑿破一洲
以應百數隨崩散竟無所成宋文帝為宜都王在藩一洲
自立俄而文帝纂統後元兇之禍此洲還沒太清末枝江
陽之閘浦後生一洲群公上疏稱慶明年帝即位承聖末
事物攷辨卷之四八

災祥

七

帶經堂

其洲與大岸相通惟九十九云

海潮不波

陳全之蓬憲日錄宋末海潮不波而宋亡元末海潮不波
而元亡蓋不波者水脉絕也

天下趙

文信國集文天祥自北逃歸至真州有一樵人破一樹上
中有生成三字曰天下趙信國視之果然因作詩曰皇王
著姓復炎圖此是中興受命符獨向迎鑒呈瑞字為言鑒
祖有霧無

真州號迎鑒藝
祖發迹於此

事物攷辨卷之四十九

太倉周象明懸著氏輯

姪 裕南卓氏訂

男德宣常吉氏錄

術數

甕中素書

漢晉春秋孔子牀首有懸甕背有丹書人莫敢發後漢明
帝時鍾離意為魯相出私錢萬三千文修孔子廟男子張
伯除堂下土中得玉璧七枚以六枚上意至廟發甕中
得素書曰後世修吾書董仲舒護吾車拭吾履發吾筭會
事物攷辨卷之四九

術數

一

帶經堂

稽鍾離意壁有七張伯懷其一

孔子遺書

劉敬叔異苑孔子將卒遺書曰不知何一男子自謂秦始
皇上我之堂登我之牀飲吾酒唾吾漿頭倒吾衣裳張吾
弓射東墻前至沙丘當厥亡

明按此種事特後世好奇者為之耳以大聖人而下同
於讖緯術數之學吾不信也

樗里子

史記秦惠王弟樗里子滑稽多智以功封嚴君秦昭王時

死遺命葬於渭南章臺之東曰後百歲當有大子之宮夾我墓至漢興長樂宮在其東未央宮在其西祇庫正直其墓故秦人諺曰力則任鄙智則樗里

漢武帝

漢武故事武帝行幸河東中流飲譙作秋風辭語群臣曰漢有六七之厄法應在受命宗室子孫誰當應此者六七四十二代漢者當塗高也自古不聞一姓長王天下但使失之非吾父子可矣

明按蜀志云巴蜀周舒學術於廣漢楊學有人問春秋事物攷辨卷之四九 術數 二 帝經堂

識曰代漢者當塗高此何謂也舒曰當塗高者魏鄉私傳其語後燕周以此語問杜瓊曰魏瓊也當塗而高聖人取類而言耳

諸葛銘

隋書諸葛亮南征勒碑紀功銘其背曰萬歲之後勝吾者過此及隋遺史萬歲征南寧夷至南中行數百里見其碑令仆之而進破三十餘部諸夷請降

武侯祠碑

蜀古蹟記宋曹彬伐蜀謁武侯祠謂左右曰孔明疲竭蜀

之軍民不能恢復中原萬一何祠宇之雄觀乎將折毀其頽敗者俄而中殿推塌有石碑出土尺許其刻文曰測吾心腹事惟有宋曹彬讀訖下拜曰公神人也小子安能窺測哉遂新其祠而去

侯瑾

晉書漢末博士燉煌侯瑾善內學語弟子曰涼州城西有泉水竭當有變關起其上魏嘉平中武威太守起學舍東闕於此

高堂隆

事物攷辨卷之四九

術數

三

帝經堂

晉書魏高堂隆刻鄴宮屋材云後若干年當有天子居此宮及晉惠帝止鄴宮治屋者更剝泥土始見刻字計其年正合

譙周

元和地理志譙周將亡戒諸子曰吾後嗣當有黃頭黑齒幾亡吾族及周孫縱之生也頭黃而齒黑晉末刺史毛璩使縱領白徒七百人由涪水討桓玄西人不樂遠征逼縱為主攻陷巴蜀遂居益州自號成都王義熙九年朱齡石討平之一如周言

一行

開元傳言記僧一行將卒遺物一封令弟子進之玄宗發視乃蜀當歸也帝初不悟及至蜀回乃嘆異之

典午忽沒

山堂肆考晉文王為魏相國蜀譙周書板示文王曰典午忽兮月而沒兮典午司馬也月而為八月文王果卒

廣漢大賊

魏志譙周著識曰廣漢城北有大賊曰流曰特攻難得歲在玄宮自相克後三十二年實人李特與弟流據蜀自稱事勅攷辨卷之四九

術數

四

帝經堂

大都督特少子雄僭稱帝傳至勢為桓溫所滅

灌嬰升

潯陽記滋口城漢高祖六年灌嬰所築建安中孫權掘升於此得銘石云漢六年穎陰侯開此升卜云三百年當塞塞後不度百年當為應運者所開權見之欣然以為己瑞

郭璞識

晉書成帝時郭璞為識曰君非無嗣兄弟代禪後成帝有子卒以國祚傳弟

郭璞筮

郭璞傳庾翼幼時嘗令璞筮公家及身卦成曰建元之末

丘山傾長順之初子凋零及康帝即位將改元為建元或謂庾冰曰子忘郭生之言耶丘山上名此號不宜用冰撫心歎服及帝崩何充改元為永和庾翼歎曰天道精微乃當如是長順者永和也吾庸得免乎其年翼卒冰又筮其後嗣卦成曰卿諸子並當貴盛然有白龍者凶微至矣若墓碑生金庾氏之大忌也後冰子繇為廣州刺史妾房內有一新生白狗子莫知所由來其妾秘愛之不令繇知狗轉長大繇入見狗眉眼分明又身至長而弱異於常狗繇事物攷辨卷之四九

術數

五

帝經堂

甚怪之將出視其在眾人前忽失所在繇慨然曰殆白龍乎庾氏禍至矣又墓碑生金俄為桓溫所滅終如其言

昌明

晉書王嘉子年本傳嘉亡之日人有壘上見所造三章歌識事過皆驗其一云帝諱昌明運當極特申一期延其息諸馬渡江百年中當值卯金折其鋒比簡文帝子孝武在孕李太后夢神人謂之曰汝生男以昌明為字及生東方始明因以名焉簡文見識後悟為之流涕其後卒為劉裕所代則金折之識也其二欲知其姓草肅其三金刀利

刃齊刈之詳齊識

王嘉

秦書姚萇與苻登相持問王嘉曰吾得殺苻登定天下否
嘉曰略得之萇曰得當云得何略之有遂斬之先是釋道
安謂嘉曰世故方殷可以行矣曰卿先行吾負債未果去
俄而道安亡至是嘉戮死所謂負債者也萇死子與嗣與字
略方殺登略得之謂也

佛圖澄

晉書劉曜自攻洛陽石勒將救之臣下皆以為不可勒以
事物政難卷之四九術數 六 萬經堂

訪佛圖澄曰曰相輪鈴音云秀支替戾岡僕谷勿禿當此
羯語也秀支軍也替戾岡出也僕谷劉曜胡位也勿禿當
捉也此言軍出捉得曜也石勒死之年天靜無風而塔上
一鈴獨鳴澄謂眾曰鈴音云國有大喪不出今年既而勒
果死

法稱

宋書與州有沙門法稱將死語其弟子普嚴曰嵩皇神告
我云江東有劉將軍是漢家苗裔當受天命吾以三十二
壁鎮金一瓶與將軍為信三十二壁者劉氏卜世之數也

宋自受命以至禪齊凡六十年六十二三十也本謂卜年
之數云卜世者謬其言耳

柳世隆

齊書柳世隆善卜別龜甲價至萬永明初世隆曰我亡後
三年丘山崩齊亦於此亡矣屏人命典籤李党取筆及高
齒履題簾箔旌曰永明十一年因流涕謂党曰汝及見吾
不見也

寶誌

南史梁天監中沙門釋寶誌為詩曰昔年三十八今年八
事物政難卷之四九術數 七 萬經堂

十三四中復有四城北火酣及中大同元年四月十四
日同泰寺災帝生於甲辰三十八克建業之年也遇災歲
寅丙寅八十三矣天監十三年六月八日武帝講經於重
雲殿誌公忽然起舞涕淚悲泣為詩曰樂哉三十餘悲哉
五十裡但看八十三子地妖星起倭臣作欺妄賊臣滅君
子若不信吾語龍時候賊起且至馬中間銜悲不見喜梁自
天監至大同三十餘年江表無事至太清二年臺城陷帝
享國四十八年所謂五十裡也太清元年八月十三日而
侯景自懸孤來降在丹陽之北子地景之作亂始自戊辰

歲至午年帝崩

韋鼎

南史陳武帝在南徐州韋鼎望氣知其當王遂寄弩馬因謂帝曰明年有大臣誅死後四歲梁其代終天之曆數當歸舜後昔周滅殷氏封妣滿於宛丘子孫因為陳氏僕觀明公天縱神武繼絕統者母乃是乎

李淳風

唐書太宗得秘識言唐中弱有女武代王以問李淳風對曰其兆既成已在宮中又四十年而王王而夷唐子孫且事物攷辨卷之四九

術數

八

帶經堂

盡帝曰我求而殺之奈何對曰天之所命不可去也而王者果不死徒使疑似之戮淫及無辜且陛下所親愛四十年而老則仁雖受終易姓而不能絕唐若殺之復生壯者多殺而逞則陛下子孫無遺種矣帝採其言而止

孫思邈

唐書孫思邈居太白山隋文帝輔政以國子博士召不拜密語人曰後五十年有聖人出吾且助之太宗初召詣京師永淳初卒年百餘歲孫處訥常以諸子見思邈曰俊先顯俯晚貴佞禍在執兵後皆驗太子詹事盧齊卿之少也

思邈曰後五十年位方伯吾孫為屬吏時孫溥尚未生及溥為蕭丞而齊卿為徐州刺史

衛大經

宣室志衛先生大經解良人生而閉門讀書周知曆象壽終葬於解良之野開元中大水姜師度奉詔鑿無鹽河以溉鹽田掘至衛先生墓得一石刻曰姜師度更移向南三五步又開元中江南大水玄宗詔馬御史往巡之至江南忽見道傍有墓浸水念之命遷於高原既發墓得誌石誌後有二十言曰爾後一千年此地化為泉賴逢馬御史遷事物攷辨卷之四九

術數

九

帶經堂

我向高原其年果千年矣

范氏尼

戎幕閒談天寶初有范氏尼者知人休咎顏真卿要索之親也真卿尉禮泉問曰某官階得五品否范笑曰階為一品顏即所望何其早耶真卿曰官階盡五品著緋衫帶銀魚兒子補齋即具頌足矣范指座上紫絲布簾曰顏即終彩色如此功勞名節皆稱是壽過七十已後不要苦問真卿再三窮詰范曰顏郎聰明過人問事不必到底及真卿為太師使於蔡州嘆曰如范師姨言吾命懸於賊必矣

厄在白馬

要氏談錄李德裕初掌北門奏記有日者說曰公他日位極人臣但厄在白馬爾及登相位雖親族中亦未有畜白馬者及宣宗即位白敏中自內廷登庸出德裕為荆南節度使旋有吳汝納之獄刑部侍郎馬植專鞠其事盡得德裕黨庇之迹因是坐罪竄南海歿而不返白馬之厄其在是乎

陳希夷

通水燕談神放少舉進士不第陳希夷謂之曰此去逢豹事物攷辨卷之四九
術數 十 帶經堂

則止他日當出於衆人初其喻故後隱於西山豹林谷真宗召見寵待非常拜工部侍郎皆符其言

僧志言

宋史僧志言自云姓許壽春人仁宗春秋漸高詔未立嘿道內侍至言所言書有十三郎字人莫測何謂後英宗以濮王第十三子入繼衆始悟

執華

筆記蔡京當國時士大夫問執華往畫一人戴草而祭執指之曰此蔡字也及童貫用事又畫地上奏樂者曰土

上有音童字也紹興中秦檜用事又畫三人各持禾一束則又指之曰秦字也其言益有驗

程公衡

宦遊紀聞程公衡字子平沙隨之父知音律宣和間市井競唱韻令程曰五聲皆往而不返不祥也後二帝播遷建炎初唱柳葉曲程又曰當有姓劉人作亂後數年偽齊竊據中原

乞還兩浙

西湖志先是徽宗夢錢銀王乞還兩浙且曰以好來朝何事物攷辨卷之四九
術數 十 帶經堂

故留我當遣第三子居之覺而與鄭后言之鄭后曰妾無亦然是何祥也須臾章妃報誕即高宗也既三日徽宗臨視抱膝間甚喜戲妃曰酷似浙臉蓋妃之本籍亦浙也錢王壽八十一高宗壽亦八十一以夢參之良不誣矣

謝石

江湖紀聞高宗未登極時用杖就地上書一字令謝石測石曰土上一字王也終王天下議都杭州書杭字曰元木又來

道月

宋史岳武穆至金山僧道月送之登舟囑云風波亭下浪
涌千萬留心把舵牢謹脩同舟人意歹將身推落在波
濤後秦檜陷岳於風波亭下

南公

王篇項羽紀楚南公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也疏曰南公
者道士識廢興之數徐廣曰楚人也隱於國之南郢因以
為號其書有南公三十篇

風角

玉海翼奉傳風角注云風角謂候四正四隅之風以占吉
事物紀原卷之四九

術數

士

帝經

凶也

事物紀原卷之五十

太倉周象明題著氏輯

姪 蘇南華氏訂

男德雲書古成錄

曲藝

擊壤

曲似耕耨畧藝經曰擊壤古戲也釋名曰野老之戲也述
士傳曰堯時有壤父五丁人擊壤於康衢歌曰日出而作
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何有於我哉壤以木
為之前廣後銳長尺四寸闊三寸其形如履後戲者通一
事也宋書卷之五十一

曲藝

一

華錄

圍棋

皮日休集或曰奕之原堯作以教丹朱信乎曰堯之世三
苗不服堯不忍加兵而以命舜、不忍伐而敷之文德然
後有苗格焉夫以有苗之慢尚不加兵豈忍以詐害之心
爭偽之智用為戰法教其子孫以伐國哉則奕之始作必
自戰國有詐害爭偽之道縱橫者流之作矣豈自堯哉

明按歸正集云圍棋博物志以為堯所作以教丹朱或

謂舜所作以教商均夫聖人教子豈無他術而乃為此無益之事吾不信也皮日休謂奕始於戰國然孔子嘗言不有博奕者乎左傳亦言奕者舉棋不定不勝其偶則亦非始於戰國必春秋時有智能者所作而托言堯舜耳

手談坐隱

世說支公以圍棋為手談又王中郎以圍棋為坐隱在哀制中祥後客采即用方幅為會戲

碁聖

事物攷辨卷之五十

曲藝

二

帶經堂

抱朴子善圍碁者謂之碁聖故嚴子卿馬綏明有碁聖人之名

象戲

太平御覽象戲周武帝所造行碁有日月星辰之日與今人所為殊不同

明按楚詞有篋蔽象棋之說又說苑云雍門周謂孟嘗君曰足下燕則關象棋是戰國時已有此戲不始於周武帝也

彈碁

西漢博聞梁冀能挽滿彈碁格五六博蹴鞠意錢之戲注云藝經云兩人對局白黑碁子各三枚先列碁相當更施彈也

明按魏文帝善彈碁能用手中角時一書生又能低頭以所冠葛巾撒碁其法蓋起於漢而今不傳矣又按彈文攷異沈存中云彈碁有譜一卷其局方二尺中心高如覆孟四角微引起李商隱詩云玉作彈碁局中心亦不平是也

彈碁始於漢成帝

事物攷辨卷之五十

曲藝

三

帶經堂

西京雜記漢成帝好蹴鞠群臣以為勞體非至尊所宜帝曰朕好之可擇似而不勞者奏之群臣作彈碁以獻上大悅

投壺

同上漢武帝時郭舍人善投壺以竹為矢能激矢還一矢百反謂之駢

格五

西漢博聞吾丘壽王善格五漢書音義曰塞也說文曰行碁相塞謂之塞鮑宏塞經曰塞有四采塞四乘五是也

至五即格不得行故謂之格五

明按博用十二碁六黑六白兩人各操其半所擲頭謂之瓊有五六刻為一畫者謂之塞賽刻為兩畫者謂之白刻為三畫者謂之黑一邊不刻者在五塞之間謂之五塞即攤錢之戲也又按山堂肆政云博塞乃擲捕戲名老子入胡作今人謂之雙陸骰子

五木

山堂肆政古者烏曹氏作博以五木為子有梟盧雉犢塞為勝負之采得梟者為最勝盧次之雉犢又次之塞為最事物攷辨卷之五十

曲藝

帶經堂

下

感融

珊瑚鈎詩話奕棋取一道人行五子謂之感融者戎也生於黃帝感融戎旅之間為戲耳庾元規曰感戎者即今之感融也漢謂之格五取五子相格之義名之耳

擲捕以盧為勝

藝林學山六朝盛習擲捕以五木行之其采曰盧曰雉曰犢曰梟晉書謝艾曰六博得梟者勝此艾特因牙上有梟故為此言以安眾耳攷六代諸人擲五木但以盧為勝故

曰呼盧

明按歸正集云博塞音塞或作塞非也即六博采名也又謂之擲捕言賭曰呼盧紅點也得紅為勝故呼盧烏曹所作也或曰殷紂所造或曰陳思王製雙陸局投子二以五木為其賜四以緋則始於唐明皇明皇與貴妃戲將北投子連呼斤七投子投子宛轉成至唐末遂加投子至六重四上大悅賜以緋

六博非投子

同上楊升菴以為古之六博即今投子此說不然六博者投六箸行六碁古詩仙人攬六博其時未有投子也投子事物攷辨卷之五十

曲藝

五

帶經堂

當在晉魏間與握槊相先後疑漢以前未有也

投子

續事始陳思王曹子建製雙陸置投子二

明按從么至六謂之投子蓋取投擲之意曹植時止有其二六隻蓋起於唐之李邵撰葉子格世有其書六

隻投子自此始投子俗作骰子非也

攤錢

諧史杜詩白晝攤錢高浪中注云攤錢博也按梁吳龍意錢之戲注云即攤錢也則攤錢之為博也明矣

明按王符傳云或以游博持掩為事注云博謂六博掩謂意錢也恐未可混而為一

握槊非陳思王製

藝林學山續事始謂握槊為陳思王製非也北史胡王有第一人犯罪下獄將殺之弟從獄中上此戲意以孤則易亡也元魏流入中國宣武後大行於世據此則握槊入中國正齊梁間事耳

明按洪遵譜復以握槊長行波羅復陸四名為一非也

唐人小說云近有長行之戲生於握槊變於復陸則握

事物攷辨卷之五十

曲藝

六

帶經堂

槊名當最先復陸次之長行最後劉禹錫觀博云主人

陳握槊之器於廡下有博齒其槊用骨觚殺四均縷以

朱墨耦而合數取應日月視其轉止依以爭道按劉以

投子為博齒其名甚新并識之

字彙槊音拘予屬六書正訛別作稍非又握槊

博塞之類

傀儡

事物紀原列子周穆王時巧人有偃師者為木人能歌舞王與盛姬觀之舞既終木人瞬目以手招王左右王怒欲殺偃師偃師懼壞之皆丹墨膠漆之所為也此疑傀儡之

始

明按世傳傀儡起於漢高平城之圍用陳平計劃木為美人立之城上以詐冒頓開氏後人因此為傀儡非也應劭漢書注曰平使畫工圖美女以遺關氏而無刻木事則其為偃師之遺無疑矣通典曰窟礪子亦曰魁礪又顏氏家訓曰古人禿人姓郭好諧謔今傀儡郭郎子是也

蹴鞠

劉向別錄寒食蹴鞠黃帝所造或曰起戰國時本兵勢也事物攷辨卷之五十

曲藝

七

帶經堂

蹴鞠即毬也

明按漢書霍去病傳云穿域蹋鞠師古曰鞠以及為之寔以毛毬蹋而戲也

秋千

古今藝圖術秋千本北方山戎之戲以習輕捷也

明按高無際秋千賦序云秋千漢武帝掖庭之戲也本云千秋乃祝壽之詞語訛轉為秋千後人旁加華字非也又開元遺事云天寶宮中至寒食競監秋千令宮嬪以為燕樂帝呼為半仙之戲又荆楚歲時記謂之施鉤

涅槃經謂之骨索

白打

周亮工閩小記王建詩云寒食內人常白打庫中先與散黃金韋莊詩云內官初賜清明火上相閒分白打錢焦氏筆乘云按齊雲論曰白打蹴鞠戲也兩人對踢為白打三人角踢為官場

百戲

鹽鐵論漢代百戲之目曰唐梯追人奇蟲胡姐唐梯今高竿追人今割絕人易牛馬首奇蟲即魚龍戲也

事物攷辨卷之五十

曲藝

八

帶經堂

角觝

事始史記秦二世在甘泉宮作角觝俳優之戲其後漢武帝好此戲即今之相撲也

明按西域傳云上設酒池肉林以饗四夷之客作巴渝

都盧巴渝二州之人善舞海中磬極漫衍魚龍角觝之

戲以觀視之又按張騫傳大宛諸國發使隨漢使來觀漢廣大以大鳥卵及犂牛眩人獻於漢注云眩幻也

技河

老學庵筆記按河古之牽鈞衰漢風俗常以正月望日為

之以大麻絙長四五十丈兩頭分係小索百餘分為兩朋兩手齊挽當大絙之中立大旗為界震鼓叫噪使相牽引以却者為輸名曰技河

奇幻

西漢博聞西域傳注云大秦國俗多奇幻口中出火自縛自解跳十二九巧妙非常

水轉百戲

事物紀原魏明帝使博士馬鈞作水轉百戲巨獸魚龍曼延獸走弄馬列騎倭如漢西京故事今世皆傳其法蓋始

曲藝

九

帶經堂

自馬鈞也

水戲

五色線唐張志和為水戲手席水上獨坐飲酌嘯咏其席來去如刺舟聲揮手以謝親朋上昇而去

拍張

南史齊高帝晏華林園命諸臣各奏技藝王敬則脫朝服以絳紉髻奮臂拍張叫動左右上不悅曰豈聞三公如此答曰臣以拍張故得三公不可忘拍張也時以為善答

明按升菴外集云拍張蓋手搏碎胡之戲何陋有拍張

賦

下

兩漢博聞哀帝雅性不好聲色時覽下戲蘇林曰手搏為
卞角力武戲也晉灼曰甘延壽試下為期門

明按卞戲起於戰國漢更名角觝戲

合生

事物紀原唐書武平一傳中宗晏而儀殿胡人鞭子何懿
唱合生歌其言淺穢平一上書比來妖伎胡人街童市子
或言妃主情貌或列王公名賔咏歌舞蹈號曰合生始自
事物攷辨卷之五十 曲藝 十 帶經堂
王公稍及里巷今人謂之唱題目

邪許

餘冬序錄淮南子道應訓曰舉大木者前呼邪許後必應
之此舉重勸力歌也今人上梁文中稱兒郎偉即邪許之
類

明按邪許呂氏春秋作與擣翟翦對觀惠王曰舉大木
者前唱與擣後亦應之今人舉重出力者一人唱則為
號頭衆皆和之曰號頭即邪許之類也

竿戰

近峯聞畧竿戰詩曰人皆歡喜上高竿上去難時下亦難
若到上頭須把捉幾多人在下頭看

盧醫

酉陽雜俎盧城之東有扁鵲家云魏時針學之士以厄腊
禱之其疾立愈所謂盧醫也

因怒愈疾

魏志華佗傳佗在一郡守病佗以為其人盛怒則差乃多
受其貨而不加功無何棄之且留書罵之守果大怒令人
追殺佗守子知之屬使勿追守吐黑血數升而愈
事物攷辨卷之五十 曲藝 十 帶經堂

徙癰

南史劉宋薛伯宗善徙癰疽公孫泰患背伯宗為氣封之
徙置齋前柳樹明旦癰疽消樹遂生一瘤如拳稍長二
十餘日瘤愈大爛出黃赤汁斗餘樹為之枯

上池水

史記扁鵲者姓秦氏名越人長桑君過扁鵲私坐間與語
曰我有禁方年老傳與公乃出其懷中藥予扁鵲曰飲是
以上池之水三十日當知物矣乃悉取其禁方與扁鵲扁
鵲以其言飲藥三十日視見垣一方人以此視病盡見五

臍臍結特以診脉為名耳

明按周禮釋文云史記扁鵲姓秦名少徐越人然扁鵲對號中庶子曰臣齊勃海秦越人也家在於鄭是自書也而釋文引史何所本耶上池水謂水未至地承取處及竹木上水如藥服之也

金柯

升菴外集金柯要訣相書名也

相笏

金鑿子古有相笏經南史宋庾道愍精此術明帝時山陽王休祐屢以言語見忤見道愍託以已版為他物令道愍

事物攷辨卷之五十

曲藝

三

常經堂

相之道愍曰此乃甚貴然人多愆忤休祐以楮淵慎密家換其版他日淵侍明帝誤稱下官則是笏亦有相矣

明按笏亦曰手版

姑布

王海荀子非相曰古者有姑布子卿今之世梁有唐舉陶弘景相經序云相者蓋性命之著乎形骨吉凶之表乎氣貌亦猶事先謀而後動心先動而後應表裡相感莫知其所以然

畫家四祖

升菴集畫家以顧長康陸探微張僧繇吳道玄為四祖余以為失評矣當以顧陸張展為四祖展展子虔也畫家之顧陸張展如詩家之曹劉沈謝開立本則畫家之李白吳道玄則杜甫也

畫雪

郭文類聚王維畫物多不問四時如畫花往往以桃杏芙蓉蓮花同画一景其画袁安卧雪圖有雪中芭蕉此乃得心應手意到便成故造理入神迥得天意此難以與俗論也

事物攷辨卷之五十

曲藝

三

常經堂

北風圖

博物志漢桓帝時劉褒画雲漢圖見者皆熱画北風圖見者皆寒

桃源圖

升菴集唐人画桃源圖極為工妙舒元興作記云烟嵐草木如帶香氣熟觀詳玩自覺骨爽青玉身入鏡中

絕藝

升菴集吳道子始見張僧繇画曰浪得名耳已而坐卧其下三日不能去蓋絕藝必審觀而後定也

王會圖

唐書東蠻王入朝顏師古奏云昔武王時遠國歸款周史集為王會篇今升服鳥章條集蠻即請圖其事以貽於後詔閣立本圖之畫該毫末倍得精神

書之源

法書通釋姜堯章云真行草書之法其原皆出於蟲篆八分飛白章草等書圓勁古淡出於蟲篆點畫波發則出於八分轉換向背則出於飛白簡便疾快則出於章草

字源七辨

事物攷辨卷之五十

曲藝

五

常經堂

元吾丘衍學古編字源七辨曰一曰科斗書倉頡觀三才之文及意度為之乃字之祖也文象緊篆形如水蟲故曰科斗二曰大篆史籀取倉頡形意配合為之史又曰有籀文亦史籀所作與古文大篆小篆三曰小篆者李斯變籀文之法為之比籀文體十存其八故小篆又謂之八分小篆也既有小篆因謂籀文為大篆云四曰秦隸者程邈以文牘繁多難於用篆因減小篆為之以其便於佐隸故曰隸書即秦權量上刻字人多不知而謂之篆誤矣五曰八分八分者漢隸之未有挑法者也此秦隸則易識比漢隸

則微似用篆筆作漢隸即得之矣六曰漢隸漢隸者蔡邕

石經及漢人諸碑上字是也此體最為後出有挑法與漢隸同名而異寔七曰款識文者諸侯之文也古者諸侯書不同文故形體各異自秦有小篆之後其法始一

八分

續古堂集八分書上谷王次仲所作又佩鵬集云八分篆法二分隸法又云勢如八字有偃波之文又云書有二體蔡伯喈於八體之後又分此法故云八分

真書

事物攷辨卷之五十

曲藝

五

常經堂

法書通釋古無真書之稱所謂正書楷書者即隸書也但日鍾繇之後二王變體流傳既久失其本原乃至日趨嫵媚惡俗之習不可追改非一朝一夕之故矣

章草

法書通釋漢元帝時史游作急就章解散隸體隸書建初中杜度善此見稱章帝使草書上事蓋因章奏謂之章草明按日知錄云宋黃魯直跋章草千字文曰章草可以通章奏耳非章帝書也

行書

法書通釋後漢胡川劉德昇即真書少變之務從簡易相間流行謂之行書昔鍾元常善行押書是也

飛白

法書通釋漢蔡邕待詔鴻都門見役人方修飾以聖帝成字心有悅焉歸而為飛白之書漢末魏初並以題署宮闕至僧虔云飛白八分之輕者梁武帝謂王獻之書白而不飛蕭子雲書飛而不白宜斟酌令得中後子雲以篆文為之雅合帝意

印泥畫沙

事物攷辨卷之五十

曲藝

共

事經堂

法書通釋褚河南云用筆當如印泥如錐畫沙使其藏鋒書乃沈著當其用鋒常欲透過紙背

急就章

通政晁氏曰漢史游撰急就章唐顏師古註元帝時為黃門令凡書三十二章雜記姓名諸物五官等字以教童蒙急就者謂字之難知者緩急可就而求焉自昔善小學者多書此故有皇象鍾繇衛夫人王羲之所書傳於世陳氏曰其文多古語古字古韵有足取者

千字文有二

日知錄舊唐書經籍志千字文一卷蕭子範撰又一卷周興嗣撰是興嗣所撰者一千字文而子範所撰者又一千字文也

瓊骰

炳燭齋隨筆古者六博格五擲捕之戲其制各別而其用五木則同用五木而行棊相塞者謂之塞用五木而行棊相擊者謂之博別無棊道而直用五木決勝負者謂之擲捕五者博齒之數也木者博齒之質也初用木故謂之木後改用玉石則謂之瓊或用骨角則謂之骰者投字之事物攷辨卷之五十

曲藝

共

事經堂

俗也 此一則寫六博後

事物攷辨卷之五十一

太倉周象明題著氏輯

姪 裕南卓氏訂

男 德宣常吉氏錄

方言

方言惟讀書人為正

元虞裕談撰宋寇準與丁謂同在政事堂間論天下語言準曰惟西洛人乃得天下之中謂曰不然四方各有方言惟讀書人然後為正

古今不變

事物攷辨卷之五十一

方言

丁

帶經堂

通志方言古今不變贖刑之贖樹北方之音也至今河朔人謂贖為樹罷擺吳音也至今吳人謂罷為擺鄭康成謂咒為注以尚為常至今秦人以尚書為常書

列國方言

通志揚雄方言秦晉之逝齊之徂魯之適均為往之義也魯之允宋衛之洵荆吳淮泗之展均為信之義也

反切用土音

夢溪補筆談經典釋文熊安生本河朔人反切多用北人土音陸德明吳人土音多用吳音鄭康成齊人多用齊音

如壁有肉好肉形也肉音揉者北人音也至今河朔人謂肉為揉如打字音丁更反罷字音部買反皆吳音也祝音呪康成讀為注此齊音也

方言難變

賢奕編天下音韻之謬者如吳語王黃不辨北人以步為布謝為卸鄭為正道為到河南人以河南為渴南以妻弟為七帝北直山東人以屋為烏陸為路閭為果無入聲韻入聲內以緝為妻葉為夜甲為買無合口字山西以聰為村無東字韻江南湖廣四川以情為秦姓為信無清字韻

事物攷辨卷之五十一

方言

壬

帶經堂

飲睦娶以蘭為郎心為星無寒侵二韻又如去字山西人為庫山東人為趣陝西人為氣南京人為課湖廣人為慶此外如山西人以坐為到青為妻陝西人以鹽為年咬為梟溫台人以張敞為漿搶之類如此不能悉舉蓋習染久則難變非留心韻書者不能自後於流俗也

各地鄉音

問奇集燕趙鄉音北為早上聲綠為慮上聲六為溜色為節上聲飯為放粥為周霍為火銀為音谷為孤上聲秦晉鄉音紅為塊國為歸數為樹百為概東為墩中為脆梁宋

鄉音都為虎席為西墨為味識為時於為俞肱為公齊魯
鄉音北為卑國為脆或為回狄為低麥為賣不為補西蜀
鄉音怒為路弩為魯主為詛術為樹出為慶入為茹吳越
鄉音打為党解為嫁上為讓辰為人婦為務黃為王范為
萬縣為厭猪為知三楚鄉音之為知解為改永為允汝為
爾介為蓋士為四產為余歲為細祖為走親為斗山為三
信為心閩粵鄉音府為虎州為嗽方為荒勝為性常為墻
成為情法為滑知為茲是為細書為須扇為線

因地隨時

事物攷辨卷之五十一

方言

三

帶經堂

劉知幾史通荆楚訓多為影盧江目橋為圯怡南呼北人
曰倉西謂東胡曰虜北狄曰虜以其習尚虜也南渠們謂北曰索虜北謂南曰島夷
底箇江左彼此之詞吳人呼彼為渠北人自稱我們
也方言乃若皆汝君卿中朝汝我之義斯並因地而變隨時
而革布在方策無假推尋足以知毗俗之有殊驗土風之
不類

方言不同

篇海類編方言有以意為釋者如陳勝傳謂多為穎楚元
王傳謂空為丘王式傳謂丘為區是也有以語而助者如

以順為楚語之助見於史記陳涉世家以那為去聲而亦
為助見於韓伯休傳是也有隨時變通者如指襟紐為衣
紅杜詩天子呼來不上船是也指簾為挑笙柳詩蒲扇挑
笙安可帶是也有與時稱謂者如韓碑稱蒲為步戰國策
安移於齊是也

王劭齊志

史通中州名漢關右稱卷易臣以奴宦官稱奴婢不敢稱臣呼母為
婦主上有大家之號師人致兒郎之說凡如此例其流甚
多閱王劭齊志則了然可知

事物攷辨卷之五十一

方言

四

帶經堂

字同音異

篇海類編方言有一字而二讀者如陳湯傳既曰毋鼓西
域傳又曰毋寡是也有二字而兩音者如班史既曰龜茲
為丘慈而范史又曰龜茲為屈沮是也據黎孤塗雖陸機
猶莫之知魏晉踰糟使無田恭則朱輔其何錄東漢朱輔求田恭辭吏語遠夷樂附歌詩曰提宮現構親至於南方
胃踰糟提宮現構言大漢是治也詩凡三章
都之音猶見於禮記宋人來之音離見於匡衡傳中國禮
樂之所自出而亦如是不可解矣檀弓居之為姬漢書但
之為地實在魯也

皮傳

野客叢書揚雄方言曰秦晉言非其事謂之皮傳謂不深得其情而以皮膚淺近之語強為附會也

明按因學紀聞云風俗通義周秦常以歲八月遣輜軒之使採異代方言漢興以來劉向之徒但問其官不詳其職惟嚴君平知之揚雄師之以作方言

筆

天中記筆述也謂述事而言之方言曰楚謂之聿吳謂之不律燕謂之弗秦謂之筆

事物攷辨卷之五十一

方言

五

帶經堂

老子為父

老學菴筆記予在南鄭見西郵俚語謂父曰老子雖年十七八有子亦稱老子乃悟西人所謂大范老子小范老子蓋尊之以為父也建炎初宗汝霖留守東京群盜降附者百餘萬皆謂汝霖曰宗爺爺亦此意也

阿彌

古今韻會齊人呼母曰嚶字一作婆或通作彌李賀稱母為阿彌

呼父為爹

宋戴埴鼠璞梁蕭憺刺荊州還人歌曰始興王人之爹赴急如水火何時來哺乳蓋荆土方言以父為爹也吳人呼父為爹隋回紇傳以父為爹亦此類也

沙魂

江隣幾雜志廬俗呼野人為沙魂不知何義士大夫亦頗道之歐陽永叔戲吳長文賢良之選云既披沙而揀金吳頗憾之遷怒於劉原父曰某沙於面不沙於心君侯沙於心不沙於面

沙鑷

事物攷辨卷之五十一

方言

六

帶經堂

雲麓漫抄今人呼洗為沙鑷又曰厠鑷蓋軍中不暇持洗以鑷代之又中原人以擊鑷為篩鑷篩與沙音相近篩與厠又小轉也以鑷為洗正如秦漢用刁斗可以警夜又可以炊飯取其便耳

絮

元周德之浩然齋視聽抄方言以濡滯不決絕為絮猶絮之柔韌牽連也富韓並相時偶一事久不決韓謂富曰公又絮富發色曰絮是何言也劉夷叔常用為如夢令云休絮絮我自明朝去

未渠央

刊謬正俗毛詩庭燎篇曰傳曰央旦也鄭箋曰未央猶云未渠聲央也按秦風宛在水中央並是中義許氏說文央中央也一曰久是則夜未央者言其未中也未久也今聞中呼二更三更為夜央夜半俱謂夜之中耳毛公訓央為旦未知出於何典康成所謂未央央猶云未遽央渠與遽同言未遽中耳康成不能明指其義而以此釋詩遽令學者不曉其義

明按野客叢書云陶詩壽考豈渠央黃魯直詩云未穿

事物攷辨卷之五十一

方言

七

常經堂

石槃未渠遽史記尉佗曰使我居中國何渠不若漢據此則古人亦有以渠字作遽字讀者

冠

泊宅篇方言曰齊宋之間凡物盛多謂之冠注云今江東有小冠其多無數謂之冠冕爾雅冠作冕

洋

刊謬或問山東謂衆為洋何也答曰爾雅云洋觀衆那多也

明按今謂海之中心為洋亦水之衆多處也

思

方言山之東西自愧曰思

詠

方言詠想也楚以南謂之詠

所

非港集魏子才云聞西方言致力於一事為所云王敬作所又曰所其無逸皆是當時方言今作處所解之則不通矣

姓名地名

事物攷辨卷之五十一

方言

八

常經堂

唐郭忠恕佩觿集侯為墨祈趙滋為丘越開氏為燕支今支為零岐其方言有如此者

白著

餘冬序錄唐元載以吳越州縣賦調積逋吏重歛不約戶品上下但家有粟帛者則以人役園圃然後簿錄其產而中分之時人謂之白著言其厚歛無名其所著者皆公然明白無所嫌避此白著之語所自來也

沒巴鼻

后山詩話東坡嘗戲一書生云有甚意頭求富貴沒巴

莫使奸邪有甚意頭沒些巴鼻皆鄉語也

分疏

賓選錄世俗以自辨解為分疏顏師古注漢書已有此語又北齊書祖珽傳高元海奏珽不合與廣寧王結交帝引珽入令自分疏則北齊及唐已有是言矣

老婢奴才

餘冬序錄陶宗儀輯耕錄曰俚語老婢奴才亦有出處王罵兄舍老婢郭子儀自云諸子皆奴才也不知晉史載劉元海謂成郝王頡曰真奴才也田松曰賊臣奴才欲觀事物攷辨卷之五十一
方言 九 帶經堂

晉語

老學菴筆記晉記人兒二字通用字說載桓溫經王太將軍墓曰可兒可兒蓋謂可人為可兒也故晉書孫綽與庾亮牋亦云可人也又陶淵明不欲束帶見鄉里小兒亦是以小兒為小人耳故宋書直云鄉里小人

包彈杜撰

野客叢書包拯嚴毅不怒朝列有過無不彈擊故言事無瑕疵者曰沒包彈杜撰為詩多不合律故言事不合格者

為杜撰然僕觀俗有杜撰杜田之說杜之為言假也則知杜撰之說由來久矣

阿堵寧馨

容齋隨筆寧馨阿堵晉宋間人語助耳後人但見王衍持錢云舉却阿堵物又見山濤見王衍曰何物老嫗生寧馨兒遂以阿堵為錢寧馨兒為佳兒殊不知也

明按嬾真子曰阿堵即今所謂元底顧長康畫人物不點口睛曰傳神寫照正在阿堵中是阿堵不專指錢也寧馨乃吳中人語猶言如是劉夢得詩云為問中華學事物攷辨卷之五十一
方言 九 帶經堂

道者幾人雄猛得寧馨是寧馨不專指佳兒也
又按王衍晉人方言 猶言這个耳

阿誰

孔氏雜記俗所謂阿誰三國時已有此語龐統傳云向者之論阿誰為是

方言入詩

梁溪漫志方言可以入詩吳中以八月露下而雨謂之淋雨九月霜降而雲謂之護霜竹坡周次忠有詩云雨細方淋露雲寒欲護霜

遮莫

鶴林王露詩家用遮莫字俗語所謂儘教是也故杜陵詩云已判野鶴如雙髮遮莫隣鷄下五更言髮如野鶴已判老矣儘教隣鷄下五更日月逾邁不復惜也世有用為禁止之詞者謬矣

冬烘

避暑錄話唐人言冬烘是不了了之語故有主司頭腦太冬烘錯認顏標作魯公之言人以為戲談今蜀人多稱之

杜園

事物攷辨卷之五十一

方言

十

帶經堂

東軒筆錄陳繹晚為敦朴之狀時人謂之熟熟顏回熙寧中台州推官孔文仲舉制科對策直言時事執政惡而斥之繹時為翰林學士語於衆曰文仲狂躁真杜園賈誼也王平甫笑曰杜園賈誼可對熟熟顏回繹有慚色杜園熟熟皆當時村語

衙

升菴集今之巷道名為胡同一作衙衙又作衙衙皆無據也南齊書蕭鸞弑其君於西弄注云弄巷也南方曰弄北方曰衙衙弄之反切為衙衙也蓋方言耳

明按楚詞五子用失乎家衙衙即弄音義俱通

京師語

長安客話蔣一京師稱以好語督過人者曰糝金柳頭

串夷

古今釋疑詩昆夷兒矣而又作串夷載路則建昌之語也

經紀

能改齋漫錄江西人以能幹運者為作經紀唐時已有此語滕王元嬰與蔣王皆好聚飲太宗常賜諸王帛勅曰滕叔將兄自能經紀不須賜物

事物攷辨卷之五十一

方言

土

帶經堂

噫嘻噦

宋景文筆記蜀人見物驚異輒曰噫嘻噦李白作蜀道難用之

咄咄

宋景文筆記汾晉之間尊者呼左右曰咄左右必曰咄司空圖作休休亭記用之修書學士劉義更為予言晉書言咄嗟而辨非是宜言咄咄而辨然咄嗟二字前世文章多用之或自有義

波

變日齊叢抄蜀人稱尊老者為波如云天波日波月波雷波皆尊之之詞宋景文謂當作端字音波取端端黃髮之義蜀人有王小端作亂今國史改作波非也放翁筆記作小端

承露

揚雄方言趙魏之間怕曰蹀頭又曰承露

摠掄

揚雄方言秦晉之間豫早成熟謂之旋燕齊謂之摠掄

被戢

事物攷辨卷之五十一

方言

主

帝經堂

揚雄方言福祿謂之被戢

魏盈

揚雄方言魏盈怒也燕之外郎朝鮮冽水之間凡言呵斥者謂之魏盈

倒頓

揚雄方言大袴謂之倒頓小袴謂之芙蓉衫楚語也異州又謂袴為留幕

黠

揚雄方言黠黠黠堅貪也荆汝江湘之間凡貪而不施謂

之黠或謂之黠

無曰耗

因學紀聞功臣表靡有子遺耗矣孟康曰耗音毛師古曰今俗語猶謂無曰耗馮衍傳飢者毛食注云毛字作無今俗語猶然或古亦通乎

戚連

玉海考工記注齊人名疾為戚連

齊言

因學紀聞鄭康成北海人其注三禮多齊言麴麴曰母疾事物攷辨卷之五十一

方言

主

帝經堂

為戚康為獐手足拏為駁全菰為芋祭為墮題肩曰擊征滑曰隨相絞許曰掉磬無髮為禿揭棟為相殷聲如衣祈之言是之類是也方言之異如此

掉磬

玉海禮記介婦注雖有勤勞不敢掉磬疏云齊人謂相絞許為掉磬

楚語

古今釋疑高誘注淮南子楚人謂恨不得為枉治謂牢曰雷陳涉傳夥順貨殖傳果隋注云今語為果搖服虔曰楚

人謂橋曰地順蘇林云南方謂抱小兒為面雍樹皆楚之方言也

明按漢書嬰侯嬰傳常收載行面雍樹馳應劭曰古者立乘嬰恐小兒墮下各置一面擁持之樹立也師古曰面背也雍抱持之言取兩兒令面背已而抱持之以馳故曰面雍樹馳雍讀曰擁

唉

升菴集離騷九章云衆鄂渚而反飲兮唉秋冬之緒風史記范增撞破玉斗曰唉監子不足與謀方言曰南楚謂然葦物及舞卷之五十一

方言

古

常經堂

曰唉說文曰頽磨也烏開切二字音義並同如嘆與歎嘯與歎頽與唉實一字耳其語則皆楚語也故元次山有歎乃曲柳詩亦用此二字皆湘楚間語柳文舊本作嚮襖近世寫作歎乃則誤甚矣

明按歎咄咄皆嘆詞如噫吁之類後漢光武紀春陵有望氣者曰咄佳哉商君書多用呢字呢與歎同三字皆一義也

狃

方言吳人謂赤子曰狃狃

江陰方言

江陰志謂人曰你儂自謂曰我儂私覘人曰張承詔曰紹物盡曰辦什麼曰得告此方言也

吳中俗諺

救國雜記民間俗諺各處有之而吳中為甚如舟行諺住諺翻以箸為快兒幡布為抹布諺離散以梨為圓果傘為監笠諺狼籍以榔槌為興哥諺慍躁以謝窻為謝歡喜此皆俚俗可笑處今士大夫亦有犯俗揄快見者

憐職

葦物及舞卷之五十一

方言

古

常經堂

方言吳越之閒言相愛者曰憐職

吳語

古今釋疑灌夫傳首鼠兩端西羌傳鄧訓傳皆作首施西端注云猶言首鼠也則今之吳語也

薄相

姑蘇志今嘉蘇人謂閒遊玩曰薄音相故東坡曰天公戲人亦薄相或作白相猶云素白觀玩耳

吳音

餘冬序錄雲間志方言謂人曰渠自稱曰儂問何如曰渠

聲謂虹曰驚言罷繼以休又謂在此曰个裡謂甚曰感歎謂差愧曰惡模樣謂醜惡曰潑賴問多少曰幾許皆有前意

明按吳中紀開云一日吳王謂孫武子曰將軍罷休矣人亦多用此語又按群書補訂歸正集云吳越人自稱為儂而陳后主亦自稱儂曹操小字阿瞞唐明皇亦自稱阿瞞儂與瞞非美名也二君效之亦近於言妖矣

方言暗合

雲間鄭瑗升觀瑣言方言有暗合古韻者亦有暗合字義事物政辨卷之五十一

者如吾鄉謂來曰釐謂毛曰膜此暗合古韻者謂日曠曰曝謂雨淋曰沃此暗合字義者

乖角

朱或可談都邑市井謂不循理者為乖角作事無據者謂之沒雕當

明按委巷叢談曰沒雕當亦曰沒巴鼻東坡詩有甚意頭求富貴沒須巴鼻使奸邪

酒惡

侯鯖錄金陵人謂中酒曰酒惡李後主詩酒惡時拈花蕊

喚用鄉人語也

長年

戴璞海濱呼篙師為長年杜詩所謂長年三老歌聲裡是也

彭越

唐劉恂嶺表錄異記彭蠡謂吳人呼為彭越蓋語訛也足上無毛可食

耐可

田汝成委巷叢談杭人言寧可曰耐可音如能可漢書揚事物政辨卷之五十一

越之人耐暑注與能同李白詩耐可乘明月又耐可乘流直上天皆讀如能

吳真

田汝成委巷叢談言人胸次不坦夷還獨見以忤人者曰吳真列漢書列真而無志節

儻

田汝成委巷叢談言人愚不省事者曰儻魏萬詩五方造我語知我非儻癡隋書袁寶兒多癡態得寵憐

墨尿眠挺

田汝成委巷叢談言人猶豫不前曰墨辰建藉不驟暴者曰眠編

伯儼鄭重

田汝成委巷叢談言人進退不果曰伯儼賦相如賦乞以伯儼言事煩煩不易作者曰鄭重王莽傳非望天所以鄭重符命之意

不中用

田汝成委巷叢談言無用為不中用史記始皇問盧生竊議亡去起曰吾將收天下不中用者盡去之

事物攷辨卷之五十一

方言

太

帶經堂

雜種

田汝成委巷叢談言人桀猾不循理者曰雜種音書前燕載紀贊曰茲茲雜種與世爾昌

阿瘡瘡

田汝成委巷叢談作事助力曰阿瘡瘡唐武后時南皮縣丞郭靜勝每巡鄉喚民婦托衣縫補而茲其夫至縛靜勝鞭數十主簿李懋往救解之靜勝羞諱其事但忌痛不禁低聲唱曰阿瘡瘡

温暾

田汝成委巷叢談日光微暖曰温暾王建宮詞新晴草色暖温暾白樂天詩池水暖温暾

漢子

老學菴筆記今人謂賤丈夫曰漢子蓋始於五湖亂華時北齊魏愷自散騎常侍遷青州長史固辭宣帝怒曰何物漢子與官不就此其証也

小家子

田汝成委巷叢談鄙人之庸賤微薄者曰小家子霍光傳任宣謂霍禹曰樂成小家子得幸大將軍事物攷辨卷之五十一

方言

无

帶經堂

隔是

田汝成委巷叢談言已是如此曰隔是元微之詩云隔是身如夢

始音試

田汝成委巷叢談草木穉而初芽者曰始花始音如試月令桃始花蟬始鳴注皆音去聲

嘶

侯鯖錄俗語以人語數煩者曰嘶嘶即噴也荀子問一以告二謂之噴注云噴與噴同謂以言強贊助也

賜

田汝成委巷叢談言戲擾不已曰賜音如梟稽叔夜書賜之不置

點心

田汝成委巷叢談小食曰點心唐史鄭休夫人曰我未及餐你且可點心

糜糟

田汝成委巷叢談不潔曰糜糟霍去病糜皋闌下注云盡死殺人為糜糟蓋血汚狼藉之意也

事物攷辨卷之五十一

方言

三

常經堂

抗語

田汝成委巷叢談杭人之言有以雙聲而包一字易為聽語以欺人者如以好為現薩以醜為懷五以罵為雜嗽以笑為喜教以肉為直線以魚為河戲以茶為汕老以酒為海老以沒有為埋夢以莫言為稀調又有諱本語而巧為俏語者如詬人嘲我曰潯牙有謀未成曰掃興冷淡曰秋意無言嘿坐曰出神言涉敗興曰殺風景言胡說曰扯淡則出自宋時梨園市語之遺未之改也

何樓

餘冬序錄世謂虛偽為何樓蓋明初京師有何家樓其下賁物皆盡惡也

多為夥

周亮工閩小記莆人遇意外事而驚駭者發聲報曰夥順按史記陳勝故人見殿屋帷帳曰夥服虔注曰楚人謂多曰夥順音助詞也

熱洛

姚旅露書莆田人語謂食熱物令腹中煖曰熱洛按洛水不水下有熱石古人謂之溫洛俗語亦有本也

事物攷辨卷之五十一

方言

五

常經堂

侯白

露書謂誑言曰侯白因侯白滑稽善譏故也

詡畜

閩小記莆人嬌其稚子者發聲報曰詡畜按漢書京兆眉憊孟康注曰憊音詡北方人謂媚好為詡畜

別

閩小記災物於火謂之別按北書侯瑱任約攻鄆州城中食少有人死者即取其肉火別分噉

程

夢溪筆談莊子程生馬嘗觀文字注云秦人謂豹曰程延
州人至今謂虎豹為程蓋言蠢也方言如此抑亦舊俗也

振

閩小記幼穉謂之振本史記秦使徐福入海求神仙異物
遣振男女三千資之徐廣注引西京賦振子萬童薛綜注
云振子童男女也

一塊

露書莆田人謂上一塊曰一塊按淮南子土勝水非一塊
塞江也

事物政辨卷之五十一

方言

五

帶經堂

柴肺

露書莆田人謂削下木片曰柴肺沛按漢書風吹削肺但
有音廢者然毛詩東門之楊其葉肺肺肺亦音沛也

敝喬

露書莆人稱妻姊妹曰敝喬稱人妻姊妹曰令喬其語蓋
出於江東二喬

法燭

露書莆人語取燈曰法燭

打敵都

露書莆人謂人之頑嚚難制者曰打敵都不知所本徐廣
長四聲猿中亦用此語

即罷

青箱雜記閩人謂子為困檢謂父為即罷罷

廣南方言

侯鯖錄廣南呼食為頭魚為鮓若為導為英筆為雙為底
為投墨客揮犀詩人多用方言南人謂象牙為白暗犀為
黑暗故老杜詩云黑暗通蠻貨又謂醃為黑甜酒為軟飽
故東坡詩云三杯軟飽後一枕黑甜餘

事物政辨卷之五十一

方言

五

帶經堂

不識忌諱

鷄肋廣南俚俗人呼舅為官姑為家竹與為逍遙子女婿
為駙馬皆中州所不敢言至於歲除軍民相聚大呼萬歲
尤可駭者

吳人方言

戒菴漫錄忍謂之熬足謂之設視謂之張看謂之望想謂
之紹羞謂之訕浮謂之吞壯移謂之扛扛謂之吼卧謂之
儻立謂之站趨謂之跑避謂之躲作揖謂之唱唱自誇曰
賣弄病曰即當器用曰家生又曰家火皆吳中語也

鵲突

王肯堂筆塵北音言鵲突即南音之糊塗而南人每兩用之

梵語

釋史彙編梵語與華言不同梵云禪那此云靜慮梵語俱
胝此云億數梵語曼陀羅此云悅意澤香梵語寶多羅此
云莊嚴梵語熱日此云孟夏梵語阿摩羅識此云無垢梵
語和伽羅那此云授記梵語伽陀此云誦誦梵語尼陀那
此云因緣梵語伊帝目多此云本事梵語阿波陀那此云
事物攷辨卷之五十一
譬喻梵語阿逸多此云彌勒

閩廣方言

通雅項言閩廣方言呼天為撐可黎地為哈札兒雨為忽
刺雪為撒刺城為可園墩為可刺馬為母林雷為刁即都
難婦人為哈吞殺為哈刺跪為抹骨何其怪也

菩薩蠻

可談樂府有菩薩蠻不知何物在廣中見呼番婦為菩薩
蠻乃識

事物攷辨卷之五十二

太倉周象明懸著氏輯

姪 裕南卓氏訂
男德宣常吉氏錄

方言

字音變於方言

源流至論古者字音之失由於四方言語之不同南方之
都音漸禮記汚其宮而猶焉宋人以來為離左傳宋人歌
棄甲復來注云南方以都為猶焉知曰知妻齊人謂都知得來曰登來齊人有焉
以居為姬懷弓何居以似為地西古傳西曹地在魯有焉
事物攷辨卷之五十二
吳人稱浦為步韓碑有之夷人以龜茲為丘慈或為屈沮
此變於四方言語之不同也

梵書

六書攷辨華梵論諸番文字不同而多本於梵書梵書左
旋其勢向石華書右旋其勢向左華以正錯成文梵以偏
纏成體華則一言該一字梵則一字或貫數音此華梵之
別也大約華以目傳故必詳於書梵以口傳如曲譜然但
識其大畧而已

國語

夷音無正字

明按歐陽公曰契丹阿保機李琪集中賜契丹詔乃為
事物攷辨卷之五十一
方言
二
常經堂

古詩

五

集經堂

南夷詩

提官與天合意提冒吏譯平端劉驥不從我來支旁

食推澤
樓遠
昌樂肉飛
蘇枉拒
屈中悉備
仍後離變夷貧薄
龍洞上無

所報嗣莫支願主長壽楊洛傳子孫昌熾莫穉角存遠夷慕德歌

詩曰蠻夷所處倭讓日入之部彼尼陵且文謀義向化隨族歸日

出主東維聖德深恩聖德與人富厚凌洗親苗冬多霜雪流綠和

夏多和雨非邪寒溫時遠疏離部人多有苗補涉危歷險

避危不遠萬里莫受去俗歸德附德心歸慈母仍路尊摸遠弗

懷德歌詩曰：荒服之外，荒服之外，土圻墉隄，土圻墉隄，隣隣食肉衣皮。明

邪不見鹽穀英揚史譯傳風傳閭微大漢安樂是夜漢拒携負歸

事物紀原卷之五十二

方言

三

帶經堂

仁優獨冒險陝雪折高山岐峻倫猥緣產石側扶路木

薄發家
息落
百宿到洛
理歷
父子同賜
捕獲
懷抱匹帛
王懷

匹馬告衆人傳室長願臣僕陵陽

阿

魏志東方夷名我為阿

元和

玉溪編事尚詔以十二月十六日謂之星回節命清平官賦詩詩曰自我居震旦謝衛類愛契元昶同一心子孫圖貽厥其國謂君曰元謂臣曰昶

詔

南志畧初蠻酋張氏名仁果當漢末居蒙舍川之南故曰南詔詔漢語國君也

明按九隆族種漸多其渠酋有六各號為詔夷語謂詔

曰王其一蒙舍詔今蒙化府其二浪施詔今浪寧縣其三鄧賧詔

今鄧州其四施浪詔今蒙和縣其五摩些詔今麗江府其六蒙萬詔

今建昌

雙人語

南志畧雙人言着衣曰衣衣飲曰咽美茹熊採曰析薪帛

事物攷辨卷之五十二

方言

四

帶經堂

曰幕酒曰尊鞍曰憚泥墻曰塼垣稱國主曰嫫信太子曰

坦作諸王曰信置相曰布奕文字之職曰清平官巫曰大

溪婆正妻曰耐德

明按雙人在漢為健為郡風俗與南詔畧同為僧者曰

提奢謂虎曰金波羅出歷代史

金元稱官長

于慎行穀城筆塵金之官長皆稱勃極烈元稱達魯花亦

曰赤收岳郡縣皆然元時丞相謂之大必闡亦音類蓋以

筆寫記主文字之稱也

明按金國本名朱里真番女舌音訛為女真古肅慎氏之遺種其俗謂好為刺臧謂不好為刺謂酒為勃蘇謂相殺為蒙山不屈花不刺官之尊者以九曜二十八宿為職號皆曰勃極烈蓋統兵官也

宇文

北史宇文周之祖曰普回因狩得玉璽三鈕文曰皇帝璽普回以為天授其俗謂天子曰宇文故國號宇文并以為氏

拓拔

事物攷辨卷之五十二

方言

五

帶經堂

北史帝紀序曰魏之先出自黃帝黃帝以土德王北俗謂

土為拓謂后為拔故以為氏

震旦

脉望梵語震旦猶言多思慮也謂中國人多思慮故以名

之

侯尼子

北史齊文宣帝高洋初孕時夜有赤光照室及產太后命

之曰侯尼子侯尼子鮮卑之有相子也

提烈

燕北雜記契丹呼種田曰提烈

鼻

燕北雜記北界漢兒多為契丹凌辱罵作鼻鼻奴婢也

朝定

臆乘契丹主問唐莊宗為亂兵所害哭曰我朝定朝定華言朋友也

真蠟方言

真蠟風土記為儒者呼為班詰為僧者呼為芋姑為道者呼為八思國中語言以一為拇二為別三為單四為般五事物攷辨卷之五十二

方言

六

帶經堂

為字藍六為字藍拇七為字藍別八為字藍單九為字藍般十為達呼父為巴駝叔伯亦然母為米姑滅嬌母以至隣人之年尊者亦呼為米呼兄姊為邦呼弟妹為補溫

明按真蠟呼官為巴丁或曰暗丁又呼馬為卜賽雞為蠻猪為直盧牛為個

場

升菴外集漢書西南夷傳西南夷人自稱曰場徒方言已濮之人自呼為阿陽陽之為言我也

按出虎

金聖子金史太祖收國元年即位乃曰遼以寶鉄為號寶鉄雖堅然亦變壞惟金不變不壞金之色白完顏部色尚白於是國號大金地里志又云金襲遼制建五京為十九路上京路即海右之地金習土也國言金曰按出虎以按出虎之水源於此故名金源建國之號蓋取諸此是金國建號並有此二義也

撐犁孤塗

野客叢書王楙引綱素雜記云歐陽永叔代王狀元謝啓云陸機閱史尚靡識于撐犁故車屬文徒率成于散骸陸事物攷辨卷之五十二

方言

七

帶經堂

機不識撐犁不知出自何書及見玄晏春秋曰予讀匈奴傳不識撐犁孤塗之事有胡奴執燭而問之奴曰撐犁孤塗天子也于是曠然發悟然則不識撐犁者乃皇甫謐非陸機也

明按北邊脩對云頭曼之時已稱單于後又稱撐犁孤塗史著其義曰單于音廣大之兒也撐犁者天也孤塗者子也又按趙叔向背繫錄屈曲曰牝獸古微音微單于姓學疑氏其國稱之曰撐犁孤塗單于

天為初連

胡三省通鑑辨誤宣帝太建八年齊主獵于初連池史紹
曰初連山之池也在匈奴中余謂此初連池汾陽之天池
也即後所謂獵于天池者也史互言之耳北人謂天為初
連故天池亦有初連之名猶匈奴呼天山為初連山也
明按匈奴歌曰失我初連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初連山
即天山一名雪山以其冬夏有雪故又曰白山一山而
四名和音時

連干

山堂肆考回鶻稱大臣曰連干
事物紀原卷之五

方言

八

帶經堂

羊訛

方言梵語瓶曰軍持蒙古氏曰羊訛

十二生肖

陸深春風堂隨筆方言以十二生肖配十二辰為人命所
屬莫知所起周宇文護母留齊貽書護曰昔在武川鎮生
汝兄弟大者屬鼠次者屬虎汝身屬蛇則當時已有此語
矣

鮮卑

日知錄魏書劉虎傳北人謂胡父為鮮卑母為鐵弗

啄評

許氏說文新羅國呼縣邑曰啄評

茆茆

通鑑辨誤元嘉二十七年茆茆亦遣使輸誠款史紹曰茆
茆國名余按茆茆即蠕蠕然魏呼柔然為蠕蠕南人語轉
為茆茆沈約宋書李延南史皆以蠕蠕為茆茆從南人
語音也

可老羊

隋書流求國人呼其王曰可老羊妻曰多拔茶

方言

九

帶經堂

事物紀原卷之五十二

教那

象胥錄琉球國稱王曰教那妃曰札喇隋曰流求元史作琉球

吐番

象胥錄樊尼以充髮為國號訛曰吐番其俗謂強雄曰贊
丈夫曰普同號君長曰贊普

刁約詩

夢溪筆談刁約使契丹戲為四句詩曰押燕移離畢看房
賀拔支錢行三匹裂蜜賜十幾狸胥紀實也移離畢官名
賀拔支如執衣防閑匹裂小木罌以色綾木為之如黃漆

貌狸如鼠而大穴居食果穀北人以為珍膳

哈喇方言

永昌府志哈喇飲酒曰克不賴飲茶曰樂拍食飯曰送食
由曰卷到呼夫曰僕呼妻曰媚呼子曰阿貫呼父曰阿良
呼母曰阿母

九隆

永昌府志哀牢後漢時通焉本為安樂夷其先有婦人名

沙壹居哀牢山下捕魚水中觸沉木若有感因妊娠十子

後沉木化為龍語曰若為我生子眾子驚走惟季子不能

事物政辨卷之五十二

方言

十

帶經堂

去背龍而坐龍因舐其背其母為語謂背為九謂坐為隆

遂名曰九隆是為六詔之始

即火提陀

歷代小史孫人古稱天竺無版籍部勒每村推其長有智

者役屬之號曰即火父死子繼餘稱提陀提陀者猶華言

百姓也

苗人方言

歷代小史苗人古三苗之裔也言語侏儻甚者重譯乃解
與與曹耦善厚者曰同年同年之好喻於親串與漢人善

者亦曰同年稱其酋長曰茫稱人曰歹自稱曰歹猶晉之
言咱吳之言僕也

八思巴

元史帝師八思巴土番薩斯伽人七歲誦經數十萬言因
名曰八思巴亦作八思巴者華言聖童也

達魯花赤

歸正集元政府州為路政刺史為總管謂之達魯花赤木

子云達魯花赤猶華言衙包上
壓口捺子也即總管之意

可汗為罕

事物政辨卷之五十二

方言

十

帶經堂

釋史彙編胡人稱中朝皇帝為罕蓋胡人聲重而疾古云

可汗聲近罕耳

火音

歸雲集元人稱官為火者稱貴族為賽典有以火者為名

如札八兒火者是也有以賽典為姓如賽典亦騰思丁是

也

地名

歸雲集容齋續筆云郡邑之名有與本字大不同者顏師
古以為土俗各有別稱是也如漢書地理志馮翊之標陽

為藥陽蓮句為輦酌太原之慮虎為盧夷上黨之沾為添
河內之隆慮為林盧陽陰為湯陰潁川之不羹為不即南
陽之類為擲堵陽為者陽沛之鄭為嵯清河之仰為輸汝
南之平與為平預濟陰之宛句為宛劬江夏之沙羨為沙
夷九江之索臯為拓姑廬江之雩婁為吁閭山陽之方輿
為房預琅邪之不其為不基東海之承為證長沙之承陽
為烝陽臨陽之取慮為秋廬張掖之番禾為盤和遼西之
且廬為疽廬令支為鈴祗遼東之番汗為盤寒樂浪之粘
蟬為粘提南海之番渴為潘陽蒼梧之荔浦為肆浦豫章
事物類聚卷之五十二 方言 主 帶經堂

夷號

歸雲集夷號音讀不同冒頓音墨特或讀墨吐頭曼讀歛
瞞月氏讀月支閼氏讀焉支焉耆讀烟支休屠讀朽諸或
讀朽除屠耆讀除祈或讀諸祈屠各讀除各渾邪讀魂爺
車師讀姑師谷蠡讀鹿離昧祭讀沫捺龜茲讀丘茲或讀
鳩慈且蘭讀沮蘭且鞮讀沮提余吾讀糾吾或讀徐吾允
吾讀鉛牙可汗讀柱寒可達讀極車鞮汗讀提寒蘭汗讀

蘭寒呼衍讀呼延鐵弗讀鐵伐浩靈讀合門或讀閭門或
讀詰門鈎呼讀劬珽煎鞬讀郁軒葳路讀葳爾先零讀先
憐滇零讀滇憐令狐讀雲狐堅昆讀結骨拘彌讀烏彌拘
一作朽一作拘並讀烏救勒讀鉄勒朱提讀殊提或讀主
池悅般讀悅鉢契丹讀乞丹契必讀喫弊契骨讀喫汨僕
固讀僕骨都播讀都沒烏九讀烏桓侯斤讀奇斤万侯讀
木其渴侯讀渴具烏朱讀烏支噉噉讀怛怛沙叱讀娑叱
烏茶讀了撻前刺讀側粹移刺讀賢粹賀若讀賀惹若干
讀惹若干久讀惹久吐難讀突難 列讀跋栗折屈讀擬
事物類聚卷之五十二 方言 主 帶經堂

夷人姓名

歸雲集夷人姓名音讀不同溫偶駱讀溫偶塗呼韓邪讀
火韓耶唾契汗讀托契寒沙漫汗讀沙漠寒什翼捷讀沙
亦度可足渾讀極足魂可朱渾讀極殊魂吐谷渾讀突谷
魂拔野古讀拔曳固拔汗那讀跋寒那吐火羅讀突呼羅
朱俱波讀殊除槃或讀朱駒半俟利必讀其利迭破六漢
讀破六韓紇吃斯讀點晏斯郁久閭讀木骨閭

金人名

歸雲集金史太祖姓完顏氏名阿古打一作阿骨打完顏

木虎高琪木虎奇華言姓董也

者華言姓王也完顏烏野一作烏也烏野者華言第九也

完顏習室一作習失習室者華言常川也完顏幹吸一作

兀术一作幹出一作晃幹出兀术者華言頭也完顏按答

海一作阿魯按答海者華言客也完顏粘罕一作粘沒

喝粘罕者華言心也完顏幹論一作幹倫幹論者華言生

鐵也完顏迪古乃迪古乃者華言來也完顏阿隣阿隣者

華言山也完顏阿懶阿懶者華言坡陀也完顏銀术可一

作銀出可銀术可者華言珠也完顏訛出訛出者華言寬

事物攷辨卷之五十二

方言

古

帝經堂

事物攷辨卷之五十二

方言

左

帝經堂

容也完顏閻母閻母者華言釜也完顏謀良虎謀良虎者
華言無賴不美之稱也

金人姓

歸雲集金史僕散阿海僕散者華言姓林也字术魯阿海

一名定方字术魯者華言姓魯也烏古論胡刺一作胡魯

刺烏古論者華言姓商也石抹老幹石抹者華言姓蕭也

徒单習頭一名克寧徒单者華言姓杜也烏林答阿里刺

烏林答華言姓蔡也尼龐古外留尼龐古者華言姓魚也

蒲察蒲魯渾蒲察者華言姓李也蒲魯渾者華言布囊也

事物攷辨卷之五十三

太倉周象明懸著氏輯

姪 裕南卓氏訂

男 德宣常吉氏錄

語林

唐謠

列子充治天下五十年遊於康衢聞兒童謠曰立我烝民
莫匪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帝力何有於我哉

殷謠

論語比讖帝威但已王馬走陳子昂詩昔日殷王于
王馬遂朝周蓋謂此也

事物攷辨卷之五十三

語林

一

帝經堂

周謠

穆天子傳天子遊於黃澤使宮樂謠曰黃之陀其馬飲沙
皇人威儀 之澤其馬飲王皇人壽穀

國語周宣王時有童謠曰蔡駘箕服實以周國

晉謠

史記晉惠公時童謠曰恭太子更葬今後十四年晉亦不
昌昌乃在其兄惠公十四年而死其
兄重耳遂霸諸侯

魯謠

左傳文成之世童謠曰鸛之鸛之公出辱之鸛鸛之羽公

在外野往饋之馬鸛鸛踈踈公在乾侯徵塞與襦鸛鸛之

巢遠哉搖搖稠父喪勞昭公名稠欲去宋父以驕定公鸛
季氏不遂而出

鸛鸛鸛往歌來哭昭公生時出奔至昭公時有鸛鸛來巢
死乃以喪歸也

公攻季氏敗出奔齊居外野次乾侯八年死於外歸葬魯

齊謠

家語齊有一足之鳥飛集於公朝舒翅而跳齊侯怪之使
使聘魯問孔子孔子曰此鳥名商羊水祥也昔童兒屈脚
振肩而跳且謠曰天將大雨商羊起舞今齊有之其應至
矣

事物攷辨卷之五十三

語林

二

帝經堂

國策田單攻狄三月不克齊嬰兒謠曰大冠若箕修劍拄
頤攻狄不能下墨枯丘說苑作攻狄不能下
墨於枯立疑枯字誤田單乃懼
春秋實乾國齊人謠移河為界在齊呂填闕八流以自廣
書九河注疏引之言
塞八流并歸於徒駭

楚謠

家語楚昭王渡江江中有物大如斗圓而赤直觸王舟舟
人取之王怪之使使問於孔子子曰此萍實也惟霸者為
能獲焉王食之大美子諸問曰夫子何以知之曰吾昔之
鄭過乎陳之野聞童謠曰楚王渡江得萍實大如斗赤如

日割而食之甜如蜜此楚王之應也吾是以知之

秦謠

楊泉物理論秦始皇時民謠云生男慎勿舉生女哺用脯
不見長城下尸骸相支柱

任昉述異記始皇二十六年謠云阿房阿房亡始皇

前漢謠

真誥漢初有四五小兒路上盡地戲一兒歌曰著青裙入
天門揖金母拜木公張子房往非之曰此東王公之玉童
也所謂金母者西王母也木公者東王公也

事物攷辨卷之五十五

諸林

三

帶經堂

漢書灌夫任俠為權利橫穎川穎川兒歌之曰穎水清灌
氏寧穎水濁灌氏族

漢書元帝時童謠曰井水溢滅竈烟灌王堂流金門至成
帝建始二年三月戊子北宮中井泉溢出未幾王莽篡位
漢書成帝童謠曰燕燕尾涎涎張公子時相見木門倉琅
根燕飛來啄皇孫皇孫死燕啄矢其後帝為微服出遊常
與富平侯張放俱稱富平侯家人過河陽主作樂見趙飛
燕而幸之故曰燕燕尾涎涎張公子富平侯也木門倉琅
琅根謂宮門銅鐃讀與環同言將尊貴也後立為后弟為昭儀

賊害後宮皇子卒皆伏辜所謂燕飛來啄皇孫皇孫死燕
啄矢者也

劉謙之晉紀王莽誅童謠云昔年食麥屑今年食萱萱萱
豆不可食使我枯喉喉

東漢謠

後漢書世祖建武六年蜀童謠曰黃牛白腹五銖當復是
時公孫述僭號於蜀時人竊言王莽稱黃述欲繼之故稱
白五銖漢家貨明當復也述遂誅滅

後漢書王莽末天水童謠曰出吳門吳郭望緹華山見一

事物攷辨卷之五十五

諸林

四

帶經堂

塞人既病蓋言欲上天今天可上地上安得民

後漢書桓帝京都童謠曰城上烏尾畢通喻人主多公為

吏子為徒四夷叛逆使其父為軍吏一徒死百乘車前一

死矣後又遣車班班入河間言桓帝崩入河河間蛇女工

教錢以錢為室金為堂聖帝母永樂太后石上慊慊春黃

梁慊慊常若不足令人梁下有懸鼓我欲擊之丞卿怒我

欲擊鼓以見上而貴

後漢書桓帝末京都童謠曰茅田一項中有井言聚賢泉

法度四方纖纖不可整嚼復嚼飲酒相今年尚可後年饒

吳志孫皓天紀中童謠曰阿童復阿童銜刀浮渡江不畏岸上虎但畏水中龍晉武帝聞之加王濬龍驤將軍及征吳濬先定秣陵阿童濬小字也

晉謠

晉書太原中天下為晉世寧之舞手接杯舉反覆之歌曰晉世寧舞杯舉晉世之士衛安於酒食間而智不及遠晉書永熙中童謠曰二月初末三月初荆筆楊板行詔書官

中人馬幾作楊駿專權王用事故云荆筆楊板也

晉書惠帝時洛陽童謠鄴中女子莫千奴前至二月抱胡事物攷辨卷之五十五

語林

五

帶經堂

腰明年石勒劉曜反

晉書惠帝太安中童謠曰五馬浮渡江一馬化為龍後中原大亂宗藩多絕惟琅邪汝南西陽南頓彭城同至江表而元帝遂嗣晉矣

晉書愍帝初童謠曰天子何在豆田中至建興四年帝降

劉曜於城東豆田壁中

晉書哀帝隆和初童兒歌曰升平不滿斗穆帝崩不滿十年隆和

那得父桓公入石頭陛下徒跣走帝聞而惡之復改年曰

興寧民復歌曰雖復改興寧亦復無聊生哀帝尋崩

今年但禁錮鏡者陳寶皆被誅也

後漢書靈帝末童謠曰侯非侯王非王千乘萬騎上北却

按中平六年史侯登躡至尊獻帝未有爵號為中常侍璆珪等所執公卿百官皆隨其後到河上乃得還所謂非侯

非王上北却也

後漢書獻帝踐祚京師童謠曰千里草字何青青十日卜

字不得生

後漢書陳留童謠父母何在在我廷化我鴟梟哺

生頌

仇覽也

事物攷辨卷之五十三

語林

六

帶經堂

三國謠

魏志黃初謠青槐夾道多塵埃龍樓鳳閣望崔嵬清風細雨雜香來土上出金火照臺魏文帝為銅表志里數是土上出金又為美人薛靈芸集其下是火照臺也魏以土德王土上出金為滅晉興之兆晉以金德王故也

吳志孫休永安二年將守質子群聚嬉戲有異小子忽來

言曰三公鋤司馬如又曰我非人樊惑星也言畢上升仰

視若曳一匹有頃于寶曰後四年而蜀亡六年而魏廢

二十一年而吳平於是九服歸晉三公鋤司馬如之謂也

晉書桓玄既篡童謠曰草生及馬腹烏啄桓玄目及玄敗走至江陵五月中誅如其期焉

吳均續齊諧記桓玄篡位後朱雀門中忽見二小兒通身如墨相和作龍歌芒龍苗繩縛腹車無軸倚孤木二句是桓字小兒從而和之者數十人既夕二小兒入建康縣至閣下遂成瓊漆鼓槌明年玄敗荊州送其首用敗龍苗包之以芒繩縛其屍沈諸江中

符秦謠

秦載記初符生夢大魚食蒲長安謠曰東海大魚化為龍事物攷辨卷之五十三 語林 七 帶經堂男便為王女為公問在何所洛城東東海符堅封也時為龍驤將軍第在洛門之東

秦載 符堅滅燕慕容冲妙年十四有殊色堅紉之冲年廿二亦有龍陽之姿堅又幸之晨安歌曰一雌復一雄復飛入紫宮王猛切諫乃出冲長安又謠曰鳳凰鳳凰止阿房鳳凰冲小字也後終為堅賊入止阿房城

劉宋謠

南史宋元徽中童謠襄陽白銅鞮即殺荆山兒後沈攸之反雍州刺史張敬兒襲江陵殺沈攸之子元琰等

梁謠

梁書武帝在雍鎮童謠云襄陽白銅蹄反縛揚州兒白銅蹄謂馬蹄白金色也及義師之興實以鐵騎揚州之人皆面縛如謠云

梁史童謠云王氣在三餘武帝聞之乃于餘干餘姚餘杭為厭勝後湖州餘干山餘甌溪餘魚浦陳武帝興焉南史梁普通中童謠云青絲白馬壽陽朱後侯景果乘白馬兵皆青衣

南史江陵謠言苦竹町市南有好井荊州軍殺侯景景既事物攷辨卷之五十三 語林 八 帶經堂敗傳首江陵元帝付李季長宅宅東即苦竹町也既加鼎鑊即用市南井水焉

陳謠

南史齊後主造齊雲觀國人歌之曰齊雲觀冠來無際畔功未畢為隋師所虜

高齊謠

北史齊武定中童謠云百尺高竿摧折水底燃燈澄滅高齊姓也澄文襄名五年神武崩摧折之應七年文襄為盜所害滅澄之徵也

北史齊文宣時謠云馬子入石室三千六百日帝以午年生故曰馬子三臺石季龍舊居故曰石室三千六百日十年也文宣在位十年果如謠言

北史武平末童謠曰黃花勢欲落清樽但滿酌時穉后母子淫僻干預朝政時人患之穉后小字黃花尋逢齊亡欲落之徵也

周謠

北史宇文周初童謠曰白楊樹頭金鷄鳴止有阿舅無外

甥靜帝隋氏之甥既遜位而崩諸舅強盛

事物攷辨卷之五十三

語林

九

帶經堂

隋謠

隋書豆盧勣為渭川刺史烏鼠山絕壁千尋由來乏水勣馬足所飛泉湧出有白鳥翔止廳前乳子而後去民乃謠曰我有丹陽山出玉漿濟我人夷神鳥來翔

唐謠

新唐書五行志竇建德未敗時童謠云豆入牛口勢不得久且者竇也建德敗於牛口渚為白士讓所擒事文類聚永徽後民歌斌媚娘永徽末歌桑條韋遂為武韋女禍之應

唐書安樂宮主于洛州造安樂寺童謠曰可憐安樂寺了了樹頭青後誅逆韋并殺安樂斬首懸於竿上

朝野僉載咸亨以後謠曰莫浪語阿婆喚三叔聞時笑殺人阿婆則天也三叔中宗為第三也

唐書天寶中童謠曰燕燕飛上天天上女兒鋪白氍毹上有千錢天寶十四載安祿山以范陽明年僭號燕

唐書元和初童謠打麥麥打三三三舞了也舊唐書元和

十年六月三日武元衡為盜所害之應本傳曰打麥謂打

麥時也謂暗中突擊也三三三六月三日也既曰舞了也

事物攷辨卷之五十三

語林

十

帶經堂

謂元衡之卒也

唐書憲宗時童謠緋衣裴小兒坦其腹度天上有口吳被

驅逐此即裴度擒吳元濟之兆

江南野錄天祐中江南童謠東海鯉魚飛上天徐知誥冒

姓李氏東海徐氏之望鯉其冒也

宋初謠語

曾子固隆平集晉天福中民間語必以趙字為助如飲曰趙飲食曰趙食之類宋興錢俶獨先恭順蓋悟此也

宋謠

宋史皇祐三年正月戊午秋青敗僕智高於歸仁宋初謠言農家種糴家收至是智高果為狄所破

宋史真宗時童謠欲得天下寧須按眼中丁欲得天下好無如召寇老丁丁謂寇冠準也

西湖志紹興中鼎澧謠若欲除我除是飛來是時鼎澧間

大寇夏誠劉衡楊公據洞庭湖自云云後為岳飛所擒

西湖志宋末臨安有謠云江南若破白鴈來過蓋伯顏之

識也劉靜修白鴈行北風吹起易水寒北風再起吹江干

北風三吹白鴈來寒風直薄朱崖山乾坤意氣三百年一

事物攷辨卷之五十三

語林

土

帝經堂

風掃地無留殘萬里江湖想滿酒停看春水鴈還來蓋寓

言也

正統童謠

釋史景編正統末京師旱小兒為土龍禱雨而歌之曰雨帝雨帝城隍土城雨若再來還我土地與帝者與弟也城隍者郡皇也再來還土地者復辟也

明按謠有二一曰童謠一曰風謠童謠者非童子自言有物憑之以言以偶然之語為必至之符若繫弧箕服之類是也風謠者即周禮太師所陳謠謠所誦民俗之

貞淫政事之得失胥寓焉若移河為界之類是也古詩類苑以謠附識部之後不知謠自為謠識自為識比而

同之則舛矣

古識

識語孔子作春秋制孝經乃齋戒向北辰而告備于天有赤虹自上下化為黃玉長三尺上有刻文孔子跪受而讀之曰寶文出劉季握印金刀在軫北字禾子天下服

秦識

史記燕人盧生使入海還以鬼神事因奏錄圖書曰亡秦

事物攷辨卷之五十三

語林

土

帝經堂

者胡也始皇乃使將軍蒙恬發三十萬人北擊胡略取河

南地

史記秦始皇三十六年秋使者從閩東夜過華陰平舒道

有人持璧遮使者曰今年祖龍死蘇林曰祖始也龍使有君象謂始皇也

問其故因忽不見置其璧去使者奉璧具以聞始皇嘿然

良久曰山鬼國不過知一歲事也退言曰祖龍者人之先

也使御府視璧乃二十八年巡行渡江所沈璧也

前漢識

符瑞志漢高帝母昭靈夫人游於洛池有玉雞赤珠刻

曰玉英吞此者王昭靈取而吞之生季是為高帝

昭帝元鳳二年正月太山萊蕪縣南民夜聞訕訕有數千人聲晨往視之見大石自立高丈五尺大三十八圍入地八尺三石為足立後白鳥數千集其旁又上林苑中柳樹斷而卧地一朝自起生枝葉蟲齧其葉成文曰公孫病已立宣帝名病已

宋志王莽惡漢而錢文有金刀乃改鑄泉貨以易之既而光武起於舂陵之白水鄉泉貨之文為白水真人

後漢識

事物攷辨卷之五十三

語林

主

帶經堂

後漢書光武先在長安時同舍生隴華自閬中奉赤伏符曰劉秀發兵捕不道四夷雲集龍圖野四七之際火為主自高祖至光武共二百八十年即四七之際也漢以火德王故火為主也群臣奏曰萬里合信不議同情周之白魚曷足比焉

十道記蜀中彭亡山後漢時將軍岑彭攻公孫述於此山戰死故號曰彭亡山彭營彭亡山惡之是夕為述所刺則此山豫有彭亡之識非以戰歿得名拾遺記王漙安帝時人先時家貧穿井得鐵印銘曰傭力得富錢至億度一土三田軍門主簿後以一億錢輸官得中壘

校尉一土三田壘字也

魏識

春秋王版識代赤者魏公子

魏志魏之初興也張掖刪丹縣金山柳谷有石生焉文曰上上三天王述大金討大曹金但取之金立中大金馬一匹中正大吉關壽此馬甲寅述水凡三十五字魏明帝惡其文有討曹繫去之塞以蒼石宿昔而白石滿焉

晉識

晉書桓玄出鎮南州立齋名曰蟠龍後劉毅居之蟠龍毅小字也

事物攷辨卷之五十三

語林

主

帶經堂

符秦識

十六國春秋新平郡獻玉器王彤從劉漢學因記漢謂彤曰雖聞記云此里應出帝王寶器其名初符堅即偽位新平王彤陳圖說識曰古月之末亂中州洪水大起徙西流惟有雄子定八州此即三祖陛下之聖諱也又曰當有州付臣土滅東燕破白虜鮮卑為白虜氏在中華在表後果驗晉書慕容儁以永和八年僭即位初石季龍使人探策于華山得玉版文歲在申酉不絕如綫歲在壬子真人乃見至是燕人咸以為偽之應云

石趙識

晉書石季龍大享羣臣於太武殿前佛圖澄吟曰殿乎殿乎棘子成林將壞人衣季龍令發殿石下視之有棘生焉將聞小字棘奴卒滅石

劉宋識

宋書瑞符志劉向識上五蓋寄致太平州付合成集群英前句則宋祖寄奴後句則太祖義符也

南齊識

老子河洛識蕭為二士天下大樂二士主也

事物攷辨卷之五十三

語林

五

帝經堂

金雄記鑠金作刀在龍里占睡上人相須起又云當復有作肅入草蕭字也易曰聖人作之

齊書文惠太子在東宮作兩頭織織詩磊磊落落玉山崩自此長王宰相繼裴祖二宮晏駕

齊書文惠太子作七言詩後句撤云愁和歸後果有和帝禪位

梁識

隋書五行志梁武陵王紀僭位建元曰天正永豐侯蕭瑄曰王不克矣昔桓玄年號大亨識者以為二月了而玄之

敗實在仲春今日天正正之為文一止其能久乎果一年而敗

隋識

海山記煬帝作鳳船歌云三月三日到江頭正見鯉魚波上游意欲持釣往捺取恐是蛟龍還復休皆唐興之詩識隋書煬帝年號大業識者惡之曰于字離合為大苦尋而天下畏亂率土遭塗炭之苦焉

羣談採餘隋大業九年煬帝將再幸江都有迷樓宮人抗聲夜歌云河陽楊柳謝河北李花榮楊花飛去落何處李

語林

七

帝經堂

花結果自然成帝問宮女曰孰使汝歌對曰有弟在民間因得此歌道途兒童多唱之帝嘿然久之曰天啓之也

元魏識

宋書魏道武開頗曉天文先是有神巫誡曰當有暴禍惟誅清河殺萬人乃可以免開乃殺清河一郡常手自殺人欲其滿萬夜易寢處人莫能知惟愛妾名萬人知其處萬人與清河王私通慮事覺令萬人為內應夜伺開獨處殺之

高齊識

北齊書顯祖高洋時詔言上黨出聖人洋聞之將徙一郡
郡人張思進上言殿下生于南宮坊名上黨即是上黨出
聖人洋說而止先是童謠曰一束藁兩頭然河邊殺癩飛
上天藁去兩頭為高河邊殺癩水邊羊也

唐識

唐書高祖武德初製開通錢十文重一兩為開通元寶亦
曰開元通寶然則開元之識已見於武德年

嘉話錄梁志公詞曰兩角女子綠衣裳却背太行邀君王
一止之月必消亡兩角女子安字也綠者祿也一止正月
事物攷辨卷之五十三

語林

宋

帶經堂

也安祿山果以正月敗亡

國史補馬燧討李懷光自太原引兵至鼎下營問其地名
乃埋懷村喜曰擒賊必矣

俞文豹清夜錄黃巢舉進士下第咏菊花詩曰待到秋來
九月八我花開後百花發衛天香陣遠長安滿城盡帶黃
金甲後聚眾為盜號衛天大將軍卒陷長安此詩識也
柳氏家訓序汾州有易生非卜筮而前知柳公綽嘗問之
易曰僕射只怕入井後果於并州遇疾

五代識

會稽錄初重昌未敗時狂人於越中旗亭客舍題詩曰日
日草重生悠悠傍素城諸侯逐白兔夏滿鏡湖平草重董
字日日昌字素城越城隋越國公楊素所築也錢鏐中生
猴也昌卯生兔也夏滿六月也鏡湖月中也

識語廣南劉襲初開國營構宮室得石識有古篆十六其
文曰人人有一山山值牛免絲吞骨蓋海承劉解者曰人
人有一大人也山山出也值牛者契以丑年建國號漢也
免絲者最襲位歲在卯也吞骨者滅諸弟也越人以天水
為趙為蓋海指宋國姓也承劉者言宋受劉氏降也
事物攷辨卷之五十三

語林

宋

帶經堂

宋識

宋五行志周廣順初江南伏龜山地得石函長二尺廣八
寸中有鉄銘乃志寶所作銘曰莫問江南事江南自有馮
乘雞登寶位跨犬出金陵子建司南位安仁秉夜燈東隣
家道缺隨虎過明徵及李煜歸朝好事者云煜丁酉年襲
位乘雞也開寶八年甲戌國城跨犬也王師圍城曹彬營
其南子建也滿美營其北安仁也太平興國三年錢俶舉
國入觀東隣家道缺也隨虎過戊寅年也
王闢之澠水燕談王元規慶曆末赴選夕夢一人衣冠高

古因訪以當受何地官期早晚書八字與之曰時生一陽
體合三水及注官乃河南府清河主簿凡三字從水到官
日正冬至

老學菴筆記方李順之亂蜀有術士拆順名曰一百八日
有西川耳如期而敗吳曦之亂術士拆曦字三十八日我
乃被戈亦如期而誅

宋識

宋史宣和初京師有繇蓬蓬歌每扣鼓和繇蓬蓬歌之音
以為節而舞人皆喜聞其聲而效之歌曰繇蓬蓬外頭花
事物攷辨卷之五十三

諸林

元

帶經堂

花裏頭空但有明年正二月滿城不見主人翁次年高宗
西幸次年二聖北狩又有伎者以數丈長竿繫椅於杪伎
者坐椅少頃下投於小棘坑中無偏陂之失未投時念詩
曰百尺竿頭望九州前人田土後人收後人收得休歡喜
更有收人在後頭皆豫兆也

宋史徽宗召天下道術之士海陵徐神翁好寫字與人多
驗蔡京得東二字後京貶死潭州城南五里外東明寺
西湖志舊傳識記有云天目山垂兩乳長龍飛鳳舞到錢
塘海門一點翼風起五百年間出帝王或云晉郭璞作錢

氏有國時不欲其語聞之中國更其末句云異姓王蘇東
坡作表忠觀碑曰天目之山蒼水出焉龍飛鳳舞萃於臨
安蓋全用識語也

元識

元史張士誠被姑蘇時委弟士信為丞相士信專用黃敬
夫蔡彥文葉得新吳中因作十七字詩云丞相做事業專
用黃蔡葉一朝西風起乾癟至吳元年九月初八日癸
未西風徐達攻破姑蘇從西門進兵擒士誠等始知為識
明稷圖識之書涉於語怪聖人所弗道也故桓譚尹敏
事物攷辨卷之五十三

諸林

手

帶經堂

皆痛關之然精於數者雖數千百年之後凡吉凶消長
治亂興亡若燭照龜卜毫髮不爽摠之凡事皆由前定
大物非可暗奸俾亂臣賊子觀之亦足陰折其不逞之
志未始非救世之一助也小道可觀茲其一矣

事物攷辨卷之五十四

太倉周象明懸著氏輯

姪 裕南卓氏訂
男 德宣常吉氏錄

語林

六韜

諺曰天下攘攘皆為利往天下熙熙皆為利來

家語

諺曰相馬以與相士以居

詩疏

事物攷辨卷之五十四

語林

一

帝經堂

洛諺云洛鯉伊鰈貴於牛羊

里語云蜻蛉鳴衣裘成蜻蛉一名桑根趣織鳴懶婦驚

周語

國語靈王二十二年穀洛關將毀王宮太子晉諫曰不可
人有言曰無過亂人之門又曰佐饔者嘗焉佐鬻者傷焉

諺曰衆心成城衆口鑠金

諺曰從善如登從惡如崩

諺曰獸惡其網民惡其上

吳語

諺曰狐埋之而狐搢之是以無成功

越王至於玄月召范蠡而問曰諺有之曰鮑飯不及壹珍

左傳

隱十一年周諺有之曰山有木工則度之實有禮主則擇

之

文十七年古人有言曰畏首畏尾身其餘幾又曰鹿死不

擇音陰

宣十五年古人有言曰雖鞭之長不及馬腹

昭三年諺曰非宅是卜惟隣是卜

事物攷辨卷之五十四

語林

二

帝經堂

昭七年人有言曰雖有挈餅之知守不假器

昭七年宣子辭子產曰古人有言曰其父析薪其子弗克

負荷

昭二十四年人亦有言曰獲不恤其緯而憂宗周之殞為
將及焉

戰國策

楚策莊辛對襄王曰見兔而顧犬未為晚也亡羊而補牢

未為遲也

楚策荀子為書謝春申君曰傷人憐王傷雖惡疾猶愈於
劫弑故反憐王

趙策以書為御者不盡馬之情以古御今者不達事之變
齊策蘇秦說齊湣王曰語曰騏驥之衷也驚馬先之孟賁
之倦也女子勝之

齊策鄒語豈不曰借車者馳之借衣者被之言弗愛也

韓策蘇秦為趙合從說韓曰臣聞鄒語寧為雞口毋為牛
後

明按顏氏家訓曰按延篤戰國策音義曰尸難中主從

牛子也然則口當為尸後當為從俗為誤耳

韓策語曰怒于室者色于市

事物攷辨卷之五十四

語林

三

帶經堂

燕策諺曰厚者不毀人以自益也仁者不危人以要名也

莊子

刺意篇野語有之眾人重利廉士重名賢士尚志聖人貴

精

墨子

諺曰甘瓜苦蒂物無全美

列子

古語生相憐死相捐

古語人不婚宦情欲失半人不衣食君臣道息

荀子

大略篇流丸止於甌臯流言止於智者甌臯皆器也方言陳魏鄭宋之間謂之甌臯如甌臯也

韓非子

古諺曰知淵中之魚者不祥

右手畫圓左手畫方不能兩成

削蓬無遺根無與禍隣禍乃不成

先聖有諺曰不躐於山而躐於垤

鄒諺曰長袖善舞多財善賈

事物攷辨卷之五十四

語林

四

帶經堂

奔頃車之上無仲尼覆車之下無伯夷

鬼谷子

古語女愛不敵席男憎不盡輪

鵲冠子

中流失船一壺千金

魯仲連子

心誠憐白髮玄情不怡艷色姪

史記

鄒人有言曰何知仁義已以獨身其利者為有德

人貌榮名豈有既乎以類狀為貌則有衰落惟以榮名為表飾則難無窮也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王夫人傳蓮生麻中不扶自直白沙在泥與之皆黑

鄒陽引古語曰白頭如新傾蓋如故

司馬相如諫獵引古語曰千金之子坐不垂堂

張儀說魏王曰臣聞積羽沈舟群輕折軸衆口鑠金積毀

銷骨

蔡澤傳鑒於水者見面之容鑒於人者知吉與凶

韓安國諫梁孝王引古語雖有親父安知不為虎雖有親

事物致辨卷之五十四

語林

五

帝經堂

先安知其不為狼

韓安國與王恢論伐匈奴強弩之末矢不能穿魯縞衝風

之末力不能漂鴻毛

貨殖傳刺繡文不如倚市門

前漢書

董仲舒策古人有言曰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

韓嫣以金為彈九一日所失十餘長安語曰苦饑寒逐金

丸

藝文志有病不治平聲常得中醫

劉輔引里語腐木不可以為柱卑人不可以為主

王嘉引里諺千人所指無病而死

賈子

賈誼治安策不習為吏視已成事又曰前車覆後車誠

欲投鼠而忌器

韓詩外傳

古語昨日何生今日何成必念歸厚必念治生日慎一日

完如金城

說苑

事物致辨卷之五十四

語林

六

帝經堂

愚者暗成事知者見未萌民不可與慮始可與樂成

思無垢忍無辱

後漢書

鮑永傳幾事不容禍倚人壁

曹褒傳作舍道傍三年不成

黃瓊傳峴峴者易敗皦皦者易汚陽春之曲和者必寡盛

名之下其實難副

虞翻傳關東出相關西出將

曹大家女誠生男如狼猶恐其廷生女如鼠猶恐其虎

馮援誠子弟刻鵠不成反類鷺畫虎不成反類狗

桓譚新論

關東郵詔人間長安樂則出門而西向笑知肉味美則對

屠門而大嚼

四民月令 東漢崔寔撰

鵝浴風鵲浴雨

黃梅寒井底乾

春甲子雨乘船入市夏甲子雨赤地千里秋甲子雨禾頭

生耳冬甲子雨雪飛千里上火不落下火滴洒 音奪火

事物紀原卷之五十四 語林 七 帶經堂

日沒臘脂紅無雨也有風

雨到梅頭無水飲牛

黃梅雨未過冬青花未破冬青花已開黃梅雨不來

三國志

魏志王昶誠兄子書引語曰如不知足則失所欲

晉書

魯褒錢神論語曰錢無耳可使鬼

嵇康集知星宿衣不覆

參辰相見萬人相食

魏子

語曰己是彼非不與非爭彼是己非不與是爭

抱朴子 葛洪作

古人欲達勤誦經今世國官勉治生

無肥仙人無富道士

道鑑疏

足寒傷心民怨傷國

妍皮不裹癰骨

福至心靈禍來神昧

事物紀原卷之五十四 語林 帶經堂

能理亂絲始可讀詩

字三寫 主 魚成魯帝成虎

使口如鼻終身不失使口如耳終身不殆

述異記

古語雖有神藥不如少年雖有珠玉不如金錢

陸務觀老學菴筆記

三世仕宦方解着衣喫飯

方臘破錢塘時朔日太守客次有服金帶者數十人皆朱

勳家奴也時語曰金腰帶銀腰帶趙家世界朱家壤

王遠龜海錄

諺云月如仰瓦不求自下月如張弓少雨多風蓋月有九行月行八道青白赤黑各二道皆出入於黃道之中故曰九行道不中而過北則為陰道道不中而過南則為陽道行陽道則早行陰道則潦月借日為光月生如仰瓦則行陰道如張弓則行陽道也明矣

凡草木經牛噉之餘必重茂經羊噉之餘必悴稿諺云牛食如洗羊食如燒

吳慶厚青箱雜記

事物致辨卷之五十四

語林

九

帶經堂

有心無相相逐心生有相無心相隨心滅

吳中舊事

吳儂忌五月甲申乙酉雨雨則大水諺云甲申猶且可乙酉怕殺我

廣信府志

元宵初日占百果中日晚稻末日早稻諺云雨打上元燈

早禾一束稿

重陽無雨一冬晴

雲掩中秋月雨打上元燈

黔訪

春霧雨夏霧熱秋霧涼風冬露雪

早霞不出門晚霞行千里

雨打五更頭行人不要愁

一日春霜十日乾

俗諺作詩

后山詩話某太守與客行林下曰栢花十字裂顧客屬對其俦晚食菱方得對曰菱角兩頭尖皆俗諺全語也

載籍通引

事物致辨卷之五十四

語林

十

帶經堂

終身讓路不枉百步終身讓畔不失一段

一洲不兩蛟又曰一棲不兩雄又曰兩雄不並棲

救寒無若重裘止謗莫如自修

林中不賣薪湖上不驚魚

將飛者羽伏將奮者足踟將噬者爪縮將文者且朴

明按訪里語也而有至理存焉其詞雖不出於經典其

實則甚切於事情或引喻或質言皆足發人猛省動人

深思大舜通言必察良有以也節舉數十條以當箴銘

左傳隱語

宣十三年還無社蕭大與司馬卯言號申叔展即展皆叔展曰有麥麴乎曰無山鞠窮乎曰無麥麴窮所以禦無社不解故曰無軍河魚腹疾奈何叔展言無禦曰日於中不敢正言故隱語若為茅經哭井則已又叔展皆井而極之井使展救己也結茅以表井須明日蕭潰申叔視其井則茅經存焉號而哭乃應以為信出之

呼庚癸

左傳哀十三年吳申叔儀乞糧於公孫有山氏魯大曰佩王樂兮余無所繫之言已無以繫佩肯酒一盛兮余與禍事物攷辨卷之五十四語林土帶經堂

之父晚之但得視對曰梁則無矣森則有之若登首山以呼曰庚癸乎則諾軍中不得出報故為隱語

管子隱語

小問桓公使管仲求寧戚戚應之曰浩浩乎育育乎管仲不知至中食而慮之婢子曰公何慮管仲曰非婢子之所知也婢子曰公其母少少母賤賤管仲曰然公使我求寧戚戚曰浩浩乎吾不識婢子曰詩有之浩浩者水育育者魚未有室家而召我安居寧子其欲室乎

晏子隱語

晏子春秋公遊於紀得書曰食魚無反勿乘駕馬公曰善哉食魚無反則惡其鯨也勿乘駕馬惡其取道不速也要子曰不然食魚無反母盡民力乎勿乘駕馬則母置不肖於側乎

新序隱語

劉向新序淳于髡曰狐白之裘補之以救羊皮何如鄒忌曰敬諾請不敢裸賢以不肖淳于髡曰方內而圓缸何如鄒忌曰請謹門內不敢留賓家淳于髡曰三人共牧一羊羊不得食人不得息何如鄒忌曰敬諾減吏省員使無擾事物攷辨卷之五十四語林土帶經堂

淳于髡隱語

史記齊威王之時喜隱好為淫樂長夜之飲沈湎不治奏政卿大夫百官荒亂諸侯並侵國且危亡在于旦暮左右莫敢諫淳于髡說之以隱曰國中有大鳥止王之庭三年不蜚又不鳴王知此鳥何也王曰此鳥不飛則已一飛冲天不鳴則已一鳴驚人于是朝諸縣令長七十二人賞一人誅一人奮兵而出諸侯震驚皆還齊侵地威行三十六

年呂覽又以為楚莊王事

世說隱語

世說新語魏武嘗過曹娥碑下楊脩從碑背上見題作黃絹幼婦外孫慳白八字魏武謂脩曰解否答曰解魏武曰卿未可言待吾思之行三十里魏武曰吾已得令脩別記所知脩曰黃絹色絲也於字為絕幼婦少女也於字為妙外孫女子也於字為好慳曰受辛也於字為辭所謂絕妙好辭也魏武亦記與脩同乃嘆曰我才不及卿乃覺三十里

王嘉隱語

事物致辨卷之五十四

語林

主

帶經堂

晉書符堅遣郝稚微王嘉於戲到山既到堅每日召嘉詰問之慕容暉謀弑堅入見曰弟冲不識義方孤背國恩臣罪應萬死陛下垂天地之容臣蒙更生之惠臣二子昨婚明當三日愚欲暫屈鑒駕幸臣私第堅許之暉出嘉曰推蘆作蘆條不成文章會天大雨不得殺羊堅與群臣莫之能解是夜大雨晨不果出暉謀泄乃殺之

許碑重立

青箱雜記徐鉉父延休博物多學嘗事徐溫為義興縣令縣有後漢太尉許戡廟廟碑文即許勗撰歲久字多磨滅

至開元中許氏諸孫重刻之碑陰有八字云談馬礪單王田數七人莫能曉延休解之曰談馬即言午許字也礪單即石卑碑字也王田乃千里重字也數七是六一立字也此亦楊脩辨慳白之比也

字謎

平江紀事元達化赤八刺脫國公個儻與邁博聞強記凡宴會以文為譴滿坐生風一日宴燕行一令曰一字有四個口字一個十字一字有四個十字一個口字不解者罰一巨觴坐中皆不能解叩之乃曰團半二字也

事物致辨卷之五十四

語林

主

帶經堂

參同契後序

非菴集後漢魏伯陽參同契後序云邵會邵夫幽谷朽生委時去害依託丘山循遊寒廓與鬼為隣百世一下邀遊人間湯遭厄際水旱隔屏隱會稽魏伯陽五字古魏字作魏故云依託丘山

孔融詩

非菴集孔融離合作郡姓名字詩曰漁父屈節水潛匿方離魚與肯進止出行施張離日字魚呂公釣磯蓋口滑旁離口九域有聖無土不王離或字口好是正直女回于匡

離字海內有截隼近鷹揚離一字乙合成六翮將奮羽儀未彰
離字蛇龍之蟄俾也何忘離字出易合成玳瑁隱曜美玉韜光
致去玉乃無名無譽故言深藏離字與按善安行誰謂路長
離手字與乃魯國孔融文舉也

硯蓋銘

升菴集蘇東坡硯蓋銘曰研猶有石峴更無山美女既去
孟子不來

六六魚

許考周詩話龍三十六鱗鯉亦三十六鱗宋景文詩云君
事物攷辨卷之五十四
語林
五
常經堂

古樂府

升菴集古樂府董砧今何在言夫也山上復有山言出也
稱常大刀頭破鏡飛上天言歸期在月半也

明按漢書藝文志有隱書十八篇人謂其始於伍舉踵
於曼倩盛於蔡邕不知參差庠癸之類在春秋時已滋
觴矣劉舍人云聽者隱也遊詞以隱意語譬以指事也
又曰義欲婉而正辭欲隱而顯古人誦諫率由此術到
之簡末用資談助微獨曲藝之巧思抑亦人才之極致

也已

事物攷辨卷之五十四

語林

五

常經堂

事物攷辨卷之五十五

太倉周象明懸著氏輯 姪 裕南卓氏訂

男 德宣常吉氏錄

器用

旁羅

釋史彙編史記黃帝順天地之紀旁羅日月星辰尚書攷
靈耀旁羅作旁蟲蟲即羅也旁羅乃測天地之器如今之
日晷地羅也

鍾律

事物攷辨卷之五十五

器用

一

帝經堂

朱子儀禮經傳通解鍾律篇黃帝使伶 自大夏之西昆
侖之陰取竹於嶰溪之谷以生而空竅厚薄均者斷兩節
間而吹之以為黃鍾之宮黃鍾之管長九寸圍九分徑三分四厘六毫制十二
筩以聽鳳凰之鳴其雄鳴為六雌鳴亦六以比黃鍾之宮
而皆可以生之謂十一管皆生於黃鍾之宮故曰黃鍾律呂之本其雄
鳴者為六律曰黃鍾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其雌鳴者
為六呂曰大呂夾鍾中呂林鍾南呂應鍾於是又之以五
聲曰宮商角徵羽播之以八音曰金石絲竹匏土革木而
大樂和矣以之候氣則理之審室尚與地平實以葭灰覆

以緹素以候十有二月之中氣冬至氣至則黃鍾之管飛
灰衝素大寒以下各以其月隨而應焉而時序正矣以之
審度則以子穀秬黍中者中不大不小也九十度黃鍾之長而以
一黍之廣為一分十分為寸十寸為尺十尺為丈十丈為
引而五度審矣以之嘉量則以子穀秬黍中者十有二百
實其蓄以井水準其概合龠為合十合為升十升為斗十
為斛而五量嘉矣以之謹權衡則以黃鍾一龠千二百黍
之重為十二銖兩之得二十四銖而為兩十六兩為斤三
十斤為鈞四鈞為石而五權謹矣律音舜典曰協時月正
事物攷辨卷之五十五

器用

二

帝經堂

明按後漢鄭康成曰陽管為律陰管為呂布十二辰子
為黃鍾管圓九分而長九寸同位娶妻隔八生子下生
者三分去一上生者三分益一司馬遷生鍾術曰以下生者倍其實三其法釋
之者曰如黃鍾九寸倍之則為十八三其法則十八為三十六故下生林鍾長六寸以上生者肆其實三其法釋
之者曰如林鍾六寸四之則為二十四三其法則二十四為九十六故上生太簇長八寸黃鍾乾之
初九也隔八而下生林鍾坤之六二林鍾又隔八而上
生太簇之九二太簇又下生南呂之六二南呂又上生

姑洗之九三姑洗又下生應鍾之六三應鍾又上生蕤賓之九四蕤賓又上生大呂之六四大呂又下生夷則之九五夷則又上生夾鍾之六五夾鍾又下生無射之上九無射又上生中呂之上六五下六上乃一終矣

度

董穀碧里雜存家語孔子云布手知尺布指知寸舒肱知尋蓋用手拊指與中指一丈相距謂之一尺兩臂相引長剛得八尺謂之一尋中指中節上一紋謂之一寸後世造尺始準下紋故長以古準今每尺當今七寸七分耳今以事物致難卷之五十五

器用

三

帶經堂

拊指與中指自臂腕一丈盡處謂之尺脈此亦可驗程子云古尺僅當今五寸五分弱似不可從當以家語為正

明按尺度古短而今長小爾雅曰四尺為仞此據古尺言也康成曰九尺為仞此據今尺言也禮記注周制以十寸為尺六寸為八寸為尺

墨丈尋常

周語目之察形也不過步武尺寸之間其察色也不過墨丈尋常之間注云六尺為步半步為武五尺為墨倍墨為丈八尺曰尋倍尋為常

豆區釜鐘

孔鮒小爾雅廣量篇曰手之所盛謂之溢兩手謂之掬掬四謂之豆豆四謂之區鳥候切區四謂之釜釜二有半謂之數數二有半謂之在在二謂之鍾鍾二謂之東東十六斛明按儀禮云十斗曰斛十六斗曰數十數曰秉秉百四十斗四秉曰筥十筥曰稷十稷曰秬四百秉為一秬按張揖廣雅云禽二曰合合十曰升升四曰桓桓四曰區區四曰釜釜十曰鍾鍾十曰甗史甗十曰秉秉十曰筥筥十曰稷音稷十曰秬與小爾雅之說同事物致難卷之五十五

器用

帶經堂

鼓桶

廣雅釋器斛謂之鼓方斛謂之桶月令角斗桶也云角中斛也

魏之斛即今之石

碧里雜存齊民要術乃後魏時書其言一石當今二斗七升此不可曉然攷魏時量注曰百升飛上天是以百升為一斛則魏所謂斛正今所謂石也魏所謂石今時無此制也今官製五斗為一斛實當魏斛之半也今米一石重一百二十斤正合四鈞為石之說

衡

小爾雅二十四銖為兩兩有半曰捷倍捷曰舉倍舉曰錡錡謂之錢二錢四兩謂之斤斤十謂之衡衡有半謂之秤秤二謂之鈞鈞四謂之石石四謂之鼓

雅樂二十器

玉海隋雅樂二十器金之屬二一曰鐃鐘二曰編鐘石之屬一曰磬絲之屬四一曰琴二曰瑟三曰筑四曰箏竹之屬三一曰簫二曰簾三曰笛匏之屬二一曰笙二曰竽土之屬一曰塤革之屬五曰建鼓鼗鼗八面雷鼓雷鼗路鼓鼗鼗節鼓木之屬二曰祝曰柷

器用

五

帝經堂

搏拊

陳祥道禮書拊之為物以韋為之狀若鼓然書傳所謂以韋為鼓謂之搏拊是也

桴鼓

顧起元說畧桴擊鼓槌也國語王乃秉桴親鼓之離騷云援玉枹兮擊鳴鼓枹讀作桴音義俱通

黃桴

禮書禮運明堂位皆言黃桴黃或作蒯蓋結草以為桴也明按明堂位曰土鼓黃桴葦籥伊耆氏古天子號之樂也帝

王世紀云黃帝殺夔以其皮為鼓則變土鼓為皮鼓自黃帝始也

阮咸

事物紀原通典曰阮秦琵琶也武后時蜀人蒯卽於古篋中得銅器李氏資暇錄又以似琵琶而圓四絃十人莫識為唐中宗時事之元行冲曰此阮咸晉人字仲容所造命工以木為之因名阮咸今人但又以其形月聲合琴遂名月琴

鐃于

三禮考注周禮以金鐃和鼓注云鐃鐃于也圓如碓頭上事物攷辨卷之五十五

器用

六

帝經堂

大下小樂作鳴之與鼓相應

明按南史云或自蜀得古禮器人莫能識劉斯微曰此鐃于也遂依周禮于寶注為芒簡拊之其聲極清衆乃嘆服

箜篌

事物紀原釋名箜篌師涓所作靡靡之樂蓋空國之侯所好也晉應劭曰漢武帝令侯調始造此器史記封禪書漢武祠太乙后土始用樂作空侯杜祐曰或云侯暉作其聲坎坎應節故曰坎侯訛為空侯侯者謂樂人姓耳謂師作

作非也

琵琶

全上傳玄琵琶賦序曰故老云漢道烏孫公主嫁昆彌念其行道思慕使知音者裁箏筑空侯之聲作馬上之樂以方諸目之曰琵琶釋名曰本起於胡中馬上所鼓

明按蔣一葵長安客話相傳王昭君琵琶壞使胡人重造造而其形小昭君曰渾不似遂以名焉元史以為火不思今以為胡撥思皆相傳之誤

茄管

事物攷辨卷之五十五

器用

七

帶經堂

全上通典感篋亦作篋胡人吹之以警馬後乃以茄為首以竹為管故又名茄管樂府雜錄曰出龜茲國

鳳簫

歸正集鳳簫編竹為之其形參差以象鳳翼爾雅云大者簫小者為篴注云簫二十三管長尺四寸篴十六管長尺二寸

笛

全上六帖曰笛本四孔京房加以一故馬融長笛賦云易京君明識音律故本四孔加以一風俗通義云笛長尺四

寸七孔李善曰七孔長一尺四尺此乃今橫笛耳鼓吹部謂之橫吹非融所賦之長笛也

明按此器本出羌中故亦云羌笛

笙

全上禮記明堂位曰女媧氏之笙簧簧笙中之簧也隋音樂志曰笙亦女媧所作

明按歸正集云古人作經一字不苟詩云鼓瑟吹笙不
是鼓瑟而又吹笙蓋瑟之一音古今以為難和必吹笙以和之也又云如損如篴古人以此兄弟之和夫他音
事物攷辨卷之五十五
器用
八
帶經堂

皆不和而獨以損篴言者蓋他音一音各為一節惟項篴二音同為一節蓋同氣也

祝敔

禮記疏樂記聖人作為執鼓控楊鳩篴注云控楊祝敔也疏云祝敔形如漆篴中有椎合樂用之敔狀如伏虎背有二十四齣齣止樂用之

樂石

顏師古刊謬正俗或問秦始皇嶧山刻石文曰刻諸樂石何也答曰許慎說文解字曰磬樂石也禹貢稱泗濱浮磬

言泗水之濱有石可以為磬秦之所刻即是此石所以獨
嶧山之文有之他刻石文則無此語也而近代文人挺用
碑碣之事則失之矣

統殿雷

五代史補馮道之子能彈琵琶以皮為絃世宗令彈因號
為統殿雷焉

擊甌

事物紀原唐大中初郭道原善擊甌用越甌邢甌十二旋
加減水以筋擊之其音妙於方響蓋擊缶之遺也

事物紀原卷之五十五

器用

九

帝經堂

四尊

禮記明堂位泰有虞氏之尊也山罍夏后氏之尊也著商
尊也犧象周尊也

明按胡翰曰禮有犧尊即獻尊也司尊彝曰其朝踐用
兩獻尊其再獻用兩象尊鄭氏謂獻為犧又音犧為莎
鄭云畫尊作獻舉其事犧舉其象其為尊一而已以其
像則漆也然獻舉其事犧舉其象其為尊一而已以其
為尊之一而謂其音亦曰不可也鄭氏又謂犧尊飾以
翡翠象尊以象鳳凰皆非也蓋犧為牛形象為象音皆
用尊也王肅劉杳皆從是說則犧當讀為犧獻當讀為

獻各如其字之本音可也

漆器

釋史彙編韓子舜作食器黑漆其上禹作祭器黑漆其外
朱畫其內唐太宗曰舜作漆器而諫者十七人蓋堯時噉
土銅飯土簋器之有漆自舜始也

三彝

全上灌尊夏后氏之雞彝商以斚周以黃目

明按程大昌曰尊之為言尊也彝之為言常也尊用以
獻上及於天地彝用以灌施於宗廟而已故尊於器

事物紀原卷之五十五

器用

十

帝經堂

獨名尊彝於常器均名彝

三勺

全上勺夏后以龍勺商以疏勺周以蒲勺

簋簋

事物紀原墨子充飯土簋禮明堂位曰有虞氏之兩敦夏
后氏之四建商之六瑚周之八簋皆黍稷之器也其始本
於陶唐之土簋

豆

全上明堂位曰夏后氏以搗豆注云搗無異物之飾也凡

造物之初未始不本於樸素後王以為未足以致誠敬故加以文焉揭以異飾乃初為之器也

詩注云木曰豆瓦曰登

豆登

全上爾雅木豆謂之豆竹豆謂之籩瓦豆謂之登蓋籩登二物皆取法於豆而製也

盤敦

吳澄三禮考注周禮玉府之職若合諸侯則共珠盤王敦對注云諸侯會同則為壇三成割牛耳取血以飲之珠盤所以盛耳王敦所以盛血事物攷辨卷之五十五

器用

六

帶經堂

敦牟卮匱

禮記山則疏敦音對周禮王敦今之杯蓋也牟土釜也今以木為器象土釜之形二者皆黍稷器卮酒器匱盛水漿之器也

六彝

說原義宗廟之祭器也周禮小宗伯掌六彝之物名謂雞鳥虎雉黃六彝也

夏屋

史記祖學齋帖碑詩云夏屋渠渠正義云夏大屋具也渠

渠動動也言設大具以食我其意動動然初不指屋宇也經言夏屋惟此而已至揚子法言乃云震風凌雨然後知夏屋之為辨蒙也則誤以夏屋為屋宇之屋矣

明按顧氏說畧云夏屋大俎也禮周人房俎魯頌豆大房注云大房玉飾俎也其制足間有橫下有掄似乎堂後有房然故曰房俎詩之所云夏屋即此類也

酒器

廣雅一升曰爵二升曰觚三升曰觶四升曰角五升曰散明按毛詩疏曰觥大七升以兕角為之所以罰失禮之事物攷辨卷之五十五

器用

六

帶經堂

人也

酒鎗

酒譜自晉以來酒器多曰鎗或作鎗故南史有銀酒鎗北史記孟信與老人飲以鐵鎗溫酒

酒鎗

不落

群碎錄不落酒器白樂天詩云銀不落從君勸

急須

都印三餘贅筆吳人呼煖酒器為急須飲食具為僕憎急須者以其能應急用也吳語謂須為蘇僕憎以銅為之言僕人不得而竊食故憎之也

青田壺

珊瑚鈎詩話烏孫國有青田核容五六升空之盛水俄而成酒一核可供二十客名曰青田壺

大白

綱素雜記大白者罰爵之名飲有不盡者則以此爵罰之故班固傳云諸侍中皆引滿舉白左思吳都賦云飛觴舉事物攷辨卷之五十五 器用 圭 帶經堂

白又魏文侯與大夫飲酒令曰不勝者浮以大白

明按綱素雜記資暇錄曰飲酒之卷白波起於東漢既禽白波賊戮之如卷席然故酒席卷之以快人意也此說不然所謂卷白波者蓋卷白上之酒波耳言其飲酒之速也故宋景文詩云錢管喜傳吟屢筆白波催卷醉時杯

羽觴

紫桃軒集班婕妤賦酌羽觴以銷憂注曰置鳥羽於觴以急飲也劉注曰酒行疾如羽也如淳曰以玳瑁翠羽於上

散上下可見孟康曰羽觴爵也作生爵形有頭尾羽翼後

盧非酒甕

野客叢書漢書食貨志開盧以賣臣瓚注云盧酒甕也此說非也盧者賣酒之屢累土所築形似銀盧以居酒甕如文君當盧黃公酒盧是也師古之說得之

金叵羅

野客叢書東坡詩歸來笛聲滿山谷明月正照金叵羅按北史祖珽盜神武金叵羅置誓上蓋酒器也

事物攷辨卷之五十五

器用

志

帶經堂

偏提

事始太和中仇士良惡注子之名同於鄭注乃立柄安系若茶瓶而小異名曰偏提

注子

事始唐元和初酌酒用樽杓雖十數人一樽一杓挹酒子無遺滴未幾改用注子雖起自元和而失其所造之人

胡餅

鄭瑗井觀瑣言今人呼酌酒器為壺瓶非也按唐書賜李太亮胡餅史照通鑑釋文以為汲水器胡三省辨誤曰胡

餅蓋酒器非及水器也餅瓶字通今北人的酒勸酬者亦曰胡餅然則壺字正當作胡耳

五經

趙德麟侯鯖錄陶人之為器有酒經焉晉安人盛酒似瓦壺之製小頭環口修腹受一斗可以盛酒凡饋人以酒者書云酒一經或二經至五經焉他境人有遊於是邦者不達其義聞五經之名至東帶迎於其門乃知五經是酒五瓶也

三雅

事物攷辨卷之五十五

器用

五

帝經堂

朱溫華隱窟雜志宋時開州有三雅池有修此池者得三銅器如酒杯各有篆文曰伯雅仲雅季雅當時雖以名池而不知其為劉表物也魏文帝典論云荊州牧劉表子弟以酒器名三雅上曰伯雅中曰仲雅小曰季雅吳均詩聊傾三雅卮是也

鷓鴣

兩漢博聞揚雄酒箴曰鷓鴣滑稽腹大如壺盡日盛酒人復借酤則知鷓鴣亦盛酒器也師古曰范蠡自號鷓鴣夷子皮言若盛酒之鷓鴣多所容受而可卷懷與時張弛也鷓

夷皮之所為故曰子皮

明按應劭曰吳王取馬革為鷓鴣子胥沉之江此鷓夷以馬革為之非盛酒之鷓鴣也

飲器

識遺趙衰子漆智伯之頭為飲器漢書建元中匈奴破月氏王以其頭為飲器飲去聲韋昭釋曰裨也盛酒器晉灼曰飲器虎子之屬溲便器也顏師古亦以為飲酒器不知死骨齒穢豈飲酒所宜乎以為溺器者是也

明按匈奴傳云以所破月氏王頭共飲血盟故顏師古事物攷辨卷之五十五

器用

五

帝經堂

以為酒器韓子云智伯身死分其頭以為杯呂覽云智伯身死斷其頭以為觴據此則以為溺器者非也

酒旗

升庵集韓非子宋人有沽酒者懸幟甚高幟之常亦曰酒旗

砭石

南史王僧孺多識古事侍郎金元起欲注素問訪以砭石僧孺答曰古人以石為針而不用鐵東山高氏之山多針石郭璞云可以為砭針後世無復佳石故以針代之耳

撲滿

事物紀原撲滿以土為器所以蓄錢背有入竅而無出滿則撲之

錫鉄

刊膠正俗蕭子顯齊書太祖在淮修理城得一錫鉄大數尺鉄下有篆文莫能識者紀僧真曰何須辨此文字此是久遠之物九錫之徵太祖曰卿勿妄言顧野王撰符瑞圖具寓子顯書語但易鉄字為玦字失其旨矣後鉄者若荀簾之鉄今之鐘鼓格兼有之故其大數尺而有篆文玦之事物攷辨卷之五十五
器用
志
帶經堂

服匿

南齊書陸澄領國子祭酒竟陵王子良得古器方腹而底平可容七八升以問澄澄曰此名服匿單于以與蘇武子良詳視器底髣髴有字可識如澄所言

權椎盤脫

山堂肆考唐武后時官職冗濫人為謠曰補闕連車載拾遺平斗量權椎侍御史益脫校書郎注曰齊魯謂四齒杷為權椎當作槌言授官之濫如杷椎之多也益通作稅小

孟脫梳之形模益脫者言不得人如模脫益杯个个相似也

滑稽

唐王叡炙穀子錄滑稽轉注之器也今若以一器物底下穿孔注之不竭凡人言語捷給應對不窮似滑稽轉注不已故呼辨給之人為滑稽

儲侍

兩漢博聞漢書孫寶傳御史大夫張忠辟孫寶為屬欲令授子經更為除舍設儲侍師古曰設儲侍謂豫備器物也事物攷辨卷之五十五
器用
志
帶經堂

松明

河汾燕閒錄戴石屏詩云麥麩朝充食松明夜當燈此是山西本色語深山老松心有油者如蠟山西人多以代燭謂之松明頗不畏風

照道

賓退錄俗謂籠燭為照道此二字出儀禮注

犀毗

東坡手澤今人累朱漆而刻畫為文以作器皿名曰犀皮

意海犀之皮必不如是句奴傳文帝遺單于黃金犀皮一注曰帶鈎也按毗字訓厚訓輔若他無所本當作

明按因話錄髹器緝西皮者世人誤以為犀角之犀非也乃西方馬騮自黑而丹自丹而黃時復改易五色相疊髹器倣此為之觀此則東坡所云似誤其言犀毗為帶鈎者當另是一物非世俗所謂犀皮也

徽織

禮書徽織旌旗之細者若銘旌然在朝則植之於位軍則衣之於身

事物紀原卷之五十五

器用

七

帶經堂

明按詩云織文鳥章記曰殊徽號左傳曰揚徽者公徒也或言徽或言織提是一物國語晉叔虎被羽先登漢光武時擊青犢復亦被羽先登後世之被羽即古衣徽之遺制耳

熟升

金罍子淮南子云糟丘生乎象榘炮烙生乎熟升皆用紂事而熟升未詳所出注但云庖人進羹於紂以為惡以熟升餒之因熟升可以殺人故起炮烙亦不言熟升為何物按殷本紀紂時諸侯咸叛妲己以為罰輕乃為戲斗云

云則知熟升即戲斗耳鄭誕生云紂見蟻布銅升足廢而死於是為炮烙炊炭其下使罪人履其

蒲絢

刊謬正俗或問蒲非盛酒罍謂之蒲絢何也荅曰此罍從遠運恐其破損故以蒲索纏之耳爾雅云絢絞也詩云宵爾索絢即是其義

琅當

西漢博聞師古曰琅當長鎖也若今之禁繫人鎖也琅音即

事物紀原卷之五十五

器用

非

帶經堂

軍持

升庵集不借草鞋也言其賤不須借也古今注漢文帝履不借以臨朝軍持淨瓶也賈島送僧詩云我有軍持憑弟子岳陽波裡汲寒流陸放翁詩穿林雙不借取水一軍持明按軍持有二若薨瓦者共淨用若銅鉄者共濁用

銀甲

談薈劉言史樂府雜詞蟬翼紅冠粉黛輕雲和新教羽衣成月華如雲金階下迸却玻璃義甲替彈箏者於指外作繫爪護甲名曰義甲或以玻璃或以銀為之故又名銀甲

紙

同上大秦國出蜜香紙一云香皮紙即晉武帝賜杜預寫
春秋釋例者水苔紙一名側理紙亦名陟登紙即晉武帝
賜張華寫博物志者銀光紙一名凝光紙即高帝以賜王
僧虔者金花箋元宗令李適年命李白進清平調者霞光
箋王衍以五百幅賜金堂令張蠟者蠶繭紙王逸少以書
蘭亭序者鳳頭箋羅隱以贈長安鳴者蜀譜有百韻箋學
士箋薛濤箋蠻箋元有春膏箋水玉箋

赫蹏

事物攷辨卷之五十五

器用

主

常經堂

西漢雋言趙后傳篋中有裏藥二枚赫蹏書孟康曰蹏猶
地也染紙素令赤而書之若今黃紙也鄧展曰赫音閱今
人謂薄小物為閱蹏應邵曰赫蹏薄小紙也師古以鄧應
為是孟說為非

明按魏律緣坐配為樂工雜戶者用赤紙為籍而書之
曰赫蹏一作赤蹏則赫蹏二字亦有從赤字取義者不可盡
以孟說為非也

麥光

閱元京湘烟錄麥光紙名杜詩麥光鋪几淨無塵東坡詩

云香雲霧麥光

手單

湘烟錄癸辛雜識宋子京文云伏奉手單爾雅云簡謂之
畢學記云呻其佞俾

紙始於蔡倫

初學記後漢和帝元興中常侍蔡倫劉故布摺抄作紙又
具字從巾東觀漢記云黃門蔡倫典作尚方作帑所謂蔡
侯紙是也

明按博物志又云桓帝時桂陽人蔡倫搗故魚網造紙

事物攷辨卷之五十五

器用

主

常經堂

名網紙然紙實不始於蔡倫也倫乃後漢時人而前漢
外戚傳云赫蹏書注云赫蹏小紙也則紙字已見於前
漢矣事見學齋佔俾

檮楚

釋常談杖謂之檮楚禮記謂之夏楚

明禮記夏楚二物即尚書所謂朴作教刑也註云夏楸
也爾雅云楸山楸

造筆非蒙恬始

懶真子張子訓問曰蒙恬造筆然則古無筆乎僕曰古非

無筆但用兔毫自怡始耳爾雅曰不律謂之筆記曰史載筆詩云貽我彤管夫子絕筆於獲麟莊子曰紙筆和墨是知其來遠矣但古筆多以竹如今木匠所用木斗竹筆至恬乃以免毫為之

明按古今注云蒙恬始造即秦筆耳以枯木為管鹿毛為柱羊毛為皮所謂蒼毫非兔毫竹管也此說較馬永卿為長

三管

繡石書堂梁元帝為湘東王紀錄忠臣義士之文筆有三事物攷辨卷之五十五
品忠孝全者以玉管書之德行精粹者以銀管書之文章瞻麗者以斑竹管書之

寶帚

玄亭涉筆偽唐宜春王從謙用宣城諸葛筆號起軒寶帚自此江南士人皆號筆為寶帚

麟角筆

詞林海錯張茂先博物志成晉武帝賜以麟角筆蓋遼西國所獻也王子安集云且傾鸛鵲之杯聊舉麒麟之筆

魯削

王伯厚困學紀聞古未有筆以書刀刻字於方策謂之削魯為詩書之國故考工記以魯之削為良

明按考工記蔡氏為削注云削今之書刀疏云古者未有紙筆則以削刻字至漢雖有紙筆仍有書刀是古之道法也

桃笙

說畧蘇東坡云柳子厚詩云盛時一失貴反賤桃笙葵扇安可常予初不知桃笙為何物偶閱方言宋魏之間筆謂之笙乃悟桃笙為桃竹簟也

事物攷辨卷之五十五
明按桃竹出巴渝壯子美有桃竹杖詩又戴凱之竹譜云桃枝皮滑而黃可以為席又唐段公路北戶錄云瓊州紅藤簟方言謂之笙則桃笙為桃竹簟明矣

篾席莞簟

禮書莞席以桃枝竹為之莞簟以小蒲為之郭璞曰西人呼蒲為莞

明按爾雅云莞符離也周禮王還有莞而無蒲是蒲不如莞也郭特註曰莞簟之安又曰蒲越素韎之尚是莞非即蒲也不可混而為一

越席以草為之

欽案隱囊

升庵集三國志曹公作欽案卧視六朝人作隱囊柔軟可倚又便於彈碁王維詩云不學城東遊俠兒隱囊紗帽坐彈碁

案

曹南豐後耳目志孟 案案齊眉俗謂几案之案按李少衛語林案乃古梳字故舉與齊眉耳張平子四愁詩云何以贈之青玉梳正謂青玉梳也若此類皆不可以習熟而不改

事物攷辨卷之五十五

器用

孟

帶經堂

明按王案几屬長十有二寸即司農云案王案也鄭康成曰王飾案也初無作案之說俟博古者考之

繩床

曾三異因話錄交椅謂之繩床乃夷人所製歐公不御之

鼻皮

升庵外集唐戴叔倫禪寺讀書詩猊座翻蕭索鼻比喜接連鼻比虎皮也以虎皮為講席在唐時已然矣

蒲葵扇

宋陸友仁研北雜志蒲葵扇唐韻樓字注云蒲葵樓也乃

知蒲葵扇即樓扇耳

便面

兩漢博聞漢書張敞傳自以便面拊馬師古曰便面所以障面蓋之類也不欲見人以此自障其面故亦曰屏面傳後常翳今之沙門所持竹扇上表平而下圓即古之便面也

明按刊謬正俗云便面者或有所避或自整飾藉其隱翳得之而安故呼便面耳今之車轡後提扇蓋便面之遺事歟若夫振揚塵氛采風却暑烏羽簷可呼為扇非事物攷辨卷之五十五

器用

孟

帶經堂

便面也又楊 方言自閑而采謂之簾自閑而西謂之扇世本武王作翬翬亦扇屬也

雉尾扇

崔豹古今注雉尾扇起於殷世高宗時有雉雉之祥服章多用翟羽周制以為王后夫人之車服與車有翟即緹雉羽為扇以蔽風塵也漢朝乘輿服之後以賜梁孝王魏晉以來諸王皆得用之

明按古今注障扇長扇也漢世多豪俠象雉尾扇而製長也

卓影辟邪

陸容按國雜記奉天門常御朝座後內官持一小扇金銀綳以裏之嘗聞一老將軍云非扇也其名卓影辟邪永樂中外國所進但聞其名不知為何物也

臺笠

詩經同異錄小雅臺笠緇撮毛傳云臺所以禦暑笠所以禦雨也是以臺笠為二物也鄭箋云臺夫須也以臺皮為笠古明王之時儉且節也是以臺笠為一物也鄭箋較長

靈壽杖

事物紀原卷之五十五

器用

三

帝經堂

西漢博開孔光傳賜太師孔光靈壽杖師古曰靈壽木似竹有枝節長不過八九尺圍三四寸自然合杖製不須削治也

扶老

因學紀聞歸去來詞策扶老以流憩扶老謂扶老藤也

藜杖

馮時可蓬窓雜錄古稱藜杖即首蓿養之一二歲經歷霜雪其本修直生鬼面取以為杖輕而且堅非梨木也用藜為燃光最明古人燃藜讀書以此

明按書字云藜草似蓬一名落帚或曰落藜初生可食大可為杖原憲杖藜應門杜詩云清風獨杖藜即此物也馮時可以為首蓿疑未深考

几杖

同上几案屬長五尺高一尺二寸廣二寸兩端中央亦古者坐必設几憑之以安體也大夫七十致仕賜以几杖杖持也扶杖而防傾跌也

龍織

蓬窓日錄龍織亦織涼笠也以竹為胎蒙以帛暑時戴之以事物紀原卷之五十五

器用

三

帝經堂

遊日

明按晉人程曉詩云平生三伏時道路無行車閉門避暑卧出入不利過今世龍織子觸熱列人家主人聞客

來頓感奈此何故後世謂不曉事者曰龍織子

魚須

宋史繩祖學齋帖碑王藻云笏天子以玉球諸侯以象大夫以魚須文竹士竹本象可也注云球美玉也文飾也大士飾竹以為笏不敢用純物也須音斑謂以魚斑文飾竹之邊也而後之俗儒承訛襲謬乃謂球玉為珠不知珠

豈可以為笏耶又謂大夫用魚須文士以竹既誤以須為
鬚于文字下又去竹字殊失本義如李賀詩云往還誰是
龍頭人公主遺東魚鬚竹以鬚對頭失之遠矣

明按炙穀子云笏者忽也以脩忽忘又山堂肆考云古
者用笏漢高始制手板代焉

虎子

侯鯖錄李廣與兄弟獵於宜山之北見卧虎焉射之一矢
即斃斷其頭為枕示服猛也鑄銅象其頭為沒器示厭辱
之也至今沒器謂之虎子或為虎枕

事物紀原卷之五十五

器用

集

帶經堂

明按張騫傳渡便器曰數子其形為馬取登距時如
跨馬之狀今人製器名曰馬子亦此意也

黃腸

禮記註疏喪大記曰君松楸大夫栢楸孔氏曰諸侯以松
黃腸大夫以栢不用黃腸下天子也

明按兩漢博聞梁商傳商薨帝賜以朱壽之器銀錢黃
腸玉匣什物注云壽器棺也以朱飾之以銀錄之以栢
木黃心為御故曰黃腸

櫬

餘冬序錄櫬桐木名也古人以桐為棺故謂棺為櫬猶天
子用梓曰梓宮也今人例指旅殯為櫬誤矣

明按小爾雅空棺謂之櫬有尸謂之柩

祕器

兩漢博聞袁安傳袁進卒賜以珠畫特謂祕器注云珠與
朱同祕器棺也以朱砂塗之又作畫也

提櫬

同上成帝紀民為水所流死不能自葬者令郡國給提櫬
葬埋師古曰提櫬謂為小棺提音衛

事物紀原卷之五十五

器用

集

帶經堂

碑

宋景文和筆記施於墓則下棺施於廟則虎牲古人因刻
文其上今佛寺揭大石錄文士大夫皆題曰碑何耶吾所
未曉

明按儀禮注曰宮必有碑所以識日景禮記祭義曰君
牽牲既入廟門灋於碑說者曰鹿猶繫也以此鹿牲則
必有穿矣自周及戰國秦漢皆以碑懸棺而下或以木
或以石既葬碑留壙中其後稍稍書姓名爵里其上至
後漢遂作文字款識矣今人勒文於碑不曰碑文而直

曰碑沿習而不知其謬可笑也

碑碣

西漢博聞後漢書竇憲傳封神丘今建隆竭注云神丘即燕然山方者謂之碑圓者謂之碣碣亦碑也

繫纓

禮記同異錄禮器大路繫纓一就次路繫纓七就大路殷時車名大路之下有先路有次路大路繫纓一就先路三就次路五就當以郊特牲文為正此云次路七就誤也馬之腹帶曰繫馬膺前之鞅曰纓繫與纓皆染絲織罽為事物紀原卷之五十五 器用 至 帶經堂

之五色一布曰就大路乘以祭天故馬亦飾次路以供雜用故就數多所謂以少為貴者也

資斧

易經同異錄旅卦九四旅於處得其資斧我心不快四以剛陽之才為上下所與猶人旅於所處而得資以自利得斧以自防也程傳及胡雲峯皆主此說則知資為財斧為器蓋截然而兩物矣朱子以為資身之斧王弼注但言資斧所以除荆棘治次舍而不言資為何物皆得一而失一也

靈受

玉海王莽傳劉之為字卯金刀也正月剛卯金刀之利皆不得行服虔云剛卯以正月卯日作長三寸廣一寸四方或用玉或用金或用桃著華帶佩之晉灼曰刻其上面作兩行書曰正月剛卯既決靈受四方赤青白黃四色是當帝令祝龍以教養龍疾曰嚴卯帝令養龍謹爾周伏化茲靈受既正既直既觚既方庶疫剛瘳莫我敢當凡六十六字師古曰今往往有土中得玉剛卯者

秦璽

玉海至道中鄭文寶為玉璽記其畧云玉璽者李斯之篆事物紀原卷之五十五 器用 至 帶經堂

也至漢謂之傳國璽歷代皆用其名沒於永嘉之亂受命於天既壽永昌受天之命皇永和之世復歸江左者晉璽也晉得天下自刻其璽曰太元之沒得自西燕更涉六朝至於隋代者慕容垂璽也神璽劉裕北伐得之關中歷晉暨陳復為情有者姚秦璽也文與開運之亂沒於耶律女真獲之以為大寶者石晉璽也唐璽亡於從珂天福三年製皇帝璽蓋在當時誤以為秦璽而秦璽之亡則已久矣

明按后山叢談前世陋儒謂秦璽所在為正統故契丹

自謂得傳國璽欲以歸太祖太祖不受曰吾無秦璽不害為國且亡國之餘又何足貴乎

璽

兩漢書言百官表諸侯金璽師古曰古者印璽通名今則尊卑有別漢舊儀云諸侯王黃金璽橐駝鈕刻曰某王之璽

章

同上百官表凡吏秩比二千石以上皆銀印青綬師古曰漢舊儀銀印龜鈕其文曰某官之章

事物攷辨卷之五十五

器用

璽

帝經堂

明按漢書楊僕傳懷銀黃垂三組師古曰銀銀印黃金

印

印

同上師古曰漢舊儀六百石四百石至二百石以上皆銅印鈕但作篆不為蟲獸之形而刻文曰某官之印

九錫

續事始韓詩外傳諸侯有德天子錫之一曰車馬二曰衣服三曰樂器四曰朱戶五曰納陛六曰虎賁七曰鈇鉞八曰弓矢九曰鉅鬯起於周代

墨海

玉海黃帝得玉一鈕治為墨海其上篆文曰帝鴻氏之硯

侑卮

玉海文子守弱篇三皇五帝有觀戒之器命曰侑卮注云即歌器也

明按王伯厚先生云天下之理至於中而止故列聖相傳以中為大法而制器亦象焉遇與不及皆為非中惟中則正矣斯器日陳於前亦几杖有銘之意

髹漆

事物攷辨卷之五十五

器用

髹

帝經堂

王伯厚急就篇注髹漆亦多黑少之色也

索綯

同上麻絲曰繩草謂之索綯絞也

即當

釋史彙編即當淨櫛器也

手板

閒言長語笏周制也晉宋以來謂之手板

金炯

主亭涉筆唐司空圖以鏡為金炯

事物攷辨卷之五十六

太倉周象明懸著氏輯

姪 裕南卓氏訂
男 德宣常吉氏錄

器用

鹵簿

事物紀原秦漢天子出行則有鹵簿鹵大楯也所以扞敵
部伍之次皆著之簿五兵獨以楯為名者行道之時甲楯
居外餘兵在內故但言鹵簿也

則按蔡邕獨斷云漢天子出車駕次第謂之鹵簿有大
事物攷辨卷之五十六 器用 一 帝經堂

駕有法駕有小駕大駕祠天於甘泉用之法駕北郊明
堂用之小駕祠宗廟用之胡三省通鑑辨誤又云公卿
儀從亦謂之鹵簿顏竣柄用於宋孝建之初其父延年
逢竣鹵簿輒屏住道側語竣曰吾平生不喜見要人今
不幸見汝唐制有皇后鹵簿外命婦三品以上亦有鹵
簿則鹵簿不獨天子用之矣

金根

中華古今注曰秦并天下閭三代之典服謂商得瑞山車
一曰金根亦曰故作金根之車漢承秦制以為乘輿

明按獨斷云法駕上所乘曰金根車駕六馬

耕根

獨斷三蓋車一名耕根車一名芝車天子親耕藉田乘之

貳車

事物紀原周末諸侯有貳車鄭康成曰即副車也亦名屬
車

六馬

同上史記秦并天下自以水德王故駕六馬按夏書五子
之歌曰凜乎枋索之馭六馬則駕六之制夏后已然不自
事物攷辨卷之五十六 器用 二 帝經堂

秦始也逸禮王度記曰天子駕六馬諸侯四大夫士二庶
人一公羊氏京房皆主是說

黃屋左纛

玉海漢書高紀黃屋左纛李斐曰天子半以黃繒為蓋纛
毛羽幢也

指南車

通志崔豹古今注黃帝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蚩尤作大
霧將士皆迷四方黃帝於是作指南車以示方向周初趙
雲氏重譯來朝使者迷其歸路周公為指南之制使載之

南漢初制俞兒騎馬為先驅之制左思曰俞兒驛路指南
司方魏明帝青龍中令博士馬鈞作俞兒車上有木仙人
舉手常指南然則俞兒指南蓋異而同實也

明按歸正集云黃帝始作車故號軒轅山海經以為奚
仲始作非也然周古史攷曰奚仲始以駕馬是也

記里鼓

通志東晉安帝義熙十三年劉裕滅後秦獲記里鼓未詳
其所由來制如指南車駕馭馬中有木人執槌向鼓行一
里則打一槌

事物攷辨卷之五十六

器用

三

帶經堂

明按古今注大章車所以誌道里也起於西京亦曰記

里車車上為二層皆有木人行一里下層擊鼓行十里

上層擊鉦

輅輦

爾雅駕馬曰輅駕人曰輦

權輿

毛詩秦風不戢權輿傳曰權輿始也注曰造衡自權始造
車自輿始

安車

演繁露古者乘車皆立而不坐車前橫木曰軾在車邊所
敬則俯身以手按軾如武王式箕子閣是也惟安車乃坐
杜延年賜安車駟馬顏師古安車坐乘車也漢志皇太子
皇子皆安車
皇孫賜
綠車

明按安車之制昉於周惟致仕之老及后乘之宋朝會
要曰乾德元年改安車曰進賢車又按徐廣曰立乘曰

高車坐乘曰安車

鹿車

西漢博聞風俗通義云鹿車窄小載容一鹿

事物攷辨卷之五十六

器用

四

帶經堂

羊車

通志晉制羊車一名輦車梁制羊車小兒衣青布袴褶五
瓣髮數人引之貴賤通用隋大業中建此車馭童二十人
皆西環髻服青衣年十四五乘之謂之羊車小史駕以果
下馬其大如羊然則羊車之制非以羊駕車而得名也

明按果下馬謂果樹下可行之馬出朝鮮然則宮人揮
竹灋盪之說實附會耳又按景祐中賈昌朝上言羊車
本漢晉之代乘於後宮隋時增金寶之飾駕以小駟馭
以卯童自是以來遂為法從隋禮儀志曰漢代以人牽

或駕果下馬則漢時已有之不自晉武始也霍光傳召

馬車小馬車者即羊車也

定張車

王伯厚漢制攷周禮注云羊車善車也善車若今定張車疏云漢世去今久遠亦不知定張車將何所用但知在宮內乘之故羗小為之謂之羊車

下澤車

王氏農書下澤車田間任載之車也古謂之箱詩云乃求萬斯箱又曰皖彼牽牛不以服箱即此車也

事物攷辨卷之五十六

器用

五

帶經堂

明按毛傳云箱乃車之箱也疏云大車平地任載之車

箱兩較前之閒車之閒謂之箱傳云車內容物之處

籃輿

通鑑辨誤籃輿以竹為之謂之擔子東南謂之轎子

板輿

野客叢書世率以板輿為奉母故事如白樂天詩云朱幡四從板輿行取潘岳閒居賦太夫人乃御板輿之意不知當時三公告老亦許以板輿上殿則板輿事不可云專為奉母也

擔子

稗史彙編舊唐書與服志開成末定制宰相三公諸司官及致仕官疾病許乘擔子如漢魏載輿之制按唐乾元以來始用兜子以代車輿此為擔子之制亦漢魏載輿步輿之道事云今之肩輿即其制也亦曰兜子

明按南王諫學趙書云輿輦而過嶺則知竹兜之制漢時已有之矣輦字始見於此前此所未有也故明洪

永時大臣無乘輦者文職自三品以上方得乘輦始於宣德成化間今則奴隸皆乘之濫觴極矣

事物攷辨卷之五十六

器用

六

帶經堂

車稱兩

尚書疏一車謂之一兩詩云百兩迺之是也風俗通義車有兩輪故稱為兩猶屨有兩隻亦稱為兩詩云葛屨五兩即其數也

輿過

史記齊人頌曰談天衍雕龍輿炙輿過髡

明按劉向別錄鄒衍言五德終始故曰談天衍輿修飾之文若雕鏤龍文故曰雕龍過字作輿輿者車之盛油器也炙之雖盡猶有餘流淳于髡多智不窮如炙輿也

四望

事物紀原齊四望車亦曰皂輪駕以牛唐乾德元年改曰明遠車始駕四馬制如屋上層四面垂簾

乘傳

通鑑辨誤漢高祖五年田橫與客二人乘傳詣洛陽史照釋文曰乘傳者依乘符傳而行若使者持節耳傳者以木為之長尺五書符於上以為信余按如淳漢書注曰四馬高足為置傳中足為駝傳下足為乘傳一馬二馬為輅傳師古曰傳若今之驛古者以車謂之傳車其後單置馬謂事物攷辨卷之五十六 器用 七 帝經堂

驛傳

日知錄漢書高帝紀乘傳詣洛陽師古曰傳若今之驛古者以車謂之傳車其後又單置馬謂之驛騎戴侗曰以車曰傳以騎曰驛晉侯以傳召伯宗則是車也說文傳遽也左傳弦高且使遽告於鄭注云遽傳車也又左傳子產乘遽而至則似單馬騎矣故釋文又云以車曰傳以馬曰遽春秋時如楚子乘駒會師於臨品初美乘駒而見范宣子楚子以駒至於羅汭則是馬也

三翼

詞林海錯張景陽七命曰浮三翼戲中並其事出越絕書內篇有大翼中翼小翼蓋戰船也而詩人皆以雜舟用之梁元帝曰月華三翼船又云三翼自相追張正見云三翼木蘭船元微之云光陰三翼過皆不指為戰船

水龍

同上隋文帝詔曰陳國未盡藩節誠須責罪興師若命水龍終當戰屈水龍戰船也

蘭鷁

事物攷辨卷之五十六 器用 八 帝經堂 升菴集謝朓賦蘭鷁分江之得蘭鷁舟也

舳舻

通鑑辨誤舳舻相連數十里史照曰漢律名船方長為舳舻余按漢書武帝紀舳舻千里李斐注曰舳舻後持柁廢舳船前持柁廢言其船前後相沿千里不絕也小劉三頰無以異其說

五兵

事物紀原兵者戈戟矛鉞之總名也太白陰經曰神農以石為兵黃帝以玉為兵蚩尤乃鍊金為兵割革為甲始制

五兵呂氏春秋曰蚩尤作五兵戈受戰前矛夷矛也世太云兵始於炎帝而鑠金為刃蓋自蚩尤始明按月令以習五戎康成注云五戎即五兵弓矢受矛戈戟也

明按禮書兵有車之五兵有步之五兵鄭司農注周禮云車之五兵戈受戰前矛夷矛也後鄭又注云步之五兵有弓矢而無夷矛也然夷矛雖不施於步而弓矢未嘗不設於車故兵車射者人處左御者處中戎者處右則車上固有弓矢矣

鞬鞞

事物紀原卷之五十六 器用 九 帶鞬堂

玉海漢書韋延壽傳騎士被甲鞬鞞注云鞬鞞即兜鍪也

甲

禮書說文首鍔謂之兜鍪亦曰冑臂鍔謂之鈐頸鍔謂之鍔鍔

鍔鍔

明按甲亦曰介曰函曰鍔函所以周其身也經言甲而不及鍔則古者之甲以革為之後世乃用金耳管子曰蚩尤以金為鍔不可考也賈公彥曰一葉五札尚書疏冑皆用犀兕未有用鐵者而鍔鍔之字皆從金蓋後世始用鐵耳

犀甲

金縢子程大昌引晉書載馬隆之討涼州賊負鐵鍔行不能前而隆卒悉拔犀甲無所留碍賊以為神王隱晉書又以為隆兵悉著牛皮鍔得過則是寔用牛皮而名以為犀也余謂牛之有皮以為甲則謂之犀古人謂堅利為犀如車曰犀車舟曰犀舟鈇曰犀鈇豈曰甲哉

明按周禮函人為甲犀甲七屬兕甲六屬合甲五屬屬札也大抵三甲之堅犀不如兕兕不如合甲只豎牛皮為之春秋時兼用犀兕後世則純用革矣

弧弓辨

事物紀原卷之五十六 器用 帶鞬堂

西漢博聞錄安國傳弧弓射獵師古曰以木曰弧以角曰

弓

角端弓

升菴集角端弓也李陵遺蘇武角端弓知胡人以角端弓為貴耳

明按後漢書烏桓國產角端牛以角為弓俗謂之角端弓

金僕姑

左國臆詞莊十一年乘兵之役公以金僕姑射南宮長萬

注云金僕姑矢名

矢鏃箭

初學記方言自閩而東謂之矢江淮之間謂之鏃閩西謂之箭郭璞注云箭者竹名因以為號也

白間

困學紀聞西都賦招白間下雙鵠注云白間弓弩之屬風俗通義云白鵬古弓名文選以鵬為間耳

神臂弓

筆談熙寧中李定獻偏架弩似弓而施輪鏐以鏐拒地而事物攷辨卷之五十六 器用 土 帶經堂

張之射三百步能洞孔謂之神臂弓

建索

事物紀原禮樂記曰武王克商創載干戈包之以虎皮名之曰建索建讀曰鍵凡兵甲弓矢之衣皆曰索

明按禮記注曰建讀為鍵兵甲之衣曰索建索言閉藏

兵甲也鍵索北

箭

程大昌演繁露董卓傳卓弩力過人雙帶兩韃左右馳射注云方言曰所以藏箭謂之箭藏弓謂之韃左氏傳云右

屬索韃

明按小爾雅曰矢服謂之發釋名曰以皮曰箭

魚服

唐陸璣草木蟲魚疏魚服魚獸之皮也魚獸似諸東海有之一名魚鯉其皮背上斑文腹下純青今以為弓韃海水將潮及天將雨其毛皆起水潮還及天晴其毛如故

冰與棚同

坦齋通紀左傳執冰而踞杜預以冰為箭筈初疑其不然及觀鄭風抑釋棚忌毛傳云棚所覆矢注云棚冰也韻畧事物攷辨卷之五十六 器用 土 帶經堂

注云箭房之蓋棚通作冰和預之說為有據也

明按春秋注疏冰一名箭筈或謂之積九其蓋可以取飲古人以之覆矢亦以此藏弓所謂韃也釋名曰鍵建也弓矢並建立其中也

紙甲

金罍子唐徐商有功五代孫大中時節度河中置備征軍幾千人勞紙為鎧勁矢不能洞又南唐李元清父方周世宗征淮南方聚鄉里義士勞紙為鎧號白甲軍與唐軍同守濠州

鏃非決

禮書詩曰童子佩鏃毛氏曰鏃決也許氏說文曰鏃亦作鏃射決也改之射禮右巨指著決所以鈎弦食指中指無名指著極所以放弦左臂著拾所以逆弦鏃一名指一名極謂之極以其中於指也謂之指以其指於指也毛氏許氏以鏃為決誤矣

明按拾謂之逆亦謂之捍蓋鏃臂也一物三名極謂之指亦謂之鏃亦一物三名

渠谷

事物紀原卷之五十六

器用

圭

帶經堂

事物紀原事始云鐵蒺藜菱角等起於隋煬帝征遼置之要路水中以刺人馬非也按諸葛亮與司馬懿相持於五丈原亮卒懿追之亮長史楊儀多布鐵蒺藜則三國時已有之矣又漢文帝時晃錯上守邊議曰具闔石服虔注曰闔石可投也布渠谷注云渠谷鐵蒺藜也此又漢初事也

吳鈎

夢溪筆談唐人詩多有言吳鈎者吳鈎刀名也金南豐用之謂之葛蜜刀

昆吾之劍

山海經昆吾山多赤銅以之作刀切玉如泥周穆王時西戎獻之尸子所謂昆吾之劍也越絕書曰赤堽之山破而出錫若耶之谷涸而出銅歐冶子因以為純鈎之劍古者蓋以錫雜銅為兵器也

孟勞

顏氏家訓穀梁傳公子友與莒棼相搏左右呼曰孟勞孟勞者魯之寶刀名亦見廣雅近在齊時有姜仲岳謂公子左右姓孟名勞多力之人為國所寶

明按釋史彙編云孟勞乃作刀之人姓名因以名刀如事物紀原卷之五十六

器用

圭

帶經堂

干將莫邪是也

寶劍

列子楚風胡子之吳見歐冶子干將使作三寶劍一曰龍淵二曰太阿三曰工市

明按吳越春秋云越歐冶子作五劍一曰純鈎二曰湛盧三曰豪曹一作盤郢四曰魚腸五曰巨闕

脫光

梁簡文帝謝齊善勝啓云名均素質神號脫光脫光刀名

伏突

張習孔雲谷卧餘顏魯公作李光弼神道碑文云每臨陣輒置伏突於靴中義不受辱伏突刀名也

倒持泰阿

兩漢書言梅福倒持泰阿授楚其柄師古曰泰阿劍名歐冶所鑄也言秦人無道令陳涉項羽乘閒而起譬倒持劍而以把授人也

秀霸

陶弘古今刀劍錄漢光武未貴時在南陽郭山得一劍文曰秀霸小篆書帝常服之

事物攷辨卷之五十六

器用

五

帝經堂

良劍

荀子桓公之惠太公之闕文王之錄莊君楚莊王也之習閭閻之干將莫邪鉅闕辟閭即湛虛此皆古之良劍也

什物

列穆正俗或謂生生之具謂之什物什是何物荅曰此名原起軍戎遂為天下通稱軍法五人為伍二伍為什什之內共有器物若干故謂之什物非指一器也

木牛流馬

露書木牛流馬今人皆謂武侯所創杜祐通典注曰亮集

督軍廖立杜廣胡忠等推意作木牛流馬又蒲元別傳云元牒與亮曰元等輒推意作木牛流馬仰連雙轆人行六尺牛行四步似非武侯之所創矣

明按木牛流馬法武侯得之阿承醜女亦非蒲元等所創造也所謂推意者當是武侯造其端諸人特推其端而為之耳

銅魚符

露書朝野僉載唐以鯉魚為符瑞因以銅魚符以佩之不知隋開皇九年已頒木魚符於總管刺史矣唐武德元年事物攷辨卷之五十六

器用

六

帝經堂

特易以銅耳非自唐始也

圓鹿

左國說詞吳語圓鹿空虛注云圓曰圓方曰鹿

刁斗

王海李廣傳李廣不擊刁斗自衛孟康云以銅作鉦受一斗畫炊飯食夜擊以自衛蘇林曰形如鉦無緣師古曰鉦即鉦也纂文曰刁斗持時鈴也

唐門戟

王海唐百官志北戟廟社宮殿之門二十有四東宮之門

一十有八一品之門十有六二品及京兆河南太原尹大都督大都護之門十有四三品及上中都督上都護上州之門十有三下都督下都護中下州之門各十

漢祭戰

玉海匈奴傳甘露三年賜單于祭戰十

明按古今注曰受前驅之器也以木為之後世刻偽無復典刑以赤油船之謂之油戟亦曰祭戰王公以下通用之以前驅又按漢雜事曰漢制假祭戰以代斧鉞則非常賜之物可知

事物攷辨卷之五十六

器用

七

帶經堂

翠華旗

同上上林賦建翠華旗張揖注云以翠羽為葆也

帳帷

急就篇注自上而下覆謂之帳帳者張也在旁蔽繞謂之帷帷者圍也形如軍蓋謂之幢言其童童然也周禮注在旁曰帷在上曰幕四合象宮室曰帳詩云漸車帷裳帷裳童容也以帷障車之旁或謂之帷裳或謂之童容

偏諸

同上條一名偏諸織絲縷為之所以懸係承塵戶幃因為

飾也

旌節

通鑑辨誤唐憲宗元和十四年田弘正與劉悟相見於客亭即受旌節馳詣滑唐制節度使史昭曰說文游車載旌折羽節長一尺二寸凡為使者持之余按周禮掌節凡邦國之使有虎節人節龍節皆金也以英蕩輔之英蕩函也所以盛節又有符節璽節旌節注云符節如今宮中諸官詔符也璽節今之印章也旌節者今使者所擁節是也三禮義宗云節長尺二寸秦漢以後改為旌幢之形是則後事物攷辨卷之五十六

器用

太

帶經堂

行馬

裨史彙編晉魏以後官至貴品其門得施行馬行馬者一木橫中而木互牽以成四角施之於門以為禁約也周禮謂之陞柅即今官府前叉子又名柵攔

翻車

王氏農書元王翻車今人謂龍車也魏畧曰馬鈞居京師城內有田地可為園無水以灌之乃作翻車令兒童轉

而灌水自覆漢靈帝使畢嵐作翻車設機引水洒南北郊則翻車之制又起於畢嵐矣

桔槔

同上桔槔挈水械也通俗文曰機汲水也說文 桔結也所以固屬槔畢也所以利轉一俯一仰有數存焉不可遠也然則桔其植者而槔其俯仰者歟

轆轤

同上轆轤集韻作轆轤汲水木也井上立架置軸貫以長轂其頂嵌以曲木人乃用手掉轉經綆於轂引取汲器或事物攷辨卷之五十六 器用 尤 帶經堂

用雙綆而逆順交轉所懸之器虛者下盈者上更相上下次第不輟見功甚速

錢鑄

同上錢鑄古耘器臣工詩曰序乃錢鑄注云錢鈇也世本世作鈇唐韻作郎與鈇為類良矩詩曰其鈇斯趙以錡切茶蓼釋名鈇迫也迫地去草也爾雅疏云鈇錡一器或云鉏或云鋤

鉶艾

同上臣工詩曰奄觀鉶艾釋文云鉶穫禾短鉶也纂文曰

江湖之間以鉶為刈艾穫器今之鉶鎌也方言曰刈江隄陳楚之間謂之鉶 略 或謂之鉶 渠 自關而西或謂之鉶 或謂之鎌或謂之鉶 結

字宜通用

庾

同上詩曰曾孫之庾如坻如京鄭氏詩箋云庾露積穀也集韻庾或作厩倉無屋者

京

事物攷辨卷之五十六

器用

干

帶經堂

同上京倉之方者廣雅云字從庾倉也又謂四起曰京圓即圓也就地植木編條作筵宜於北方即京也離地嵌板作室宜於南方

樓犁

魏畧皇甫隆為燉煌太守民不知耕隆乃教民作樓犁者力大半

燧

馬編中華古今注燧以銅為之形如鏡照物則影倒向日則火生以艾承之則火出矣

搖車

戒菴漫錄李古人製小兒睡車曰搖車以兒搖則睡故也

百丈

獲齋示兒編杜子美祠南望詩曰百丈牽江色注云海賦云揭百丈所以牽船也連竹為之又秋風云吳檣楚柁牽百丈注云檣拖百丈皆船上器用也薛云今湘湖間船舟以竹相續為索以引上水舟謂之百丈鐘會呼挽索為百丈內地謂之宣音即此物也

皮革

事物攷辨卷之五十六

器用

手

帶經書

示兒編羔羊詩曰羔羊之皮又曰羔羊之章毛云章猶皮也孔曰說文云獸皮治去其毛曰章鄭注章皮曰皮謂諸虎豹熊羆有文章者章謂無文章者去毛而後之又一說羊羔毛謂皮有毛稱章按八音中有章謂鼓也則章已去毛無章謂帝玉也說曰章帝鼓以皮為鼓則已傳所云章猶皮也蓋對文則皮章鼓文則皮章通也

事物攷辨卷之五十七

太倉周象明懸著氏輯

姓 裕南阜氏

男德宣常吉氏錄

金寶

黃金

爾雅黃金謂之璫薄其美者謂之鈔流金也唐金也解金謂之鈔絕澤謂之鈔西南之美者有華山之金石焉

南金

同異錄魯頌元龜象齒大昭南金傳云南荆揚也箋云荆事物攷辨卷之五十七

金寶

一

帶經書

揚二州貢金三品鄭注云三品銅三色也三色者赤白青也明竊以為不然王肅云三品金銀銅也黃金曰金白金曰銀赤金曰銅三品之中黃金為上白次之赤最下淮夷所貢南金與琛龜象齒並列其非三色之銅可知

五金

說原五金黃金白銀赤銅青鉛黑鐵是也黃金入銅聲聞數里錫入五金皆敗鉛入五金皆成

陽邁

餘冬序錄南史扶南夷人謂金之精者曰陽邁猶華言紫

磨也孔融聖人優劣論云金之優者名曰紫磨猶人之有聖也紫磨之名久矣

明按宋書南海扶南王陽邁初在孕其母夢生兒有人以金席藉之夷人因此謂金之精者曰陽邁

麟趾裏蹄

西漢博聞武帝詔曰泰山見黃金宜改故名今更黃金為麟趾裏蹄以協瑞焉師古曰武帝欲表祥瑞故普鑄麟趾馬蹄之形以易舊法耳裏奴了反

明按夢溪筆談云麟趾裏蹄乃委敬所為藥金謂之委事物攷辨卷之五十七

金寶

二

帶經堂

金和藥最良

一鑑為一金

淮南子泰以一鑑為一金而重一斤漢以一斤為一金

八兩為一流

日知錄漢書食貨志黃金重一斤直萬錢朱提音殊時山名在梁州銀重八兩為一流直一千五百八十他銀一流直一千是金價亦四五倍于銀也

白金

爾雅白金謂之銀其美者謂之鐻

銀甕

瑞應圖王者宴不及醉刑罰中人為非則銀甕出

黃銀

程大昌演繁露唐太宗賜房玄齡黃銀帶黃銀即鑰石也鑰本金屬而附石為名者謂其不皆天然自生亦有用蘆甘石煮煉而成者或兼舉兩物而合為之名

明按一說太原出赤銅即太宗所用以歸帶者也謂之黃銀者以其貴重如銀而色又特黃也非蘆甘石所煮者高似孫緯畧駁演繁露則云黃銀乃異物虞世南書事物攷辨卷之五十七

金寶

三

帶經堂

夫子廟堂碑太宗賜以黃銀印一枝若以黃銀為鑰石恐不然致之丹砂伏火為黃銀所謂黃銀者非丹砂銀即雄黃銀也以之作器可辟惡鬼此說較長

金有真假

寶藏編金有二十種外國五種還金金麤金山金生金馬蹄金此五種真金也水銀金丹砂金雄黃金雌黃金黑鎔金生銅金生鐵金砂子金土中金石綠金此十五種假金也外國五種乃波斯紫磨金東夷青金林邑赤金西戎金占城金也

空青

談薈空綠銅之精華小者為空青圖經云空青生益州山谷及越嵩山有銅處則生空青今信州亦有之

明按范子計然曰空青出巴郡白青出弘農豫章又按太康地志白青似空青圓如缺珠而腹不空亦謂之碧青亦謂之魚目青

砂床

談薈麻陽即古錦州舊隸辰郡出丹砂最良名辰錦砂佳者為箭簇石之碎而砂附其上者名曰砂床

事物紀原卷之五十七

金寶

四

帶經堂

紅沫

珊瑚鈎詩話世傳丹砂鍊為黃金碎以染筆入石不去名

曰紅沫

金膏

裨史彙編唐詩多用金膏水碧人知為奇寶而不知其所自出穆天子傳云示汝黃金之膏衆誓曰金膏可以續骨水碧玉也山海經云助山多水碧

辱金

同上金曾在立冢及為釵釧漫罷者陶隱居謂之辱金不

可合鍊

錢攷

同上軒轅始造錢而無文周景王改鑄大錢文曰寶貨秦漢則半兩五銖王莽則貨泉貨布魏孝文太和十九年錢文曰太和五銖以年號鑄錢文自此始唐武德四年廢五銖行開元通寶高宗曰乾封泉寶肅宗曰乾元重寶五代會要曰晉天福三年詔鑄鐵錢以天福元寶為文至於趙宋每改元必更錢號于錢文惟開寶中錢文曰寶通元寶至寶元中則曰皇宋通寶不鑄年號者以年號中有元寶事物紀原卷之五十七

金寶

五

帶經堂

字故也

宋明按錢載年號自宋武帝始詳見學齋仿偶

泉布

通志古文錢字作泉其形如泉太昊氏高陽氏謂之金有熊氏高辛氏謂之貨陶唐氏謂之泉商人周人謂之布齊人晉人謂之刀謂之泉者言其形謂之金者言其質謂之刀者言其器謂之貨與布者言其用先儒不知本末謂流于泉布于布實于金利于刀皆沿習之誤也

明按古人之錢不專以銅為少太公九府圖法黃金方

寸而重一斤錢圓匝方輕重以銖則是黃金亦鑄錢也
漢武造白金三品龍文者直三千馬文者直五百龜文
者直三百皆雜銀錫為之又患民間盜鑄三銖錢更令
郡國鑄五銖錢是為白金五銖則是白金亦鑄錢也自
漢以後錢之通行于上下者純以銅為之矣至普通中
罷銅錢鑄鐵錢人以鐵錢易得皆得私鑄至隋唐禁止
行蓋三品之金皆可鑄錢不若銅之歷久而不廢也
周太府玉府內府外府泉府天府藏內藏金藏幣皆掌財
幣之官故云九府謂均而通也

半兩五銖

事物紀原卷之五十七

金貨

六

幣經堂

初學記周錢文曰半兩重如其文漢高后二年行八銖錢

文曰半兩六年行五銖錢

禮記疏凡十黍為一參十參為一銖二十四銖為一兩

明按八銖即半兩前漢食貨志云秦銅錢質如周錢文

曰半兩重如其文是秦亦行半兩錢也

傳形五銖

泉志劉備鑄直百錢及傳形五銖今所謂蜀錢即傳形五

銖也時有勒為五銖者亦有勒為直百者大小稱兩如一

明按傳形即世俗所云反手字也攷之錢譜其文五字

居左輪字居右謂之傳形五銖

今五銖皆隋物

日知錄今世所傳五銖皆云漢物非也南北朝皆鑄五銖
錢魏書言武定初私鑄濫惡齊文襄王以錢文五銖名須
稱寔宜稱錢一文重五銖者體入市用若重不五銖或重
五銖而雜鉛錫並不聽用然竟未施行隋書高祖既受禪
更鑄新錢文曰五銖重如其文

每千重四斤二兩

自是錢幣始一

百姓便之然則改幣之議始于齊文襄王至隋文帝乃行
之而今之五銖大抵皆隋物也按五銖一千重四斤二兩
是六十六兩每一枚當重六分六釐今五銖錢正符此數

事物紀原卷之五十七

金貨

七

幣經堂

不知漢制如何

大泉

吳志孫權嘉禾五年春鑄大泉一當五百其文曰大泉五

百上二字縱下二字橫亦烏元年又鑄當千大泉文曰亦

亦當千自上而右自右而下自下而左

赤仄

兩漢書言食貨志京師鑄官赤仄一當五應劭曰所謂子

紺錢也師古曰以赤銅為其郭也

寶貨

洪遵泉志前漢食貨志云周景王患錢輕更鑄大錢文曰寶貨

明按錢之有文始此

英錢

史記平準書云漢興更鑄錢至孝文時英錢益多輕如薄曰如榆莢也

鵝眼錢

顧烜錢譜宋廢帝時民間自鑄鵝眼錢大如鵝眼以綫貫之投水中不沉尺帛斗粟動輸一萬

事物政辯卷之五十七

金寶

八

帶經堂

沈郎錢

晉書食貨志吳興沈充鑄小錢謂之沈郎錢

綫環錢

唐書食貨志高祖入長安民間行綫環錢其製輕小八九

萬緣滿半斛武德四年鑄開元通寶

私前切鵝眼錢一千不盈三寸

又劣于鵝眼貫之以其狀如環故曰環

明按唐高祖鑄開元寶亦曰開元通寶十文重一兩

初進蠟模文德寶皇后搢一甲跡故錢上有指文

慳錢之訛

鶴林玉露今江湖間俚語謂錢之薄惡者曰慳錢按賈誼疏曰今錢法不立農民釋其耒耜治鑄煩炭茹日多俗音訛以吝為慳耳

金錯刀

宋施清臣緒古叢編金錯刀名一而義二錢一也刀一也漢書食貨志王莽更造大錢又造錯刀以黃金錯其文一刀直五千此即錢也續漢書輿服志乘輿黃金通身雕錯諸侯黃金錯環東觀漢記賜鄧通金錯刀此即刀也

明按禮記正義云刀有二種一是犁刀一是錯刀犁刀事物政辯卷之五十七

金寶

九

帶經堂

直五百錯刀直一千犁刀無綫而錯刀用金綫之其形如錢而邊作刀字形故世猶呼為錢刀

布非即錢

日知錄漢書食貨志布貨十品師古曰布即錢耳謂之布者言其分布流行也按本文錢布自是二品而下文復載改作貨布之制安得謂布即錢乎王莽傳曰貨布

禮疏曰古文曰

貨布文長二寸五分廣一寸五貨錢二十五今貨布見存

上狹下廣而岐其下中有一孔師古當日或未之見也

明按王莽時泉布多至十品貨布之外又有大泉貨泉

大泉徑一寸二分重十二銖文曰大泉直十五貨泉徑一寸重五銖右文曰貨左文曰泉直一

錢載年號之始

學齋帖碑馮鑑事始云後魏孝莊時用錢稍薄高道穆曰論今復古宜改鑄大錢文載年號以紀其始鑑遂以為錢載年號寔始於此余按杜祐通典歷叙古今錢幣之制云宋武帝孝建初鑄四銖錢文曰孝建一過文曰四銖則是錢載年號自宋武帝始也鑑因高恭之奏請載年號以紀其始遂以此為事始誤矣

事物攷辨卷之五十七

金寶

十

帶經堂

明按泉志孝建錢徑七分重四銖文作蘓葉篆

得一順天

清波雜志元豐中龐元英著文昌雜錄云得一順天錢不知始於何代後於王儀家得錢氏錢譜乃史思明所鑄也初以得一非長祚之兆乃改順天

金溝

晉書王濟字武子買地為馬埵編錢滿之時人謂為金溝

陌為百

夢溪筆談今人數錢百謂之陌其寔只如百字唐自皇甫

鐔為塾錢法至昭宗末乃定八十為陌漢隱帝時三司使王章每出官錢又減三錢以七十七為陌輸官仍用八十

繼非錢

顏師古刊謬正俗史記食貨志藏繼千萬蓋以繩貫其錢故謂之繼耳猶之以緡穿錢故謂貫為緡也武帝紀初算貫千文出而後之學者謂繼是錢乃改為鑄字無義可據殊為穿鑿

明按南史新書云京兆戶曹月俸一百八索蓋謂錢之

貫于索者一百有八耳今北人以千錢為一吊百錢為

事物攷辨卷之五十七

金寶

土

帶經堂

一串曰吊曰串亦索之義也

鈔

說原漢武帝造白鹿皮為幣而用楮後世因之唐憲宗有飛錢張詠置文子之務宋高宗有會子之設皆以券紙為錢至金元為寶鈔而方寸之楮直錢五萬焉

用貝

餘冬序錄雲南邊夷多用貝古老相傳以為鑄俗則然按鹽鐵論曰夏后用貝殷以紫石後世或用金錢刀布然則用貝蓋在錢布之先矣

貝介蟲有文米蚩為也

十朋

漢書食貨志元龜距丹距至也長尺二寸直二千一百六十為大貝十朋注云兩貝為朋朋直二百一十六元龜十朋故二千一百六十也又公龜九寸直五百為壯貝十朋侯龜七寸以上直三百為元貝十朋子龜五寸以上直百為小貝十朋

明按古者以貝為貨貝有四品各以復用十朋共二十貝朱子注易謂兩龜為朋者誤也當作兩貝為朋

瑟瑟

事物攷辨卷之五十七

金寶

主

帶經堂

博雅瑟瑟碧珠也杜詩石笋行云雨多往往多瑟瑟

蟻珠

尚書注疏禹貢淮夷蠙珠鄭注曰淮水之上夷民獻此蠙珠

蟻珠又作蚘蚌也出珠

明按孔氏馬氏皆以淮夷為二水不可從

玫瑰

述異記南海俗彥曰蛇珠千枚不及玫瑰玫瑰亦美珠也明按相如上林賦云赤玉玫瑰晉灼曰玫瑰火齊珠也師古曰火齊珠即南方之出火珠也

火齊一名紫棘

陶南村說郭火齊狀如雲母紫色而有光照之如蟬翼積之則如紗縠或稱為紫棘南史云中天竺國出火齊珠

夜光

述異記南海有明珠即鯨魚目瞳夜可以鑒謂之夜光

方諸

續博物志高誘注淮南子云方諸大蛤也熟摩拭令熱以向月則水生許慎說文曰諸珠也方石也

光珠

事物攷辨卷之五十七

金寶

主

帶經堂

華陽國志蘭澹水有金沙洗取融為金有光珠穴博物志曰光珠即江珠也

紺珠

釋史彙編唐張說有記事珠珠紺色事之忘者玩之則能復記

木難

升菴集曹子建詩明珠交玉體珊瑚間木難注引南越志云木難金翅鳥沫所成碧色珠也大秦國珍之其形色則今人所謂阻馬綠也

璣

後漢書珠蚌中陰精也均璣明珠色也璣珠不圓也

車渠

夢溪筆談海物有車渠蛤屬也大者如箕背有渠壑如蛤殼以為器其白如玉

鵝鵝

博物志補鵝鵝者西域寶石也彼俗謬為亞姑

明按葉文莊公云凡玉入火皆圻裂變色惟諸色鵝鵝

石入火色愈精明

事物紀原卷之五十七

金質

十四

帶經堂

流離

西漢書西域傳琥珀流離孟康云流離青色如玉師古曰魏畧曰大秦國出十種流離孟但言青色一種不博通也

寶苗

唐馮贄雲仙雜記山中有葱下必有銀有蘊下必有金有蘊下必有銅錫山中有玉者木旁枝下垂

球琳琅玕

尚書注云球琳琅玕玉名琅玕石而似珠正義云爾雅曰西北

之美者有崑崙虛之球琳琅玕焉今南海有青琅玕瑯瑯屬也

璚即笏

禮書玉藻笏天子以球玉又曰天子搢璚方正於天下也鄭氏璚亦笏也或謂之大圭球美玉也搢服之也

六瑞

周禮大宗伯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國王執鎮圭鎮安也長尺有二寸公執桓圭桓桓謂之侯執信圭信當作身伯執躬圭信圭躬圭皆象人形長七寸執穀璧男執蒲璧穀以養人蒲為席以安人二者或飾以穀或飾以蒲皆徑五寸不執圭者未成國也

事物紀原卷之五十七

金質

十五

帶經堂

冒圭

周禮玉人曰天子執冒圭四寸以朝諸侯注云名玉曰冒者言德能覆蓋天下也四寸者以尊接卑以少為貴也

璧環環

爾雅由倍好謂之璧好倍肉謂之瑗肉好若一謂之環注曰肉邊也好孔也

五穀

左傳莊十八年晉侯朝王賜五穀角注云雙玉為穀

璚采

而漢雋言子虛賦暹米琬琰師古曰暹米美玉每旦有白虹之氣猶言夜光之璧也

精丹

蓬窓日錄凡行兵在危難中能致風雨突圍而走蓋有精丹隨身故也精丹馬腹中所產之物用之念咒即致風雨如狗寶牛黃之類

事物政辨卷之五十七

金寶

去

帝經堂

事物政辨卷之五十八

太倉周象明懸著氏輯

姪 裕南卓氏訂

男德宣常吉氏錄

棟宇

宮室

事物紀原白虎通曰黃帝作宮室以避寒暑此宮室之始也世本曰堯使禹作宮室謂廣其制耳神異經有天淫之宮管子黃帝有合宮堯有貳宮湯有餽宮周有萬宮秦有萬年宮

事物政辨卷之五十八

棟宇

一

帝經堂

明按爾雅宮謂之室風俗通曰室其外也宮其內也則宮與室固有內外之別矣記云儒有一畝之宮蓋士庶通謂之宮至漢尊者以為帝號下乃避之也言屋見于垣上也

殿堂

同上擊虞決疑要注云殿則有階陛堂則有階無陛春秋謂之路寢禮記與白虎通俱曰天子之堂史記始皇本紀始曰作前殿上可以坐萬人下可以建五丈旗蓋殿之名昉於秦漢因之有函德明光諸殿也

明按蒼頡篇曰殿大堂也在商周以前則謂之堂秦漢以後則謂之殿

闕即觀

崔豹古今注闕即觀也古者門樹兩觀于其前登之可以望遠故曰觀又人臣將朝至此則思其所闕故曰闕其上皆丹堊其下皆畫雲氣仙靈奇禽怪獸以昭示萬民焉蒼龍闕畫蒼龍白虎闕畫白虎玄武闕畫玄武朱雀闕畫朱雀

明按西觀周制也今俗謂之牙棧

事物紀原卷之五十七

棟宇

二

帶經堂

梁思

說畧梁思一名闕一名屏一名網戶鄭康成引漢闕以明古屏而謂其上刻為雲氣蟲獸者是禮疏屏天子廟飾也蓋兼屏闕言之崔豹古今注析以為二其言曰漢制西京梁思合板為之亦築工為之其意以築土者為闕合板者為屏也蓋分屏闕言之宋玉曰網戶朱綴刻方連釋之者曰織網於戶上以朱色綴之又刻方木為文章以連于上當時雖未名梁思其寔梁思之制也唐蘇鶚謂梁思為網戶蓋本諸此

孔穎達云漢時謂屏為梁思

明按梁思有二義漢人釋梁思為復思人臣朝君至梁思下而復思也王莽斷去漢陵梁思曰使人無復思漢此一義也唐蘇鶚曰梁思浮也思絲也謂織絲之文輕疎浮空之狀蓋宮殿間之網戶也此又一義也唐制殿前以朱絲網絡下不至地七尺以防飛鳥與古屏闕刻鏤之制異矣

柘室

漢繁露宗廟神主皆設石函藏諸廟室之西壁故曰柘室室必用石者防火故也

事物紀原卷之五十八

棟宇

三

帶經堂

顧成廟

而漢高言文紀作顧成廟應邵曰文帝自為廟制度卑狹若顧望而成猶文王靈臺不日成之故曰顧成如淳曰身存而為廟若尚書之顧命是也

溫室

王莽三輔黃圖溫室武帝所建冬處之而溫暖也西京雜記溫室以椒塗壁被之文繡香桂為柱

明按文帝九年溫室鐘自鳴然則溫室乃孝文時有之非創自武帝也

宣室

玉海宣室溫室皆在未央宮殿北如淳曰宣室布政教之室也

請室

西漢博聞賈誼傳造請室而請罪師古曰請室獄也

凌室織室

玉海五行志劉向云凌室所以供養飲食織室所以奉宗廟衣服

禁改為省

事物攷辨卷之五十八

棟宇

四

帝經堂

石林燕語凡王宮皆曰禁中後以元后父名禁遂改為省唐以前天子之命通稱詔因武后名照遂改為制肅代後集賢院有待制之名即漢東方朔之徒所謂待詔金馬門者也

掖門

西漢博聞服虔曰掖門者正門之旁小門也師古曰掖門在西旁如人臂腋

掖庭

胡三省通鑑辨誤按漢書音義永巷宮中之長巷也韋昭

曰在掖門內謂之掖庭武帝太初元年改永巷為掖庭

木天

夢溪筆談內諸司舍屋惟秘閣最宏壯閣下穹隆高敞相傳謂之木天

槐廳

同上學士院第三廳當前有一巨槐素號槐廳相傳居此閣者多至入相

畫堂

西漢雋言成紀生中觀畫堂應劭曰中觀在太子宫甲地事物攷辨卷之五十八

棟宇

五

帝經堂

畫堂畫九子母如淳曰甲觀觀名畫堂堂名師古曰甲者甲乙丙丁之次元后傳言見於丙殿此其例也而應氏以為在宮之甲地誤矣畫堂但畫耳豈必九子乎

明按霍光傳止畫室中不入如淳曰近臣所止計畫之室也或曰雕畫之室師古曰雕畫是也

黃堂

演繁露郡國志曰雞坡之側即春中君之子假居之地也後有守太守居之以數失火故金雉黃遂名以黃堂

垂堂

西漢博聞司馬相如傳鄼諺曰家累千金坐不垂堂張揖曰畏欄瓦墮中人也師古曰垂堂者近堂邊外自恐墜耳非畏欄瓦也

井幹

事物紀原史記方士言於漢武帝曰黃帝為五城十二樓以候神人帝乃立井幹樓高五十丈然則樓蓋起於黃帝之時矣

北固

蔡忠惠復覓齋別記潤州城西有嶺入江號曰北顧梁武事物攷辨卷之五十八

陳宇

六

帶經堂

帝升之曰此嶺不須固守京口寔乃壯觀蔡君謨起樓其上遂改為北固樓

雲屋

文選錦字錄沈約昭王碑文曰貨殖之民千金比室郭壘之內雲屋萬家注云雲屋謂高樓上及雲也

卜宮

演繁露孟子之滕館於上宮趙岐曰上宮樓也孟子舍止于賓客所館之樓也詩云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

蘭臺

後漢書王允為司徒遷都關中收欽蘭臺石室圖書秘緯

金臺

山堂肆攷天子御座謂之金臺天子行宮曰玉邸

銀臺

夢溪筆談銀臺司兼門下封駁乃給事中之職當諫門下省故事乃隸樞密院下

鴻臺

玉海長樂宮有鴻臺秦始皇築高四十丈常射飛鴻於臺上故號鴻臺

事物攷辨卷之五十八

陳宇

七

帶經堂

雲臺

西漢博聞張衡傳云聘王母於雲臺注云雲臺仙人所居也

三臺

古言天子三臺靈臺觀天文時臺觀四時施化圉臺觀鳥魚諸侯無靈臺秦伯會晉侯于靈臺周故宅也衡侯為靈臺偕矣又天子靈臺諸侯觀臺

明按國史地里志云徐州沛縣有仲虺城漢歌風臺榆社豐縣有始皇厭氣臺彭城有項羽戲馬臺青州臨

淄有造臺單州有單父有子賤琴臺開封府祥符有岳
臺崇臺澶州濮陽有昆吾臺滄州南皮有魏文射雉臺
無樣有蒲繁臺秦始皇蒲繁馬之地

旗亭

初學記市樓謂之旗亭

亭

日知錄秦制十里一亭一亭一鄉風俗通義云漢家因秦
大率十里一亭亭留也蓋行旅投宿之所

傾蓋亭

事物紀原卷之五十八

棟宇

八

帶經堂

聖門志郟城縣北十里有傾蓋亭孔子過程子於此傾蓋
而語命子路以束帛贈之後人因建亭焉

丘亭

漢書息夫躬傳躬歸國未有第宅寄居丘亭張晏曰丘亭
野亭名師古曰丘空也張說為長

天祿石渠

玉海三輔故事曰天祿石渠二閣並在未央大殿北以藏
秘書

秘閣

明按釋名曰宅擇也言擇吉處而營之也宅亦曰第蓋
有甲乙之次第故曰第宅亦曰甲第

西豪

後漢書荀氏舊里名西豪改高陽里

烏衣巷

南史宋謝混風格高峻少所交納惟與族子靈運瞻晦曜
常與共晏處居在烏衣巷故謂之烏衣之游

辟疆園

稗史彙編吳中舊傳池館林木之勝惟辟疆園為第一辟
事物紀原卷之五十八

棟宇

九

帶經堂

疆姓顧晉人見於題咏者甚衆今莫知其遺跡

梓澤

升菴集梓澤石季倫別墅也王勃山亭序云茂林修竹王
右軍山陰之蘭亭流水長堤石季倫河陽之梓澤

精舍

能改齋漫錄王槐國學林新編古之儒者教訓生徒其所
居皆謂之精舍故漢包咸傳曰咸往東海立精舍講授又
劉淑傳曰隱居立精舍講授又檀敷傳曰立精舍講授又
姜肱傳曰盜就精廬求見注曰精廬即精舍也由此觀之

精舍本為慶士設至晉孝武立精廬以居沙門世俗專謂佛寺為精廬誤矣

蕭齋

國史補梁武帝造佛寺令蕭子雲大書蕭寺至今存焉李約之買歸建一小屋以玩之號蕭寺今呼蕭寺因此也

泊宅

宋方勺泊宅編烏程縣之東數十里有泊宅村人不曉泊宅之義予寓居之因問金石遺文云昔顏魯公守湖州張志和以舟為宅往來苕霅之間此乃志和泊舟之所也事物攷辨卷之五十八 棟宇 十 帶經堂

香界

詞林海錯佛寺曰香界亦曰香阜

芝廬

山堂肆政芝廬蓬關皆道士觀也

板屋

因學紀聞秦風在其板屋西并地寒故以板為屋蓋用瓦恐為冰雪所裂也

房屋

宋龍巖正續釋常談梁書武帝手敕責賀琛曰朕絕房屋

三十餘年言不與女人同屋而寢也

白屋

西漢博聞吾丘壽王傳三公有司或由窮巷起白屋裂地而封師古曰白屋以白茅覆屋也 歸正集以不施朱畫為白屋恐不如顏說為長

闌閣

馬編中華古今注闌市牆也闌市門也 初學記又云市巷謂之闌市門謂之

邸閣

演繁露為邸為閣貯糧也通典後魏於水運處立邸閣八事物攷辨卷之五十八 棟宇 十二 帶經堂

所俗名為倉

市井

事物紀原風俗通市井者按二十家為井今因井為市故云然也

明按淮南子呂氏春秋俱謂伯益作井荊州記云隨郡有村父老傳為炎帝所生村中有九井云神農既育九井自穿則井固不始於伯益矣

唐肆

群碎錄唐肆今過路亭無壁者

南史徐廣傳晉孝武帝以廣博學除為秘書郎校書秘閣

鳳閣

玉海唐百志光宅元年改中書為鳳閣令為內史

東閣

同上公孫弘傳開東閣以延賢人永平初東平王蒼為驃騎將軍開東閣延英雄師古曰閣小門也

黃閣

同上鄭玄禮記注曰朱門洞開當陽之正色也三公之與天子禮秩相亞故黃其閣以示謙漢舊制也

事物政辨卷之五十八

棟宇

十一

帶經堂

史館

同上唐之史館即漢之東觀西京則與鸞渚為隣東都則與鳳池相接

廣文館

玉海會要唐天寶九載置廣文館領國子監業進士者博士助教各一人

甲第

初學記漢書高祖詔列侯食邑者皆賜大第室二千石受小第室注云有甲乙次第故曰第

屋肆

禮記正義市內空地曰屋城內空地曰肆

置邨

金要子字書云馬通曰置步通曰邨丘落曰置即漢之騎置今之驛傳也邨即漢之邨亭今之舖舍也

壺輿

西漢博聞漢書敘傳先聖之壺輿應劭曰宮中門謂之壺宮中巷謂之輿

廬落

事物政辨卷之五十八

棟宇

三

帶經堂

同上仇覽過邑人陳元之舍曰廬落整頓耕耘以時此非惡人教化未至耳註云落居也今之人多謂院為落

明按漢書聚落註云小于鄉曰聚廣雅曰落居也

中雷

演繁露五祀有中雷通典云古者穴居故名室曰雷許叔重說文曰屋水流也以今人家非之則堂中天井處也

明按燕明書云古人掘地而居閣中取明雨水雷入謂之中雷土神所在皆得祭之在家為中雷猶在國為社也又按先儒曰中雷中室也堂有重雷猶今宮中之承

雷以木為之用以行水說文以此為中雷誤矣

東箱

學齋帖碑周昌傳呂后側耳于東箱聽師古曰正寢之東西室皆曰箱言似箱篋之形也余謂此說得之今世誤作東廂西廂非是

明按文選註西箱清靜之處亦曰西清

前榮

夢溪筆談予見人為文章多言前榮榮者夏屋東西序之外屋翼也謂之東榮西榮四柱屋則謂之東雷西雷榮為屋構事物攷辨卷之五十八

棟宇

五

帶經堂

即屋之四垂也一謂之楹又謂之枳東西南北皆有之故李華金元殿賦云長而交四榮

明按賈公彥禮疏曰榮屋翼也即今之博風又曰榮在

屋棟西頭與居為翼若鳥之有翼也

闌楯

初學記王逸註曰縱曰闌橫曰楯皆殿上臨邊之飾亦以防人墜下即今之鈎闌是也

庶非廊

沈存中補筆誤今人多謂廊屋為庶非也廣雅云堂下曰庶蓋堂下屋簷所覆之處故曰立于庶下凡屋基皆謂之堂

廊簷之下亦得謂之庶但庶非廊耳釋名曰大屋曰庶并其人謂之庶房正也

巖廊

西漢博聞董仲舒傳虞舜之時游于巖廊之上垂拱無為而天下大治師古曰巖廊謂巖峻之廊也

庭唐

西漢雋言揚雄傳甘露零庭醴泉流其唐爾雅云廟中路謂之唐

除

事物攷辨卷之五十八

棟宇

五

帶經堂

修詞指南蘇武傳扶輦下除師古曰除謂門屏之間

簷

禮書明堂位曰複廟垂檐爾雅曰檐謂之檣鄭氏註士喪禮云宇檣也說文曰齊人謂之檐楚人謂之檣檣宇檣同寔異名也又云自屋言之曰檐自堂言之則曰垂

女牆

能改齋漫錄杜預註左傳云堞女牆也廣雅云睥睨女牆也釋名曰女牆言其卑小比之于城如女子之于丈夫也

蕭牆

金壘子或問蕭牆朱子曰據舊說諸侯至屏內當有蕭然之意爾雅翼則曰周人燭蕭使吳陽達于牆屋故曰蕭牆愚按爾雅翼蕭荻蒿也意古者儉朴雖諸侯內屏皆用土築以蕭覆之故曰蕭牆猶茅茨土階耳

明按鄭氏曰蕭之為言肅也牆屏也君臣相見至屏而加肅敬故曰蕭牆然蕭乃草名無肅敬意朱子以蕭覆牆之說亦近于鑿當以爾雅翼為正

察為小窓

升菴集左傳同官為察文選註察小窓也古人以同官為事物攷辨卷之五十八
棟宇 去 帶經堂
察蓋指其齋署同窓之義今士子同業曰同窓亦此意也

關

日知錄關者所以拒門之木說文闔以木橫持門戶也後人因之遂謂門為關非也漢書楊惲傳有犇牛抵殿門門關折馬死趙廣漢傳斬其門關而去宋書少帝紀突告出昌門走者以門關踣之王鎮惡傳軍人緣城得入門猶未及下闔唐書李訓傳闔者欲扇鏢之為中人所叱執闔而不能下

鷓尾當作蚩尾

事物紀原唐會要曰漢栢梁殿災趙巫言海中有魚虬屬似鷓激浪則降雨遂作其像于屋以厭火災

明按蘇鸞演義劉孝孫事始皆云蚩尾今俗呼為鷓吻又呼為祠尾皆沿習之誤也

庸峻

宋祁筆記今造屋有曲折者謂之庸峻齊魏間以人有儀矩可喜者謂之庸峭即庸峻之義也

穹廬

西漢博聞師古匈奴傳註曰穹廬旃帳也其形穹隆故曰事物攷辨卷之五十八
棟宇 去 帶經堂
穹廬

拂廬

裨史彙編唐書^{吐蕃}于大氈帳名曰拂廬高宗時獻之高五丈廣二十七步其後豪貴稍以青絹布為之

桓

刊謬正俗如淳漢書音義曰舊亭傳于四角面百步築土上有屋屋之上有柱出高丈餘有大板貫柱而出名曰桓郡縣所都夾兩邊各一桓陳留之俗言桓聲如和今猶謂之和表說文云桓是郵亭表也

明按東京賦云結徒為營叙和樹表是以和為桓也

干遂

江隣幾襍志勾踐禽夫差于干遂遂道也干水灣之高地
史云踰隱以待之隱短牆也與埒同

金屈戌

玄亭涉筆金屈戌憲之環紐也

北戶

釋史彙編史記秦始皇二十六年南至北向戶吳都賦曰
開北戶以向日劉逵曰日南之北戶猶日北之南戶也二
事物攷辨卷之五十八 棟宇 大 帶經堂
十八年琅邪刻石又有南盡北戶之文乃知北戶錄名取
諸此

煖房

歸正集今人遷居入宅隣里醪錢治具過主人飲謂之煖
屋亦謂之煖房王建宮詞云太儀前日煖房來則煖屋之
禮由來尚矣出輟耕錄

承塵

歸正集說文云承塵壁衣也如今室內天花板所以承陽
塵垢者急就篇曰施於床下以承塵土後漢雷義濟人死

罪其人密投金於承塵上南史有鵲集承塵上即此物也

事物攷辨卷之五十八

棟宇

九

帶經堂

事物攷辨卷之五十九

太倉周象明懸著氏輯

姪 裕南阜氏訂

男德宣常吉氏錄

飲食

百穀

楊泉物理論梁者黍稷之總名也稻者溉種之總名也菽者衆豆之總名也三穀各二十種為六十種蔬果之實助穀各二十種為百穀故詩曰播厥百穀

六穀三穀

事物攷辨卷之五十九

飲食

一

帶經堂

合璧事類六穀者稻黍稷粱麥瓜是也又云三穀者粱稻菽是也

九穀

隨隱漫錄九穀者黍稷稻粱菽大小豆麥麻也八穀者即詩之黍稷稻粱禾麻菽麥也五穀有二說鄭註云黍稷菽麥麻趙岐云稻黍稷麥菽日用所急莫如稻岐說是也

明按五穀之性各因其地之所宜而種故周禮職方氏辨九穀之數揚州荊州其穀宜稻豫州并州其穀宜五種曰黍稷菽麥稻青州其穀宜稻麥兗州其穀宜四種

曰黍稷稻麥雍州冀州其穀宜黍稷幽州其穀宜三種

曰黍稷稻

黍

爾雅黍禾屬而黏者也以大暑而生暑盡而收故謂之黍

稷

釋名稷一名稯又名粱故祭祀之稷號曰明粱

稷即粟

靈壽志黍貴而稷賤黍早而稷晚黍大而稷小黍穗散而稷穗聚稷即粟也今俗所謂小米者稷也所謂黃米者黍也事物攷辨卷之五十九

飲食

土

帶經堂

也黍有不黏者飯黍也黏者即釀酒之黍也其辨甚明自土人以飯黍為稷而黍稷之名遂混淆而莫辨矣

明按陸稼書曰春官肆師註曰粱六穀也則六穀總名為粱天官甸師註曰粱稷也惟以稷為粱者蓋稷乃穀之長為諸穀之總名也愚按稷賤而小然為穀之長者以其中央之穀故稷為長也

稷非糜子

夢溪筆談稷乃今之稭也齊晉之人謂稷曰稭乃其土音也本草註云又名糜子不知糜乃禾偽大雅唯秬惟秠惟

康惟芭四者皆黍屬以色分別丹黍謂之康

明按王氏農書曰秬黑黍也

罷亞

詞林海錯罷亞稻多貌杜牧詩罷亞百頃稻西風吹半紅

東坡詩云翠浪舞翻紅罷亞白雲穿破碧玲瓏

明按董道周曰罷亞一作秬秬一作穠秬王永嘉風俗

賦云秬秬一空玉粒如峙張伯玉詩云穠秬西成稻道

遙北海尊

稻為糯米

事物攷辨卷之五十九

飲食

三

帝經堂

通志稻有粳糯二種古人謂糯為稻五穀之類皆有粳糯

粟之糯者曰粱曰粱黍之糯者曰秬曰衆顏師古刊謬正

俗曰本草所謂糯米者今之糯米也

稻一名秬

釋名稻一名秬然有黏有不黏者糯不黏為秬

字亦作粳

五穀以稻為貴

程榮三柳軒雜識論語以食稻對衣錦祭祀則以稻為嘉

蔬公享大夫則以稻為嘉膳是五穀以稻為貴也

粱非高粱

靈壽志稷有別種穗如狗尾草而味最美者謂之粱詩維

康維芭糜亦粱粟芭白粱粟也朱子鵲羽詩註曰粱粟類

也大明會典祭先師用黍稷稻粱即此粱今或以高粱

當之謬矣

明按王氏農書云粱之香美勝于粟米謂之膏粱穀食之上品也

高粱有數名

靈壽志蜀秬高數尺其梗似蔗而小群芳譜云蜀秬一名

蜀黍一名高粱一名蘆稭一名木稷一名荻粱以種來自

事物攷辨卷之五十九

飲食

四

帝經堂

蜀形類黍稷故有諸名戴侗六書故以此為黍非也

來牟非二物

宋羅願爾雅註詩曰貽我來牟來牟大麥也廣雅以麴為

大麥來為小麥非也說文云牟大也則來牟不應為二物

矣蓋后稷憂勤萬民天賜之麥使其麥豐稔則謂之貽我

來牟耳

宿麥

西漢博聞安帝紀宿麥註云宿麥舊麥也麥必經年而熟

故曰宿麥

火米

后山叢談蜀稻先蒸而後炒謂之火米可以久積以地潤故也

菽

爾雅菽豆也其類最多故九穀之中居其二又釋名菽者豆之總名藿者豆之葉也

戎叔

兩漢舊詞天文志風西北戎叔為益康曰戎叔胡豆也為成也

事物政辨卷之五十九

飲食

五

帝經堂

麻

格物論麻泉屬也皮績為布子可食亦九穀之一或曰五種之一又云麻有實者名苴無實者名枲

明按郭璞贊曰草皮之良莫貴于麻用無不給服無不嘉

胡麻巨勝

通志胡麻即今之油麻亦曰脂麻木出大宛張騫傳果故名故麻五穀之中惟此為良而純黑者為巨勝此斷穀長生充飢之藥

明按玉海急就章註胡麻本生大宛國其莖方一名巨勝

飯之美者

呂氏春秋飯之美者玄山之禾不周之粟陽山之檮南海

之秬註云檮閭西謂之靡其州謂之堅秬黑黍

雲子

方弘靜千一錄杜詩飯抄雲子白佛經以稻為雲子文選註汶陽稼如雲雲子二字甚佳

伊蒲

事物政辨卷之五十九

飲食

木

帝經堂

避暑錄話楚王英傳伊蒲塞之饌伊蒲塞即優婆塞時佛語猶未入中國蓋西域之譯云

青精飯

困學紀聞杜詩豈無青精飯使我顏色好青精一名南天燭又云墨飯子以其可染黑飯也道家謂之青精飯故道經云服草木之正氣與神通食青燭之精命不復殞謂此也

明按夢溪筆談云南草木作飯色黑為青精飯此木類也又似草類故謂之南草木今人謂之南天燭

餽餽

朱翼猗覺寮稗記北人食麪名餽餽揚雄方言餅謂之餽齊民要術云青麪麥麪堪作飯及餽餽則餽之名已見于漢魏矣五代史李茂貞傳朕與宮人一日食粥一日食不托不托乃俗語也當以方言餽餽字為正

明按資暇錄云或問湯餅謂之不托何也曰未有刀几時以手托之既用刀几則不托矣此說為長

寒具

宋林洪山家清供晉桓玄喜陳書畫客有食寒具者不濯事物攷辨卷之五十九 飲食 七 帶經堂

手而執書後不復食寒具者即杜詩所云粒粒也閩人寒食會嫻以糯粉和麪油煎以糖食之可留月餘宜禁烟用也

明按尚書故實難珎集皆以寒具為環餅俗又名饅饅蓋以油麪為之或謂即今之饅子宋人以為寒食之具非也

畢羅

升菴集朱文公刈麥詩云霞觴羣自誇真一垂鉢何須問畢羅集韻畢羅修食也按酉陽雜俎韓約有櫻桃饅饅今

北人呼為波波南人呼為磨磨

明按員一酒名又張表臣珊瑚鉤詩話云畢氏羅氏好以羊羶之內為餅而食因號畢羅

麤糲

升菴集干寶注云祭用麤麤晉呼環餅又曰寒具今日饊子

糲糲

升菴集杜詩云糲糲蜜餌有饅饅此一句是三品糲糲乃蜜麪之乾者十月間釀餅也蜜餌乃蜜麪少潤者七夕蜜事物攷辨卷之五十九 飲食 八 帶經堂

食也饅饅乃寒食寒具也 以蜜和未煎之

牢丸

升菴集東晉餅賦有牢丸之目蓋食具名也東坡以牢丸具對真一酒誠工矣然不知為何物後見酉陽雜俎引伊尹書有龍上牢丸湯中牢丸以丸為丸東坡之誤也牢丸即今之湯餅

玉糝羹

山家清供東坡一夕與子由飲榷蘆腹爛煮不用他料只研白米為糝名玉糝羹食畢撫几曰若非天竺之酥人間

決無此味

厨傳

演繁露宣帝元康二年詔曰吏或擅興徭役飾厨傳以稱
譽過客按厨傳乃兩事厨庖也以好飲食供過客則為飾
厨傳驛也具車馬以資行役則為飾傳今人合為一事謂
豈饌為厨傳非也

永厨

升菴集夏日供帳飲食處曰永厨見越絕書園廬庖所也

腹腴

事物攷辨卷之五十九

飲食

九

帶經堂

癸辛雜識禮記少儀云羞濡魚者進尾各右腴註云腴腹
下也前漢九州膏腴師古註云腴下肥曰腴故杜詩云偏
勸腹腴愧少年坡詩亦云更洗河豚烹腹腴

淳熬淳母

禮記內則註疏先以陸稻為飯沃之以膏曰淳熬以黍為
飯制之如上法曰淳母此八珍中之二珍也

太羹鉶羹

三禮攷註周禮烹人祭祀共太羹鉶羹鄭註云羹肉湑也
鄭司農云太羹不致五味也鉶羹則加鹽菜矣太羹盛于

登謂之上古羹乃淡肉汁亦謂之清鉶羹者腳牛羹臠羊
羹臠豕羹以五味盛之于鉶器故曰鉶羹若盛于豆即謂
之庶羞矣

好羞

三禮攷註周禮庖人供祭祀之好羞註云好羞若文王之
昌歆魯魯之羊棗其生也好之其死也羞之乃事死如事
生之意

王食

漢書陳萬年傳舍修王食師古曰王食美食如玉也韋昭
事物攷辨卷之五十九

飲食

十

帶經堂

曰諸侯備珍異之食

廊飧

五代會要唐室昇平日常參官每朝退賜食謂之廊飧

谷董羹

方輿勝覽惠州土人好造盤遊飯取鮓刺膾炙皆埋之飯
中又好作谷董羹取凡飲食雜煮之

蜜啣

祝穆方輿勝覽蘇東坡詩朝盤見蜜啣夜枕聞鶯鷯蓋惠
州土人取鼠未生毛首飼之以著挾而啗之謂之蜜啣以

其唧唧作聲也

魚菜

賓退錄風俗居喪不飲酒食肉惟以魚為蔬湖北謂之魚菜杜詩云細疑沽水族風俗當魚蔬始信魚即菜也

金齏玉膾

升菴集吳人製鱸鮓子醋風味甚美所稱金齏玉膾也

蓴羹莼鼓

金齏子晉陸機詣王武子武子有數斛羊酪指以示陸云

卿東吳何以敵此陸云有千里蓴羹末下莼鼓千里末下

事物攷辨卷之五十九

飲食

土

帶經堂

皆吳中地名西陽樓組有千里蓴今千里湖產蓴最多且

美前漢地理志會稽郡屬縣有大末或云當作秣省文耳

秣下即秣陵

明按歸正集豆豉古無之史游急就章始有此事韻畧

謂之配鹽豉豉幽閉也

蔬食

何孟春餘冬序錄古人蔬食乃是乏米以蔬充食不但不得肉也東觀漢記建武初趙孝以穀食少夫婦嘗蔬食而以穀食陰讓弟禮夫婦飯之禮覺亦不肯食遂共蔬食所

謂蔬食者非穀食矣

明按論語飯蔬食孔註曰蔬食菜食也又按召晏詩曰

彼疏斯稗鄭箋云蔬羶也謂糲米米之率糲十稗九羶

八侍御七疏即糲也諸儒皆不主孔氏之說

玄酒

禮記正義郊特牲玄酒明水之尚玄酒水也明水以陰鑑取月中之水也明水亦名玄酒禮運註明水以為玄酒是也

明按王伯厚急就篇註云淮南子方諸大蛤也八九月

事物攷辨卷之五十九

飲食

土

帶經堂

中取蛤尺有二寸者熟摩令熱以向月自人定後至夜

半得水四五斗謂之明水

鬱鬯

禮記疏鬯者釀秬黍為酒也和以鬱金之草謂之鬱鬯不以鬱和直謂之鬯：者取芬芳修鬯于上下之義

食酒

林下偶談于定國傳云定國食酒至數石不亂如淳註曰食酒猶言喜酒也師古曰若依如淳之說則食字當音嗜此說非也食酒謂能多飲費盡其酒猶云食言焉今流俗

書輟改食字作飲字失其真也柳子厚序飲亦云吾病瘠不能食酒至是醉焉

明按野客叢書云論語沽酒市脯不食此言食酒雖因脯而并及之然食酒二字不可謂無所祖矣古人下字率多借用初不似今人之拘如以食物與人謂之餉而漢謂閭王餉荃葛蓋通以餉為遺耳他如係詞潤之以風雨左傳牛馬皆百匹大夫不得造車馬皆省文之體不必強為之解也

舉白

事物攷辨卷之五十九

飲食

五

常經堂

西漢博聞漢書叙傳引滿舉白師古曰引取滿觴而飲飲訖舉觴告白盡否也一說白者罰爵之名飲有不盡者則以此爵罰之

明按升菴集云禮投壺云若是者浮註浮罰爵也浮或作匏古者罰爵或以匏：浮于水故罰飲曰浮也說苑浮以大白

鶴觴

避暑錄話洛陽伽藍記河東人劉白墮善釀酒雖盛暑暴之日中經旬不壞當時謂之鶴觴謂其可千里遺人如鶴

之一飛千里也或曰騎驢酒當以驢載之而行也劉白墮六月驢酒號騎上杯

蒲萄酒

漢書大宛左右以蒲萄為酒富人藏酒至萬餘石久者至數十歲不敗

索郎

續博物志蒲阪西舜所都劉墮釀酒于桑落之辰故名桑落酒

明按歸正集桑落酒有數說一說晉時羌人來獻桑落事物攷辨卷之五十九

飲食

五

常經堂

酒謂桑落河出馬乳酒也一說盧州出桑落洲出美酒未知孰是或云一名索郎索郎者桑落之語訛也

百末

漢書評林郊祀樂章曰百末旨酒布蘭生師古曰百末百草花之末也晉灼曰蘭生芬香布列若蘭之生也

蘭生

升菴集唐太宗賜魏徵酒詩醴醕稱蘭生蘭生過玉璫千日醉不醒十年味不敗

明按蘭生漢武帝酒名玉璫隋煬帝酒名

酒名

談薈古之名酒有醉千日而始醒者中山狄希所造也有行千里而始醒者桂陽程卿酒也

崑崙觴

談薈魏賈鑄接黃河源水釀酒名崑崙觴

玉璫

談薈隋煬帝造酒曰玉璫

琉波瓊蘇

升菴集琉波瓊蘇皆古酒名見醉日月

事物紀原卷之五十九

飲食

主

帶經堂

醪醕

升菴集醪首酒也騎尾酒也

玉友

珊瑚鈎詩話近時以黃柑釀酒號洞庭春色以糯米藥麴

作白醪號玉友

椒酒

西漢馬言趙壹傳蘭有山疎椒酒淵流註云蘭有芳如

蘭也椒酒置椒酒中也

乳酒

升菴集孝經緯云酒者乳也嘉穀之乳也梁張率對酒詩如花良可貴似乳更堪珍杜子美詩山城乳酒下青雲本此

明按春秋緯亦云酒者乳也王者法酒旂以布政施天乳以哺人

玉酒

十洲記瀛洲有玉膏如酒曰玉酒飲數升輒醉令人長生

齊物論

雲谷稊記唐子西謫居惠州嘗醢酒二種其和者名養生事物紀原卷之五十九

飲食

主

帶經堂

主稍勁者名齊物論

黃羊蘆酒

餘冬序錄杜詩黃羊飲不羶蘆酒還多醉宋人解云黃羊出閬右塞上無角類麋鹿夷人所造酒莖管吸瓶中故曰蘆酒春按今陝西蕃地皆有黃羊如數歲羝而角甚長而地羊角皆曲黃羊獨與江南同其膏黃厚而不羶宋人之所見猶未詳也

明按升菴集云蘆酒即今之晒酒也又名鈎藤酒以火成不醉不芻西在東西以藤吸取

鵝兒黃

方輿勝覽漢州名酒號鵝兒黃蜀中無能及者

明按成都即簡烏城若下新豐蘭陵宜城九醞潯陽淝水嶺南靈溪博羅象洞河東桑落西京葡萄蒼梧竹葉皆酒名也

紅友黃封

歸正集酒名飲伯舊矣或謂之王友詩序又謂之紅友府

東坡嘗遊宜興黃土村主携酒來餉曰此紅友也坡曰汝知有紅友而不知有黃封御酒可謂快活共飲至醉而事物政辨卷之五十九

飲食

七

帶經堂

去

大小戶

歸正集唐人以飲酒多者為大戶少者為小戶故樂天詩云戶大嫌甜酒又云猶嫌戶小常先醉是也猶宋人以能飲者為佳客不能飲者為惡客故山谷詩云高陽社裏如相不用閒携惡客來是也

茶名

王氏名槓人農書茶經云一曰茶二曰檟三曰設檟列四曰茗五曰薺早採曰茶次曰檟至于薺則老葉矣茶蓋以早

為貴也

皋盧

癸辛雜識皋盧茶名也皮日休云有盆前皋盧

茶經茶訣

升菴集陸龜蒙嗜茶作茶品茶一書繼茶經茶訣之後註云茶經陸羽撰茶訣釋皎然撰茶經云方言蜀南人謂茶曰薺

密雲龍

東坡詩話東坡有密雲龍山谷有商雲龍皆茶名也

明按丁晉公造龍鳳團至蔡君謨又進小龍團神宗時事物政辨卷之五十九

飲食

六

帶經堂

復製密雲龍哲宗改為瑞雲翔龍則益精矣

雀舌

夢溪筆談茶芽古人謂之雀舌茶類言其至嫩也

酪奴

山堂肆政王肅好茗汁而不好酪漿曰惟酪不中與茗為奴彭城王乃呼茗為酪奴與肅正相反

明按後魏錄云瑯琊王肅仕南朝好茗飲尊羹及還北地又好羊肉酪漿或問茗何如酪肅曰茗不堪與酪為奴

龍鳳園

方輿勝覽建寧產茶宋咸平中丁謂為本路漕監進御茶進龍鳳園

茶槍

方輿勝覽王介甫送元厚之詩新茗齋中試一旗茶芽謂之一槍一旗

明按歸正集云茶芽有數品最上曰小芽如雀舌鷹爪次中芽乃一芽帶一葉號一槍一旗次曰紫芽一芽帶

兩葉號兩旗一槍其帶三四葉者皆老矣

事物紀原卷之五十九

飲食

无

帶經堂

蒙頂茶

同上雅州蒙山之頂產茶最香受陽氣全故也文彥博謝人惠蒙頂茶云舊譜最稱蒙頂味露芽雲液勝醍醐

柘漿

談薈容齋隨筆糖霜之名唐以前無所見自古食蔗者始為柘漿宋王昭遠所謂胸膈飽蒸有柘漿漢郊祀歌恭尊

柘漿柘朝醒以蔗漿為餠可解是也蔗漿曝成飴亦名石

蜜即糖

菰為菜之總名

靈壽縣志靈薺白菜芥蘿蔔國雅作蘆薺即三種古皆名

菰紫花菰有今之蘿蔔芥菰有今之芥菜晚菰有今之白菜菰其總名也

菠稊

唐書太宗時尼波羅獻菠稊菜葉類紅蘭實如蒺藜火熟之能益食味又云頗稊西國菜名僧携其子入中國訛為菠稊

明按此菜自頗稊國將來而語訛為菠稊耳見韋絢嘉

話錄

事物紀原卷之五十九

飲食

幸

帶經堂

蒲脯

野客叢書馬銑註文選云趙高欲為亂恐群臣不聽乃先設驗以蒲為脯以鹿為馬獻于二世群臣言蒲與鹿者陰

誅之此見漢人雜說歐陽詢蒲柳門載趙高此事謂出于

史記誤矣

明按風俗通義秦相趙高指鹿為馬束蒲為脯二世不

覺今人但知有指鹿事耳

筍

王氏農書陸佃云筍字從旬從日包之日為筍解之日為

竹又云字從竹從旬：內為旬旬外為竹也

稚子

冷齋夜話杜詩竹根稚子無人見沙上鳬雛並母眠世人多不解稚子為何物唐人食筍詩曰稚子脫錦襦頭玉香滑則稚子為筍明矣贊寧志曰竹根有鼠大如貓名竹豚亦名稚子子問韓子蒼子蒼曰筍名稚子老杜之意也

不用食筍詩亦可

蹲鴟

爾雅翼卓王孫云吾聞岷山之下沃野下有蹲鴟至死不

事物紀原卷之二十一

飲食

主

帶經堂

饑詳其始意本謂其土肥美粒米狼戾鴟為下啄因蹲伏不去耳而前世相承謂蹲鴟為芋言蜀川出者形圓而大狀若蹲鴟云芋字或誤作芋故南朝有謝人饋羊者以蹲鴟為言類之推記之以戒子孫

明按王氏農書芋一名土芝齊人曰苦蜀呼為蹲鴟類氏家訓云江南有一權貴請誤本蜀都賦註解蹲鴟芋也芋訛作羊字後人餉羊肉荅書云損患蹲鴟舉朝驚駭不解字義久而尋繹方知如此

堯韭

宋施青臣繼古叢編云周益公校正文苑英華序以堯韭對舜華梁元帝玄覽賦以堯韭舜華對金盞玉斝梁太子齊河南策啓云堯韭未傳姬歌未喻用堯韭者多矣而不知所出後見典術云聖王之仁功濟天下堯也天星降于庭感百陰而為昌蒲焉今堯韭是也

明按昌陽一名堯韭即菖蒲也又爾雅翼云荃菖蒲也一名菰切之為菰謂之昌歎以文王所嗜故云據此則堯韭姬歌亦非兩物矣

舜華

事物紀原卷之五十九

飲食

主

帶經堂

爾雅翼木槿今人植為離易生之物也其花剝開暮落一名為舜華或呼為日及詩云顏如舜華陸機賦云如日及之在條莊子以為朝菌亦此物也

明按木槿花楚謂之葛秦謂之曼其花作湯代茗可以治風然茶令人不睡木槿令人睡莊子所云朝菌乃鷄埽之類非木槿花也

苜蓿盤

稗史彙編開元中東宮官寮清談薛令言為左庶子以詩自悼云朝日上圓、照見先生盤、中何所有苜蓿長闌

千上幸東宮因題其傍云若嫌松桂寒任逐桑榆暖令言
恐謝病歸

韭萍虀

晉書石崇為客作豆粥咄嗟便辦惟韭萍虀豆至難煮豫
作熟末客來但作白粥以投之耳韭萍虀乃搗韭根雜以
麥苗耳

鉤醬

升菴集秘含南方草木狀云鉤醬菜也生于蕃國大而
紫白單葉小而青曰鉤醬可以調食故云醬

事物紀原卷之五十九

飲食

重

帶經堂

鷄菌

升菴集蔡氏毛詩名物解引莊子云鷄菌不知晦朔今本
作朝菌鷄菌如鷄冠也今雲南佳菌鷄菌即物也

茆菹

爾雅翼茆杜子春讀為卯陸璣曰茆與荇葉相似江南人
謂之萑菜亦謂之水葵周禮有茆菹蓋用此物為菹鄭大
夫誤讀為茅不可從也

菜苴

爾雅翼菜苴婦人所採今車前子是也說文乃云菜苴一

名馬舄其寔如李今人宜子周書所謂韓云菜苴是木似
李其寔宜子孫王肅亦引周書王會云菜苴如李出于西
戎王基駁之曰王會所記雜物奇獸皆遠方各出土地所
產以為貢贄非周南婦人所得採周南所云采菜苴乃
草也非木也

卷耳

宋陸佃埤雅爾雅曰卷耳苓耳廣雅曰即某耳也幽州人
謂之爵耳荆楚記曰卷耳一名瑞耳亦名蒼耳叢生如盤
明按博物志曰昔洛中有人驅羊入蜀而胡菓子著于
事物攷辨卷之五十九

飲食

重

帶經堂

羊毛蜀人得其種植之名曰羊負來即今之某耳也一
名卷耳詩云采卷耳是也詁荆楚記以卷耳為蒼耳
通志辨其不然卷耳似鼠耳而有刺易粘人衣即今卷
菜葉如連錢者是也若蒼耳但堪入藥不可食

雍菜

通志雍菜主解暑毒南人先食雍菜後食野葛自然無苦
張司空曰魏武嗽野葛一尺應是先食此也通齊明見此
倫國以甕盛之故曰甕菜而
通志以為雍志傳寫之訛也

五天

清異錄藥有五天決明為肝天紫苑為肺天神曲為脾天
遠志為心天從蓉為腎天

山藥

負喧稊錄山藥本名薯蕷避宋英宗諱遂名山藥炊飯本
名蒸餅避家仁宗諱故改南唐主諱煜故改鵲鴿為八哥

黃精

廣雅曰黃精龍御草也本草曰黃精久服輕身延年

明按本草黃精一名重樓一名菟竹一名雞格一名政

窮一名鹿竹生山谷中又仙經云服其花勝其寔服其
事物攷辨卷之五十九 飲食 玉 帶經堂

寔勝其根名仙人餘糧

金盞玉斂

列女傳澠水謗食金盞可以支長久食玉斂可以得長壽

註云金盞五加皮也玉斂地榆也

明按金樓子曰寧得一杞五加不用金玉一車寧得一

片地榆不用明月寶珠惟此二物可以資石

盧橘

升菴集上林賦盧橘夏熟註不言何物三體註指為枇杷
然予觀上林賦又有枇杷樵柿之文不應重出偶閱吳錄

曰朱光錄為建安郡中庭有橘冬月樹上累之至明年夏
變青黑色味絕美此盧橘也盧黑色此說近是

明按應劭註上林賦云其山之東青烏之所有盧橘常
夏熟又按海錄花木志云給客橙出蜀土若柚而香冬
夏花寔相繼或如彈子或如拳通歲食之名曰盧橘則
盧橘之非枇杷明矣

青子

餘冬序錄橄欖稱青子東坡詩有之凡果至熟必變色自

青而黃或紅橄欖雖熟不變故曰青子
事物攷辨卷之五十九 飲食 玉 帶經堂

壽木華

呂氏春秋萊之美者崑崙之萌壽木之華
註云華寔也壽木崑崙山上木也食其寔者不死

美果

呂氏春秋果之美者沙棠之寔江浦之橘雲夢之柚

芋栗

升菴集芋栗木果莊子所云狙公賦芋者是也今訛作芋
沈存中嘗辨其非矣杜詩園收芋栗未貧正指此物今芋
以芋栗作蹲鴟之芋一何遠哉

明按夢溪筆談江南有小栗謂之茅栗以余觀之即莊子所謂茅也以茅為茅文相近之訛也茅音序

禹餘糧

博物志海上有草焉名篩其寔食之如大麥俗名曰自然糧或曰禹餘糧

事物紀原卷之五十九

飲食

禾

帶經堂

事物紀原卷之六十

太倉周象明懸著氏輯

姪 裕南卓氏訂
男德宣常吉氏錄

冠裳

皮弁與韋弁不同

陳祥道禮書鄭康成曰皮弁者古以白鹿皮為之蓋皮弁存毛順物性而為之文質具焉韋弁去毛違物性而又染之文而已

明按陳祥道云人為者多變自然者不易皮弁因其自

事物紀原卷之六十

冠裳

一

帶經堂

然而已此所以三王共皮弁素積而周天子至士共用之也

爵弁與韋弁各異

禮書孔安國曰爵弁韋弁也劉熙釋名曰以爵韋為之謂之韋弁則爵弁即韋弁耳及觀弁師司服韋弁先于皮弁爵弁先于綦弁綦弁即士冠禮次加皮弁三加爵弁而以爵弁為尊聘禮主卿贊禮服皮弁及歸饗餼服韋弁而以韋為敬則皮弁之上非韋弁即爵弁耳非可以韋弁爵弁為一也

幅巾

通志幅巾以全幅帛為之趙魏之間謂之承露郭林宗折角巾謂此也

明按方言曰覆髻謂之幘亦謂之承露漢官儀曰幘者卑賤不冠者之所服也

角巾

古今原始晉制角巾以葛為之形如恰而橫著之尊卑共服是為葛巾之始

金貂

事物紀原卷之六十

冠裳

二

帶經堂

獨斷金貂武冠或曰繁冠今謂之大冠武官服之侍中中常侍加黃金附貂蟬鼠尾飾之

法冠

事物紀原後漢輿服志曰法冠一名柱後惠文或謂之獬豸冠獬豸神羊能別曲直楚王常服之故以為冠楚執之法者服之御史是也淮南子曰楚文王好服獬豸楚國效之註云獬豸冠也

進賢冠

事物原始進賢冠古緇布冠之遺象也董巴以為文儒之

服漢平帝元始五年令公卿列侯冠三梁二千石兩梁千石以下一梁：別貴賤自漢始也

遠遊冠

丘光庭兼明書曹子建求通親：表云若得辭遠遊戴武弁臣銳曰辭：國遠遊出征也明白非也遠遊冠名言脫去遠遊之冠而戴武弁也

術士冠

玉海前漢書五行志天將雨鵲知之師古曰逸周書知天文者冠鵲冠以鵲知天時故也禮圖謂之術士冠

鵲冠瓊弁

冠裳

三

帶經堂

禮記疏僖二十四年左傳子臧好紫鵲冠鄭伯聞而惡之使盜殺之于陳宋之間僖二十八年左傳初楚子王自為瓊弁

接離

困學紀聞爾雅註睫離白帽也江東取白鷺翹背上長翰以為睫離一作接離山簡傳作接離

席帽

顧起元說畧考輿服志席帽之製本野夫岩叟之服以草

羅為之巾下又加以席帽故曰重戴宋初御史臺皆戴之
餘官或戴或否新進士亦戴之釋褐即止蓋統貴賤咸服
之矣石林燕語云祥符五年詔親王得用清涼傘兩府亦
許用以其有席帽故謂之重戴則所云重戴者以兼用帽
清涼傘而得名也其謬甚矣青箱稊記云宋初猶襲用唐
風人皆曳袍重戴出則以席帽自隨似認席帽重戴為二
亦誤也

明按事始席帽本卷人之服以羊毛為之謂之氈帽至
秦漢中華競服之後以故席為骨謂之席帽女人戴者
事物紀原卷之六十

其四面垂下綢子飾以珠翠取其障蔽也

幘頭

宋俞琰席上席談幘頭起于周武帝以幅巾裹首故曰幘
頭幘字音伏與襪被之幘同今訛為幘

白題

墨莊漫錄杜子美秦州詩云馬驕珠汗落胡舞白題斜或
作蹄莫曉白題之語南史宋武帝時西北遠邊有白題及
滑骨遣使入貢莫知所出裴子野云漢類侯新胡白題將
一人服虔註云白題胡名也又漢定遠侯擊虜入滑此其

後乎人服其傳識余嘗疑之蓋白題乃胡人氈笠子美所
謂胡舞白題斜蓋以胡人旋舞而笠斜也

渾脫

朝野僉戴唐趙公長孫無忌以烏羊毛為渾脫氈帽天下
慕之其帽為趙公渾脫後坐事長流嶺南渾脫之言于是
驗焉

弁髦

群碎錄弁髦男子始冠則用之既冠則棄之

十二章

事物紀原卷之六十

冠裳

五

帶經堂

上海周禮司服註古天子冕服十二章舜欲觀焉日月星

三辰山龍華蟲六者畫于上衣宗彝藻火粉米黼黻六者繡

于下裳自日月至黼黻凡十二章

明按尚書註云天子服日月而下章十二公自山龍而下

章九至黼黻士服藻火大夫加粉米上得兼下不得兼

上也三公八命復加一命則服龍象與王者之

五服

尚書皋陶謨五服五章哉蔡註云五等之服自九章以至

一章是也

明按蔡元度曰周官司服公服衮冕而下九章之服如王之服公有降龍無升龍別于天子侯伯服鷩冕而下七章之服如公之服子男服毳冕而下五章之服如伯之服孤服絺冕而下三章之服如子男之服卿大夫服玄冕而下一章之服如孤之服自上至下凡五等故曰五服

散

白虎通義緇首蔽也行以蔽前春秋正義冕服謂之韞朝服謂之韞一作韞一作韞一作韞

文繡

事物紀原卷之六十

冠裳

六

帶經堂

考工記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五綵脩謂之繡

公衮亦有升龍

禮書周禮文龍為旗觀禮天子戴大旂升龍降龍本章之飾蓋亦如此則龍之一升一降乃不為亢君德之象也司服公之服自衮冕而下如王之服則公衮亦有升龍矣康成謂天子衮有升龍降龍公衮無升龍誤也

金紫銀青

歸正集漢官謂之金紫者金印而紫綬也銀青者銀印而

青綬也唐宋以來近臣皆服紫而以金飾魚符繫于帶間以明貴賤謂之紫金魚袋後世官不佩印名與漢同而寔異也

魚袋非古

懶真子陝府平陸主簿張貽孫子訓常問僕魚袋制度僕曰今之魚袋乃古之魚符也以魚分左右可以合符唐人用袋以盛此魚唐與服志曰隨身魚符左一右一左者進內右者隨身皆盛以袋三品以上飾以金五品以上飾以銀景雲中詔衣紫者以金飾之衣緋者以緋飾之謂之章事物紀原卷之六十一

冠裳

七

帶經堂

服蓋有據也

唐章服

玉海唐書貞觀四年詔三品以上服紫四品五品服緋六品七品以綠八品九品以青龍朔二年孫茂道奏八品九品衣碧從之高宗上元二年勅文武三品以上服紫金玉帶四五品緋金帶六七品綠銀帶八九品青綸石帶庶人黃銅鐵帶開元以後百官賞緋紫必兼魚袋

宋公服

宋史宋因唐制為公服三品以上服紫五品以上服朱七

品以上服綠九品以上服青其制曲領大袖下施橫襖束以華帶幘頭烏皮靴自公卿至一命之士通服之

翠被

埤雅翠鳥謂之翡翠雄赤曰翡雌青曰翠小者謂之翠碧一名魚虎一名魚師竹善捕魚楚王以其羽飾被左氏傳所云翠被豹舄是也

明按通志翡翠爾雅曰鷩音律其羽可以飾器故有鷩冠

復陶

事物攷辨卷之六十

冠裳

八

帶經堂

事物原始左傳楚子次于乾谿雨雪王皮弁秦復陶杜註云復陶雨衣也

吉光裘

西京雜記漢武帝時西域獻吉光裘入水不濡入火不焦上時服之以聽朝

曳阿

說類漢書禮樂志有曳阿錫云者如淳云阿為細繒錫為細布而不知其所以為繒之故考之水經註云東阿縣出佳繒故史記云秦昭王服太阿之劍阿繒之衣是也繒出

于阿即目為阿猶之龜出于蔡即目為蔡驢出于衛即目為衛紙出于刺即目為刺也

輕容

唐類苑輕容薄紗也王建宮詞云嬋羅不着愛輕容元微之有寄白樂天白輕容詩

明按九域志云越州歲貢輕容紗即世俗所謂銀條紗也後人妄改為庸或改為穆蓋不知其所出耳

火浣布

梁任昉述異記南方有火火出四月生火十二月火滅火事物攷辨卷之六十

冠裳

九

帶經堂

滅之後草木皆生枝幹至火生草木皆落如中國時也取此木以為薪燃之不燼以其皮績之為火浣布一名

明按列子周穆王大征犬戎西戎獻火浣布浣之必投

于火又按十洲記云南荒外國有火山火中有白鼠土人以水沃之則死取其毛織之以為布然則火浣布固有二種也

蛟布

述異記揚州有蛇市人人鬻珠玉而雜貨蛟布蛟人即泉先也亦名泉客又云南海出蛟綃紗泉先潛織亦名龍紗

其價百餘金以為服入水不濡

明按述異記下卷又云南海中有鮫人室水居如魚不
廢機織泣則出珠蓋水怪也

水蠶

拾遺記員嶠之山有水蠶長十寸黑色有鱗角以雪霜覆
之然後為繭其色五絲織為文錦入水不濡入火不燎唐
堯時海人獻之以為補服

織貝

尚書蔡傳織貝錦名織為貝文詩云貝錦是也今南夷人
事物攷辨卷之六

冠裳

十

帶經堂

棉之精好者亦謂之吉貝

明按臨川吳氏曰染其絲五色織之成文者曰織貝不

染五色而織亦成文者曰織文

荃葛

西漢雋詞江都王建傳遺建荃葛師古曰荃細布也字本
作絰葛即今之葛布也

吉貝

宋方勺泊宅編閩廣多種木棉紡織為布名曰吉貝海南
蠻人織為花卉尤工巧即古所謂白疊布也

明按程大昌演繁露云吉貝草也緝其花為布粗曰貝

精曰氍今之吉貝亦緝花為之而古吉二字不同豈訛
名耶抑西物也明嘗攷博物志曰南史言林邑等國出
古貝木自當以古字為正吉字或傳寫之訛耳

香荃

洞冥記波岐國產荃草亦曰春蕪草其皮如絲可為布
曰春蕪布亦曰香荃布

白越

西漢博開明德馬皇后賜諸貴人白越三千端註曰白越
事物攷辨卷之六

冠裳

士

帶經堂

白布也

明按蘇秦傳曰錦繡千純裴駰註曰純端名又按演繁

露云左傳昭六年豐賈以錦幣二兩遺子註云二丈為

一端二端為一兩一兩一疋也二兩蓋二疋今人謂一

端為一疋誤矣

束帛

賢奕編公羊傳乘馬束帛束帛謂玄三纁二玄三法天纁
二象地然則今人以一疋帛為束帛亦非也

明按束帛十端為五匹作一束也

氍毹

西漢博聞西域傳天竺國出細布好氍毹註云氍他閼反氍音登毛席也

華布

華陽國志益州有格桐其華如絲人績以為布名曰華布

荅布

西漢博聞馬援傳公孫述為馬援制部布單衣註云東觀記曰部作荅前漢書音義曰荅布曰荅布也

明按師古曰荅布粗厚之布也清音安為荅音失其義貴物攷辨卷之六十

矣

短褐

西漢博聞貢禹傳短褐不完師古曰短者謂僅監所著布長襦也褐毛布之衣也短音豎

明按顏註分短褐為二索隱云以褐布裁為勞役之衣短而且狹故謂之短褐亦謂之監褐以索隱為正

緼袍

玉海玉藻云緼為緼緼為袍註云衣有著之異名也純著新綿謂之緼雜用舊絮名為袍

短後衣

夢溪筆談唐以來士人文章好用古人語而不攷其是凡說武人多云短後衣不知短後衣出莊子說劍篇蓋古之士人衣皆曳後故時有短後之衣者非武人服也

明按莊子曼胡之冠短後之衣註以為粗陋之狀喜人以為武士所服似亦未可盡非

素積

席上腐談古之素積即今之細褶布也荀子云皮弁素積傳傳曰註云素積為裳用十五升布為之懸其腰中積事物攷辨卷之六十

弋絺

玉海漢書文帝紀贊身衣弋絺服御無增益註云弋黑色絺厚縵

青衿

唐書咸通中禮部侍郎劉允章請諸生及進士第並謁先師衣青衿介幘以還古制

襜褕

王氏農書蓑雨衣毛公詩傳蓑所以備雨笠所以禦暑唐

韻云蓑草名可為雨衣又名蓑襖

龍具

程大昌演繁露王章卧牛衣中註云龍具也按食貨志董仲舒曰貧民常衣牛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然則牛衣者編草以被牛蓋蓑衣之類也

明按王氏農書類師古曰牛衣編亂麻為之即今呼為龍具者前漢王章卧牛衣中晉劉琨好學少貧苦口誦手繩賣牛衣以自給則牛之有衣舊矣王荆公詩云百獸冬日暖獨牛無能毛無衣也中歲坐恐得空牢主人事物攷辨卷之六十

龍具

西

牛衣

覆護恩豈啻一綈袍問汝何以報黍離滿東臯

鞶即帶

禮書古者鞶帶大帶皆謂之鞶內則所謂男鞶革鞶帶也許慎服虔杜預之徒皆以鞶為帶鄭氏以男鞶革為盛帶之褱非也

韋帶

兩漢博聞周磐解韋帶就孝廉之舉註云以韋皮為帶未仕之服也求仕則服鞶帶故解之

錦帶

禮書王藻曰居士錦帶弟子縞帶鄭氏曰居士命士也居士錦帶以其有脩成之文也弟子縞帶以其有變通之質也

明按居士即處士其名妨此

衣船

釋史彙編襟紐為衣船飲中八仙歌云天子呼來不上船

衣襟

通鑑辨誤義熙十二年沙門曇永使王華提衣襟自隨史昭曰爾雅裳前幅謂之襟余按爾雅所謂裳前幅者自是事物紀原卷之六十

衣襟

衣

衣襟

縷字此縷字音房王翻吧也所以包裹衣物魏舒縷被而出韓愈文所謂縷被入直皆此類也昭音義皆誤

九州被

後漢書邊讓才辨俊逸孔北海嘗薦于曹操曰邊讓為九州之被則不足為單衣襦袴則有餘

被池

侯鯖錄正俗云或問今以卧氈著裡施緣者何以呼為被池答曰池者緣飾之名謂其象如池水耳左太冲嬌女詩云衣被皆重池即其証也今人被頭別施帛為緣者猶呼

之為被池此氈亦有緣故得名池耳

邪幅

日知錄詩邪幅在下箋云邪幅如今行膝也倡求其脛自足至膝戰國策蘇秦羸膝負書擔囊吳志呂蒙為兵作絳衣行膝是也

袂衣

通鑑辨誤僖宗乾符元年王凝崔彥昭同舉進士凝先及第嘗袂衣見彥昭史昭曰袂楚辭切博雅稍袂袂謂之縷袂余按史昭此釋殊不可曉不知袂衣二字今人所常習物類彙編卷之六十

言也凡賓以禮服至者主欲從簡便必使人傳言曰請袂衣客于是便服進又有服宴褻之服而過服禮服者必謝曰袂袒無禮可見今衣之說起于唐人而通行于今世也

筭
禮書古者筭亦謂之簪易曰朋盍簪鄭氏謂筭即今之簪也

條脫

能改齋漫錄唐盧氏雜說文宗問宰臣云條脫是何物宰臣未對上曰條脫為臂飾即今釧也唐徐堅初學記引古

詩云繞臂獲條連條連又作跳脫蓋條脫條連跳脫總是一物而異名

金鳳衣

徐應秋談薈王建宮詞羅衫葉、綉重、金鳳銀鵝各一業每遍舞時分兩向太平萬歲字當中金鳳銀鵝蓋舞者之衣也

長相思

侯鯖錄古詩云文綵獲鴛鴦裁為合歡被著以長相思緣以解結不解註云被中著綿謂之長相思

副編

漢制改周禮追師副編註云副之言覆所以覆首之飾其遺象若今之步搖后服之以從王祭祀編以髮為之若今之假紒服之以奈

步搖

釋名步搖上有垂珠步則搖也

錦纏頭

歸正集漢成帝時趙飛燕善舞帝觀之恐釵鈿墜落輒以錦纏之此其始也

禕衣搖狄闕狄

禮書周禮內司服掌王后之衣服禕衣搖狄闕狄鄭康成曰狄當為翟：雉名伊洛而南素質五色皆脩成章曰翟江淮而南青質五色皆脩成章曰搖王后之衣畫翟者為禕衣從王祭先王則服之畫搖者為搖翟祭先公則服之闕狄刻而不畫祭群小祀則服之

繡襪

升菴集後漢書諸子繡襪註云繡襪半臂也諸子掖衣也

俗名襪掖

事物紀原卷之六十

冠裳

大

帝經堂

明按因學紀聞云揚雄方言襪掖者日關以西謂之襪掖俗名襪掖毛晃曰襪掖一名諸子

銀艾

兩漢博聞張奐曰吾前後仕進十要銀艾註云銀印綠綬也以艾草染之故曰艾

盤綬

漢書高帝初諸侯王置金璽盤綬註云盤綠也草名出聊聊平昌縣似艾染綠因以為綬

烏履屨

續筆叢事物紀原云世本云于則黃帝臣名作扉履草曰又云

草謂之屨皮謂之履定錄曰單底曰履複底曰烏古今註

曰烏以本置履下乾腊不畏泥濕履乃屨之不帶者蓋祭

服曰烏朝服曰履燕服曰屨也

蒲履

寔錄始皇二年始以蒲為履

絲履

寔錄鞋夏商皆以草之罔以麻晉永嘉中以絲古今註云

魏文帝寵殿巧笑始製絲履按禮少儀云國雖摩敝君子

事物紀原卷之六十

冠裳

尤

帝經堂

不履絲履則周人已用絲為屨矣

珠履

國策春申君上客三千躡珠履

穿履

後魏書王遵業好著穿履好事者多毀新履以學之

東郭履

史記東郭先生行雪中履有上無下足踐地

屨履

漢書雋不疑暴勝之屨履起迎屨履納未正也即倒屨而迎之意

變履為靴

學士佔俾古有履無靴趙武靈王乃變履為靴

飛雲履

雲仙雜記白樂天製飛雲履以玄綾為質四面以素絹作雲朵染以四選香振履則如烟霧

明按胡應麟云六朝前率以草為履古稱芒屨蓋賤者之服大抵皆然唐張志和以樓為履五代蒲履盛行九國志云江南李昇常履蒲靴是也

驚靴

事物攷辨卷之六十

冠裳

子

帶經堂

藝林學山周禮有跕屣氏舞四夷之樂故以革為履取其舞蹈之便至漢則總章伶人服之唐世名驚靴故妓人從

良詩有便脫驚靴入鳳幃之句

明按胡應麟云履也屨也屨也四者小異而大同古男子婦人共之自唐宋五代婦人雖足遂專以弓鞋屬之婦人而履屨屨皆歸之男子耳

扉屨

隣幾雜志釋名齊人謂韋屨曰扉：皮也以草為之亦曰扉屨

明按升菴外集云方言曰扉屨屨也絲作曰扉麻作曰扉：符費切然此以皮為之以麻為之以草為之皆曰扉屨

事物攷辨卷之六十

冠裳

圭

帶經堂

事物攷辨卷之六十一

太倉周象明懸著氏輯

姪 裕南卓氏訂

男德宣常吉氏錄

飛走

羽族之長

禽經鳳雄凰雌亦曰瑞鸛亦曰鸞鸞羽族之長也

雞趣

禽經鸞瑞鳥一曰雞趣張華註曰鸞者鳳鳥之亞始生類

鳳久則五彩變易故字從變天下太平則見其音如鈴聲

事物攷辨卷之六十一

飛走

一 帶經堂

鸞然也周之法車綴以大鈴其聲如鈴故曰鸞車後改為

鑾

鳳鸞

物類攷五采而多赤者鳳多黃者鸞雛多青者鸞多白者

鸞鸞帝曉鳳律作曆故曰鳳曆

明按禽經曰青鳳為鸞鳳善鳴鸞善舞

足足般般

升菴集薛道衡文云足足懷仁般般擾義足足鳳也般般麟也說文鳳鳴節節足足相如封禪書般般之歡樂我君

園

精衛

山海經炎帝之女渡海溺死其魄化而為鳥常啣西山木石以填東海報其冤也

王母

張邦昌墨莊漫錄杜詩云子規夜啼山竹裂王母畫下雲旗翻說者以為瑤臺之王母中官陳彥和云頃在宣和間掌禽苑四方所貢珍禽不可殫舉蜀中貢一鳥狀如燕色紺翠尾甚長飛則尾開象如西旗名曰王母子美所言事物攷辨卷之六十一

飛走

二 帶經堂

乃此禽也

明按蜀中果有此鳥然以此解杜詩恐非作者之意

昆雞

西漢博聞司馬相如傳昆雞張揖曰昆雞似鶴黃白色

玄鶴

古今註鶴千歲則變蒼二千歲則變黑所謂玄鶴也

明按禽經云玄鶴胎生能化而為仙又曰鶴為仙人之

驥驥故曰仙禽

翡翠即翬

通志翡翠即飛爾雅曰飛音律其羽可以飾器物

鴿為飛奴

開元遺事唐張九齡養鴿與親戚書繫於鴿足依所教飛往投之號飛奴

鴛鴦為足鳥

古今註鴛鴦水鳥是類也雌雄未嘗相離人得其一則一思而至死故曰足鳥

避株即吐綬

師曠禽經曰頸有米索曰避株張華註云雉屬頸有米色事物攷辨卷之六十一

飛走

三

帶經堂

作囊過樹木則避故曰避株任昉曰亦名吐綬鳥

明按吐綬鳥一名功曹見崔豹古今註

陽鳥

物類志鴈陽鳥江淮洲渚間動計千百大者居其中令鴈奴圍而警察飛有先後行列則人若張其一則飛行中缺一焉

明按鴻鴈愛陽而惡陰秋南來春北去來則霜降南人謂之霜信禹貢疏曰日之行夏至漸南冬至漸北鴻鴈南北與日進退隨陽之鳥故曰陽鳥

啣蘆

淮南子鴈從風而飛以愛氣力啣蘆而飛以避矰繳

鷺即鷺

埤雅鷺是屬蒼黑色是好沒鷺好浮故鷺一名漚列子曰漚鳥之至者百住而不止今鷺字從鳥後人加之也

明按蒼頭鷺詰曰鷺鷥也一名水鷺

鷺

陸佃埤雅尸子曰野鴨為鷺家鴨為鷺不能飛翔如庶人守耕稼而已故曲禮曰庶人之鷺匹匹鷺也鷺不散遠而事物攷辨卷之六十一

飛走

四

帶經堂

又乘匹不妬故或謂之匹也

明按滕王閣序云落霞與孤鷺齊飛誤以野鴨為鷺也

桑扈

丘光庭兼明書爾雅桑扈鵲脂郭璞云俗謂之青雀嘴曲食肉好盜脂膏食因以為名此說非也按下文云夏扈鵲玄秋扈鵲藍冬扈鵲黃棘扈鵲丹豈諸扈皆善為盜而鵲玄黃丹藍者子蓋竊之為言淺也竊玄者淺黑色也竊藍者淺青色也竊黃者淺黃色也竊丹者淺赤色也竊脂者淺白色也今三四月間採桑之時見有小鳥灰色眼下正

白俗白鷓鴣鳥是也以其採桑時采故謂之桑扈而郭註謂竊脂為盜脂肉何其謬也

明按竊脂蓋一名而二種經鳥云桑扈竊脂鷓鴣割葦蓋對割葦而言之所謂好盜脂肉者是也桑扈竊脂對竊丹言之所謂淺白色者是也呂氏讀詩記亦從其說光庭但知其一而未知其二耳

杜鵑非鷓鴣

埤雅杜鵑一名子規苦啼啼血不止一名怨鳥夜啼連旦血漬草木凡始鳴皆北向苦則倒懸於樹說文所云蜀王事物攷辨卷之六十一
飛走 五 帶經堂
望帝化為子規是也今謂之子規爾雅又名鷓鴣周啼必向北臨海異物志曰鷓鴣一名杜鵑至三月鳴晝夜不止楚辭曰悲鷓鴣之先鳴今使夫百草為之不芳則杜鵑似非鷓鴣蓋鷓鴣一名鷓此言是也蓋鷓鴣至而鳴故百草為之芳歌

喚起催歸

墨客揮犀難退之詩云喚起窓前曙催歸日未西無心花鳥裏更與盡情啼魯直曰余兒時每吟此時詩了不解其意自出陝右吾年五十八矣時春晚偶憶此詩方悟喚起

催歸二鳥名也催歸即子規喚起聲如絡緯圓轉清亮偏於春晚則鳴江南謂之春喚

鷓鴣

徐鑒禮經外解月令鷓鴣旦不鳴禮引詩又作盍旦註云盍旦夜鳴求旦也郭璞方言註云鳥似雞冬天晝夜鳴今北方有鳥名寒號蟲即此也說文作鷓鴣又作鷓鴣

鷓鴣

同上月令鷓鴣始鳴鷓鴣左傳謂之伯趙樂府謂之百勞禽經曰伯勞飛不能翔翔直刺而已形似鷓鴣鷓鴣喙黃伯勞事物攷辨卷之六十一
飛走 六 帶經堂
喙黑以別之易林曰鷓鴣必卑棲鷓鴣必匹飛此鳥好隻飛性亦能搏擊俗名鳳凰皂隸言百鳥畏之也蜀中名駕鷓鴣中名鐵鷓鴣又名榨油即五更輒鳴旦乃息
明按事物原始鷓鴣一名鷓鴣一名伯勞又曰鷓鴣鷓鴣鳴冬至止

一鳥七名

禽經鷓鴣戴勝布穀也亦曰鷓鴣呼亦曰獲穀春耕候也註曰鷓鴣戴勝生樹穴中不巢生爾雅曰鷓鴣戴勝鷓鴣即首上勝也故曰戴勝農事方起此鳥鳴於桑間云五穀

可布種也故曰布穀月令云戴勝降於桑一名桑鳩仲春鷹所化也

戴勝非布穀

埤雅釋鳥云鴝鵒戴勝郭璞曰鴝即頭上勝也俗呼戴勝三月飛在桑間月令所謂戴勝降於桑是也方言曰鴝鵒自閩而東謂之戴勝似誤蓋鴝鵒布穀也男事興而布穀鳴女工興而戴勝鳴則鴝鵒與戴勝當非一物

雞跖

詞林海錯淮南子云善學者如齊王之食雞必食其跖數事地政補卷之六十一飛走七帶經堂

隼為擊征

詩疏隼鷃也齊人謂之擊征亦謂之題肩

風翔則風

禽經風翔則風註曰風禽鷃類越人謂之風伯飛翔則天大風

雨舞則雨

禽經雨舞則雨註云一足鳥一名商羊字統曰商羊一名雨天將雨則飛鳴孔子辨之於齊廷也

鴝鵒

詩經同異錄郭璞曰鴝鵒鷃類今江東呼之為鷃好在江湖食魚陸璣曰大小如鴝鵒深目目上骨露幽州人謂之鷃其名有三其實則一蓋鳥之鷃而有別者歐陽氏曰關雎之詩不取其鷃而取其別是為得之

明按詩測曰鴝鵒者王鷃也其性自然知有君臣杜甫詩云生子百鳥巢百鳥不敢喧仍為餽其子禮若奉至尊故謂之王鷃

倉庚

事物攷辨卷之六十一

飛走

小

帶經堂

禮記正義倉庚商庚郭景純云即鷃黃也李邕云一名楚雀方言云齊人謂之搏黍

嚶鳴非黃鸝

野客叢書詩代木丁丁鳥鳴嚶嚶鄭箋云嚶嚶鳥聲正文與註並未嘗及黃鳥白樂天作六帖始類鷃門中其後遂多祖述之者然僕觀張平子東京賦鳴鳩麗黃關關嚶嚶然則嚶嚶為黃鸝用自漢已然矣不自樂天始也

鷃斯

同上毛詩弁彼鷃斯鷃鳥名也斯衍詞如曰鷃斯鷃斯之類

而劉孝標乃謂鳥名驚斯則失之矣

斥鷃

金罍子禽經曰鷃上有赤楊用修註云上飛而上也鷃之飛不過尺莊子所云斥鷃亦尺也

翠

禮記註疏內則云舒鴈翠又云舒鳬翠舒鴈鵠也舒鳬鴨也翠尾也

上樹下水

陸務觀老學菴筆記淮南子曰雞寒上樹鴨寒下水驗之事物攷辨卷之六十一

飛走

九

帶經堂

皆不然有一媼曰雞寒上距鴨寒下喙耳上距謂縮一足下喙謂藏其喙於翼間

雌雄

宋俞琰席上腐談爾雅云鳥之雌雄不可別者以翼左掩右為雄右掩左為雌

鳥孕

禽經鶴以聲交而孕鵠以音感而孕白鵠相抵而孕鵠鵠暗交而孕

明按鵠鵠狀類鳬而足高相視而睛不眇則生雛

鷓鴣非巧婦

呂氏讀詩記爾雅曰鷓鴣鷓鴣郭璞曰鷓鴣類山陰陸氏曰先儒以鷓鴣為巧婦以爾雅觀之宜如璞義蓋爾雅言鷓鴣鷓鴣繼言茅鷓怪鷓鷓則鷓鴣亦泉之類也

明按呂東萊曰鷓鴣鷓鴣之別名郭景純陸農師所解皆得之方言曰自閩而東謂鷓鴣曰鷓鴣此乃陸璣詩疏所云巧婦似黃雀而小其名偶與鷓鴣之別名同與爾雅之所載實兩物也毛鄭以此解詩誤矣

鷓鴣

事物攷辨卷之六十一

飛走

十

帶經堂

埤雅鷓鴣怪鷓也其鳴即雨一名隻狐晝無所見夜即飛噉蚊虻鷓服鬼車之類莊子所謂夜撮蚤察毫末晝出瞑目而不見丘山者也顏之推曰雀奚夕鷓鴣奚晝盲鷓鴣一名鷓鴣

桃蟲

詩經同異錄周頌小毖之篇云肇允彼桃蟲拚飛維鳥此成王嗣位之初而求助於群臣之詩也言天下之事當慎其小小為不慎後為大禍猶鳥之始小而終大也正義曰桃蟲巧婦也自閩而東謂之桑飛或謂之工雀或謂之過

羸或謂之女匠自閨而西或謂之羸雀郭璞曰即鷓鴣也
陸璣疏曰即鷓鴣也蓋一物而有九名鷓鴣小鳥而生
鷓鴣詩云拚飛維鳥謂此也

明按鄭箋云鷓鴣之所謂鳥題肩也或曰鷓鴣皆惡聲之鳥
又按月令征鳥厲疾註云征鳥題肩齊人謂之擊征或
曰鷹然則題肩乃鷹之別名非桃蟲也鷓鴣者惡聲之鳥
亦非桃蟲也鄭箋似不可泥

麟吐玉書

闕里志孔子未生時有麒麟吐玉書於闕里符瑞志曰吐
事物攷辨卷之六十一龍走土帶經堂

其文曰水精之子繼哀周而為素王

觸邪

論衡獬一角之羊也性知有罪皋陶治獄其罪疑者以羊
觸之又山海經曰獬廌獨邪一名神羊窮奇逐妖一名神
狗

百獸長

風俗通虎者陽物百獸之長也又說文曰虎山獸之君

李耳

方言江淮南楚之間謂虎為李耳故虎食物遇耳即止以

觸諱故也

明按埤雅虎行則以爪圻地觀奇偶而卜食故今人畫
地觀奇偶者謂之虎卜

犀

埤雅犀形似水牛大腹卑脚脚有三蹄黑色三角一在頂
上一在額上一在鼻上鼻上者即食角也小而不櫛安亦
有一角者或曰三角者水犀也二角者山犀也

象

埤雅象牙生花必因雷聲體具十二生肖內惟鼻自其本
事物攷辨卷之六十一飛走土帶經堂
肉膽不附肝隨月而轉

明按雜俎曰象孕五歲始生膽隨四時在四足春前左
夏前右秋後左冬後右如龜無定體也

熊白

埤雅熊似豕堅中山居冬當心有白脂如玉味甚美名曰
熊白其膽春在首夏在腹秋在左足冬在右足好舉木而
引氣謂之熊經冬蟄不食饑則自甜其掌故其美則在掌
明按爾雅翼曰雄者曰雄熊雌者曰羆

豺祭獸

爾雅翼月令季秋之月豺乃祭獸蓋霜降之日殺獸四面陳之謂之祭獸世以為祭天而魏將濟云豺獺自祭其先不祭麒麟亦非祭天也

明按漢書郊祀志云下至禽獸豺獺有祭師古曰豺祭獸獺魚謂殺之而布列以祭其先也

狼獾是二物

酉陽雜俎或言狼獾是兩物獾前足短每行常駕於狼腿上獾失狼則不能動故世言事垂者為狼獾

壓

事物攷辨卷之六十一

飛走

十一

帶經堂

埤雅登鼠前而免後趨則頓走則顛故常與叩叩距虛比為叩叩距虛鼠甘草即有難叩叩距虛負之走故號比肩獸爾雅曰東方有比目魚鳥不比不行其名謂之鯀而方獸有比翼鳥鳥不比不飛其名謂之鵲西方有比肩獸鳥其名謂之鵲

明按說苑孔子曰登登一虛見人將來必負登以走

獸者非性愛登也為得甘草而貴故也然則負登者或登登或距虛二物不相須也周書王會註以為叩叩似鼠登登負之而走則似登登為登也其說非矣

鹿馬

露書韓非子曰馬似鹿者題以千金則馬亦有似鹿者矣趙高所指寧無自乎

黃能

梁任昉述異記堯使鯀治水不勝其任遂誅鯀於羽山化為黃能入於羽泉今會稽祭禹廟不用熊曰黃能即黃熊也陸居曰熊水居曰能

猶與

愛日齋叢抄曲禮使民決嫌疑定猶豫孔氏曰說文云猶與皆獸名猶獾屬與象屬二獸進退多疑人之多疑者似事物攷辨卷之六十一

飛走

西

帶經堂

之故曰猶豫

明按西漢博聞師古曰猶獸名也爾雅云猶如麇凡善登木性多疑慮常居山中忽聞有聲恐人害之每豫上樹久之無人然後敢下須臾又上如此非一故不決者稱猶豫焉一說隴西俗謂犬子為猶豫又按升菴集云梁黃門侍郎明少選曰狐性多疑龜性多豫狐疑猶豫因此而傳耳乃知猶即龜也據此而說猶豫為一物不知說文果何所據也

流離

西漢博聞西域傳流離獸名出蜀賓國師古曰魏畧曰大秦

國出赤白黑黃青綠縹紺紅紫十種流離

明按流離鳥名少好長醜毛鄭舊說也以漢書觀之則獸部亦有流離又按毛詩疏曰流離梟也自閑而東謂

梟為流離其子長大還食其母

形天

坦齋道編洪內韓謂靖節詩云形天無千歲當作刑天舞干戚字之誤也周益公辯其不然按殷成式祿祖天山有神名刑天黃帝時與帝爭帝斷其首乃曰吾以乳為目臍事物攷辨卷之六十一

飛走

五

帶經堂

為口操干戚而舞不止則知洪說為是

明按何燕泉先生曰朱子語錄或問形天無千歲改作刑天舞干戚如何曰山海經分明如此說惟周丞相不信改作向鄉林家藏邵康節馬陶詩冊乃作形天無千歲遂跋尾以康節手書為據以為後人妄改向家子弟携來跋其細看亦不是康節親筆因不欲破其前說還之按此疑已定於考亭矣

麀

山堂肆政鹿之大者曰麀群鹿隨之皆視麀尾所轉為準

古之談者揮焉良為此也

由鹿

宋景文筆記唐呂溫作由鹿賦曰由此鹿以致他鹿故曰由鹿

伊尼

詞林海錯梵書謂鹿為伊尼山谷詩照灘行郭索焚野得伊尼

頻伽

吳郡疏支道林好馬其最愛者名曰頻伽嘗飲頻伽於橋事物攷辨卷之六十一

飛走

六

帶經堂

下馬漫處忽生蓮花

屈產之乘

寰宇記晉石樓有屈產泉相傳有白馬母飲茲泉生得龍駒晉屈產之乘蓋此地所生良馬也

果下馬

杜祐通典歲朝鮮之地出果下馬高三尺乘之可於果樹下行也

明按述異記日南郡出果下牛高三尺漢樂浪郡有果下馬亦高三尺又按虞衡志德慶府龍水縣出果出馬

高不踰三尺駿者有兩脊骨故又號雙脊馬健而善行

草馬

刊謬正俗或問牝馬為草馬何也答曰牝馬壯健堪駕乘皆伏卑樞秣而養之其牝馬惟充蓄字常牧於草故稱草馬又淮南子云馬為草駒之時跳踞揚蹄趨足而走人不能制高誘曰五尺以下為駒故在草中故曰草駒是知草之得名主於草澤矣

汗血

西漢博聞應劭曰大宛有天馬種踰石汗血汗從前膊出事物攷辨卷之六十一
飛走 七 帶經堂
如血號一日千里師古曰謂踰石而有迹言其蹄之堅利也

象龍

漢書馬泰世西至大宛得其名馬象龍而還師古曰言馬形似龍也或曰象龍馬名

龍子

五色線開元時得異馬於齊魯之郊名曰龍子

一匹

侯鯖錄韓詩外傳云顏回望吳門馬見一匹練孔子曰馬

也然則馬之光景長一匹耳故人呼馬為一匹風俗通義或曰馬夜行目明照前四丈故曰一匹或曰度馬縱橫適得一匹或曰馬死賣之得一匹帛或曰春秋左氏說諸侯相贈乘馬束帛帛為匹與馬相匹耳

文馬

燕明書宣二年宋人以兵車百乘文馬百駟以贖華元於鄭杜註曰畫馬為文四百匹也明曰杜說非也文馬者馬之毛色有文彩重其難得若畫為文乃是常馬何足貴乎

却走馬以糞

事物攷辨卷之六十一
飛走 太 帶經堂
金鑿子張平子東都賦云却走馬於糞車何惜腰裏與飛免蓋用老子語老子曰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糞字下合用車字第不言耳古者兵不用騎戎馬生於郊馬駕兵軍也却走馬以糞馬駕糞車也

明駝

升菴集本蘭詞願借明駝千里足送兒還故鄉今本改作鳴非也駝卧腹下帖地屈足漏明則走千里明駝另是一種日行五百里明按索佗今日駝駝音之轉也性能知水源辨風候故往外國者多乘之

衛子山兒

餘冬序錄俗稱驢作衛子言衛多驢也見釋常談呼獼猴作山兒見傳燈錄

犬名

博物志周穆王有犬名耗毛白晉靈公有畜犬名獒韓國有良犬曰盧黑色宋有駿犬曰鵲白色

周留

鬱林異物志水牛曰周留

太牢

事物及辨卷之六十一

飛走

尤

帶經堂

野客叢書太牢者謂牛羊豕具少牢者謂去牛惟用羊豕今人遂以牛為太牢羊為少牢不知太牢有羊少牢有豕也

烏龍

宋朱章淵稿簡贅筆韓偓詩云洞房深閉不曾開橫卧馬龍作妬媒或問余烏龍出於何典余曰續仙傳云章善俊携一大號烏龍化為龍乘之而去

歟尾

餘冬序錄劉貢父詩話今人呼秃尾狗為厥尾衣之短後

者亦曰厥

明按崔豹古今注曰狗一名黃耳

虎子亦曰狗

紫桃軒集爾雅犬子曰狗虎子熊子亦曰狗漢律捕虎一購錢三千其狗半之然則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狗者亦未大懸絕耶

豕

爾雅豕生三曰豨二曰師一曰特四蹄皆白曰豨駭其跡刻絕有力者曰豨牝曰妃又說文曰壯豕為豨小豕謂之事物攷辨卷之六十一

飛走

三

帶經堂

豚

明按纂文梁州以豕為豬河南謂之彘吳楚謂之豨

沐猴

焦氏筆乘史記沐猴而冠沐猴猴名出蜀賓國見漢書郭義恭廣誌曰沐猴即獼猴也不知者以沐浴之沐解之

顧兔

楚詞辨証屈子天問云夜光何德死則又有厥利維何而顧兔在腹此言兔在月中則顧兔但為兔之名號耳而上官桀曰逐麋之犬當顧兔耶則顧又為瞻顧之義而非兔

名蓋不可曉

明按在天問則顧為兔名在上官祭之言則又為瞻顧之顧兩義並行各不相悖

兔亦有雌雄

埤雅說者以為天下之兔皆雌惟月中顧兔為雄故皆望之以望氣然兔自有雌雄不專視月古樂府云雄兔脚撲朔雌兔眼迷離二獸逐地走安能知我是雌雄蓋雌雄之難辨者云爾

明按東坡詩云寒窓煖足來撲撲註云撲撲即撲朔兔事物攷辨卷之六十一

也古文苑作撲撲

禽獸五稱

金鑿子二足羽為禽四足毛曰獸然獸亦言禽易即鹿無虞以從禽也鹿亦禽也曲禮猩猩能言不離禽獸猩猩亦禽也蔡邕月令問答十二辰之禽鼠牛虎兔馬羊猴雞狗猪龍蛇皆禽也華陀五禽之戲虎鹿熊猿皆禽也禽亦言獸周禮梓人為萑簋天下之大獸五羴屬羽屬鱗屬皆獸也曲禮行前朱鳥而後玄武左青龍而右白虎鄭註云四獸為軍陳是朱鳥青龍亦皆獸也

通鳥獸之語

餘冬序錄左傳載介葛盧來朝問牛鳴曰是生三犧皆用之矣春按韓子詹何與弟子夜坐有牛鳴門外弟子曰黑牛也白在其蹄詹何曰然黑牛也而白在其頸使人視之果黑牛而以布裹其角端論衡廣漢翁仲乘塞馬之野而田間有放馬者相去數里鳴聲相聞翁仲謂其御曰彼馬目眇焉此馬塞此馬黑彼馬眇其御不信往視彼馬果目眇此能解六畜語者梁典廷尉沈僧照嘗出獵中道而逢左右問故答曰向聞南山虎嘯知國家有遺事須還處分事物攷辨卷之六十一

飛走

圭

帝經堂

俄而使至此能解獸語者益都耆舊傳楊宣為河西太守行縣有郡雀鳴桑樹上宣謂吏曰前有覆車粟此雀相隨欲往食行數里有覆車粟此能解鳥語者謝承後漢書魏尚字文仲高帝時為太史曉鳥語遼史太宗時宗室人名神速姑能知蛇語書記所載凡若此類不一而足豈皆妄耶

事物攷辨卷之六十一 終

事物攷辨卷之六十二

太倉周象明懸著氏輯

姪 裕南卓氏訂
男 德宣常吉氏錄

昆蟲

昆蟲

兩漢舊言成帝紀草木昆蟲咸得其所師古曰昆蟲衆蟲
許慎云昆與蛭同乃蟲之總名而康成以昆蟲為明蟲失
之矣

蟲豸

事物攷辨卷之六十二

昆蟲

一

帶經堂

爾雅有足謂之蟲無足謂之豸

聾蟲

餘冬序錄宋孝宗問王季海聾字何以從龍耳對曰山海
經云龍聽以角不以耳然則謂龍為聾蟲可也

畫龍

野客叢書後漢孔僖因讀夫差事嘆曰譬如畫龍不成反
類狗者也劉注按古語皆云畫虎不成反類狗此誤以為
畫龍不知此非誤也蓋章懷太子避唐諱耳正如令狐德
棻後同書引韋法保語古人稱不入數穴不得數子亦避

虎字也

龍有翼

明王禹聲震澤紀聞明宣宗一日於禁中閱畫見龍有翼
而飛者召問三楊皆不能對上顧翰林諸臣有能知者否
時陳繼官檢討對曰龍有翼者名應龍上問出何書曰見
廣雅命取廣雅觀之果然上大悅

明按廣雅龍有翼曰應龍有鱗曰蛟龍有角曰蚪龍角
角曰螭龍未升天曰螭龍

秋為夜

事物攷辨卷之六十二

昆蟲

二

帶經堂

埤雅郡元水經曰魚龍以秋日為夜按龍秋分而降則蟄
寢於淵龍以秋日為夜豈謂是乎

尺水當作尺木

金罍子桓譚新論云龍無尺水無以昇天聖人無尺水無
王天下按酉陽雜俎龍頭上有一物如博山形名尺木龍
此不能昇天則謂尺水者君山誤也

明按獻帝春秋云龍欲騰翥先階尺木

赤文綠字

尚書中候堯沉璧於洛玄龜負書出背上有赤文綠字

蛟

埤雅蛟龍屬狀似蛇而四足細頸頸有白嬰大者數圍即生眉交又能交首尾束物故謂之蛟說文曰蛟龍屬也無角曰蛟

明按相書所謂交眉即蛟之眉也

蛟珠

埤雅蛟海魚也狀似鼈而無足皮間有珠可以飾刀其子驚則入母腹中

明按埤雅又云龍珠在額蛟珠在皮蛇珠在口鼈珠在足魚珠在眼蚌珠在腹

事物攷辨卷之六十二

昆蟲

三

帝經堂

鯨鯢

古今注鯨魚者海魚也大者長千里小者數十丈一生數萬子常以五六月就岸生子至七八月導從其子還大海中鼓浪成雷噴沫成雨水族驚畏皆莫敢當者其雌曰鯢亦長千里眼為明月珠

三足曰能

古今注龜三足曰貢鼈三足曰能鼈一名河伯從事

蜃樓海市

事物原始始與蛟交而生蜃其形如蛇而大腰以下蟠蓋

逆一曰狀如螭龍有耳有角背鬣俱紅噓氣成樓臺望之丹碧隱然如在烟霧今俗謂之蜃樓將雨即見筆談云登州海中時有雲氣如宮室臺觀人物車馬冠蓋之狀謂之海市或云蛟蜃之氣也

明按曆書云雉入大水變為蜃乃大蛤也又瑣言云蜃大蛤也則蜃與蛤似為一物

恙

風俗通義恙毒蟲也喜噬人古人草居露宿故相勞問必曰無恙乎

事物攷辨卷之六十二

昆蟲

四

帝經堂

泥

能改齊漫錄後澤周澤為太常時人語曰生世不諧作太常妻一歲三百六十日三百五十九日齋一日不齋醉如泥按稗官小說南海有蟲無骨名泥在水中則活失水則醉如一堆泥然

射工

博物志江南射工蟲長一二寸口有弩形以氣射人影能殺人一名蜮一名短狐

明按左傳蜮含沙以射人影居山林水旁又名沙蟲

豹文鼯鼠

野客叢書郭璞註爾雅謂豹文鼯鼠漢武帝得此孝廉卿終軍知之賜絹百匹唐藝文類聚亦同此說余攷前漢諸書不聞終軍有此事惟後漢實攸家傳云光武得豹文之鼠問群臣莫知之攸曰此鼯鼠也見爾雅驗之果然賜絹百匹是以徐陵謝啓曰雖賈逵之頌神雀實攸之對鼯鼠方其寵錫獨有光前得非即此事而誤以為終軍乎摯虞三輔決錄亦謂實攸

飛生

事物攷辨卷之六十二

昆蟲

五

帝經堂

江隣幾雜誌司馬君實侍先君知鳳翔府竹園中得一物如蝙蝠巨如大鴟莫有識者有自西山來者曰此鼯鼠也一名飛生每欲飛則緣樹至顛能下不能高也

五技

埤雅荀子曰鼯鼠五技而窮謂能飛不能上屋能緣不能窮未能遊不能渡谷能穴不能掩身能走不能先人雖多技能皆有窮極也

明按鼯鼠一名梧鼠即飛生也

洛鯉伊魴

埤雅里語曰洛鯉伊魴肯於牛羊言洛以渾深宜鯉伊以清淺宜魴也

魴

明按魴一名魴今之青魴也故又曰魴魚

埤雅魴魚似鱸而青黑大者長七八尺岫居至仲春始出從河西上得過龍門便化為龍否則點額而還古今注魴者曰魴

鯉水次

事物攷辨卷之六十二

昆蟲

六

常經堂

樗蒲魚

事物原始樗蒲魚一名鰭定一名水母生東海大者如床小者如斗無腹胃眼目以蝦為目蝦見人而驚鰭則沉矣

丙穴魚

侯鯖錄蜀都賦云嘉魚出於丙穴注云丙穴在漢水沔陽有魚穴穴所常以二八月取之郡善長云栢枝山中有丙穴穴大數丈有嘉魚常以春月游渚冬入穴故丙穴之魚不獨漢有也或謂魚以丙日出穴者非也

魚波

史記貨殖傳水居千石魚波師古曰波讀作陂言大波養魚一歲收十石魚也說者不曉改波為陂又讀為陂皆失之矣

彭越

老學菴筆記歐陽文忠常懷林通詩云草泥行郭索雲木叫鉤輒謂其語新而屬對親切也鉤輒鵲鵲聲郭索蟬行貌太玄經云蟹之郭索用心躁也

無腸公子

抱朴子蟹曰無腸公子龜曰先知君

事物攷辨卷之六十二

昆蟲

七

帶經堂

鳳子

宋龐元英文昌雜錄禮部王員外言崔豹古今注言蛺蝶大者名鳳子詞人罕用惟韓偓詩云鳳子輕盈減粉腰正為蝶也

蛺蛺

爾雅翼張揖廣雅云蛺蛺吳公也莊子曰蛺蛺甘帶司馬彪曰甘帶小蛇蛺蛺喜食其腦

明按山東人呼蜘蛛為蛺蛺亦能制蛇郭璞以為蛺蛺似蝗許叔重以蛺蛺為蛺蛺皆誤也

寄居

異物志寄居蟲形如蝸牛而大用火炙其壳頭便出此蟲常寄居螺壳之中實非螺也

蟪蛄

埤雅莊子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蟪蛄夏蟬也是故不知春秋按離騷云蟪蛄鳴兮啾啾歲暮兮不自聊爾蟪蛄亦秋蟬矣一曰春生者死於夏夏生者死於秋故云不知春秋也莊子音義以為此即楚詞所云寒蟬按風土記曰蟪蛄鳴於朝寒蟬鳴於夕則寒蟬蟪蛄又為兩物事物攷辨卷之六十二

昆蟲

八

帶經堂

明按蟪蛄廣雅謂之蟪蛄方言曰齊謂之蟪蛄釋蟲云蟪蛄蟪蛄也一物四名

蟪蛄

埤雅蟪一名蟪似蟬而小江南謂之蟪蛄方言曰楚謂之蟪蛄宋衛之間謂之蟪蛄陳鄭之間謂之蟪蛄按詩言如蟪蛄如蟪蛄則知蟪蛄與蟪蛄非一物也寒蟬亦似蟪蛄而小一名蟪蛄蔡邕月令云鳴則天涼方言又名蟪蛄又謂之啾蟪其寔非啾也得寒露吟風乃鳴耳又一種似蟪蛄而小綠色北人謂之蟪蛄廣且深即詩所云蟪蛄首蛾眉是也

跂行喙息

西漢博聞匈奴傳上及飛鳥跂行喙息動之物類師古曰跂行凡有而行者也喙息凡以口出氣者也跂音岐蟪人衺反

文人謬誤

升菴集蔡即中以及古為蝦蟇淮南子以蜚為蟻蟻詩義以蟻為螻蛄高誘以乾雀為蟋蟀誤謬何啻千里

斯螽莎雞蟋蟀

詩經同異錄詩緝曰斯螽蚣蝢也舊說以為即螽斯非也事物攷辨卷之六十二 昆蟲 九 帝經堂

一名春黍陸璣曰幽州人謂之春箕似蝗而小五月中以西股相切作聲江東人呼為吒蛸摘山陰陸氏曰江東謂之蚱蜢一物五名詩緝曰莎雞絡緯也釋蟲云軫厚天雞詩疏李廵曰一名酸雞郭璞曰一名樛雞陸璣曰莎雞如蝗而斑色其翅正赤六月中飛而振羽索索作聲幽州人謂之蒲錯一物六名郭璞曰蟋蟀螽音拱一陸璣曰似蝗而小一名蜻蛚列一物四名周子曰斯螽以股鳴莎雞蟋蟀以羽鳴本絕然三物不可混而為一蓋斯螽蚱蜢一物也莎雞絡緯一物也蟋蟀促織一物也朱子集傳乃云一

物隨時變化而異其名特未深考耳

熠燿

詩經同異錄東山之第二章曰町疇鹿場熠燿宵行周公東征三年述歸士思家之意曰在外既久室廬荒廢町疇之地則鹿以為場矣熠燿之蟲則宵行於間矣此不易之解也朱子乃曰熠燿行不定貌宵行蟲名恐未可泥

明按毛公傳崔豹古今注皆云螢火一名熠燿一名熒非也董道詩話曰熠燿自是一種蟲夜行地上如螢喉下明如螢故名行據此則熠燿之非螢明矣蓋螢能事物攷辨卷之六十二 昆蟲 十 帝經堂

飛熠燿不能飛也熒乃鬼火亦非螢

肥遺

博物志華山有蛇名肥遺見則天下大旱

復育

五色線蟬未時名復育朽木所化也常翹見復育剖而視之腹中猶有爛木

鯢

中華古今注魚子曰蠅亦曰鯢如撒散米凡魚子總名鯢

小蟲之屬

致工記外骨屬內骨屬卻行屬仄行屬連行屬紆行屬以
脰鳴者屬龜以注音鳴者青型屬即蟋蟀也
屬以翼鳴者屬發皇以股鳴者屬斷蟲以胸鳴者屬祭原謂之小
蟲之屬以為雕琢

物類知曆法方位

蓮窓日錄五月五日蝦蟆必伏水草不鳴七月七日烏鵲
集林木不飛丙日嘉魚出月甲子庚申日瑤瑁閉口不食
雉知雷起處虎知衝破燕知避戊己鵲巢知背太歲於此
可驗曆法與方位豈但雞能司晨犬能警夜而已
事物攷辨卷之六十二

昆蟲

土

常經堂

事物攷辨卷之六十三

太倉周象明懸著氏輯

姪 裕南卓氏訂

男德宣常吉氏錄

植物

瓊花

續筆叢瓊花惟揚州后土觀有之世無別種唐人題咏極
多至如玉蕊花則長安唐昌觀中之物也山礬本號瑤花
而魯直易名山礬者也梔子佛書所謂薝蔔花者也四花
皆色白而有香然貴賤若天壤之懸絕楊用修乃混而一
事物攷辨卷之六十三

植物

一

常經堂

明按聞見雜錄揚州后土廟有瓊花宋郊攝亭花側榜
曰無雙謂天下無別株也仁宗慶曆嘗分植禁中明春
輒枯遂復載還廟中鬱茂如故又按揚州志云瓊花唐
所植也至正間枯死據此則瓊花植於唐再榮於宋一
揭於金而枯死於元世遂無遺種矣

牡丹非至唐始盛

說畧歐陽永叔謂牡丹初不載文字自則天後始盛唐人
如沈宋元白之流皆無題咏獨劉夢得有咏魚朝恩宅牡

丹一詩初不言其異舊溪漁隱容齋隨筆皆引元白數詩以正歐誤信矣李綽尚書故寔言北齊楊子華畫牡丹謝康集云水際竹間多牡丹牡丹固不至唐而始盛也

木芍藥

通志牡丹一名木芍藥亦如木芙蓉之依芙蓉以為名也

木芙蓉

事物原始芙蓉有二種出於水者謂之草芙蓉荷花是也出於陸者謂之木芙蓉又名木蓮八九月開花故又名拒霜白樂天詩云水蓮開盡木蓮開是也

事物攷辨卷之六十三

植物

二

帶經堂

玉藥花

事物原始玉藥一名鄭花條蔓如茶蘼冬凋春茂花鬚出如冰絲上綴金粟花心復有碧筍髻髻瓶其中別抽一莢出衆鬚上散為十餘藥儼如刻玉故名玉藥蓋群芳譜所未有曹瑞伯以為瑤花李衛公以為瓊花黃山谷以為山礬并卉圖以梔子皆非也唐人甚重此花故唐昌觀藥賢院翰林院皆有之

梔

爾雅翼梔可染黃花白而香凡草木之花不過五出惟梔

六出大者至七出一名木丹一名越桃上林賦謂之鮮枝或云此即西域之薝蔔花或云薝蔔金色花小而香西方甚多非梔也

合歡即青棠

通志合歡一名合昏一名青棠一名夜合其木似梧桐其葉互相交結風來即解植之庭階使人不忿至暮而合故稽康曰合歡蠲忿萱草忘憂

芳苓

詞林海錯枚乘七發蔓草芳苓註云苓古蓮字曹植七啓事物攷辨卷之六十三

植物

三

帶經堂

琴芳苓之集通

優曇鉢

方輿勝覽新州產異花曰優曇鉢似琵琶無花而實

芙蕖

爾雅翼毛詩義疏芙蕖莖為荷其花未發為蓂蓂已發為芙蕖其實蓮青裏白子為的的中有青長三分如鈎為蓮

明按古今注一名水芝一名澤芝一名水花

香草

夢溪筆談香草之類大率多異名所謂蘭蓀即今菖蒲也

蕙今零陵香是也蓋今白芷是也

都梁

盛弘之荊州記都梁縣西有小山上有停水水中生蘭草綠葉紫莖芳風藻川蘭馨遠馥謂蘭為都梁山以為號縣受名焉

靡蕪

爾雅翼芎藭之葉為靡蕪其葉蓋似蛇床而香古詩云上山採靡蕪下山逢故夫崔豹古今注牛亨問曰將離贈以芎藭者何答曰芎藭一名可離故將別以之亦猶相招事物攷辨卷之六十五
植物 曲 帶經堂
贈以文無文無亦名當歸也即靡蕪以夫當歸故下山逢之耳

邪悉茗

嵇含南方草木狀陸賈南越行紀曰南越之境五谷無味百花不香惟邪悉茗末利二種自胡移至不隨水土而變

杜衡

徐鉉事物原始山海經曰天帝之山有草如葵名曰杜衡可以已癰其氣如靡蕪馬食之而健走以其形似馬蹄故云馬蹄香戴之能香人之衣體

明按爾雅翼云杜若亦有杜衡之名故杜衡或只名杜擇草一名土鹵又謂之杜衡葵

芳芷

事物原始芳芷即今之香白芷也一物而多名曰約曰芷曰芳楚謂之離騷謂之薜荔謂之菰離騷謂之辟芷又云芳芷煎湯沐浴極香謂之蘭湯故曰浴蘭湯兮小芳

陵茗

爾雅甲陵茗今凌霄花是也蔓生喬木上極木所至開花其端詩曰茗之華芸其黃矣鄭箋以為陵茗之花紫赤而事物攷辨卷之六十五
植物 五 帶經堂

繁花衰則黃非也是物雖名紫葳而華不紫又或以瞿麥根為紫葳瞿麥花紅亦非此類然則芸其黃者正其花開之色耳

明按通志茗有黃白二種依木而生今人謂之凌霄花一名女葳

宜男草有二種

通志萱草一名合歡一名無憂言能令人樂而忘憂花曰宜男風土記曰孕婦佩其花則生男又廣西記曰嶺南生宜男草小兒佩之辟惡止驚其花紫色朝生暮謝又名冕

筆與萱草全別

明按述異記萱草一名紫萱吳中呼為療愁花

萱非鹿蔥

詩經同異錄本草云萱草一名鹿蔥花名宜男埤雅翼亦云此草又名鹿蔥獨晏元獻公謂鹿蔥花中有鹿斑文與萱大同小異開花亦不並時豈可以鹿蔥為萱草乎朱傳以合歡解萱草則尤大謬蓋萱乃草類合歡乃木類也明按毛傳云護草令人忘憂字作護傳寫之誤也

菁茅

事物紀原卷之六十三

植物

六

帶經堂

詩經同異錄禹貢記荊州所貢曰包匭菁茅孔安國傳曰包橘柚也又曰菁以為菹茅以縮酒鄭康成註則以菁茅為一物與孔傳異周子曰包非橘柚也菁茅二物也菁即菁菁他州皆有而荊州獨入貢者以其味善故也江淮之間一茅三脊用之縮酒以供王祭菁與茅蓋截兩物矣明以謂包裹菁茅二物而盛之於匭以入貢斯為正解孔傳鄭註蓋兩失之

奄閭軒于

文選註司馬相如游獵賦奄閭軒于張揖曰奄閭蒿也軒

于猶草也生水中揚州有之

秀蔓即遠志

困學紀聞四月秀蔓諸儒不詳其名惟說文引劉向說以為苦蔓曹氏以爾雅本草証之知其為遠志

赤箭

夢溪筆談赤箭即今之天麻草藥除五芝之外赤箭為第一此神仙補理養生上藥世人惑於天麻之說遂止用之治風良可惜哉

交藤

事物紀原卷之六十三

植物

七

帶經堂

許彥周詩話古詩山山採交藤交藤何首烏也服之多子

楮魁

夢溪筆談楮魁南中極多膚黑肌赤似何首烏切破其中赤白理如楨柳有汁亦如楮南人以染皮鞣閩嶺人謂之餘粮本草禹餘粮註中所引即此物

胡蔓

蓬憲日錄廣東肇慶有草名胡蔓又名羊角鈕食之斷腸

曼陀羅

餘冬序錄曼陀羅草其葉如伽藍花有大毒末之置飲食

中令人皆醉

押不盧

癸辛雜識回國有藥名押不盧土人採之每以少許磨酒飲人則通身麻痺而死雖加以刀斧亦所不知至三日別以少藥投之即活今御院中亦儲之

燕支

雲谷雜記燕支今人或作胭脂又云胭脂古今注曰燕支起自紂紅藍花汁凝作之以其烟所生故曰胭脂由奴妻曰閼氏言其可愛如烟脂也

事物攷辨卷之六十三

植物

八

帝經堂

明按崔正熊云燕支葉似薊花似蒲公出西方土人以染名為燕支中國人謂之紅藍以染粉為面色謂為燕支粉今人以重絳為燕支非燕支花所染也

迷陽

莊子孔子適楚楚狂接輿遊其門曰迷陽迷陽無傷吾行吾行卻曲無傷吾足困學紀聞云胡明仲云荆楚有草叢生修條野人呼為迷陽其膚多刺故曰無傷吾行無傷吾足

兼葭萑

詩經同異錄詩緝云兼葭萑三物共十一名小者曰兼葭名云兼一名兼郭璞云江東呼為兼葭似萑而小高數尺曰兼曰葭曰荻是一物三名也大者曰葭一名葦詩風曰初生為葭長大為蘆成則為葦曰葭曰蘆曰葦曰葦是一物四名也中者曰萑曰荻曰初生為葭長大為蘆成則為萑萑一名離曰萑曰亂曰葭曰離是一物四名也故曰三物共十一名衛風蒹葭舉大與中者言之秦風兼葭舉小與大者言之幽風萑葦舉中與成者言之說者多混而為一特詳辨焉

事物攷辨卷之六十三

植物

九

帝經堂

女蘿

詩經同異錄菟絲一名女蘿木部有松蘿亦名女蘿一名唐蒙即采唐之唐爾雅云女蘿菟絲也故毛公有頍者弁傳云女蘿菟絲松蘿也陸璣駁之以為菟絲蔓連草上生黃赤如金今合藥菟絲子也非松蘿松蘿自蔓延松上而生與菟絲絕異蓋草木多有名同而實異者此類是也

匏瓠

詩經同異錄毛詩傳說文廣雅皆以匏瓠為一物非也詩云酌之用匏不聞以瓠為尊也又匏可為壺不聞以瓠為

望也苦乾經霜其葉枯落然後乾之懸以渡水不聞飲以渡水也且埤雅云長而瘦者曰乾短頸大腹者曰瓢以形言之既有大小之殊又瓢之性甘而可食乾之性苦而不可食以味言之又有甘苦之別而特為一物可乎

明按說文曰飲一名壺詩曰九月斷壺即此物也

茶蓼

靈壽志周頌良耜章正義王肅云茶陸穢蓼水草田有原
有隰故並舉水陸穢草依此則茶與蓼是二朱子詩傳謂
一物而有水陸之異非也

事物攷辨卷之六十三

植物

十

帶經堂

明按爾雅茶苦菜又有茶委葉即風誰謂茶苦即苦菜
也周頌以薦茶蓼即委葉也鄭康成於地官掌茶注及
既夕注與鄭風有女如茶箋皆云茶茅秀乃是茅草秀
出之穗非彼二種茶也

草

說原歲欲豐甘草先生齋也歲欲苦草先生葦歷也歲
欲惡惡草先生水藻也歲欲旱旱水先生蒺藜也歲欲雨
雨草先生藕也歲欲病病草先生艾也

卷施

爾雅翼離騷曰朝搴毗皮木蘭兮夕搴一作洲之宿莽釋
草曰卷施草按心不死郭璞以為宿莽

龍

宋陸佃埤雅龍紅草也爾雅曰紅龍一名馬蓼莖大而赤
生水澤取高丈許詩曰隰有游龍者言其枝葉之放縱也

轉蓬

宋陳維室步客里談古人多用轉蓬竟不知為何物外祖
林公使遼見蓬花枝葉相屬團圞在地遇風即轉問之曰
轉蓬也

事物攷辨卷之六十三

植物

土

帶經堂

元松之誤

夢溪筆談唐崔融瓦松賦云謂之木也訪山客而未詳謂
之草也驗農黃而罕記段成式曰崔公博學無不該悉豈
不聞梁簡文詩云依舊映昔邪乎殊不知昔邪乃是垣衣
瓦松自名昨葉何成式亦自不識也

明按鄭樵通志垣衣曰昔邪生於屋陰曰垣衣在石上
謂之烏韭在地上謂之地衣在井中謂之井中苔雖有
數名摠之皆陰所生如今俗人所稱青衣苔耳

石髮

玄亭涉筆風土記云石髮苔也廣雅云石衣也

封即蔓菁

通志蔓菁亦作蔓菁塞北名九英一名須一名蔞一名蔞從見爾雅春食苗夏食心秋食莖冬食根菜之最益人者多種可以脩歲饑孔明所至輒令兵士種蔓菁今江陵猶呼此為諸葛菜惟河朔最多詩云採封採菲此即封也

綠天

陶穀清異錄懷素居零陵菴東郊植芭蕉數萬取葉代紙而書號其所曰綠天菴曰種紙

事物攷辨卷之六十三

植物

土

帶經堂

兔葵燕麥

容齋隨筆劉禹錫再游元都觀詩序曰惟兔葵燕麥動搖春風耳今人多用之予讀北史邢邵傳載邵一書云國子雖有學官之名而無教授之實何異兔葵燕麥南箕北斗哉然則此語由來久矣

明按爾雅希莖葵菴雀麥郭璞註曰兔葵似葵而小小狀如藜雀麥即燕麥

苜蓿

西京雜記樂遊苑自生玫瑰樹下多苜蓿一名懷風時人

或謂之光風風在其間常蕭蕭然日照其花有光采故名懷風茂陵人謂之連枝草

蒿艾

顏師古刊謬正俗齊書云紀僧真夢蒿艾滿江驚而白之太祖太祖曰詩人採蕭蕭即艾也蕭生斷流卿勿廣言按爾雅曰蕭一名賴此蕭自是香蒿古之祭禮所用合脂藝之以饗神者艾一名冰臺此則今之灸病者二草名既不同區類各別縱使齊高謬談求會一時之應顯不當著之史策以誤將來詩云彼采蕭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彼采事物攷辨卷之六十三

植物

土

帶經堂

蕭兮一日不見如三秋兮彼采艾兮一日不見如三歲兮毛傳云蒿所以為締蕭所以供祭祀艾所以療疾豈得以蕭艾為一物乎

明按續博物志云艾一名冰臺一名醫草

赤草

西漢博聞光武紀中元元赤草生於水涯註云赤草生草也大戴禮曰朱草日生一葉至十五日以後日落一葉周而復始

葭草

西漢博聞中山靖王曰今羣臣亦有葭莩之親師古曰葭
蘆也莩者其莖中白皮至薄者也

竹胎

續博物志今人呼筍為竹萌蓋本周禮註也說文謂之竹

胎

青士

王志遠玄亭涉筆竹譜云竹曰青士

竹友

元次山集古之君子居無友則友松竹出無友則友雲山

事物攷辨卷之六十三

植物

五

帶經堂

龍竹

五色線羅浮山三峰有大竹徑七尺圍長丈二謂之龍竹

常有鸞鳳棲宿

竹名魚腸

五色線梁簡文修竹賦王潤桃枝之麗魚腸金母之名

樵蘇

西漢博聞韓信傳樵蘇後費師不宿飽師古曰樵取薪也

蘇取草也

錦竹

群書補訂歸正集杜詩有錦竹兩三叢之句梅宛陵集亦
有錦竹詩云雖作湘竹紋還非楚筠質化龍徒有期棲鳳
曾無實本與凡草偶偶親君子室又註其下云此草也似
竹而斑則非真竹可知矣

葉竹

事物原始毛詩葉竹作綠竹一名蓋草詩云葉竹猗猗是
也又名扁竹淡竹葉與綠同所謂終朝采葉是也

蒲柳

通志楊名獨撰水楊曰楊柳又曰蒲柳爾雅曰楊蒲柳其
事物攷辨卷之六十三

植物

五

帶經堂

其條可為箭幹故左傳曰董澤之蒲在豹曰水楊即蒲楊
或曰荏蒲亦水楊也古今注蒲柳亦曰移柳

明按三齊地記無棣縣有泰王繫馬蒲堤以為箭即爾

雅所謂楊蒲柳也與水中之蒲全別

竹箭

宋沈括夢溪筆談云東南之美有會稽之竹箭竹為竹箭
為箭蓋二物也今採箭為矢而通謂之為箭者固其箭名
之也至於用木為箭而并謂之箭則謬矣

明按通志云爾雅桃竹四寸有節今桃枝竹是也唐文

有桃枝竹杖詩以其宜為杖也又云木竹其中實又去
質蓄竹所謂會稽竹箭者是也

人柳

詩話漢苑中有柳狀如人號人柳一日三眠三倒

五柳

陶淵明傳靖節居潯陽柴桑里宅邊有五柳樹因作五柳
先生傳以自況

明按今人贈縣令詩多用彭澤五株柳對以河且一縣
花沿訛襲謬衆口同聲不知彭澤去家百里初未嘗有

事物攷辨卷之六十一

植物

七

帶經堂

五柳也南部新書說一黃皆辨之甚悉蓋先得我心
矣

五松之誤

宋許觀東齋記事史記秦始皇下夫山風雨暴至休於樹
下因封其樹為五大夫初不言其為何樹也後漢應劭作
漢官儀始言為松蓋松樹在太山之小天門至初時猶存
故指為松也五大夫蓋秦爵之第九級如曹參賜爵七大
夫遷為五大夫是也後人不解遂謂松之封大夫者五故
唐人松詩有不羨五株封之句蓋猶不通之過也

松封五夫之謬

東齋記事紹興上虞縣有村市曰五夫故老云有焦氏作
墓於此後五子皆至大夫因而得名近世好事者因異其
說曰此秦封松為五大夫之地也紹興間王十朋為郡懷
官採訪所聞作會稽風俗賦得此遂以為然故賦中有楓
挺千丈松封五夫之句疏於下云上虞有地名五夫始皇
封松為五大夫之虞蓋越人但知始皇嘗登會稽刻石頌
德不知封樹乃在太山時非在會稽時也而梅溪復失於
改正遂以為實非也余嘗過其處見道旁古石塔有刻可
事物攷辨卷之六十三

植物

八

帶經堂

讀乃會昌三年余殊所記云草市曰五夫司馬氏立塾於
此孝感上聖而名焉乃知五夫之名實由焦氏惜乎梅溪
之不見也

五粒當作五鬣

癸辛雜識凡松葉皆雙股故世以為松釵獨括松每穗五
鬣而高麗所產每穗五粒馬今所謂華山松是也李賀有
五粒小松歌酉陽雜俎五粒當云五鬣

明按述異記云松有兩鬣三鬣七鬣者言如馬鬣形也
言粒者非也

鳳條

圓陽樓祖歷城房家園其中雜樹森竦或有人折其桐殺者傳陵君報曰何為傷我鳳條

鬼庭

西漢博聞東方朔曰栢者鬼庭也師古曰鬼神尚幽以松栢之樹為庭

交讓樹

潯陽記黃金山有栢樹一年東邊榮西邊枯明年西邊榮東邊枯張華所云交讓樹是也

事物攷辨卷之六十三

植物

亢

帝經堂

木

明按江陵幾雅志栢樹直竦枝葉不相妨蜀人謂之讓

王樹之誤

野客叢書揚雄甘泉賦云翠王樹之菁蔥分師古註云武帝集寶王為之文選註云武帝植王樹於此宮以碧玉為葉皆非也按三輔黃圖甘泉宮有槐樹根幹盤峙二三百年木也隋唐嘉話國史纂異聞見錄等書皆云漢宮以槐為王樹則知晉人所云芝蘭王樹蓋指此也又考漢武帝故事云止起甲帳乙帳前庭種王樹珊瑚為枝碧玉為葉

自在神宮不在甘泉也

棗棘

夢溪筆談棗與棘相類其文皆從東木芒刺也東而相棘立生者棗也棗而相比橫生者棘也不識二物觀文可辨

梓榆

沈存中補筆談梓榆南人謂之朴齊魯之人謂之駁馬謂之朴者駁聲之化耳其質斑駁似馬之駁者故曰駁馬

檀木

升菴集王守溪在閩日論杜詩聞和檀木三年大因問先事物攷辨卷之六十三

植物

辛

帝經堂

父檀木蜀產檀字何音先父曰音歟守溪曰當依韻書音稽先父曰音歟則鄉人農夫皆識之若作稽音不知何木矣因舉王荊公詩曰濯錦江邊木有檀野園封植貯華滋地偏幸免檀魁伐歲晚還同庾信移王乃悅服

明按升菴父廷和

嘉慶

演繁露韋述西京記東都嘉慶坊有李樹其實甘鮮為京師之美故獨嘉慶子

平仲君達

焦氏筆乘吳郡賦平仲君還皆木名平本作梓其木理平
可為器局唐詩芳春平仲綠清夜子規啼是也君還一作
樗樗出交趾

楷模

吳草廬集模楷二字亦有所本淮南王草木譜云模木生
周公塚上其葉春青夏綠秋白冬黯以色得其正也楷木
生孔子塚上其幹枝疎而不屈以質得其正也若正與直
可為法則況在周孔之塚乎

孔林無枳棘

事物紀原卷之六十三

植物

三

帶經堂

后山談叢唐魏鄭公狄梁公張燕公莖棘直而不岐而孔
林無枳棘也

擬檜

唐李石續博物志擬松葉栢身檜栢葉松身

塗林

詞林海錯陸士衡與弟書云張客使外國得塗林塗林安
石榴也

仁頻并閭

文選註相如游獵賦仁頻并閭張揖曰并閭檜也師古曰

仁頻即檜柳也

椅

陸璣草木蟲疏梓實桐皮曰椅大類桐而小別也

木王

詩緝山陰陸氏曰今人呼牡丹為花王梓為木王蓋木莫
良於梓故書以梓材名篇禮以梓人名匠也

賓連閭達

白虎通義王者繼嗣平明則賓連生於戶閭達生於房達
閭達皆
瑞木名

事物紀原卷之六十三

植物

三

帶經堂

棕移

宋和筆記荅公言詩有常棣之華逸詩有唐棣之華世人
多誤以常棣為唐棣於兄弟用之不知常棣棣也唐棣移
也移開而反合者此西物不相親

槿梨

周土鄭玄註禮記云槿梨之臠者今槿與梨絕不類恐
舛指非今槿也

貝多

說類貝多出摩伽國長六七丈經冬不凋楚語貝多槲

蓊其言貝多婆力又者華言葉樹也西域經用此樹之
度葉書之

楓人

南方草木狀五嶺之間多楓木歲久則生瘤瘿一夕遇暴
雷雨驟長三五尺謂之楓人越巫取之作法有通神之驗
取之不以法則化去

事物攷辨卷之六十三

植物
三

菁經堂

事物攷辨卷之六十三 終

事物考辨六十二卷 江蘇巡撫
採進本

國朝周象明撰象明有七經同異考已著錄是書自
七經諸史至昆蟲植物凡分四十六類凡經傳註
疏及子史百家靡不採輯亦間附已說於各條之
後此本猶出其手錄旁註塗抹多所改定其用力
頗深中如甸師祭祀共蕭茅鄭大夫曰蕭字或爲
舊鄭康成以爲取蕭祭脂之蕭象明義主後鄭所
見頗允至如禮記鄭註君陳周公子孔安國傳以
爲臣名象明宗孔而黜鄭謂蔡仲之命曰率乃祖
文王之彛訓成王命君陳第曰懋昭周公之訓不
曰率乃父周公之訓其非周公子可知則未免拘
文牽義矣其他隨筆記錄亦鮮考核蓋勤於採摭
而短於考証者也

天祿識餘八卷

〔清〕高士奇輯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康熙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天祿識餘

二卷《提要》

子嘗歎自古文人才遇有相左者玉堂清切之地學士大夫所廻翔而遊覽也然與其書不能讀者多矣愚者蒙金根之誥僻者貽狐穴之譏一旦當大制作不爲斷臆舍人則獵祭魚而已或有博物君子索隱名山不復探金匱石室之藏資其漁獵甚至少籍金門投老蠶荒之外僅憑版記蒼萃成編未免挂漏傳說遺後人駁議者如新都楊氏子猶歎其不幸也今宮詹高潛人先生以曠世逸才簪筆帝座歷有年所其朝于經而夕于史有核諸子鼓吹百詞不待言矣獨以內相供奉禁庭下復隨朝輪直輟筆而入蓬閣而歸雖同官罕覩其而又何從問其播揚之富纂纂之指乎茲者請沐還家閒居北墅始發篋衍得天祿識餘一種郵以示予予讀之雖管中一斑已芒乎望羊舌橋不下矣大抵上之埒于津建虞初次亦杜陽諾臯記事珠之類度其才當與楊氏譚苑醍醐藝林伐山丹鉛雜錄韻頡頏上下而以身登策府薦輯靡遺則宮詹之遇又過之矣此豈白首儒生挾兔園冊與三五少年東塗西抹者可同年語哉往予官京師駐馬西華門經宮詹賜第邀若海上三神山幾望見之及今歸田休夏

竊闕枕中之秘如遇蓬萊仙客餉我以交梨火棗亦一快也昔劉向校書天祿爰著七略公也繼之吾知太乙老人將重燃青藜而下乃猶云識餘者謙辭爾語有之欲知古問高君夫古之人不可見古之事亦不可求矣今而後先生其起而尚論之乎則鄙人請問康熙庚午伏日長洲尤侗謹啟

劉宗正父子領校天祿當時有說苑雜記諸書散行于世而後之爲雜說者宗之如班令史之侍讀禁中而作白虎通蔡邕之校漢典而作獨斷是也嗣此則唐宋諸家短長從筆各自爲書不必盡出秘府致長安舉人淨坊佛殿爭相寫記爲銷夏之舉謂之夏課元明以來山人閭客又往往作稗官野乘以誇譎聞見故說者謂談議之盛至唐後始備而不知漢書藝文已早有雜說于家見于書目特其文不傳耳江都宮詹以驚才絕學供奉內廷其所讀秘書真有非外人所能見者余嘗笑儒臣進身偶職詞翰便自誇禁近足不涉苑籞身未嘗一踐闕闥兩目不經傍因藏圖書金匱石室之秘入直三館特被却足卽宮門侍班亦不遇立銅獸旁以互見其臆而宮詹日侍禁中文史充櫛負櫛皆得典校之其私第所蓄善本有爲長安諸藏書家所未備是天祿領校惟宮詹爲能職其盛顧時奉起居晨入夜出負星而趨曉亦何嘗有頃刻之暇可涉筆札乃無書不睹一若陸倕之監樹世南之行笈隨所記錄皆成卷帙何其神也夫雜說有二一則騁聞見以討遺軼卽說苑雜記所自昉也若此者慮其誕妄一則誇記憶以肆駁辨卽論衡獨

斷所由著也若此者又慮其寡陋官詹自侍從以迄退食所在有記若松亭行記塞北小鈔與夫東西扈蹕金鰲退食諸錄既已謹聞見而祛誕妄有成事矣今以耳目之餘廣爲記憶其中搜微剔隱詮疏考室有駁有辨而皆于天祿乎得之因顏之曰天祿識餘則雖短裁促筆孰非經國大文對揚奏記之餘事而且學山藝海非容齋伯厚弁州升菴所能及者是焉得以識小者而忽之也而况其大焉者有在也康熙庚午夏五西河毛奇齡拜撰

余自康熙丁巳叨塵侍從口直大內南書房寒暑無間將十有三年日惟探討載籍與筆硯爲伍或字有魚豕或理多牴牾旋加校正輒爲劄記其中所載直褻聊備忘頃退耕江邨端居謝客偶閱舊稿慮其湮墮不復料揀詮次但以所得先後會萃成編名曰天祿識餘然見聞易局名理難窮豈余淺昧率意所可揣求哉庚午秋七月竹窻高士奇識

天祿識餘卷之一

錢坫高士齋澹人楫

東分

詩東分東分方將萬舞子貢毛詩皆以為伶官之
詩中公曰東伶官名恥居亂邦故自呼而嘆曰東
分東分汝乃白晝而舞於此乎政如東觀漢記淮
陰侯拊髀嘆曰信乎信乎碌碌乃與喻等為伍乎
毛本譌東為簡故朱傳以簡傲釋之謬矣易曰震
用伐鬼方郭琛謂震乃摯伯之名王季妃太任父
也程傳以震揚威武釋則三年有賞於大國何人
也書曰巧言令色孔壬郭氏亦謂孔為共工之氏
壬其名也蔡傳以包藏姦惡釋之與驩兜三苗不
類以知考古之學其難如此

冀州無貢

禹貢九州皆有貢物而冀州獨無冀即今之山西
土瘠天寒生物鮮少自古為然

傳讓二義

綱目凡例曰凡以國與人者子弟曰傳他人曰讓
此義恐未精孔子稱泰伯三以天下讓豈他人乎
堯傳之舜舜傳之禹豈子弟乎愚謂以國與人者
有正有變當具二義乃備

中庸單行

劉宋散騎常侍戴顒撰禮記中庸傳二卷梁武帝
撰中庸講疏一卷私記制旨中庸義五卷中庸之
單行久矣宋儒以為表章始於二程非也

七屬

七屬甲禮冬官考工記函人為甲犀甲七屬注云
屬讀如淮注之注謂上旅下旅札續之數也疏云
屬取注著意一葉為一札陳祥道云上旅謂腰以
上下旅謂腰以下也

梯衝

詩皇矣篇以爾鉤援與爾臨衝以伐崇墉注鉤鉤
梯也所以鉤引上城者臨臨事也衝衝車也綱目
載朱泚毀佛寺以為梯衝即改具也

名諱

生名死諱周制也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然
臨文不諱今士夫文字中稱生者之名亦曰諱某
非禮也

束脩

按束脩二字人知為子弟餽師之禮不知鄧后紀
云故能束脩不觸羅網注以約束脩整釋之又鄭
均束脩安貧恭儉節整焉衍傳圭潔其行束脩其
心又劉般束脩其行皆是此意可見自行束脩以
上言能飭躬者皆可效也又杜詩薦伏湛疏云自

行束脩訖無毀玷註云十五以上也

伍兩

周禮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兩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

折望

管子左手執燭右手折望亦作卽燭頭燼也

太師少師

焦氏說桮宋世家微子問於少師太師孔安國直以太師爲箕子少師爲比干不知周世紀太師疵少師強已明指其人前既以微子啓太師疵少師強混爲一人會復令胥餘冒疵之名比干侵強之

職小司馬微子既誤引安國之說故於下文太師少師乃勸微子去遂不可解而曰少師似誤更不知誰誤耳

漢輕贅壻

賈禹論贖罪之樊言孝文時貴廉潔賤貪污賈人贅壻及吏坐贓皆禁錮不得爲吏夫贅壻爲貪不得已耳何至遂與賈人賊吏同漢人之輕贅壻如此傷哉貪也

燕見

漢時士大夫奏事宮中要便入來只是不到後庭所以公孫弘燕見武帝或時不冠又不冠不見汲

黯此猶是周禮古意自武帝以宦者典章奏而士大夫遂疎後來門禁森嚴君臣隔絕於是燕見之事少矣

吳越改元

歐陽公作五代史謂吳越儀衛名稱多如天子惟不改元至著十國世家云聞之故老亦嘗稱帝改元而事無可考獨得其封落星石爲寶石山制書稱寶正六年辛卯耳按辛卯卽唐明宗長興二年又至正中海寧州得古墓有誌碑爲吳越將許俊誌稱寶正三年又寶太元年羅隱新城縣記云癸未歲癸未乃唐莊宗元年以此知吳越之改元審

矣

甌窰

史記甌窰滿潯汚邪滿車注甌窰猶培塿也左傳培塿無松柏荀子注引說苑蠅蠅者宜禾汚邪者滿車蠅蠅之背微高原田之形似之班固所謂原隰龍麟也汚邪隰田也荀子大略篇流丸止於甌窰注地之均坎如器之甌窰與窰下之地史記甌窰傾側之地汚邪下地也邪與窰聲相近蓋同也窰叶潯邪叶車一音也蠅蠅叶禾汚窰叶車又一音也一事異字文漢各妙甌如甌窰之甌窰如窰窰之窰當是傾側窰下之地故曰滿潯培塿之

說非也。螺自是高地，故曰宜禾，乃可以培塿原田，解之自各不妨。

一級

秦法斬敵一首，拜爵一級，故謂一首為一級。

改元

史記秦本紀：惠文王十四年，更為元年，此改元之始也。

八麥

禮年八十有秩，故以八十為八麥。

八風

左傳：節八音而行八風。注：八風，謂風、雲、風、巨、風、浸、風、颶。風，寒風；屬風，風屬風。

風颶風寒風屬風

八水

涇與渭洛為關中三川，涇渭漸澹澇澇澇為關中八水。

山陵

秦名天子冢曰長山，漢曰陵，故通名山陵。

黃小中丁

隋書：男女始生為黃，四歲為小，十六為中，二十一為丁，六十為老。

紫軟

謝元暉詩：青精翼紫軟，黃旗映朱邱。青精，星也；紫

款天子車

古度

晉劉欣期交州記：載古度樹不花而實，實從皮中出，大如安石榴，色赤，可食，其實中有如蒲梨者，取之為糲，數日不煮，皆化成蟲，如蟻，有翼，穿皮飛出，著屋正黑。

神龍殿

太初宮中有神龍殿，去縣三里。左太沖吳都賦云：抗神龍之華殿，施華楯而捷獵是也。

洛雉

洛字或作雉，初漢火行忌水，故去水而加隹，魏為

土行，土水之母，水得土而流，土得水而柔，故去隹加水。

冒絮

巴蜀異志：謂頭上巾為冒絮。周勃下獄，薄昭為言：薄太后文帝朝，太后以冒絮提帝，是也。

飛將

漢書：曳長庚之飛髯，旌旗所垂曰髯，所交切。

黃篋樓

隋煬帝幸江都，五品以上給樓船，九品以上給黃篋船，皮日休詩：黃篋樓中掛酒筍。

巾舞

樂府原題公莫舞卽巾舞也沛公鴻門會宴項莊舞劍項伯亦舞以袖隔之且語莊曰公莫言公莫害漢王也漢人德之故舞巾中以象項伯衣袖云

駘蕩宮

漢有駘蕩宮春時景物駘蕩滿宮中也又武帝時後宮八區有昭陽飛翔增成合歡蘭林含香鳳凰鴛鴦等殿後有增修安處常寧臨若椒風發越蕙草等殿爲十四

雨金

漢惠帝二年宮中雨黃金黑錫

水網

巨露池西有靈池方四百步有連錢荷如鏡文浮根藻根出水上葉沈波下實細薄皮甘香葉半青半白霜降彌美因名青冰菱又有倒枝藻者枝橫倒水中長九尺餘如結網有野鴨秋鳧及鷗鷺來翔水入此草中皆不得出亦名水網出漢郭憲洞冥記

吉光

漢武帝時西域獻吉光裘入水不濡

虎子

漢以玉爲虎子虎子便器也

北苑妝

隋煬帝時建陽進茶酒梳子大小形製各別極可愛宮嬪纈金於面皆以淡妝以此花餅施於鬢上時號北苑妝

都城元夜

宋乾淳時都城元夜嬉遊甚盛李賀房有詩紀其事云斜陽盡處蕩輕煙簾路東西入管絃五夜好春隨步暖一年明月打頭圓香塵掠粉翻羅帶密炬籠綃闌玉鈿人影漸稀花露冷踏歌吹度曉雲邊又西湖諸寺惟三竺張燈最盛往往有宮禁所賜貴瑤所遺者姜白石詩云珠珞琉璃到地垂鳳頭御帶玉交枝君王不賞無人進天竺堂深夜雨

時

聚景園

聚景園在杭州清波門外孝宗致養之地堂局皆孝宗御書嘉泰間寧宗奉成肅太后亦嘗臨幸其後危廡不修高疎寮詩云翠華不向苑中來可是年年惜露臺水際春風寒漠漠官梅却作野梅開

得按過馬

韓退苑中詩外使調鷹初得按中官過馬不教嘶注五方按使以鷹半初調習始能擒獲謂之得按上每乘馬必聞宦馭以進謂之過馬

綢繆記印

開元初宮人被進御者以綢繆記印於臂上文曰
風月常新印畢漬以桂紅膏則水洗色不退

春蕪布

洞冥記波岐國產荃蕪草亦曰春蕪草其皮如絲
可以為布所謂春蕪布也亦曰香荃布

白越荃葛

白越荃葛皆細布名吳都賦所謂焦葛升越弱於
羅紩者也

黃潤

蜀都賦黃潤比筒簾金所過注黃潤細布也盛於
筒中其價過一贏之金

翠玉

宋嘉祐七年冬宴近臣於翠玉殿岐公詩云翠簾
生香容扈蹕黃金塗紙看揮毫介甫云何不言翠
玉裝輿岐公改之以進上大悅

題池州亭

劉洞不知何許人江南國破後題池州一亭云千
里長江惟渡馬十年養士得何人出吳沅環溪詩
話

詩訕

來鵠洪州人咸平中名振都下然喜以詩譏訕當
路為人所惡卒不第詠金錢花云青帝若教花衰

用牡丹應是得錢人夏雲云無限旱苗枯欲盡悠
悠閒處作奇峯

孔陶飲趣

孔文舉云座上客常滿樽中酒不空吾無事矣此
語甚得酒中趣及見淵明云偶有佳酒無夕不傾
顧影獨盡悠然徑醉便覺文舉多事

感事吟

邵康節天津感事吟水流任急境常靜花落雖頻
意自閒不似世人忙裏老生來未始得閒顏殊足
警人

庚詩

山谷言庾子山澗底百重花山根一片雨有以畫
登高臨遠之趣

一字師

汪內相將赴臨川會吉父以詩送之有白玉堂中
會草詒水晶宮冷近題詩之句韓子蒼改中字為
深字吉甫聞之以子蒼為一字師

蘇呂聯句

蘇易簡在翰林一日太宗召對賜酒謂之曰君臣
千載遇易簡應聲曰忠孝一生心呂端參知政事
一日宴後苑釣魚賜之斷句曰欲餌金釣殊未達
磻溪頭問釣魚人端和以進曰愚臣釣直難堪用

宜問濠梁結網人既而端遂拜相君臣會遇形於
廢歌此與唐虞廢歌事雖異而實同也

晉公應制

宋真宗朝歲歲賞花釣魚羣臣應制一歲臨池久
之而御釣不食時丁晉公謂應制詩云驚鳳華
穿花去魚畏龍顏上釣遲真宗稱賞羣臣皆以爲
不及

金章宗詩詞

金章宗喜文學善書畫有題扇蝶戀花詞云幾股
湘江龍骨瘦巧樣翻騰疊作湘波皺金鏤小鈿花
草圖翠條更結同心扣金鈿珠簾間永晝一握清

金章宗詩詞

土

風暫喜懷中透忽聽傳宣須急奏輕輕褪入香羅
袖又刻石仰山五峯禪刹云金色界中兜率景碧
蓮花裏梵王宮鶴驚清露三更月虎嘯疎林萬壑
風嘗與李妃登梳妝臺得句云二人土上坐妃對
曰一月口邊明

詠月

東晉詩纖阿素娥纖阿月御也府叔夜詩皎皎亮
月麗於高閣江總持詩兔月半輪明李長吉詩老
兔寒蟾泣天色雲樓半開壁斜日玉輪軋露濕團
光鸞佩相逢桂香陌陸魯望詩夜光先月午秋近
少嵐迷梁簡文詩冰鏡不安臺杜牧之詩半破前

峯月又長吉詩古剎疎鐘度遙嵐破月懸劉公幹
詩皎月垂素光又有云素月流天皆工於造語

西池

見以道西池唱和詩有旌旗太乙三山外車馬長
楊五柞中又柳外雕鞍公子醉水邊紈扇麗人行
一時以爲絕唱

夢中詩

張子厚少多異夢嘗夢中得詩云楚峽雲嬌宋玉
愁月明溪淨印銀鈎襄王定是思前夢又抱霞衾
上玉樓

馬鬼

唐李康虞集卷之一

土

唐人詠馬鬼之事者多矣劉禹錫曰官軍誅佞倖
天子擒妖姬羣吏伏門屏貴人牽帝衣低徊轉美
目清目自無輝白居易曰六軍不發將奈何宛轉
蛾眉馬前死此乃歌詠祿山能使官軍皆叛逼迫
明皇不得已而誅楊妃也噫豈特不曉文章體裁
而造語拙惡已失臣下事君之禮老杜則不然其
詩曰惟昔艱難初事與前世別不聞夏商衰中自
誅褒姒方見明皇鑑夏商之敗畏天悔過賜妃子
死官軍何預焉

百花帶

宗測春遊山谷見奇花異草則繫於帶上歸而圖

其形狀名聚芳圖百花帶人多效之

麒麟草

唐元和時館閣湯飲待學士者煎麒麟草

賜茶果

金鑾舊例翰林當直學士春晚因則日賜成象殿茶果

龍潤

李煜在國時自作祈雨文曰尚乖龍潤之祥

軟繡天街

宋以親王尹開封謂之判南衙羽儀散從燦如圖畫京師人嘆曰好一條軟繡天街士大夫騎吏華

繁者亦號半里嬌

畫蜻蜓翅

後唐宮人網獲蜻蜓愛其翠薄遂以描金筆塗翅作小折伎花子金線籠貯養之爾後上元賞花者取象為之售於遊女

蜜官花賊

溫庭筠嘗得一句云蜜官金翼使無人能屬久之白聯其下曰花賊玉腰奴

青林樂

唐時京師遊手夏月採蟬貨之名青林樂

剪繡

陳友諒在江州時嘗以春暮結綵為花樹自府第

夾道植至匡山又剪繡於道上與宮人乘肩輿而行黃信詩云錦繡鋪張春色滿小車花下麗人行

荔枝會

蜀地荔枝敘州為上李昇於荔枝熟時設宴以會左右有詩云香浮琥珀御醺潤色重雞冠新荔紅

需頭

蔡君謨詩禁林京尹荷恩光三上需頭乞郡章蔡邕獨斷凡羣臣上書於天子者四一曰章二曰奏三曰表四曰駁議章奏需頭表駁議不需頭需頭者謂空其前幅以候批答也

軸簾

摩勒傳紅綃妓軸簾延客入言卷之如軸也

銀蒜

歐陽六一做玉臺體詩銀蒜鈎簾宛地垂蔣捷白苧詞早是東風作惡旋安排一雙銀蒜鎖羅幙銀蒜蓋鐫銀為蒜形以押簾也元經世大典親王納妃公主下降皆有銀蒜簾押幾百雙

麗譙

郡縣更鼓樓多名譙樓出莊子本魏城門名麗譙壯麗而譙曉也

使駭

唐會要驛傳曰使駭

一弓

道書以一卷為一弓音周與軸通用陶九成說邪用之佛書以一條為一則洪景盧客齋隨筆史繩祖學齋佔畢用之

傳近

俗語附近古作傳近仲長統昌言宦豎傳近臥房之內交錯婦人之間

罕恩

段成式云士林多稱雀網為罕恩其誤如此按漢書罕恩屏也復也又按劉熙釋名曰罕恩在外門

罕復也臣將入請事於此復重恩也今之照牆相

似

似

銀鎗

銀鎗大鎗也後漢書崔烈以銀鎗鎗今多誤銀為

銀

佩魚佩龜

佩魚始於唐永徽二年以鯉為李也武后天授元年改佩龜以元武為龜也

雁戶

隋志健為越雋居處不定謂之雁戶

一稱

衣裳單復相副曰一稱尺證反

六曹

州縣六曹兵刑工禮戶吏宋徽宗設

黎祁

豆腐淮南王劉安造又名黎祁

許衡松

京都國子監藝倫堂前古松是元儒許衡手植

寒火

邵康節曰世有溫泉而無寒火按抱樸子曰水性純冷而有溫谷之陽泉火體宜熾而有蕭丘之寒燄董仲舒曰水極陰而有溫泉火至陽而有涼燄

只孫

元時親王及功臣侍宴者別賜衣冠謂之只孫今儀從所服團花亦名只孫與輟耕錄所載制飾不同

里長

隋高帝從蘇威議以百家為里置里長一人

三尺

三尺法謂以三尺竹簡書法律也

唐穀

陶穀本姓唐避晉祖嫌名改姓陶

蜚廉

漢武帝元封二年作蜚廉觀通天莖臺集覽云蜚廉神禽也能致風氣晉灼曰蜚廉身如鹿頭如雀有角而蛇尾豹文漢武帝以銅鑄像觀上因名蜚廉觀

食單

食單出鄒望膳夫錄韋僕射巨源有燒尾宴食單

花妥

杜工部詩云花妥鶯捎蝶吳若本注妥音墮關中人謂落爲妥曲禮正義云妥下也毛萇詩傳妥安坐也

桓褐

桓褐方言曰自關而西以櫛櫛短者謂之桓宋本杜詩桓褐風霜入今皆譌爲短褐

七校

漢書京師有南北軍三屯至武帝平百越內增七校

臧獲

臧獲前漢書司馬相如傳注應劭曰方言荆淮海岱之間罵奴曰臧罵婢曰獲左傳得用曰獲燕之北郊男而髻婢謂之臧女而婦奴謂之獲服虔通俗文曰古本無奴婢卽犯事者武原之臧者被臧罪沒入爲官奴婢逃亡獲得爲奴婢

仰藥

漢書有仰藥二字注謂仰首而飲藥也又司馬君實明妃曲云白頭蕭太傅被讒仰藥更無疑注仰去聲仰藥自殺也

打簇

魏氏舊俗以正月十五日夜爲打簇戲能中者賞帛

扇市

端午前二日東市謂之扇市車馬闐集見秦中歲時記

菰山

會稽記菰山在會稽越王嗜菰常採於此晉王羲之居焉有墨池爲池諸遺蹟

鮒山

續圖經吳王闔廬秋冬治城中春夏治城外且食鮒山晝遊蘇臺射於鷗陂馳於遊臺興樂石城走犬長洲

水名

水衡記黃河水隨月異名正月解凍名凌解水五月瓜延蔓名瓜蔓水六月名礬山水十一二月冰斷復結名蹙凌水

水性

淮南子曰淮水濁宜麻濟水和宜麥河水調宜菽
洛水輕宜禾渭水多力宜黍江水肥宜稻

盧奴

水黑曰盧不流曰奴

結贊

唐書尚結贊吐番之相也吐番之族不言姓官族
皆曰尚王族皆曰論結贊官族也故稱尚

試官

試官始自武后引見存撫使舉人悉授試官高者
鳳閣舍人給事中其次者員外郎

偵軍

陸贄奏議云偵軍是國者不恤於遠近偵者
晏曰偵偵也謂軍不嚴整若偵什也記射義篇
軍之將注責讀為偵猶覆敗也

野合

女子七七四十九陰絕男子八八六十四陽絕過
此為婚為野合時叔梁紇過六十四娶顏氏少女
故曰野合

金駝玉龜

宋徽宗臨張萱宮騎圖其侍從有挈金駝者蓋
唐制宮人用金駝貯酒玉龜藏香

茶膏

茶膏乳茶也元道士馬臻字虛中高節能詩隱西
湖之上大德中入燕主內醢有詩云酥凝瓊椀茶
膏熟火慢筠籠楮被溫

紫玉杯

漢廷上壽有紫玉杯刻作鳳凰形出西京續記

借春

唐時冬至賜百官辛盤謂之借春

長十八

草花中有名長十八者元葛遜祿題賢字易之塞
上曲云雙鬟小女玉娟娟自捲芭蕉出帳前忽見
一枝長十八折來簪在帽簷邊下註曰長十八華

花名余至塞外果有是花

羊胛馬通

通賢又有送楊復吉之遼陽學正詩云穹廬宿頓
供羊胛部落晨炊糞馬通羊胛肩上兩膊開也骨
利幹部所居之北渡海晝長夜短日入烹羊胛熟
東方已明歐陽修詩云歲月纔如熟羊胛是也馬
矢名通王安石詩云人間榮願付苓通注苓一作
零豬矢也通馬矢也

駝鼓

元人宋瑛字顯夫詩駝鼓一聲離口館龍旗小隊
駐花圖自注云駕出則駝上鳴鼓謂之駝駝鼓

塵糟

俗語以不潔為塵糟按霍去病傳塵皋蘭下注以世俗謂盡死殺人為塵糟義雖不同却有所出

雁子

漢書太液池中鳬雛雁子布滿充積川雁子甚佳王維詩蘆笳穿荷葉菱花骨雁兒又新

無支祈

禹獲渦水神鎖之龜山曰無支祈一作巫支祈無巫音近而譌耳形若獼猴伸頸百尺力踰九象東坡詩川鎖支祈水尚渾

小江南

張翥詩江南岸下有湖山之勝號小江南章澹詩塞北江南舊有名

瀚海登相

瀚海在大州柳城東北沙深五尺大風則行者人馬相失沙中生草名登相可食非真尾間也今云瀚海波澄者固誤張茂先亦以霍去病至瀚海為北海何耶按遼史西夏出登廂一統志隸鞏產東牆似蓬草實如稌子十一月始熟子虛賦雕胡東牆色青黑粒如葵子似蓬草十一月熟出幽涼並烏丸地魏書烏丸地宜東牆今甘涼銀夏之野沙中生草子細如罌粟堪作飯俗名登粟一名抄米

按登粟登廂東牆皆登相之誤不必瀚海始有之也

海目水脂

鹽泉海目油井水脂

隱士泥

秣陵孟娘山有白塏土周護以調塗四壁因呼為隱士泥

天祿識餘卷之一終

男元受校字

天祿識餘卷之二

錢塘高士奇潛人輯

雌甲

說枯甲子逢單日為雄雙日為雌雌甲子雖雨不害詩云老尚誇雌甲狂寧作散仙

鳥鼠

禹貢導渭自鳥鼠同穴孔穎達曰一鳥一鼠共為雌雄同穴而處山因得名蔡仲默以為不經岳季方戊莊浪見鳥頂出毛角鼠缺唇似兔蓬尾似鼯彼此相狎甘肅志涼州有兀兒鼠尾若贅疣鳥曰本周兎形似雀色灰白杜詩水落魚龍夜山空雀鼠秋或謂以魚龍水對雀鼠山見西溪叢語及讀岑嘉州詩魚龍川北蟠溪雨鳥鼠山西洮水雲始知西溪有所本耳

紫濛

晉書紫濛移構元塞分疆紫濛山慕容氏所居

南北紀

自三危積石負東北地絡之陰東及秦華北抵常山東循塞而至朝鮮是謂北紀自岷山嶓冢負西南地絡之陽東及秦華南踰江漢東循嶺而至閩是謂南紀

鄧侯

楊用修謂蕭何食邑鄧在襄陽及考茂陵書蕭何國在南陽鄧氏分明云沛郡之鄧音嗟南陽之鄧音贊不聞在襄陽也班孟堅十八功臣銘文昌四友漢有蕭何序功第一受封於鄧是鄧與鄧本為二地班漢人必得其真顏師古直以何封南陽李濟翁至訝人呼嗟侯併其音義名實盡失之唐人麒麟閣上識鄧侯史紀作鄧或後人傳寫之誤耳

鬼彈

水經注瀘水傍瘴氣特惡中有物不見其形其作有聲中木則折中人則害名鬼彈蜀都賦鬼彈飛丸

丁字水

水經丁溪水在泗水東泗水冬春淺澁常排沙通道陸機賦乘丁水之捷岸排泗水之積沙杜牧之詩疊嶂巧分丁字水

少姨廟

嵩高少室廟神為啓母塗山氏妹韋蘇州詩鈞臺水綠荷已生少室廟寒花始徧楊盈川少姨廟碑虞帝二妃湘水之波瀾未歇蔣侯三妹青溪之軌跡可尋

八蠶九熟

雲南志風土多燠至有八蠶吳都賦鄉貢八蠶之

綿李商隱燒香曲八蠶綿繭分小炷獸焰微紅隔雲母抱樓子南海晉安有九熟之稻周禮禁原蠶淮南子原蠶一歲再熟王法禁之者為殘桑也注為其傷馬以蠶為末塗馬齒印不食以桑葉拭去乃食蠶馬類也物莫兩盛如此

桃竹竹桃

海南有桃竹江南有夾竹桃唐順之詩桃竹舊聞生碧海竹桃今見壓朱闌

二十四橋

說楷楊州在唐時最為富盛舊城南北十五里一百一十步東西七里三十步有二十四橋最西濁

河茶園橋次東大明橋入西水閣有九曲橋次東

正當帥衙南門有下馬橋又東作坊橋橋東河轉

向南有洗馬橋次南橋又南河師橋周家橋小市

橋廣濟橋新橋開明橋顧家橋通泗橋太平橋利

國橋南水門有萬歲橋青園橋自驛橋北河流東

出有參佐橋次東水門東出有山光橋又自衙門

下馬橋直南有北三橋中三橋南三橋號九橋不

一雙

金黃花老人王廷筠詩招客先開四十雙按雲南志地五畝為一雙

水晶鹽

李白詩客到但知留一醉盤中止有水晶鹽按梁天監中天竺王屈多遣長史竺羅獻方物云國有恒水井美下有真鹽色正白如水精金樓子云塞外有鹽瑩中水晶謂之玉華鹽西陽雜俎云白鹽崖有鹽如水晶名君王鹽段公路北戶錄云鹽有如水晶狀者一統志撒馬兒罕土產水晶鹽堅明如水晶珠為盤以水濕之可和肉食又拿子鹽亦出塞北

匏瓠

匏瓠音匏瓠也劉向九嘆菀芟棄于澤洲兮匏瓠

囊於筐篋

奴橘女桑

陸龜蒙詩舊栽奴橘老新殺女桑肥

湖目水芝

蓮子湖目芙蓉水芝

藥闌

說楷藥闌今作花藥之闌非也漢宣詔曰池藥未幸御者假與貧民注以竹繩連為禁藥老杜亦誤

用

明莖草

甯封服明莖草腹光通外採以藉足入水不沉明

莖草一名洞冥草一名照魅草折枝為炬照見鬼物太平廣記作洞腹草

白藕

白藕藕也烏桺柿也凡草木有白嫩堪食者皆曰藕又不獨藕爾雅芙蕖莖下本藕周禮蒲菹蒲之藕也尚書孔傳笱簍竹也

雞冠

雞冠花佛書謂之波羅奢花又注中謂之洗手花中元節前兒童唱賣以供祖先

水碧金荷

謝靈運詩金荷滅明光水碧輟流溢江文通水碧

驗未驗金荷靈詎細又倣倪掇木芝凌波采水碧

負茲

李詩水碧或可采金荷秘莫言

負茲

公羊傳諸侯有疾曰負茲茲新生草也一年草生一蕃故以茲為年古詩為樂當及時何能待來茲史記武王入商康叔封布茲注蔀席也荀子瓊玕龍茲華瑾以為寶注龍茲即龍須或曰茲艷同史記索隱云茲公明草或作負薪周益公表介竹無功懸辭鄉郡負茲有疾願備祠官

穀皮

穀音構樹名皮可為紙史記桑穀共生王右軍傳

禿千兔之翰聚無一毫之筋窮萬穀之皮斂無半分之骨今穀穀穀殊不分

柑柚

生柴然火曰柑柚山谷詩炙背背眠柑柚火嚼冰晨飯薩波薺可謂奇癖

繁露名義

嘗讀董子繁露不得其命名之義及讀爾雅蔞葵繁露躍如也董子得罪之後志既不伸而愛君之心又弗容已故託之書猶蔞葵之性向日無所解於心也又葵揆也能揆日而向故名葵仲舒之命名或兼此二義焉

蔞葵

蔞葵蔓生葉圓而厚故考工記曰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首蓋言圭首圓而厚如蔞葵齊人謂樵為蔞葵又因此廣之遂訛為鍾馗俗書一神執樵以擊鬼好異者遂傳會之謂能啖鬼文人又戲為立傳謂開元進士皆寓言耳習聞既久鍾馗遂即真矣

蔞葵

爾雅蔞葵注初生無葉可食狀如大雀拳足又如足之蹙也故謂之蔞周秦曰蔞齊魯曰蔞俗云初生則類蔞脚故曰蔞詩陟彼南山言采其蔞沈約

郊居賦紫繁綠苑太白詩初拳幾枝族

青蘋

相如賦薜荔青蘋說文青蘋似莎而大張揖曰生江湖所食管子謂之鴈膳別種為白蘋楚詞登白蘋兮騁望今誤作蘋

鏤金

今以金銀錯鐵上曰鏤音金西京賦金鏤鏤錫馬融廣成頌金鏤玉鏤字之來舊矣

白首為郎

顏馴對武帝曰文帝好壯而臣少景帝好黃老而臣儒陛下好壯而臣老所以白首為郎而莫能去也是老子耶乃顏馴非馮唐左太冲誤

耳衣

耳衣暖耳也唐邊塞曲金裝腰帶重錦縫耳衣寒行馬

漢官儀云光祿大夫秩比千石門外施行馬以旌別之魏志楊彪為光祿大夫詔給吏卒門施行馬李義山九日題令狐綯廳壁詩云郎君官貴施行馬

盧鴻一

唐盧鴻一隱於嵩山綱目書徵處士盧鴻為諫議大夫不受脫一字

屠蘇

屠蘇平屋也又菴也雪賦韜學息之飛棟沒屠蘇之高影杜詩願憑金腰裏走置錦屠蘇冠亦名屠蘇以有屋也元康諺曰屠蘇障日覆兩耳會見賜兒作天子酒本名餘酥後更謄為屠蘇云起自孫思邈取菴名以名酒者附會也

錦里油

宣室志唐元宋時西蜀有尼造掠髮香油本州進之宮中謂之錦里油油音同遊乃幸蜀之識

三十子

王僧辨嘗守荆南得橋一帶三十子以獻梁元帝

若飲之始

飲茶或云始於梁天監中事見洛陽伽藍記非也按吳志韋曜傳孫皓時每宴饗無不竟日坐席無能否飲酒率以七升為限雖不悉入口皆澆灌取盡曜素飲不過二升初見禮異或為裁減或賜茶葬以當酒如此言則三國時已知飲茶矣逮唐中世權茶遂與煮酒相抗迄今國計賴此為多

舉按

孟光舉按齊眉按與案同俗直謂几案耳呂少衛語林少穎案乃古盤字故舉與眉齊張平子四愁

詩何以報之青玉案謂青玉盤耳

薯蕷

負暄錄錄山藥本名薯蕷唐代宗諱豫改名薯藥
宋英宗諱曙改名山藥

紅蓮

紅蓮早稻從古有之陸魯望詩云遙爲晚花吟白
菊近炊早稻識紅蓮

夜航

夜航惟浙西有之古樂府有夜航船曲皮日休答
陸天隨詩云明朝有物充君信備酒三瓶寄夜航
橋木名汁甘可爲酒出山海經沈約集中嘗用橋

酒字

乾鵲

詩人以乾鵲對濕螢惟王荆公以爲虔字音見於
鵲之驅驅易統卦曰鵲者陽鳥先物而動先事而
應淮南子曰乾鵲知來而不知往此修短之分也

水屬水羞

顏延之碧芙蓉頌曰澤芝芳艷掇奇水屬練氣紅
荷比符縹玉握麗滄池飛映雲屋實紀仙友名書
靈燭水屬二字全未見人用齊王融謝紫鮮啓曰
東越水羞實勝乘時之美南荆任土方挹鮮魚之
味劉孝威謝藕啓曰凡厥水羞莫敢相輩水羞二

字亦新

題雨花臺

本朝初年有無名氏題詩雨花臺云風雨蕭蕭戶
未開忽聞隣叟負薪回自言今歲登高便會上鐘
山絕頂來

王母

杜少陵元都壇歌子規夜啼山竹裂王母晝下雲
旗穢人多不曉王母宋中官陳彥和在宣和間掌
禽苑言蜀中貢王母鳥狀如燕色紺翠尾甚長飛
則尾開鵲鼻如兩旗少陵詩正指此

白暗黑暗

南人謂象牙爲白暗犀角爲黑暗杜詩黑暗通

硯北

晁以道詩干戈難作牆東客疾病猶存硯北身硯
北人罕知其出處段成式書云杯宴之餘常居硯
北又長疏硯北天機索少言几案而南人坐硯之
北也

無恙

恙毒虫也能傷人古人草居露宿故早相見問勞
必曰無恙

歐脫

史記各居其邊為甌脫又曰甌脫外棄地韋昭曰
界上屯守處索隱曰服虔云作土室以伺漢人又
纂文曰甌脫土穴也又云是地名故下云生得甌
脫王正義曰按境上斥埃之室為甌脫也

金鹽

謝氏詩源云有一士子作遊女詩中一聯云不會
憐玉笋相競採金鹽煮石經云五加皮一名金鹽

戲泥

沈括陸游集中皆言鄜州泥孩兒獨妙晁說之嵩
山集中有贈鄜州田玘詩曰前世能歌田順郎今
日追悔太佞戲泥巧盡羣兒態休憶小姑初倚

床

邨裏來

蛺蝶一種名邨裏來滕王畫之最工

竹夾膝

竹夫人唐人謂之竹夾膝陸龜蒙所咏是也

黃孝邁詞

劉後村跋黃孝邁長短句十年前曾評君樂章老
矣復觀新腔一卷賦梨花云一春花下幽恨重重
又愁晴又愁雨又愁風賦水仙花云自側金卮陪
風一笑酒客吹盡恨東風忙去薰桃染柳不念淡
粧人冷又云驚鴻去後輕拋素鞵杳無音信細看

來祇怕蕊仙不肯讓梅花俊暮春云店舍無煙關
山有月梨花滿地二十年好夢不會圓合而今老
都休矣其清麗叔原方回不能加其綿密駁駁秦
耶和天也瘦之作惜其全稿不傳

報花

黃戶曹和劉後邨百梅絕句內一首云林間翠羽
啄枯槎邂逅孤筇次水涯飛過小橋留數語殷勤
報有隔橋花

十家

唐妓女入宜春院者曰內人亦曰上頭人亦曰內
家趙德麟謂得幸者為十家遂引鄭嵎詩十家三
國爭光輝不知明皇時十宅諸王與韓虢最為寵
盛鄭詩指此爾

翠筑

翠筑葦茨實也江淹去故鄉賦北風枻兮絳花落
流水散兮翠筑疎

剪熨

安元獻公清儉凡書簡首尾空紙皆手剪熨置几
案以備用

相風

相風烏千里風乃動劉孝威詩機車鳴里鼓駟馬
駕相風

木熙水嬉

跳竿曰木熙競渡曰水嬉吳都賦乘鳧舟兮為水嬉

窰變

說梏窰變色紅如硃砂謂焚或窰度臨照而然

氈毼

氈毼音兜達本外國服今性烈者以此目之

蠶官

商鞅謂仁義諸物為六蠶故云蠶官又謂處士謂六蠶韓非謂之五蠶退之詩得無蠶其間不武亦不文仁義飾其躬巧姦敗羣倫

輕容

輕容薄紗也王建宮詞薄羅不著愛輕容

七曜五雲

王勃益州夫子廟堂碑云帝車南指道七曜於中階華蓋西來藏五雲於太甲張燕公讀此不解訪之一行一行言北斗建五七曜在南方有是祥無位聖人常出華蓋以下悉不可知杜詩五雲高太甲六月曠扶搖

邵半江

邵弘治荆溪人有半江帆影落樽前之句因號邵半江嘗作香囊傳奇至落日下平川不能續其弟

應聲曰何不云歸人爭渡喧乎時邵方與弟訟田大喜割界之今名渡喧田

前溪歌

晉沈琨前溪歌二首一曰前溪滄浪映通波澄綠清聲弦傳不絕寄汝千載名永使天地并一曰黃葛結蒙籠生在路溪邊花落隨水去何當順流還還亦不復解五言五句之詩古今惟此外梁宮人包明月亦作前溪歌常贈與未曙百鳥啼前窗獨眠抱被歎憶我懷中儂單情何時雙窗叶祖叢切雙叶疎工切用韻甚古

白打錢

王建詩寒食內人常白打庫中先散與金錢韋注詩內官初賜清明火上相開分白打錢按齊雲論白打蹴鞠戲也兩人對踢為白打三人角踢為官場又丁晉公有白打蹴斯

細腰

劉禹錫踏歌行為是襄王故宮地至今猶自細腰多墨子云楚靈王好細腰故其臣皆三飯為節脅息然後帶緣牆然後起韓非子云楚莊王好細腰一國皆饑色細腰事凡兩見不聞襄王也疑劉誤記

帛繞

宋武帝三月三日登八公山劉安故臺望城郭如
疋帛之繞叢花也唐韓鄂歲華紀麗云帛繞叢林
杯流曲水

上巳

上巳本三月上旬巳日後始定三之日便復修禊
不拘已矣黃淳父詩上巳重逢已誤也

蜜香樹

交趾有蜜香樹幹似柅柳花白而繁其葉如橘木
心與節堅黑沉水者為沉香與水平者為雞骨香
根為黃熟香幹為棧香細枝繁實者為青桂香根
節輕而大者為馬蹄香花不香成實乃香為雞舌

香

心字香

范石湖驂鸞錄云番禺人作心字香用素馨末利
半開者著淨器薄劈沉香層層相間封日一易不
待花驚花過香成蔣捷詞銀字筆調心字香燒宴
小山詞記得年時初見兩重心字羅衣

十四樓

漢書五城十二樓人多知之東坡詞遊人都上十
三樓不羨竹西歌吹古揚州宴振之金陵春夕詩
花月春江十四樓按洪武中建來賓重譯清江石
城鶴鳴醉仙樂民集賢謳歌鼓腹輕煙淡粉梅妍

柳翠十四樓于京師以處官伎

鰥妻鵲鵲

東海之魚曰鰥比目而行北方有獸曰鵲更食而
視南方有鳥曰鵲比翼而飛西方有獸曰鵲前足
兔後足鼠得甘草必銜以遺鵲鵲驅二鵲見人
來必負鵲以走子虛賦鵲鵲鵲鵲距虛

天地始終

漢書律曆志上元至伐桀之歲十四萬一千四百
八十年列子揚子云伏羲至今三十餘萬歲仰子
皇極數斷以天地始終止十三萬八千年參之二
說天地之始終且雨過矣

南溪詩

周益公嘗訪楊誠齋於南溪之上留詩云楊監全
勝賀監家賜湖豈比賜書華回環自闢三三徑頂
刻能開七七花門外有田供伏臘望中無處不煙
霞却慚下客非摩詰無畫無詩只謾誇好事者繪
以為圖誠齋題云平叔曾過魏秀才何如老子致
元台蒼茫白石青苔徑也不傳呼宰相來

無花果

無花果名木偃頭山倦遊錄

咏散子

正德間有伎女失其名於客所分咏以散子命題

伎應聲曰一片寒微骨翻成面而心自從遭點污
拋擲到如今亦清切可感

玉杵金綿

宋以山頰為玉杵羹黃雀脂膏為金綿酢吳淑詩
曉羹沉玉杵寒酢金綿

佛髮

南史扶南傳曰佛髮青而細如藕絲

承露

趙魏之間以幅巾為承露

鹽字四義

食貨志猗頓用鹽鹽注鹽鹽池詩王事靡盬注鹽

不堅固

周禮鹽人共其苦鹽注鹽鹽不練治也左

傳夢楚人伏已而鹽其腦注鹽鹽也一字四義鹽

腦尤奇

穠芳亭

鉅野有穠芳亭郡人延王維翰書石未至伎謝天

香戲以袖書穠芳二字維翰至書亭字完之二人

遂成伉儷王嘗戲謝曰昔日章臺鬪舞行人無

不折枝條天香曰從今已付丹青手一任狂風不

屈屣

屈屣音插直說文從後相及也答賓戲其餘焱飛

景附屈屣其間者吳都賦屈屣鱗接俗不解義妄
作嚙齧

親家

輟耕錄凡男女締姻者兩家相謂曰親家此二字
見唐蕭嵩傳今北方以親字為去聲按盧綸作王

駙馬花燭詩人主人臣是親家則是亦有所祖

引光奴

杭人削松木為小片其薄如紙銘硫黃塗木片頂
分許名曰發燭又曰炸兒用以發火史載周建德

六年齊后妃貧者以發燭為業豈卽杭之所製歟

宋翰林學士陶公穀清異錄云夜有急苦于作燈

之緩有知者披杉條染硫黃置之待用與火遇

得發穗然既神之呼引光奴今遂有貨者易名火

寸按此則寸炸聲相近字之譌也然引光奴之名

為雅

面不畏寒

輟耕錄人之四肢百骸莫不畏寒獨面則否醫書

謂頭者諸陽之會諸陰脉至頸及胸而還獨諸陽

脉上至頭所以然也

慍羶

慍羶謂腋氣也唐崔令欽教坊記云范漢女大娘
子亦是竿木家開元二十一年山內有姿媚而微

慍瓶

五香

一木五香根旃檀節沉花雞舌葉荳膠薰陸

能賁

鼈三足曰能鼈三足曰賁

不落不托

古人以杯爲不落取其常飲則昏酣之流也以麪裏爲不托以其躬造至精則饕餮之首也

積沙成圓

廣州新會縣蜆崗以南瀕海人有蔬圃乃淺水中積沙而成者或爲大風飄去若浮筏然番禺有人

訟失去蔬圃爲人所置在百里內外蓋其事也載

玉堂閑話

土豚橫豎

土豚有橫有豎許穎間田有豎土者不可稻以其不停水陝以西民皆穴土而居亦曰此橫土可刷若遇豎土卽坍塌矣

錢陌

梁時用錢自破嶺以東八十爲陌名曰東錢江郢以上七十爲陌名曰西錢京師以九十爲陌名曰長錢中大同元年乃詔通用足陌詔下而人不從錢陌益少至于末年遂以三十五爲陌今民間零

用其有紙裏養人者每百輒闕數文使知梁時陌法受者當無快快

朝節

圖經池陽風俗不重端午而重夏至以角黍舒雁相饋貽謂之朝節

碧羅紫冥

東坡詞初雨歇洗出碧羅天卽所謂蔚藍天也北史發響九臯翰飛紫冥

岬嶂濕淡

七命瓊嶂峻金岬岬嶂李德裕詩灑淡寒泉深百尺

散錦撒沙

庾闡詩繁星如散錦韓愈詩星如撒沙出

蓬塊

人物志徐人謂塵土爲蓬塊

浣花天

放翁詩已遇浣花天註四月十九日也蜀人以是日遊于浣花溪上故云

蓮花漏

唐張喬詩遠公窗下蓮花漏猶向山中禮六時按佛藏遠公弟子惠要忠山中無刻漏乃于水上製十二銅葉芙蓉因波隨轉分別旦夕以爲行道之

節名蓮花漏何兆詩芙蓉十二池心漏舊荷三千
灌頂香是也

廿世世

顏之推稽聖賦魏姬何多一孕四十中山何夥有
子百廿廿音入說文二十井也俗音念者誤又三
十井為世音撒四十井為世音錫始皇禪梁父刻
石辭曰皇帝臨位作制明法臣下修飭廿有六年
初并天下罔不賓服乃以三句為韻四字為句而
今史記刻本皆作二十有六年一字改作二字非
也

音潮

音潮
猶有此名
流丹鑿翠

王勃序中飛閣流丹老杜開窗鑿翠之句可以屬
對

天祿識餘卷之二終

男元受校字

天祿識餘卷之三

錢塘高士

始廢井田

世儒罪秦廢井田不知井田之廢始於管仲作內
政已漸壞矣至秦乃盡壞耳元陳孚題管仲井詩
云畫野分民亂井田百王禮樂散寒煙平生一勾
潢汙水不信東溟浪沃天可謂剛幽之論又九河
之製亦自管仲始詩緯所謂移河為界在齊呂是
也

三關

元志云燕有三關曰松亭關今名存曰古北口曰

居庸關周世宗一日下三關在顯德六年遼之應

曆九年也其三關則益津關今之瓦橋關今之淤

口關今之

虎僕

皇甫松大隱賦書抽虎僕射用牛螭博物志有獸
緣木文似豹名虎僕毛可取以為筆今俗名九節
狸

△地

今人書某為△皆以為俗從簡便其實古某字也
穀梁桓公二年蔡侯鄭伯會於鄆此密注云鄆△
地陸德明釋文曰不知其國故云△地本又作某

紙粉衣香

養紙芙蓉粉薛濤事薰衣豆蔻香霍小玉事

松煙

元有朱萬初善製墨純用松煙蓋取三百年摧朽之餘精英之不可泯者用之非常松也天曆乙巳開奎章閣揀儒臣親侍翰墨榮公存初康里公子山皆侍閣下以朱萬初所製墨進大稱旨虞文靖公贈之詩曰霜雪摧殘澗壑非深根千歲斧斤遠寸心不逐飛煙化還作元雲繞紫微紀茲事也

小御園

金章宗宮中以張遇麝香小御園為書眉墨

澄泥

絳縣澄泥硯縫絹袋置汾水中踰年而後取則泥沙之細者已入袋矣陶以為硯水不涸

曹吳書法

北齊曹仲達書人物衣服紫窄唐吳道子書衣服飄舉時人語曰吳帶當風曹衣出水

桃源圖

唐人畫桃源圖極為工妙符元興作紀云煙嵐草木如帶香氣熟視詳玩自覺骨憂青玉身入鏡中

皂錦

法帖譜系云大觀帖用皂鸞鵲錦標額

木難

曹子建詩明珠交玉體珊瑚間木難注引南越志云木難金翅鳥沫所成碧色珠也大秦國珍之按其形色今所謂祖母綠也

西弄

南史東昏侯遇弒於西弄宮中別道如永巷之類也元經世大典所云人街注即音弄

槐街

中朝故事云天街兩畔槐木俗號為槐街

甘泉

甘泉宮有三秦之甘泉宮在渭南隋之甘泉宮在

鄠漢之甘泉宮在渴翔雲陽縣雲陽記云谷口去雲陽宮八十里流潦沸騰飛泉灑激兩岸峭壁孤豎橫盤凜然凝沍每入穴中朱明盛暑當晝暫暄涼秋晚候緇袍不暖所謂寒門也漢世以為避暑之處

柴門

晉書儒林傳清貞守道抗志柴門又漢書云漢中之俗蓬戶柴門食必兼肉

鷺鳥

元魏改官制以候望官為白鷺取其延望之意其時亭候多刻鷺像漢明帝巡狩過亭障有鳥鳴亭

長引弓射中之奏曰烏鳥啞啞引弓射洞左腋墜
下壽萬年臣爲二千石帝悅令天下亭障皆畫烏
故楊升菴詩云山遮延鷺埃江繞畫烏亭

柏寢梧臺

唐韓翃青州詩柏寢寒蕪變梧臺宿雨收柏寢見
晏子春秋梧臺伏琛齊地記曰臨淄有梧臺里皆
齊事也

麗囑

南史隱逸傳桂山篁渚非止素玩碧澗清潭翻成
麗囑宋人以麗囑名亭本此

蛟輶

荀子蛟輶注馬服之革蓋以蛟皮爲之輶呼見切
左傳輶軻輶軻音絢在背曰輶在胷曰軻在腹曰
軻在後曰軻

牙籠貂扇

西京雜記天子玉几冬則加綈錦以象牙爲火籠
慎常冬日宮詞云障風貂尾扇爐火象牙籠貂扇
冬日用之歐陽元詩十月都人供暖筆余曾於冬
日入直見朝鮮貢使手持貂扇以障面蓋古製也

流黃簟

會稽竹簟供御號爲流黃簟唐詩珍簟冷流黃
鳳窠

李賀詩御箋銀冰冷長簟鳳窠斜

星施

周書王會篇樓煩貢星施施旌施之屬

葵蕤

錄異記葵蕤鎖金鏤相連屈伸在人顧況詩春樓
不閉葵蕤鎖亦作蕤蕤又蕤蕤旌名鹵簿中有之
瑞應圖云蕤蕤瑞草王者禮備至則生

鴉鴝炭

宋史供御炭用鴉鴝色胡桃紋

紫花墩

宋學士王珪名對蕊珠殿設紫花墩命坐

三雅

劉表三爵上曰伯雅中曰中雅小曰季雅宋時閩
州有三雅池古有修此池得三銅器狀如酒杯各
有篆文當時雖以名池而不知爲劉表物也吳均
詩聊傾三雅卮本此

鳳盃鳳扇

唐碑文瓦釜之於黃鍾饗鼎之於鳳盃盃音禾見
博古圖又隋志有龍舟鳳扇扇音墨

方麈

北史楊愔傳以方麈障而讀者不解方麈爲何語
按說文作簡蓋竹織方扇也

紫壇

漢行宮用紫泥為壇齊梁郊祀歌所謂紫壇也

蘭鷁慈鷁

蘭鷁出謝眺賦又劉楨魯都賦綠鷁慈鷁皆船名
船首畫此二鳥形

柴轂

袁紹士無貴賤與之抗禮輜軒柴轂與接巷路

帖子致語

宋時御前內宴翰林撰致語八節撰帖子雖歐蘇
曾王司馬范鎮皆為之蓋張而不弛文武不能百
日之蟠一日之澤聖人亦不之非也明成化中黃

編修仲昭莊檢討景不撰元宵詞又上疏論列以

六

去然自是而後每有文字輒命文華門仁智殿輩
為之往往傳奉驟得美官愚意以為如六一公玉
輦經年不遊幸上林花好莫爭開君王念舊憐遺
族長使無權保厥家願因角黍詢遺俗可鑒前王
惑巧言亦何不可南唐李後主遊宴潘佑制詞云
樓上春寒山四面桃李不須誇爛熳已失了春風
一半意謂外多敵國而地日侵削也後主為之罷
宴填詞如此何異諫書乎工執藝事以諫况翰苑
本以文章諷諫乎黃莊諸公無乃未達邪

舉比

朱子張橫渠贊勇撤舉比蓋以虎皮為講席也按
唐戴叔倫詩猊座翻蕭索舉比喜接連則以舉比
為講席唐時已然矣

玉環命

銅人針灸圖載臟腑一身命穴有玉環命不知玉
環是何物張紫陽玉清金華秘文論神仙結丹處
曰心下腎上脾左肝右生門在前密戶居後其連
如環其白如綿方圓徑寸包裹一身之精粹此即
玉環也醫者論諸種骨蒸有玉房蒸亦是玉環其
處正與臍相對人之命脈根蒂也

金莖花

杜陽雜編載隋大業中元藏幾為過海使風飄一
洲曰滄洲人多不死上有金池水石泥沙皆如金
色有金莖花如蝶人多戴之曰不戴金莖花不得
到仙家今人但知目銅掌承露為金莖

兩函谷

陝州西南有洪澗澗古函谷關也漢武帝時楊僕
請以家僮七百人築塞徙關新安故有秦函谷關
漢函谷關之別

金吾

崔豹古今注金吾車軸棒也漢執金吾亦棒名以
銅為之金塗兩末謂之金吾漢百官志曰漢官曰

執金吾緹騎二百二十人應劭曰吾禦也掌執金
革以禦非常文獻通考武帝增置七校更名中尉
為執金吾師古曰金吾鳥名主辟不祥天子出行
聯主先導以禦非常故執此鳥之象以名官

一通

衛公兵法鼓三百三十三槌為一通鼓止角動吹
十二聲為一疊

高下春

治粟者落杵曰春日之經天自日昃中至日晡皆
橫過再向晚則日影旁射側落如春者直下其杵
故曰高春曰下春言日落之漸次也梁元帝詩曰

天機

八

斜景落高杵薛能詩曰屬溪遙見夕陽春王僧
致仕表云高春之景一斜不周之風忽至駱賓王
破楊虔露布照盡高春雲昏乙夜皆此義而原本
於淮南子經於泉隅是謂高春

白簡

古彈文白紙為重黃紙為輕故云臣輒用白簡以
聞今御史白簡即其事

玉蓮

玉蓮王梅溪先生十朋之女孫汝權宋進士與梅
溪為友敦尚風韻先生幼史浩八罪汝權實憊患
之史氏所最切齒遂妄作荆釵傳奇故謬其事以

蟻之

跨龍

海客日談曰馬前蹄之上有兩空處名龍門馬之
良者後蹄印地之痕反在前蹄印地之前故名跨
龍言後步趨過前步也人解跨龍之子謂龍上有
金金字上父字跨龍者越父也殆為強說

聚頭扇

摺疊扇古名聚頭扇僕隸所執取其便於袖藏以
避尊貴者之目元時高麗始以充貢明永樂間稍
效為之今則流行寢廣團扇廢矣至於揮灑翰墨
則始於成化間近有作偽者乃取明初名公手蹟

入扇可晒也

龍光點注

杜詩龍光蕙葉與多碧點注桃花舒小紅龍光點
注唐時有此語施之官職選授間所云龍光者特
恩之意點注者注授之意所以為妙今本訛作點
綴何啻霄壤

射落九鳥

古傳言羿射日落九鳥鳥最難射一日落九鳥言
射之捷也後世不得其說者遂以為射九日矣流
俗謬說而傳怪文士循名而聘奇異哉

四皓碑

四皓有羽翼太子之功其沒也惠帝為之製文立碑此乃上世人主賜葬人臣恤典之始通典文獻通考皆不之載而四皓碑曰集古錄金石錄鄭樵金石略皆遺之獨見於任昉文章緣起故特表出之

姚廣孝

姚廣孝本醫家子王行識廣孝於為僧時贈之序云上人年甫壯今天下亂已極且必治治然後出於時發其所蘊其上人之志歟又云當世之人安知終無與上人同其志者蓋姑有所待也又云斯道非若他人事佛奉師碌碌作沙門者也

殺吹

白樂天半開花詩西日憑輕照東風莫殺吹自注殺去聲音屢俗語太甚曰殺容齋隨筆序殺有好處元人傳奇武風流武殺思今京師語猶然大曰殺大高曰殺高此假借字也

鸛

鸛字玉篇不載音楚去聲齒怯也今京師語謂怯皆曰鸛會茶山和會宏父餉柑詩云莫向君家樊素口孤犀微鸛遠山顰黃山谷和人送梅子云相如病渴應須此莫與文君慙遠山茶山之詩全效之方秋崖楊梅詩併與文園消午渴不禁越女蹙

春山

庚死

史記庚死獄中注不明庚義按說文束縛拚捥為史庚庚古字通也

筵脆

京師但語目形短矮曰筵文選有筵脆之語唐書王伾傳形容筵陋通鑑音義作七不切

肉言

爾雅曰徒歌曰謠說文謠作魯注云魯从肉言今按徒歌謂不用絲竹相和也肉言歌者人聲也出自胷臆故曰肉言童子歌曰童言以其言出自其

胷臆不由人教也唐人謂徒歌曰肉聲即說文肉言之意也

青葱

左思三都賦序譏楊雄賦甘泉不當用玉樹青葱誤矣楊雄言玉樹者武帝所作集眾寶為之以娛神非謂自然生之猶下句言馬犀金人也

溫公制詞

司馬溫公長公主制詞云帝妹中行周易贊其元吉王姬下嫁名南美其肅雍命服亞正后之尊主禮用上公之貴寵光之盛誰肯而然此制詞之工級前姬二宋後拚三洪矣豈不善為四六者耶

杏園圖

嚴介溪鈴山堂集云明宣德間館閣諸老有杏園雅集圖

斷碑詩

衢州爛柯橋斷碑詩止存二句薄煙罩遠郊遙峯沒歸翼相傳爲古仙句

單絲五暈

仙女天衣有金縷單絲錦縠銀泥五暈羅裙

袈裟

袈裟名木田衣又名稻畦帔王維詩乞飯從香積裁衣學木田王少伯詩手巾花氎淨香被稻畦成

袈裟

袈裟內典作笔笔蓋西域以毛爲之又名迦遼服又名無塵衣

捺鉢

遼史秋冬遼寒春夏避暑各有行在謂之捺鉢

擱子軍

遼史兵衛志居先鋒前二十餘里偵探敵人動靜曰擱子軍

金變

遼史儀衛志金變馬首飾也按馬融賦揚金變而把玉瓊蔡邕獨斷云金變馬冠玉瓊馬帶則此名自古有之

葉格

遼史宋錢僖公家有葉子揭格之戲名葉格戲

頭魚

遼史歲時釣魚得頭魚輒置酒張宴名頭魚宴與頭鰓宴同

盤渦

蜀江三峽中水波圓折者名盤渦音漩張嶺黃牛峽詩盤渦逆入嵌空地斷壁高分縈繞天

沙城

三國志裴伯子築沙城俞亮角詩榆葉沙城冷梅花水國偏

枝峯蔓壑

陸魯望云金華山枝峯蔓壑秀氣傍魄不啻神仙登臨

魚齒獸角

庾信哀江南賦地平魚齒城危獸角左傳河於魚齒之下注魚齒山名呂氏春秋猛獸以尾爲旌以角爲城

疊字

詩人用疊字非精於體物者不能如潘安寡婦賦風瀏瀏而風興鮑明遠詩鱗鱗夕雲起獵獵晚風迢李賀詩銀雲櫛櫛瑤殿明謝元暉詩捎捎枝早

勁塗塗露晚睇捎勁強無枝葉之貌塗塗者厚也離騷雷填填兮雨冥冥宋武帝秋夜詩肅肅風盈幕泣泣露傾枝杜牧之詩綺席草芊芊紫嵐峯伍伍謝靈運詩活活夕流駛嘒嘒夜猿啼巫山高歌云碧叢叢高挿天選詩松瘦石稜稜山光溪澌澌林逋詩瀾瀾藥泉來石竇霏霏茶靄山松梢又牧之詩惟覺老陳陳若此之類難以枚舉

炎暉暄濁

王仲宣詩清雲却炎暉張景陽詩清氣蕩暄濁

蕭辰

選詩哲匠感蕭辰蕭此塵外軫注蕭辰秋風蕭索

之辰

解花叢

楚辭密苑解花叢謂秋至草木凋也

顧倪

崑山顧瑛無錫倪元鎮俱以倚卓之資更挾才藻風流豪爽冠於東南明洪武初各散家貲顧嘗畫其像題曰儒衣僧帽道人鞋天下青山骨可埋若說少年豪俠處五陵鞍馬洛陽街

斛律金

北齊斛律金不解書有人教押名曰但五屋四面平正卽得至作勅勅歌曰勅勅川陰山下天似穹

廬蓋四野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低見牛羊爲一時樂府之冠

宗忠簡詩

楊用修集中載宗忠簡華陰道石刻二絕云煙遮晃白初疑雪日映斑斕却是花馬渡急流行小庵柳絲如織映人家又云苔芽作屋幾家居雲碓風帘路不紆坡側杏花溪畔柳分明摩詰朝川圖岳武穆題湖南僧舍詩有潭水寒生月松風夜帶秋之句語云隋陸無武絳灌無文若二公者真不可及矣

校訂符簷

皮日休詩校訂漁人服符簷旅店窗方言歷衣大者爲倒頓小者爲校訂今之檢榜也玉海符簷宜也卽竹席直文者曰簾除斜文者曰符簷

澁體

唐徐彥伯爲文多變易以鳳閣爲鸞閣以龍門爲虬戶以金谷爲銑溪以玉山爲瓊嶽以芻狗爲卉犬以竹馬爲篠轡以月兔爲陰魄以風牛爲颺犢後進效之謂之澁體見朝野僉載

脂瓶

舊說烏雀尾上有肉高有穴者名脂瓶每引嘴取脂以塗翅毛則悅澤雨露不能濡

蚊母

國史補云江南有蚊母鳥夏月夜吐蚊叢草間又有蚊樹枇杷熟時則皮裂蚊紛然而出

翡翠

廣志翡色赤翠色紺江淹賦彼二鳥之奇麗是也張揖上林賦注翡翠大小如雀雄赤曰翡雌青曰翠

珠毛

孔雀尾端一寸名曰珠毛

魚丁

爾雅魚枕謂之丁腸謂之乙尾謂之丙注其骨形

似篆書丁字乙字丙字

水穀公

陸魯望詩一生無事煙波足惟有沙邊水穀公

關掃

關掃髻名亦猶盤鴉墮馬之類唐詩云鬟梳關掃學宮粧獨立閒庭納夜涼手把玉簪敲砌竹清歌一曲月如霜

斜紅

梁簡文詩分妝間淺脣繞臉傳斜紅斜紅繞臉古妝也

旋波移光

旋波移光越之美女與西施同進於吳王肌膚輕飾以珠幌若雙鸞之在煙霧

半面

東觀漢記應奉嘗詣袁賀賀時將出行閉門造車匠於閣內開扇出半面視奉去後數十年於路見車匠識而呼之今人云半面之識本此

夫娘

南宋蕭齊崇尚佛法閣內夫娘悉令持戒麾下將士咸使誦經夫娘之稱夫人娘子也陶九成謂是罵語蓋未見六朝稗說耳

形勝

褚亮詩形勝出禁中蓋伍伯戴紅帽以唱勝自唐已然矣宋人賀甲第詩黃榜開天上形勝出禁中本褚句也

裝演

唐六典有裝演匠注音光上聲謂裝成而以蠟演紙也今人多作平音讀

凝脂

詩膚如凝脂凝音侵唐詩日照凝紅香白樂天詩落絮無風凝不飛又舞繁紅袖凝歌急翠眉愁

穿耳

諸葛恪曰穿耳貫珠古尚也子美詩玉環穿耳離

家女

柳枝

薛能柳枝詞和風香雪九重城夾路春陰十萬營
惟向邊頭不堪望一株憔悴少人行詩意言粉飾
太平於京師而廢弛防守於邊塞也

綠沈

杜詩雨拋金鎖甲苦臥綠沈槍按鄴中記云石虎
造象牙桃枝扇或綠沈色或木難色或紫紺色或
鬱金色王羲之筆經云有人以綠沈漆管見遺南
史梁武帝西園食綠沈瓜是綠沈卽西瓜皮色也

桃花行

唐自貞觀至景龍間詩人之作盡是應制命題既
同體製復一綺繪有餘而微乏韻度獨蘇頌東望
望春春可憐一篇迴出羣英又見中宗賞桃花應
制凡十餘人最後一小臣絕句云源水發花無數
開丹附紅萼間青梅從今結子三千歲預喜仙遊
復摘來此詩一出羣作皆廢中宗令宮女唱之號
桃花行惜不知作者姓名

蟬雀畫扇

梁書武帝賜吳興太守何戢蟬雀畫扇陸龜蒙蟬
詩云伴貂金置影映雀畫成圖卽用此事

搏黍春鋤

王荆公詩蕭蕭搏黍聲中日漠漠春鋤影外天搏
黍鳥頭網春鋤也

鳥頭網

鷓鴣取魚快捷爲甚江南漁郎用者名鳥頭網

調馬

調馬駒者先刻騎於水中欲其舉足高也耿仙芝
詩淺水綠蕪調馬地濤雲微雨養花天

孔陵樹

孔子冢中樹以百數皆異種世莫能知其名傳言
孔子沒羣弟子各持本國所產來種冢上其樹如
柞柞雅雅離離女女貞貞五味五味覺覺檀檀之屬之屬不生荆棘及刺人

草

趙李

阮籍詠懷詩西游咸陽中趙李相經過顏延年以
爲趙飛燕李夫人固爲說夢楊用修謂漢書谷永
傳小臣趙李從微賤尊寵成帝常與微行者則亦
非也按漢書何並傳輕俠趙季李欵多蓄賓客以
氣力漁食閭里何並曰趙李傑惡當得其頭以謝
百姓是也小臣趙李豈阮之所謂輕薄耶

配紅

一舉集春熙景明萬物嫵媚配紅正白胎青孕紫

長相思

長相思被中綿也古詩著以長相思緣以結不解

父子狀元

宋朝父子狀元者人知有梁灝梁固而不知有張去華張師德許安世許將

兩許俊

說楷世有兩許俊一唐人為韓翃奪章臺柳者為御史中丞都押衙一吳越時人亦為御史中丞都押衙

天祿識餘卷之三終

男元受校字

天祿識餘卷之四

錢塘高士奇澹人輯

詠剪

古廉李公時勉詠剪刀詩吳綾剪處魚吞浪蜀錦裁時燕掠霞深院響傳春畫靜小樓工罷夕陽斜公之直節清聲而詩嫵媚如此信乎賦梅花者不獨宋廣平也

風箏

古人殿角簷稜間有風琴風箏皆因風動成音自諧宮商元稹連昌宮詞鳥啄風箏碎珠玉高駢有夜聽風箏詩云夜靜絃聲響碧空宮商信任往來

風依稀似曲纔堪聽又被風吹別調中今名紙薦為風箏非是

金元詠物

中州集金羽士王予可詠西瓜云一片冷沈潭底月半彎斜捲龍頭雲孫鐸詠玉簪花云披拂西風如有待徘徊涼月更多情鄭子勝詠茶蘼云玉斧無人解修月珠囊有意欲留仙皆極體物之工

搗衣

字林云直舂曰搗古人搗衣兩女子對立執一杵如舂米然今易作臥杵對坐搗之取其便也嘗見六朝人畫搗衣圖其制如此

素馨

陸賈南中行紀云南中百花惟素馨香特酷烈彼中女子以絲絲穿花心繞髻爲飾梁章隱詠素馨詩云細花穿弱縷盤向綠雲鬟用陸語也

五字

司馬景王命中書郎虞松作表再呈不可意鍾會取草爲定五字松悅服以呈景王景王曰不當爾耶松曰鍾會也景王曰如此可大用沈佺期詩五字擢英才用此事解者以五字爲詩誤矣出郭頌世語

平楚

天祿餘卷之四

二

謝朓詩寒城一以眺平楚正蒼然楚叢木也登高望遠見木杪如平地故云平楚

初晰紅照

謝惠連詩桐林帶晨霞石壁映初晰李賀詩誰揭頽玉盤東方發紅照

西薄

謝靈運善哉行云賜谷躍升虞淵引落景曜東隅晚西薄

洞宮

燕昭王得洞光之珠以飾宮王母三降其地名曰洞宮劉滄詩云沐髮清齋宿洞宮又唐人稱道院

曰洞宮

荔枝暑熱

杜牧華清宮詩云長安回望繡成堆山頂千門次第開一騎紅塵妃子笑無人知是荔枝來脣炙人口按唐史明皇帝以十月幸驪山至春卽還宮是未嘗六月在驪山也荔枝盛暑方熟詞意雖美而失事實矣

宮詞補亡

王建宮詞一百首宋南渡後失去七首好事者妄取唐人絕句補入之如淚盡羅巾白樂天詩也鴛鴦瓦上花蕊夫人詩也寶帳平明王少伯詩也日

天祿餘卷之四

三

晚長秋又日映西陵二首乃樂府銅雀臺詩也銀燭秋光及閒吹玉殿昭華管杜牧之詩也楊升菴集中特載七首云出之古本今錄於此忽地金魚向月陂內人接着便相隨却因龍武軍前過當殿教看臥鴨兒謔作天河刻作牛玉梭金鑷采橋頭每年宮女穿針夜勅賜新恩乞巧樓春來懶困不梳頭怕逐君王苑北遊暫向玉階花上立簾錢贏得兩三簫彈碁玉指兩參差增迴臨虛闕着危先打角頭紅子落上三金子半邊垂宛轉黃金白柄長青荷葉子嚮鴛鴦把來不是呈新樣欲進徵風到御牀供御香方加減頻水沈山麝每回新內中

不許相傳出已被醫家寫與人藥童食後進雲漿
高殿無風扇小涼每到日中重掠鬢衣騎馬遠
宮廊

八絃雙鐻

北史李搔字德沈有才藝曾採諸聲別造一器號
曰八絃南史柳世隆善彈琴時稱柳公雙鐻

狎獵

蔡邕賦條風狎獵吹乎牀帷

勾闌

段國河洲記吐谷渾於河上作橋謂之河厲長一
百五十步勾闌甚嚴飭古今注漢顧成廟設扶老

天祿餘卷之四

四

勾闌勾闌之名始此王建宮詞風簾水殿壓芙蓉
四面勾闌在水中李義山詩簾輕幕重金勾闌宋
世以來名教坊曰勾闌

側寒

唐詩春寒側側掩重門王介甫側側春寒剪剪風
側寒字詞人相承用之大意謂春寒不正也

拋壻

宋世寒食有拋壻之戲兒童飛瓦石若今之
打瓦也梅都官禁煙詩窈窕踏歌相把挾輕浮賭
勝各飛壻或云起於堯民之孳壤

凌歊臺詩

許渾凌歊臺詩曰宋祖愛歊樂未回三千歌舞宿
層臺此宋祖乃劉裕也南史稱宋祖清簡寡欲儉
於布素嬪御至少嘗得姚興從女有盛寵頗廢事
謝晦微諫即時遣出安得有三千歌舞之事耶作
詩不多讀書恐貽後世之議

駭鼓

王粲英雄記整兵駭鼓韓昌黎詩其鼓駭駭襲用
其字

謫作酒狂

神仙傳許謫嘗醉吟曰閬苑花前是醉鄉踏番王
母九霞觴羣仙拍手嫌輕脫謫向人間作酒狂

天祿餘卷之四

五

露甲

瑞香花卽楚詞所謂露甲也有人夢中聞香覓得
此花又謂睡香一名錦薰籠一名錦被堆韓魏公
詩云不管鶯聲向曉催錦衾春曉尚成堆香紅若
解知人意睡取東君莫放回又薔薇亦稱錦被堆

陽鐻

東皐錄云漢碑額多篆身多隸隸多凹篆多凸
惟張平子碑則額與身皆篆也劉禹錫宜城歌云
花臺側生樹石碣陽鐻額不見漢碑不知此句爲
何說

寶林

隋煬帝詩錦袖淮南舞寶袿楚宮腰盧照隣詩倡
家寶袿蛟龍被袿女人脇衣也或謂起自楊妃崔
豹古今注謂之腰綵引左傳相服謂日日近身衣
是春秋之世已有之

紅袿

袿國名古肅慎地也產寶石大如巨栗中國人
謂之袿袿文與可朱櫻歌云金衣珍禽弄深樾禁
禦朱櫻斑若額上辛離宮促薦新藤籃寶籠貂璫
發疑霞作丸珠尚軟油露成津蜜初割君王午坐
鼓倚蘭翡翠一盤紅袿

青嵐帚

宋蘇軾餘卷之四

六

陳陶咏竹詩云青嵐帚亞思君祖絲潤編多憶蔡
邕陳張君祖竹賦青嵐運帚碧空掃烟蔡邕竹贊
云綠潤碧鮮紺文紫錢

簾蔽

唐李鄴詩薄雪燕紫燕釵釵垂簾蔽抱香懷一
聲歌罷劉郎醉脫取明金壓繡襪簾蔽下垂之貌
又作麗蔽

鏡殿

唐高宗造鏡殿武后意也四壁皆安鏡為白晝秘
戲之需因劉仁軌諫立命剔去帝崩後復建之楊
廉夫詩鏡殿青春秘戲多玉肌相照影相摩六郎

酣戰明空笑隊隊鴛鴦漾綠波

鷓鴣天

唐鄭嵎詩春遊雞鹿塞家在鷓鴣天詞名鷓鴣天
本此

踏莎行

韓翃詩踏莎行草過春溪詞名踏莎行本此

點絳脣

江淹詠美人春遊詩白雪凝瓊貌明珠點絳脣詞
名點絳脣本此

菩薩蠻

唐詞有菩薩蠻不知其義按開元中南詔入貢危

宋蘇軾餘卷之四

七

晉金冠嬰絡被體故號菩薩蠻因以製曲白樂天
蠻子朝詩曰花鬘斗撒龍蛇動是也今曲名以蠻
作蠻非也

相府蓮

王右丞溫泉寓目詩唐人入樂府名相府蓮亦作
想夫憐

筆陣圖

筆陣圖乃羊欣作李後主續之今陝西刻石李後
主書也以爲羲之誤矣

壽潛玉環

靈芝一名壽潛出鄜城記蓮花一名玉環出三餘

帖

苾芻

尊勝經號僧曰苾芻此物本草有五義一生不肯
日二冬夏常青三體性柔軟四香氣遠勝五引蔓
傍布為佛之徒理亦宜然故以為名也

玉虎

河圖謂雷聲曰玉虎鳴

金羅半面

元仁宗宴羣臣於長春殿供事內臣進饌有咳病
帝惡其不潔命為疊金羅半面圍之許露兩眼下
垂至胷自是進饌者以此為例

鞠弋流蹌

元成宗春暮命宮人掃落花鋪蘭茗殿施金帳諸
嬪衣碧綺朱紉半袖衫頭纏吉貝錦臂繫秋雲紫
絲帕着白氍毹成羣相逐滾蕊翻花戲狎彌日帝
曰上燦黃金下設蔕席使美人為鞠弋流蹌之戲

長樂園

元詞客馬文友別墅新義門內有春香亭每百花
開時置酒亭下會郁下吟士賞花賦詩謂之錦繡
會又有飲山亭夏日避暑於此又有婆娑亭玩月
之所因號其墅曰長樂園

茜帽

元初起回殿於西宮中以居西僧僧官皆着茜帽

謝豹

昔有人飲於錦城謝氏其女窺而悅之其人聞子
規啼心動即謝去女恨甚後聞子規啼則怔忡若
豹鳴使侍女以竹枝驅之曰豹汝尚敢至此乎故
名子規為謝豹

紅姑娘

徐一夔元故宮記云樓毛殿前有野果名紅姑娘
外垂絳囊中含赤子如珠甜酸可食盈盈繞砌與
翠草同芳今京師人家多種之紅姑娘之名不改
也

木棉

通鑑梁武帝木棉皂帳史照釋文云木棉江南多
有之以春二三月下種既生須一月三薹至春生
黃花結實及熟時其皮四裂其中綻出如綿土人
以鐵鋌碾去其核取如綿者以竹為小弓長尺四
五寸許牽弦以彈綿令其勻細卷為筒就車紡之
自然抽緒如線絲狀織以為布按此即今之棉花
也綿有三一曰絲綿出於蠶緝一曰木綿出於交
廣名班枝花一曰草綿史照釋文所言形狀是而
以解木棉則非也其曰竹為小弓長尺四五寸今
之制棉花弓長五六尺以羊腸為弦彈之聲如晴

雷丘文莊謂棉花元始入中國殆未考史照之說也唐李商隱詩木棉花發鷓鴣飛南中木棉樹大盈抱花紅似山茶而蕊黃花片極厚非江南所藝者雲南阿迷州有之嶺南尤多

紫風流

廬山僧舍有薜蘿花一叢色正紫類丁香號紫風流李後主詔收數十根植於移風殿號蓬萊紫丁香一名百結花有紫白二種

水西蒲葵

水西花葉如萱草花黃夏開樓閣一名蒲葵

髮華

天祿餘卷之四
十
茉莉花一名髮華見佛經錦帶花一名髮邊嬌見成都古今記

八芳

民嶽八芳金蛾玉蟬虎耳鳳尾素馨渠那茉莉含笑

玉茗海紅

菊莊劉士亨咏山茶詩云小院猶寒未暖時海紅花發景遲遲半深半淺東風裏好似徐熙帶雪枝蓋海紅卽山茶也而古詩亦以淺爲玉茗深爲都勝大曰山茶小曰海紅

菟奚類

欺冬花卽爾雅所稱菟奚類凍者紫赤華生水中十二月雪中出花郭元生述征南記云洛水至冬凝厲則欺冬茂悅層冰之中乃知唐詩僧房逢着欺冬花正十二街頭春雪時也詩人之體物劉亮如此

優曇鉢

佛書所言優曇鉢羅花其說漫幻不可知今廣東新興縣有優曇鉢似枇杷無花而實卽所謂無花果也

鴟腳莎

爾雅云菰玉芻郭景純云菰蓐今呼鴟腳莎詩塘

天祿餘卷之四
十
彼淇澳菰竹猗猗卽此

祖竹

吳融詩祖竹定欺簷雪折穉杉遙拂棟雲齊皮日休詩藥名尚覺桐君少年紀翻嫌竹祖低

盧橘

上林賦盧橘夏熟注不言何物注唐三體詩者指爲枇杷世皆宗其說予觀上林賦又有枇杷檳榔之文不應重出也偶閱吳錄云朱光祿爲建安郡中庭有橘冬月樹上覆裘之至明年夏色變青黑味絕美盧橘也故曰盧橘此說近是

橘棗

橋漿俗作軟漿一名牛妳柿一名丁香柿文選蜀都賦所謂樹蜀中製扇以此果榨油染紙爲之

西瓜

五代邵陽令胡嶠於回紇得瓜種培以牛糞結實大如斗味甘名曰西瓜是西瓜至五代始入中國文選浮甘瓜於清泉蓋指王瓜甜瓜耳

土芝

稽含瓜賦世云三芝瓜處一焉謂之土芝

鎮心

南史鄭灼苦心熟以瓜鎮心劉子化詩七盤妙舞頻揮汗五色嘉瓜且鎮心

君遷

蜀都賦平仲君遷皆木名注缺按司馬溫公名苑云君遷子如馬妳俗云牛妳柿是也沈佺期詩芳春平仲綠注平仲之木實白如銀

睡蓮舞草

南海有睡蓮夜則花低入水虞美人草一名舞草

伊蘭

蜀中有花名賽蘭香花小如金粟特馥烈藏之髮髻香間十步經月不散西域以之供佛名伊蘭

紅豆

紅豆一名相思子花白色葉如冬青蜀人採其實

以爲果訂古詩紅豆生南谷秋來發幾枝贈君勤採擷此物最相思

流草病草

蓮名流草又名病草

蕉紅

紅蕉葉小而花鮮明蜀中語染深紅者謂之蕉紅蓋倣其殷麗云

金蟲

金蟲出利州山中蜂體綠色光若金蜀人取佐釵銀之飾

玉雨

司空圖謂梨花爲瀛洲玉雨

紅雲宴

蜀劉銀每年於荔枝熟時設紅雲宴

會昌瓜

洛南會昌中瓜圃結五六實長幾尺酷似蟬形圃中人移土檻中貢上命之曰御蟬香挹綠腰

紫瓜

落蘇本名茄子隋煬帝緣飾爲崑崙紫瓜人間但名崑崙而已

千金菜

高麗國使者來隋人求得菜種酬之甚厚因名千金

金菜今商莒也

百歲羹

俗號羹為百歲羹言至貧亦可具雖百歲可長享也

麝香草

五代宮中呼蒜為麝香草

桐花鳳

李德裕書桐花鳳扇賦序云成都夾岷江磯岸多植紫桐每至春暮有靈禽五色小於元鳥來集桐花以飲朝露及花落則煙飛雨散不知其所往有名工繪於素扇余戲作小賦書其上其略曰續茲

美苑餘卷之四

南

鳥於珍筵動涼風於羅薦發長袂之清香掩短歌之孤嘯

鳳子

崔豹古今注蛺蝶大者名鳳子然詞人罕用余讀韓偓詩有鶯兒啖蝶雌黃嘴鳳子輕盈膩粉腰正謂蝶也

玉龍膏

宋以面油為玉龍膏太宗始合此藥以白玉碾龍合子貯之因以名焉

玉膳

唐人詩云誰將玉膳薔薇水新濯瓊肌錦繡輝

稗龍

鯉一名稗龍具三十六鱗段成式送雲藍紙與溫庭筠詩曰三十六鱗充使時數番猶得裏相思

賜中和詩

唐貞元初置中和節御製詩朝臣奉和詔寫本賜戴叔倫於容州天下榮之

右軍書學

王右軍三十三書蘭亭三十七書黃庭

觀蓮節

六月廿四為觀蓮節晁采與其夫各以蓮子饋遺為歡

美苑餘卷之四

五

佛汗

劉元佐守汴或言相國寺佛有汗元佐遣往持金帛以施繼遣其家屬禮之翌日復起齋場由此士庶競集輸施甚眾乃令將士籍其物十日乃閉寺曰佛汗止矣所得數十萬盡以贍軍

眠兒歌

內翰所作文字名目至廣唐學士撰宮中眠兒歌即是剃胎頭文也

御溝柳詩

宋真宗賦御溝柳詩令宰相兩省和進陳執中詩曰一度春來一度新翠光長得照龍津君王自愛

天然態恨殺昭陽學舞人其尤佳者

特介

揚子物無偶曰特獸無偶曰介傳曰澤有介麋

莊馘

王仲宣從軍詩館宅充庫里女士滿莊馘爾雅曰六達謂之莊九達謂之達說文達或作馘故毛詩兕且云施于中達莊馘蓋衡道之稱也

絲竹管絃

漢張禹傳後堂絲竹管絃故右軍用之蘭亭敘而或者謂昭明所不取其未知班孟堅之詞耶

抑鮮

宋景文詩蟹美持螯日魚香抑鮮天用楊淵五湖

天

賦連航抑鮮

螭屏

吳主亮作金螭屏風鏤作瑞應圖一百二十種

軍愜

軍愜魏武所制以軍中服之輕便或作五色愜以表方面

曲蓋

武王伐紂大風折蓋太公因折蓋之形制曲蓋焉戰國常以賜將帥漢朝用之乘輿謂之輦輓有軍號者賜其一焉

綺闌

魚象魏略曰明帝九龍殿前為玉井綺闌

鉛砌

後主詩鉛砌美銀光飾井雕葩植

講書三昧

東坡嘗曰范淳夫講書為今經筵講官第一言簡而當無一冗字無一長語義理明白而成文粲然乃得講書三昧也

魚尾

漢以宮殿多災術者言天上有魚尾星宜為其象冠於室以禳之自有唐以來寺觀舊殿宇尚有為

天

主

飛魚形尾指上者

虫尾

漢武帝作柏梁殿有上疏者云虫尾水之精能辟火災可置之堂殿今人多作鵲字劉孝標始云虫尾是水獸作虫尤字是也古老傳曰虫聳尾出於頭上遂謂之虫尾

霞帔

唐睿宗召司馬承禎問道遂賜絳霞紅帔以還公卿賦詩送之今世所謂霞帔者殆起此耳

小步馬

西域傳烏桓國出小步馬師古曰小細也言其能

蹠足所謂百步千跡者也韓退之詩曰橫飛玉蓋家山小細蹠金珂塞草春用此也

釦器

續漢書桓帝祠老子用純金釦器楊雄蜀都賦曰雕鏤釦器百伎千工

跳盪

渾瑊年十一立跳盪功唐兵志矢石未交陷堅突衆敵因而敗曰跳盪

漢高父名

漢高祖父太上皇前史不載其名後漢章帝紀祠太上皇於萬年注名煇一名執嘉高后紀載高祖

天祿雜錄卷之四

母曰昭靈后

兵刑一事

班孟堅西漢書有刑法志而無兵志兵制列於刑法志之首先儒謂古者大刑用甲兵兵固刑之一也帝典命皋陶曰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汝作士明於五刑以弼五教則是兵刑固合爲一矣

東箱

周昌傳昌令側耳東箱聽注師古曰王寢之東西室皆曰箱言似箱篋之形今世誤作東廂西廂非是

礮礮

礮礮電光也太平廣記月支獻猛獸兩目如礮礮之炎光

百嬌填樹

段成式云雷已百嬌雨猶四匝劉昭禹夏雨詩對面雷填樹當街雨趁人

果然褥

梁張纘謝果然褥啓嚴冰在節朔廳結宇吹綸愧煖挾纘慙溫

蟀盤

陳武帝性尚儉素私饗曲宴皆瓦器蟀盤

五鼠

天祿雜錄卷之四

光

凡松葉皆雙股故世以爲松釵獨栝松每穗三鬚而高麗所產每穗乃五鬚焉今所謂華山松是也李賀有五粒小松歌陸龜蒙詩曰松齋一夜懷貞白霜外空聞五粒風西陽維俎云粒當言鼠

雀帚

墨莊漫錄載宋時宮中以孔雀尾作帚

十八東西

王禹玉詩云舞急錦腰迎十八酒酣玉醺照東西蘇長公亦有云舞奏未終花十八酒行先困玉東西樂府云六么曲有花十八古有玉東西杯其對甚新

慶奴

江南李後主常於黃羅扇上書賜宮人慶奴云風情漸老見春羞到處消魂感舊遊多謝長條似相識強垂煙態拂人頭想見其風流

食酒

飲酒謂之食酒于定國傳曰定國食酒數石不亂柳子厚序飲亦云吾病瘡不能食酒至是醉焉

錄囚

漢書何武傳云武爲揚州刺史行部錄囚又雋不疑爲京兆尹每行縣錄囚徒還其母輒問有所平反活幾何人顏師古注云省錄之知其情狀有冤

天祿後集卷之四

三

滯與否也今云慮囚本錄聲之去音太元云滯於徒獄三歲見錄集韻云錄音良倨切寬省也唐劉餗嘉話稱高祖平京師李靖見收太宗慮囚見靖引與話奇之顏氏所謂近俗不曉其意訛以爲思慮之慮蓋指唐人也

八座

光武分尚書爲六曹并一令一僕爲八座

雨草旱草

歲飲雨雨草先生藕也歲飲旱旱草先生蒺藜也又華山有蛇名肥遺見則天下大旱

養花

越中牡丹開時賞者不問親疎謂之看花節澤國此月多有輕陰微雨名養花天

一寸堪

始皇遣徐福入海求金萊玉蔬并一寸堪

月額

旦日雨謂之月額

滑稽

滑稽轉注之器也凡人言語捷給應對不窮似滑稽轉注不已故呼爲滑稽

李琰之詩

李琰之曰吾好讀書非求身後之名但異見異聞

天祿後集卷之四

三

心之所願是以孜孜撙討欲罷不能豈爲聲名勞七尺也

崑崙觴

魏費錡令人乘小艇於黃河中接河源水以釀酒爲崑崙觴芳味絕倫

日出一議

蘇黃門云人生逐日曾次須出一好議論若飽食煖衣惟利欲是念何以自別於禽獸

醒酒石

李衛公平泉莊有石能醒酒開元興慶池內有草能醒酒

都公

唐呼左右為都公

弓足

墨莊漫錄考婦女弓足起於李後主按樂府雙行
纏其辭云新羅繡行纏足跌如春妍他人不言好
獨我知可憐以此知起於六朝然史記云臨淄女
子彈絃纏足又云偷修袖躡利屐意古已有之再
考襄陽耆舊傳云盜發楚王冢得宮人玉履晉世
履有鳳頭重臺分梢之制陶南邨謂唐人題咏略
不及之亦未博考杜牧詩鈿尺裁量減四分碧琉
璃滑裏春雲五陵年少欺他醉笑把花前出書裏
段成式詩云醉袂幾侵魚子縵影櫻長憂鳳凰釵
知君欲作閒情賦應願將身托繡幃花間集云慢
移弓底繡羅襪亦屢見於詩詠矣

天祿識餘卷之四

主

天祿識餘卷之四終

男元受校字

天祿識餘卷之五

錢塘高士黃澹園輯

明太祖逸詩

明姚福青溪暇筆載李淑通嘗誦明太祖戰鄱陽
還絕句云八月秋高木葉黃片雲拖雨過瀟湘西
風刮醒英雄夢不在咸陽在洛陽又詠玉筆架云
良工巧製玉玲瓏山字斜排四五峰寫罷錦箋斑
管落白雲堆裡臥蒼龍詞固偉烈攷之御製集中
不載

顧祿詩

博士顧祿字謹中善歌詩有過鄱陽湖詩其

中聯云放歌今日容豪客破敵當年想至尊
入禁中太祖命盡進其作一日近臣入便殿見上
所常御處有祿詩數帙蓋深喜之也

靈谷寺僧

靈谷寺僧佳秀少年美麗且能詩永樂中上幸鍾
山見而喜之強以卮酒送車駕還宮中途脚軟奏
不能行上曰作一詩即放爾歸秀吟曰慚愧皇天
莫大恩馬馱銀龕從金根山僧半醉紅雲裏目送
鑾輿入九門

摸金瓜

李文毅公時敏為學士言事忤旨金瓜搥之十八

不死寄鄉中詩云一封章奏九重天亂撲金瓜玉
陛前歸到故園如有問幸留殘喘度流年朝野誦
之

一布衣

青溪暇筆中載楊文貞公得告還鄉有詩曰閭里
驚傳宰相歸家家皆出看光輝誰知白首還鄉客
猶是當年一布衣

元史疎漏

元史列傳第十八卷有完者都第二十卷又有完
者拔都其傳文大段相同微有小異細讀之蓋一
人誤分爲二者也然元史疎漏之失不止此

獵酒

古人謂無籍之士游手清談無故來人家志必得
酒而後去謂之獵酒張仲舉詩云狂客有時來獵
酒老夫無日不焚香獵酒出五代史漢常思性鄙
澁每從事來輒怒曰必是獵酒

網巾

網巾之製出自明初時有髮束中圓四方平頂之
謠或曰楊維禎製此戴之以見太祖

熈帆

後山詩話韓退之南食詩云熈實如惠文蛟相粘
如山山海經云熈如惠文惠文秦冠也蛟牡蠣也

鄭熊番禹雜紀熈殼上有物如角常偃高七八寸
每遇風至卽舉扇風而行名熈帆其衆如旂筏名
熈筏

些子兒

宋太祖夜幸後池對新月置酒問當直學士爲誰
曰盧多遜召使賦詩請韻曰些子兒卽賦詩云太
液池邊看月時好風吹動萬年枝誰家玉匣開新
鏡露出清光些子兒太祖大喜盡以坐間飲食器
賜之

蚌醬

李後主蚌帖下屬州黃蚌醬知以宗廟爲重恐滋

味醬玉篇蚌切玉篇蚌切玉篇蚌切玉篇蚌切

醬二升以說文求之鮪爲蚌知此物爲宗廟祭久
矣

硬黃

寶章集元符中秘閣復以至道後逮紹聖間所購
書摹石寶章閣盡作硬黃紙次第屬尾

月初三

宋趙仲白庚夫讀曾文清集詩云新如月初初三
夜淡比湯煎第一泉

萬年枝

詩中多用萬年枝三體詩注以爲冬青非也按草

木疏云櫨木枝葉可愛二月花白子似杏今官園種之取億萬之義改名萬歲樹卽此也

龍種

俗傳龍子九種各有所好一曰最屬形似龜好負重今石碑下龜趺是也二螭吻形似獸性好望今屋上獸頭是也三曰蒲牢形似龍而小性好叫吼今鐘上紐是也四曰狴犴似虎有威力故立于獄門五曰饕餮好飲食故立于鼎蓋六曰蚣蝱性好水故立于橋柱七曰睚眦性好殺故立于刀環八曰金狴形似獅性好煙火故立于香爐九曰椒圖形似螺蚌性好閉故立于門鋪又有金吾形似美人首尾似魚有兩翼其性通靈不寐故用警巡

仲殊詩

柔門仲殊赴潤州郡宴于北固樓太守命座客賦詩殊先成曰北固樓前一箇風碧雲飛盡建康宮江南二月多芳草春在濛濛細雨中

韓通無傳

東坡問歐陽公曰五代史可傳否公曰修于此竊有善善惡惡之志蘇公曰韓通無傳惡得爲善善惡惡公默然通周臣也陳橋兵變歸戴永昌通援甲背師出抗而死

琵琶亭

江州琵琶亭詩板甚多夏英公一篇云流光過眼如車轂薄宦拘人似馬銜若遇琵琶應大笑何須掩淚濕青衫

越舸

皮日休酬惠魚詩何事貺君偏得所只緣同是越舸郎舸渠恭切小舟如舴艋

百子帳

唐宋禁中大婚以錦繡織成百小兒嬉戲狀名百子帳

徐東野詩

宋湖南馬氏作會春園開宴徐東野作詩有數聯爲當時所稱云珠璣影冷偏粘草蘭麝香濃却損花又山色遠堆螺黛雨草梢春裏麝香風衰蘭寂寞含愁綠小杏妖嬈弄色紅

不拜佛像

歐陽公歸田錄載宋太祖初幸相國寺至佛像前燒香問當拜與否僧錄贊寧奏曰不拜問何故對曰見在佛不拜過去佛上微笑而頷之遂以爲定制

花蠟燭

鄧州花蠟燭名著天下相傳是寇萊公燭法公自少年富貴不點油燈尤好夜宴劇飲雖寢室亦燃

燭達旦每罷官去後人至官舍見厠溷間燭淚在地往往成堆杜祁公爲人清儉在官未嘗燃官燭油燈一炷熒然欲滅與客相對清談而已二公皆爲名臣而奢儉不同如此然祁公壽考終吉萊公晚年有南遷之禍雖其不幸亦可爲戒也

飲仁和肆

宋仁宗在東宮魯肅簡公宗道爲諭德其居側有酒肆號仁和酒著名京師公往往易服微行飲于其中一日眞宗急召公將有所問使者及門而公不在移時乃自仁和肆中飲歸中使與公約曰上若怪公來遲當託何事以對幸先見教冀不異同

公曰但以實告中使曰然則當得罪公曰飲酒人之常情欺君臣子之大罪也中使嗟嘆而去眞宗果問使者具如公對眞宗問曰何故私入酒家公謝曰臣家貧無器皿酒肆百物具備賓至如歸適有鄉里親舊自遠來遂與之飲然臣既易服市人亦無識臣者眞宗笑曰卿爲官臣恐爲御史所劾然自此奇公以爲忠實可大用晚年每爲章獻明肅太后言羣臣可大用者數人公其一人也其後章獻皆用之

盡食釣餌

宋仁宗於內苑賞花釣魚以金樸盛釣餌羅几上

俾羣臣入觀賦詩王安石見而食之殆盡帝聞知不悅曰安石詐人也設誤食一粒則已豈有食盡之理耶此與魯肅簡事皆當錄諸座右

蔗胎卉醴

糖一名蔗胎仙經呼蜜爲卉醴

詩子弟

唐人悼方干詩有云幾多詩子弟無限酒知聞

笑牒言鯖

寧新錄云笑牒言鯖足添腹筍

上元燈

上元燃燈或云起於漢祀太乙自昏至晝故事梁

簡文帝有列燈賦陳後主有光壁殿遙詠山燈詩唐明皇天寶中東都設燈文宗開成中建燈迎三宮太后是則唐以前歲不常設宋太宗時三元不禁夜上元御乾元門中元下元御東華門後罷中元下元二節而上元遊觀之盛冠于前代

十圍燭

淮南楊渥燃十圍之燭以擊毬

十五事

沈休文碑蓋同王子洛濱之歲實惟辟疆內侍之年王子晉初遊洛濱年十五張辟疆爲侍中年十五

退紅不皂

唐時有一種色謂之退紅王建牡丹詩云粉光深紫膩肉色退紅嬌王貞白倡樓行云龍腦香調水教人染退紅若今之粉紅髹漆器也宋時緣帛中有淡皂色謂之不皂可對退紅

一床一流

南朝呼筆四管為一床渠韻銀八兩為一流

攤錢

杜詩白晝攤錢高浪中後漢梁冀傳冀好意錢之戲卽攤錢也

澆書攤飯

東坡謂晨飲爲澆書李黃門謂午睡爲攤飯陸放翁詩澆書滿挹浮蛆瓮攤飯橫眠夢蝶床

倦繡圖

白太傅詩倦倚繡床愁不動緩垂羅帶髻鬟低遶陽春盡無消息夜合花前日又西好事者畫爲倦繡圖

六癩

李彪表頃者亢旱踰時人懷望歲陛下爰發明詔廣求六癩六癩卽六事也

銅池

宣帝詔金芝九莖產于函德殿銅池中注銅池承

簪也以銅爲之

魚甲貝冑

王元長詩序云魚甲烟聚貝冑星離

粘雨

拾遺記晉武帝于樓上以洒灑塵名曰粘雨

十縣

漢書舊制太子湯沐十縣

衷甲

左傳云楚人衷甲言甲在衣中

鐵馬

元帝時臨池觀竹既枯后思其響夜不能寢帝爲

作薄玉龍數十枚以縷線懸于簷外夜中因風相擊聽之與竹無異民間效之不敢用龍以竹駿代

今之鐵馬是其遺制

不借

昔有仙人鳳子者欲有所度隱于農夫之中一日大雨有隣人來借草履鳳子曰他人草履則可借吾之草履乃不借者也其人怒詈之鳳子卽以草履擲與化爲鶴飛去故名草履爲不借

軍持

陸放翁詩遊山雙不借取水一軍持注不借草鞋也古今注漢文履不借以臨朝軍持淨瓶也出佛

也

經賈島送僧詩云我有軍持憑弟子岳陽江裏汲寒流

仙樂

瑟曰文鵲笙曰采庸鼓曰送君鐘曰華由磬曰洗東皆仙樂也

不須鞭

致虛雜俎西域有獸如犬含水喚馬目則馬腹肢欲死故凡馬皆畏之名曰馬見愁宜宗時國人獻其皮帝賜群臣編為馬鞭一揚即走謂之不須鞭

三韓

三韓馬韓辰韓弁韓也出後漢書

鐵樹

升菴集吳興王濟日詢手鏡云吳湘間有俗諺見事難成則云須鐵樹開花余在廣西橫之馴象衛殷指揮家見一樹高可三四尺棘葉皆紫黑色葉小類石榴質理細厚問之曰此鐵樹也每遇丁卯年乃花花四瓣紫白色如瑞香瓣較少圓一開累月不凋嗅之有草氣乃知鐵樹花開之說有自來矣

自生火

抱樸子南海蕭丘之上有自生之火春起秋滅丘上純生一種木雖為火所著但少焦黑人或得以

為薪者炊熟則灌滅之用之不窮

遼川無桑

後燕錄遼川初無桑及慕容廆通于晉求種江南平州之桑悉由吳來

索郎

瑯環記試鶯家多美醖試鶯不善飲時為宋遷索取試鶯恒曰此豈為某設哉祇當索與郎耳因名酒曰索郎後人謂索郎為桑落反音亦偶合耳

櫻桃宴

王保定撫言新進士尤重櫻桃宴乾符中劉相鎮淮南其子潭及第勅郎吏曰醖罰所費取足而已

天祿閣書卷之五

卷之五

時櫻桃初出和以糖酪人享饗書一小益不啻數升

朱簪磨酒

元山記唐陳茂為尚書郎每書信印記搗朱簪澆磨酒匣以銀屏養以透雲香印書達數千里香不

龍口渠

翰林有龍口渠通內苑大雨之後每飄諸花蕊經由而出有百種香色名不可盡春月尤妙見韓偓

金鑾密記

剛花

清異錄劉銀在國春深令宮人鬪花凌晨開後苑
各任採摘少頃勅還宮鎖花門膳訖普集角勝負
于殿中宦士抱關宮人出入皆搜懷袖置樓羅層
以驗姓名時號花禁負者獻要金要銀買燕

樓羅

樓羅幹事之稱也演義云人能樓羅羅綿謂之樓
羅西陽雜俎云段成式在秘丘見內官說樓羅因
天寶中進士有東西棚各有聲勢稍俗者多會于
酒樓食畢羅故有此語梁元帝風人辭城頭羅雀
樓羅人着則知樓羅之言其起久矣

豐碑

檀弓公宮視豐碑三家視桓楹豐碑斷大木如碑
之狀樹于槨之前後四角爲下棺而設也諸侯用
之桓楹斷木如大柱亦爲下棺而設也大夫用之

窈九

陳肇湖五雜俎閩中以正月二十九日爲窈九謂
是日天氣常窈晦然也家家以糖漿之屬作糜餽
之

迎富

秦俗以二月二日擗鼓樂郊外朝往暮回謂之迎

富

衡石

史記秦始皇衡石程書決事註石百二十斤也文
書日以百二十斤爲程

經皇

經皇蒙前闕也見左傳

頭會箕斂

賈誼傳秦頭會箕斂謂以人頭數出穀以箕斂之

黃襪

黃襪乳母之服也宋明帝寢疾召褚淵入見流涕
曰吾近危篤故召卿著黃襪耳註宋主欲褚淵佐
太子如乳母之哺養小兒也

堯舜禹湯

宋制科題有堯舜禹湯所舉如何乃漢時宮中謠
者趙堯舉春李舜舉夏倪湯舉秋貢禹舉冬各職
天子所服也又湯周福祚乃張湯杜周也當時士
子皆以唐虞三代爲對

新冰早李

齊書齊主時居南宮東平王儼從上皇胡后居北
宮嘗于南宮見新冰早李還怒曰尊兄已有我何
意無

蒼葦

鄭虔採集異聞著書四十餘卷名曰蒼葦蒼草多
貌葦小也虔自謂著書雖多皆葦小之事也後人

傳寫誤為會粹謂會集其純粹失之遠矣唐史亦因之獨杜工部八哀詩云蒼黃何技癢可以為據

條翻素影

拾遺記周成王時塗術國獻丹鵲一雄一雌孟夏取翅為扇一名條翻一名素影

高柳

徐陵上梁元帝表有高柳生風句註高柳邊邑名今奉天府遼東有柳條邊插柳為界東西八百里

扶老養和

中州集宇文太學詩散步雙扶老棲身一養和元趙山注云養和几名見江湖散人集扶老杖名見

宋書

歸去來辭中華古今注云扶老禿鶩也狀如鶴而大大者高八尺善與人鬪好啖蛇今杖頭所刻類此

豹脚

東坡詩風定軒窗飛豹脚雨餘閣檻上蝸牛豹脚蚊也

白著

劉宴時稅外橫取謂之白著

劉豫詩

劉豫為金所立國號齊後廢為蜀王又改封曹王安置黃龍府有客館詩云雪消北嶺安排暖寒入

東風阻節春絕塞亂山圍古驛他時說者也愁人

三商

周禮漏下三商為昏商音滴蘇易簡文三商而眠高春而起南史求衣昧旦晨食高春

押不蘆

押不蘆起死回生草出元阿極主詩中

媚蘭

南寧伯留守時被命灑掃舊內宮牆有一詩末二句云寒氣逼人眠不得鐘聲催月下迴廊後署媚蘭仙子偶書

行滕

禮記注偏斜幅也纏足至膝漢謂之行滕

墜露落英

屈原離騷經朝飲木蘭之墜露今夕餐秋菊之落英王逸註云旦飲香木之墜露吸正陽之津液暮食芳菊之落華吞正陰之精蕊洪興祖補注云秋

花無自落香當讀如我落其實而取其材之落又據一說云詩之訪落訓落為始意落英之落為始

開之花芳馨可愛若至于衰謝豈復有可食之味

蘭石渠答

漢書鼂錯傳具蘭石布渠答註蘭石城上雷石也渠答鐵蒺藜也

滅威字異

學齋佔俾毛詩正月云燎之方揚寧或滅之赫赫宗周褒姒威之注威滅也義同而字異音亦異威武劣反滅亡列反今或作褒姒滅之誤也然史傳多有誤作滅字者

月令注

鄭氏月令注引農書土上日慨陳根可拔耕者急發又引孝經說曰地順受澤謙虛開張含泉任萌滋物歸中數語甚奇

夏屋

詩夏屋渠渠注夏屋大具也渠渠動動也言于我

漢書卷之五

土

設禮食大具以食我其意勤勤然初不指屋宇也經言夏屋惟此而已至揚子雲法言乃云震風凌雨然後知夏屋之併幪則誤以為屋宇矣

鵲雀

漢黃霸傳鵲雀集丞相府鵲字音芬非音曷也今人例以曷字讀之按霸傳蘇林注云今武賁所著之鵲冠師古注曰蘇說非也此鵲雀音芬本從鵲字通用鵲似鳳也若夫鵲冠之鵲青色好關不止俗謂之鵲雞音曷與此鵲雀音芬者不同

班氏

山谷云班氏以鬪殺於菟得姓凡班姓皆當從班

史作班誤也

逸書

左傳昭十年子皮歸謂子羽曰夏書云欲敗度縱敗禮我之謂矣注云逸書也又十七年太史曰在此月也故夏書曰辰不集于房瞽瞍夫馳庶人走此月朔之謂也注逸書也按此兩節皆見于今文尚書如子皮所舉欲敗度縱敗禮兩言今見于太甲篇乃尚書也而子皮以為夏書杜預遂以為逸書周太史所舉辰不集于房四言今見于僖征正是夏書只差一不字而杜乃注為逸殊可訝也

穴中鏡

宋書卷之五

七

學齋佔俾鳳州遁述山有口家屋景德二年軍人楊起忽入一洞穴穴中有石架鏡圓五寸背鑄水族回環有銘三十二字曰煉形神冶瑩質良工當眉寫翠對臉傳紅如珠出匣似月停空綺窗繡幌俱涵影中方取鏡而聞後有風雨聲既出穴鏡存而匣已爛矣不知何代之物文義甚佳獨于郡志見之故傳錄以補缺識之一云

市井

今人常談市井字蓋出于後漢循吏傳中云白首不入市井注引春秋井田記曰井田之義有五一日無泄天時地氣二日無費一家三日同風俗四

曰合巧拙五曰通財貨因井為市交易而退故稱市井也且春秋井田記不見于他書獨此引用故表而出之

九經所無

九經有筆墨字如史載筆公輪削墨之類而無硯字意是古人用墨以器和之如莊子所云砥筆和墨是也硯字雖見于西京雜記天子以玉為硯及異書引帝鴻氏之硯然字不見于經且唐人多以瓦為硯故昌黎毛穎傳止稱為陶泓及宋初而硯以諸行端欽二石擅名天下矣九經中有燭字而無燈字至漢竹宮祠太一自昏至曉然燈有七枝燈百枝燈之類然上林銓字却只從金旁是以五金鑄之也九經中無麪字周禮所謂麪即是今之炒麥至王莽始有啖麪及鯢魚之文九經無茶字或言茶苦即是也見于爾雅謂之檟若即是今之茶但經中只有茶字耳九經中無鼓字至宋玉九辯大苦鹹酸注大苦鼓也又史記貨殖傳鹽鼓干答前漢食貨志長安樊少翁賣鼓號鼓樊是也九經中無醋字止有醢及和用酸而已至漢方有此字

楊溝

馬縞中華古今注長安御溝謂之楊溝植高楊于

其上也一曰羊溝謂羊喜舐觸垣墻為溝以隔之故曰羊溝亦曰禁溝引終南山水從宮內過故曰御溝

華蓋

華蓋黃帝所作也帝與蚩尤戰于涿鹿之野常有五色雲氣金枝玉葉止于帝上有花鸞之象故因而作華蓋

雉尾扇

雉尾扇起于殷世高宗有雉雉之祥服章多用翟羽周制以為王后夫人之車服輦車有翼即緝雉羽為扇翼以翟羽風塵也

信幡

信幡古之徽號也所以題表官號以為符信故謂之信幡乘輿則畫為白虎取其義而有威信之德也魏朝有青龍幡朱雀幡元武白虎幡黃龍幡而五色以備東方郡國以青龍信南方郡國以朱雀信西方郡國以白虎信北方郡國以元武信朝廷畿內則以黃龍信亦以麒麟幡書信幡用鳥書取其飛騰輕捷也一曰以鴻雁鵠有去來之信也

豹尾

豹尾周制也所以象君子豹變也尾言謙也右軍征建之今惟乘輿行建焉

龍虎節

唐節制皆從太府寺準三禮定之周禮云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紫檀木畫其形象御親金書以賜重臣油碧龍之歿而不用則倒進之

飛雲丹

粉自三代以鉛爲之秦穆公女弄玉有容德感仙人蕭史爲燒水銀作粉與塗亦名飛雲丹

桃紅粧

燕脂蓋起自紂以紅藍花汁凝作脂以燕國所生故曰燕脂塗之作桃紅妝

天祿識餘卷之五

天祿識餘卷之五終

男元受校字

天祿識餘卷之六

聽風聽水

錢塘高士奇澹人輯

王建詩弟子歌中留一色聽風聽水作霓裳歐陽永叔以不曉聽風聽水爲恨蔡條詩話云出唐人西域記龜茲王與臣庶知樂者於大山間聽風水聲均節成音後翻入中國如伊州甘州梁州皆自龜茲致也

鳳尾諾

齊蕭鋒五歲高帝使學鳳尾諾一學卽工帝大悅以玉麒麟賜之曰玉麒麟賞鳳尾諾矣

天祿識餘卷之六

避煩畏辱

石林詩話司馬溫公熙寧間自長安得請留臺歸始至洛中嘗以詩言懷云三十餘年西復東勞生薄宦等飛蓬所存舊業惟清白不負明君有樸忠早避喧煩真得策未逢危辱早收功太平觸處農桑滿羸取閭閻鶴髮翁是時雖以論不合去神宗眷禮之意愈厚然猶以避煩畏辱爲言出處之際益難言矣

蜀史

陳壽云蜀無史職故災祥靡問按黃氣見於秭歸羣鳥墮於江水成都言有景星出益州言無宰相

氣若史官不置則此事何由而書蓋因父受髡辱
加茲謗議也詩蜀志又稱王崇補東觀許蓋掌禮
儀又郊正為秘書郎廣求益部書籍斯則典校無
缺屬辭有人矣又按後主景耀元年史官奏景星
見大赦改元壽自書之而自戾之何耶

變童

北齊許散愁自少不登變童之牀不入季女之室
水經注變童卅女弱年憇子憇音辛選詩肆呈竊
宛容路羅便娟子皆指變童之屬也

呂將軍歌

世傳呂布妻貂蟬史傳不載唐李長吉呂將軍歌

天祿餘卷之六

檣檣銀龜搖白馬傳粉女郎大旗下似有其人

錢載年號

馮鑑事始載後魏孝莊時用錢稍薄高道穆曰論
今復古宜改鑄大錢文載年號以記其始鑑遂以
錢載年號始此按杜佑通典歷敘古今錢幣之制
載宋武帝孝建初鑄四銖錢文曰孝建一邊文曰
四銖則是錢載年號實始於宋武孝建也孝建元
年甲午距後魏孝莊永安二年已酉錢之歲凡
七十有六年紀載昭昭豈可謂始於永安鑑讀書
不精誤以高恭請載年號以記其始遂以為事始
於此不知高之奏乃謂改鑄大錢年分之始非事

始也恐後學承謬襲謬不得不辨

子細

北史源思禮傳為政當舉大綱何必太子細也杜
詩野橋分子細俗語本此

秀羸多能

北史稱崔浩厄纖懦弱胃中所懷乃過甲兵不如
說苑稱孫叔敖秀羸多能四字文而不贅

迹射射聲

漢書王尊傳迹射士千人注迹射言能尋迹而射
取之也又有射聲校尉言聞聲而能射之合二條
觀之見漢世武事選練之精如此

天祿餘卷之六

青雲

史記云伯夷叔齊雖賢得夫子而名益彰顏淵雖
篤學附驥尾而行益顯閭巷之人欲砥行立名非
附青雲之士惡能施於後世哉青雲之士謂聖賢
立言傳世者孔子是也附青雲則伯夷顏淵是也
後世謂登仕路為青雲謬矣試引數條以證之京
房易占青雲所覆其下有賢人隱續逸民傳嵇康
早有青雲之志南史陶弘景年四五歲見葛洪方
書便有養生之志曰仰青雲覩白日不為遠矣梁
孔稚珪隱居多構山泉衡陽王鈞往遊之珪曰殿
下處朱門遊紫閣詎得與山人交耶鈞曰身處朱

門而情遊滄海形入紫闥而意在青雲又袁象贈
隱士庾易詩曰白日清明青雲遼亮背聞巢許今
視臺尚阮籍詩抗身青雲中網羅孰能施李太白
詩獵客張兔豈不能挂龍虎所以青雲人高歌在
巖戶合而觀之青雲豈仕進之謂乎王勃文窮且
益堅不墜青雲之志卽論語視富貴如浮雲之旨
若窮而常有覲視富貴之心則鄙夫而已矣自宋
人用青雲字於登科詩中遂誤至今

國鑑

說苑云扈子曰春秋國之鑑也宋神宗以司馬光
所編歷代君臣事跡賜名資治通鑑以此

宋神宗御筆之六

四

野馬

莊子野馬注云日光尚未詳悉按內典龍枝大士
曰日光着塵微風吹之曠野中轉名之爲陽燄恐
夫見之謂之野馬渴人見之以爲流水

破老破舌

汲冢周書云美男破老美女破舌蓋頑童昵比則
黎老播棄艷妻煽處則忠臣結舌

檳榔樹

稽含南方草木狀云檳榔樹皮似青桐節如桂竹
下本不大上枝不小稠直亭亭千萬若一森秀無
朽端頂有葉仰望眇眇如插叢蕉於竹杪風至觸

動似舉羽扇以掃天命益期與韓康伯箋云檳榔
木大者三圍高者九丈葉聚樹端房栖葉下華秀
房中子結房外其擢秀似黍其綴實似櫛其皮似
桐而厚其節似竹而概其中空其外勁其屈如覆
虹其伸如繩繩步其林則寥朗茫其蔭則蕭條此
分明畫檳榔圖也毛文錫茶譜云茶樹如瓜蘆葉
如梔子花如薔薇實如枳櫚蕊如丁香根如胡桃
白居易荔枝圖序云荔枝樹形圓圍如帷蓋葉如
桂冬青花如橘春榮實如丹夏熟朶如蒲桃核如
枇杷殼如紅綰膜如紫綃瓢肉瑩白如冰漿液甘
飴如醴酪大略如彼其實過之若離本枝一日而

天祿藏餘卷之六

五

色變二日而香變三日而味變四日外色香味
盡去矣此分明爲二物傳神宋以後豈能爲此等
語

揭調

樂府家謂揭調者高調也高駢詩公子邀歡月滿
樓佳人揭調唱伊州便從席上西風起直到蕭關
水盡頭

魚米

唐田澄蜀城詩地富魚爲米山芳桂是樵俗名沃
土爲魚米之地本此

三公

李涪刊誤周制太師太傅太保爲三公秦則有太尉司徒司空及漢安帝以車騎將軍鄧騭爲開府儀同三司謂別開一府得比三公皇唐開府爲散階令有拜太師太保太尉司徒司空真秩者反以開府儀同三司爲階授受之間莫此商較後代論者曰起自唐得不以乖舛爲愧哉若以酬賞勳伐名數實繁秩至三公何須以階爲盛

盒子會

沈周作盒子會辭其序云南京舊院有色業俱優者或二十三十姓結爲手帕姊妹每上節以春榮巧具穀核相賽名盒子會凡得奇品爲勝輸者罰

天祿藏餘卷之六

六

酒酌勝者中有所私亦來挾金助會厭厭夜飲彌月而止席間設燈張樂各出其技能賦此以識京城樂事也辭云平樂燈宵開如沸燈火烘春笑聲內盒奩來往闕芳隣手帕綢繆通姊妹東家西家百絡盛妝穀釘核春滿榮豹胎間挾鯉水脆烏攪分機柳玉生不論多同較奇有品裏輸無倒陪酒呈絲筵竹會心歡衰鈔裨金走情友閱堂一月自春風酒香人語百花中一般桃李三千戶亦有愁人隔牆住

王潯

究志王潯字元順東阿人潛心力學步趨言動皆

有準繩嘗危坐靜室月餘不出曰當其靜極時心如皎月當空平生所疑觸處皆悟

鬼名

語志敬遺二鬼名婦人臨產呼之產不爲害

候風扇

淮南子云若統之候風許慎曰統候風扇也楚人謂之五兩

引泉

山家清事臘月剖修竹相接各釘以竹丁引泉之甘者貯之杜詩剖竹走源泉又竹竿裊裊細泉分閩中不特引供茗事千百相連置之田間以當溝

天祿藏餘卷之六

七

漁仁和李夫人詩引泉石榴穿厨入墮粉松花繞舍香閨奩中有此殊多林下風

蝶魂

陸師道九日與客登靈巖山有蝶翺飛向客縈繞不去客戲謂猶館娃遊魂也師道因有蝶魂猶繞菊花杯之句

唐高宗書

宋黃伯思法帖刊誤云叔藝韞多材帖爲唐高宗書中云聊以示謫謂魯王靈夔之子范陽王諒也靈夔亦高宗叔史稱其篤學善草隸所謂叔藝韞多材慈深善誨謫風奉趨庭之訓早擅臨池之工

者以此答進批把帖并移營王橋南二帖皆高宗書誤入太宗耳

老桂作門

陸龜蒙自遣詩花瀨濛濛紫氣昏水邊山曲更容邨終須揀取幽棲地老桂雙成便作門

銀鐫

薛逢獵詩金鞍俯控塵閒處銀鐫離弦中瑟聲

素支

素支射的也赭白馬賦歷素支而冰裂

班春

崔篆以王莽時爲建新大尹到官稱疾不視事門

天祿餘卷之六

八

下掾倪敞力諫乃強起班春

弄田

漢書昭帝紀始元元年上耕於鈞盾弄田弄田在未央宮天子燕遊之田也

裂葉獵葉

洞冥記裂葉風八月風也又列子曰獵葉之風

香雨

拾遺記爛石色紅似肺燒之有香煙氣升天則成香雲過潤則成香雨李賀詞云依微香雨春氛氲

賦葉蟠花照曲門

秋點

李郢詩云江風微曙不成睡二十五聲秋點長

汀渾

七命促鮮之遊汀渾短羽之棲翳會促鮮小魚也汀渾淺水也

病黃竊藍

竊黃淺黃色也竊藍淺藍色也

芙蓉幢

庾肩吾謝銅筆硯格啓曰西域賈人臥織成之金簾隨仙童子隱芙蓉之行幢

五經

侯鯖錄陶人爲器有酒經晉安人餉人以酒置書

天祿餘卷之六

九

云酒一經或二經至五經焉它境人至不達是義聞饋五經束帶迎於門乃知是酒

支離

七命云命支離飛霜鍰紅肌縷散素膚雪落支離古之屠人

小紙別紙

晉何曾爲丞相性好侈靡有以小紙爲書勅記室勿答唐盧光啓受知於租庸使張濬每致書凡一事別爲一紙朝士效之

門狀

門狀唐文宗朝以前無之自李德裕柄國百官無

以希取其意乃相扇具街起居

狀異常人

蔡邕謂從弟谷曰董卓性剛難濟吾且遁逃山中以待如何谷曰君狀異常人每行觀者盈集以此自匿不亦難乎乃止

織兒

織兒小兒也會稽王道子少年專政委任羣小陸炳望闕而歎曰好家居織兒欲撞壞之耶

臧飲蕭文

南史蕭介性高簡少交游惟與族兄琛從兄朏素及從弟淑等文酒賞會時人以此謝氏烏衣之游

夫藏飲餘卷之六

十

初武帝總延後進二十餘人置酒賦詩臧盾以詩不成罰酒一斗盾飲盡顏色不變言笑自若介染翰便成文無加點帝兩美之曰臧盾之飲蕭介之文卽席之美也

鳳度三橋

東昏侯與羣小立帽簪其口而舒兩翅名曰鳳度三橋向後總而結之曰反縛黃麗梁武帝宅居三橋鳳度三橋者鳳翔之驗黃離爲日而反縛之東昏敗之應

榮泉

房中歌云食甘露飲榮泉榮泉言泉有光華也

梨棗錢

後漢祭祀志注漢武封禪至泰山下未上百官先上跪拜置梨棗錢於道以求福卽詔書所謂酢梨酸棗狼籍散錢

鶴相

湘山集丁晉公自稱化鶴之裔以爲印記時人目爲鶴相

書撫

王禹玉校經東觀詩舊蠶番書撫羣訛正說鈴方艸兼兩

天藏藏餘卷之六

士

倚酒

太宵經云朱仲嘗以素書倚酒於女几家几盜寫學其術女几陳市酒家婦也倚酒猶言質酒

翠尖

周樸遊資聖拾詩云平潮晚影沉青底遠嶽危欄簇翠尖

互郎

溫公詩話牙郎當作互郎主互市事也唐人作牙殆以字近而譌

玉臂支

玉妃外傳妃子謂謝阿蠻曰爾貧無可獻師待我

與爾乃命紅桃孃取紅粟玉臂支賜阿蠻

瓢蘆漢書

蕭琛為宣城太守時有北僧南渡惟齋一瓢蘆中有漢書序傳僧云三輔舊書相傳以為班固真本琛固求得之其書多有異今者而紙墨亦古文字非隸非篆琛甚秘之

寓錢

唐臨冥報錄云錢紙為錢以供鬼神自唐以來始有之謂之寓錢言其寄形象於紙

樂暖

博物志麋掘澤草而食其場成泥名曰麋暖種稻

天祿藏餘卷之六

十一

於此其收百倍

蘼簋

韓偓詩取鳥影聯翩驚狐尾蘼簋

天屈

談助竹得風其體天屈謂之竹笑東坡題文與可贊云竹亦得風天然而笑本此

八月春

贊寧竹譜云竹根曰鞭八月鞭行故竹以八月為春二三月為秋百物皆以始生為春成熟為秋也

辰瓜

瓜以辰日種則易生而實繁山谷詩夏栽醉竹餘

千个春糞辰瓜滿萬區

尾葉

吳都記江濱漁者插竹水中以繩編之為取漁具名曰尾葉即漁絕也陸魯望詩三泖涼波漁絕動五茸春草雉媒嬌

紫雲迴

明皇雜錄明皇嘗夢仙子十餘輩御卿雲而下各執樂器懸奏之曲度清越一仙人曰此神仙紫雲迴也今授陛下為正始之音上覺命玉笛習之盡得其曲

蕭元

天祿藏餘卷之六

十二

晉書總論云目三公以蕭元注謂蕭然自放元爾無名

三條帶

東齋記錢俶進犀帶於宋太祖太祖卻之曰朕有三條帶與此不同俶請宣示太祖笑曰汴河一條惠民河一條五丈河一條俶大愧服

斧木

劉善明質素自守不好聲色所居茅齋斧木而已言只以斧斫木不加雕飾也

駱駝負函

唐虞孝仁性奢華伐遼之役授都水丞充使監運

以駱駝負函盛水養魚以自給

羣碎

王羲之與謝尚書以君適往不屑之韻而俯同羣碎誠難為意也

食蚶蠣議

何侑侈於味食必方丈後稍欲去其甚者猶食白魚鮓脯糖蟹以為非見生物疑食蚶蠣使門人議之學生鍾琬曰鮓之就脯驟於屈伸蟹之將糖躁擾彌甚仁人用意深懷如恒至於車螯甘蠣眉目內闕慙渾沌之奇嶺發外緘非金人之慎不悴不榮會草木之不若無聲無臭與瓦礫其何算故宜

天祿藏餘卷之六

古

常充庖厨承為口實

秋橙

七命輝以秋橙和以春梅輝煮也

杭子

雜俎杭子音元鹽鴨子也以其用杭木皮汁和鹽漬之故名

殺將藥長

西漢志鹽食殺之將酒百藥之長

起麪

齊永明元年詔太廟四時薦起麪餅蓋以麪和酒醉為之即今之蒸餅也

乳麝

晉劉孝威啓曰乳麝香飯素標猥漿

小蠻

白詩小蠻有二義若楊柳小蠻腰即白公侍姬若晚春酒熟尋夢得詩云還攜小蠻去試覓老劉看此酒榼名小蠻也

嬾架頑盆

林逋詩一榻竹風橫嬾架半軒花月倒頑盆

綺葱

漢武內傳仙人上藥有元都之綺葱

與馬成二

天祿藏餘卷之六

五

沈慶之既貴給三望車慶之謂人曰我每出遊田園有人時與馬成三無人則與馬成二今乘此安之三望車三公所乘也

儒絃

李賀詩旅酒侵愁肺離歌繞儒絃

髦頭

晉武帝時彭權為侍中帝問髦頭之義權曰秦紀云秦國有怪獸觸山截波無不崩潰惟畏髦頭故使持之以衛至尊也

三昧馬

江文蔚詩漏催三昧馬衣惹九天香三昧出李肇

翰林志翰林下直出院門謂之小三昧出銀臺門乘馬謂之大三昧言如釋氏之脫纏縛而得自在也

脈望

西陽雜俎何佩嘗於古書中得一髮卷規四寸許四環無端用力絕之兩端滴水投火中亦作髮氣不知爲何物也後與方士言之驚歎曰君不得仙命也此名脈望蠹魚三食神仙字則化而爲此夜持當天從規中望之星使立降可求丹度世

綠水蠶絲

外傳妃子琵琶其木溫潤如玉光耀可鑒有金縷

天祿雜錄卷之六

大

紅紋履成雙鳳絃乃木訶彌國所獻綠水蠶絲也

苦連雜連

段成式與客連句或押惡韻煎茗一椀成詩八韻謂之雜連若志於不朽則汰揀韻謂之苦連

芻尼

許彥府詩話云嘗作七夕詩押潘尼字謂難於屬和後讀藏經呼喜鵲爲芻尼可供詩材

喚起

韓愈詩喚起窗全曙催歸日未西無心花裏鳥更與盡情啼喚起鳥名聲如絡絲圓轉清亮偏於春晚鳴江南謂之喚春催歸子規也

撩風掠草

鵲兩翅各有複翎右名撩風左名掠草

藥頭肥

山谷詩湖稻初舂雲子白家雞正有藥頭肥

蛩蚊蟬

沈佺期七引瑤席夏冷蛩蟬冬煖崔思祖啓陳政事曰宋武帝節儉張妃房惟設碧綃蚊蟬

桑斧笋篸

張祐詩斫樹遺桑斧澆花濕笋篸

白楊青楊

後周何妥住白楊巷蕭存住青楊巷兩人皆負才

天祿雜錄卷之六

七

望時人語曰世有兩偶白楊何妥青楊蕭存

紫脫朱英

王元長詩序曰紫脫華朱英秀楊慎云脫與穉同朱英朱草也

絳帕頭

南陽張津爲交州刺史好鬼神事常著絳帕頭鼓琴燒香讀道書云可以助化陸游曰帕頭者巾幘之類猶今言幘頭韓文公云以紅帕首已爲失之東坡詩絳帕蒙頭讀道書增一蒙字其誤尤甚

唐人用事之誤

焦竑筆乘云魏朝贈士會以策指方策之策也太

白詩臨行贈汝繞朝鞭則誤以為鞭策阮籍臨廣
武歎曰時無英雄遂使豎子成名傷時無劉項使
名歸司馬氏也太白詩沉醉呼豎子狂言非至公
則誤以豎子為沛公霍去病川兵為有天幸右丞
詩銜青不敗由天幸則誤以霍為銜放麋本秦巴
西孟孫氏之臣陳子昂詩吾聞中山相乃屬放麋
翁則誤以魯為中山顏延年一麾乃出守歷言去
耳杜牧之詩欲把一麾江海去則誤以為旌麾之
麾左傳詰朝相見謂明早也宋之問應制紫禁仙
輿詰旦來李迥秀詩詰旦重門開警蹕則誤以詰
旦為今日裴秀冀州記緱氏仙人廟者昔王僑為

宋書卷之六

六

和入令於此登仙許渾詩王子求仙月滿臺可憐
緱嶺登仙子猶自吹笙醉碧桃則誤以王僑為王

子喬

點朝班

子美幾回青瑣點朝班楊用修謂點讀如玷漢書
祇足以見笑而自點耳與此點字同余謂不然若
作玷字不得用幾回字王建詩殿前傳點各依班
葢唐人屢用之亦可證杜詩之不音玷矣

詩用助語

王昌齡瀨池詩開門望長川薄暮見漁者借問白
頭翁垂綸幾年也二韻俱用助語殊有致孟襄陽

詩所居最幽絕所住皆靜者攸止此山門誰能效
丘也亦瀟灑可喜

琵琶枇杷

琵琶之琵琶亦作去聲讀唐朱褒詩昨日施僧裙帶
上斷腸猶繫琵琶絃是也枇杷之枇亦作平聲讀
柳宗元寒初榮楠柚夏首薦枇杷是也

秦城

三輔黃圖長安故城城南為南斗形城北為北斗
形故號斗城何遜咸陽詩云城斗疑連漢老杜秦
城近斗杓北斗故臨秦皆用此而秦中詩云春城
依北斗鄧樹發南枝春不可對即且于義無取當

秦城耳

宋書卷之六

六

陰火

木華海賦有陰火潛然句初不知其說後見嶺南
異物志海中水遇陰晦波如然火滿海煜然以物
擊之迸散如星有月印不復見意木賦指此耳

太平花

太平花出劔南似桃四出千百包駢萃成朵宋天
聖中獻至京師仁宗賜名太平花

天祿識餘卷之六終

男元受校字

天祿識餘卷之七

溝洫

錢塘高士



古者治野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
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洿洿上有道萬夫
有川川上有路無事則正疆界而備旱潦有事則
可以通糧運而給軍需故易曰地中有水師戰國
策所謂牛田水通糧也其詳具六韜農器篇

冶容

冶銷也遇熱則流遇冷則合與冰同志故冶字從
女之豔媚亦令人銷神流志故曰冶容

厥篚織文

九州要記云唯渙之間出文章天子郊廟御服出
焉所謂厥篚織文也述異記唯渙二水波文皆若
五色其人多文章故名績水文選陳琳書云遊唯
渙者學藻績之絲杜詩衣冠迷適越藻績憶遊唯

九河

鄭元曰齊桓公塞九河為一河今河間以東平原
鬲津往往有其遺處春秋緯寶乾圖云移河為界
在齊呂填闕八流以自廣言闕八流拓境塞其東
流入枝并使歸于徒駭也是曲防之禁桓自犯之
又為百世之害由于重好利輕變古也

道荷澤被孟豬

關關十三州記曰不言入而言被者明不常入也
水盛方乃覆被矣

王朝步自周

黃公紹曰步步輦也謂人荷而行不駕馬也

考槃在澗

澗按韓詩作于章句云地下而黃曰干又水曲曰
干江干長干是也况干與寬為韻自協

四月秀蓂

詩注物成自秀蓂始劉向說苦蓂也徐鉉曰狗尾
草也爾雅蓂繞棘宛注今遠志殿氏詩緝曰四月

陽氣極于上而微陰已胎于下蓂感之而早秀

調饑

詩怒如調饑調韓詩作朝薛君章句云朝饑最難
忍其義晰矣毛詩作調本屬魯魚鄭氏求其說而
不得謂調音稠又改字作朝調饑也稠饑也朝饑

也愈解愈離不朝饑之為長也焦氏易林侶如
旦饑晉郭遐周詩言別在斯須怒言如朝饑漢晉

去古未遠當得其實耳

肅肅

詩肅肅其羽字本作翮取六切文字音義云鳥飛
其掌踏在腹下

維師尚父

魯詩說曰師之尚之父之故曰師尚父

有物有則

古注物象也則法也性有象情有物五性本于五行故仁義禮智信象金木水火土也六情本于六氣故喜怒哀樂愛惡法乎陰陽風雨晦明也孝經援神契云性生于陽以理執情生于欲以繫念

不日成之

不日成之古注不設期日也今注不終日也按不設期日既見文王之仁亦于事理為協若曰不終日豈有一日可成一臺者此古注不可輕易也

辟雍泮宮

辟雍泮宮為學名始于王制之傳會吳澄禮纂言曰詩言錫京辟雍又言在泮飲酒未有以見其必為學宮之名也禮器云魯人將有事于上帝必先有事于頌宮注謂頌宮告后稷也此又頌宮非學之一證說文辟雍作辟雍解曰辟廣也雍天子饗宴辟雍也亦不言辟雍為學名也今據詩曰錫京辟雍又曰于樂辟雍頌曰于古西雍考古圖器名有胥雍疑皆為宮名

春秋書晦

春秋傳十六年己卯晦震夷伯之廟公羊曰晦者

何冥也穀梁亦同按晦非暝也月之三十日也春秋書晦者二成公十六年甲午晦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郟陵楚子鄭師敗績是也公羊乃曲為之說于是月六鵠退飛過宋都之傳曰是月者何僅建是月也何以不日晦也晦則何以不言晦春秋不書晦也朔有事則書晦雖有事亦不書劉歆曰及朔書朔及晦書晦劉原父曰晦朔天之所取朔去晦乖謬之深者甲午書晦則無說矣曲說以為陣不違晦故敗然楚以晦而敗晉不以晦而勝乎是皆勦說之無當者也

爰田

左傳晉于是乎作爰田爰國語作輿皆假借字也爰當作起許慎說文曰起田易居也爰田之制古者田三歲一易以同美惡商鞅始開阡陌令民各復常業不復之易

繕完葺牆

左傳繕完葺牆以待賓客又臧宜伯今修賦繕完夫繕完葺三字皆一義一牆也繕未足而又加完與葺焉于義為復古人修辭體要必不如是審思完字乃字字之誤曰繕字葺牆詞無複義亦昭矣唐李祭酒洎云爾修賦繕完亦當作字不然則繕完何物哉

恒星不見

春秋莊公七年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左傳恒星不見夜明也杜預曰夜無日光則暗而恒星見不見者夜有日光明如晝也孔穎達曰此言夜者夜未至中謂初昏之後耳穀梁傳曰恒星經星也日入至于星出謂之昏不見者可以見也按昔初夜也昔之爲字从日从夂夂音殘又與夕通夕字於六書爲會意取月半見之義日殘月半見正月初夜之時也夜明五行志所云晝晦宵光是也漢書武紀書有如日夜出蓋此類也通鑑綱目增一字云有月如日夜出似猶未達班氏之意矣

纓

禮記女子許嫁纓纓有二一少時當佩香纓內則云女子未冠笄給纓也一是許嫁時繫纓昏禮士人新脫婦纓鄭注婦人十五許嫁笄而禮之因著纓是也蓋以五采爲之又內則曰婦事舅姑給纓以此而言知有二纓也

祈報辟

禮記祭有所禱有報禱有由辟禱所謂祈福祥也報若獲禾報社辟讀爲弭謂弭災兵趨罪疾也由用也于辟言由者以非祭之常禮或有因而用之

也按素問古之病者祝由而已今醫院十三科終于祝由科由亦用也素問云祝由者創言之郊特牲云由辟者順言之也

圜丘方澤

宋陳襄郊儀云祀必以冬至日者以陽復也故宮用夾鍾於震之宮以帝出乎震也而謂圜鐘者取其形以象天也祭必於夏至日者以陰萌也故宮用林鐘于坤之宮以萬物致養于坤也而謂函鐘者取其容以象地也

冰堅凍解

月令七十二候終于冰堅始于凍解皆水也一歲之中始于水終于水天地一元之運其可知也故曰水含太一之中精五行之始也浮天而載地

荔挺生

鄭元曰荔挺馬薤也說文曰荔似蒲而小根可爲刷蔡邕高誘皆云荔以挺出然則鄭以荔挺爲名者亦誤之甚矣

黔首

李斯刻石頌秦曰黔首康定太史公因此語遂于秦紀謂秦更民曰黔首朱子註孟子亦曰周言黎民秦言黔首蓋因太史公之語也按祭統內經云黔首共飲食莫之知也內經在秦先則黔首之稱

恐不自秦矣

濟之仁壽之城

王吉曰延及儒生述舊禮王制驅一世之民濟之仁壽之域濟今俗本作躋非吉本傳亦作濟顏氏注域界也若是濟字合注登陟之義域平衍之區非有崇高之意何取于登涉舒子史纂曰未濟則民在天橫之鄉既濟則民履仁壽之域濟字之義為長

方馬埋輪

孫武子曰方馬埋輪未足恃也舊注方馬練馬也埋輪恃不動也此言專難不如權巧今按方馬如

宋書卷之七

舟之方絆馬足不使行也埋輪不動不過以金泥軻車非真埋之行師而方馬埋輪猶作樂者膠柱鼓瑟也故曰專難不如權巧

汶與岷同

汶古岷字武中切晉王羲之書避同汶嶺尚不改古今蜀有汶川縣卽岷江發源處因水名之而俗呼作問川縣字學不明地理亦謬豈有蜀川可冒魯汶乎

噬嗑解

易噬嗑九四噬乾肺得金矢王弼金剛也矢直也程子傳云金取剛矢取直以九曰陽德也朱子本

義引周禮古之說者先入鉤金束矢而後聽之黃

東發云周禮出于王莽之世未必盡皆周公之制若先取其金而後聽其訟周興來俊臣不為況成周之世哉蓋劉歆逢王莽之惡為聚財之固旋激天下之亂而不果施行又可以誣聖經乎其說卓而正矣按淮南子齊桓公將欲征伐甲兵不足乃令輕罪者贖以金分訟不勝者出一束箭百姓皆悅乃矯箭為矢鑄金而為刃遂霸天下附會周禮實本于此楊升菴以為此說乃六國陰謀託之齊桓今觀管仲內政何等規模決不為此也

穴井

宋書卷之七

易井卦朱子解云井者穴地出水之處不曰鑿井而曰穴地何也案中經云帝困山有井焉名天井孫子兵法云地陷曰天井穴地出水蓋此類耳穴地之井天所為也鑿地之井人所為也先天上古穴井後天中古鑿井也

老子述而不作

楊龜山云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老子也老子五千言以自然為言謂之不作可也朱子曰其亦疑此語只以曾子問中言禮數段證之卽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皆可見聘周之史官掌國之典籍三皇五帝之書如五千言亦或有是語

而老子傳之未可知也蓋列子引皇帝書即老子谷神不死章也此說見朱子大全答汪尚書書

使者曰信

晉武帝炎報帖末云故遣信還南史晨起出陌頭屬與信會古者謂使者曰信黃帝云公至山下又遣一信見告謝宣城傳云荆州信去倚待陶隱居云明旦信還仍過取反虞永興帖云事已信人口具凡云信者皆謂使者也今遂以遣書償物為信故謂之書信而謂前人之語亦然謬矣王右軍十七帖有云往得其書信遂不取答謂昔嘗得其來書而信人竟不取回書耳世俗讀往得其書信為一句遂不取答為一句誤矣古樂府云有信數辭書無信心相憶莫作瓶墜井一去無消息包信詩去札頻逢信迴帆早挂空二詩尤可證

勿勿

黃伯思云右軍帖語有頓乏勿勿顏氏家訓云書翰多稱勿勿相承如此莫原其由或有妄言忽忽之殘缺耳說文勿者州里所建之旌蓋以聚民事故急遽者稱勿勿僕謂彭氏以說文徵此字為長今流俗又妄于勿勿中斜加一點謂為勿字彌失真矣按祭義勿勿其欲響之也注勿勿猶勉勉也慈愛之貌杜牧之詩浮生長勿勿是知勿勿出于

祭義唐人詩中用之不特稱于書翰耳

勿勿息息

楊升菴曰說文之解勿字為忽遽之稱又息字解云多遽息息也好古者但知勿勿而笑息息逐俗者又但知息息而駭勿勿是以學者貴博古而通今也

澤草芒種

周禮澤草所生種之芒種注者不知其解王氏農書云即江南之架田也架田一名葑田以木縛架為曲田繫浮水面以葑泥附木架上葑即菰根也根最繁而善糾結以上泥著上刈去其莖便可耕

種江東淮南二處皆有之東坡請開杭之西湖謂水涸草生漸成葑田是也其田隨水上下西東故南方有盜田然王氏為葑田即周禮之澤草芒種未有據猶竊疑之後讀郭璞江賦云播匪藝之芒種挺自然之嘉蔬賦江而云芒種嘉蔬又曰匪藝又曰自然非葑田而何哉周禮之說因此可解而李善五臣注江賦亦未及葑田之事也遂詳著之廣多聞而補周禮文選之注焉葑田滇南亦有之名曰海簪

葑田

郭璞江賦云標之以翠翳泛之以遊菰播匪藝之

芒種挺自然之嘉蔬鱗被菱荷攢布水蕨翹莖漢
蕊濯穎散裹隨風荷菱與波潭施流光潛映景炎
霞火此十二句皆指葑田而言不然則隨風與波
之句何所指乎景炎霞火即海賦所謂陰火潛然
也草木之根汨泥與沙浮于水中過夜則生光管
寧浮海附陰火之光彩是也蜀中江油江中有明
柴取之入人家猶夜中放光亦此理爾格物未深
者咸以為怪矣

阿堵

晉書云王衍口不言錢晨起見錢堆牀前口阿堵
近世不解此遂謂錢曰阿堵可笑晉人云阿堵猶
唐人曰若箇今日這箇也故殷浩看佛經曰理亦
應在阿堵中顧長康傳神曰精神妙處正在阿堵
中謝安謂桓公曰明公何用壁後置阿堵輩是也
凡觀一代書須曉一代之語觀一方書須通一方
之言不爾不得也

寧馨

寧字晉人以爲語助辭王衍傳何物老嫗生此寧
馨兒世說劉真長語桓溫曰使君如馨地寧或屬
戰求勝王道與何次道語舉手指地曰正自爾馨
王胡之雪中詣王靖持其臂靖攝其手曰冷如鬼
手馨強來捉人臂劉惔譏殷浩云田舍兒強學人

作爾馨語合此觀之其爲語辭了然唐劉禹錫詩
幾人猛省得寧馨得晉人語意矣

六么

古之六博卽今骰子也晉謝艾傳梟者逸也六博
得逸者勝是知梟卽骰子之么也曲名有六么序
義取六博之采小說云綠腰又云綠要皆是妄說
養以之福

漢酸棗令劉熙碑猗與明哲秉道之樞養以之福
惟德之閔左傳古本養以之福今本作養之以福
非

墳墓字異

方言凡葬無墳者謂之墓有墳者謂之塋塋古
者墓而不墳也邯鄲淳曹娥碑丘墓起墳蓋言丘
其平墓而爲高墳也後世以墳墓混爲一遂疑其
重複改爲立墓起墳非也

禰祿

魑魅字漢碑作禰祿其字從示蓋禰祿亦山之神
也

字義

所鐵砧也从兩斤別作鎮資矣棘同而也自東而
復于東故从兩東官曹之曹从棘其音義可知今
別作遭贅矣源委之亦當作林从兩水火焰之焰

當作炊从兩火可以類推

糴稅

野稻不種而生曰糴刈稻明年復生日稅

勞極酒洒

洗古音薛官名有洗馬是也字一作洒神農本草
勞極酒洒如瘡狀素問洒洒惡寒注並音薛

泣與澀同

素問脉泣則血虛又云寒氣入經而稽遲泣而不
行又云多食鹹則脈凝泣而變色泣音義與澀同
按說文沝水不利也沝與淚同泣亦水不利也泣
與澀同亦可互證

欬

欬也嗒也呢也皆嘆辭如噫吁之類後漢書光武
紀春陵有望氣者曰嗒佳哉鬱鬱葱葱商君書多
用呢字欬與喚同史記范增曰唉孺子不足與圖
大事楊子法言或問王翦曰始皇方獵六國而翦
牙欬史記用之于句首楊子用之于句末皆奇甚

三游洞記

白居易三游洞記雲破月出光景含吐互相明滅
晶瑩玲瓏象生其中雖有敏口莫能名狀造語如
此何異柳宗元世以爲大易輕議之蓋亦未深玩
也

廬山記

慧遠有廬山記文多奇語唐以下文人遠莫能望
如云風雲之所摠江山之所帶高崖仄宇峭壁萬
尋幽岫穹崖人歌兩絕又甘泉湧出冷暖與寒暑
相變盈減經水旱而不異造語尤奇

古文八字四韻

老子知足不辱知止不殆足與辱叶韻止與殆叶
韻蓋古音殆作以也韓非子名正物定名倚物徙
亦以正叶定倚叶徙也淮南子蘇秦步曰何故趨
曰何馳亦是韻語古文多用韻八字之內而四韻
見此三條耳

說御

義梁傳說御云車軌廬馬候蹄列子說御云與輪
之外可使無餘轍馬蹄之外可使無餘地韓非子
驅而前之輪中繩引而却之馬掩跡命意則一脩
辭則殊可以見古人筆端之變化矣

規磨

文子曰水雖平必有波衡雖正必有差韓子曰規
有磨而水有波我欲更之無奈之何荀子曰是規
磨之說也注規磨之說猶差錯之說也規者正圓
之器磨久則偏盡而不圓韓子之言必合荀注而
後明注可廢乎

蠶州蠶雨

嶺南異物志云蠶烟蜃雨無別晨暮蜃蛟蜃也

分沙漏石

酈道元水經注形容水之清徹云分沙漏石又曰淵無潛甲又曰魚若空懸又曰石子如楞蒲皆極造語之妙

小說

說者云宋人小說不及唐人固已殊不知唐人小說不及漢人如華嶠明妃傳云豐容靚飾光明漢宮顧影徘徊聳動左右伶元飛燕外傳云以輔屬體無所不靡郭子橫麗娟傳云玉膚柔軟吹氣勝蘭不欲衣纓拂之恐體痕也此豈唐人可及耶

過所

劉熙釋名曰過所至關津以示之張晏注漢紀開傳云傳信也若今過所過所者今之行路文引也

零丁

齊諧記云有失兒女零丁謝承後漢書戴良有失父零丁零丁今之尋人招子也

日昃日映

梁元帝纂要云日在午曰亭在未曰昃王仲宣詩山岡有餘映謂日昃也

翠足粉脣

劉綰云綴金翠于足跗靚粉澤于脣臆以喻失其所施也後世妓女金翠綴足粉澤靚脣蓋恒飾耳

鮑姑艾

世傳鮑姑艾五月五日會灼龍女鮑姑亦仙女流也宋人五日帖子中有用此事者

女麴

女麴小麴也蘭糖窠絲糖也石蜜糖霜也自然聲禹餘糧也俱見齊民要術

腹背

李嶠內制集鏘金鳴玉坐榮枯株擘木搏風顧慙腹背蘇頌表駑駘獲薦于九方腹背可儔于六翮

又云坐擁股肱之任顧慙腹背之毛腹背事見韓

詩外傳

鵲鵲

左傳青鳥氏司分者也杜預云青鳥鵲鵲立春鳴立夏止疏作鵲鵲易通卦驗立春楊柳津鵲鵲鳴與左傳合然未知此鳥今名爲何鳥也

蘭槐

荀子云蘭槐之根是爲芷大戴禮蘭氏之根懷氏之苞漸之修矣君子不近庶人不服注蘭槐香草名槐又作懷本草云藿香卽杜衡也唐詩情人一去無窮已欲贈藿香恨不逢卽此也

周紆築壑

周紆爲勃海太守免歸廉潔無資常築壑自給劉攽漢書刊誤云壑非築所成當作壑築築爲壑壑爲坑也此說大謬攽本南人不知土壑也字林磚未燒曰壑埤蒼形土爲方曰壑今之土埤也以木爲模實其中非築而何

阜比

朱子作橫渠贊曰勇撤阜比按左傳蒙阜比而先犯之鄭玄曰樂記倒載干戈包之以虎皮名之曰建囊橐也其字或作建阜服虔引此以解左傳今人雖知阜比之爲虎皮而不能知其所自出聊

記于此

泊薄同字

老子道德經薄作泊王充論衡酒之泊厚同一楚蘖人之善惡同一元氣又曰人生于陰陽有渥有泊玉生于石有純有駁泊薄同一字也

郝經論書

郝陵川竹書云太嚴則傷意太放則傷法又云心正則氣定氣定則腕活腕活則筆端筆端則墨注墨注則神凝神凝則象滋無意而皆意不法而皆法洵名言也凡元人評書書皆精當遠勝宋人

王無競大書

金燕都宮殿寺廟及汴京諸榜古今第一皆王無競所書

杓詣

爾雅注引諺云上山斫檀楹榑先殫楹字一作杓三輔黃圖有杓詣殿杓詣木名卽楹也

簪導

簪導字出隋書釋名曰簪建也所以建冠於髮也導所以櫟髮髮使入巾櫛之裏也導古者男女皆用之禮云笄總拂髦詩云象之櫛也拂髦象櫛今之篋子魏明帝與諸葛恢書云今送犀導小物耳然是情發于中而寄于物

蘭蘭字

古文嫺與懶同見後漢書亦借作妍嬈之妍論衡云形要骨蘭皮媚色稱又骨體蘭麗皆妍字之借也蘭乃嫺省東蘭又省女古人用字意勝于法例如此

軋軋

杜牧登九峯樓詩白頭搔殺倚柱徧歸棹何時聽軋軋軋軋棹聲也

古祭

古者祭天地皆天子行禮至唐開元禮始定自郊天之外餘使有司攝之

葉子戲

唐國昌公主會韋氏族於廣化里韋氏諸家好爲
葉子戲南唐李後主妃周氏編金葉子格此戲自
唐咸通以來有之卽今之紙牌其首選加朱采豈
古六赤編金之遺意遼史稱爲葉格見第三卷中

穠

穠音菴單香氣也

金鉤

鉤音匣古文苑司馬相如美人賦云金鉤熏香注
香毯也意卽西京雜記所云臥褥氍毹也

天祿識餘卷之七終

男元受校字

天祿識餘卷之八

錢塘高士奇澹人輯

愛閒

讀漢書要取堂扁合作者信難得宋呂文靖鏡湖
天花寺一絕云賀家湖上天花寺一一軒應向水
閒不用閉門防俗客愛閒能有幾人來以愛閒二
字署山居甚佳

松雪

枯柏百年卽有白衣如粉本草謂之艾衲香趙文
敏號松雪乃是一琴名若艾衲者亦可稱曰松雪
見陸儼山春風堂隨筆

鬼工

元韶娶魏孝武帝后魏宮奇寶多隨后入韶家有
二玉鉢相盛可轉而不可出瑪瑙榼容三升玉縫
之皆西域鬼作也鬼作卽世所謂鬼工今之鬼工
球類此

戴記月令

戴記月令又見於呂氏春秋或云漢儒祿采呂書
以記禮或云本禮經之舊文也呂書刪取之據不
韋之書月令特優

屯田

屯田者屯於邊而田者也今腹裏皆有屯田

松明

戴石屏詩麥麴朝充食松明夜當燈此是山西本色語深山老松心有油者如蠟山西人多以代燭謂之松明頗不畏風

大經中經小經

唐制以禮記春秋左氏傳為大經詩周禮儀禮為中經易尚書春秋公穀傳為小經當是以簡帙繁簡為次第爾

四產十六男

北魏延興三年秀容郡婦人一產四男四產十六男秀容今太原之忻州

阿閣謹樹

堯卽政七十載鳳凰止庭巢阿閣謹樹見尚書中候

文馬

左傳宣二年宋人以兵車百乘文馬百駟以贖華元于鄭杜註曰畫馬為文四百匹也宋丘光庭曰杜說非也文馬者馬之毛色自有文彩重其難得若畫為文乃是常馬何足貴乎

蜚蠊蜚

釋蟲云蜚蠊蜚郭璞注云蜚卽負蝥臭蟲也按春秋書秋有蜚注云蜚負蝥也然杜預以此蟲一名

蜚蠊而郭以此蟲一名蜚蠊一名蜚以春秋證之則郭解誤也

疇德瑞聖

赭白馬賦實有騰光吐圖疇德瑞聖之符焉五臣註曰疇昔也言昔帝之德有瑞聖之符焉丘光庭曰疇等也言馬可以等齊君子之德祥瑞聖人之道也

特達

郭璞遊仙詩曰珪璋雖特達明月難暗投五臣注曰特達美貌按朝聘之禮有珪璋璆璠琬琰則加束帛然後能達而珪璋德重可以獨行故曰特達聘禮云珪璋特達德也此詩之意言君子雖有才德不假外助然亦不可仕於亂代如明月之珠不可以暗中投人也

施已唯約

陸士龍大將軍宴會被命作詩其末章云施已唯約于禮斯豐天錫難老如嶽之崇五臣注曰約薄豐厚也言我所施用甚薄遇禮且厚是天賜我難老之惠如山嶽之崇也觀士龍之意是祝王之辭言王於身儉約於禮則豐厚所以天賜王難老如嶽之崇非士龍自謂也

中孚爻

謝靈運初發石頭城詩云雖抱中孚爻猶勞貝錦
詩五臣注曰易中孚卦九五爻也按中孚九五云
有孚羣如无咎其義言九五居尊為中孚之主信
不可暫舍而羣繫不絕故得无咎此主者之事非
臣下之所指用且其辭義不當今尋靈運之意乃
指九二爻耳按九二爻云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
有好爵吾與爾靡之其義言九二處重陰之下履
不失中立誠篤志雖有閑昧物亦應焉故曰鳴鶴
在陰其子和之无私權利惟德是與故曰我有好
爵吾與爾靡之乃靈運常抱此道尚為孟觀誣奏
故曰猶勞貝錦詩

錯陶唐之象

張景陽七命云錯陶唐之象五臣注曰錯雜也陶
唐堯也象法也言晉德雜於文法也丘光庭曰錯
音蒼故反置也陶唐之代人有犯罪者畫其衣冠
謂之象刑言今晉德之盛人犯罪者少其陶唐之
象刑亦錯置不用也

火城

王元之待漏院記相君至止煌煌火城按李肇國
史補正旦曉漏院已前三司使大金吾皆以樺燭
擁馬謂之火城

錢唐

史記始皇本紀至雲夢浮江下過丹陽至錢唐臨
浙江上會稽立石刻頌秦德西漢地理志會稽有
錢唐縣今人以唐為塘非也其說本于世說世說
云晉人有沈姓而令其縣者為築塘患上不給說
曰致土一畚以錢一畚易之士既集說曰今不復
須土矣人因取以築故名不知秦漢以前已有此
名矣

李冠

南唐近事載李冠善吹中管妙絕當代元宗問其
名屬淮南句多故不獲召見李建勳送以詩云句如
春潮長流水忽似秋枝欲斷蟬可惜人間容易聽

新聲不到御樓前

魚柁

柁寂見切說文柁以柴木壅水也江賦柁澱為潯
爽眾羅筌皆取魚之具蜀中有魚柁之名

蒙花紙

蜜香紙以蜜香樹皮葉作之微褐色有紋如魚子
極香而堅韌水漬之不潰爛晉太康五年大秦國
獻三萬幅帝以萬幅賜杜預令寫春秋釋例疑今
之蜜蒙花也其皮可作紙

延香

梁簡文帝園名延香

轉喉觸諱

韓文轉喉觸諱本漢食貨志搖手觸禁之語

蔡邕有子

昔人謂蔡邕無子邕傳亦不言有子無子按羊祜傳祜蔡邕外孫景獻皇后同母弟祜討逆有功將進爵土乞以賜舅子蔡襲詔封侯關內侯然則邕實有子其女亦不止文姬一人可知此可補傳缺

帙

古人書卷外必有帙藏之如今衰袂之類白樂天嘗以文集留廬山草堂屢亡逸宋真宗命崇文院寫校包以斑竹帙近項子京家王右丞書一卷外以斑竹帙裹之云是宋物帙如細簾其內裝以薄繒觀帙用巾旁可想也今大內藏黃庭內經墨蹟亦有蝦鬚草細簾裹之亦是宣和物也

仰

今官府文移以上臨下皆用仰字按北齊書孝昭紀詔定三恪禮儀體式亦仰議之用仰字始此增韻仰資也

戒碑

宋太宗立郡國戒碑爾俸爾祿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難欺乃景煥野人閒語書中語也又云摘蜀王孟昶之文按歐陽集古錄戒碑起唐明皇特

不見其詞耳又云宋高宗頒是黃庭堅書

豹直

御史初入臺陪直二十五日爲伏豹取不出之義謂之豹直

乘槎

張騫無乘槎事乘槎乃海上客也

王姬

周姬姓故王女皆稱姬如陳媯楚芊齊姜也後世凡婦人皆稱姬非

瓜期

齊侯使連稱管至父戍葵丘瓜時而往曰及瓜而

代故今稱任滿當代曰及瓜據傳乃一年戍守耳

今例稱瓜期不當

縣

楚滅陳爲縣縣名始此非始于秦

下官

梁武帝改稱臣爲下官

愛書

愛換也以文書換口辭也

彭國

彭國附庸也

梟首

梟首百勞名以其食母不孝故古人賜梟羹死懸其首于木標賊首以示衆曰梟

鳥號弓

古史考曰栢樹枝長而勁鳥集之將飛栢樹反起彈鳥乃號呼取長枝爲弓快而有力因名鳥號之弓

綠池

綠池者綠飾之名謂其形象水池耳至太冲詩衣被皆重池是也今被頭別施帛爲綠呼爲被池宋子京春寒到被池用此

月忌

俗以初五十四二十三爲月忌蓋三日乃河圖數之中宮五數耳三爲君象故民庶不敢用

行李

左傳李本作孕乃古文使字宋方勺云按黃帝有李法一篇師古曰李者法官之號則李與理通人將行先治裝也

卯字非字

卯本柳字借爲寅卯之卯北本背字借爲西北之北

臯字

臯古罪字秦以臯似皇字改爲罪

對字

對字下從口漢文帝以口多非實改從土

留落不偶

霍去病諸宿將皆留落不偶注留謂遲留落謂墮落

祖述

祖述字士稚今作士雅誤

醉如泥

南海有蟲無骨名曰泥在水中則活失水則醉如一堆泥晉書時人譏周澤曰一日不齋醉如泥

子能

北方毛段細軟者曰子能書鳥獸能毛是也今訛爲紫茸

織絲

織音志今訛爲注絲又轉訛爲紵絲音字見鄭氏釋文

偏提

偏提卽注子唐改曰偏提據說郛云猶今酒醴

馬車

三代兩漢用馬車魏晉至梁陳用牛車唐人主妃后非乘馬卽步輦白郊祀外不乘車也

尼姑

漢劉峻女出家又洛陽婦阿潘出家乃尼姑之始

尼寺

何充捨宅安尼乃尼寺之始

渠苔鐵蒺藜也

渠苔鐵蒺藜也蒺藜曲刀也

樽

樽酒器也六尊為樽

蒲桃

小兒初留髮為髻十數父母為兒女相勝之詞曰

蒲桃髻十穗勝五穗

粧點芳草

午橋莊小兒坡茂草盈里晉公每使數羣羊散于

坡上曰芳草多情賴此粧點也

桃花醋

唐人風俗貴重蒨蘆醬桃花醋照水油

水田聲

淵明嘗問水田聲倚杖久聽歎曰秫稻已秀翠色

染人時制曾襟一洗荆棘過吾師丈人矣

羅噴曲

羅噴古樓名陳後主所建元稹飛問浙東有妓女

劉探春自淮甸來能唱此曲聞婦行人聞者莫不

涕泣

入破

水調歌凡十一疊前五疊為歌第六疊為入破第

十一疊為徹前後俱七言惟歌之第五疊乃五言

調聲最怨切故白樂天詩云五言一偏最殷勤調

少情多似有因不合當時翻曲意此聲腸斷為何

人

滿碧湖嵌

韓詩聯句有滿碧遠輪委湖嵌費補擊滿碧謂竹

湖嵌謂石也

草章懿赦

宋仁宗既長知已為李宸妃所出追尊為太后諡

章懿晏元獻撰章懿神道碑曰五嶽崢嶸崑山出

玉四溟浩渺麗水生金士大夫嘉其善比仁宗不

悅至孫文懿公草升祔李太后赦曰章懿太后至

擁慶善實生眇躬顧復之恩深保綏之念重神馭

既往仙遊斯邈嗟乎為天下之母育天下之君不

逮乎九重之承顏不及乎四海之致養典念及此

追慕增結仁宗覽之涕下孫公以此遂參大政帝

問孫公曰卿何能道朕心事

天穿

江東俗號正月二十日為天穿日以煎饼置屋上

謂之補天穿唐詩云一枚煎饼補天穿

江珍碎月

蘇東坡寄石斛怪石詩云山骨裁方斛江珍拾淺灘清池上几案碎月落杯盤江珍碎月言怪石也

蒸紅綠綠

舊溪詩話云韓昌黎桃源詩川源遠近蒸紅霞王介甫因用絕句云東風過柳綠如綠晴日蒸紅出小桃

范履霜

范文正公酷好琴止彈履霜一曲時謂之范履霜劍南集中有酒僅三蕉葉琴絃一履霜用此

楓柳

楓上占斯曰楓柳占斯者寄生也嶺南楓老有瘰者夜遇暴雷瘦上暗長一枝長數尺形如人有口眼謂之楓人任昉述異記云南中有楓子鬼木之老者為人形亦呼為靈楓越巫得之以雕刻鬼神即占斯也

栗零栗駭

夏小正曰八月栗零零者降也東觀書曰栗駭蓬轉言栗房秋熟實驚躍而出也栗房多刺如蜩熟以餅垢子自迸落唐包信詩烏窺新婢栗龜上半欽蓮亦善體物者矣

判齋

唐令狐綯仍世宰相以文章見稱綯為文喜以語簡為工嘗飯僧僧判齋綯于佛前跪爐諦聽而僧倡言曰令狐綯設齋佛知葢以譏其好簡也見歐陽永叔題令狐楚登白樓賦跋

藏楸

宋時有藏楸之戲即今路橋戲也丁謂為玉清昭應宮使夏竦為判官一日宴齊宮優人有雜手藏楸者謂曰古人無咏藏楸詩竦為一絕云舞袖跳珠復吐九遮藏巧便百千般主公端坐無由見却被旁人冷眼看葢譏謂也

末下

末下吳地名北人問陸機曰羊酪之美江東何物可並機云有千里尊羹末下鹽豉耳注千里末下皆蘇州境後人訛末為未蘇東坡詩每懷尊菜下鹽豉及肯將鹽豉下尊羹皆誤也

骨朶

骨朶宿衛人所執宋鹵簿中有之即今長柄手搥之類宋景文筆記云關中人以腹大為胠胠音孤胠音都俗因謂杖頭大者為胠胠後譌為骨朶今京師猶有此稱

談柄

近人以口實為談柄或云笑柄非也古人清談多

執塵尾故有談柄之名傳燈錄棲雲寺大朗法師
每談論手執松枝為談柄是也

權輿

權輿見詩經秦風注云權輿始也而義猶未明蓋
造稱自權始造車自與始故以始為權輿

麩炭石炭

漢地理志豫章郡出石為薪蘇長公集有石炭行
今西北所燒之煤是也南方薪木燒而未灰者曰
麩炭白樂天詩云日暮半爐麩炭火正謂此

牛耳

戎石贊牛耳桃菊注牛耳無竅盟于神故以不聽

不聽

古

為戒也公係談圃云王荆公解周禮言取其順聽
不知牛本以鼻聽其耳固不聽耳

將牢

晉載記後秦諸將謂姚萇曰若值魏武王不令符
登至今陛下將牢太過耳注魏武王謂姚襄將牢
猶俗言把穩與五代史莊宗紀持牢義同

取漱

羅泌路史曰丹壺書自無懷降所敘與名山記大
同此余之所取漱者也漱音泉與法同

苔名

苔有數名因地異種陸龜蒙苔賦云高有瓦苔卑

有澤葵散巖竇者曰石髮補空旧者曰垣衣在屋
曰青邪在水曰陟釐

差菜

安南有差菜莠生水上甘美可食人過池中以手
指之曰女差否即時憔悴有差色人去青如初

血玉

山海經侖者之山有木曰白荇可以血玉註血謂
染玉可以作光彩

怯薛

分番宿衛元謂之怯薛元史曰宿衛皆領于四怯
薛以太祖功臣博爾忽博爾朮木華黎赤老溫四

怯薛

主

族世領怯薛之長年勞既久即擢為一品或以才
能任使貴任雖極一日歸至內庭則執事如故

羸越之法

韓昌黎曹成王碑云王親教之搏力鈞卒羸越之
法按商子農戰篇云患民之散不可搏也是以聖
人作一以搏之又曰搏民力以待外事然後患可
以去而王可以致則搏力知其為秦法也左傳十
七年越子伐吳吳子禦之笠澤夾水而陣越子為
左右鈞卒杜註云鈞伍相著別為左右屯則鈞卒
知其為越法也

塗乙

禍正平作鸚鵡賦文不加點點者塗也加者乙也
唐試士式塗幾字乙幾字乙音主與點同文字遺
落鈎其旁而添之也又東方朔傳云止輒乙其處
謂有所絕止點而記之曰乙如士人讀書以朱識
其止處也

禪鑽

宋呂申公素喜釋氏之學及為相務簡靜罕與士
大夫接惟能談禪者多得從容于是好進之徒往
往幅巾道袍日遊禪寺隨僧齋粥談說理性覲以
自售時人謂之禪鑽云

鏤板

唐以前凡書籍皆寫本未有模印之法五代時馮
道始奏請官鏤板印行宋淳化中復以史記前後
漢付有司摹印自是鏤本漸多然隋文帝開皇十
三年十二月八日勅廢像遺經悉令雕撰則印書
之制又在馮瀛王先矣

投酒

梁元帝樂府宣城投酒今行熟停鞍駐馬暫棲宿
註投酒重醢酒也與醢同去聲

古語相近

注書者每見經史字義難解者輒以音聲相近之
字代之毛詩泉水云遄臻于衛不瑕有害朱子注

云瑕何古音相近通用不知瑕即瑕瑜之瑕言縱
曰不瑕亦有害矣今以瑕為何言不何有害文義
欠順當倒轉云何不有害義始稍通又如周頌假
以溢我舊注假大也溢盈也朱注以假為何以溢
為恤夫瑕既為何矣假又為何古人胡為謬寫至
此哉依舊注假大溢盈于義為順即不依舊注亦
當云假令有以盈溢于我我當收其溢而不使放
失也奚必轉其字而謂之何以恤我也

百果甲宅

三都賦百果甲宅異色同榮注宅即拆也易曰百
果草木皆甲拆愚謂太冲此語雖或采之于易亦
未可知然改拆為宅字新而意亦別認宅為拆失
冲之意矣毛詩大田云既方既皂鄭箋曰方房也
謂乎甲始生而未合時也疏曰謂米外之房米生
于中若人之房舍也乎者米方之粟皮甲者以在
米外若鎧甲也持以解此賦則甲者乎郭在外其
鎧甲之義乎宅者合胎在中其房舍之義乎就字
解字意自融洽扯彼合此理反支離

先子先君先人

今人稱先子先君先人為亡父然不獨父也如曾
西稱曾子曰吾先子之所畏也則稱祖為先子子
順曰吾先君之相魯則稱六世祖為先君孔安國

曰先君孔子又曰我先人用藏其家書于屋壁則稱十一世祖為先君五世祖子襲為先人也

剪柳

永樂時禁中有剪柳之戲剪柳即射柳也以鵝翎貯葫蘆中懸之柳上彎弓射之矢中葫蘆鵝翎飛出以飛之高下為勝負往往會于清明端午日名為射柳

書卷

今之書籍每冊必數卷或多至十餘卷此僅存卷之名耳古人藏書皆作卷軸鄴侯家多書插架三萬軸是也此制在唐猶然其後以卷舒之難因而為摺久而摺斷乃分為薄帙以便檢閱蓋愈遠而愈失其真矣

河洛同異

一六居北三八居東五居中此河洛之三同也二七圖南而洛西四九圖西而洛南此河洛之二異也

白翎雀

朔漠之地無他禽惟鴻雁與白翎雀鴻雁畏寒秋南春北白翎雀雖窮冬沍寒亦不易處故元世祖作樂名曰白翎雀

禽獸草木

考工記曰天下大獸五則禽亦可謂之狝禮記曰猩猩能言不離禽獸則獸亦可謂之禽五行有木而無草則草亦可謂之木洪範言庶草蕃蕪而不及木則木亦可謂之草

落

詩詞中有院落離落部落落落居也唐宮中巷有野狐落亦居也

大娘小娘

娘字俗書古無當作娘今通為婦女之稱韓魏公傳中云宮中稱郭后為大娘劉妃為小娘則皇家亦如此稱之不獨民間

驚燕

舊上例裝二紙條名曰驚燕燕怕紙凡有紙條處則飛去書上紙條古不粘

姓氏

姓與氏今人多混解為一非也太史公曰昔秦之先為嬴姓其後分封以國為氏有徐氏鄭氏鍾離氏運奄氏菟裘氏將梁氏黃氏江氏脩魚氏白冥氏蜚廉氏秦氏趙氏焉廛氏也餘十四皆為氏又如周本姬姓而其後魯衛毛邯鄲曹滕畢原封邠邠音應韓凡蔣廐茅各以國氏故昌黎遂何堅序云何與韓同姓為近徐偃王廟碑云秦與徐俱

出柏翳為羸姓

天帝醉

李義山咸陽詩曰自是當時天帝醉不關秦地有山河舊註不解按庚信哀江南賦以鶉首而賜秦天何為而此醉張平子西京賦曰昔者天帝說秦穆公而覲之享以鈞天廣樂帝有醉焉乃為金策錫用此土而翦諸躬首蓋穆公夢至帝所事見史記扁鵲傳故二賦引之義山本于此耳

教吹簫

教字卽是學字古文通用唐人二十四橋明月夜玉人何處教吹簫乃學吹簫也唐詩中凡教字皆作平聲用無去聲者且學吹簫簫有風致教吹簫有何意味耶

汧城鑿穴

柳子厚文集南霽雲碑曰汧城鑿穴之奇注云未詳而復引田單火牛事則誤矣田單火牛乃卽墨非汧城也按文選潘岳馬汧督諫亦有鑿穴之說且云乃奮其奇保此汧城馬汧督者汧城之督馬敦也當齊萬年之亂獨能固守其城忠節昭著與霽雲守睢陽事正相類故柳碑文援之

累德

玉臺新詠序萬年公主非無累德之辭累蓋諫字

之誤也潘岳作萬年公主誄萬年縣名公主所封也今藝文類聚載此序文亦作累德則自歐陽率更時傳說已非一日矣

班史失名

西京雜記云楊王孫字貴張崇文歷代小誌云文翁姓名黨字仲翁荀悅漢紀云壺關三老令狐茂此三人名足以補班史之闕

宮詞

張元禎于弘治間官翰林學士傳一宮人詩曰金針刺破南腮紙偷引寒梅一線香螻蟻也知春色好倒拖花片上宮牆

六閣

宋太祖太宗宸翰所藏之閣名曰龍圖取龍馬負圖之義也真宗藏宸翰之閣名曰天章取雲漢為章之義也仁宗英宗藏宸翰之閣名曰寶文取寶書為訓之義神宗曰願謨徽宗曰敷文哲宗曰徽猷此六閣之所建也

蓬餌

西京雜記云漢宮中九月九日佩茱萸食蓬餌飲菊花酒令人長壽今茱萸菊殘習用為常而蓬餌鮮有隸作九日事者

嗚呼噫嘻

李太白蜀道難起句疊用嗚呼噫嘻今人相承用之而不知其義亦自有別老學菴筆記云蜀人見人物之可誇者則曰嗚呼可鄙者則曰噫嘻

天祿識餘卷之八終

男元受校字

天祿識餘二卷

大學士英廉購進本

國朝高士奇撰士奇有春秋地名考畧已著錄是書雜采宋明人說部綴緝成編輾轉裨販了無新解舛誤之處尤多杭世駿道古堂集有是書跋曰錢塘高侍郎以儒臣獲侍

先皇禁幄退而著書二冊題曰天祿識餘意謂延閣廣內

秘室之藏有非窮巷陋儒所得窺見者今觀其書則笑牒言靖豈足以當天厨一嚮也迹其所徵引辨說大半皆襲前人之舊一二偏解時有牴牾不觀左傳注妄謂經皇爲冢前之闕不觀漢書注妄引後漢紀以證太上皇之名不觀水經文選兩注妄詫金虎冰井以實三臺不觀地理通釋妄分兩函谷關爲秦漢其尤踳駁不可據者青雲二字蒲田周方叔以爲有四解迺遽以隱逸當之聚頭扇已見之金章宗詞詠出歸潛志乃謂元時高麗國始貢銀八兩爲流本漢書食貨志乃引集韻以爲創獲八米盧郎旣見之齊隋兩書姚寬叢語云蓋關中語歲以六米七米八米分上中下言在穀取米取數之多也黃山谷徐師川何嘗誤用乃用元微之

八采詩成未伏盧爲證是知一未知二也古人爲
學先根柢而後枝葉先經史而後詞章侍郎置身
石渠金匱獲窺人間未見之本而所采擷若此此
可以徵其造詣矣其排斥士奇可謂不遺餘力然
取此書覆勘之竟不能謂世駿輕詆也

畏壘筆記四卷

〔清〕徐昂發撰

中央民族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桂森堂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畏壘筆記

四卷》提要

畏壘筆記目

卷一

太史公

太公

張去疾

荊軻

屈原

漢文帝

賈誼

黃憲

徐穉

百里奚

馮夷子皮

韓信都

楊王孫

秋胡

畏壘筆記

阮林

老子

韓非

聶政

李牧

阮籍

鄭康成

元德秀

扁鵲

四皓

萬石君

匡鼎

子胥復讐

范雎入秦

翟公署門

王莽無髮

子思性無鬚眉

薛公大家

太宰 <small>誼遺文種書</small>	魏公叔座語
胡廣繼母	後身
君何足	霸出
郢人	楊氏
山都侯	王良
黃霸	盧循
池魚	
卷二	
祝賜	雨蓑
唐世康賜	秘彩
辭訟	建武詔書
宋開寶二年詔	救荒
仲長統語	潛夫論語
漢制羣臣上書	貪有益廉有損
四忌銘	無涯惟口
東宮	丙舍
皋陶鮭鱮	阿房宮
禁中省中	行在所

橋梁華表	六枳
綈几	傳舍
更衣	五帝子孫迭王天下
虞舜後	代宗
主事	博士
奉常	太守
指揮使	布衣
高賈	客稱大夫
上嫔	內外
從諫	九
辭生	祖師
試兒	崽子
卷三	
薄餼	月食星
日月不圓	宿
七星所屬	歲陽歲陰
天根	弓矢刀劍所主星名
上巳	穰

軀劉腰臘	伏
處暑	陰陽之氣漸人
雲氣	西洋歷法
輿地圖	新豐
鄧侯	三戶
廣陵濤	縣圃
郭氏之墟	太行山
玄岳	樂水
徐浩	飛那
五穀宜土九氣忌日	地字
陸生之物水中必具	土龍
八神	西王母
河伯	三官
碧霞元君	天主
歸煞	解土疏頭
漢大儼倂子和辭	露筋廟
神誥	
卷四	

史記	褚少孫補史記
漢人論讀書	管子
時文謬用管子	商子
韓非子	呂氏春秋注
春秋繁露	董子五行說
淮南子注	孔叢子
諸子似異而同	書未可信
鹿死不擇音	鵲蚌
雞口牛後	三鞭
樂廣博	厚
駱伯	真草詒書
小學	漢書本學
今本誤字	隸書非始於秦
錯簡間編	石鼓文
飯牛歌	尺布謠
赤鳳來	大人賦語
廣陵散	何滿子
參攪	鹽讀為艷

度曲

食酒

斛

簾

棊

笳

舉白浮白

什器

轎

投壺

櫓竅

器有所象

畏壘筆記 目畢

畏壘筆記卷一

長洲 徐 昂發

中央民族

子少讀書無所師承隨讀隨忘無益焉
已遲暮不勝其悔自己丑庚寅間始隨筆劄
記雖古人成說有裨聞見增長智識者咸擬
錄焉間余以臆見用備遺忘無或再使月悔
朔日悔昨云爾康熙戊戌七月十八日重錄
并書

太史公

左傳曰官居卿以底日孔疏云周禮太史下大夫
非卿也傳言居卿者尊之若卿非卿而位從卿故
言居卿西京雜記乃云司馬遷以世官復為太史
公位在丞相下者非也又云後坐李陵下蠶室有
怨言下獄死史無其事尤非也容齋隨筆引周禮
鄭注云太史日官也左傳天子有日官諸侯有日
御然則周之史官日官同一職也子長以為文史
星曆近乎卜祝之間流俗之所輕也西京雜記乃
謂太史公位在丞相下其說謬妄不足信班史司

馬遷傳談爲太史公如淳曰漢儀注太史公武帝
置位在丞相上遷死後宣帝以其官爲令行太史
公文書師古曰談爲太史令耳遷尊其父故謂之
公如說非也案如淳之說當是仍襲雜記之謬師
古已先洪氏駁之矣晉灼云百官表無太史公在
丞相上衛宏所說多不實未可爲正

史記索隱曰虞喜志林古者主天官皆上公自周
至漢其職轉卑然朝會坐次猶居公上尊天之道
其官屬仍以舊名稱之曰公公名當起於此韋昭

謂史記稱遷爲太史公者是遷外孫楊惲所稱
察謂司馬遷傳亦以談爲太史公非惲所加桓譚
新論以爲太史公造書書成示東方朔朔爲平定
因署其下太史公者朔所加也愚案東方朔之說
疑非事實小顏謂遷尊其父故謂之公其說至當
班史稱宣帝時遷外孫平通侯楊惲祖述其書遷
宣布焉則太史公字爲惲所加無疑韋昭之言於
是乎可以考信矣

太公

史記齊世家言呂尚蓋嘗困窮年老矣不言其年
幾何荀子稱太公行年七十有二翻然而齒墜矣
然而用之者文王欲立貴道欲白貴名以惠天下
說苑云呂望年七十釣於渭渚韓詩外傳亦同世
俗所傳八十而遇文王殆非也

張去疾

史記留侯張良者其先韓人也天父開地相韓昭
侯宣惠王襄哀王班史亦同王符皇甫謐並以良
爲韓公族姬姓秦索賊急乃改姓名良既爲韓公
族以索賊急改姓名乃繫一生大事不應馬班
沒而不書恐符謐之說未得其實荀子云韓之張
去疾趙之奉陽齊之孟嘗可謂篡臣也注云去疾
張良之祖案荀卿當戰國末其言去疾爲篡臣當
必不謬然祖爲篡臣孫爲忠臣各行其志今人但
知留侯之忠不知其祖之篡安知非孫之足以蓋
其愆乎但此言去疾史記名開地同異莫考爲可
疑耳

荆軻

班史鄒陽書軻湛七族應劭曰荆軻爲燕刺秦皇不成而死其族坐之湛沒也師古曰湛七族無荆字尋諸史籍荆軻無湛族之事不知陽所云者定何人也論衡引語曰叮叮若荆軻之閭言軻爲燕丹刺秦王後誅軻九族悲恨不已復夷軻之一里一里皆滅故曰叮叮觀此疑或有之然則後世之夷人十族者豈非呂政類耶

屈原

新序屈原爲楚東使於齊以結強黨秦國患之使張儀之楚貨楚貴臣上官大夫之屬及令尹子蘭司馬子椒內賂夫人鄭襄共譖屈原遂放之愚案此文與史記相出入可補史記之所不備然則屈原之旅雖由上官大夫子蘭等之譖亦張儀之謀也以貨賂而棄其良臣喪其國都豈不悲夫

漢文帝

風俗通云世傳漢文帝節儉集上書囊以爲前殿帷天下升平粟升一錢夫文帝雖節儉未央前殿至奢雕文五采華棖璧璫軒檻皆飾以黃金其勢

不可以書囊爲帷奢儉好醜不相侔副又穀糴常至石五百不升一錢也愚案此則馬班但言帷帳無文以示敦朴爲天下先乃實錄也

賈誼

史記賈誼傳稱絳灌東陽侯馮敬之屬盡害之班史亦同案風俗通載劉向對成帝曰賈誼與鄧通俱侍中同位誼惡通爲人數廷譏之由是疎遠遷爲長沙太傅及渡湘水投弔書曰聞兄尊顯佞諛得意以哀屈原亦因自傷爲鄧通等所怨也觀此則言誼爲絳灌等所毀者猶未盡然也班史禮樂志大臣絳灌之屬害之注舊說以絳爲絳侯周勃灌灌嬰也而楚漢春秋高祖之臣別有絳灌疑昧之文不可明也但旣云大臣則當謂勃嬰矣

黃憲

范史黃憲傳云初舉孝廉又辟公府友人勸其仕憲亦不拒暫到京師而還竟無所就風俗通曰憲爲太守李張所舉同舉者周乘子居封祈武興鄭

伯堅郅伯嚮盛孔叔及叔度凡六孝廉函封未發而張物故其夫人下帷見六孝廉勸之仕乘與伯堅即日辭行憲等四人皆留隨轎柩案此則憲初舉孝廉亦未嘗到京師也

徐穉

范史徐穉傳穉嘗爲太尉黃瓊所辟不就及瓊卒歸葬穉徒步赴之設鷄酒薄祭哭畢而去不告姓名應劭曰禮凡弔喪者既哭興踊進問其故喪之至也徐穉子所以經三千里越度山川而親至者以義服也哭踊既訖當即其帳余旁問子瑛如何儵忽甚於路人夫何爲哉愚案此論其止漢末士大夫風尚詭激亦古人之所謂客氣也

百里奚

韓非子稱宓子賤西門豹不關而死人手非戰國傾危之士其言未足信然史記蒙毅曰昔者秦穆公殺三良而死罪百里奚而非其罪故立號曰繆風俗通謂秦繆違黃髮之計而過般之敗殺賢臣百里奚以子車氏爲殉故謚曰繆其言頗爲誕怪

論衡亦曰秦繆晉文文者德惠之表繆者誤亂之名漢人之學各有師承必非臆說然愚案趙良之言曰五殺大夫死秦國男女流涕童子不歌謠春者不相杵見殺之說殆或流傳之誤歟

鷗夷子皮

史記范蠡浮海出齊變姓名自謂鷗夷子皮司馬貞曰范蠡以吳王殺子胥盛以鷗夷今蠡亦自以有罪故爲號也韋昭曰以皮作鷗鳥形名曰鷗夷鷗夷皮槎也小顏謂自號鷗夷者言若盛酒之鷗夷多所容受而可卷懷與時張弛也鷗夷皮之所爲故曰子皮素韋說自解鷗夷名義索隱之言亦恐非情實當以小顏之說爲正淮南子云齊簡公專任大臣故使陳成田常鷗夷子皮得成其難昔人謂范蠡浮海出齊時去簡公之難已十餘年矣其言不足信說苑稱楚有鷗夷子皮則恐又別是一人耳

愚案說苑云宰我伏卒將以攻田成令曰不見旌節毋起鷗夷子皮聞之告田成田成因爲旌節以

起牢我之卒而攻之遂殘之韓子云鴟夷子皮事田成子成子去齊之燕子皮從之田成之燕事不可考但以范蠡棄國相而逃變易姓名超然高蹈如鴻飛冥冥久在世繳虞羅之外豈肯復屈身篡逆爲之謀主而世之好爲異說者紛紛如此戰國傾危之習其流毒誠可畏也

韓信都

史記留侯世家其先韓人也不言韓公族潛夫論乃以良爲韓公族姬姓皇甫謐亦同與馬班異又言沛公使與韓信略定韓地立橫陽君成爲韓王而拜良爲韓信都信都者司徒也史記云項梁使良求韓成立以爲韓王以良爲韓司徒徐廣曰即司徒語音訛轉故字亦隨改然則信都即申徒耳班史直以爲韓司徒然案是時無使韓信略定韓地事又以項梁爲沛公則失之甚矣史記韓王信傳注引楚漢春秋云韓王信都索隱謂韓王信初爲韓司徒後訛云申徒因訛以爲韓王名此正與潛夫論所稱絕相類蓋信都申徒自是當時俚俗

口語如此耳

楊王孫

班史楊王孫傳但言武帝時人學黃老之術不載其生平事蹟徒以其裸葬一節爲賢於秦始皇爲之立傳然案西京雜記云楊王孫名貴京兆人生時厚自奉養死裸葬終南山其子孫掘土鑿石深七尺而下尸上復蓋之以石是欲儉而反奢也

秋胡

西京雜記杜陵秋胡通尚書善古隸翟公欲以兄女妻之或曰胡已娶而失禮妻遂溺死不可妻也馳象曰今之秋胡非昔之秋胡也魯有兩曾參趙有兩毛遂南曾參殺人見捕或以告北曾參母野人毛遂墜井死客以告平原君豈得以昔之秋胡失禮而絕婚今之秋胡哉物固有似之而非者玉之未理者爲璞死鼠未屠者亦爲璞月之旦爲朔車之輶亦謂之朔名齊實異所宜辨也

隗林

史記始皇二十六年丞相隗林丞相王綰等議於

海上素隱引顏氏家訓云隋開皇初京師穿地得鐵稱權有銘是始皇時量器丞相隗狀王綰二人列名作狀貌狀字時令校寫親所案驗王劬亦云然斯遠古之証也今案家訓曰開皇二年五月長安民掘得秦時鐵稱權旁有銅塗鐫銘二所其一曰廿六年皇帝盡并兼天下諸侯黔首大安立號爲皇帝乃詔丞相狀綰法度量則不壹歟疑者皆壹明之凡四十字其一五十六字其書篆爲古隸余被教寫讀之與內史令李德林對見此稱權今在官庫知俗作隗林非也案素隱既稱爲遠古之證乃又云有本作狀者非竊所不解又案家訓云史記論英布曰禍之興自愛姬生於妬媚漢書外戚傳曰成結寵妾妬媚之誅此二媚字並當作媚媚亦妬也今考二傳並作妬媚或因此改定亦未可知何獨於林字乃各改耶

老子

法言云老子之言道德吾有取焉耳及撻提仁義絕滅禮樂吾無取焉耳宋吳秘注家語孔子問禮

於老聃禮曾子問稱吾聞諸老聃此誠學禮之効也觀曾子問二章與虛無二篇絕不相侔豈老子所爲哉今道家流有黃庭內景之類亦托云老氏言胎食之術文辭淺近又與虛無二篇不侔矣昔崔浩嘗讀老莊之書不過數十行輒棄之曰此矯誣不近人情必非老子所作老聃習禮仲尼所師豈以非法之言亂先王之教也

韓非

法言或問韓非作說難之書而卒死乎說難宋咸

注引史記云韓遣非使秦秦王欲用之李斯燒書害之秦下吏治非李斯遣非藥遠自殺晉李軌注則云非西入關于秦王伏劍死雲陽與史記不同

聶政

六卿道國策補注載大事記云史記韓世家烈侯十年聶政殺韓相俠累十三年烈侯卒子文侯立刺與哀侯之弑相去遠矣而聶政傳乃謂嚴仲子事哀侯與相俠累有卻使政刺累與世家不合策

又曰聶政刺相兼中哀侯許異斃哀侯而殪之故
哀侯爲君許異終身相焉蓋俠累既死烈侯猶在
位十年故謂之終身相此烈侯三年事策誤以爲
哀侯耳若從世家則哀侯既弒許異將誰相哉愚
案聶政之事乃嚴遂而弒哀侯者則韓嚴國策之
誤止一哀字蓋古書久遠不無脫落吳云誤合二
事爲一者亦未盡然也而因此一字之訛轉相承
襲於是史記及通鑑諸書亦不能不生同異矣
韓策又云東孟之會聶政陽堅刺相兼君鮑注堅

政之副猶秦舞陽然則前篇謂政獨行仗劍者亦
非也今人但知聶政遂不知有陽堅矣愚案史記
六國表與世家合於聶政傳則失之大抵皆承國
策之訛耳

李牧

趙策王令人代武安君至韓倉數之曰將軍戰勝
王觴將軍將軍爲壽於前而捍匕首當死武安君
曰緣高注李牧名病鈎身大臂短不能及地起居不敬恐
懼死罪於前故使工人爲木材以接手緣請以出

示因出袖中以示倉倉曰受命於王賜將軍死臣
不敢言武安君北面再拜賜死縮劍將自誅乃曰
人臣不得自殺宮中過司馬門右舉劍將自誅臂
短不能及銜劍微之於柱以自刺補注引大事記
曰牧之恭如此傳乃謂牧不受命趙使人微捕得
斬之非也豈非因廉頗不受代事而誤載耶秦策
謂秦王資頓弱金北遊燕趙而殺李牧史稱秦多
與趙寵臣郭開金爲反間殺牧而廉頗傳稱頗之
仇郭開與使者金使毀頗張釋之傳云趙王遷立

其母倡也用郭開讒卒誅李牧列女傳云趙悼后
者邯鄲倡女既寡悼襄王以其美而取之李牧諫
不聽後生子遷立爲幽閔王后通於春平侯多受
秦賂使王誅其良將李牧諸說皆可互考乃史因
廉頗不受代事而誤以爲牧恐郭開韓倉亦未能
免於乖舛耳

阮籍

晉史稱阮籍志氣宏放傲然獨得發言玄遠口無
臧否然觀其出處始爲司馬宣王從事中郎至文

王時再居是官後雖去佐職恒遊府內朝宴必與禮法之士共相仇疾而文王每保護之案裴松之三國志注云王嘗與僚佐共論近世能慎者王獨謂天下之至慎惟阮嗣宗詳此一語籍殆是預聞司馬氏陰謀之人其酣飲誕節放棄禮法率意獨駕路窮慟哭雖欲求免乎亂世然安知其非所以深掩夫陰參篡奪之謀而圖滅其佐贊霸朝之跡當時之人特爲其所欺而不覺耳此論自余族弟道積發之余深以爲知言

鄭康成

范史康成傳云建安五年寢疾袁紹遣使逼玄隨軍不得已載病到元城縣疾篤不進其年六月卒年七十四而裴松之三國志注引英雄記載魏太祖作董卓歌辭云德行不虧歟變故自難常鄭康成行酒伏地氣絕郭景圖命盡於桑園如此之文則康成無病而卒餘書不見故載錄之案裴注與范史迥異或魏武所言爲傳聞之譌亦未可定今姑存其說

元德秀

白樂天詩自注云元魯山山居阻水食絕而終業新唐書本傳云天寶十三載卒家唯枕履簞瓢而已德業樂天去魯山時不遠魯山名德天下所推樂天載之詩注不應或誤顏子天死伯牛惡疾所謂天道是耶非耶

扁鵲

史記扁鵲傳扁鵲者勃海郡鄭人也正義曰秦越人與軒轅時扁鵲相類故仍號之爲扁鵲又家於盧因命之曰盧醫韋昭曰太山盧人也徐廣曰鄭當作鄭屬河間小司馬云勃海無鄭縣徐說是也又索隱云上池水謂水未至地蓋承取露及竹木上水也正義曰號盧醫者今濟州盧縣傳又云爲醫或在齊或在趙愚案當是在齊號盧醫在趙名扁鵲矣

四皓

班史園公綺里季夏黃公丹里先生下顏注云四皓稱號本起於此更無名姓可稱蓋匿跡遠害不

自標顯秘其姓氏故史傳無得而詳至後世皇甫謐圖稱之徒及諸地理書說乃爲四人施安姓字自相錯互皆臆說也愚竊謂由此而推如謂伯夷叔齊等皆別有姓字造作不經真可鄙笑而後人猶轉相傳述甚矣好古之難也

萬石君

漢世好以官秩呼人史記石奮傳景帝曰石君及四子皆二千石人臣尊寵乃集其門號奮爲萬石君吾丘壽王爲東郡都尉武帝以壽王賢不置太守賜之書曰連十餘城之勢任四千石之重石奮後又有萬石君亦在西漢世范史馮勤傳勤曾祖父楊宣帝時爲弘農太守有八子皆爲二千石燕趙間號曰萬石君中興初有應姬者生四子而寡並有才名其後七世通顯時人號爲萬石應姬父秦彭傳六世祖襲爲潁川太守與羣從同時爲二千石者五人三輔號曰萬石秦氏

匡鼎

班史匡衡傳無說詩匡鼎來服虔云鼎猶言賞也

若言匡且來也應劭云鼎方也張晏云匡鼎少時字鼎長乃易字稗主世所傳衡與貢禹書上言衡敬報下言匡鼎白知是字也小顏曰服應二說是也賈誼曰天子春秋鼎盛其義亦同張氏之說蓋穿鑿矣假有其書乃是不曉匡鼎來之義妄作衡書鼎白耳字以表德豈人所自稱今有西京雜記出於里巷多有妄說乃云匡衡小名鼎宜絕知者之聽耳

子胥復讐

說苑閭閻爲子胥興師復讐子胥曰諸侯不爲匹夫興師且事君猶事父也虧君之義復父之讐臣不爲也於是止其後因事而後復其父讐也如子胥可謂不以公事趨私矣

范睢入秦

說苑張祿見孟嘗君孟嘗君因爲之書寄秦王往而大遇案此則范睢乃自魏至齊自齊入秦與史記不同

翟公署門

史記汲鄭傳贊載下邳翟公署其門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說苑所載則云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一浮一沒交情乃出比史記多二語尤可諷味

王莽無髮

獨斷幘者古之卑賤執事不冠者之所服元帝額有壯髮不欲使人見始進幘服之然尚無巾王莽無髮乃施巾故語曰王莽秃幘施屋冠進賢者宜長耳冠惠文者宜短耳愚案通典漢制紺幘以青幘以耕細幘以獵童子幘無屋文吏長耳武吏短耳惠文法冠執法所服故亦短耳

子思性無鬚眉

孔叢子子思謂齊君曰堯脩十尺眉八彩實聖舜脩八尺有奇面頰無毛亦聖吾性無鬚眉而天下王侯不以此損敬伋徒患德之不劬不病毛髮之不茂也

薛公大家

西京雜記王鳳以五日生其父欲不舉其叔父曰昔田文以此日生其母竊舉之後爲孟嘗君號其母爲薛公大家以古事推之非不祥也遂舉之

太宰誣遺文種書

韓非子越攻吳吳王告而謝服越王欲許之范蠡大夫種不可太宰誣遺大夫種書曰狡兔盡則良犬烹敵國滅則謀臣亡大夫何不釋吳而患越乎種受書讀之太息而歎曰殺之越與吳同命案此則淮陰侯傳稱果若人言狡兔死良狗烹蒯通傳謂語曰野禽彈走犬烹敵國破謀臣亡者其言由來舊矣

魏公叔痤語

魏策公叔痤病惠王問之曰公叔病即不可諱將奈社稷何對曰痤有御庶子公孫鞅願王之以國事聽之也爲弗能聽勿使出境魏策所言不過云勿使出境而已史記乃言不如殺之此言非人情當以魏策爲正

胡廣繼母

胡廣繼母黃氏即前廣所生母之妹中郎為作神
誥云夫人居京師六十有餘載乘輅執轡朝皇后
採桑桑於蠶宮手三盆於蘭館者蓋三十年年九
十一薨於太傅府可謂富貴壽考者矣范史稱廣
年已八十而心力克壯繼母在堂朝夕瞻視旁無
几杖言不稱老計廣與其繼母之年相去才數歲
耳

後身

商芸小說載張衡死日蔡邕母始懷孕二人才貌

甚相類人云邕是張後身葉夢得玉澗雜書云司
馬承禎貌類陶通明玄宗以為是通明後身宋晏
元獻見韓退之畫象謂客曰此貌大類歐陽修安
知非愈後身愚案此類事篇籍所載甚多難以詳
舉身前影後因所依證儒者之所不道然天地間
陰陽之氣之所轉旋變化容亦有之似亦未可盡
非也玉澗雜書又載子微尸解時天降車上有字
曰賜司馬承禎子微號白雲先生後人因稱其車
為白雲車文宗時取以入內

君何足

高誘淮南注云秦皇帝二十六年長人見於臨洮
放寫其形鑄金人以象之翁仲君何足是也人知
翁仲而不知君何足錄之以備異聞又案范史董
卓傳卓壞長安銅人以充鑄時人謂秦始皇見長
人於臨洮乃鑄銅人卓臨洮人而毀之成毀不同
凶暴相類英雄記稱昔大人見臨洮而銅人鑄臨
洮生卓而銅人毀其毀其成皆出臨洮亦一異也

霸出

范史王莽時有長人巨無霸長一丈大十圍以為
壘尉注莽連率韓博上言有奇士長一丈大十圍
自謂巨無霸輜車不能載三馬不能勝卧則枕鼓
以鐵箸食論衡謂長人生長一丈名曰霸出建武
中有潁川張仲師長一丈二尺

郢人

郢人本作機人楊雄解難云機人亡則匠石輟斤
而不敢妄斲服虔云機古之善塗墍者施廣領大
袖以仰塗而領袖不污有小飛泥礙著其鼻因於

匠石揮斤而斲知匠石之善斲也。小顏曰：獲校拭也。故謂塗者爲獲人音乃高反。又乃回反。今本俱作郢人其誤不知始於何時。蓋爲流俗之通病久矣。

楊氏

班史楊雄傳曰：楊在河汾之間，周衰而楊氏或稱侯，號曰楊侯。晉六卿爭權，韓趙魏興而范中行知伯敵當是時，偁楊侯。楊侯逃於楚，巫山晉灼曰：漢名臣奏載張衡說云：晉大夫食采於楊，爲楊氏食。我有罪而楊氏滅，無楊侯其有楊侯則非六卿所偁也。師古曰：晉說是也。雄之自序譜牒，蓋爲踈謬。范中行又不與知伯同時，滅何得言當是時？偁楊侯乎？愚謂以子雲之學，其自序譜牒猶舛誤爲後人所駁，何況沈休文輩耶。

山都侯

班史張釋之傳中尉條侯與梁相山都侯王恬開見釋之持議平結爲親友。吳斗南云：案亞夫爲中尉在後六年是時，釋之固在廷尉。若山都侯之卒

乃在孝文前四年，距釋之爲廷尉凡十六歲相去遠甚，疑恬開以後四年卒。史文脫一後字耳。恬開卒於後四年，則其同朝正釋之爲廷尉日也。

王良

班史王褒傳云：王良執乾注。張晏曰：王良郵無恤字伯樂。師古曰：郵無恤郵無正。郵良王良，據一也。伯樂失之矣。吳斗南曰：案孟子所稱王良左傳所稱郵無恤。郵良國語所稱郵無正。顏氏謂據一人是也。國語載郵無正，下云伯樂與尹鐸有怨，以其賞如伯樂氏，則伯樂即郵無正而顏乃謂王良之何耶。

黃霸

漢時名人以貲爲郎，見於史傳者如張釋之傳云：以貲爲騎郎。事文帝無所知名，欲免歸。司馬相如傳云：以貲爲郎。事孝景帝爲武騎常侍，非其好也。兩人雖皆入財得官，然猶若有恬讓之意。黃霸傳則云：霸少學律，令喜爲吏。武帝末以待詔入錢賞官，補侍郎。詔者後復入穀沈黎郡，補左馮翊二百

石卒史馮翊以霸入財為官不署右職可見當時
好尚以入財為輕而霸之急於功名雖後世猶或
見之矣其巧於為術而以輸財得貴仕者唯卜式
耳

盧循

裴松之三國志注盧循湛之曾孫湛植之曾孫也
夫以盧尚書之名德大儒而其六世孫乃遂作賊
真可詫怪昔人云貞良而亡先人餘殃猖獗而活
先人餘烈豈若是乎嗚呼賈梁道之賢而有賊子
祖士穉之忠而有逆弟如斯之倫不可勝數天
曲如弓自古而然真不可解也

池魚

日知錄引清波雜志云不知所出以意推之當是
城門失火以池水救之池竭而魚死也廣韻池字
下云又姓池仲魚城門失火仲魚燒死故諺云城
門失火殃及池魚愚案白樂天詩火發城頭魚
裏救火竭池魚失水清波志所云即樂天詩意

筆記卷一

畏聖筆記卷二

長洲 徐 昂發

臘賜

漢制臘賜大將軍三公錢各十二萬牛肉二百斤
粳米二百斛特進侯十五萬卿十萬校尉五萬尚
書三萬侍中將大夫各二萬千石六百石各七千
虎賁羽林郎二人共三千以為祀門戶直
比三百石 當作皆 漢世優恤臣下可謂厚矣

兩漢祿制

漢祿賜之制不可詳考所謂二千石及百石者乃
品秩之等差非謂俸入也范史百官志載大將軍
三公奉月三百五十斛中二千石月百八十斛二
千石月百二十斛比二千石月百斛千石月八十
斛下至三百石月四十斛比三百石月三十七斛
二百石月三十斛比二百石月二十七斛百石月
十六斛諸受奉皆半錢半穀注引荀綽晉百官表
注曰漢延平中也中二千石月錢九千米七十
二斛真二千石月錢六千五百米三十六斛比二

千石月錢五千米三十四斛千石月錢四千米三十斛三百石月錢二千米十二斛二百石月錢一千米九斛百石月錢八百米四斛八斗愚案班史汲黯傳注如淳曰諸侯王相在郡守上秩真二千石律真二千石月得百五十斛歲凡得千八百石二千石月得百二十斛歲凡得一千四百四十石然則真二千石次於中二千石優於二千石也史記汲黯傳注如淳曰律真二千石月奉二萬二千石月萬二千與范志及荀綽表注不同又案班史

貢禹傳云爲諫大夫秩八百石奉錢月九千二百廩食大官拜光祿大夫秩二千石奉錢月萬二千祿賜愈多范志光祿大夫比二千石月錢五千米三十四斛耳今云月萬二千則西京祿賜視東漢爲優矣又范志諫議大夫六百石禹稱八百石其說復異奉錢月九千二百則與延平中中二千石等矣案通考成帝陽朔二年除八百石就六百石當是中興後因襲不變故范志云然

唐世廩賜

宋杜鎬曰百官廩賜莫盛於唐月俸之餘既有食糧雜給祿粟之外又有利息本錢加以白直執衣防閑掌固之類悉許私用役使潛有所輸又有職田公廨田所以優厚之者甚至愚案唐志宰相月給錢十二萬故元微之有今日俸錢過十萬之語而白樂天江州司馬廳記曰上州司馬秩五品歲廩數百石俸六七萬其送王建赴司馬任詩云公事忙閒同少尹料錢多少敵尚書案唐志尚書三品月俸錢七萬二千今云敵尚書則外吏俸入比京官更優矣若準會昌後制則尚書俸錢百萬不止如樂天所云也

稅糧當盡徵本色

通儒謀國者以爲今天下稅糧當一切盡徵本色其說蓋西漢貢禹已言之案禹傳言古者不以金錢爲幣專意於農自五銖錢起以來富人積錢滿室各用智巧歲有十二之利而不出租稅農夫梓草把土手足胼胝已奉穀租又出膏稅鄉部私求不可勝供故民棄本逐末末利深而惑於錢是以

奸邪不可禁其原皆起於錢也宜罷採珠玉金銀鑄錢之官亡復以爲幣市井勿得販賣除租銖之律租稅祿賜皆以布帛及穀使民一歸於農宋太常博士許載著吳唐拾遺錄載宋齊丘策曰江淮之地唐季戰爭之所兵革乍息而使民間租稅必率以見錢折以金銀此非民耕鑿可得也無與販以求之是爲教民棄本逐末耳時絹每疋市價五百文絹六百文綿每兩十五文齊丘請絹每疋擡爲一貫七百絹爲二貫四百綿每兩爲四十文皆足錢丁口課調亦請蠲除朝議喧然沮之齊丘數書徐知誥知誥曰此勸農上策也即行之不十年間野無閑田桑無隙地此二者真謀國之遠猷萬世之長慮也愚以爲欲用貢禹租稅祿賜皆以布帛及穀之言必當用齊丘虛擡時價而折絹綿綿本色之議則農力於田而富藏於下矣案是時爲吳順義年中定租稅額上上田每一頃稅錢二貫一百文中田一頃稅錢一貫八百下田一頃千五百皆足陌見錢見錢不足許依市價折以金銀丁

口課調亦科錢故齊丘以此策救正之以亂世割據之雄觀其所稅錢乃輕減如此後之爲人上者可不洒心而易慮乎

宋洪氏隨筆云資治通鑑失載此事

辭訟

潛夫論愛日篇曰自三府州郡至於鄉縣典司之吏辭訟之民官事相連更相檢對者日可十萬人一人有事二人經營是爲日三十萬人廢其業也以中農率之則是歲三百萬人受其飢者也觀此則世之爲大小吏而好聽民訟者是飢其赤子而使之僵踣於道路者也可不踴然知儆而痛自懲艾乎

建武詔書

盜賊所以不治由長吏畏罪懼誅法愈重而防愈疎今愈嚴而吏愈怠穿窬不禁則致強盜強盜不斷則爲攻盜攻盜成羣乃生大奸此國家之大患也爲之制者莫若寬長吏之罪而但以獲賊爲功范史建武十六年遣使者下郡國聽羣盜自相糾擿五人共斬一人者除其罪吏雖逗留回避故縱

者皆勿問聽以禽討爲効其牧守令長坐界內盜賊而不收捕者又以畏懦捐城委守者皆不以爲負但取獲賊多少爲殿最惟蔽匿者乃罪之於是更相追捕賊並解散牛馬放牧邑門不閉此千古治盜第一善策也

宋開寶二年詔

左傳魯叔孫昭子居一日必葺其牆屋去之如始至范史第五倫客河東往來太原上黨輒爲葺除而去郭林宗每行宿逆旅趣躬洒掃後人至見之

長壽寺記

宋

曰此必郭有道昨宿處也吳志陸抗與諸葛恪陳屯柴桑抗臨去更繕完城圍葺其牆屋居廬桑果不得妄敗恪入屯儼然若新而恪柴桑故屯頗有毀壞深以爲慙嗚呼賢者之用心誠敬忠恕千載若一後世爲吏者視其官爲傳舍解宇倉庫漫不省視任其頽敝因循歲月以致驢敗重加繕治勞費百倍上糜國家之財下貽後人之患居心鄙薄可爲悼歎案容齋隨筆載宋開寶二年詔云自今節度觀察防禦團練使刺史知州通判等罷任其

治所廨舍有無毀壞及所增修著以爲籍迭相受授幕職州縣官受代則對書於考課之曆損壞不全者殿一選修葺建置而不煩民者加一選觀此詔可謂得察吏之術矣

救荒

沈氏筆談皇祐二年吳中大飢時范文正領浙西爲術甚備吳人喜競渡好佛事公乃縱民競渡太守日出宴於湖上自春至夏居民空巷出遊又召諸佛寺主僧諭之曰飢歲工價至賤可以大興土

長壽寺記

宋

木之役於是諸寺工作鼎興又興教倉吏舍日役千夫監司奏劾杭州不恤荒政嬉游不節公私興造傷耗民力公乃條叙所以宴遊及興造皆欲以發有餘之財以惠貧者貿易飲食工技服力之人仰食於公私者無慮數萬人荒政之施莫此爲大是歲兩浙唯杭州晏然民不流移公之惠也歲飢發司農之粟募民興利遂著爲令觀此則宋世之納善以恤民立法以經久可謂兼盡矣然考古者郡縣皆有儲財故偶遇歲荒賢者得藉以展其才

志若蕭然縣磬雖有范公其如之何故以舊防爲無益而去之者必有潰決之憂以舊章爲無用而廢之者必有危亡之患古人之言豈欺我哉

仲長統語

仲長統損益篇曰君子居位爲士民之長固宜重肉累帛朱輪四馬今反謂薄屋者爲高饗食者爲清旣失天地之性又開虛僞之門嗚呼流俗弊惑滔滔皆是卒之色取不終多行非義廉耻漸滅爲天下所羞其愚者素無才諳臨事替亂失圖巨奸則固寵營私挾邪罔上是所謂行僞而堅以疑衆者也

潛夫論語

范史鄭太傳稱太交結豪傑家富於財有田四百頃而食常不足顏氏家訓載饑子野凡疏親故屬飢寒不能自濟者皆收養之家素清貧時逢水旱二石米爲薄粥僅得徧馬躬自同之常無厭色烈士用心後先一貫潛夫論謂竊位之人天奪其鑒踈骨肉而親便辟薄知友而厚犬馬朽貫千萬而

不忍貸人一錢積粟腐倉而不忍貸人一斗前人已敗後爭襲之君子小人之相懸絕真可歎也

漢制羣臣上書

獨斷曰凡羣臣上書於天子者有四一曰章二曰奏三曰表四曰駁議章者需頭稱稽首上書謝恩陳事詣闕通者也奏者亦需頭其京師官但言稽首下言稽首以聞其中所請若罪狀劾案公府送御史臺公卿校尉送謁者臺表者不需頭上言臣某言下言臣某誠惶誠恐稽首頓首死罪左方下附曰某官臣某甲上文多用編兩行文少以五行詣尚書通駁議曰某官某甲議以爲如是下言臣愚戇議異

貪有益廉有損

呂覽云魯人贖臣妾於諸侯者取其金於府子貢贖之而不取孔子曰賜失之矣魯人自今不贖人矣子路拯溺其人拜之以牛子路受之孔子曰魯人自今必拯溺矣論衡曰子貢讓而止善子路受而觀德夫讓廉也受則貪也貪有益廉有損推行

之節不得常清眇也

四忌銘

後耳目志載四忌銘云著書忌早處事忌擾立朝忌巧居室忌好此四語可謂居身之法而前世又有名語云與世多相知者必非正人聚會多密語者必非良士邂逅即親狎者必非益友以此三語爲觀人之法亦庶幾思過半矣

無涯惟口

說文局促也從口在尺下復局之一曰博所以行某象形徐鍇曰人之無涯者惟口故口在尺下則爲局博局外有垠圻周限也案此語至精人之一身備百物之養飲食嗜好何所窮極故當以繩尺局之況乎酒入舌出爲禍福之門盡言翹過築怨謗之府無涯惟口一語殆勝於金人之銘磨甃堅之戒矣

東宮

史記竇太后遺詔盡以東宮金錢財物賜長公主嫖魏其傳上曰東朝廷辨之魏其乃之東朝古者

太后居東宮故謂之東朝不獨太子宫爲東宮也

丙舍

范史清河孝王慶傳遂出貴人至丙舍又後慶以長別居丙舍愚案丙舍者當是宮中第三等舍宇猶令之有令甲令乙令丙博士弟子之歲課甲科乙科丙科及帳之甲乙王夜之從甲至戊也故魏都賦云次舍甲乙景福殿賦云辛壬癸甲爲之名秩注言以甲乙爲名次也今人類以墓堂爲丙舍據晉人墓田丙舍而言然此乃別指其方所言之如謂明堂爲在國之陽丙巳之地非古之所謂丙舍也班史成帝紀元帝在太子宫生甲觀畫堂師古曰甲者甲乙丙丁之次元后傳言見於丙殿此其例也又胡建傳云蓋主使人上書告建傳辱長公主射甲舍門案有甲舍蓋證知丙舍爲第三等舍宇明矣

皋陶觚觥

玉篇觚胡瓦切觥除依切

今官寺前有塙塞門上畫麒麟一人冠而朱衣者立其前不知其所自來亦莫解其所謂案論衡乃

知所畫者皋陶觥觥也觥觥者一角羊也性知有罪皋陶治獄其罪疑者令羊觸之有罪則觸無罪則否蓋天生一角聖獸助獄爲驗故皋陶敬羊起坐視之嗚呼蒞官治民者可不深惟此義乎

阿房宮

秦之阿房宮非宮名也史記阿房宮未成欲更擇令名名之作宮阿房故天下謂之阿房宮地志云秦阿房宮亦曰阿城在雍州長安縣西北十四里師古云阿近也以其去咸陽近且號阿房又云

阿房者言殿之四阿皆爲房也一說大陵曰阿其殿高若於阿上爲房也嗚呼以秦之威力宮室未成嘉名未立而天下叛之易曰豐其屋蔀其家三歲不覿凶豈非萬世之炯鑒哉

禁中省中

獨斷禁中者門戶有禁非侍御者不得入故曰禁中孝元皇后父陽平侯名禁當時避之故曰省中今宜改後乃無言之考孫洪氏隨筆或問漢書注元后父名禁改禁中爲省中何故荅曰周禮宮正

掌王宮之糾禁鄭注云糾猶割也察也李登云省察也張揖云省今省矜也其處既常有禁衛省察故以省代禁

行在所

獨斷天子自謂曰行在所猶言今雖在京師行所至耳巡守天下所奏事處皆爲宮在京師曰奏長安宮在太山則曰奏奉高宮唯當時所在案此則京師亦可謂之行在所不特巡守所至而已

綈几

綈几字詩人類常用之案西京雜記漢制天子至几冬則加綈錦其上謂之綈几公侯以竹木爲几冬則以細罽爲案而憑之不得加綈錦然則綈几乃天子之几今人沿習引用莫知其誤耳

橋梁華表

史記朝有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注服虔云堯作之橋梁交午柱頭應劭曰橋梁邊板所以書政治之愆失至秦去之索隱云江子亮立誹謗之木韋昭云慮政有關失使書於木後代因以爲飾今宮外

橋梁頭四柱木是鄭康成云一縱一橫爲午謂以木貫表柱四出即今之莊表嗚呼京師之橋梁板柱乃古聖人聽規受諫納言進善之具百世而下不惟居民上者未之或知即學士大夫亦鮮有能求其故者矣

六枳

馮衍歸心賦捷六枳而爲籬注周書呂刑篇曰嗚呼汝何敬非時何擇非德德枳維大人大人枳維公公枳維卿卿枳維大夫大夫枳維士登登皇皇維在國枳維都都枳維邑邑枳維家家枳維欲疆言上下相維遞爲藩蔽也其數有八與東觀同亦曰八枳此爲六

傳舍

傳舍本客舍之稱文記孟嘗君傳有傳舍幸舍代舍索隱曰並上中下三等客所舍之名幸舍食有魚代舍出有車案此則所謂傳舍者下客所居亦猶逆旅之傳舍也班史人有前舍注云今之客舍是即所謂傳舍耳

更衣

論衡云更衣之室可謂更衣室謂更衣即如廁也然案班史灌夫傳坐乃起更衣顏注更改也凡久坐者皆起更衣以其寒煖或變也田延年起至更衣注古者延賓必有更衣之處又王莽傳及後閭更衣中晉灼曰謂朝賀易衣之室屋名也案此則更衣自有兩說矣廁字亦有二義張釋之傳從行至霸陵居北臨廁李奇曰霸陵北頭廁近霸水如淳曰居高臨邊頭曰廁蘇林曰廁邊廁也章昭曰高岍夾水爲廁凡四說蘇說最爲明快又范滂有濯軒注云廁屋也

五帝子孫迭王天下

春秋緯文耀鉤曰大微宮有五帝坐星蒼帝靈威仰赤帝赤熛怒黃帝含樞紐白帝白招拒黑帝汁光紀昊天上帝耀魄寶也稷感靈威仰而生契感汁光紀而生五帝在太微之中迭生子孫更王天下荀悅申鑒謂世稱緯書六中與之前終張之徒之所作故桓譚之儔雅所不信然如此論似

亦有至理疑未可盡廢也或云緯書起於哀平之世

虞舜後

左傳孔疏云世本帝舜姚姓哀元年傳稱虞思妻少康以二姚是自舜以下猶姓姚也昭八年傳曰及胡公不淫故周賜之姓是胡公乃始姓媯耳史記以堯胡公之前已姓媯非也

史記吳廣內其女娃藏孟姚也索隱云孟姚吳女舜之後故上文云余思虞舜之勲故命其胄女

史記卷二

索隱

孟姚以配而七代之孫是也然後封虞在河東太陽山西有上虞城是亦曰吳城吳虞音相近故後亦姓大非獨秦伯虞仲之裔也愚案吳廣之女仍曰孟姚則猶姚姓也

代宗

白虎通曰諸侯之子亦稱代子晉有太子申生鄭有太子華齊有太子光太子代子亦不定也漢制天子嫡嗣稱皇太子諸侯三子稱代子案代子猶世子是世之為代自漢已然至唐為昭陵之諱

自麗明禁故文選六臣注李周翰曰高帝為太祖廟文帝為太宗廟武帝為高祖宣帝為中宗廟

此四廟代代不遷代宗者世宗也故唐以世宗為代宗而繼肅宗也前明乃以景泰帝為代宗從繼代立義殊為不經當時議禮之臣何憐替至是真不直一笑也

主事

尚書之有郎始於漢有員外郎始於隋至主事官則日知錄載之詳矣然任言尚書省主事六人從八品下門下省主事四人中書省主事四人並從九品上詳考唐志則尚書省二十四司各有一主事吏部十三人戶部十二人禮部八人兵部十人刑部十二人工部六人然則六部各有主事乃自此始宋制門下省吏四十有九錄事主事各三人中書省吏四十有五錄事三人主事四人尚書省吏六十有四都事三人主事六人吏部吏額左選主事一人右選一人又司勳司馬司士各一人愚案是時主事職廩祿薄與令史差不甚遠故楊大

年以爲吏之賤不宜任清秩當是至明世始爲清流耳又案宋志樞密院職事分錄十二房設副承旨三人主事五人守闕主事二人

博士

漢官儀曰武帝初置五經博士增至十四人太常選聰明威重一人爲祭酒其舉狀曰生事愛敬喪沒如禮通易尚書孝經論語兼綜載籍窮微闢與見授門徒五十人以上隱居樂道不求聞達身不

金瘡痼疾世六屬不與交交通王侯賞賜行應

四科經任博士下言某官某甲保舉觀此舉狀今世之能任此官者蓋亦鮮矣又案博士比六百石自漢中遷入平尚書出部刺史諸侯守相預議政事東晉時荀崧疏謂咸寧太康中侍中常侍黃門通洽古今行爲世表者領國子博士其重如此唐制國子博士五人正五品外五經博士太學博士廣文四門及太常諸博士亦正五品至從七品止職任視漢魏雖稍輕矣爲清況由宋至明乃與古漸殊矣然顧名思義審官用人未宜褻越詎可行

錢而得之乎

奉常

班志奉常秦官應劭曰常典也師古曰常王者旌旗也書日月焉王有大事則建以行禮官主奉持之故曰奉常後改曰太常掌宗廟禮儀非復秦官之舊而或猶以奉常爲稱乎或以常爲嘗失之遠矣

太守

趙策韓令韓陽告上黨守郭彊曰秦起三軍以臨

韓韓不能支王令以上黨八和於秦使陽言之太守太守其効之史記索隱云漢景帝時始稱太守太守行天師道云秦史文止一稱太守故索隱云然此策凡五言之決非行當時應已有此稱矣愚案通考諸書皆謂郡守秦官秦滅諸侯以其地爲郡置郡守漢景帝中元二年更名郡守爲太守者恐亦失於詳考耳

指揮使

通考葉氏曰都指揮使本方鎮軍校之名自梁起

宣武軍乃即其鎮兵因仍舊號置在京都指揮使而自將之又案後唐長興二年置四十指揮每十指揮為一軍每一軍置都指揮使一人都指揮使從二品以節度為之副指揮使則以刺史以上充其重如此然莫詳其官之所始愚案蔡中郎集有荅齋議云尚書左丞馮方輿殺指揮使於尚書西祠又云宮室至大指使至微案此則指使當是縣人之稍長者蓋指揮使之名見於此

布衣

鹽鐵論曰古人庶人羞衣而後衣絲其餘則麻葛而已故命曰布衣

商賈

薛綜西京賦注坐者為商行者為賈劉淵林三都賦注通物曰商居賈曰賈左傳孔疏太宰以九職任萬民六曰商賈阜通貨賄鄭云行曰商處曰賈朱子集註行貨曰商居貨曰賈蓋本鄭氏其說不同愚案易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是行者為商書曰肇牽車牛遠服賈是行者亦為賈然則商

賈要是通稱正不必強分別也古者重本而抑末國語曰絳之富商韋籛木楨以過於朝功庸少也注韋籛韋蔽前後木楨木擔言雖富不得服尊服漢書高祖令賈人不得衣絲乘車市井子孫不得官為吏桓譚曰賈人多通侈靡之物以淫人耳目而竭其財是為下樹奢媒而置貧本宜抑其路使稍自衰嗚呼商賈亦庶民耳古者必立制以困抑之其必有道矣

客稱大夫

史記蕭何傳何為主吏主進令諸大夫曰進不滿千錢坐之堂下正義曰大夫客之貴者摠稱之案今北方人稱醫者為大夫疑亦此意

丘嫂

史記楚元王世家高祖與賓客過巨嫂食徐廣曰漢書云丘嫂也應劭云丘姓也孟康云西方謂亡女婿為丘婿丘空也兄亡空有嫂也案此則丘嫂二字不可妄用然史云巨嫂班云丘嫂恐丘嫂亦是長嫂之意應以為丘姓則或未必然耳

內外兄弟

爾雅以姑之子舅之子相謂曰甥事出遠古與世乖違白帖舅之子爲內兄弟姑之子爲外兄弟三國魏志楊阜傳阜與外兄姜叙合謀攻馬超搜神記李娥云適見外兄劉伯父爲相勞問伯父遣門卒與外曹相問云此是吾外妹幸爲便安之齊陸厥有奉荅內兄顧希叔詩唐王維有秋夜獨坐懷內弟崔興宗詩皆謂姑舅之子也今人乃以妻之兄弟爲內兄弟失之甚矣左傳聲伯之母不聘生聲伯而嫁於齊管于奚生二子而寡以歸聲伯聲伯以其外弟爲大夫而嫁其外妹於施孝叔杜注外弟管于奚之子是又以異父之子女爲外弟妹與前說不同當分別觀之

從孫甥

左傳其弟期太叔疾之從孫甥也注期夏戊之子姊妹之孫爲從孫甥與孫同列今吳中惟妻姊妹之孫則稱孫甥蓋與古殊矣

親家

唐人詩有人主人臣是親家親讀去聲未詳其所本儲光義詩有敬酬陳掾親家翁之作白居易有閑吟贈皇甫郎中親家翁詩又有皇甫郎中親家翁赴任絳州宴送詩其宴送詩有云新婦不嫌貧活計則皇甫乃是婦家案范史后妃紀云會公卿諸侯親家讌飲則親家二字其來亦古矣

九世一子

孔叢子曰家之族消一世相承以至九世相魏居大梁始有三子案叔梁紇生夫子夫子生伯魚鯉鯉生子思伋伋生子上白白生子家求求生子京京生子高穿穿生子順武後名斌凡九世皆一子

孿生

西京雜記霍將軍妻一產二子疑所爲兄弟霍光曰昔殷王祖甲一產二子曰囂曰良以卯日生囂已日生良以囂爲兄良爲弟若以在上者爲兄則囂當爲弟許釐莊公一產二女曰妖曰茂楚大夫唐勒一產二子一男一女男曰貞夫女曰瓊華皆

以先生爲長近代鄭昌時文長倩並生二男滕公
一生二女李黎生一男一女並以前生者爲長霍
氏因亦以前生爲兄

祖師

班史定陶丁姬傳云易祖師丁將軍之元孫小顏
曰祖師始祖也丁寬易家之始祖案此則凡經學
之祖如伏生申培公之類皆得謂之祖師祖師二
字蓋出於此本儒者以稱其先師非釋氏所能獨
竊也

試兒

顏氏家訓江南風俗兒生一暮爲製新衣裝飾男
用弓矢紙筆女則刀尺針縷并加飲食之物及珍
寶服玩置之兒前觀其發意所取以驗愚智名爲
試兒案宋史曹彬傳彬生始周歲父母以百玩羅
於席觀其所取彬取干戈俎豆最後取一印他無
所視彬真定人觀此則試兒之事雖北方亦有之
然要是江南風俗也

崽子

水經注博水下變童卅角弱年女子小注角古本
作及當是少字之譌女子一作崽子音宰愚按方
言云江浙間凡是子謂之崽自高而侮人也今南
方無此語而北方俚俗詈無行幼少爲崽子當即
此也但小注音宰而廣韻收入十四皆內音山皆
切又山佳切

畏壘筆記卷二

藏書

薄蝕

長洲

昂發 大臨

京房易傳曰凡日食不以晦朔者名曰薄人君誅將不以理或賊臣將暴起日月雖不同宿陰氣盛薄日光也張晏曰日月無光曰薄或曰日月亦黃為薄或曰不交而食曰薄韋昭曰氣往迫之為薄自天變不足畏之說興於是日月之變皆謂為薄轉自然之數而忽於自然之義徒論其名而非實觀易傳所云陰氣薄日月似或有理非之者而非日月運轉自然之數矣天道淵邈固非淺識者之所能窺度也

月食星

班史地節元年月食熒惑孟康曰凡星入月見月中為星食月月奄星星滅為月食星

日月不圓

論衡曰日月不圓視若圓者人遠也何以驗之日者火之精月者水之精在地水火不圓在天何故

獨圓日月在天猶五星五星猶列星列星不圓光耀若圓去人遠也何以明之春秋之時星殞宋都就而視之石也不圓以星不圓知日月五星亦不圓也愚案今南康落星石亦不圓信然然日月非列星可比此恐非篤論貴其強辨可喜耳然近世西洋占星者皆謂星體不圓有長狹斜曲之不同然則仲任之說然歟否也西洋人亦謂日月不圓與論衡合

宿

劉向曰天之五星運氣於五行所謂宿者月五星之所宿也其在宿運外內者以官名別其根葉皆發於地而華形於天五星之所犯各以金木水火土為占春秋冬夏伏見有時所謂宿也洪氏隨筆為二十八宿宿音秀若考其義則止當讀如本音愚案史記孝武紀遂至東萊宿留之索隱曰音秀溜宿留遲待之意若依字讀則言宿而留亦是有所待並通案此則宿字如字讀與音秀其義正同不必強分別也樂天詩有郎官應列宿句讀如

本音

七星所屬

春秋緯文耀鉤曰華岐以西龍門積石至三危之
 野雍州屬魁星太行以東至碣石王屋砥柱冀州
 屬樞星三河雷澤東至海岱以北兗州青州屬機
 星蒙山以東至江南會稽震澤徐揚之州屬權星
 大別以東至雷澤九江荊州屬衡星荊山西南至
 岷山北嶮鳥鼠梁州屬開星外方熊耳以至泗水
 陪尾豫州屬搖星七星一主日二主月三命火四
 主土五伐水六危木七罰金大官曰於提角衡
 殷南斗魁枕參首用昏建者杓杓自華以西南夜
 半建者衡衡殷中州河濟之間平旦建者魁魁海
 岱以東北也

歲陽歲陰

史記注歲陽為歲雄歲陰為歲雌十干為陽十二
 支為陰然各有不同爾雅甲曰開逢乙曰旃蒙丙
 曰柔兆丁曰彊圉戊曰著雍己曰屠維庚曰上章
 辛曰重光壬曰玄默音亦癸曰昭陽謂之歲陽寅曰

攝提格卯曰單闕高誘注單讀明陽之明辰曰執徐己曰大荒

落午曰敦牂未曰協洽申曰涒灘酉曰作噩高誘作

丑作郭漢志作詒戌曰閭茂閭漢志作掩亥曰大淵獻子曰困敦高誘

為丑曰赤奮若謂之歲名其不同者閭逢為焉逢

旃蒙為端蒙柔兆為游兆彊圉為彊梧著雍為徒

雍屠維為祝犁上章為商橫重光為昭陽玄默為

橫共昭陽為尚章大荒落為大芒落協洽為汁洽

涒灘為汭漢作噩為作鄂閭茂為淹茂大淵獻為

困敦困敦為大淵獻亦奮若為赤奮若亦奮若此淮南子

說也而班志石氏星經攝提名監德單名降入

執徐名青章大荒落名路踵敦牂名啓明協洽為

長列涒灘名天晉作詒名長王掩茂名天睢大淵

獻名天皇困敦名天宗赤奮若名天昊又與前不

同容齋隨筆載虞喜天文論漢太初曆十一月甲

子夜半冬至歲雄在閭逢雌在攝提格月雄在畢

雌在觜日雄在子又云甲歲雄也畢月雄也卯月

雌也以畢觜為月雄雌不可曉案月陽月名甲曰

畢乙曰橘丙曰修丁曰圉戊曰厲己曰則庚曰室

辛曰塞壬曰終癸曰極正月爲阬二月爲如三月爲病四月爲余五月爲皋六月爲且七月爲相八月爲壯九月爲玄十月爲陽十一爲辜十二爲涂然則月雄在畢者甲也古書所傳載但有月陽而無月陰故雌在甯三字遂無從詳考耳夫十月爲子甲子月也但子之爲甯其義不可得而推矣竊疑說月雌也阬字恐誤當云甯月雌也

攝提格者班志云天王帝坐廷其兩旁各有三星鼎足勾之曰攝提攝提者直斗杓所指以建時節故曰攝提格離騷云攝提貞於孟陬正謂此也

天根

國語天根見而水涸本見而木節解注天根亢氏之間雨畢之後五日天根朝見而水源竭本氏也寒露後十日陽氣盡木節解案班志氏爲天根主疫然則本即天根以其爲天根故曰本

弓矢刀劍所主星名

抱朴子鄭君云葛洪之師刀名大房虛星主之弓名曲張氏星主之矢名彷徨熒惑主之劍名大傷角星主

之弩名遠望張星主之戟名大將軍參星主之

上巳

元周公謹云上巳當作日干之巳古人用日如上辛上戌之類皆用日干無用支者若首午尾卯首未尾辰則上旬無巳矣

糗

糗有春秋二糗劉楨魯都賦素秋二七天漢指隅人胥被襮國於水嬉此用七月十四日秋糗也西京雜記高祖與戚夫人王月上辰出西門池邊濯濯食蓬餌以被妖邪此糗月上巳張樂水蓋一春有兩糗也史記注陳留俗三月上巳水上飮食爲酺然則糗即酺也案周禮族師掌春秋祭酺爲人物災害之神原此當是祭而被於水上遂糗飲也既云春秋祭酺則春秋有二糗乃三代之遺風矣

驅劉媵臘

驅劉之禮祀先虞禮儀志立秋郊禮畢武官肄兵習戰陳斬牲之禮名曰驅劉古今注永平元年六

月乙卯令百官驅腰白幕皆霜秦六月當作八月風俗通稱韓子書云山居谷汲者腰臘而冥水起俗常以十月祭飲食也又曰當新始殺食曰驅腰說文析穀食新曰離腰離腰猶驅腰也又案驅以立秋日祭獸王者以此日獵祭宗廟冀州北部以八月朝作飲食為腰謂之腰臘蓋驅劉乃朝廷之禮驅腰則民間風俗也

伏

史記秦德公二年初伏孟康曰周時無至此始有之諸家說伏字義頗為臆滯惟曆忌經云伏者何以金氣伏藏之日也四時代謝皆以相生立春木代水生木立夏火代木木生火立冬水代金金生水唯立秋以金代火相剋而不生故至庚日必伏庚者金故曰伏也小顏曰伏者謂陰氣將起迫於殘陽而未得升故為伏藏因名伏也漢舊儀謂伏者厲鬼行故閉晝日不干求乃妄說耳

處暑

春秋啓閉二分二至並見於書傳其他節候槩未

之見唯國語范無宇曰邊境者國之尾也譬之如牛馬處暑之既至蚩蠶之既多而不能掉其尾注云處暑暑止也二分亦謂之日中

陰陽之氣漸人

董子曰天地之間有陰陽之氣常漸人者若水常漸魚也所以異於水者可見與不可見耳其澹澹也其無間若氣而淖於水水之比於氣也若泥之比於水也是天地之間若虛而實人常漸是澹澹之中而以治亂之氣比之流通相殺變化此論甚精微

雲氣

通卦驗曰冬至初陽雲出箕如樹立春少陽雲出房如積水春分正陽雲出軫如白鵠穀雨太陽雲出張如車蓋立夏初陰雲出甯如赤珠夏至少陰雲出參如水波寒露正陰雲出井如冠纓霜降太陰雲出鬼上如羊下如蟠石望氣經曰二分二至必占雲氣黃雲如覆車五穀熟青雲致蟲白雲致盜黑雲多水赤雲主火如藤蔓掛樹者寶氣也

紫氣如樓玉氣也山雲草莽水雲魚鱗旱雲煙火
涔雲水波陣雲如立垣勝兵雲氣如織敗兵雲氣
如枯他不具載

西洋曆法

左傳二至二分日有食之不為災日月之行也分
同道也至相過也其他月則為災此梓慎之言也
明萬曆間利瑪竇入中國著西洋曆法其論日食
也曰日食與合朔不同日食在午前則先食後合
在午後則先合後食此即梓慎日月二至相過二

分同道之說而變之者也其言月食也曰日射地
球地球反影射月故月食此即張衡當日之衝光
蔽於地是謂闇虛之說而亦變之者也沈括筆談
云黃道與月道如二環相疊而小差凡日月正當
其交道則隨其相犯淺深而食交道每月退一度
故西洋法羅喉計都皆逆步之交初謂之羅喉交
中謂之計都盧此無錫朱君名襄之說也余以其
言明晰具錄之

輿地圖

史三王世家御史奏輿地圖索隱云謂地為輿者
天地有覆載之德故謂天為蓋謂地為輿故稱輿
地圖疑自古有此名非始漢也蘇林曰輿猶盡載
之意虞喜志林云輿地圖漢家所畫非出遠古愚
案史所載如督亢圖之類則自古已然索隱說是
也

新豐

漢書地理志新豐注驪山在南故驪戎國秦曰驪
邑高祖七年置應劭曰太上皇恩東歸於新豐
改築城寺街里以象豐徙豐民以實之故曰新豐
三輔舊事太上皇思慕鄉里高祖令匠人胡寬修
新豐并從舊社屠兒酤酒煮餅商人放雞豚羊犬
於通衢競識其家案史記高帝十年七月太上皇
崩櫟陽宮赦櫟陽囚更名酈邑曰新豐據此則太
上皇崩後方名新豐十年以前猶曰酈邑不得云
高祖七年置也

酈侯

史記酈侯下注文穎曰音贊贊曰今南陽酈縣也

孫檢曰有二縣音字多亂其屬沛郡者音嗟屬南陽者音贊案茂陵書蕭何國在南陽宜呼贊今多呼嗟嗟舊字作鄼今皆作鄼此所由亂也史記三王世家續蕭文終之後於鄼司馬貞云蕭何初封沛之鄼音贊後其子續封南陽之鄼音嗟與前注顯相違反當是失於詳考耳

三戶

史記楚南公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也注南公者道士善言陰陽瓚曰楚人怨秦雖三戶猶足以亡秦與蘇林解同韋昭以爲三戶楚三大水也屈景也索隱曰二說皆非也左傳以昇楚師於三戶注今丹水縣北三戶亭則是地名不疑張守節曰案服虔云三戶漳水津也孟康云津峽名也在鄴西三十里括地志云濁漳水又東經葛公亭北經三戶峽爲三戶津在相州澄陽縣界南公辨陰陽識興廢知秦亡必於三戶其後項羽果渡三戶津破降章邯秦遂亡愚案是說誠新異可喜然恐當以韋昭臣瓚之說爲正昔人有語云豺能殺虎鼠

可害象一夫足以勝于三戶可以亡秦亦言寡可敵衆弱可敵強也

廣陵濤

枚乘七發曰將以八月之望與諸侯遠方交遊兄弟觀濤乎廣陵之曲江注云廣陵國屬吳未嘗云錢塘也後人因後有弭節伍子之山通屬胥母之場之文因指爲浙江之濤論衡云其發海中之時漾馳而已入三江之中殆小淺狹水激沸起故濤爲濤廣陵曲江有濤文人賦之大江浩洋注有濤竟以隘狹也吳殺其身爲濤廣陵子胥之神竟無知也案此則明指爲浙江之濤矣然越絕云前潮子胥之潮後爲重乃文種之潮不得獨言子胥也而枚叔所賦竟無一語及之何歟所未解也子於辛卯九月自西江歸經過江口潮汐潛長潛消無復曩者奔騰瀟灑之勢詢之舟師舟師云前七八年潮極壯盛舟航覆沒士民淪溺者無慮萬數於是衆庶洶懼博延方士精禳虔籲於上下神祇求得巨龜長三尺餘牒告海若之神自是濤勢衰

減遂與大江之潮無異矣

縣圖

穆天子傳天子北升於春山之上以望四野曰春山是唯天下之高山也春山之澤清水出泉温和無風飛鳥百獸之所飲食先王所謂縣圖又曰天子五日觀於春山之上乃爲銘迹於縣圖之上以詔後世案此則縣圖乃春山之澤猶鄭之圃田類耳注所引淮南子崑崙去地一萬一千里上有層城九重或上倍之是謂閼風或上倍之是謂玄圃其說悠謬真不足辨也余嘗疑道家所稱洞天福地俱近在九域之內其道里輪廣可按籍而考其述洞天之內動云數百里少或百里多有金堂玉室瑤臺瓊館殆近鬼趣非復陽明景象乃惑世誣民之甚者其書可廢亦可燒也

郭氏之墟

新序齊桓公出遊於野見亡國故城郭氏之墟問於野人曰郭氏者曷爲墟野人曰郭氏者善善而惡惡曰善善而惡惡人之善行也其所以爲墟者

何也曰善善而不能行惡惡而不能去是以爲墟也案此郭氏之墟豈即所謂郭公者耶後世之善善而不能行惡惡而不能去者亦何適而不爲墟耶

太行山

淮南子武王克殷欲築宮於五行之山高誘注五行山今太行山也在河內野王縣上黨關穆天子傳天子北升於大北之陞郭璞注疑此太行山也案尚書疏正義引地理志云太行在河內陽縣史記正義引括地志云在懷州河內縣北十五里高誘說是也

玄岳

括地志恒山在恒陽縣西北一百四十里隋之恒陽漢上曲陽也或以爲即水經注所謂玄岳案水經注崞山縣南面玄岳右背崞山後代下引梅福上事曰代谷者恒山在其南北塞在其北谷中之地上谷在東代郡在西案代郡在雁門東代谷又在其東而南直恒山與崞之玄岳道里遼隔疑玄

岳乃別爲一山而非北岳之恒山今人以北岳爲
玄岳者恐非也又案淮南子云盧敖遊乎北海經
乎太陰入乎玄闕高注玄闕北方之山也疑此殆
卽是酈道元之所謂玄岳矣

樂水

國策惠子曰昔王季歷葬於楚山之尾樂水齧其
墓姚宏續注云楚山呂氏春秋作渦山樂水後語
作蠻水注盛弘之荆楚記曰宜都縣有蠻水卽烏
水也今襄州南有烏水按古公亶父以修德爲百

姓附與太姜踰梁山而止於岐山之陽故曰率
西水許至於岐下是生季歷卒葬鄠縣之南今
葬山名也而皇甫謐云楚山一名湍山鄠縣之南
山也縱有楚山之名不宜得蠻水所齧惠子之書
五車未爲稽古也續云樂音鸞說文云漏流也一
曰瀆也墓爲漏流所瀆故曰樂水齧其墓不必識
惠子也

雒

魏略詔云漢火行也火忌水故洛去水而加佳魏

行爲土土水之牡水得土而流土得水而柔故除
佳加水變雒爲洛

飛鄰望鄰

容齋隨筆云自古所謂四鄰蓋指東西南北四者
而言元豐以後州縣權賣坊場收淨息以募役浸
久弊生往往鬻其抵產抑配四隣四隣貧乏則散
及飛隣望隣之家不問遠近必得償乃止余憶幼
時鄉俗酒令有拋觥及飛隣對隣之說心甚訝之
觀此知亦遠有從來也

五穀宜土九穀忌日

淮南子汾水濁宜麻齊水和宜麥河水調宜菽
水輕利宜禾渭水多力宜黍江水肥宜稻學古編
載九穀忌日小豆忌卯大豆忌申小麥忌戌大麥
忌子禾忌寅黍忌丑秫忌寅未稻麻忌辰

地氣如積水

予嘗行曠野間見遠際村落廬舍林木如在積水
中倒影在下了了可辨又往往遠見城郭下水色
空明雄堞草樹寫映如畫及就視都無有不過仍

沙土耳積疑久不解一日車行忽悟此景必於日中見之陰晦則否蓋地氣上蒸狀如積水陽光薄焉轉生景曜積氣本虛虛則受明還復生明明故自無所不見耳沈存中筆談謂莊子所言野馬乃田野間浮氣遠望如羣羊又如水波此乃是氣之動者非此比也

陸生之物水中必具

邵子曰陸生之物水中必具巨於陸者細於水細者反是如魚飛鳥類也龍蝦蚌類也蟹蜘蛛類也蝦蟹類也龜鼈甲蟲類也螺蛳胎生類也蠃蟪走獸類也蛙龜保蟲類也此論似亦有至理

土龍

夢溪筆談云澤州人家穿井土中見一物如龍蛇大畏之久之不動試摸之石也程伯純爲晉城令求得一段鱗甲如生蓋蛇蜃所化如石蟹之類也往年予家於旁宅後治舊井得物一段鱗甲皆具如龍似石非石似土非土類今所燒琉璃瓦者與存中所說正同一時競謂之土龍但首尾橫豎不

可窮探耳

八神

吳斗南刊誤補遺云八神之祠本齊太公作之故皆在齊地案班志八神將自古而有之或曰太公以來作之又云其祀絕莫知起時皆傳疑之辭而吳云太公作之是將以太公爲啓淫祠之人乎恐其亦失於自檢矣

西王母

穆天子傳吉日甲子天子賓於西王母乃白圭玄璧以見西王母注西王母如人虎齒蓬髮勝善嘯竹書穆王十七年西征昆侖丘見西王母其年來見賓於昭公又云西至於西王母之邦然則西王母當是其邦之君非必神人不可知者也又云天子遂駟升於奔山乃紀丁跡於奔山之石而樹之槐梲曰西王母之山注奔奔茲山日所入言是西王母所居也西王母既有邦又有居洵非神人不可知者矣世本舜時西王母獻白環及珮又西王母來獻昭華之玉案此歷世久遠當非穆天

子所賓見之西王母漢志金城郡臨羌西北至塞外有西王母石室仙海鹽池即畢和羗以獻王莽為西海郡者也又爾雅云觚竹北戶西王母日下謂之四荒然則西王母者乃遐荒之地穆天子所賓見者乃其邦之君長耳

河伯

日知錄載河伯事詳矣然愚別又有說李善文選注引青令傳曰河伯姓馮氏名夷浴於河而溺死是為河伯太公金匱曰河伯姓馮名修張氏新語

卷之七

謂為馮淮南子曰馮夷服夷石而水仙後漢書注引聖冢墓記曰馮夷弘農華陰潼鄉隄首里人服八石得水仙為河伯又龍魚河圖曰河伯姓呂名公子夫人姓馮名夷唐秦宗河侯新祠頌曰河伯姓馮名夷字公子數說不同要皆本於屈原遠遊篇所謂使湘靈鼓瑟兮令海若舞馮夷也愚案溺死之事固屬誕繆烏有死而得仙者夫人馮夷之說尤為不經唯莊子謂馮夷得之以游大川淮南原道訓謂馮夷大丙之御也乘雲車入雲蜺

卷之七

高誘注云皆古之得道能御陰陽者宜為近之而猶未徵也嘗讀穆天子傳云天子至於陽紆之山河伯無夷之所都居是維河宗氏郭璞注無夷馮夷也山海經云冰夷河四瀆之宗主河者因以為氏又云河宗伯天逆天子於燕然之山天子受河宗璧伯天受璧沉河致河典其詳珍怪之物官河伯天以爲禮穆天子也必禮也乙丑天子西濟河爰有溫谷樂都河宗氏之所游居案此則伯天乃無夷之後河宗氏實維伯爵是謂河伯無乃河伯之始封猶祝融玄冥之為死而為神者其云河宗之子孫酈伯絮當是也

三官

今世道家有三官之神莫知其所自來愚案典略載太平道使人為奸令祭酒主以老子五千文使都習號奸令為鬼吏主為病者請禱之法書病人姓字說服罪之意作三通其一上之天着山上其一埋之地其一沉之水謂之三官手書使病者家出米五斗以為常故號五斗米師今道家以三官為天官地官水官其說正與典略合蓋猶是米賊

張魯之遺也

碧霞元君

世俗謂泰山之神為碧霞元君是天帝之長女亦曰玄女亦曰陳州娘娘余嘗疑其故而不得後忽悟此必謂武王元女大姬也以其為武王元女故曰帝之長女其言玄女者元女也世俗不解元女之稱故訛轉為玄女也其曰陳州娘娘者當是陳敬仲奔齊時奉其祭祀俱來厥後子孫昌大雖禮有齊國以原其始猶謂之陳州娘娘也

天主

西洋本名瑣里國其所嚴祀之神號曰天主其說誕妄不足信案班史始皇東遊行禮祠名山川及八神八神一曰天主祠天齊天齊淵水居臨菑南

郊山下下者二曰地主三曰兵主四曰陰主五曰陽主六曰月主七曰日主八曰四時主蓋天主之名見於此疑西洋所奉即此神也當時始皇使人齋童男女求神仙並由齊以入海或奉其祠俱去後飄流不歸止於海島因立其祠而嚴事之乃事理之常無足疑者又秦度以六為名事統上法今西洋亦自稱秦其數尚六用法嚴刻皆秦之遺俗則天主之祀即八神之一齊之所以祠天齊者也史記祭金人下韋昭云作金人以為祭天主張守節曰人即金佛像是其遺法立以為祭天主此又佛像之所由昉矣

歸煞

顏氏家訓偏傍之書死有歸煞子孫逃竄莫肯在家畫瓦書符作諸厭勝喪出之日門前然火戶外列灰被送家鬼章斷注連凡如此比乃儒雅之罪人彈議所當加也案此即今俚俗之所謂避煞亦有盛作道場具牲醴祀鬼者謂之接煞

解土疏頭

世俗禳禱有所謂解土者其事漢世已有之論衡
解除篇曰世間繕治宅舍鑿地掘土功成作畢解
謝土神名曰解土案今亦謂之謝土又今世祝史
之法用文字宣告神明謂之疏頭亦漢時已有之
潛夫論云或裁好繪作為疏頭令人畫采雇人書
祝虛飾巧言欲邀多福是也

漢大儼侯子和辭

甲作食凶肺胃食虎雄伯食魅騰簡食不祥攬諸
食咎伯奇食夢強梁祖明共食殛死寄生食

長安志卷十一

觀錯斷巨窮奇騰根共食盡凡使十二

凶赫女軀拉女幹節解女肉抽女肺腸女不急

後者為糧范史禮儀志大儼逐疫百官亦憤陸衛黃門令奏曰儼子備
請逐疫於是中黃門唱儼子和云云因作方相與十二獸舞

懼呼周遍三過
持炬火逐疫出

露筋廟

米芾露筋廟碑言有女子露處於野義不寄宿田
家為蚊所嚙露筋而死其說妄也蓋里俗之謬譌
芾未詳考耳廟之所起本以祀五代時將路金以
先有德於茲土故為立廟後乃訛路為露訛金為

筋以妄說傳會其事李燾辨之甚悉余曩亦為碑
所誤過廟下為賦一詩其詞曰忼慨一朝節淒涼
千載祠精英感貞厲氣決媿男兒斷汙河聲急叢
篁鳥語悲曉霜微月落隱隱似蛾眉今已削其案
聊記於此

神誥

蔡中郎漢交趾都尉胡夫人黃氏神誥末云推本
議銘著斯碑石俾諸昆裔瞻仰以知禮之用是為
神誥乃頌曰云云案中即此文亦是墓碑體例

長安志卷十一

而題云神誥所未詳也又議即胡夫人哀誥云孤
心摧割靡所底念仰瞻二親或有神誥靈表之文
敢曰亮聞叙我憂痛然則神誥者當即是墓表神
道碑之類漢時自有此種文體名號耳其云靈表
則或是墓表也至士大夫家居喪亦稱亮闇漢人
質直略無嫌忌如此

畏壘筆記卷三

畏壘筆記卷四

長洲 徐 昂發

史記

中央民族
太監

史記標題行次一當以太史公自序為準如五帝本紀本相連屬故其後曰自黃帝至舜禹皆同姓而異其國號以章明德云云蓋總叙也魏其武安列傳其事與灌夫相終始非是爲夫立傳與班史不同今以灌將軍夫者潁陽人也另起其酷吏游俠刺客貨殖等傳亦同此例皆非是至老子韓非列傳自叙止舉老子韓非兩人故曰老子韓非同傳今本誤作老莊申韓列傳第三九極紕繆並應刊正

史記不唯亡軼如張晏所云亦并多殘缺如夏禹本紀本采禹貢皋陶謨益稷爲之其於非其人居其官是謂亂天事之下即接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其下又即以吾言底可續續之索隱曰此取皋陶謨爲文斷絕無次序即班固所謂疎略牴牾是也愚案此言非也蓋古書久遠訛缺失次正如來

始滑及辛壬娶塗山癸甲生啓之類皆訛缺之文不應太史公臨文不檢乃爾司馬貞之言未足據也

史吳起傳起乃之魯學兵法以事魯君魯君疑之起殺妻以求將其下即云夫魯小國而有戰勝之名則諸侯圖魯矣且魯衛兄弟之國也而君用起則是棄衛魯君疑之謝吳起案此段文義斷續不屬其爲殘缺之文無疑豈得以疎略牴牾議之耶

褚少孫補史記

衛宏漢舊儀注曰司馬遷作景武本紀甚有其短武帝怒而削去之恐其說非也魏志王肅傳云肅帝聞其述史記取孝景及己本紀覽之大怒削而投之於今此兩紀有錄無書蓋承宏之妄耳張晏曰遷沒之後亡景紀武紀禮書樂書漢興以來將相年表日者龜策等傳元成之間褚先生補之言辭鄙陋非遷本意也司馬貞曰褚少孫取班書以補景紀取封禪書爲武紀取荀卿禮論爲禮書樂記爲樂書兵書亡不補略述律而遂分歷述以次

之日者不能記諸國之同異龜策則直是太卜所
占龜兆雜說耳何其燕鄙也案如張晏所云則還
沒之後其書亡失甚多豈得亦云武帝削之乎

漢人論讀書

班史藝文志云古之學者耕且養三年而通一藝
存其大體玩經文而已是故用力少而蓄德多三
十而五經立也後世經傳既已乖離傳學者又不
思多聞闕疑之義而務碎義逃難注苟為僻碎之義便以避他人之攻難
辭巧說破壞形體說五字之文至二三萬言後進
彌以馳逐故幼童而守一藝白首而後能言其
所習毀所不見終以自蔽此學者之大患也

班史劉歆書往者博士書有歐陽春秋公羊易則
施孟然孝宣皇帝猶復廣立穀梁春秋梁丘易大
小夏侯尚書義雖相反猶並置之何則與其過而
廢之也寧過而立之嗚呼此真千古名言讀書者
不可不深知此意自唐世五經疏義立歸於一是
而此義亡矣司馬公嘗謂程正叔曰辨證古人誤
處當兩存之勿輕加詆訾公其知此意者歟

管子

管子之書如詩者所以記物也時者所以記歲也
春秋者所以記成敗也又曰百里奚秦國之飯牛
者也穆公舉而相之毛嬙西施天下之美人也及
吳王好劍而國士輕死等語訛謬顯然

韓非子稱數至能人之門不一至主之廷明主使
其臣不遊意於法之外不為惠於法之內威不貸
錯制不共門胥平齒乎吾不為始乎齒乎胥乎食
惛惛乎彼自離之吾因以知之諸如此語與管子
同或謂管子書大半出戰國時人手者其大抵韓
非類乎

時文謬用管子

管子農之子常為農樸野而不慝其秀才之能為
士者則足賴也注謂農人之子樸質而野不為奸
慝齊語作野處而不暱注暱近也言處於野不相
暱近今世俗學乃以慝為匿字而云野處而不匿
其秀自明時號為時文名家皆襲用之此直是不
通句讀殊可哂也

商子

秦之欲燔書阮儒也久矣商鞅之書曰詩書禮樂善修仁廉辨慧國以此十者治敵至必削不至必貧國去此十者敵不敢至雖至必却與兵而伐必取按兵不伐必富又曰國強而不戰毒輸於內禮樂蠱官生必削國遂戰毒輸於敵國無禮樂蠱官必強夫以禮樂爲毒爲蠱官而以詩書善修仁廉爲削國喪亡之具則彼書之當燔儒之當阮也久矣且曰怯民使以刑必勇勇民使以賞則死怯民

韓非子

韓非祖述申商其言曰今世皆曰尊主安國者必以仁義智能而不知卑主危國者之必以仁義智能也博習辨智如孔墨孔墨不耕耨則國何得焉修孝寡欲如曾史曾史不戰攻則國何利焉又曰

亂國之俗其學者則稱先王之道以藉仁義盛容服而飾辨說以疑當世之法而貳人主之心故以爲五蠹之首至以爲明主之國無書簡之文以法爲教無先生之語以吏爲師後李斯竟襲用其說以亡秦使非而得志則燔書阮儒者必非也何獨罪李斯哉

呂氏春秋注

漢高誘注序云呂氏春秋與孟子荀卿淮南楊雄相表裏著在錄畧誘正孟子章句作淮南章句解

畢訖家有此書尋繹按省大出諸子之右應厚義失其本真故復依先師舊訓輒爲之解以述古儒之旨由此推之呂覽之注後於淮南故先後亦稍有異同而於呂覽尤爲閎與其序淮南稱深思先師之訓爲之注解今於此書亦稱依先師舊訓儻亦盧尚書之所授耶

春秋繁露

董子謂春秋上黜夏下存周作新王之事變周之制當正黑統又謂推神農爲九皇而改號軒轅謂

之黃帝因存帝顓頊帝嚳帝堯之帝號黜虞而號舜曰帝舜其說迂怪不倫雖謂之亂我書也亦可

程大昌書繁露後曰牛亨問崔豹見說以繁露者何答曰綴玉而下垂繁露也然則繁露乃古兒之流似露而垂是所從假以名書者也王伯厚亦曰繁露者兒之所垂也

董子五行說

繁露五行相勝篇以木爲司農火爲司馬土爲司營金爲司徒水爲司寇與周禮異五行相生篇又以司徒爲大理而以司寇爲尚禮雖或云周禮乃劉歆所造是時尚未出然詩書與古禮皆已並陳其說俱不合又以北方屬禮并與五行乘氣未知其何說也

淮南子注

陳氏曰按唐志淮南子又有高誘志今本記題許慎而詳序文即是高誘序言自誘之少從同縣盧君受其句讀盧君者植也與之同縣則誘亦涿郡人也蘆泉劉氏曰淮南一書漢許慎記上而高誘爲之注記上猶言標題進呈也故稱官稱臣先儒誤以爲慎注如洪景廬亦以爲許叔重注今按

書中不知者云誘不敏則爲誘注明矣愚按高序稱少從故侍中同縣盧君受其句讀誦舉大義會遭兵災亡失書傳廢不尋修又云以朝脯事畢之間深思先師之訓參以經傳道家之言爲之注解則此注乃本盧植所指授而誘爲之發明者也當以劉說爲正

孔叢子

大梁李氏曰孔叢子七卷世傳漢孔鮒撰嘉祐中宋咸嘗爲之注案漢志無孔叢子而儒家有孔臧十篇雜家有孔甲盤盂一十六篇宋晁氏疑孔叢子即漢志孔甲盤盂而亡六篇然考師古注云甲黃帝史或云夏帝孔甲又史稱田蚡學盤盂書注亦云黃帝史然則謂鮒著盤盂者非也朱子以其文軟弱不類西京多似東漢人語愚案孔叢子一書或是子豐季彥輩集先世遺文而成故至東京始行然其書淺陋不足採也

諸子似異而同

諸子語互相襲用如列子宋人有以玉爲其君爲

楮葉者三年而成淮南子作象論衡作木射石事
或作熊渠子或作養由基或作李廣卜河爲崇事
或作昭王或作莊王與王隱一事或以爲齊威或
以爲楚莊介子推事諸書互相出入似異而同諸
如此類不可勝舉讀者但當領其大凡未足與詳
辨是非也

論衡楚熊渠見寢石以爲伏虎射之矢沒其衛或
曰養由基見寢石以爲兕也射之矢飲羽或言李
廣熊渠養由基李廣主石不審無實也

書未可信

論衡湯遭旱七年以五事自責謂何時也夫遭旱
一時輒自責乎旱至七年乃自責也謂一時輒自
責七年乃雨天應之誠何其留也謂七年乃始自
責憂念百姓何其遲也書之言未可信也

鹿死不擇音

左傳鹿死不擇音杜注音所麻蔭之處古字聲同
皆相假借言鹿死不擇庇蔭之處喻已不擇所從
之國服虔云鹿得美草呦呦相呼至於困迫將死

不暇復擇善音急之至也此句原有兩說然孔疏
云下有鋌而走險急何能擇之文是但言其怖急
得險則停不能選擇寬閑蔭之所不論音聲好
惡服說非是六臣注誤引不可從也

鵲蚌

燕策蘇代曰蚌方出曝而鵲啄其肉蚌合而鉗其
鵲曰今日不雨明日不雨即有死蚌鵲亦謂鵲
曰今日不出明日不出即有死鵲姚宏續注云鵲
語諺語皆協春秋後語亦必見死蚌哺鵲之類
引云蚌將爲脯如此則協韻然不聞蚌爲雨則
解也陸農師乃云今日不雨明日不雨必有死
蚌兩謂闕口一本作雨非是恐別有所據

雞口牛後

史記曰寧爲雞口毋爲牛後顏氏謂此是刪戰國
策耳延篤戰國策音義曰尸雞中之主從牛子然
則口當爲尸後當爲從俗傳寫誤也愚案延篤音
義今不可復見雞口牛後自是韻語太史公當是
改寧爲雞尸無爲牛從兩句作韻語也若如今本

國策仍爲口後字則介正不必云爾矣案今史記索隱作雞尸牛從

三鱣

范史楊震傳冠雀銜三鱣魚注云冠音貫即鸛雀也鱣音善似蛇一作鰾卿大夫之服象也郭璞云鱣魚長二三丈音知然反安有鸛雀能勝二三丈此爲鮮明矣愚案洪氏隨筆謂續漢書及搜神記皆作鰾字又引韓非說苑稱鰾似蛇蠶似蠋並作鰾字假鰾爲鰾其來已久今人沿習不變仍用

作知然反者誤也錢受之注杜詩於三鱣云蓋用楊震傳三鱣而兼取郭陸音釋已屬可議至湯震碑辭云貽我三魚以辨懿德謂稱鰾稱鰾皆未得其真者尤爲曲說吾未敢從也

樂廣傳

晉書樂廣傳載杯蛇角影事後世咸共傳稱宜無異議然不知實漢時應彬事也風俗通云劬之祖父彬爲汲令以夏至日詣見主簿杜宣賜酒時北壁上有懸赤弩照於杯形如蛇宣畏惡之而不敢

不飲其日便得胸腹痛切妨損飲食大用羸露彬後因事過至宣家問其變故云畏此蛇蛇入腹中彬還聽事思惟良久顧見懸弩必是也乃使門下史將鈴下侍徐扶輦載宣於故處設酒杯中故復有蛇因謂宣此壁上弩影耳非有他怪宣遂解由是瘳平官至尚書歷四郡此劬自述其祖父事時日姓氏左驗至明不知何忽乃冒爲樂令事晉書中如此類者正不乏也

犀角

東坡詩中往往用犀角字後人摘以爲語病最甚鄭語史伯曰惡角犀豐盈而近頑童窮固注角犀謂顏角有伏犀豐盈謂頰輔豐滿皆賢明之相也又中郎集中如司徒袁公夫人馬氏碑銘云角犀豐盈實有偉表童幼胡根碑銘云角犀豐盈光潤玉顏然則坡公乃有所本後人議之者妄也袁公夫人即融之女范史列女傳所載袁隗妻馬倫者也又國策司馬喜稱陰姬之美其眉目準額權衡犀角偃月乃帝王之后東坡用犀角字似本此蔡

中卽作角犀則用史伯語也

黠伯

晉書羊曼傳曼任誕頗縱好飲酒時人稱爲黠伯案黠當作黠顏氏家訓云晉中興書太山羊曼飲酒誕節時人號爲黠伯此字更無音訓孝元常謂曰由來不識唯張簡憲

原注新刊判史張繼

見教呼爲嚙羹

之謎亦不知所出案俗間有黠黠之語蓋無所不施無所不容之意顧野王玉篇誤爲黑旁畚顧雅博物猶出孝元簡憲之下吾所見數本並無作黑

者重畚是多饒積厚之意從黑更無義旨

書玉篇並作黠廣韻黠字下云晉書兖州八伯

曼爲黠伯蓋承玉篇之誤而於下黠字注云積厚

則猶遵顏氏之說而云然也集韻類篇俱未訂正

未詳其故

真草詔書

古者簡質詔書雜用真草三王世家褚先生曰文字之上下簡之參差長短皆有意謹論次其真草詔書編於左方

昔人謂褚少孫補史記言辭鄙陋非遷本意如三

王世家太史公本不及見三王後事徒以爲天子

恭讓羣臣守義文辭爛然可觀故爲作世家原未

嘗闕也少孫淺見乃謂求其世家終不可得因遂

補之殊失太史公本旨此真所謂不知而作者歟

小學

古者八歲入小學七年而成然其學有今之人至窮老盡氣而不能盡通者矣周官保氏及大行人之所掌漢則疇官之所教是也自宋儒別爲小學

之書以示人於是承學之徒但知彼之所謂小學

而忘古者之自有小學名實既貿古學益衰六

曆筭之說對之真若面墻嗚呼是誰之咎歟

漢書本字

古書本字爲後人誤改不可勝數試以一二言之

如師古曰戰陳之義本因陳列爲名而音變耳字

則作陳更無別體而末代學者輒改其字旁從車

非經史之本文也明妃之名漢書本作牆亦作儻

應劭曰名牆今乃作牆亦非本字又漢志漕船五

百樓師古曰一船爲一艘其字從木他如驃騎爲票騎蒲桃爲蒲陶帛欄爲帛蘭此類甚衆姑舉其大槩如此

今本誤字

范史楊震傳行至城西夕陽亭飲酖而卒非也舊本乃是几陽亭以亭在女儿山之陽故曰几陽唐書沉香亭子本作子亭子亭者小亭也柳公權傳嘗夜召對子亭燭窮而語未盡是也今本誤改作亭子失其義矣如此之類不可詳舉夫校書之事豈復容易雖老於文學者猶或有遺忘而力使不學者任之真可歎也

隸書非始於秦

水經注言古隸之書起於秦代篆字文繁蕪會劇務用隸人之省謂之隸書或云即程邈於雲陽增損者是言隸者篆捷也孫暢之嘗見青州刺史傅弘什說臨淄人發古塚得銅棺前和外隱作隸字言齊太公下脫一字世孫胡公之棺也惟三字是古隸同今書證知隸自出古非始於秦

錯簡間編

宋李秀巖稱鄭康成之言曰易詩書春秋簡長二尺每簡三十字孝經半之論語簡八寸蓋古人簡冊字有定數每一簡三十字則錯一簡亦三十字近世諸儒於經文之可疑者類以錯簡名之夫文字章句多寡不齊豈皆錯簡或傳寫者偶失其次則有之謂之錯簡恐未盡然也

班史經或脫簡傳或間編師古曰間編者謂舊編爛絕就更次之前後錯亂也案此謂簡編前後間

雜亡失次第亦猶錯間之意但未遺脫耳

石鼓文

石鼓文其魚維何維鯀維鯉何以橐之維楊及柳案玉篇橐普到普刀二切囊張大也有包裹之義今之漁者類以木楊或箬葉作包裹魚入市當即易所謂包有魚者也東坡石鼓歌其魚維魴貫之槩以包爲貫與包魚又別爲一義鄭漁仲作何以橐之案石鼓文無橐字不知漁仲何所據

飯牛歌

呂氏春秋載甯戚飯牛居車下望桓公而悲擊牛角疾歌高誘注歌歌碩鼠也案詩有逝將去女適彼樂土等語自是甯戚意中事高說甚長必有承受漢書注應劭所引南山矸白石爛之詩或是漢人擬作亦未可定容齋隨筆議之恐非篤論

尺布謠

高誘鴻烈解序載尺布謠云一尺繒好童童一升粟飽蓬蓬兄弟二人不能相容此與史記殊別愚案好童童飽蓬蓬語與今俚語正同豈太史公以其文不雅馴從而潤飾之歟

赤鳳來

西京雜記賈佩蘭說戚夫人嘗以十月十五日共入靈女廟以豚豕樂神吹笛擊筑歌上靈之曲既而相與連臂踏地爲節歌赤鳳皇來案此則趙后之歌赤鳳來乃宮中遺制非必爲官奴赤鳳作也

大人賦語

李太白飛龍引云載玉女過紫皇紫皇乃賜白兔所擣之藥方後天而老彫三光下視瑤池見王母

蛾眉蕭颯如秋霜其辭詭奇高妙不可方物及讀大人賦有云低回陰山翔以紆曲兮吾乃今睹西王母矐然白首乃悟太白所云蓋本於此

廣陵散

沈存中筆談云韓皋謂嵇康琴曲有廣陵散者以王陵母丘儉輩皆在廣陵敗散言魏散亡自廣陵始故曰廣陵散余謂散自是曲名如操弄序引之類故潘岳笙賦云輟張女之哀彈流廣陵之名散又應璩與劉孔才書云聽廣陵之清散知散爲曲名明矣或者康借此以諷諷時事散取曲名廣陵乃其所命相附爲義耳案此論甚當但詳應璩語恐廣陵散亦是舊曲名未必叔夜所命文士傳乃云嵇康臨死取琴調之爲太平引曲成歎息曰太平引絕於今日耶臨命而作太平引恐無是理當以于令升晉紀作廣陵散爲正

何滿子

何滿子歌白樂天注云滄州歌者何滿子臨刑進曲以贖死上竟不免元微之詩云梨園弟子奏玄

宗一唱承恩羈網緩便將何滿爲曲名御譜親題
樂府纂元白同時又最交好其說乃不同如此未
詳孰是

參過

彌衡傳注臣賢案參過是擊鼓之法而王僧孺詩
云散度廣陵音參寫漁陽曲自音云參音七紺反
後諸文人多同用之據此詩意參爲曲奏之名則
過字入於下句全不成文下云參過而去足知參
過二字當相連而讀參字音爲去聲不知何所憑
也參七甘反日知錄但引王僧孺庾信李顧等詩
而云正七紺反未及辨正其非所未解也

鹽讀爲艷

郊特牲流示之禽而鹽諸利以觀其不犯命注鹽
讀爲艷使歆艷之正義曰鹽艷聲相近歆艷是愛
欲之言故讀從艷也案此則樂府之所謂昔昔鹽
阿鵲鹽白鵲鹽神雀鹽等諸鹽字皆當讀爲艷容
齋隨筆謂鹽者如今吟行曲引之類猶未盡其義
也

度曲

班史元帝自度曲瓚曰度曲歌終更授其次謂之
度曲張衡舞賦曰度終復位次授二八應劭曰自
隱度作新曲因持新曲以爲歌詩聲也師古曰二
說皆是也度音大各反愚案瓚說恐尚未安玉篇
度又過也度曲者或當如應說謂自作新曲而自
歌之以次終其曲也即如張平子賦語亦云度終
復位明言度曲既終然後更授其次則度字當作
唐故切即次授之義亦當爲唐故音不得音大各
反惟應說乃得音大各反耳恐類說亦未必盡然
也

舉白浮白

班史舉白服虔曰舉滿杯有餘白瀝者罰之也孟
康曰舉白見驗飲酒盡否也師古謂引取滿觴而
飲飲訖舉觴告白盡否也一說白者罰爵之名也
飲有不盡者以此爵罰之魏文侯與大夫飲酒令
曰不醵者浮以大白於是公乘不仁舉白浮君是
也案此則舉白浮白各自一義當分別用之

食酒

班史于定國傳定國食酒至數石不亂如淳曰食酒猶言喜酒也師古曰若依如氏之說食字當音嗜此說非也下叙定國子永乃言嗜酒耳食酒者謂能多飲費盡其酒猶云食言也今流俗輒改作飲字失其真矣

什器

史記注什數也人家常用之器非一故以十爲數猶今云什物也小顏云軍法五人爲伍二伍爲什則共器物故謂生生之具爲什器亦猶從軍及作役者十人爲火共畜器用相調度也

斛

古時之斛與今世絕異案班志量者龠合升斗斛也其法用銅方尺而圓其外旁有虬焉其上爲斛其下爲斗左耳爲升右耳爲合龠其狀似爵以糜爵祿鄭氏曰虬音條筭方一尺所受一斛師古曰虬不滿處也古亦謂之桶史記平斗桶鄭康成曰音勇今之斛也或音統

輜

今世肩輿俗謂之輜嘗疑其名非古然自漢以來有之班史淮南王上書云輿輜而踰嶺服虔注輜音橋謂隘道輿車也臣瓚曰今竹輿也江表作竹輿以行是也師古曰服音瓚說是案今輜字俗作去聲不復知有橋音矣

簾

班史韋賢傳遺子黃金滿簾如淳曰簾竹器受三四斗陳留俗有此器蔡謨曰我陳人不開簾此器滿簾者言其多耳非器名也小顏曰說文云簾簾也楊雄方言陳楚宋魏之間謂簾爲簾則簾籠之屬也或作盈乃盈滿之義其說與蔡合吳斗南云方言簾簾也滿簾之義直謂是滿簾耳其說亦通

投壺

顏氏家訓投壺之禮近世愈精古者實以小豆爲其矢之躍也今則惟欲其驍乃有倚竿帶劍狼壺豹尾龍首之名其尤妙者有蓮花驍汝南周瓚弘正之子會稽賀徽賀革之子並能一箭四十餘驍

賀又世 障置壺其外隔障投之一無所失今
世能此技者其名亦頗衆多然精則斷不能如古
人矣

碁

韋曜博奕論曰枯碁三百李善注邯鄲淳藝經云
碁局縱橫各十七道合二百八十九道白黑碁子
各一百五十枚案此與今制不同班孟堅奕旨曰
博懸於投不必在行裴駰云投謂投瓊也此又似
是說博蒲之戲而亦謂之奕想古者自有此通稱
耳投瓊律文亦謂之出攻

櫓竅

竅玉篇竹刮切
廣韻丁滑切說文云穴中見也或云穴中出貌元微
之詩櫓竅動搖姤作夢巴童指點笑吟詩禁此當
是櫓中穴如吳中俚語櫓塾之謂

箛

杜摯筳賦云李伯陽入西戎所作晉先蠶儀注車
駕住吹小箛發吹大箛箛即箛也通考胡箛似箛
箛而無孔後世鹵部用之豈張博望所傳阿其動

之曲即楚調有大胡箛鳴小胡箛鳴並琴箛笙得
之殆其遺歟與杜以爲老子所作非也案箛箛一
名悲箛一名箛管羌胡龜茲之樂以竹爲管以蘆
爲首狀類胡箛而九竅然則箛之體製應與箛箛
相類今此器已不傳關東人有傳此器者狀類琵琶
曲頸正與舊人所畫胡箛十八拍圖相似此或
其遺製亦未可定繁欽稱薛防車子能轉喉引聲
與箛同音注箛簫也愚案箛簫各器謂箛爲簫非
是又傳玄箛賦序曰吹箛爲聲說文作箛

者其蘆箛歟
案蘆箛爲箛吹箛作樂別自名蘆箛傳所賦

器有所象

凡器物各有所象昔人謂齊器象牛楚器象馬越
器象蝦蟇宋器象白狗秦器象豚燕器象象

畏壘

一畢

畏壘筆記四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國朝徐昂發撰昂發字大臨長洲人康熙庚辰進士
官翰林院編修是書成於康熙戊戌前有昂發題
詞稱自庚寅己丑間始隨筆劄記雖古人成說有
裨見聞增長智識者咸掇錄焉間叅以臆見云云
其書皆考証之文大抵皆採掇舊聞斷以已意中
間如匡鼎說詩一條知西京雜記之偽而楊王孫
名貴之類又引西京雜記爲憑孔叢子一條旣灼
知其書爲依托而子思性無鬚眉之類又引以爲
証蓋愛博嗜奇隨文生義未能本末賅貫至於以
泰山碧霞元君爲周武王女太姬之神陳敬仲奔
齊奉之以來以西洋天主教爲秦始皇所遣求仙
之人颺流海島奉之以去尤屬牽合臆斷矣

古今釋疑十八卷

〔清〕方中履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康熙汗青閣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古今釋疑

十八卷》提要

古今釋疑序

甚矣讀書嗜古之難其人也士
幼而從事于帖碑帖括之學
皇皇焉求合于有司之尺度其
不售也則數變其體以從時其
售也則又將潦倒于簿書竭蹶
于期會求其講明古學淹貫經
史豈不憂憂乎其難哉方子合
山爲密之先生少子自束髮受
書以來卽不爲制舉業所羈馬

沉酣于六經諸史百家之書寢
食沐浴其中者三十餘年于天
文曆數律呂之精奧經史之源
流異同疆域之沿革郊丘廟祀
之分合文物制度之損益旁及
于字學算數醫藥方伎之說靡
不殫究博採昔人之衆論而條
分縷析權衡其可否審定其從
違著爲一書名之曰古今釋疑
倚歟盛哉方子之爲此書也負

敏異之材具研窮之力承累世
之家學用英妙之盛年家有藏
書門多長者兄弟切劘交遊講
貫且賦性恬淡于世俗所欣羨
嗜好之事方子一無所慕而獨
抱簡編于長林豐草之中歲時
伏臘風雨雞鳴孜孜矻矻無間
終始其取材也博其辨物也精
其經時也久其庸心也專故能
祛繁歸約去疑得信以成此一

書爲藝林之統會正學之津梁
良非偶然也姑孰郡守楊公好
古樂善梓是書以行世子請
假歸里適見是書之成快古學
之脩明託鴻編以不朽敬識數
語于簡端焉

古今釋疑 張序

四

康熙二十一年歲在壬戌長至

日同里年家眷會弟張英頓

首拜譔



古今釋疑序

桐城方子合山承家學累世之
傳又廣搜四海之書於是取古
今學問之辯難不決者編成一
書名曰古今釋疑予自山左聞
之亟欲一讀而不可得及來江
左守姑孰適以公事至桐遂得
與合山相見因求是書命兒輩
手抄以爲席上之珍書不易得
又不易讀卽易讀又不易解卽

古今釋疑 楊序

易解又不易詳卽易詳又不易
博卽易博又不易定此書自經
史禮樂天地人身以及律曆音
韻書數無一不考證旣羅列百
家不廢其說而又定之以至當

古今釋疑人 楊序

不易之理語其博則元元本本
也語其要則綱舉目張也采集
之精剖析之確則百家之總萃
而宇宙之津梁也此誠格物窮
理之書天下士大夫皆不可一

日無者三代以下治不古若繇
於學不古若耳上古之人不以
書爲書而以世爲書仰觀俯察
近取遠取何一非書何一非吾
人之所當知者乃但以掠虛而

古今釋疑人 楊序

謂之講道章句而謂之通經二
者而外無聞焉不遇國家大典
章則已若有治學古學之問何
怪乎文帝之問錢穀而周陳支
吾太宗之問樂律而房杜茫然

也哉合山自廷尉中丞太史三世祖父皆爲名臣宜乎家學淵源種績而出遂有是書爲海內益想天下學者或亦有博綜而未得融會而未能者矣此書一

古今釋疑

楊序

四

出豈不戶戶如有鄴侯之籤人如獲枕中之祕也哉予不欲其學之自私也又不欲其學之我私也乃爲之付梓以公之天下萬世將必有上其書於

經筵特徵合山以備顧問不惟都俞喜起之盛見於今日其措天下於久安長治之休于是書焉裕之矣

康熙戊午菊月九日安成楊霖

古今釋疑

楊序

五

竹菴氏拜題於太平郡署之雪舫



古今釋疑序

能著古今所必不可少之書著
書者賢能傳古今所必不可少
之書傳書者亦賢能述古今所
必不可少之書述書者亦不可

古今釋疑

吳序

不謂之賢此卽吾三人於古今
釋疑已合山著書竹菴傳書吳
雲爲之述是書當是時予同竹
菴坐于東岳之麓去江南數千
里遠而予覺竹菴神情時時有

是書在其意中竹菴之長嗣部

山遊予門久其思念是書亦如
嚴君旣而竹菴來江南且至桐
城爲之三具禮文必迂是書以
出得是書遂走馬飛遞星夜馳

古今釋疑

吳序

送讀書齋嚴令選善書者十人
刻期繕寫二旬而畢卽什襲函
藏又遣快舟送還合山且致書
云書旣抄於我得矣若天下何
將來予當捐俸付梓以公同好

中夜至予齋引長嗣同予挑燈
讀竹菴曰人不通古今馬牛襟
裾耳昌黎所以教符讀書城南
今合山承四世家學是書雖合
山爲之而實合山合數百千家
爲之其中禮樂天人曆律象數
聲音文字源流同異莫不立辨
誠可以翼經史而有功于理可
以備顧問而有功于事予雖不
及昌黎萬一而教子符讀書之

古今釋疑

吳序

三

心則未嘗不與昌黎同也合山
之借是書感溢我心必當爲之
行世以報其情遂果鋟板告成
矣予于是有感焉上古之人不
必著書以其能著見于功業卽
以功業爲著述後世不能盡用
人才致不得已鬱勃無所洩而
托之于書乃不愛才者輒相與
妬忌輕賤甚至排擠之使不得
行卽以昌黎之賢尚八牛拽碑

古今釋疑

吳序

四

不傳其文致其集於唐之世不甚大顯積而至于宋有穆伯長歐陽文忠出始得共好其書嗟乎使後世并無穆伯長歐陽文忠則何知有昌黎哉文起八代之名或亦難乎其有聞矣夫著書者難傳書者又豈易有哉今合山以萬峰深處之書不欲人知然予以五岳遠遊之人必欲人人皆知在吾與合山交數十

年應當念者竹菴于合山未相見因子而知合山又因合山而知書乃未見則思其書既見必借其書既借則如此重其書既借又必欲傳其書又必欲廣傳其書又必欲久傳其書若使當日昌黎遇一竹菴則其集又何必待穆伯長歐陽文忠出乎予所以深服竹菴之賢而喜合山之遇也予雖不敏與竹菴爲戚

好與合山爲世好媒合山之書
以遇于竹菴自今天下後世人
得讀是書享其淹洽會通則不
止念合山竹菴其亦念予媒是
書之心乎聖人之道博我以文
古今釋疑人 吳序 七
晉儒清談止有老莊老莊之外
無學唐儒流蕩止有詩詞詩詞
之外無學卽宋儒靜正止有語
錄語錄之外無學不知天下之
事天下之理其端甚多儒者不

窮理當屬之何人哉著是書傳
是書者俱所以大有功于世也
予述是書者其真有力歟因次
其語而序之如此

安成同學弟吳雲舫翁敬

古今釋疑人 吳序 八

書



古今釋疑序

我友龍眠方隱君素北氏承祖父累世之學鈞深致遠盡性立命自以生當晚季隱鱗藏羽棲山飲谷以保餘年而性耽典籍好著書露抄雪纂標華擷實上下兩間馳驟百代歷風雨寒暑疾病患難不少輟幾於脉望化髮退筆成冢矣於是結撰既衆篇目不一至于天地人物之故禮樂制度之原先儒之所辨難而不決者莫不得其要領統其會歸條分縷析彙而

古今釋疑

戴序

成書凡十有八卷名曰古今釋疑斯則素北二十年之前之所作也姑孰太守楊公欽素北之爲人業已叙其書而梓之矣素北復屬序於余余固陋無以佐考索爲廣其義曰天地一疑城也古今一歧路也子史百家一衆訟之獄也於何釋之釋之於心而已釋之於理而已釋之於時與事而已大疑則大悟小疑則小悟不疑則不悟也疑斯悟悟斯通通斯釋矣是故天地之數莫妙於差聖人之情徵見於過差以定乎

歲也過以適乎中也戒慎恐懼聖人無時而不疑不

憂不懼不惑聖人無往而不釋河洛龜策聖人釋疑

之蹟也思之思之鬼神通之聖人釋疑之精也然而

不通其變不極其數不類其情疑何由而釋乎或古

是而今非或今是而古非或古有而今無或今有而

古無異端競起譁衆取悅可辨之不早辨乎十三經

疏於漢儒而亦莫謬於漢儒井田封建廢於暴秦而

亦莫可易於暴秦秦西勾股之術莫知其出於周髀

古今釋疑

戴序

也婆羅門等切之祕莫知其原於律呂也龍鮓鳧毛

于何稽之烏頭馬角於何命之疑之於無所疑釋之

於無所釋知性之學也疑之於文物釋之於掌故稽

古之事也極其事以入於性表其性以合於事並行

而不悖旁行而不流相需而益深者也若曰包犧以

前何書可讀乾坤既息何書可傳顓頊一切絕之洗

泮欲以禮明樂備之朝而爲茹毛飲血之世可乎不

可乎雖然身將隱矣焉用文之昔神放彼詔其母惠

日嘗勸汝勿聚徒講學果爲人知而不得安處我將去汝深入窮谷矣一夕焚放筆硯廼俱去昨素北書至言以采藥之人赴殺青之約自開局校讐以來終日塗乙頗受著書之累素北自此得無欲逃名而名隨乎吾不知素北何以自晦也

歷陽同學戴移孝拜書



古今釋疑

戴序

三

古今釋疑序

韓居

古可論而不可泥也嘗見漢儒議事其引古者人殊動云承其師說如此至武帝欲建明堂一宮室之制耳而或云有殿無壁或云東西九筵南北七筵上益茅而下通水者嗟嗟王者禮方岳受朝會計正朔律曆之地而固朴陋殊異若是乎無怪乎易分而三書分而三書分而四春秋分而三禮分而二以至大常不肯立古文尚書左傳劉歆雖讓之而不能使從何也泥古而不知論古耳夫古今一旦暮也今之視古猶後之視今古之視古猶今之自視也特古之所傳者書而書或不一其說三子之傳春秋也或以六羽爲脽樂或以六羽爲厲樂或以尹氏爲君氏或以尹氏爲天子之卿書果一說乎讀書者又可執一說以求之乎大要善讀書者當于信處求疑更于疑處求信直以我作古人斷其理本如是當日行之斷必如是而諸家之書遂可存而亦可廢矣憶余少時

與內第方子素北同有是志然年俱髫髻耳余正應諸生試日操觚學排偶帖括唯恐一字之不合於時素北則緘關謝客上下千古不肯以一字爲制舉用業異矣故相見請益亦疎癸卯秋 詔廢八股以策論取士一時諸生盡從事于稽古質實所爲余謂素北曰余近考經史天文地理諸學忠其書有統而無分有引而無釋是大不便于後學者余欲條分縷析即一事而爲之源流訓詁如天文也爲經星爲緯星古今釋疑

所著卽古今經濟本末亦甫成半稿而置之今年春余方赴試南宮而素北以書來云有姑孰太守楊公索覽我書且欲付之梓余不禁爲之笑曰太守治簿書期會之不暇而能以清俸爲子謀梨棗乎又未幾素北以諸公序來曰書已鐫成專待子一序耳余曰異哉天下固有古道相成若是者哉子之著是書難矣居常索一覽人不得又安從索爲子傳者且得之于異子而用世之人然今人固不通古人也古人著奇字書語不必盡合于經乃有以爲絕倫者有以爲異世必有能好之者況子之所著引經據史語必提其要事必會其通是當今之文獻在子矣名公鉅卿以 國家典故自命其爾心斯文者非一日性情同意見同以天下之望爲天下虛公傳布之自不必須之奕世也雖然古今疑釋矣能釋疑者必爲世所共信之人聖天子右文好古求士常如不及一旦開明堂議禮

未封禪諸事 詔求草野積思種學之人子能無以
其陋秦漢諸儒者出而高議巖廊之上乎則是書之
刻未知于子之始終身隱何如也仍質之于時
康熙己未歲菊月年家同學愚表兄馬教思拜撰



古今釋疑

馬序

四

古今釋疑序

古今典章制度名物象數之繁更僕未可悉數而古
今來錯互糾紛盈庭聚訟之議雜出靡有定論有人
焉貫穿鈎稽理解絲析會而通之若網之在綱有條
而不紊斯亦學人一大快也吾友方子素北少而穎
悟夙稟家學長承先志以讀舊籍古為繼志述事之
大者所著古今釋疑一書舉凡象緯方輿聲名度數
經史百家之說靡不會粹羣言折衷衆論以歸于一

古今釋疑

黃序

是使數千百年膠固迷悶於胸次者盡狀若春冰之
泮而秋籜之隕也豈非汲古之津梁而定方之晷景
也哉乃說者曰古今之大有所有可疑者有所不可疑
者所不可疑者義理之在人心是也所可疑者事物
之在衆論者是也於所可疑者舉而置之固有所不
可欲盡取而釋之亦有所不能今方子將窮古今極
宇宙以一己之見而定千古之論得毋以今之議肯
為後之議今也邪予曰唯唯否否古今議論之繁彼

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是者是矣是之中未必無非
 非者非矣非之中寧必無是惟平心觀理則兩端之
 中有定衡焉方子覃精沈思不惡衆賾其宅心虛其
 察理明故讀春王正月之考而知正歲正朔之說優
 日大月小之說而知書食不同之各是合止祝駁之
 辨乃知昔賢傳註之非昭穆遷毀之文益信前人一
 定之泥凡此數端洵可質後世而無疑考當時而不
 悖者而方子猶未敢自是也其自序云是之予之幸
 古今釋疑 黃序 二

也卽非之亦予之幸也蓋其學彌高其心彌下沖狀
 若谷之衷未嘗自標其是寧輕于議前人而貽後人
 之或我議也哉予慕其書久苦未窺其全姑就太守
 楊竹庵先生心好是書與其令子部山手自較讐稍
 俸而授之梓其於嘉惠承學之心甚大楊子雲著太
 玄當時知者僅一桓君山素北是書出當不脛而走
 而爲之君山者實先生裔梓也狀則士患無能著書
 耳豈必以寂莫沈冥自慨也哉

溫陵同學弟黃虞稷拜撰



古今釋疑 黃序 三

古今釋疑序

學者治疑之法有二孔子曰多聞闕疑此言去疑存信所以祛異端自欺之弊易曰斷天下之疑此言格物窮理所以驗大儒辨惑之功要之惑可以辨卽欺可以祛無難也夫古今如此其遠邈也名物象數之類如此其繁賾也今日遇一事一物懵然莫決則曰姑舍是明日遇一事一物懵然莫決則又曰姑舍是是終其身囿于疑城而不知省也昔人一事不知引

古今釋疑

潘序

汗青閣

爲已恥又何以稱焉然則折諸家而定一是釋古今不決之疑豈非學者一大津筏哉雖然不覽徧典墳丘索之書扶盡名山石室之藏則不知釋不沐浴于累世父祖之家傳烹煉于四方師友之討論則不能釋不塌壁而冀夢寐之告仰屋而希鬼神之通則不得釋不具溫嶠然犀之明張湯磔鼠之快齊文宣抽刀斷絲之決則又不敢釋釋疑可易言乎方子合山爲予從姑之子其先世自明善先生以理學爲東南

人士倡廷尉中丞太史諸先生又皆世殖青箱發于政事著爲文章胚胎前光根源遠矣乃合山晦迹表薄不求聞達故得銳志著述成千秋不朽之業古今釋疑其一斑也夫學者知今不知古謂之盲瞽知古不知今謂之陸沉合山擅仲舒洗心之長而又能融會疏通剖判精晰大而天地人物禮樂曆律之故小而文字音韻書數方藥之微靡不分部就班求其至當不易者一掃先儒之聚訟豈特知古知今而已乎

古今釋疑

潘序

然合山之爲此匪旦夕之功矣其學該以治則考諸古者核其間詳以盡則叩諸人者達其思深以密則研諸心者切其辨敏以析則剖諸理者精蓋卽明善先生之博學審問慎思明辨而緒餘及之者也然則合山此書豈惟爲天下後世區白羣迷卽以續明善先生格物窮理之學亦何忝哉至太守楊公之亟爲流通三堂吳子之勇于飲助則皆此書之功臣也諸君子序之已詳茲不具述云

同學表兄潘 江拜題



古今釋疑
潘序

三

古今釋疑序

古今大矣天人象數之徵事制沿革之故諸儒辨論之端欲以一手一足之力而能條分縷晰犁然指掌夫豈易哉雖然畏難者不爲之爲之者非難有一端焉積之久而後解者有一事焉稽之于載籍窮之于諸家而後得詳者昔人聚訟而今以片言折衷之千古存疑而今以一語是正之此非湛思績學如饑思食而寒思衣不解不休不詳不已數十年如一日不可得也况乎崑嶽河源學殖有本非以臆說逞擊斲非以奇僻欺謾聞穿穴百家有原有委不亦菰林之僅見而博學好古之士淡資于其中者哉季弟素北負姿邁人于世紛華之事一無所淡嗜惟好讀書嘗鍵一戶寢處其中寒暑不輟古今釋疑蓋其弱冠時輯所聞見者其于天人象數事制沿革諸儒辨論愛參稽而會通之迨歷久而後成非一朝一夕之功也文章經濟世不乏偉人畸士獨至攷究名物辨論

古今釋疑
伯序

汗青閣

是非雖號爲名儒碩學未嘗不以爲非所易及非讀書之難也讀書而專心旁攷曲證務得其是之爲難也余先世自高祖明善先生倡明濂洛之學重振家聲曾祖廷尉公大父中丞公繼起而光大之迨先君子而集厥大成生平著作數十種獨尤喜攷核辨難今所鐫通雅其一端耳它隨筆條記稌稿盈篋衍中每訓余兄弟勉其就資質所近各成一業諸弟臺臺皆有所撰述獨是謏陋如余少丁喪亂流離失學迨古今釋疑伯序

壯歲雖日從事鉛槧而不可謂讀書今漸衰矣奔走衣食如風絮雨萍未暇宦坐絃歌帖首撰述數年來安有菟茸迄未成書頃者歸省老母于晨昏之暇與諸弟坐一室中上下古今恣論蒐討殊亦以爲平生快樂猶視子弟林立中有能紹前修而承家學使五世之薪負荷有人豈不更慰祖父于九京也哉此余兄弟之願也季弟旣伏處嵒巖銳意簡畢不求聞達于當世乃楊竹菴先生因吳子舫翁之言始而遣使

購其書繼而捐俸入授之梓人欲以其書廣之天下後世此豈非淡知實學有本之難而欲使天下後世省接討之勞而不苦紛囂異同也哉嗟乎季弟沉心數十年今忽一旦遇知己于當世不可謂非厚幸獨茫然者同爲名父祖之子孫而荒落不免腰鼓之誚後然插牙頰于著作之林余滋媿矣庚申秋日伯兄中德書于傳經樓



古今釋疑

伯序

三

古今釋疑序

古今學者誠難矣非學者之難也讀書之難也百人于此具讀書之質者有幾乎有其質矣苟無讀書之地則何能讀有其質有其地有其時矣苟無讀書之資則何能讀有其質有其地有其時有其資矣代乘喪亂家歷播遷亡者不可復存散者不可再聚苟無書可讀則又何能讀嗚呼此古今學者之所以爲難而不多

古今釋疑

仲序

汗青閣

親也學者既難又復嗜好不一工詞章卽指極研爲迂儒專名理則目該洽爲玩物夫烏知學者與才人有辨實學與博學有辨乎騷賦詩古文詞文不加點水湧山立衙官屈宋方駕曹劉此才人也而不可謂之學者經史百家之書成誦象緯方輿人物之圖搢掌曉奇字述異事多識鳥獸草木之名此博學也而不可謂之實學實學者何內而性命外而經濟有典禮制度之學有象數律曆之學有音韻六書之學有

醫藥物理之學凡有資于身心家國者舉而謂之實

學而一字一義無裨之聚訟考辨不與焉夫豈徒襲紙上之陳言比于糟粕擊悅乎由內而談道寓于學不惑虛無舍知而言行舍上達而言下學必合尼山正示鸞嶺大過漆園旁擊而一歸于河洛之大符由外而論儒者恥一事不知姑舉其大端天之有七政交食歲差也何以使不齊者齊曆元萬古可無改易乎地之有山川萬物兀然浮空不墜也何以使天地

古今釋疑

仲序

二

互測遂知天無晝夜地無上下水無升降乎此在天地之故不可不知也三部八脉十二經十五絡人身一小天地也何以知腑盈于臟經缺于胞絡榮之旋轉週身衛之不注湧泉乎此在人之故卽天地之故不可不知也禮之用有節度而樂之道通神明音何以定于五變何以出于二宮何以旋而一調何以別而七而十三而八十一與夫器可造曲可譜今樂卽古樂乎此尤微至之門不可不知者也故夫天地人

身禮樂測以度測以里測以同身寸測以尊卑等殺
測以損益高下必通夫九數而其故始明則夫九數
之原于河洛本于圓方可遂不知乎若夫音韻有字
變由變形聲止于說篆文簡文醫習夫運氣脉理經
絡病能藥性醫方而後乃慧然獨悟凡此皆儒者之
所當務也物如此而格理如此而窮情如此而類德
如此而通學即如此而實嗚呼不誠難矣哉吾昆季
自幼遭難失學逮患海歸來于年已逾舞象矣季弟

古今釋疑

仲序

三

素北少子四歲當是時萬里生還破巢重聚莫知載
籍何物敢云學者自命乎然好讀書又幸家有藏書
雖殘帙猶存十半昆季中子綴魯書讀百遍不熱熱
不移時即忘舍之去專事象數物理覺稍稍有入故
好泰西諸書及律曆音韻九數六書之學素北無書
不讀盡發家藏書讀之已又覓藏書家不遠千里輒
致之讀人知素北舍無他好多假之使讀是所爲
地與時與資雖弗獲有書可讀頗具讀書之質

則素北得之天者固厚也不數年而古今釋疑成時
子數度衍已成一歲素北爲序之且曰藉兄以礪使
釋疑早成既成子讀之皆實學也斯誠不愧學者矣
竊慨孔壁鄭井將出何年石室名山安知所託又未
嘗不廢書而太息也今者姑孰太守楊公因吳子舫
翁一言爲胡剛以行于世諸君子序之既詳予特服
其用心之勤而幸其所遇之奇焉方其下惟一室無
師無友往往獨喻每究一事不爲古泥條貫其本末

古今釋疑

仲序

四

而折衷其是非咸歸至當不易而其學之博才之美
又非是書所能盡荀子曰功在不舍鍤而舍之朽木
不折鍤而不舍金石可鏤不舍之功素北有焉是書
告成于二十年前忽流通于一旦楊公吳子遠居數
千里外忽相遇于一方斯豈人力思量所及古人身
後遇知已千百年猶未可必素北遇知已于生前天
因爲萬世之學而生楊公又爲楊公之重學而生素
北時際午會萬法當彰是必有默然者主乎其間非

偶然也倘好者不逢其書著者無力可傳湮沒無聞
古今寧乏其人歟惜乎釋疑之行先君未及見耳予
嘗謂子析父財常也不析財而析學變也先君讀盡
古今書窮一切法以才人而兼博學實學爲一代學
者吾昆季各析其一端素北之析居多愧弗如也繼
此願學仲翔五世之易其析之多寡未之或知噫其
質其地其時其資蓋亦難言之矣已未壯月仲兄中
通位白氏書于南畝之隨寓

古今釋疑

仲序



五

古今釋疑自序

嗟乎學問豈非終身之事哉古之儒者自少至老未
嘗一日廢書故其學識輒與年進至于著書立說必
晚歲而後論定也方余之始集古今釋疑甫弱冠耳
當是時讀書開卷遇經史禮樂制度諸說紛拏思之
置之不可遂酷嗜考核志氣甚銳而家世藏書雖經
兵火尚數萬卷足以供漁獵里中藏書家亦數姓可
借假借遠則秋浦劉氏金陵黃氏丁氏張氏又補其
古今釋疑 自序
缺以故窮年矻矻如治亂絲如決衆訟苟遇一事未
明一論未確若有所負然者故名古今釋疑者非敢
曰能釋古今之疑蓋將以釋吾之所疑也既輟簡不
數年蹉跎三十去而學道此書棄敝篋中今十有六
載矣余性無他好所至獨問異書及先文忠公老于
江西余遂半作江以西人因從陳氏蕭氏藏書中得
讀未見書復覆觀昔日曾讀書先公親爲指授涵泳
紉繹又未嘗不悔向者之猶疎濶也亾何憂患頻仍

繼之以大故墓田丙舍僅存病骨學殖荒落遺忘殆盡於是築稻花齋於湖畔枳籬茅屋惟與農夫野老話桑麻較晴雨以樂殘年遺民之志如是焉爾初不意吳子舫翁言余于竹菴楊公也公由此苦慕釋疑一書適過桐見訪必欲借抄余謝病不出而公求書益堅余雖不甚愛惜亦尚覺可念顧無辭以拒也卽舉稿付之公歸姑孰乃召十吏繕寫公子部山五夜

古今釋疑

自序

二

之愧可勝道哉昔沈存中夢溪筆談周帥刻之于學舍購者衆多頗爲養士之利今余之書未必當世之所好也何乃廉費俸錢爲鄭漁仲作通志略頗用自矜而馬貴與旋議其後今余之書猶不自慊况於議者杜門以來固病且懶而圖籍實未去手較昔所得或亦微有增益使是書寬之數年重加點竄縱未敢目爲定論庶幾竹素之間稍更釋然耳業已視爲蠟車故紙不復省覽一旦災木又刊正不及是則楊公

吳子之不忍棄此書而余之妄何敢至是程子著易傳既成門人請行世程子曰安知後來不更有加于今歐陽公言和凝自刻集識者譏之是書之刻非出於已和凝之譏余知可免其於程子之語則不能不三復而嘗遺恨于斯編已雖然四海之廣殫見洽聞者不患無其人是之余之幸也非之亦余之幸也抉摘其得失而後斷案出焉且學問非一人之任也著述非一人之力也前人綴緝以貽後人後人又貽後

古今釋疑

自序

三

人辯難攻擊適足相資期於汲古脩綬不致斷絕豈計及毀譽而名是務哉余書雖陋先儒之緒言咸在仰屋之勤或亦不無小補云

己未仲夏龍眠小愚方中履漫書

中國

水邊

寄謝竹菴先生為刻古今釋疑五十有二韻

不求聞達久晦迹事船畔環堵依桑柘疎離列杜衡

埋憂餐沆瀣用仲長統語開卷等蓬瀛學者稱東觀為道

傳涉獵居千乘漢人語云玩楊子雲之篇樂婆娑擁

百城李謐曰丈夫擁書萬卷何假南面百城文章供獮祭李商隱為文

左右麟大賓客足鷗盟幸免膏梁習慚同雞鶩爭典

墳賢倚相左傳楚有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車馬陋桓榮榮為少傳

陳其車馬印綬曰今敗絮歆高枕明語清流穩濯

古今釋疑附錄

纓州立容貌賤守黑歲華更腹笥終何有邊韶巾箱

便自擊宋書衛陽王鈞手自癸辛聊雜識宋周密住

街作癸細書五經置巾箱中癸辛聊雜識宋周密住

辛雜識丁卯愧詩名許渾居丁卯橋俗眼青無日顧

毛白數莖似難逃潘統劉歆曰恐後人只合聽瓜瓠

潦倒薪焉荷伶俜病苦嬰息機消墨塊却掃閉柴荆

以下序公折節下交幕剝啄來書札旖旎駐旆旌

書借抄及專使還稿剝啄來書札旖旎駐旆旌

環初欲邀顏倒屣追相迎蔡昌猷那當好東坡答李

如人嗜昌猷羊東焦桐恐累明氈氈羞鶴舞羊公好

未易詰其所以然焦桐恐累明氈氈羞鶴舞

容貌龐龐大笑驢鳴子厚集出入壘鵲烈淮南丁

寧比論衡新語摩挲膽竹素什襲視宗黃蓬忍

三篋虛疑失五行上張安世事縹緗艱副寫困庫為

全傾韓昌黎語撫掌蠅何味呼童鯉再烹使驚完璧信心

折嗜痴誠以下覆序宿昔往覺春秋富窟鮮月旦評

王筠惟省覽袁峻課縱橫杖策輪劉晝藏燈邊祖壁

投羊多遠借倪若水藏書甚多食陌豈能盈呂氏春

者若齊王之食借者先投束脩羊早斷黃梁夢偏搜朱雀行南史

古今釋疑附錄

出于杵鉞曾感姬李白潘涸或譏僧左思作三都賦

紙筆陸機謂弟雲曰此間有一俗機篋要須溢張華

父欲著三都賦待其成用覆酒交編不易精論語識孔子讀

編不易精易章編三絕侈言窺小酉小酉山藏書

妄擬識盤庚晏嬰事見愛勝牛心炙勞如魚尾頰聲

塵甘寂寞意匠獨經營殊備遺忘照張說思多讀少

類振以自照則平裴因采集成說苑曰千金之裘

生所讀了了不忘裴因采集成非一狐之皮也齊

廚幾被竊何書履古今釋疑成里人有借抄者幾蹈

其敝帚固宜輕蛸蚪思藏壁魯共王壞孔子宅於壁

微

兒教僧寺寄 <small>白氏長慶集卷三本一真東都聖善寺律庫中一</small>	獲麟方掩袂附驥晚流聲天遠壘莊志江深鈴閣情	餘豫章王疑問何點名點不與見竟陵王子良就之	延縫掖 <small>出迎時人有不如一縫掖之語</small>	稱僕履 <small>于公鄰部民也草野倂與衡陽王書亦有意</small>	武未聞 <small>巢許稱臣堯舜時戴顒與衡陽王書亦有意</small>	或議之 <small>疑之曰昔老萊向楚王稱僕嚴陵亦抗禮人</small>	衡陽王 <small>并遣使存問疑之答書稱僕不為百姓禮人</small>	奔走關 <small>臺郡縣謂之謂區區稱僕訝編氓不仕臨川王</small>	後什伯 <small>為羣挾中朝尺書稱僕訝編氓不仕臨川王</small>	動八紘 <small>戈裾嫌潤區屏之徒以詩人啓干諂之風其</small>	古今釋疑 <small>附錄</small>	為鉛槧局却累玉壺清赤縣推雙瑣 <small>柳世隆世綱承</small>	見史 <small>河伯望洋驚子</small>	余推重 <small>窮怪寶康瓠將毋亂美理見離夜郎誇漢大</small>	休後世 <small>揚雄曰後世復皇甫冠平生皇甫蓋序三</small>	及作序 <small>過謝之舉詎料真災水差令慰短檠子雲</small>	呈出於 <small>戶外遙擲便回急走此下序公欲捐俸鏤板</small>	序 <small>大仲誰卒讀人不盡數紙便大仲思睡遙擲孰堪</small>	料文字 <small>勝簾隱畏兵</small>	經音明
---	----------------------	----------------------	------------------------------------	---	---	---	---	--	---	---	---------------------------	---	-----------------------------	---	--	--	---	---	-----------------------------	-----

知已足以不恨 <small>千秋記太平</small>	合山逸民方中履	南禪院 <small>安得庫錢贏宋王琪守蘇郡始大修設廳假</small>	既償省 <small>庫庫餘以給公廚見范成大志知已虞翻幸</small>	翻曰使 <small>天下一人</small>	古今釋疑 <small>附錄</small>	四
--------------------------------	---------	---	---	----------------------------	---------------------------	---

古今釋疑凡例

載籍既博。學者苟欲一旦該洽。亦云難矣。昔退之自述其生平。於禮樂之名數。陰陽土地星辰方藥之書。未嘗一得其門戶。而咨嗟感慨。以爲媿於大人君子。夾漈曰。學今以虛無爲宗。至于實學。則置而不問。東坡曰。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今以飽食晏語爲道。不知其所學何事。余甚懼焉。夫生今之世。承諸聖之表章。經羣英之辯難。我得以坐集千古之學。折中

古今釋疑

凡例

其間。豈不幸乎。故以所聞于父師者。自經史禮樂。天地人身。及律曆音韻書數。有承訛踵謬。數千年不決者。輒通考而求證之。隨筆所至。人而成帙。謂之古今釋疑。亦曰消歲月。備遺忘。後來因此加詳。更有所會通云爾。

溫公曰。辨證古人誤處。當兩存之。勿加詆訾。郝京山曰。議論前人長短。非也。議論前人所議論道理文字。何傷。故此書必載先儒舊說。何人駁之。今或駁其所

駁。或斷論孰是。期於發明疑案。豈可以夏五郭公。一例藉口。夫學因講而愈明。議由積而愈出。譬之韋編竹簡。決不如雕板之善。何必定以古人掩後人乎。言之不足。必資于圖。故王儉七志。一志專收圖譜。淵仲見楊佺期洛京圖。方省張華知漢宮千門萬戶之由。兄杜預公子譜。方覺武平一知魯三桓鄭七穆之故。是以此書亦間有圖。

古今釋疑

凡例

化書本譚峭所著。齊丘竊而序傳之。莊注本向秀所作。郭象取而點定之。皆見譏於識者。故此書果樵其說。必著其名。不敢掠美也。

此書本非完書。姑以所得錄之。經濟性命。茲未暇及。譙周識史記。而司馬彪又識譙周。柳子厚非國語。而虞繁又非子厚。學問無窮。如掃落葉。正有賴于來者。履少道家國之難。流離失學。幸而生還。伏丘圖者亦已十年。遂踰弱冠。既甘泉石。惟理簡編。尤表曰。饑讀之以當肉。寒讀之以當裘。孤寂而讀之。以當友朋。幽

憂而讀之。以當金石琴瑟也。此十餘卷。聊自娛而已。
安敢示人。

橫艾攝提格日南至識於汗青閣



古今釋疑

凡例

三

古今釋疑凡例終

古今釋疑目錄

卷之一

書籍總目

周易

尚書

詩經

詩序

鄭衛非淫詩

古今釋疑目錄

大雅小雅

變風變雅

詩公非雅公

卷之二

儀禮

周禮

冬官

禮記

春秋	左傳非丘明作	始於隱公	終於獲麟	褒貶	春秋無例	卷之三	論語	古今釋疑 目錄	孟子	孝經	爾雅	二十一史	偽書	卷之四	郊祀	祀天祀帝之辨
----	--------	------	------	----	------	-----	----	------------	----	----	----	------	----	-----	----	--------

一歲祭天之數	郊祭羣神從祀之是非	郊祀之尸	魯郊	魯郊不以日至	漢郊祀之謬	天地合祭	祀地服大裘	古今釋疑 目錄	先廟後郊	卷之五	明堂制度	明堂配祭	祀后土	大雩	五帝	朝日夕月
--------	-----------	------	----	--------	-------	------	-------	------------	------	-----	------	------	-----	----	----	------

六宗	祭四方	社稷	社稷配祭	祭地祭社之異	四望三望	封禪	高禪	古今釋疑 目錄	蜡祭	五祀	類禱	卷之六	天子廟制	昭穆遷毀	宗祧	太祖廟
								四								

始祖配天	天子追尊本生父母	兄弟繼統入廟	原廟	朝廟	大夫士庶宗廟	祠堂祭始祖先祖	宗法	古今釋疑 目錄	宗子庶子之祭	卷之七	禘祫	魯禘	時祭	卷之八	孔子謚號	塑像章服
								五								

遊豆樂舞	四配	從祀	兩廡位次	南向東向	辟雍泮宮非學名	卷之九	嗣君卽位	古今釋疑 目錄	踰年改元	短喪	居喪朝服	母喪	中月而禫	袒免	謚法	惡謚
								六								

增謚	后夫人謚	太子無謚	卷之十	氏族	同姓名	諱名	官名異同	古今釋疑 目錄	卷之十一	十二律相生之法	變宮變徵	十二管旋相爲宮	候氣	累黍	周禮三宮無商唐宋二十八調無徵	俗樂
								七								

後世聲詩不傳

樂不在器

琴法

十三徽

合止祝歌

卷之十二

天地之形

左旋右旋

古今釋疑人目錄

七政遲疾

日體大小

交食

日出時大而不熱

金水附日

經星移動

雲雨霜雪雷電之理

四行五行

八

卷之十三

曆法

歲差

曆不容不改

曆元

閏月

寒暑

晝夜

古今釋疑人目錄

中星

春王正月

分野

卷之十四

歷代州郡

建都

畿服之制

三代封建國數

九

公侯伯子男分土	井田	地名溷淆	河源	九河	江源	三江	九江	古今釋疑人目錄	黑水	海水	潮汐	溫泉	卷之十五	人身	經絡	呼吸
								十								

三隧	診法	七表八裏九道之非	男女脉位	陰陽火	醫學	方藥	藥性	古今釋疑人目錄	五運六氣	卷之十六	字體	六書	說文	石鼓文	傳國璽	石經
								十								

法帖

卷之十七

等母配位

切韻當主音和

門法之非

字母增減

庚青能備各母異狀

墜 上 去 入

古今釋疑
目錄

發送收

叶韻

沈韻

方言

卷之十八

九章皆勾股

勾股出河圖

加減乘除出洛書

積矩

度量衡

從子正璠

正孺

正奉

正瑤

正 琳 較

古今釋疑
目錄

十一

古今釋疑目錄終

古今釋疑卷之一目錄

安成

楊森竹菴訂正

吳雲舫翁參閱

書籍總目

周易

尚書

詩經

詩序

古今釋疑卷之一目錄

鄭衛非淫詩

大雅小雅

變風變雅

詩公非雅公

古今釋疑卷之一

合山方中

書籍總目

史志藝文者漢隋唐宋而已目錄創於劉歆七略一

略二六藝三諸子四詩賦而班固六略一六藝九種

春秋史記附論諸子小學二諸子十種儒道陰陽

法名墨縱橫雜農小說三詩賦五種正賦雜賦歌詩

三禮四兵書四種備謀形勢陰陽技巧五術數六種

天文歷譜五行著龜雜占形法六方技四種醫經方

房中神仙大兒王儉七志一經典并史記二諸子三

六略而無輯略文翰四軍書五陰陽六術

古今釋疑卷之一

一甲紀六藝小學二乙有諸子兵書術數三丙有而

史記舊事皇覽簿雜事四丁有詩賦圖讚汲冢書而

李充四部諸子為丙詩賦為丁謝靈運王亮四部任

昉五部因之助以術數更為一部唐之四庫甲部經

易書詩禮樂春秋孝經論語識緯經解小學乙部史

類十三正史編年偽史雜史起居注并實錄故事職

官雜傳記并女訓儀注刑法日錄譜牒地理丙部子

類十七儒道并神仙釋氏法名墨縱橫雜農家小說

天文曆算兵五行雜藝術類書明堂經脈醫術丁部

術類書明 宋之六閣。四部加天文圖書經類六正經。十二正史。編年雜史。史抄。故事。職官。傳記。歲時。刑法。譜牒。地理。偽史。子類。八。備家。道書。釋書。子書。類書。小說。算術。醫書。集類。二。別集。總集。天文。類十五。兵書。曆書。天文。占書。六。土。通。甲。太。一。氣。神。相。書。卜。筮。地。里。二。宅。三。命。選。日。雜。錄。圖。畫。則。倣。隋。書。經。十。種。易。書。詩。禮。類。三。古。詩。新。詩。樂。府。則。倣。隋。書。樂。十。種。易。書。詩。禮。附。爾。雅。解。經。緯。書。小學。史。十三。種。正。史。古。史。雜。史。新。史。起。居。注。傳。事。職。官。儀。注。刑。法。雜。傳。地。理。諸。系。簿。錄。子。十四。種。儒。道。法。名。墨。縱。橫。雜。農。小。說。兵。天。文。曆。數。五行。醫。集。三。種。楚。辭。別。集。總。集。道。經。佛。經。附。于。四。部。之。末。歐。陽。修。謂。經。史。子。集。始。於。開。元。王。應。麟。謂。四。部。荀。勗。履。按。勘。部。子。居。史。上。李。充。始。以。子。居。史。下。隋。乃。改。詩。賦。為。集。附。子。今。考。歷。代。卷。軸。之。富。莫。若。隋。而。兵。火。方。以。道。佛。附。子。今。考。歷。代。卷。軸。之。富。莫。若。隋。而。兵。火。古今釋疑 卷之一

之厄。有甚於秦者矣。鄭樵曰。蕭何入咸陽。收秦律令。所焚者。特一時問事耳。詩。六。篇。乃。六。生。詩。本。西。漢。無。辭。書。有。逸。篇。仲。尼。時。已。亡。矣。皆。不。因。秦。火。三。萬。三。千。九。十。卷。藏。於。蘭。臺。麒麟。天。祿。之。閣。石。渠。石。室。延。閣。廣。內。之。府。盡。於。王。莽。之。末。前。漢。藝。文。志。曰。漢。篇。籍。廣。開。獻。書。之。路。孝。武。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下。及。諸。子。百。家。皆。充。秘。府。成。帝。時。書。頗。散。亡。使。陳。農。求。遺。書。于。天。下。詔。劉。向。校。之。每。一。書。已。向。輒。條。其。篇。目。以。奏。向。卒。哀。帝。復。使。子。歆。卒。父。業。於。是。總。羣。書。而。奏。其。七。略。隋。志。曰。凡。三。萬。三。千。九。十。卷。王。莽。之。末。盡。被。焚。燒。舊。唐。志。九。十。作。九。百。通。典。曰。漢。圖。籍。有。石。渠。石。室。延。閣。廣。內。貯。之。于。外。府。蘭。臺。及。麒麟。天。祿。二。閣。藏。之。于。內。禁。如。淳。引。七。略。云。外。則。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內。則。有。延。閣。東。漢。萬。三。千。二。百。六。十。九。卷。藏。於。廣。內。秘。室。之。府。東。漢。萬。三。千。二。百。六。十。九。卷。藏。於。東。觀。仁。壽。閣。盡。於。董。卓。移。都。後。漢。儒。林。傳。曰。光。武。還。南。自。此。之。後。參。倍。於。前。及。董。卓。移。都。自。辟。雍。東。觀。蘭。臺。石。室。宣。明。鴻。都。諸。藏。競。共。割。散。王。允。所。收。而。西。者。載。七。十。餘。乘。道。遠。復。棄。其。半。長。安。焚。蕩。其。不。展。盡。消。志。曰。光。武。篤。好。文。雅。明。章。尤。重。經。術。四。方。負。衆。至。者。不。可。勝。計。石。室。蘭。臺。彌。以。充。積。又。以。東。觀。及。仁。壽。閣。集。新。書。班。固。傳。毅。典。章。並。依。七。略。而。為。書。部。固。又。編。之。以。為。漢。書。藝。文。志。曰。凡。六。略。萬。三。千。二。百。六。十。九。卷。注。入。劉。向。揚。雄。杜。林。三。家。出。伊。尹。太。公。管。子。孫。子。騶。冠。子。蘇。子。蒯。通。陸。賈。淮。南。王。墨。子。晉。二。萬。九。千。十。家。宋。書。百。官。志。曰。東。京。圖。書。在。東。觀。晉。二。萬。九。千。九。百。四。十。五。卷。藏。於。祕。書。中。外。三。閣。盡。於。惠。懷。之。亂。古今釋疑 卷之一

之藏。內則有延閣。東漢萬三千二百六十九卷。藏於廣內秘室之府。東漢萬三千二百六十九卷。藏於東觀仁壽閣。盡於董卓移都。後漢儒林傳曰。光武還南。自此之後。參倍於前。及董卓移都。自辟雍東觀蘭臺石室。宣明鴻都諸藏。競共割散。王允所收而西者。載七十餘乘。道遠復棄其半。長安焚蕩。其不展盡消。志曰。光武篤好文雅。明章尤重經術。四方負衆至者。不可勝計。石室蘭臺。彌以充積。又以東觀及仁壽閣。集新書。班固傳。毅典章。並依七略。而為書部。固又編之。以為漢書藝文志。曰。凡六略。萬三千二百六十九卷。注入劉向揚雄杜林三家。出伊尹太公管子孫子騶冠子蘇子蒯通陸賈淮南王墨子晉二萬九千十家。宋書百官志曰。東京圖書在東觀。晉二萬九千九百四十五卷。藏於祕書中外三閣。盡於惠懷之亂。古今釋疑 卷之一

于書名之下。每立一傳。又作條例。編于首卷之中。文
義淺近。未為典則。南史曰。宋明帝泰始六年。置總明
觀。或謂之東觀。舊唐志曰。靈運目凡四千五百八
十二卷。王儉目凡五千七百七十四卷。與隋志不同。齊
萬八千一百一十卷。藏於學士館。盡於末年兵火。齊史曰。
年省總明觀。于王儉宅。開學士館。以總明四部書充
之。履按此是宋泰始六年事。見王儉傳。齊書因之耳。
隋志曰。永明中。王亮謝朓造四部書目。凡一萬
八千一百一十卷。齊末兵火。延燒祕閣。經籍遺散。梁二
萬三千一百一十六卷。藏於文德殿。華林園。江陵七萬餘
卷。盡於元帝自焚。隋志曰。梁初任昉。躬加部集。又於
集釋典。凡二萬三千一百一十六卷。而釋氏不預焉。善通
中。阮孝緒博采宋齊以來。王公之家。凡有書記。參校
古今釋疑。卷之一

二百七十八卷。藏於修文觀。文殿。盡於砥柱舟覆。牛
傳。開皇三年。弘表言。今御書單本。合一萬五千餘卷。
請搜訪異本。每卷貫絹一匹。于是異書間出。經籍志
曰。平陳已後。經籍漸備。檢其所得。多太建時書。紙墨
不精。書亦拙惡。於是總集編次。存為古本。召工書之
士。千祕書內。補綴殘缺。為正副二本。藏于宮中。其餘
以實祕書內外之閣。凡三萬餘卷。北史曰。隋嘉則殿
有書三十七萬卷。煬帝命。錄其重復。又寫五
得正御書三萬七千餘卷。藏于東宮。都修文殿。又寫五
十副本。分為三品。置西京東都。省官府。其正御書
皆裝翦華綺。寶軸錦標。於觀文殿。前為書室。十四間。
窗戶。下品漆軸。於觀文殿。前為書室。十四間。
西屋藏。丙丁。又聚古跡名。下殿後起二臺。東曰妙
楷臺。藏古跡。西曰寶臺。藏古書。又于內道場。集道佛
古今釋疑。卷之一

貞觀中魏徵虞世南顏師古相繼請購天下書選五
品以上子孫工書者為書手繕寫藏於內庫以宮人
掌之玄宗命馬懷素褚無量整比會幸東都乃就乾
元殿東序檢校無量建議御書以宰相宋璟顏真
卿如貞觀故事又修書院于著作院其後大明宮光
東宮麗正殿置修書院于著作院其後大明宮光
以甲乙丙丁為大始分經史子集四庫其本有正有
副軸帶帙籤皆異色以別之其首錄者五萬三千九
百一十五卷而唐之學者自為書又二萬八千四百
六十九卷故藏書之盛莫盛于開元王洙曰兼不著
錄者言之總七萬九千二百二十一卷會要曰開元
九年毋獎韋述等撰羣書四錄元行冲上凡四萬八
千一百六十九卷十九年集賢院書總入萬九千卷
其中雜有梁陳齊周隋代古書貞觀永徽乾封總章
咸亨舊本集賢注記曰隋舊書用廣陵麻紙寫作蕭

古今釋疑

卷之一

子雲書體赤軸綺帶最麗好新寫書分部別類裝飾
華麗經白軸黃帶紅籤史記軸縹帶綠籤子雲軸紫
帶碧籤集賢院書六萬卷龍城錄曰七萬卷六典曰唐圖
籍在秘書集賢所寫皆御本書四部分四庫兩京各
一本共二萬五千九百六十卷寫以益州麻紙舊史
志載四錄序凡五萬一千八百五十一卷四庫兩京
各一本共一十二萬五千九百六十卷按諸書總
數咸不合宋大觀時何志同又言開元間八萬九千
六百卷會要曰天寶三載四庫更造書目共五萬四
千六百四十五卷至十四載續寫又一萬六千八百
四十三卷新志曰祿山之亂尺簡不存元載為相奏
以千錢求書一卷又命苗發等使江淮括訪文宗時
詔祕閣搜採于是四庫之書復完分藏于十二庫黃
巢之亂存者益少昭宗播遷京城制置使孫惟展欽
書本軍寓教坊于祕閣有詔還其書命韋昌範等諸

道求購及徙洛陽蕩然無遺矣舊唐志曰文宗開成
初四部書至五萬六千四百七十六卷昭宗時祕書
省奏曰元章四部御書宋三館祕閣三萬六千二百
十二庫共七萬餘卷宋三館祕閣三萬六千二百
八十卷盡於祥符之火崇文院三萬六千六百九十九卷
別藏於龍圖閣太清樓盡於靖康之變中興四萬四
千四百八十六卷盡於紹定之災通考曰宋建隆初
餘卷乾德元年平荆南盡收其圖書以實三館三年
平蜀遣孫逢吉取其圖書凡得萬三千卷四年下詔
購募涉弼彭幹等皆獻書合千二百二十八卷弼等
皆賜以科名開寶八年平江南遣呂龜祥就金陵籍
其圖書得二萬餘卷悉送史館自是羣書漸備兩浙
錢俶歸朝又收其書籍先是宋梁都汴正明中始以

古今釋疑

卷之一

今右長慶門東北廬舍十數間列為三館太平興國
初乃詔經度左昇龍門東北舊車輅院別建三館曰
為崇文院盡遷舊館書以實之院之東庫為昭文書
庫南廊為集賢書庫西廊有四庫分經史子集四部
為史館書庫六庫書籍正副八萬卷九年詔三館以
開元書目閱館所缺者具列其名詔中外購募有以
公書來上及三百卷當議甄錄酬獎餘第卷帙之數
等級優賜不願送官者俗本寫畢還之自是四方書
籍間出端拱元年詔分三館之書萬餘別為書庫曰
曰祕閣玉海曰真宗咸平二年詔三館寫四部書籍
二本一置龍圖閣一置太清樓樓在迎陽門後苑御
製御書皆在實錄曰景德二年幸龍圖閣問太宗御
製御書文集總五千一百一十五卷下刊六閣總二
萬九千七百七十四卷四年召輔臣登太清樓觀太宗
聖製御書及新寫四部群書上親執目錄令黃門舉
其書示之總太宗聖製詩及故事墨跡三百七十五

卷文章九十二卷四部書共二萬五千一百九十二
卷長編曰懷藏太宗御製及墨跡九百三十四卷四
部三萬二千七百二十五卷又詔輔臣至王京殿蓋
退朝燕息之所太清樓東聚書八千餘卷後增及
一萬一千二百九十三卷太宗御集御書又七百五
十二卷兩朝藝文志曰祖宗藏書之所曰三館秘閣
是為崇文院自建隆至祥符著錄總三萬六千二百
八十卷八年館閣火移寓右掖門外謂之崇文院
俗太清樓本館閣既多損壞夏命繕寫仁宗天聖三
年成萬七千六百卷歸于太清九年新作崇文院館
閣復而外院廢景祐初命張觀李淑宋祁編四庫書
上經史八千四百二十五卷子集萬二千三百六十
六卷諸求逸書復以書有謬誤不全始命定其存廢
因倣開元四部錄為崇文總目慶曆元年成書王堯
臣歐陽修等上凡三萬六千六百九十九卷嘉祐四
及言內臣監館閣久不受書多失補寫不情請通
古今釋疑卷之一

館職分吏編寫求訪所遺令陳襄蔡抗蘇頌陳繹編
定史館昭文館集賢院秘閣四館書用黃紙寫印正
本以防蠹敗又詔士庶上館閣書卷支絹一匹五
百卷與文資官明年奏黃本館閣書一千四百九
補白本二千九百五十四卷收錄書一千三百六十
八卷合崇文總目除前志所載刪去重複訛謬定著
年榮王宮火一日二夜錢惟演王堂逢辰錄曰祥符八
館圖籍一時俱盡陳振孫曰居末五代書籍之僅存
又厄于此火會要曰神宗元豐三年改崇文院為秘
書省藏宗大觀二年何志同言崇文總目七年孫觀
二萬餘卷散逸浸多請頒其數求訪遺書總目之外幾
奏四庫書尚循崇文舊目頃訪求遺書總目之外幾
萬餘卷請撰次增入總目合為一書詔觀及倪濤等
撰次名曰秘書總目宣和四年一日之內三詔並下
四方奇書自是開出募工繕寫一置宣和殿一置秘

書錄者二萬五千二百五十四卷至欽宗靖康之
變散失莫攷高宗渡江詔定獻書賞格自是多來獻
者孝宗淳熙五年陳騭等撰中興館閣書目上之計
見在書四萬四千四百八十六卷較崇文所載多一
萬三千八百七十七卷寧宗嘉定十三年以四庫之
書復充斥詔張攀等續中興書目又得一萬四千九
百四十三卷而太常太史博士之藏諸部諸路刻蓋
板而未獻者不預焉理宗紹定四年火災書遂闕益
泰火之後大厄凡十有一而江都一厄不與焉牛弘
厄泰火也王莽也漢末也永嘉南渡也周師入郢也
而不載齊末之火筆叢五厄大業也天寶也廣明也
靖康也紹定也而不載砥柱之木與榮官之火大業
之厄見唐杜寶江都記王氏揮塵錄引之云煬帝聚
書至三十七萬卷皆焚于廣陵履按三十七萬乃嘉
則殿之數初晉除其重複僅得三萬七千後西京東
古今釋疑卷之一

都亦止八萬江都安得合嘉則之數乎砥柱則隋唐
二志皆載之隋志兼叙十朝豈有江都若是大厄
遺而不錄之理或煬帝好書江都亦有所明秘閣散
貯然卷軸之多決不能與嘉則殿伴也
於正德中內庫散於萬曆末是又一厄也陸文裕公
多宋元之舊間有手抄千初入館時見所蓄甚富若
文苑英華大書尚有數部正德間梁厚益在內閣援
用監生入官始以校正為名而官書乃大散逸于外
劉若愚曰內府有板之書藏於內庫板藏於經廠司
禮監提督堂之萬曆中多為匠夫廚役盜出貨賣柘
黃之快公然羅列于市肆中矣○若士夫藏書恒譚
新論言漢梁子初楊子林手錄萬卷梁任昉四萬唐
蘇弁二萬李泌三萬皆存總目而阮孝緒之四萬類
例足徵宋世家藏各目俱不見惟尤延之遂初堂目
今傳若說邪節本則寥寥矣李淑二萬三千三百八

十田鎬三萬。是陳二日最善。見文獻通考。見氏二萬。四千五百。南陽井度傳錄。中書甚富。舉以與公武。遂作讀書志。周密謂陳直齋中得五姓之書。乃能至五萬。一千八百卷。又言前代杜兼萬卷。韋述二萬。卷。吳兢西齋。萬三千四百。周客家亦有四萬。漢安謐王之宗。緯著書七萬卷。南都王仲四萬三千餘。李氏山房。僅九千。葉少蘊之十萬。復也。近代藏書。周晉二藩。胡元瑞。朱懋儀。焦澹。錢叔寶。諸家俱散。終雲樓。凶于火。惟和氏書。種樓四部。如故。黃氏千頃堂。近六萬卷。履家四世所藏。去其重複。亦止五萬卷。十年來。四方訪問。兵燹。惟彙可勝慨歎。但有其資。今世刊本多。亦易集也。是在如此者。

古今釋疑

卷之一

十

周易

伏羲始畫八卦。因而重之。為六十四。重卦之人。凡有以爲伏羲。鄭康成之徒。以爲神農。孫盛以爲夏禹。史遷等以爲文王。孔穎達陸德明皆依王說。及乎三代。是爲三易。夏曰連山。殷曰歸藏。連山歸藏之名。卜。然漢志隋志皆無之。蓋二書至晉隋間始出。而連山出于劉炫之偽作。北史明言之。度歸藏之爲書。亦此類耳。夾漈鄭氏。獨尊信此二書。文獻通考譏之。按連山首艮。歸藏首坤。龜山楊氏曰。楊雄太玄。日始于寅。義取歸藏。司馬公潛虛。亦取歸藏云。周文王作卦辭。謂之周易。周公作爻辭。鄭康成謂卦辭爻辭。皆文王所作。馬融陸績王肅姚信。始有周公作爻辭之說。正義從之。蓋爻辭多文王已後事。如升之六四。王用享于岐山。武王克殷之後。始追號文王爲王。若爻辭是文王所作。不應云王用享于岐山。又明夷六五。箕子之明夷。武王親兵之後。箕子始被囚奴。文王不應豫言箕子之明夷。且左傳韓宣子適魯。見易象云。吾乃知周公之德。則爻辭爲周公作。明矣。馮椅復宗鄭說。而云明夷箕子。蜀本作其字。胡一桂曰。前漢趙賓正。蜀人。解明夷箕子。爲茲。則象傳爲之確據。焉可傳會。蜀本一字之誤。以證爻辭爲非周。孔子爲彖辭。象辭。繫辭。文言。序卦。說卦。雜卦。公作哉。孔子爲彖辭。象辭。繫辭。文言。序卦。說卦。雜卦。謂之十翼。及秦焚書。周易獨以卜筮得存。唯失說卦三篇。宣帝時。河內女子發老屋得之。漢初言易者。有

田何卦象爻象與文言說卦等離為十二篇而說者
自為章句易之本經也自商瞿子木受易孔子五傳
王孫王孫授施孟喜梁丘賀由是有施孟梁丘之
學或謂始自子夏受之孔子而為之傳按陸德明
李鼎祚亦時稱引孫坦疑漢杜子夏之學考漢志初
無此書乃約王弼註為之者景迂曰唐張弧偽作
又有焦贛之易第述陰陽災異之言不類聖人之經
焦贛字延壽授京房房授殷嘉姚平乘弘由是有京
氏之學與施孟梁丘凡四家並立延壽自言從孟喜
問易房以為即孟氏學翟牧非之劉向亦疑延壽獨
得隱士之說托之孟氏晁補之曰今以當時書驗之
蓋有孟氏京房十一篇災異孟氏京房六十六篇同
為一家之學則其源委孰可誣哉今其章句公矣乃

古今釋疑

卷之一

略見于僧一行及李鼎祚之書世所傳京氏易傳三
卷吳陸績註名與古不同疑隋唐志之錯卦是也今
之火珠林民間又有費直之易專以象象文言解釋
蓋祖京氏費直授王璜隋志言璜授高相相授子康及
上下經母將承履按儒林傳高相自言出于丁將軍
與費公同時何得云王璜所授耶晁公武曰歐陽永
叔謂孔子古經已亡按劉向以中古文易經較施孟
梁丘經或脫去無咎悔亡唯費氏田氏最盛費氏初
經與古文同然則古經何嘗亡哉田氏最盛費氏初
微至後漢時陳元鄭眾皆學費氏馬融又為其傳以
授鄭玄玄作易註荀爽又作易傳魏代王肅王弼並
為之註自是費氏大興而田何遂息隋志梁丘施高

有書自晉之後獨學獨行至唐孔穎達等又為之正
義序云十四卷今而古十二篇之易竟亡其本按象
象附於卦末者自費氏始若今乾卦係鄭玄王弼又
分附卦爻之下增入乾坤文言始加彖曰象曰文言

曰以別于經而繫辭以後自如其舊歷代因之是謂
今易程伊川所為作傳者也自嵩山趙說之始考訂

古經釐為八卷卦爻一象二象三文言四繫辭五說
合古文東萊呂祖謙乃定為經二卷傳十卷是為古

者此也古今釋疑卷之一

易朱晦菴本義從之上經一下經二象上傳一象下
上傳五繫辭下傳六文言傳七然程傳本義既已並
說卦傳八序卦傳九雜卦傳十行而諸家定本又各不同永樂中胡廣等輯大全定
從程傳元本而本義仍以類從其繫辭以下程傳既
闕則一從本義所定章次云履按六經皆出于漢他
書多散逸而易獨完蓋未經秦火惟有周易其為孔
氏之舊無復可疑中間雖為諸儒所亂不過離合經
傳耳而歐陽修獨不信文言何哉因元者四語先見

于左傳穆姜。故謂文言非孔子作。不知左傳本後人之書。穆姜所引者。乃左氏附會填入者也。彼老婦豈能作此微言。顧以後來之竊拾。而疑聖人之言。可乎。陸象山楊慈湖。亦疑繫辭。至今郝楚望何玄子諸公。且信後天圖。而不信先天圖。不必矣。圖書諸說具先論中。茲未敢及。

古今釋疑

卷之一

古

尚書

孔安國尚書序曰。先君孔子。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以下訖于周。典謨訓誥誓命之文。凡百篇。三千之徒。並受其義。及秦焚書坑儒。我先人用藏其家書于屋壁。家語云。孔騰字子襄。畏秦法峻急。藏尚書孝經論語于夫子舊堂中。而漢記尹敬傳云。孔鮒所藏。附志又作孔惠。漢興。濟南伏生。年過九十。失其本經。口以傳所藏。授裁二十餘篇。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百篇之義。世莫得聞。儒林傳曰。伏生名勝。以秦時禁書。伏生壁藏之。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老不能行。於是使晁錯往受之。顏師古曰。衛宏定古文尚書序云。伏生老不能正言。使其女傳言。教錯。齊人語多與頴川異。錯所不知。凡十二。略以其意屬讀而已。陸德明曰。二十餘篇。即馬融所註二十九篇是也。孔穎達曰。秦誓本非伏生所傳。馬融云。秦誓後得。鄭玄書論亦云。民間得秦誓。別錄曰。武帝末。民有得秦誓書于壁內者。獻之。而言二十九篇者。以司馬遷在武帝之世。見秦誓出。而得行入于伏生所傳內故也。案王充論衡。及後漢史。獻帝建安十四年。房宏等說云。宣帝本始元年。河內女子。有壞老屋。得古文泰誓三篇。今史漢皆云。伏生傳二十九篇。則司馬遷時。已得泰誓。不得云宣帝時始出也。蔡沈曰。今按此序。言伏生失其本經。口以傳授。漢書乃言初亦壁藏。而後亡數十篇。其說與此序不同。蓋傳聞異辭耳。至于篇數。亦復不同者。伏生本但有堯典皋陶

謨禹貢甘誓湯誓盤庚高宗彤日西伯戡黎微子牧誓洪範金縢大誥康誥酒誥梓材召誥洛誥多方多士立政無逸君奭顧命呂刑文侯之命費誓秦誓凡二十八篇今加泰誓一篇故為二十九耳漢儒所引皆此偽泰誓如曰白魚入于王舟有火復于王屋流為鳥太史公記周本紀亦載其語至晉孔壁古文書行而偽泰至魯共王壞孔子舊宅於壁中得先人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書及傳論語孝經皆科斗文字悉以還孔氏科斗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者以所聞伏生之書考論文義定其可知者為隸古字夏以竹簡寫之增多伏生二十五篇伏生又以舜典合於堯

古今釋疑

卷之一

六

典益稷合於皋陶謨盤庚三篇合為一康王之誥合於顧命復出此篇并序凡五十九篇除序止五十八篇其餘錯亂摩滅弗可復知悉上送官藏之書與此異其餘錯亂摩滅弗可復知悉上送官藏之書府二十五篇者謂大禹謨五子之歌胤征仲虺之誥篇武成旅葵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周官君陳畢命君牙周命也復出者舜典益稷盤庚三篇康王之誥凡五篇又百篇之序自為一篇其五十九篇即今所行五十八篇而以序冠篇首者也其餘錯亂摩滅者汨作九共九篇蒙侯告胤征汝鳩汝方夏社疑至臣屈典實明居肆命祖后沃丁咸又四篇伊陟原命仲丁河宣甲祖乙高宗之訓分器旅巢命歸禾嘉禾成王政將滿姑庸慎之命亳姑凡四十二篇今公

遂承詔為五十九篇作傳書序序所以為作者之意故引之各冠其篇首定五十八篇序此章雖說書序意而未嘗以為孔子所作至劉歆班固始以隋經籍志曰伏生作尚書傳四十一篇以授張生張生授歐陽生傳至曾孫高謂之尚書歐陽之學又有夏侯都尉受業于張生兩傳族子勝為大夏侯之學勝傳子建為小夏侯之學故有歐陽大小夏侯三家並立訖漢東京相傳不絕而歐陽最盛尚書傳漢志有之今所謂大傳陳振孫曰

古今釋疑

卷之一

七

凡八十有三篇當是其徒歐陽張生雜記所聞然未必當時本書也孔安國傳則私傳於都尉朝朝授庸生謂之尚書古文之學而未得立儒林傳云司馬遷亦從安國問後漢杜林傳古文還記周公事亦與今書異何耶尚書賈逵為之作訓馬融作傳鄭玄亦為之註然其所傳唯二十九篇又雜以今文非孔舊本自餘絕無師說晉世祕府所存有古文尚書經文今無有傳者及永嘉之亂歐陽大小夏侯尚書並亡伏生之傳唯劉向父子所著五行傳是其本法而又多乖戾至東

晉梅頤一作始得安國之傳奏之時又闕舜典一篇

齊建武中姚方典於大航頭得其書奏上比馬鄭所

註多二十八字伏生以舜典合于堯典只以慎徽五

以位以上二十八字梅頤既失孔傳舜典取王肅范

甯註補之以慎徽五典為首姚方典得孔氏傳舜典

乃知有此二十八字未施行而方典以於是始列國

罪戮及隋開皇初購求遺典始得之

學至隋孔鄭並行而鄭氏甚微又有尚書逸篇出於

齊梁之間攷其篇目似孔氏壁中書之殘缺者故附

尚書之末孔穎達曰孔君作傳值巫蠱不行以終前

古今釋疑

卷之一

九

漢諸儒知孔本五十八篇不見孔傳遂有張霸之徒
偽作舜典汧作九共九篇大禹謨益稷五子之歌胤
征湯誥咸有一德典寶伊訓肆命原命武成旅獒罔
命二十四篇益亦略見百篇之序故以伏生二十八
篇者復出舜典益稷盤庚二篇康王之誥及秦誓共
為三十四篇而偽作此二十四篇附以求合於孔氏
五十八篇之數也劉向班固劉歆賈逵馬融鄭玄之
徒皆不見真古文而誤以此為古文之書服虔杜預

亦不之見至晉王肅始似竊見而晉書又云鄭冲以

古文授蘇愉愉授梁柳柳之內兄皇甫謐又從柳得

之作帝王世紀而柳又以授臧曹曹始授梅頤頤乃

於前晉奏上其書而施行焉履按漢藝文志云尚書

古文經四十六卷經二十九卷二十九卷即伏生今

文也四十六卷即張霸偽古文也漢儒所治不過伏

生書爾張霸偽古文雖在而辭義蕪鄙不足取重於

世故成帝時迺黜其書及梅賾二十五篇之書出則

古今釋疑

卷之一

九

凡傳記所引書語註家指為逸書者收拾無遺既有
證驗又有孔安國傳及序世遂以為真孔壁所藏也
唐初孔穎達等從而為之疏義孔氏正義蓋取蔡大
焯劉炫等疏修自是漢世大小夏侯歐陽氏所傳止
二十九篇者廢不復行唯此孔傳五十八篇孤行于
世至天寶三載詔衛包改古文為今文今之所傳乃
天寶所定本也蔡沈作書傳則復合序篇于後胡廣
等大全從之竊怪尚書古文果係安國之本何至晉

齊之間而始出。自鄭玄註禮記。韋昭註國語。趙岐註孟子。杜預註左氏。遇引今尚書所有之文。皆曰逸書。不應七百年中。並無一人見之。誠可疑也。故蔡傳曰。今按漢儒以伏生之書爲古文。而謂安國之書爲古文。以今考之。則今文多艱澀。而古文反平易。或者以爲今文自伏生女子口授。晁錯時失之。則先秦古書所引之文。皆已如此。恐其未必然也。或者以爲記錄之實語難工。而潤色之雅詞易好。故訓詁皆命。有難

古今釋疑

卷之一

子

易之不同。此爲近之。然伏生背文暗誦。乃偏得其所難。而安國考定於科斗古書。錯亂摩滅之餘。反專得其所易。則又有不可曉者。至于諸序之文。或頗與經不合。而安國之序。又絕不類西京文章。亦皆可疑。吳才老亦曰。增多之書。皆文從字順。非若伏生之書。詰曲聲牙。夫四代之書。作者不一。乃至二人之手。而定爲二體乎。其亦難言矣。吳幼清曰。伏氏書雖不盡通。然辭義古奧。其爲上古之書無惑。梅賾所增二十五

篇。體製如出一手。采集補綴。雖無一字無所本。而平緩卑弱。殊不類先漢以前之文。夫千年古書。最晚乃出。而字畫略無脫誤。文勢略無齟齬。不亦大可疑乎。梅賾直斷古文爲漢儒僞作。良有以也。其傳則朱子謂是魏晉間人所作。托名安國耳。

古今釋疑

卷之一

子

詩經

漢藝文志古者采詩之官王者所以觀風俗知得失
自考正也孔子純取周詩上采殷下取魯凡三百五
篇遭秦而全者以其諷誦不獨在竹帛故也孔穎達
曰史記孔子世家云古者詩三千篇去其重取其可
施於禮義者三百五篇按書傳所引之詩見在者多
亡逸者少則夫子所錄者不容十分去九馬遷之說
未可信也據今者及亡詩六篇凡三百一十一篇而

古今釋疑

卷之一

五

史記漢書云三百五篇缺其亡者以見在為數亡詩
南陵白華華黍由庚崇丘由儀也詩序曰有其義而
亡其辭按儀禮鄉飲酒禮云鼓瑟而歌鹿鳴四牡皇
皇者華然後笙入堂下磬南北面立樂南陵白華華
黍燕禮亦鼓瑟而歌鹿鳴四牡皇皇然後笙入立於
縣中秦南陵白華華黍又云問歌魚麗笙由庚歌南
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鄭註曰六篇今
亡昔周公采時世之詩以為樂歌所以通情相風切
也其有此篇明矣後世衰微幽厲尤甚禮樂之書稍
稍廢棄孔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
所謂當時在者而復重祿亂者也惡能存其亡者乎
朱子謂儀禮曰笙曰樂曰秦而不言歌則有聲而無
辭明矣意古經篇題之下必有譜焉如投壺魯鼓薛
鼓之節而亡之耳鄭樵曰古者有堂上堂下之樂歌
主人登堂上樂也笙鐘以間堂下樂也謂之笙鐘乃

問歌之聲皆有義無辭東晉補六亡詩皮日休補肆
夏不知六亡詩乃笙詩肆夏乃金奏初無辭之可傳
也歐陽氏曰遷說然也今書傳所載逸詩何可數也

以鄭康成譜圖推之有夏十君而取其一篇者又有

二十餘君而取其一篇者由此言之何啻三千又曰

者非止全篇刪去也或篇刪其章或章刪其句句刪

其字如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此

小雅唐棣之詩也夫子謂其以室為遠害於兄弟之

義故篇刪其章也衣錦尚絺文之著也邱鄰風君子

惜老之詩也夫子惡其盡節之過恐其流而不返故

章刪其句也誰能秉國成不自為政卒勞百姓此大

雅節南山之詩也夫子以能之隋經籍志曰漢初有

一字為意之害故句刪其字也

古今釋疑

卷之一

五

魯人申公受詩於浮丘伯作詁訓是為魯詩齊人轅
固生亦傳詩是為齊詩燕人韓嬰亦傳詩是為韓詩
齊轅固燕韓生皆為之傳或取春秋采雜說咸非其
本義與不得已魯最為近之三家皆列於學官又有
趙人毛萇善詩自云子夏所傳作古訓傳是為毛詩
河間獻王好之未得立平帝時始立後漢謝曼卿善毛詩
又為之訓衛敬仲受學於曼卿先儒相承謂之毛詩
序子夏所創毛公及敬仲又加潤色鄭眾賈逵馬融

並作毛詩傳。鄭玄作毛詩箋。齊詩魏代已亡。魯詩亡於西晉。韓詩雖存。無傳之者。今惟外傳存。而卷多。于韓蓋多雜說。不專解詩。不知果當時書否。唯毛詩鄭箋至今獨立。唐孔穎達據劉炫劉焯等疏爲本。又爲之正義。孔序云。四十卷。今監本二十卷。實七十卷。葉石林曰。詩有四家。毛詩最後出。而獨傳。何也。曰。豈惟毛詩。始漢世之春秋。公穀爲盛。至後漢而左氏始立。而後之盛行。者獨左氏焉。禮家之學。五傳弟子。分曹教授。蓋小戴最爲後出。而今之言禮者。惟小戴爲衆。古今釋疑 卷之一

穿先秦古書。其釋鴟鴞也。與金縢合。釋北山烝民也。與孟子合。釋昊天有成命。與國語合。釋碩人清人黃鳥皇矣。與左傳合。而序由庚等六章。與儀禮合。蓋當毛氏時。左氏未出。孟子國語儀禮未甚行。而學者亦未能信也。惟河間獻王。博見異書。深知其精。迨至晉宋。諸書盛行。肄業者衆。而人始翕然知其說近正。且左氏等書。漢初諸儒皆未見。而毛說先與之合。不謂之源流子夏可乎。至朱子集傳。始改其說。而胡廣等古今釋疑 卷之一

詩序

詩序之作。說者不同。或以爲孔子。或以爲子夏。或以爲國史。皆無明文可考。沈重曰。關雎后妃之德也。至用之邦國焉。名關雎序。謂之小序。此以下則大序也。大序是子夏作。小序是子夏毛公合作。卜商意有未盡。毛更足成之。鄭玄王肅蕭統。皆主大序作于子夏。小序作于毛公。惟後漢儒林傳。則以爲衛宏從謝曼卿受學。作毛詩序。隋志亦云。子夏所創。毛公及衛敬

古今釋疑

卷之一

五

仲更加潤色。韓愈議曰。子夏不序詩有三焉。知不及一也。暴揚中冓之私。春秋所不道。二也。諸侯猶世。不敢以云。三也。漢之學者。欲顯其傳。因托之子夏耳。葉石林曰。世以詩序爲孔子作。初無據。口耳之傳也。按序云。詩有六義。其文全出于周官。情動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其文全出于禮記。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爲詩以遺王。其文全出于金縢。高克好利而不顧其君。文公惡而欲遠之。其文全出于左

傳。微子至于戴公。其間禮樂廢壞。其文全出于國語。

古者長民。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其文全出于公孫尼子。則詩序之作。實在數書既傳之後。明矣。蓋衛宏作于東漢。故漢世文章。未有引詩序者。惟黃初四年。有曹共公遠君子近小人之說。蓋魏後于漢。宏之序。至此始行也。蘇子由亦以爲衛宏作。非孔氏之舊。止存共首一言。餘皆刪去。按司馬遷曰。周道缺而關雎作。揚雄曰。周康之時。頌聲作乎下。關雎作乎

古今釋疑

卷之一

五

上。與今毛詩序之意。絕不同。則知序非孔子之舊明矣。程泰之曰。凡詩發叙兩語。如關雎后妃之德也。世謂小序者。古序也。兩語以外。續而申之。世謂大序者。宏語也。宏序大抵祖述毛傳。若使宏序。先毛而有。則序文之下。毛公亦時有訓釋。今惟鄭氏有之。而毛無一語。故知宏序。必出毛後也。鄭樵曰。漢興四家之詩。惟韓詩有序。漢儒多宗之。如司馬遷揚雄范曄。皆以二南作于周衰之時。此韓學也。毛詩至衛宏始爲之

序。或謂大序作于子夏。小序作于毛公。非也。序有鄭註。而無鄭箋。其不作于子夏明矣。毛公于詩。第爲之傳。其不作序。又明矣。命篇大序。蓋出于當時采詩太史之所題。而題下之序。則衛宏從謝曼卿受師說爲之也。朱晦菴曰。鄭氏以爲諸序。本自合爲一篇。毛公始分以實諸篇之首。則是毛公之前。其傳已久。宏特增廣之耳。故近世諸儒。多以序之首句。爲毛公所分。而其下推說者。爲後人所益。理或有之。但今考其首

古今釋疑

卷之一

天

句。則已有不得詩人之本意。而肆爲妄說者矣。況沿襲之誤哉。計其初。猶必自謂出於臆度之私。非經本文。故且自爲一編。別附經後。又以尚有齊魯韓氏之說。並傳于世。故讀者亦有以知其出于後人之手。不盡信也。及至毛公。引以入經。乃不綴篇後。而超冠篇端。不爲註文。而直作經字。不爲疑辭。而遂爲決辭。其後三家之傳。又絕。而毛說孤行。則其抵牾之迹。無復可見。故此序者。遂若詩人先所命題。而詩文反爲因

序以作。於是讀者。轉相尊信。無敢擬議。至于有所不通。則爲之委曲遷就。穿鑿而附合之。寧使經之本文。線戾破碎。不成文理。而終不忍明以小序爲出于漢儒也。故予不可以不辨。馬端臨曰。詩書之序。自史傳解經。則依古經文。析而二之。而於詩國風諸序。詆斥尤多。以愚觀之。書序可廢。而詩序不可廢也。就詩而論之。雅頌之序可廢。而十五國風之序。不可廢。何也。

古今釋疑

卷之一

天

蓋詩之所不言。而必賴序以明。彼風之爲體。比興之辭。多於叙述。風論之意。浮於指斥。蓋有反覆詠歎。聯章累句。而無一言叙作之之意者。而序者乃一言以蔽之。曰。爲某事也。苟非其傳授之有源。探索之無誤。則孰能臆料當時指意之所歸。以示千載乎。第序亦非一人之言也。或出于國史之采錄。或出于講師之傳授。如渭陽之首尾異說。絲衣之兩義並存。則其舛馳固有之。擇善而從之可矣。履按去序言詩。自考亭

始因呂成公太尊小序。遂盡變其說。蓋矯枉過正。非平心折衷之論也。然亦決非子夏所作。今按子夏有詩序。而子貢有詩傳。使果出於二子。則二子同學於夫子。夫子皆許以可言詩。其序與傳宜無異同矣。乃十五國之風。次第不一。序列幽于末。而傳列魯于耶之前。綠衣。燕燕。日月。終風。擊鼓。新臺。一子乘舟。諸篇序入邶。而傳入衛。張。芄蘭。木瓜。有狐。考槃。序入衛。而傳入邶。伐檀。陂帖。園有桃。碩鼠。葛屨。十詠之間。序入

古今釋疑

卷之一

子

齊而傳入魏。且如樛木。序曰。后妃逮下。而傳曰。南國幕文王之德。歸心于周。艸蟲。序曰。大夫妻能以禮自防也。而傳曰。南國之大夫。聘于京師。睹召公而歸心。小星。序曰。夫人無妬忌之行。惠及賤妾。而傳曰。小臣奉使。勤勞于公。栢舟。序曰。衛頃公之時。仁人不遇。而傳曰。康叔憂王室也。雄雉。匏有苦葉。序曰。刺衛宣公。而傳曰。風管叔。二書不同如此。若以傳爲真。則序爲僞矣。若以傳爲僞。則何以見序之眞乎。方漢初。魯齊

韓詩。皆列學官。毛萇後出。豈不欲與三家爭勝。乃有子夏之序。受諸夫子。而不引爲師承者乎。且司馬子長。揚子雲之徒。皆推隆孔氏。安有子夏詩序。而不尊信者。况夫子之作邪。卽國史采錄。曾經夫子所取。亦必信之。其於二南。惟引韓氏之說。則大序小序。俱出後人。亦已明矣。子貢之傳。亦不見引於漢人。是二書皆托二子之名者。復何疑乎。

古今釋疑

卷之一

子

鄭衛非淫詩

朱子詩傳曰。鄭衛之樂。皆爲淫聲。然以詩考之。衛詩三十有九。而淫奔之詩四之一。鄭詩二十有一。而淫奔之詩七之五。衛猶爲男悅女之辭。而鄭皆爲女惑男之語。故夫子謂爲邪。獨以鄭聲爲戒。而不及衛。蓋舉重而言也。詩序辨說曰。桑中溱洧諸篇。皆淫奔者所自作。序云刺奔。誤矣。豈有將欲刺人之惡。乃反自爲彼人之言。以陷其身于所刺之中。而不自知者哉。

古今釋疑

卷之一

三

馬端臨曰。夫子刪詩。其所取于閨雅者。謂其樂而不淫耳。則詩之可刪。孰有大于淫者。今以文公詩傳考之。其指以爲男女淫奔而自作詩。以叙其事者。凡二十有四。如桑中。東門之墠。溱洧。東方之日。東門之池。東門之楊。月出。丰。則序以爲刺淫。而文公以爲淫者所自作也。如靜女。木瓜。采芣。丘中有麻。將仲子。遵大路。有女同車。山有扶蘇。採芣。役童。褰裳。風雨。子衿。揚之水。出其東門。野有蔓草。則序本別指他事。而文公

亦以爲淫者所自作也。夫以淫昏不簡之人。發而爲放蕩無耻之詞。其詩篇之繁多如此。夫子猶存之。則不知所刪。何等一篇也。夫子曰。思無邪。故序者之說。雖詩辭之邪者。亦必以正視之。如桑中之刺奔。溱洧之刺亂。是也。如文公之說。則雖詩辭之正者。亦必以邪視之。如不以木瓜爲美齊桓公。不以褰裳爲思見正。不以遵大路風雨爲思君子。不以褰裳爲思見正。不以子衿爲刺學校廢。不以揚之水爲閨無臣。而俱指爲淫奔。謠浪。要約贈答之辭是也。且此諸篇。雖疑其辭之少莊重。然首尾無一字及婦人。而謂之淫邪可乎。文公又曰。二南雅頌。祭祀朝聘之所用也。鄭衛桑濮。里巷狹邪之所作也。夫子於鄭衛。蓋深絕其聲於樂。以爲法。而嚴立其詞於詩。以爲戒。今乃欲爲之諱。其鄭衛桑濮之實。而文以雅樂之名。又欲從而奏之宗廟之中。朝廷之上。則未知其將以薦之於何等之鬼神。用之於何等之賓客也。愚又以爲未然。夫左傳

古今釋疑

卷之一

三

言季札來聘請觀周樂而所歌者邯鄲鄭衛皆在焉則諸詩固雅樂矣使其爲里巷邪所用則周樂安得有之而魯之樂工亦安能歌異國淫邪之詩乎且儀禮左傳所載古人歌詩合樂之意有不可曉者夫闕雉鵲巢閨門之事后妃夫人之詩也而鄆飲酒燕禮歌之采蘋采芣夫人大夫妻能主祭之詩也而射禮歌之肆夏繁遏渠宗廟配天之詩也而天子享元侯歌之文王大明緇文王與周之詩也而兩君相見

古今釋疑

卷之一

五

歌之以是觀之其歌詩之用與詩人作詩之本意蓋有判然不相合者不可強通也則烏知鄭衛諸詩不可用之於燕享之際乎左傳載列國聘享賦詩固多斷章取義然其大不倫者亦以來譏誚如鄭伯有賦鶉之奔奔楚令尹子圍賦大明及穆叔不拜肆夏甯武子不拜彤弓之類是也然鄭伯如晉子展賦將仲子鄭伯享趙孟子太叔賦野有蔓艸鄭六卿餞韓宣子子蕢賦野有蔓草子太叔賦褰裳子游賦風雨子

旗賦有女同車子柳賦擇兮此六詩皆文公所斥以爲淫奔之人所作也然所賦皆見善於叔向趙武韓起不聞被譏乃知鄭衛之詩未嘗不施于燕享而此六詩之旨意訓詁當如序者之說不當如文公之說也履按文公所以指鄭衛爲淫詩者因夫子謂鄭聲淫耳夫子謂其聲淫文公遂謂其詩淫不亦誤乎且十五國風爲詩百五十有七篇其爲婦人而作者男女相悅之辭幾及其半若文公之傳是徐陵之玉臺新咏韓偓之香奩集而已豈先王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之云乎蓋古人深心于君臣朋友之間托言于夫婦男女之際所謂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離騷以美人比君子子長稱其兼風雅卽不盡然亦序所云刺奔刺亂而夫子所不刪者決非淫佚之人所自賦也

古今釋疑

卷之一

五

大雅小雅

二雅之作，皆紀朝廷之事，無有區別，而所謂大小者，詩序曰：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鄭漁仲曰：然則小雅以蓼蕭爲澤及四海，以湛露爲燕諸侯，以彤弓爲錫有功諸侯，以大月采芑爲北伐南征，皆謂政之小者，如此，不知常武之征伐，何以大于六月，卷阿之求賢，何以大于鹿鳴乎？蓋小雅大雅者，隨其音而寫之律耳。律有小呂大呂，則歌大雅小雅，宜其有古今釋疑卷之一美

別也。程泰之曰：均之爲雅，音類既同，又自別爲小大，則聲度必有豐殺，康肉亦如十二律然。陸文裕曰：大雅小雅，猶今言大樂小樂云。嘗見古器物銘識，有箎曰小雅箎，有鍾曰頌鍾，乃知詩之篇名，各以聲音爲類，而所被之器，亦有不同爾。後人失之聲，而獨以名義求者，非詩之全體也。

變風變雅

變風變雅之說，夫子未嘗言，而他經不載焉。獨出于詩序，後人因謂二南爲正風，十三國爲變風，小雅自鹿鳴至菁莪十六篇，大雅自文王至卷阿十八篇，爲正雅，小雅六月，大雅民勞之後，皆爲變雅。鄭漁仲曰：皆以美者爲正，刺者爲變，則邶鄘衛之詩，謂之變風可也。淇澳緇衣之美，鄭武公，駟鐵小戎之美，秦襄公，亦可謂之變乎？小雅節南山之刺，大雅民勞之刺，謂

古今釋疑

卷之一

美

之變雅可也。車攻吉日，鴻雁庭燎之美，宣王，崧高烝民，韓奕，江漢，常武之美，宣王，亦可謂之變乎？蓋詩之次第，皆以後先爲序，文武成康，其詩最在前，故二雅首之。厲王繼成王之後，宣王繼厲王之後，幽王繼宣王之後，故二雅皆順其序。國風亦然，則無有正變之說，斷斷乎不可易也。章俊卿曰：漢儒旣以美刺分正變，而于所謂正風之中，其詩雖刺，必以爲美，如野有死麕，何彼穠矣之類，皆以爲文王詩是也。于所謂變

雅之中。其詩雖美。必以爲刺。如楚茨信南山之類。皆以爲刺幽王是也。今觀楚茨至車牽十篇。無一言不美。無一事諷時。何刺之有。蓋其詩不幸繼鼓鍾之後。以鼓鍾爲刺幽王。故此詩亦例爲刺也。然幽厲爲變可也。而宣王中興之功。震赫古今。其詩皆謂之變。無是理矣。

古今釋疑

卷之一

元

詩公非雅公

不改居默記曰。迹熄詩公。今說者以爲黍離降爲國風。而雅公也。王之一之六注。平王徙居東都王城。于是王室遂卑。與諸侯無異。故其詩不爲雅而爲風。然其王號未替也。吁。泥極矣。夫十五國風。合周南召南。與東都之王。共十五也。東都之王當爲雅。則西都之周召二篇。亦當爲雅。曰東都之王降而爲國風。則周南召南亦降而爲國風矣。辟如今之北畿南畿。以貢舉言之。兩畿與十三省。各錄所試。爲書。豈南畿當有試錄。北畿不當有試錄乎。周南召南猶之周之西畿也。東都之王猶之周之東畿也。關雎至騶虞。周西畿之風也。黍離至丘中有麻。周東畿之風也。采風者分地而錄之。豈分時乎。如曰黍離行役。悲感宗周之宗廟宮室。追怨之深。以是疑其爲降。則關雎亦後人追思所作。太史公曰。周道缺。詩人本之衽席。關雎作。漢明帝詔。應門失守。關雎刺世。杜欽傳。佩玉晏鳴。關雎

古今釋疑

卷之一

元

歟之則亦足以生疑矣。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言春秋之義，專明上下、大一統之禮，莫大乎巡狩述職之典。今周衰矣，天子不巡狩，故曰迹熄。不巡狩，則太史不采風，獻俗不采國風，則詩亡矣。此春秋之所以作也。章俊卿曰：夫子刪詩，風雅頌各得其所，何嘗以風必為諸侯之詩，彼序詩者妄以風雅辨尊卑，見王黍離在國風，則不得不謂降王室而尊諸侯。烏有王室之尊，聖人輒降之邪？曾不知古今釋疑卷之一

聖人刪詩，謂之風，謂之雅，謂之頌者，此直古人作詩之體耳。猶今人作詩，有律有古，有歌有引，體制不同而名亦異，何常有天子諸侯之辨邪？審夫此理，則周平王之詩為國風，不害為天子之尊。魯僖公詩，列之於頌，不失為諸侯之卑。尊卑之辨，不在於此故也。古今釋疑卷之一終

古今釋疑卷之二目錄

安成
 楊森竹菴訂正
 吳雲舫翁參閱

儀禮

周禮

冬官

禮記

春秋

左傳非丘明作

始於隱公

終於獲麟

褒貶

春秋無例

汗青閣

古今釋疑卷之二

合山方中

儀禮

漢藝文志曰。帝王質文。世有損益。至周曲爲之防。事爲之制。故曰禮經三百。威儀三千。按禮經說曰。正經三百。勳禮三千。禮三百。威儀三千。中庸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詳此諸文。當時制作。本有二書。故鄭康成謂禮經三百。威儀三千。曲禮三百。中庸三百。周禮三百。禮記三百。威儀三千。威儀三千。乃謂冠婚吉凶。及周之衰。諸侯將踰法度。惡其害已。皆滅去其禮是。

古今釋疑

卷之二

汗青閣

籍。自孔子時而不具。至秦大壞。漢興。魯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訖孝宣時。后倉最明。儒林傳云。倉說禮數萬言。號曰后氏曲臺記。鄭樵云。今之禮記是也。陸戴德戴聖慶普。皆其弟子。三家立於學官。大小戴十七篇次第。與劉向別錄之次。禮古經者。出於魯淹中。多三十九篇。有天子諸侯卿大夫之制。雖不能備。猶愈倉等推士禮而致於天子之說。隋經籍志曰。古經出於淹中。河間獻王獻之。凡五十六篇。並威儀之事。無敢傳之者。唯十七篇。與高堂

生所傳不殊。而字多異。此今之儀禮是也。其餘三十九篇。鄭玄謂之逸禮。今禮記中之奔喪投壺。實逸禮也。張淳謂漢初未有儀禮之名。疑後學者。見十七篇中有儀有禮。遂合而名之。按賈公彥云。儀禮與周禮同。是周公攝政六年所制。漢末鄭玄。乃以今古二字竝之。取其於義長者作注。其衣服一篇。子夏先傳之。迄齊黃慶。隋李孟愬。各有疏義。唐賈公彥復刪二書以爲疏。經籍考五十卷。今監本十七卷。朱子曰。今儀禮多是士禮。如

古今釋疑

卷之二

二

河間獻王。得古禮五十六篇。乃孔壁所藏之書。其中却有天子諸侯禮。所以班固言。愈於推士禮。以知天子諸侯之禮。是班固作漢書時。其書尚在。鄭康成亦及見之。今註疏中有援引處。不知失于何時。而張淳云。如劉歆所言。則高堂生所得。獨爲士禮。今儀禮乃有天子諸侯大夫之禮。居其大半。疑今儀禮。非高堂生之書。但篇數偶同耳。此則不深考於劉說。不察其所謂士禮者。特略舉首篇以名之。其曰推而致於天

子者。蓋專指冠昏饗祭而言。若燕射朝聘。則士豈有是禮。而可推耶。又曰。儀禮禮之根本。禮記乃其枝葉。禮記本是解釋儀禮。且如儀禮有冠禮。禮記便有冠義。儀禮有昏禮。禮記便有昏義。至燕射之禮。莫不皆然。只是儀禮有士相見禮。禮記却無士相見義。後來劉原甫補成一篇。履按陸德明曰。禮記乃儀禮之傳。如介侯賓主。儀禮特言其名。禮記兼述其事。故禮記記儀禮之遺缺也。但儀禮與周禮禮記。不免訛異。

古今釋疑

卷之二

三

鄭樵曰。三禮之學。其所以訛異者。其端有四。有出於前人之所行。而後人更之者。有出於聖門。而傳之各異者。有後世諸儒。損益前代。自爲一朝之典者。有專門之學。各自名家。而以臆見爲先代之訓者。此四者。不可不知也。何謂前人所行。後人更之者。昔者先王制禮。因其時宜而已。後世時異事殊。從而易之。墨始於晉。墨始於魯。廟有二主。始於齊桓。朝服以縞。始於季康。以及古者麻冕。今也純綸。古者冠緇纓。今也橫

纓。同爲一代。而異制如此。幸而遺說尚存。得以推考因革之故。設其不存。則或同或異。無乃滋後人之疑乎。此三禮制度。不能無乖異也。何謂出於聖人之門。而傳之各異者。昔者七十二子之在孔門。問道均矣。夫子沒而其說不同。曾子襲裘而吊。子游褻裘而吊。小斂而奠。曾子曰。於西方。子游曰。於東方。異父之道。子游曰。爲之大功。子夏曰。爲之齊衰。曾子子游。同師於夫子。而異說如此。况復傳之羣弟子之門人。則其

古今釋疑

卷之二

四

失又遠也。從而信之。則矛盾可疑。從而疑之。則其說有師承。此三禮文義。不能無乖異也。何謂後世諸儒。損益前代。而自爲一朝之典。昔三代之世。聖君賢臣。各有制作。迨夫秦漢。儒生學士。亦欲效之。呂不韋作月令。蓋欲爲秦典。故祭祀官名。不純於周。漢博士作王制。蓋欲爲漢制。故封爵不純於古。後世明知二書。出於秦漢。猶且曰。月令爲周禮。王制爲商禮。況三代之書。所成非一人。所作非一時。作周禮者。未嘗與儀

禮謀。作儀禮者。未嘗與周禮禮記謀。又烏能使之無
乖異也。何謂專門之學。欲自名家。而妄以臆見爲先
代之訓者。昔春秋之末。能秉周禮者。惟魯而已。而執
羔執鴈。魯人已不自知。則禮之所存。蓋無幾也。延乎
秦世。灰滅殆盡。漢世不愛高爵。以延儒生。寧棄黃金。
以辭斷簡。諸儒斐然。各述所聞。雜以臆見。而實未見
古人全書。故其學以霍大爲南岳。以太尉爲堯官。以
商之諸侯爲千八百國。以周之封域爲千里者四十
古今釋疑人卷之二
五
九。以分陝處內爲三公。以太宰太宗太卜大士爲六
官。當時信其古書而無疑。後世以其傳遠而不敢辨。
是非紛擾。白黑混淆。則又焉能使之無乖異乎。禮學
之訛。以此。鄭氏註經。不究所述之人。不考所作之時。
不精詳其可否。而槩謂之先王之制。理有不貫。則曲
說以通之。至今後世。議明堂。或以爲五室。或以爲九
室。或以爲十二室。議大學。或以爲五學。或以爲當如
辟雍。或以爲當如膠庠。或以爲當如成均。瞽宗。詢其

言之所自。則皆三禮之書。察其書之所載。則皆周禮
之制。夫明堂一也。而制有三。大學一也。而名有六。此
何以使後世無疑哉。

古今釋疑人

卷之二

六

周禮

隋志曰漢時有李氏得周官周官蓋周公所制官政之法上於河間獻王獨闕冬官一篇獻王購以千金不得遂取考工記以補其處合成六篇奏之至王莽時劉歆始置博士以行於世河南綏氏及杜子春受業於歆因以教授是後馬融作周官傳以授鄭玄玄作周官注至唐賈公彥撰疏發揮鄭學最爲詳明經籍考十二卷今監本四十二卷履按秦火之後周禮比他經最後出

古今釋疑

卷之二

七

故論者不一獨劉歆稱爲周公致太平之跡鄭衆以書序言成王既黜殷命還歸在豐作周官卽此周官賈疏非之鄭玄則曰周公居攝而作七年致政成王以此授之使居維邑治天下若林孝存以爲武帝知其末世潰亂不經之書作十論七難以排棄之何休亦以爲六國陰謀之書甚者或謂劉歆附益以佐王莽者也厥後惟蘇綽王通善之諸儒未嘗有言者至於王安石又用之而亂天下故葉水心曰周官晚出

古今釋疑

卷之二

八

而劉歆遠行之大壞矣蘇綽又壞矣王安石又壞矣千四百年更三大壞而是書所存無幾矣蘇頌演曰周公所以治天下者莫詳於周禮然以吾觀之秦漢諸儒以意損益之者衆矣非周公之完書也何以言之周之西都今之關中也其東都今之洛陽也二都居北山之陽南山之陰其地東西長南北短短長相補不過千里古今一也而周禮王畿之大四方相距千里如書棋局近郊遠郊甸地稍地小都大都相距皆百里千里之方地實無所容之故其畿內遠近諸法類皆空言耳此周禮之不可信者一也書稱武王克商而反商政列爵惟五分土爲三故孟子曰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不達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鄭子產亦云古之言封建者蓋若是而周禮諸公之地方五百里諸侯四百里諸伯三百里諸子二百里諸男百里與古說異鄭氏知其不可而爲之說曰商爵三等武

王增以子男其地猶因商之故周公斥大九州始皆
益之如周官之法於是千乘之賦自一成十里而出
車一乘千乘而千成非公侯之國無以受之吾竊笑
之武王封之周公大之其勢必有所併必有所徙一
公之封而子男之國爲之徙者十有六封數大國而
天下盡擾此書生之論而有國者不爲也傳有之曰
方里而井十井爲乘故十里之邑而百乘百里之國
而千乘千里之國而萬乘古之道也不然百乘之家

古今釋疑

卷之二

九

爲方百里萬乘之國爲方數圻矣故無是也語曰千
乘之國稱乎大國之間千乘雖古之大國而於衰周
爲小然孔子猶曰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
也者然則雖衰周列國之疆家猶有不及五十者矣
韓氏羊舌氏晉大夫也其家賦九縣長轂九百其餘
四十縣謂一縣而百乘則可謂一縣而百里則不可
此周禮之不可信者二也王畿之內公邑爲井田鄉
遂爲溝洫此二者一夫而受田百畝五口而一夫爲

役百畝而稅之十一舉無異也然而井田自一井而
上至於一同而方百里其所以通水之利者溝洫滄
三溝洫之制至於萬夫方三十二里有半其所以通
水之利者遂溝洫滄川五利害同而治制異爲地少
而用力博此亦有國者之所不爲也楚爲掩爲司馬
町原防井衍沃蓋平川廣澤可以爲井者井之原阜
堤防之間狹不可井則町之杜預以町爲小頃町皆因地以制
廣狹多少之異井田溝洫蓋亦然耳非公邑必爲井

古今釋疑

卷之二

十

田而鄉遂必爲溝洫此周禮之不可信者三也三者
既不可信則凡周禮之詭異遠於人情者皆不足信
也古之聖人因事立法以便民者有矣未有立法以
疆人者也立法以疆人此迂儒之所以亂天下也胡
五峯曰謹按孔子定書周官六卿冢宰掌邦治統百
官均四海者也今以劉歆所成周禮考之太宰掌建
邦之六典夫太宰統五官之典以爲治者也豈於五
官之外更有治典哉則掌建六典歆之妄也太宰之

屬六十。小宰也。司會也。司書也。職內也。職歲也。職幣也。是六官之所掌。繁而事復。類皆期會簿書之末。俗吏掊克之所爲。而非贊冢宰。進退百官。均一四海之治者也。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今天官有宰夫者。考郡都鄙縣之治。乘其財用之出入。凡失財用物。辟名者誅之。其足用長財者賞之。夫君相守恭。儉不尚末作。使民務本。此用長財之要也。百官有司。謹守其職。豈敢踰越制度。自以足用長財爲事。若古今釋疑 卷之二 十一

殿而內外亂矣。宮伯掌王宮之士庶子。鄭玄以爲諸吏之適庶。宿衛王宮者也。天子深居九重。而朝後市。謹之以門衛。嚴之以城郭溝池。環之以鄉遂縣都。藩之以侯甸男邦采衛。守之以夷蠻戎狄。周匝四垂。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今周公乃於宮中置諸吏。又以其士庶子衛王宮。何示人不嚴。而自削弱如此也。王后之職。恭儉不如忌。帥夫人嬪婦。以承天子。奉宗廟而已矣。今內宰凡建國左右立市。豈后之職也哉。古今釋疑 卷之二 十二

中祿祠禴禴之事。夫祭祀之禮。天子公卿諸侯太夫士行之於外。后妃夫人嬪嬙供祭服。遵豆於內。凡天地宗廟山川百神。祀有典常。又安用此么麼禱祠禴禴於宮中。此殆漢世女巫。就左道入宮中。乘妃姬妒妒。與爲厭勝之事耳。劉歆乃以爲太宰之屬。置於王宮。其誣周公也甚矣。冢宰當以天下自任。故王者內嬖嬪婦。敵於后。外寵庶孽。齊於嫡。宴遊無度。衣服無章。賜與無節。法度之廢。將自此始。雖在內庭。爲冢宰者。真當慎其責也。若九嬪之婦法。世婦之官具。女御之工事。女史之內政。典婦之女功。乃后夫人之職也。何爲而亦統於冢宰耶。四方貢職。各有定制。王者爲天下主財。奉禮義以養天下。無非王者之財也。不可以有公私之異。今大府乃有式貢之餘財。以共玩好之用。不幾有如李唐之君。受裴延齡之欺罔者乎。王府乃有王之金玉。良貨賄之藏。不幾有如漢桓靈置私庫者乎。內府乃有四方金玉齒革良貨賄之獻。而

供王之好賜。不幾有如李唐之君。受四方羨餘之輕侮者乎。王裘服。宜夫人嬪嬙之任也。今既有司裘。又有縫人。屨人等九官。則皆掌衣服者也。膳夫酒正之職。固不可廢。又有貽人鹽人等十有六官。則皆掌飲食者也。醫師之職。固不可廢。又有獸醫等五官。皆醫事也。帷幕次舍之事。固不可廢。而皂隸之所作也。亦置五官焉。凡此既不應冗濫如是。且皆執技以事上。役於人者也。而以爲冢宰進退百官。均一四海之屬。何也。漢興。經五伯七雄。聖道絕滅。大亂之後。陳平爲相。尚不肯任廷尉內史之事。周公承文武之德。相成王爲太師。乃廣置宮闈。猥褻承服。飲食技藝之官。以爲屬。必不然矣。其末則又有夏采之官焉。專掌王崩復土者也。嗚呼。安得是不祥之人哉。禮官臨大變。一時行之可矣。乃預置官以俟王崩。而行其職。何不祥之甚也。太宰之屬六十有二。考之未有一官完善者。則五卿之屬可知矣。而可謂之經。與易詩書春秋配。

乎。王炎曰。周禮猶有可疑者。先儒蓋未之疑也。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且祀昊天於南至。服裘爲宜。祀黃帝於季夏盛暑之月。而亦服裘可乎。王楮大圭。又執鎮圭以朝日。以考工記考之。大圭其長三尺。鄭康成謂玉方一寸。其重一斤。若圭三尺。其博二寸有半。其厚四分。則其重殆三十斤。而王能指之乎。王乘玉輅。建太常。維者六人。服皆袞冕。夫袞冕。王與上公之服也。維太常者。徒行車後。乃亦承古今釋疑

卷之二

五

龍袞。與王同服。不幾於尊卑無辨乎。天官既有世婦。有官又有世婦。且曰。每官卿二人。謂之婦。則不得以爲卿。鄭康成乃曰。如漢有長秋。亦以士人居之。夫士人爲卿。則又不得謂之婦矣。且王后六宮。而天子六卿。若宮有二卿。則卿十有二人。何其數之多耶。郝氏完解曰。詳觀周禮布置經營。全似管子內政。蓋其學本宗聖。而雜以刑名功利。焉可誣周公也。夫周禮之不可爲經。不在五官之錯亂。而况五官本無錯亂也。

今儒者亟議改訂。苟改訂矣。周禮可遂行乎。且如司徒鄉老一職。而公卿大夫至下士。凡一萬八千七百五十人。一市之中。商賈幾何。司市官屬。凡一百四十人。一商之肆。自肆長至史。二百有十人。行此法也。豈擾煩苛。民其能堪乎。此管商縱橫什伍嚴密之政。學者觀其節目。不通其大綱。喜其文字。不思其義理。見其布置。不察其謀爲。觀其名法。不窮其源委。猥以爲周公致太平之書。及其舛逆不通。反疑爲後人錯古今釋疑

卷之二

六

亂而不知是書之不可用者。不在文辭之錯亂。而在事理之踈戾。其所以眩惑後世者。不能掩其事理之踈戾。而特譁張於文辭。使人不可端倪耳。今卽以世儒所訂六官。一一整齊。按其職以設官。執其數以用人。六官之屬十萬。糜沸蟻動。官多民少。豈能一朝居。不渎惟其事理。而徒以錯亂掩其謬戾。左矣。

冬官

先儒皆謂周禮亡其冬官司空。以考工記足之。陳振孫曰。愚嘗疑周禮六典。與書周官不同。周官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擾兆民。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二官各有攸司。蓋自唐虞九官。禹契所職。則已然矣。今地官於教事殊略。而田野井牧。鄉遂稼穡之事。殆皆司空職耳。周官初無邦事之名。今所謂事典者。據小宰職云。冬官掌邦事。未知定爲何事。書闕而補以考古今釋疑。卷之二。工記。天下之事。止於百工而已耶。郝京山曰。世儒謂司徒掌五教。司空平水土。議改正。必若此。則宗伯當爲司徒。而司空稱地官可也。今旣以司徒充地官。則地官之兼水土。其義甚確。蓋是書取法天地四時。冬官主事。而四時惟冬無事。萬物冬藏。故其官爲司空。唐虞司空總百揆。卽古之冢宰。天無爲而冢宰知始。冬無事而司空代終。故司空散寄於五官。卽冢宰兼攝乎百職也。虛舟王氏曰。六官之名。冢大也。宰制也。

司徒。徒衆也。宗伯。禮以宗爲先。司馬。兵以馬爲先。司寇。寇所常防治也。司空之空。爲何物乎。堯制司空之官。以龍禹卽宰相也。漢三公。以司空配之。猶古意也。商以太宰爲前列。周竝列而重其權。蓋冢宰兼相職。而司空實相位也。然則司空篇亡。非亡也。本無職掌。以宰相時兼之耳。履按此與郝氏論合。自晚宋俞庭椿作復古編。謂冬官不亡。錯簡五官之內。遂剔出之。其後王次點。丘葵。吳澄。最後何喬新。相繼而增損之。古今釋疑。卷之二。此五家者。且攘臂而詡。是何足當京山之一笑耶。近世柯氏作釋原。割其遂人以下四十職。以補冬官。五家之後。繼以柯氏。大司徒其浸滅矣。

禮記

禮記者。即所謂小戴禮也。隋志曰。漢初河間獻王。又得仲尼弟子。及後學者。所記一百三十一篇。獻之時亦無傳之者。至劉向考較經籍。得一百三十篇。何因第而叙之。又得明堂陰陽記三十三篇。孔子三朝記七篇。王氏史氏記二十一篇。樂記二十三篇。凡五種合二百十四篇。戴德刪其煩重。合而記之。為八十五篇。謂之大戴禮。而戴聖又刪大戴之書。為四十六篇。古今釋疑 卷之二

謂之小戴記。漢末馬融。遂傳小戴之學。融又足月令一篇。明堂位一篇。樂記一篇。合四十九篇。而鄭玄受業於融。又為之注。其為義疏者甚多。唯皇甫侃。熊安生。見於世。唐孔穎達。撰正義。則据皇氏為本。其有不備。以熊氏補焉。經籍考七十卷。今監本六十三卷。今之大全。所主者。陳澍註也。鄭玄云。月令。呂不韋所作。蔡邕王肅云。周公作。非也。月令云。乃命太尉。此泰官名。其服飾車旗。並不合周法。呂氏春秋。以月令為首。乃不韋之作無疑。至唐明皇改黜舊文。附益時事。既御刪月令。升為禮記首篇。傳李林甫等為之解。今監本註疏。仍復鄭氏之舊。樂

記河間獻王所作。劉歆云。緇衣公孫尼子所作。盧植云。王制漢文時博士所作。其餘衆篇。皆如此例。但未盡盡知所記之人。獨大學中庸。為孔氏之正傳。至二程始尊信而表章之。朱子為之章句。遂獨行。與論孟稱四子書。按中庸是子思所作。已見於孔叢子。大學至程子。乃曰。孔氏之遺書。朱子乃曰。經是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傳是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頗補正其錯簡脫文。如格物章。誠意章是也。註疏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通下

古今釋疑 卷之二

誠意章。皆在經文之下。自引淇澳詩。至沒世不忘也。又在誠意章下。聽訟一章。又在止於信下。集註悉考正之。且謂格物。郝氏通解曰。凡禮不可常行者。非禮章亡。補作一篇。郝氏通解曰。凡禮不可常行者。非禮之經。用于古。不宜于今。而猶著之于篇。非聖人立經之意。即四十九篇中所載。如俎豆席地。袒衣行禮。書名用方策。人死三日斂之類。古人用之。今未宜。父在為母期。出母無服。師喪無服。此等雖古近薄。父母為子斬衰。妻與母同服。此等失倫。官士不得廟事祖。支子不祭。此等非人情。杖不杖。視尊卑貴賤哭歔為位

於外。葵穀與魚腊置柩旁。此等近迂濶。國君饗賓。夫人出交爵。命婦入公宮養子。國君夫人入臣子家弔喪。此等犯嫌疑祭祀用子弟爲尸。使父兄羅拜。若祫祭。則諸孫濟濟一堂爲鬼。此等近戲謔。人必含珠玉以誨盜。牆中藏甕甔管衡等器。歲久腐敗。陷爲坑谷。此等無益有害。古人每事不忘本。酒尚玄。冠服用皮。食則祭。至於宗族姓氏。則隨便改易。如司徒司空。韓氏趙氏。惟官惟地。數世之後。逃其祖姓。又何其無重古。今釋疑人卷之二

本之思也。廟制天子至士庶有定數。皆有室有寢。有室有門。大邑巨家。父子世官。兄弟同朝。將廟不多於民居乎。如云皆設於宗子家。則宗子家無地可容。如父爲大夫。子爲士庶。則廟又當改毀。倏興倏廢。祖考席不暇煖。適子繼體。分固當尊。至于抑庶之法。亦似太偏。喪服有等。不得不殺。至于三殤之辨。亦覺太瑣。衰麻有數。不得不異。至于麻葛之易。亦覺太煩。天子選士。觀德用射。射中得爲諸侯。不中不得爲諸侯。如

此之類。雖古禮乎。烏可用也。故凡禮非一世一端可盡。古帝王不相沿襲。聖人言禮。不及器數。惟曰義以爲質。有以也。此四十九篇。大都先賢傳聞。後儒補緝。非盡先聖之舊。而鄭康成信以爲仲尼手澤。遇文義難通。則稱竹簡爛脫。顛倒其序。根據無實。則推殷夏異世。逃遁其說。節目不合。則游移于大夫士庶之間。左右兩可。解釋不得。則託爲殊方語音。變換其文。牽強穿鑿。殊乖本初。蓋鄭以記爲經。既不敢矯記之非。古今釋疑人卷之二

世儒又以鄭爲知禮。不敢議鄭之失。千餘年來。所以卒貿貿然耳。按大戴禮八十五篇。陳振孫曰。今篇第三十八篇。末闕四篇。所存當四十三。而於中又闕第七十二。復出一篇。實存四十篇。意其闕者。卽聖所刪邪。然哀公問。投壺二篇。與今禮記文不異。他亦間有同者。保傳篇。世言賈誼書所從出也。今攷禮容篇。湯武奉定。取合。則盡出誼疏中。反若取誼語。勸入其中者。公作篇至。錄漢昭帝冠辭。則此書始後人好事者。采獲諸書爲之。故駁雜不經。決非戴德本。書也。題九江太守。乃小戴所歷官。尤非是。

春秋

司馬遷曰孔子明王道于七十餘君莫能用故論史記舊聞興於魯而次春秋上記隱下至哀之獲麟杜

預曰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也仲尼從而修之班志曰

春秋左史記言右史記事事為春秋言為尚書則是以

春秋為古史之名按孟子明言晉謂之乘楚謂之檮

杌春秋有已經夫子筆削之春秋據左氏韓起之所

見與叔向叔時之所學者乃周公伯禽以來上自天

子下至列國禮樂征伐等事無不備載皆周之盛時

為王之典章杜預所謂周之舊典禮經是也此夫子

未生之前未經筆削之春秋也今所修春秋經孔子

古今釋疑卷之二

曰其義則丘竊取之者皆魯史記東按漢藝文志春

遷以後事已經夫子筆削之春秋也按漢藝文志春

秋古經凡十二篇太史公曰春秋文成數萬張晏曰

氏云今細數之夏國一千四百二十八字遷誤也眉山李

履按監本春秋左傳都計三十六萬字遭秦滅學

口說尚存漢初有公羊穀梁鄒夾之傳四家之中鄒

氏無師夾氏未有書惟公羊穀梁立于學官隋志謂

于王莽治公羊者本之胡毋子都董仲舒至漢末何

休乃為解詁戴宏序云子夏傳公羊高傳其子平

帝時壽乃其弟子胡毋子都著于竹帛儒林傳胡毋

應公授孟卿孟卿授嚴彭祖嚴彭祖授安樂由是公羊

有顯嚴之學隋志謂胡毋生授嚴公又謂孟卿授莊

孟恩誤徐彥疏又云胡毋生授董氏未治穀梁者本

詳何休則依胡毋生條例而作解詁治穀梁者本

之江公至晉范甯乃為集解傷士助疏曰穀梁受經

傳中公申公傳江翁其後榮廣大善穀梁又傳蔡千

秋漢宣帝好之遂盛行于世儒林傳江翁作江公自

魏晉以來注穀梁者有尹更始唐同康信孔演江熙

等十家范甯皆以為精淺于是撰集解按公羊子

齊人顏師古曰名高吳兢書目以為子夏弟子穀梁

子魯人師古曰名高應劭風俗通稱穀梁名赤子夏

弟子康信則以為秦孝公同時人阮孝緒則以為名

做字元始皆無所稽莫得而定葉適曰公羊穀梁受

學于子夏此出于譏緯之書所謂說顯辭者其言不

經見鄭樵曰公羊穀梁正子之視疾則公羊必出于

古今釋疑卷之二

樂正子之後穀梁載尸子沈子之語則穀梁必出于

尸子沈子之後穀梁載尸子沈子之語則穀梁必出于

非公羊所自為可知穀梁之書有所謂公羊子曰則其

其書又非穀梁之所自為可知蓋公穀皆作于焚書

尹咸及翟方進受。由是言左氏者。本之賈。賈到欲。平
帝時立。劉向別錄云。左丘明授曾申。申授吳起。起授
其子期。期授鐸椒。椒授虞卿。虞卿授荀卿。荀卿授張
蒼。劉歆傳云。初左氏傳多古字古言。及歆治左氏。引
傳文以解經。轉相發明。由是章句義理備焉。至杜預
則集劉歆賈逵許叔穎客之注。分經之年。與傳之年
相附。故題曰。迄隋時。杜氏盛行。其為義疏者。有沈文
阿。蘇寬。劉炫。公羊穀梁浸微。唐孔穎達。又據劉學撰
正義。左氏愈盛。經籍考三十六卷。而今監本六十卷。而何休註疏。則徐
彥所撰。經籍考三十卷。今監本二十八卷。崇文總目
其在長。范甯註疏。則楊士勛所撰。經籍考十二卷。自
慶後也。今監本二十卷。自
古今釋疑 卷之二 五

三傳迭興於世。而春秋正經。無復單行。馬端臨曰。春
秋古經。雖漢藝文志有之。然夫子所修之春秋。其本
文世所不見。而自漢以來。所編古經。則自三傳中取
出經文。名之曰正經耳。而三傳所載經文。多有異同。
則學者何所折衷。如公及邾儀父盟于蔑。左氏以為
蔑。公穀以為昧。築郿。左氏以為郿。公穀以為微。會于
厭慙。左氏以為厭慙。公羊以為屈銀。若是者殆不可
勝數。蓋不特亥豕魯魚之偶誤。其一二而已。然此特

名字之訛耳。其事未嘗背馳。於大義尚無所闕也。至
於君氏卒。則以為聲子。魯之夫人也。尹氏卒。則以為
師尹。周之卿士也。然則夫子所書隱三年夏四月辛
卯之死者。竟為何人乎。不寧惟是。公穀於襄公二十
一年。皆書孔子生。而左氏于哀公十四年。獲麟之後
又復引經至十六年。書仲尼卒。杜征南亦以為近誣。
然則春秋本文。其附見于三傳者。不特乖異。未可盡
信。而三子以其意增損者。有之矣。遽指以為夫子所
傳。多從左氏經文。其獲麟後不錄。同於公穀焉。
古今釋疑 卷之二 五

左傳非丘明作

劉歆曰左氏丘明奸惡與聖人同親見夫子而公羊在七十子之後司馬遷曰魯君子左丘明因孔子史記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班固藝文志曰仲尼與左丘明觀魯史而作春秋而丘明作傳杜預序左傳亦云左丘明受經于仲尼鄭樵曰詳諸所說皆以左氏爲丘明無疑矣至唐啖助趙匡獨立說以破之啖助曰論語所引丘明乃史秩遲任之類左氏集諸國史古今釋疑卷之二

以釋春秋後人謂左氏爲丘明非也趙氏曰公穀皆孔氏之後人不知師資幾世左丘明乃孔子以前賢人而左氏不知出于何代惟啖趙立說以破之未有約論然使後人不以丘明爲左氏者則自啖趙始矣況孔氏所稱左丘明姓左名丘明斷非左氏明矣今以左氏傳質之則知其非丘明也左氏中紀韓魏智伯之事又舉趙襄子之諡則是書之作必在趙襄子既卒之後若以爲丘明自獲麟至襄子卒已八十年

矣使丘明與孔子同時不應孔子既沒七十有八年之後丘明猶能著書今左氏引之此左氏爲六國人在於趙襄子既卒之後明驗一也左氏戰于麻隧秦師敗績獲不更女父又云秦庶長鮑庶長武帥師及晉師戰于櫟秦至孝公時立賞級之爵乃有不更庶長之號今左氏引之是左氏爲六國人在於秦孝公之後明驗二也左氏云虞不臘矣秦至惠王十二年初臘鄭氏蔡邕皆謂臘于周卽蜡祭諸經並無明文古今釋疑卷之二

惟呂氏月令有臘先祖之言今左氏引之則左氏爲六國人在於秦惠王之後明驗三也左氏師承鄒衍之誕而稱帝王子孫按齊威王時鄒衍推五德終始之運其語不經今左氏引之則左氏爲六國人在齊威王之後明驗四也左氏言分星皆準堪輿按韓魏分晉之後而堪輿十二次始有趙分曰大梁之語今左氏引之則左氏爲六國人在三家分晉之後明驗五也左氏云左師展將以公乘馬而歸按三代時有

車戰。無騎兵。惟蘇秦合從六國。始有車千乘。騎萬匹之語。今左氏引之。是左氏爲六國人。在蘇秦之後。明驗六也。左氏序呂相絕秦。聲子說齊。其爲雄辯狙詐。直游說之士。抑閼之辭。此左氏爲六國人。明驗七也。左氏之書。序秦楚事最詳。如楚師漸猶拾藩等語。則左氏爲楚人。明驗八也。據此八節。亦可以知左氏非丘明。是爲六國時人無疑矣。或問伊川曰。左氏是丘明否。曰。傳無丘明字。故不可考。又問左氏可信否。曰。

古今釋疑

卷之二

五

不可全信。信其可信者耳。其知言欺。東坡曰。史記堯本紀。舜歸而言帝。流共工于幽陵。以變北。放驩兜于崇山。以變南蠻。遷三苗于三危。以變西戎。殛鯀于羽山。以變東。太史公多見古書。足証西漢儒者之失。四族者。若皆竊奸極惡。則必誅之於堯之世。不待舜矣。屈原云。鯀倖直以亾身。則鯀蓋剛而犯上者耳。四族皆小人也。則安能以變四裔之俗哉。蓋誅責也。亦不廢棄。但遷之遠方。爲要荒之君長爾。如左氏之

言。皆後世流傳之過。董彥遠跋堯母碑。言漢人尚讖緯。以高祖爲雷電感大澤中以生。故追叙慶都感赤龍生堯相配。劉焯常謂左氏稱在夏。謂陶唐氏。其處者爲劉氏。非魯史本文。乃漢儒特爲此語。以漢出堯後。託左傳有明文。求重于世。而孔穎達信之。劉道原曰。惠公愛少子。立爲太子。而國人不與。而立隱。隱曰。吾將讓焉。太子桓公。侯望十年不獲。而羽父殺隱。立桓。桓曰。隱攝也。吾取之。左氏信桓之欺。故曰。攝公殺

古今釋疑

卷之二

五

信。隱之詐。故曰。讓。皆失之。可知傳者。本皆遷就所傳之史。而揣摩立說。故展轉求當于聖人。而捉襟露肘。補綻不及。左氏略近于二傳。然自明者觀之。其未嘗親見仲尼。甚燎然也。陸文裕曰。論語反魯樂正。事在哀公十一年。孔子六十五。前此詩禮樂散亂。十一千。百季札聘魯。在襄公二十九年。是時夫子八歲。安得樂工之所肄習。與季子之所審定者。皆夫子國風雅頌之新編也。疑左氏之傳會以此。又季子所論既

往。則或有據。獨于歌秦則推其方來。是于音義何所取。而與列國異例。疑後人之附會左氏以此。故先儒以爲左氏出于子駿。而君子曰。皆漢儒之文也。郝京山曰。左丘明爲魯史官。或然。謂左傳卽丘明作。非也。若丘明所作。當時親見夫子。其說亦自不可易。今詳傳中斷例敘事。種種迂謬。反有借義公穀者。豈親見仲尼者乎。如出丘明之手。則經之所書。事未有不詳者。有闕未有不知者。今經有闕而不知。有事而無攷。古今釋疑 卷之二 至

豈見而知之者與。其非丘明作無疑也。且其力在藻繪。而畧于聖人作經之意。此後世詞人。借立要求傳而已。公穀襲左而加例。胡氏襲三傳而加鑿。致使聖人忠厚之作。成險刻瑣碎射覆之書。皆因信左太過耳。蓋左傳出三晉辭人之手。故其說往往右晉譽重耳五臣。不啻口出。誇晉功業。無異三王。子孫世受諸侯朝貢。卿大夫招權納賄。貪淫敗亂。皆鋪張其事。仿不以爲怪。世儒遂謂春秋尊晉。仲尼獎伯。承述至

皆左傳誤之也。履聞之老父曰。推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之語。必丘明在前。夫子因之故云。若許可門人。則不必如此詞氣也。孔安國曰。左丘明魯太史。亦未嘗以爲受春秋之弟子也。疏乃曰。以魯太史而受經于孔子。則傳會矣。陳振孫斷之。謂非一人。蓋戰國時揚才立說之士。或更有左丘氏。而出于漢儒之手。又托之丘明。觀歆移書謏博士。豈不欲多方勝乎。太史公曰。左丘失明。厥有國語。然史記多采國策。而少古今釋疑 卷之二 至

左傳語。豈直未見耶。必出本有漢人增加明矣。國語一篇。自魏晉以後。書錄所題。皆曰春秋外傳。蓋以左傳爲內也。司馬遷傳贊。左丘明爲傳。又纂異同爲國語。陸淳則謂與左傳文體不倫。定非一人所爲。

始於隱公

春秋何始於隱公。程子曰：夫子之道，既不行於天下，於是因魯春秋，立百王之大法。平王東遷，在位五十一年，卒不能興復先王之業，王道絕矣。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狀後春秋作，適當隱公之初，故始於隱公。胡傳曰：今按即鄆以下，多春秋時詩，而謂詩亡狀後春秋作，何也？自黍離降為國風，天下無復有雅，而王者之詩亡矣。春秋作於隱公，適當雅亡之

古今釋疑

卷之二

三

後。又按小雅正月，刺幽王詩也，而曰赫赫宗周，褒姒滅之。逮魯孝公之末，幽王已為犬戎所斃，惠公初年，周既東矣。春秋不作於孝公，惠公者東遷之始，流風遺俗，猶有存者。鄭武公人為司徒，善於其職，則猶用賢也。晉侯擇王於羣，錫之秬鬯，則猶有誥命也。王曰：其歸視爾師，則諸侯猶來朝也。義和之薨，謚為文侯，則列國猶有請也。及平王在位日久，不能自強於政治，棄其九族，葛藟有終，遠兄弟之刺，不撫其民，周人

有束薪蒲楚之譏，至其晚年，失道滋甚，乃以天王之

尊，下賄諸侯之妾，於是三綱淪，九法斁，人望絕矣。春秋於此，蓋有不得已焉耳。託始乎隱，不亦深切著明也哉？履聞之先中丞公曰：王降為國，非采風者所得而降也。繫王於天，非編年者所得而繫也。故曰聖之時也。人倫之至也。古未有戎狄殺中國主者，殺之自幽王始。古未有子借戎兵而篡父器者，篡之自平王始。夫周之興也，起乎閭閻，及其亡也，曰赫赫宗周，褒姒滅之。詩也者，以夫婦造端，而以父子蠱終者也。故曰亡也。夫魯伯禽至懿公十世矣，兄之子伯御弑之，而自立。周宣王中興，盡復小雅者，豈第云六月車攻，雲漢常武而已哉？蓋其征伐在柄，能討列國之亂，其四十有六年間，天下無敢弑父與君者，自宣王行誅伯御始也。伯御既誅，魯之家法賴周而正，傳及隱桓，而魯不忍言矣。公子裒之弑行，而兄弟變矣。彭生之弑行，而夫婦變矣。子之意，我魯不辰如斯也，卒恒歸

古今釋疑

卷之二

四

諸侯之妾媵。則忘其親。嘗褒姒伯服之變。而成人之寵妾。以啓亂源矣。今有天王移六師。戡定吾國。如伯御時。何可得哉。周之夷於東遷也。魯之圖於薦氏也。平之四十九年。隱之元年。適逢其時。而修之曰。春王正月。傷哉乎。日昃之離。孰是繼明。照於四方者。詩之亾也。關雎鵲巢之意絕。而朝會燕享之獻納也。次之迹之熄也。內外上下之統解。而避洛戎申之式微也。次之。如謂黍離之悲。不堪列之雅也。則夫江漢汝墳。古今釋疑人卷之二

聖

終於獲麟

春秋終於獲麟。或謂制作三年。文成致麟。此賈逵服虔穎容之說。杜預論其妖妄。以爲麟出不時。聖人感焉。因修春秋。而絕筆於獲麟之一句者。所感而作。固所以爲終也。若公羊傳。反袂拭面。稱吾道窮。又似方修春秋。遇獲麟而絕筆矣。程伊川則主杜氏。謂夫子述作之意有素。但因麟而發耳。然麟不出。春秋豈不作。胡康侯謂文成致麟。亦聖之常。蓋又宗賈氏之徒。古今釋疑人卷之二

聖

使麟以地得也不書公不使麟以公得也嗚呼以是而論春秋豈真知春秋也哉如史記自序終於麟止則有意倣春秋失之矣

褒貶

呂大圭曰是非者人心之公不以有位無位而皆得以言故夫子得公因魯史以明是非賞罰者天子之柄非得其位則不敢專也故夫子不得不假魯史以寓賞罰履按此蘇洵說夫子匹夫也固不得以擅天子之賞罰魯諸侯之國也獨可以擅天王之賞罰乎魯不可以擅天王賞罰之權而夫子乃因推而予之則是夫子爲其實而魯獨受其名夫子不敢自僭而乃使魯僭之聖人尤不如是也大抵學者之患在於尊聖人太過而不明于義理之當然于是過爲之論意欲尊夫子而實背之或謂兼三代之制其意以爲夏時殷輅周冕韶樂聖人之所以告顏淵者不見諸用而寓其說於春秋此皆一切繆妄之論其大要皆主於以禮樂賞罰之權爲聖人自私之具耳夫四代禮樂孔子之所以告顏淵者亦謂其得志行道則當如是耳豈有無其位而修當時之史乃遽正之以四代禮樂

之制乎。夫子魯人也。其所修者魯史也。其時周也。故所用者周之制。此則聖人之大法也。謂其於修春秋之時。而竊禮樂賞罰之權。以自任。變時王之法。兼三代之制。不幾於誣聖人乎。後之觀春秋者。必知夫子未嘗以禮樂賞罰之權。自任。而後可以破諸儒之說。劉永之曰。夫今之與古遠矣。而其理弗異也。設使有一孔子。生乎今之世。立乎今之朝。非君之命。與其職守。而取今之國史。而損益焉。予奪焉。褒譏焉。而公示之人。其乃不爲僂民者鮮矣。蓋方是時。各國亦莫不有人焉。其立詞也。亦莫不有法。趙穿之弑逆也。而書曰。趙盾弑其君。則晉史之良也。崔杼之弑逆也。太史死者三人。而卒書曰。崔杼弑其君。則齊史之良也。之二國者。有二良焉。而況於魯有周公之遺制。以秉禮之臣者乎。是故法之謹嚴。莫過於魯史。其屬詞比事。可以爲訓。莫過於魯史。其當時之治亂盛衰。可以上接乎詩書之跡。莫過於魯史。是以聖人有取焉。謹錄

而傳之。以寓其傷周之志焉。郝敬曰。孟子曰。春秋天子之事也。謂春秋所記禮樂征伐。自諸侯出。皆僭天子之事者也。故曰。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五伯摟諸侯以伐諸侯。三王之罪人。所以春秋爲天子之事作也。豈謂仲尼以天子事自用之乎。仲尼嘗曰。惡稱人之惡者。惡居下流而訕上者。子貢亦曰。惡訐以爲直者。聖賢用心。仁厚忠敬如此。春秋之作。豈有肯自犯其所惡哉。是以義直而情婉。法嚴而禮恭。憂淡而詞遜。是故魯隱公之死。仲鞏弑之也。而書公薨。桓公死于車中。彭生弑之也。書薨于齊。昭公出奔。季孫意如逐之也。書孫于齊。文姜敬嬴穆姜之淫惡。亦書夫人。書小君。死亦書薨。季友酖殺其兄叔牙。書公子牙卒。慶父殺子般。書子般卒。齊桓殺哀姜。以尸歸魯。書夫人薨。喪至自齊。襄仲弑嗣君。書子野卒。凡此皆魯事之惡。曲爲之諱者。周惠王之見逐于五大夫也。鄭莊公之射王中肩也。王子帶召戎伐王。火其東

門也。周大夫王叔伯與爭政，而晉趙盾聽訟也。周殺大夫長弘以謝晉趙鞅也。此類諱而不書。晉重耳召王至溫，書狩。凡此皆天王之醜，曲爲之諱者。宮僕弑父，不書僕書莒。晉樂書中行偃弑君，不書偃而書晉。鄭子駟弑君，兒頑書卒于鄆。莒展與弑父密州，不書展與而書莒人。楚子圉弑其君麇，齊人弑其君陽生以謝吳而皆書卒。鄭祭仲衛黔牟孫林父甯殖北燕大夫逐君，皆書君出奔。凡此皆外事之疑而從輕者。

古今釋疑

卷之二

聖

春秋僭國三，魯僭禮，楚僭號，晉僭權。魯用八佾，郊禘大雩，大蒐兩觀，世室皆微舉其事而不直書。楚武王始稱王，晉襄公徵諸侯入朝，晉悼公命諸侯朝貢之數，齊頃公欲王晉，魯鄭之君入晉稽首，皆不書。至于伯子男稱公侯，一切因之而不改，此類又何恕也。是以春秋雖法嚴義正，而委蛇忠厚又如此。蓋教天下萬世以臣子事君父之禮，與士君子處世立言之法，所謂修詞之誠，出于是非臧否之外者也。他如晉趙盾鄭歸生許世子未操刀而書弑君，晉申生朱座自縊死而書殺子，蓋繇學者不信經而信傳，以爲春秋責備之嚴，不知聖人推見至隱，皆道其實耳，豈有已甚之詞。而世儒謂春秋爲刑書，至比附吹求，不遺餘力，果爾，則春秋慘礪刻剝，爲韓商之祖矣。

古今釋疑

卷之二

聖

盾鄭歸生許世子未操刀而書弑君，晉申生朱座自縊死而書殺子，蓋繇學者不信經而信傳，以爲春秋責備之嚴，不知聖人推見至隱，皆道其實耳，豈有已甚之詞。而世儒謂春秋爲刑書，至比附吹求，不遺餘力，果爾，則春秋慘礪刻剝，爲韓商之祖矣。

春秋無例

春秋之法。無有所謂例也。但據史所記事之有慨於心者。提而書之。公道難掩。是非自見。時或創出新意。如正月稱王。王稱天。鄭棄其師。天王狩于河陽之類。與凡或書或不書。隨宜化裁。非例也。餘多因舊史。緊括成文。而世儒偽起。凡例或云桓無王。定無正。秦楚吳越。無君臣。無大夫。不月。卑國不日。君弑賊不討。不書葬。外事不告。不書。凡書敗詐。同盟書名。

古今釋疑

卷之二

四

譏世卿。譏遂事。伯討。責備賢者。書爵。書名。書人。書氏。諸如此類。不可枚舉。履按郝氏仲輿曰。要皆後人強設。非仲尼有明訓也。及其不合。則又曰。美惡不嫌同辭。又曰。有變例。有特筆。然則仲尼乃滑稽之雄。而春秋譸張幻語。豈聖人作經之義哉。余氏春秋存侯曰。盟不書日。一也。蔑之盟。則以爲渝。柯之盟。則以爲信。何不同乎。且曰。桓之盟不日。信之也。莊十三年十二月甲寅。公會齊侯盟于扈。何爲而日之與。葵丘之會。

盟。既曰書日以別之矣。而首止甯母。何爲而不日之與。公子益師卒。不日。左氏謂公不與小歛也。然公孫放卒于外。而公在內。叔孫婼卒于內。而公在外。公不與小歛也明矣。又何以書日乎。公羊曰。公子益師遠也。然公子邾遠矣。又何以書日乎。叔孫得臣亦近而不書日何。穀梁曰。不日。惡也。然公子牙。季孫意如。惡矣。又何以書日乎。公孫敖仲遂亦惡。而書日何。胡傳則又皆以爲非。而歸諸恩數之厚薄焉。然得臣之於

古今釋疑

卷之二

四

宣公。非薄也。意如之於昭公。非厚也。而俱得書日。又何與。唯程伊川曰。其不日者。古史簡略。日月不備。而春秋因之。是也。如莊三十一年。春築臺于郎。夏築臺于薛。秋築臺于秦。三十二年。春城小穀。見才閏三時。而大工屢興也。宣十五年。秋蟲。冬蛰生。見連三時。而災害荐作也。莊八年。師大于郎。夏師及齊師圍郕。秋師還。見閏三時。而兵勞於外也。不於書時見之乎。如桓二年。秋七月。杞侯來朝。九月入杞。見來朝方閏一。

月而遽興兵以伐之也。昭七年三月公如楚。九月公至自楚。見朝■之國。閏七月之久而勞於行也。僖二年冬十月不雨。三年王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見閏九月而後雨也。不於書月見之乎。如癸酉大雨震霆。庚辰大雨雪。見八日之間。再見大變也。辛未取郕。辛巳取防。見旬日之間。取二邑也。巳丑葬敬嬴。庚寅克葬。則見其明日乃葬爲無備。丙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夫盟。則見魯人先晉而後衛。巳未同盟于雞

古今釋疑

卷之二

聖

澤。戊寅及陳袁僑盟。則見晉之先盟諸侯。而後盟大夫。凡此之類。不於書日見之乎。比而觀之。年時月日。其關係於史者。如此而已。若以日月係春秋書法之褒貶。則皆諸家臆說也。至於穀鄧書名。則曰貶其朝弑逆之人矣。紀侯獨非朝弑逆之人乎。見其書爵。則爲之解曰。志不朝桓也。於卒啗書名。則曰貶其朋諸侯之妾矣。榮叔獨非朋諸侯之妾者乎。見其書字。則又曰。罪在天王而無貶也。於滕薛書爵。則曰先朝隱

而褒之矣。滕朝桓。降侯稱子。謂其朝弑逆之人也。何貶一人。至于歷代子孫。皆莫之宥乎。見季札書名。則曰爲其辭國生亂也。秦伯夷齊。非辭國者乎。楚一也。始書荆。繼書楚。已而書子。吳一也。始書吳。繼書人。已而書吳子。于以見■之衰盛矣。魯鞏鄭宛詹。始也大夫猶不氏。其後則大夫無有不氏者。鄭段陳佗衛州吁。始也皆名。其後則雖弑君之賊。亦有書氏者。于以見大夫之漸強矣。始也曹莒無大夫。其後則曹莒

古今釋疑

卷之二

聖

皆有大夫。于以見小國之大夫。皆爲政矣。始也吳楚之君皆書人。其後則吳楚之臣亦書名。于以見■之大夫。皆往來于中國矣。諸侯在喪稱子。有稱子而與會伐者。于以見不用周爵。而以國之小大爲強弱矣。會于曹。蔡先衛。伐鄭則衛先蔡。于以見諸侯皆緣目前之利害。而不復用周班矣。幽之會。男先伯。淮之會。男先侯。戚之會。子先伯。蕭魚之會。世子長于小國之君。于以見伯者爲政。皆以私意爲重輕。而無復禮

文矣。垂隴之盟。內之則公孫敖會諸侯。召陵侵楚之師。外之則齊國夏會伯主。予以見大夫敵于諸侯。而莫知其非矣。經于書爵書人。不一而足。諸傳則以爲書爵者。褒之也。尊之也。然同一楚子伐鄭在宣四年。則謂特書爵以予之也。宣九年冬。復謂書爵。見其暴陵中華。宣十年冬。則謂書爵乃直詞。不以楚爲罪焉。書楚子入陳。則謂楚子能討賊。書楚子入徐。則謂書爵非予之也。以不誅誅之也。卽一楚子之爵。或以爲貶。或以爲褒。或以爲無褒無貶。他如桓十年冬。書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乃謂稱爵以著其罪。則書爵一歟。何褒誅貶罪。如天淵之相懸乎。經文書人。傳皆以爲貶。如齊人侵我四鄙。楚人滅麇圍宋。以爲貶可也。然楚人殺夏徵舒。則曰人眾也。人人得而誅之也。荆人來聘。則曰嘉其慕義自通。故進之也。此又以書人爲予之之詞。何與。曰。內外侵伐皆不月。又曰。凡魯桓會伐皆月。果諸侯之惡。獨魯桓爲甚乎。甚矣諸儒

之牽強也。

古今釋疑

卷之二

吳

古今釋疑卷之二終

古今釋疑卷之三目錄

安成
楊森竹菴訂正

吳雲舫翁參閱

論語

孟子

孝經

爾雅

二十一史

古今釋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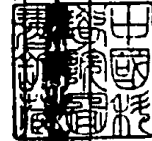
卷之三目錄

偽書

汗青閣

古今釋疑卷之三

合山方中



論語

漢書藝文志曰：論語者孔子應答弟子時人及弟子相與言而錄聞於夫子之語也。當時弟子各有所記。夫子既沒，門人相與輯而論撰，故謂之論語。鄭康成以爲仲弓子游子夏等撰定。柳宗元曰：論語非孔子弟子所記也。孔子弟子曾參最少，少孔子四十六歲。曾子老而死，是書記曾子之死，則去孔子也遠矣。曾子之死，孔子弟子略無存者矣。吾嘗觀曾子弟子之爲之也，且是書載弟子必以字，獨曾子有子不然。由是言之，弟子之號之也。然則有子何以稱子？曰：孔子之校也，諸弟子以有子爲似夫子，立而師之，則固嘗有師之號矣。今所記獨曾子最後死，余是以知之。蓋衆正子春子思之徒，相與爲之爾。或曰：孔子弟子，曾雜記其言，然而卒成其書者，曾氏之徒也。按漢興傳者，

則有三家。魯論語者魯人所傳。凡二十篇。即今所行。篇次是也。與齊夏侯勝章賢及子玄成曾齊論語者

齊人所傳。別有問王知道二篇。凡二十二篇。其二十

篇中。章句頗多於魯論。王吉朱時主卿貢禹五鹿充

古論語者與古文尚書同出於孔氏壁中。章句頗省。

與魯論不異。唯分堯曰下章子張問。以爲一篇。有兩

子張。凡二十一篇。如淳曰。分堯曰篇後。子張問何如

篇次又不與張禹初受魯論。兼講齊論。後遂合而考

古今釋疑

卷之三

之。除去齊論問王知道二篇。號張侯論。爲世所貴。後

漢包咸周氏。並爲章句。列於學官。馬端臨曰。問王知

無之。度必後儒依倣而作。非聖經之本真。此古論唯

所以不傳。若夫子之言。禹何人而能刪乎。

孔安國爲之訓解。而世不傳。至馬融亦爲之訓說。漢

末鄭玄就魯論爲本。參考齊論古論而爲之註。魏陳

群王肅周生烈皆爲義說。何晏又爲集解。齊論古論

遂亡。至隋何鄭並行。朱邢昺奉詔撰正義。一以何晏

爲主。是謂註疏。經籍考十卷。今胡廣等輯四書大全

則主朱子集註焉。漢志又有孔子家語二十七篇。顏

者蓋王肅所註。得於孔子二十四世孫猛家。後序曰。

家語者。皆當時公卿士大夫。及七十二弟子之所諮

訪。交相對問。言語也。諸弟子既取其正實而切事者。

別出爲論語。其餘則集錄之。名曰孔子家語。秦焚書。

與諸子同列。故不見。漢高祖克秦。悉欲得之。及呂氏

專漢。取歸藏之。其後被誅亡。而家語乃散在人間。好

事者。或各以意增損其言。故使同是一事。而輒異辭。

妄相錯雜。不可得知。馬昭曰。今家語王肅增加。非鄭

元也。

古今釋疑

卷之三

三

孟子

史記云。孟軻受業子思之門人。藝文志作子思弟子。道既通。所

如者不合。退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

子七篇。藝文志載孟子十一篇。蓋又有外書四篇也。

後漢趙岐題辭曰。此書孟子之所作也。故總謂之孟

子。七篇。二百六十一章。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秦

焚經籍。其書號為諸子。得不泯絕。而外書四篇。性善

辯文說孝經為正。其文不能弘深。似非孟子本真也。

古今釋疑 卷之三 四

藝文志孟子十一篇。唐林慎思謂孟子七篇。非軻自著。

乃弟子共記其言。韓愈亦云。萬章公孫丑所會集。晁

公武曰。今考其書。載孟子所見諸侯。皆稱謚。如齊宣

王梁惠王梁襄王。滕定公滕文公魯平公是也。夫死

然後有謚。軻無恙時。所見諸侯。不應皆前死。且惠王

元年。至平公之卒。凡七十七年。軻始見惠王。目之曰

叟。必已老矣。決不見平公之卒也。後人追為之明矣。

則岐之言非也。荀子載孟子三見齊王而不言弟子。

問之曰。我先攻其邪心。楊子載孟子曰。夫有意而不

至者有矣。未有無意而至者也。今書皆無之。則知散

軼也多矣。岐謂秦焚書。得不泯絕。亦非也。履按諸侯

之謚。安知非後人所加。夫子與自作書。馬遷即云然。

固不始於臺卿。林韓何從而識其為萬章公孫丑所

記耶。宋馮休因而刪孟。可謂妄矣。前乎休而非孟者。荀卿。刺孟者王充。

後乎休而疑孟者。司馬光。與孟辯者。蘇軾。然不若休之甚。余允文乃撰尊孟辯七卷。自趙岐註

孟子。乃析七篇為上下。凡十四篇。唐陸善經復還七

古今釋疑 卷之三 五

篇。宋祥符中。孫奭奉詔撰正義。仍主趙岐。經籍考十卷。今監

本十卷。前史藝文志。俱以孟子入儒家。陳直齋書錄解

題。始同論語入經類。馬貴與經籍考從之。今則與易

書詩三禮三傳論語孝經爾雅為十三經矣。

孝經

漢藝文志曰。孝經者孔子爲曾參陳孝道也。夫孝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也。舉大者言。故曰孝經。隋經籍志曰。孔子既叙六經。題目不同。指意差別。恐斯道離散。故作孝經以總會之。履按此本鄭遭秦焚書爲河間人顏芝所藏。漢初芝子貞出之。凡十八章。而長孫氏江翁后蒼翼奉張禹皆名其學。又有古文孝經與古文尚書同出。多闕門一章。其餘經文大較相似。又古今釋疑卷之三六

有衍出三章。合爲二十二章。顏師古曰。庶人章分爲二。曾子敢問章分爲三。又多一章。凡二十二章。桓譚新論云。古孝經千八百七十二字。今異者四百餘字。孔安國爲之傳。至劉向典較經籍。以顏本比古文。除其繁惑。以十八章爲定。鄭衆馬融並爲之註。又有鄭氏註。相傳或云鄭玄。其立義與玄所註餘書不同。故疑之。正義曰。稱鄭康成註。起於晉荀勗。齊陸澄非之。梁代安國及鄭請勿藏于秘省。王儉不依遂得見傳。梁代安國及鄭氏二家並立國學。安國之本。以于梁亂。陳及周齊。唯傳鄭氏。至隋王劭于京師訪得孔傳。遂至劉炫。炫因

序其得喪。述其議疏。講於人間。漸聞朝廷。遂著令與鄭氏並立。唐開元中。劉知幾議宜行孔廢鄭。證其非。康成者十有二。司馬貞等排之。謂古孝經。乃劉炫妄分二十二章。以應藝文志之數。又僞作闕門一章。假稱孔傳。卒行鄭學。後明皇自註。序言註者百家所取。王肅劉劭虞翻韋昭劉炫陸澄六元行冲造疏。頒於天下。遂以十八章爲定。陳留公曰。孝經闕門一章。由周秦而下。傳漢至唐。司馬貞爲國家講。始黜之。而馬鬼之禍。續見。則孝經闕門之教廢也。王荆公謂春秋斷爛朝報。不列學宮。使先聖筆削之書。人主不得開講。學士不得傳習。古今釋疑卷之三七

而宋遂北轅。則春秋內外之防。與復讐之教廢也。孔子曰。我志在春秋。行在孝經。二書抹去。禍及家國。故曰畏聖。五代時。孔鄭皆亡。周顯德末。新羅獻別序孝經。卽鄭註者。此見宋三朝藝文志。而崇文總目以爲咸平中。日本僧所獻。未詳孰是。宋咸平中。詔邢昺杜鎰等撰正義。則本行冲而增損焉。經籍考三卷。晁補之曰。何休稱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此本鉤命決之文。信斯言也。則孝經乃孔子自著也。今其首章云。仲尼居。曾子侍。則非孔子所著明矣。詳其文。當是曾子弟子所爲書。程迥曰。汪端明以爲此

書多出後人附會。朱子語錄亦疑孝經非聖人之言。作孝經刊誤。謂今文六章。古文七章。以前爲經。後爲傳。且刪去所引詩書之文。指爲後人所增。又刪去先王見教以下六十七字。以順則逆以下九十字。未知何據。惟司馬君實確信古文。以謂孝經尚書。俱出壁中。今人皆知尚書之真。而疑孝經之僞。是何異信膾之可啗。而疑炙之不可食也。

爾雅

漢藝文志。爾雅二十篇。今書惟十九篇。志初不著撰人名氏。郭璞序亦但稱興於中古。降於漢氏而已。至陸德明釋文。始謂釋詁爲周公所作。其說蓋本於魏張揖上廣雅表。言周公制禮。以道天下。著爾雅一篇。以釋其義。而釋言以下。或言仲尼所增。或言子夏所足。或言叔孫通所益。或言梁文所補。皆解家所說。先師口傳。疑莫能明也。舊有劉歆焚光李巡孫炎之註。

今惟郭璞註行于世。邢昺撰疏。蓋以郭氏爲主。經籍考十一卷今監本鄭樵曰。有詩書而後有爾雅。爾雅馮詩書以作。往往出自漢代箋註未行之前。其說以爲周公哉。一字本一言。一言本一義。體自體。辭自辭。不得謂體爲體。詆自詆。言自言。不得謂詆爲言。辭自辭。袍自袍。不得謂袍爲襦。衣自衣。蔽自蔽。不得謂衣爲蔽。不獨此也。大抵動以十數言而總一義。今舉此四條。亦可知其昧於言理。詩云。奉璋峨峨。謂助祭之士。執圭

璋峨峨然。釋言。峨峨祭也。伐木丁丁。丁丁者伐木聲也。鳥鳴嚶嚶。嚶嚶者鳥聲也。奈何曰丁丁嚶嚶。相切直也。舉此三條。亦可以知其不達物之情狀。離騷云。令飄風兮先驅。使凍雨兮灑塵。故釋風雨云。暴雨謂之凍。此句專為離騷釋。知爾雅在離騷後。不在離騷前。謂萃為萃。謂艸木初生為其。謂蘆笋為蘆。音勑。謂藕。

紹緒為莢。皆江南人語。又知作爾雅者。江南人。朱子語錄亦曰。爾雅是取傳注以作。後人却以爾雅證傳

古今釋疑

卷之三

十

注。趙岐說孟子爾雅。皆置博士。在漢書亦無可考。履按爾雅謂為周公書者。因劉向以史佚教其子以爾雅。三朝記。孔子曰。爾雅以觀於古。足以辯言矣。春秋元命包。言子夏問夫子作春秋。不以初哉首基為始。何。是以知為周公所造。蓋附會之說也。由今論之。周公吐哺。用人之長。安知非彼時集之。而後人沿加耶。其有江南語者。亦猶神農本艸之漢郡名。乃別錄大觀補之也。豈足概全書乎。又有小爾雅。漢志亦載之。而不著名氏。館閣書目云。

孔鮒撰。蓋即孔叢子第十一篇也。當是好事者。抄出別行。揚雄方言。劉熙釋名。皆做釋詁而作者也。魏張揖又著廣雅。隋曹憲為之音解。避煬帝諱。更名博雅。唐志有劉伯莊續爾雅。劉杳撰要雅。李商隱蜀爾雅。與劉溫潤。范爾雅。皆取其名耳。宋元豐中。陸佃為埤雅。羅願作爾雅翼。鄭樵有爾雅注。饒補。則果然矣。音議之。非是其曰。峨峨丁丁之不達物情。則果然矣。老父少嘗註爾雅。既而以其所稱。不足以盡後人。乃用其分例。而為通雅。主于考究音義。折衷踳駁。兼楊升菴王元美胡元瑞諸公。而是正之。成于天末。凡五十卷。豈若廣埤之類。直以意取玉篇之字而已邪。

古今釋疑

卷之三

十

二十一史

二十一史者司馬遷史記。班固漢書。范曄後漢書。陳壽三國志。房玄齡晉書。沈約宋書。蕭子顯南齊書。姚思廉梁書。陳書。魏收後魏書。李百藥北齊書。令狐德棻後周書。顏師古隋書。李延壽南史。北史。歐陽修唐書。五代史。脫脫宋史。遼史。金史。宋濂元史也。史記凡一百三十卷。本紀十二。表十。書八。世家三十。列傳七十。初左丘明既爲春秋傳。又撰異同。爲國語二十一

古今釋疑

卷之三

十一

篇。又有錄黃帝以來。至春秋時。帝王公侯卿大夫系謚名號。爲世本十五篇。春秋之後。有戰國策三十三篇。漢興。陸賈有楚漢春秋九篇。孝武時。司馬遷迺繼其父談之志。據左氏國語。世本。戰國策。楚漢春秋。上自軒轅。下訖麟止。協六經異傳。齊百家雜語。而爲史記。宣帝時。遷外孫楊惲。祖述其書。遂宣布焉。闕景武紀。禮樂律書。三王世家。漢興以來將相年表。日者龜策傳。新列傳十篇。元成間。褚少孫追補之。唐司馬貞

又補三皇本紀。辭旨鄙陋。非遷本意也。漢書凡一百

卷。帝紀十二。表八。志十。列傳七十。史記自太初以後

缺而不錄。其後劉向父子。及賈逵。馮商。衛衡。楊雄。史

岑。梁。審。肆。仁。晉。馮。段。蕭。金丹。馮衍。韋融。蕭奮。劉恂。頗

或綴集時事。班彪以爲不堪繼前史。因作後傳六十

五篇。其子固又以父所作未詳。且譏遷編漢氏于百

王之末。廁于秦項之列。故斷自高祖。終于孝平。王莽

之誅。而爲漢書。世宗以前。盡取遷書。昭帝以後。皆藉

古今釋疑

卷之三

十一

新序。說苑。七略。舊文也。八表。天文志。未就。和帝令其

妹曹世叔妻昭踵成之。後漢書凡一百二十卷。帝紀

十。志三十。列傳八十。明帝始詔班固。與陳宗。尹敏。孟

冀。作世祖本紀。及功臣傳。後有劉珍。李充。禰作。建武

後。至永初間。紀傳。又命伏無忌。黃景。作諸王。王子。恩

澤。侯。並單于。西羌傳。及地理志。又邊韶。崔寔。朱穆。曹

壽。作皇后。外戚傳。百官表。順帝功臣傳。成一百一十

四篇。號曰漢紀。嘉平中。馬日磾。蔡邕。楊彪。盧植。續爲

東觀漢紀。吳謝承作後漢書一百三十卷。晉薛瑩作後漢記一百卷。泰始中。司馬彪方取衆說。首光武終孝獻。作續漢書。又華嶠刪定東觀記。爲後漢書九十七篇。謝沈作後漢書一百二十二卷。袁山松作一百卷。至宋范曄。乃集爲一家之作。令謝儼撰志未成。會曄誅。梁劉昭俗蔡邕應譙董巴司馬彪所著以補之。館閣書目。誤稱曄著。今攷章懷注所引。稱續漢志者。文與今志同。信其爲彪等書無疑也。三國志凡六十

古今釋疑

卷之三

古

五卷。帝紀四。列傳六十一。魏常命衛覲。繆襲。韋誕。應據。王沉。阮籍。孫資。傅玄。作魏史。後沉獨終之。爲四十卷。吳常命項峻。韋曜。周昭。薛瑩。撰吳書。後曜獨終之。爲五十五卷。至晉陳壽始作三國志。夏侯湛時亦著魏書。見壽所作。便壞已草而罷。已范頹表壽書于朝。詔下河南尹洛陽令。就家寫之。宋文帝傷其略。命裴松之采魚豢魏略。孫盛魏氏春秋。王隱蜀略。張勃吳錄。諸書爲之注。晉書凡一百三十卷。帝紀十。志二

十。列傳七十。載記三十。洛京時。陸機撰三祖紀。束皙撰十志。會中朝喪亂。不存。先是王鈐。每私錄晉書。及功臣行狀。未竟而卒。子隱過江。復受詔撰晉史。時虞預私撰晉史。而生長東南。不知中朝事。數訪于隱。並俗隱所撰。竊寫之。更疾隱形于言色。隱竟以謗免。遂依庾亮成之。爲八十九卷。于寶亦著晉紀。晉書作于寶。而鄧粲孫盛王韶之檀道鸞所作。遠則偏記兩帝。近則惟叙六朝。宋何法盛始爲晉中興書。齊臧榮緒

古今釋疑

卷之三

五

又推東西二史。合成一書。唐貞觀中。以法盛等十八家書猶未善。詔房玄齡。與褚遂良。許敬宗。再加撰次。因據榮緒書增減之。又命李義甫。李淳風等十三人分掌著述。敬播等四人。考正類例。而天文律曆。淳風專之。玄齡以宣武紀。陸機王羲之傳論。上所自爲。故曰制旨。又總題御撰焉。宋書凡一百卷。本紀十。志三十。列傳六十。元嘉中。何承天草立紀傳。止于武帝功臣。篇牘未廣。其志唯天文律曆。此外悉委山謙之補

其闕後又命裴松之續之。孫冲之又編之。又勅蘇寶山造元嘉諸傳而成于徐爰。其臧質魯爽王僧達諸傳。又孝武自作序事多虛。難以取信。自永光後。至禪讓十餘年內。本末未舉。至齊沈約始奉詔因何山蘇書爲本。旁采徐作。以桓玄譙縱盧循馬魯身爲晉賊。非關後代。吳隱謝混郝僧施義止前朝。不宜濫入。宋典劉毅何無忌魏詠之檀憑之孟昶諸葛長民志存興復。情非造宋。悉除諸傳。以成宋書。函史謂因裴子

古今釋疑

卷之三

七

野所撰。按子野乃刪約書而爲宋略二十卷。鄧說非也。南齊書凡五十九卷。本紀八。志十一。列傳四十。江淹先撰志。沈約復有紀。蕭子顯自表別修。時吳均亦有齊春秋三十篇。稱梁帝爲齊明佐命。帝惡而燬之。然其私本。竟與蕭書並傳。梁書凡五十六卷。本紀六。列傳五十。陳書凡三十六卷。本紀六。列傳三十。梁書初沈約與周興嗣鮑行卿謝吳相承已著百篇。值承聖淪沒。并從焚蕩。後何之元劉瓛合撰梁典三十篇。

而紀傳未有其作。陳書初謝旻顧野王傳緯。各有所撰。太建初陸瓊續之。姚察欲加綜括。竟未絕筆。其子思廉于貞觀中同魏徵勒成二史。徵惟著總論而已。後魏書一百三十卷。本紀十二。志十。列傳九十二。道武時鄧彥海撰代記十餘卷。後崔浩浩弟覽高閭鄧穎晃維范亨黃輔撰國書十卷。浩旣族。和平元年。夏令高允修之。允年已九十。手目俱衰。遂屬劉模執筆。口占授之。自鄧崔以來。皆作編年體。太和後始有李

古今釋疑

卷之三

七

彪崔光等書。魏末山偉恭雋夏主國書二十餘年。事迹蕩然。齊天保中。乃勅魏收撰成魏書。至隋文帝詔魏澹顏之推再作之。唐陳叔達亦作五代史。今皆不傳。中興書目謂所闕太宗紀。以澹補之。闕天文志。以張太素補之。二書旣亡。惟此二篇存焉。北齊書凡五十卷。本紀八。列傳四十二。天統初。祖敬徵述黃初傳天錄。陸元規著文宣實錄。惟記行師。武平後。楊休之杜臺卿祖崇儒崔子發相繼注記。逮於齊滅。隋王邵

李德林並少仕鄴中。多識故事。王因造編年十有六卷。李構紀傳三十八篇。貞觀中。德林子百藥因父書嗣成以獻。後周書凡五十卷。本紀八。列傳四十二。大統中。柳虬領著作。直辭可稱。至隋開皇中。牛弘追撰周紀。率多乖刺。貞觀中。勅令狐德棻及陳叔達唐倫岑文本共緝之。隋書凡八十五卷。本紀五。志三十。列傳五十。仁壽時。王邵爲書八十卷。以類相從。煬帝世。唯有王胄大業起居注。及江都之禍。仍多散亡。唐初

古今釋疑

卷之三

六

詔顏師古孔穎達修述。魏徵總其事。序論皆徵自作。後又詔于志寧李淳風韋安仁李延壽共修五代史志。長孫無忌上之。編入隋書。人亦號五代史志。天文律曆五行。則淳風獨作也。南史凡八十卷。帝紀十。列傳七十。北史凡一百卷。本紀一十二。列傳八十八。先是李延壽父太師。嘗謂宋齊逮周隋。分隔南北。南謂北爲索。北謂南爲島夷。欲改正。擬吳越春秋編年。未遂。延壽後預修晉隋書。因究悉舊事。總序八代。北

紀魏書隋南起宋盡陳。而爲二史。唐書凡二百二十五卷。本紀十。志五十。表十五。列傳一百五十。唐初溫大雅撰創業起居注。後房玄齡許敬宗敬播等。以編年體爲實錄。姚思廉始撰紀傳三十卷。顯慶初。長孫無忌與于志寧令狐德棻劉胤之楊仁卿顧胤接其後事。復爲五十卷。龍朔中。敬宗又領史職。所作紀傳。或希時旨。或釋私憾。毀譽多失。貞觀後。李仁寶牛鳳及皆有續撰。而風及悉收姚許諸本。欲使其書獨行。唐

古今釋疑

卷之三

九

事遂殘落殆盡。已而劉知幾與朱敬則徐堅吳兢更撰之。韋述因加筆削。刊去酷吏傳。爲一百一十二卷。至德乾元以後。于休烈令狐峒等。又足之。柳芳又做編年法。作唐曆四十卷。至石晉劉昫。因韋述舊史。更撰唐書。繁略不均。是非微實。宋嘉祐中。曾公亮被詔。同歐陽修撰紀志。宋祁撰列傳。謂之新唐書。五代史凡七十四卷。帝紀十二。列傳四十五。考三。世家十一。附錄三。宋開寶中。詔薛居正盧多遜扈蒙李昉李穆

劉兼李九齡張澹修梁唐晉漢周書爲一百五十卷。歐陽修以爲猥穢重撰之修卒朝廷聞之遂取以付國子監宋史凡四百九十六卷本紀四十七志一百六十二表三十二列傳二百五十五遼史凡一百一十六卷本紀三十志三十一表八列傳四十五金史凡一百三十五卷本紀一十九志三十九表四列傳七十三宋初內廷日曆樞密院錄送史館所記不過朝見謝辭而止景德中始詔王旦楊億等九人撰太

古今釋疑

卷之三

子

祖太宗兩朝史天聖五年詔呂夷簡宋綬陳堯佐等加入眞宗朝史共爲一百五十卷王珪蒲宗孟李清臣又撰英仁兩朝史爲一百二十卷非寇準而是丁謂蓋托之神宗詔旨神宗又使曾鞏合纂五朝國史會鞏以憂去紹興末李燾洪邁始修神哲徽欽四朝史邁奏四朝諸臣雖顯貴而無事蹟可書者用遷回史劉舍薛澤許昌例不爲立傳書成共三百五十卷建炎後有趙姓之李心傳陳均等書皆編年也遼則

有室昉蕭韓家奴耶律庶成耶律儼等所記金則有完顏勗宗弼紇石烈良弼王若虛等所記元初命王鶚修遼金二史宋亡又命通修三史時議以元代金以金滅汴宋因子金正統意尊元王理又議遼金爲北史太祖至靖康爲宋史建炎以後爲南宋史或欲如晉書以宋爲世紀遼金爲載記終論無所定至正三年廼命阿魯圖脫脫等修宋遼金各爲史實歐陽玄之筆也元史凡二百一十卷本紀四十七志五十

古今釋疑

卷之三

子

三表六列傳九十七洪武中取姚燧雍德純蘇天爵等十三朝實錄詔宋濂王禕爲總裁徵汪克寬胡翰趙汝陶凱高啟宋禧陳基趙瑁曾張魯文海徐尊生黃楚傳恕王綽傳著謝舉十六人同修自元統至正間事莫可據遣歐陽佑等詣北平采訪明年仍濂群總裁而以趙瑁朱右具璦張孟兼朱世廉王康王尋高遜志李懋張宣李汶張簡杜寅俞寅殷弼十五人同修克寬等不與焉自史記迄元史或撰于朝或撰

于家。或一人爲之。或衆人爲之。紀傳之體。起自西京。諸儒共纂。始于東觀。然莫不有草創在先。相祖締構。新書行。則舊本遂寢。後之作者。動議前人。至于得失。論者多矣。從劉更生揚雄。皆稱邈有良史才。叔皮父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而先黃老。後六經。退處士。進姦雄。崇勢利。羞賤貧。甚多疏略。或有牴牾。此譙允南蘇子由所以作古史也。蔚宗曰。固文瞻而事詳。不激詭。不古。今釋疑。卷之三。三。抑抗。賡而不穢。詳而有體。使讀之者。臺臺而不厭。然其論議。常排死節。否正直。而飾主闕。劉知幾詆其古今人表。無益於漢史。鄭樵則罪其專事剽竊矣。曄與甥姪書。自稱體大而思精。循吏以下。及六。諸序論。筆勢放縱。實天下之奇作。往往不減過秦論。實共比方班氏。非但不媿之而已。自負如此。然世多訥其創爲皇后紀。及采風俗通中王喬。抱朴子中左慈等詭譎事。論後有贊。辭頗佻巧。失史之體云。承祚則張華

王通。俱善其書。但以魏爲紀。而抑漢吳曰傳。又易漢曰蜀。凡當時殆祭高帝以下。昭穆制度。皆略而弗書。不傳儀輿。而毀亮瞻。人以此譏之。晉書取休文誕誕之說。收語林世說。幽明錄。搜神記。詭異謬妄之文。環冗特甚。本非一家之言也。宋書志兼魏晉。失于限斷。符瑞一志。不經無益。又王邵謂其喜造奇說。以誣前代。如琅琊王妃通小吏牛氏。生中宗。孝武于路太后處寢息時。人多有異議之類是也。南齊天文。但紀災祥。州郡不著戶口。祥瑞多載圖讖。過此梁陳。文益下矣。魏收諂于齊氏。言魏室多不平。既黨北朝。又誣江左。夙有怨者。輒沒其善。初。收得楊休之助。因作佳傳。又納爾朱榮子金。故減其惡。及書畢。詔與諸家子孫共加討論。前後訴者。百有餘人。時人疾之。號爲穢史。死遭發冢棄骨。不亦宜乎。李百藥避唐朝名諱。不書世祖世宗。例既不一。識者少之。蘇綽乘周政。軍國詞令。多准尚書。牛弘爲史。尤務清言。德棻因之。故非實

錄隋志粲然畢舉。鄭漁仲謂遷固不及也。延壽本傳謂其刪略穰穰。過本書遠甚。唐高宗善之。自爲之序。獨缺本志。好述妖祥諸識。其所短耳。新唐書事增于前。文省于舊。本紀用春秋法。削去詔令。而子京通小學。刻意文章。字多奇澀。讀者病之。五代史人稱其可並孟堅子政。而失則帝宋溫。不爲韓通立傳。宋遼金三史。蕪穢不倫。而宋史滿百萬言。自有史冊來。未有若是多者也。元史獨據諸所移文。槩騰取具。而辭義

古今釋疑

卷之三

五

兩度矣。

偽書

自秦火後。漢開獻書之路。置寫書之官。又使陳農求遺書於天下。諸子傳說。皆充秘府。而托者加者。譌者應不能免。然漢以前之偽書。尚可觀。後此之偽書。不足齒矣。如岐伯素問。明知托名。而書自可傳。握奇之托風后。亦其類也。山海經。楚辭。豈出大禹。此與穆天子傳。皆周末筆也。晁日至虛。而汲冢周書。起牽牛。何異稀點。韓覆。乃載李斯之倉頡篇。或亦神農本草之有漢郡名。周公爾雅之有張仲孝友。因周禮有連山之名。故劉炫作連山。因左傳有三墳之名。故張天覺作三墳。卜商詩傳。子貢越絕。書雖不真。而可觀。連山三墳。則緯書一流耳。無味甚矣。又有擬古人之事而僞者。仲尼傾蓋而有子華子。柱史出關而有關尹子。是也。伊尹負鼎而湯液聞。甯戚飯牛而相經着。尤屬可笑。若文子鵬冠之僞。顏師古柳宗元已言之。猶之鬻子鬼谷子也。太公六韜。黃石三略。素書。以

古今釋疑

卷之三

五

及東方朔神異經十洲記劉更生之列仙傳陳振孫
盡辨其爲僞作他如西京雜記本葛洪作而以僞劉
歆漢武故事本王儉作而以僞班固亢倉子因庚桑
楚本唐王士元作胡元瑞所笑王元美不知者也乘
禱杙乃吾衍作王禕吾子行傳備言之與晏子春秋
相似疑出于一時元瑞亦未之知也元經出阮逸世
以卽逸作孔叢出宋咸世以卽咸作柳子厚以晏子
出墨子之徒黃山谷以陰符經出李筌晁公武以子

古今釋疑

卷之三

三

華子出姚寬王銍朱子以麻衣易出戴師愈黃東發
以文子出徐靈符陳直齋以關朗易傳出阮逸朱景
濂以關尹子出孫定王元美以元命包出張昇胡元
瑞以三墳出毛漸知其僞而已何求其人耶王銍之
作龍城錄托名於柳猶杜解之托名于蘇也魏泰之
嫁名于梅聖俞以碧雲暇猶和凝之嫁名于韓偓以
香奩集也黃帝內傳飛燕外傳并後人所爲淫邪荒
誕尤無足取大抵百家小說無論真僞可一覽而置

之劉知幾曰郭子橫洞冥王子年拾遺全構虛辭用
驚愚俗楊升菴謂如任昉述異殷芸小說沈約梁四
公子記唐人杜陽雜編天寶遺事宋人雲仙散錄清
異錄皆足誤人溫公作通鑑亦誤取天寶遺事况下
此者乎其志惟願讀者益無謂洪何必夷堅胡何必
集異苑卽使熟讀太平廣記所謂記醜而博耳儒者
焉貴

古今釋疑

卷之三

三

古今釋疑卷之三終

古今釋疑卷之四目錄

安成
楊縣竹卷訂正
吳雲舫翁卷閱

郊祀

祀天祀帝之辨

一歲祭天之數

郊祭羣神從祀之是非

郊祀之尸

古今釋疑
卷之四目錄

魯郊

魯郊不以日至

漢郊祀之謬

天地合祭

祀地服大裘

先廟後郊

汗青閣

古今釋疑卷之四

合山方中



郊祀

祭法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亦禘黃帝而郊鯀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禘嚳而郊冥祖契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鄭康成註曰禘郊祖宗謂祭祀以配食也此禘謂祭昊天於圜丘也祭上帝於南郊曰郊祭五帝五神於明堂曰祖宗祖宗通言耳有虞氏以上尚德郊祖宗配用有德者而已自夏以下稍用其姓氏先後之次有虞氏夏后氏宜郊顓頊殷人宜郊契郊祭一帝而明堂祭五帝小德配寡大德配衆亦禮之殺也正義曰鄭玄以祭法有周人禘嚳之文遂變郊為祀感生之帝謂東方青帝靈威仰周為木德威仰木帝言以后稷配蒼龍精也王肅駁之謂漢世英儒自董仲舒劉向馬融之倫皆言周人祀昊天於郊以后稷配無如

古今釋疑
卷之四

汗青閣

玄說配蒼帝也。周頌思文后稷，克配彼天。昊天有成命。郊祀上帝，則郊非蒼帝。通儒同辭，肅議以爲惟郊是祭天。禘者宗廟之殷祭，郊卽圓丘。圓丘卽郊，以所言之，謂之郊，以所祭言之，謂之圓丘。於郊築泰壇，以丘言之。本諸天地之性也。祭法所謂燔柴於泰壇，卽圓丘也。郊特牲曰：周之始郊，日以至此。言冬至祭圓丘，而謂之郊者，以圓丘在郊故也。楊信齋曰：愚按大司樂冬至圓丘一章，與禘祭絕不相關，而註妄稱古今釋疑，卷之四

圓丘爲禘。祭法禘祖宗三條，分明說宗廟之祭，惟郊一條，謂郊祀以祖配天爾，而註皆指爲祀天。大傳禮不王不禘一章，言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諸侯只及其太祖。大夫惟有功，始祫其高祖，所論宗廟之祭，降殺遠近耳。於祀天乎何與？而註妄指爲祀感生帝，竊嘗疑鄭康成博洽大儒，解釋他經，最爲有功，及註此三章，則同歸於誤，其病果安在？蓋讀祭法不熟而失之也。夫祭法歷敘四代禘郊祖宗之禮，禘文皆在

郊上。蓋謂郊止於稷，而禘上及乎嚳。禘之所及者最遠，故先言之耳。鄭氏不察，謂禘又郊之大者，於是以祭法之禘爲祀天圓丘，以嚳配之，以大傳之禘爲正月祀感生帝於南郊，以稷配之，且祭法之禘，與大傳之禘，其義則一，皆禘其祖之所自出也。鄭氏強析之，而爲祀天兩義，遂分圓丘與郊爲兩處。昊天上帝與感生帝爲兩祀，嚳配天與稷配天爲兩事，隨意穿鑿，展轉枝蔓，何其謬耶？又以祀五帝五神於明堂，而以文王武王配之，謂之祖宗。夫孝經所云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此嚴父之義也。抗五神於五帝之列，而以文武並配，於理自不通矣。况祖宗乃二廟不毀之名，於配食明堂何關焉？夫因讀祭法一章之誤，而三章皆誤，不惟三章之誤而已。又推此說以釋他經者，不一而足。疏家從而和之，凡燔柴升煙樂舞酒齊之類，皆分昊天與感生帝爲兩等，馴至隋唐之際，昊天上帝與感生帝二祀常並行而不廢，唐世大儒杜

佑作通典。賦於鄭註大傳之說。亦以感生帝與昊天上帝並列而爲二。是又讀大傳本文不熟而失之也。幸而王肅諸儒力爭之於前。趙伯循與近世大儒辨正之於後。大義明白。炳如日星。而周公制作精微之意。可以復見。不然。則終於晦蝕而不明矣。可勝嘆哉。馬賁與曰。按祀天莫大於郊。祀祖莫大於配天。四代之郊。見於祭法。經文簡略。後之學者。莫不求之鄭註。而註之叢雜牴牾如此。先儒謂其講祭法不熟。見序

古今釋疑

卷之四

四

禘於郊之上。於是意禘之所祀者亦天也。故盡以爲祀天。然康成漢人也。西漢之所謂郊祀。蓋襲秦之制。而雜以方士之說。曰太一。曰五帝。叢雜而祀之。皆謂之郊天。太史公作封禪書。所序者秦漢間不經之祠。而必以舜類上帝。三代郊祀之禮先之。至班孟堅則直名其書曰郊祀志。蓋漢世以三代之所謂郊祀者。祀太一五帝。於是以天爲有六。以祀六帝爲郊。自遷固以來。議論相襲而然矣。康成註二禮。凡祀天處。必

指以爲所祀者某帝。其所謂天者非一帝。故其所謂

配天者亦非一祖。於是釋禘郊祖宗。以爲或祀一帝。

或祀五帝。各配以一祖。其病蓋在於取讖緯之書解

經。以秦漢之事爲三代之事。然六天之祀。漢人崇之。

六天之說。遷固志之。則其謬亦非始於康成也。履按

自鄭氏禮註出。而歷代無不惑其說。革五帝者。惟晉

泰始。唐顯慶而已。分郊與圜丘。則始於魏明。景初元年。號圜

丘曰皇皇天。帝郊。昊天上帝。與感生帝分爲兩祀。所

古今釋疑

卷之四

五

殺與祭感生帝。合爲一說。則始於北齊。北齊以正月

帝於圜丘。後改冬至。南郊則以正月祀。所感帝靈威仰。隋唐承用其謬。至於宋

而不改。明興乃盡黜鄭氏之說。嘉靖九年。以冬至祀

天於圜丘。而孟春上辛祈穀。祀典始正。豈不遠過前

代乎。

祀天祀帝之辨

郊特牲疏曰。先儒說郊。其義有二。按王肅聖證論。以天體無二。而鄭氏謂天有六者。指其尊極清虛之體。其實是一。論其五時生育之功。其別有五。以五配一。故爲六天。又春秋緯。紫微宮爲大帝。又云。太微宮有五帝座星。青帝曰靈威仰云云。是五帝與大帝六也。又五帝亦稱上帝。故孝經曰。嚴父莫大於配天。下卽云。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帝若非天。何得云嚴

古今釋疑

卷之四

六

父配天也。而賈逵馬融王肅等。以五帝非天。唯用家語之文。謂太皞炎帝黃帝少皞顓頊五人帝。其義非也。故周禮司服云。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五帝若非天。何爲同服大裘。又小宗伯云。兆五帝於四郊。禮器云。饗帝於郊。而風雨節。寒暑時。帝若非天。焉能令風雨節。寒暑時。唐永徽二年。長孫無忌奏。請革玄六天議。曰。據祠令及新禮。並用鄭玄六天之義。圖丘祀昊天上帝。南郊祭太微感帝。明

堂祭太微五天帝。臣等謹案鄭玄此義。唯據緯書。所

說六天。皆謂星象。而昊天上帝。不屬穹蒼。故註月令及周官。皆謂圖丘所祭昊天上帝。爲北辰星曜魄寶。又曰。孝經郊祀后稷以配天。及明堂嚴父配天。皆爲太微五帝。考其所說。舛謬特深。案易云。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地。又云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足明辰象非天。草木非地。毛詩傳云。元氣昊大。則稱昊天。遠視蒼蒼。則稱蒼天。以蒼昊爲體。不入星辰之例。且天

古今釋疑

卷之四

七

地各一。是曰兩儀。天尙無二。焉得有六。是以王肅羣儒。咸駁此義。又檢太史圖丘圖。昊天上帝坐外。別有北辰坐。與鄭義不同。得太史令李淳風等狀。稱昊天上帝。圖丘自在壇上。北辰自在第二等。與北斗並別爲星官內座之首。不同鄭玄據緯書之說。此乃羲和所掌。觀象制圖。推步有徵。相沿不謬。又案史記天官書等。太微宮有五帝者。自是五精之神。五星所奉。以其是人主之象。故況之曰帝。如房心爲天王之象。豈

是天乎。周禮云。兆五帝於四郊。又云。祀五帝則掌百官之誓戒。唯稱五帝。皆不言天。此自太微之神。本非穹昊之祭。又孝經云。郊祀后稷。無別園丘之文。王肅等皆以爲郊卽園丘。園丘卽郊。猶王城京師。異名同實。符合經典。其義甚明。而今從鄭說。分爲兩祭。園丘之外。別有南郊。違棄正經。理深未允。且檢吏部式。惟有南郊陪位。更不別載園丘。式文旣遵王肅。祠令仍行鄭義。令式相乖。理宜改革。從之。陳祥道禮書曰。周

古今釋疑

卷之四

八

禮有言祀天。有言祀昊天上帝。有言上帝。有言五帝者。言天則百神皆預。言昊天上帝則統乎天者。言五帝則無預乎昊天上帝。言上帝則五帝兼存焉。周官司裘掌爲大裘。以共王祀天之服。典瑞四圭有邸以祀天。大司樂若樂六變。天神皆降。凡以神祀者。以冬日至致天神。此總天之百神言之也。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司服大裘而冕。以祀昊天上帝。此指統乎天者言之也。司服言祀昊天上帝。祀五帝亦如之。

則五帝異乎昊天上帝也。太宰祀五帝。掌百官之誓戒。祀大神示亦如之。則五帝異乎大神也。肆師類造上帝。封於大神。則上帝又異乎大神也。掌次大旅上帝。張鼗案。設皇邸。祀五帝。張大次小次。則上帝異乎五帝也。典瑞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則上帝異乎天也。上帝之文。旣不主於天。與昊天上帝。又不主於五帝。而典瑞旅上帝。對旅四望言之。旅者會而祭之名。則上帝非一帝也。上帝非一帝。而周禮所稱帝

古今釋疑

卷之四

九

者。昊天上帝與五帝而已。則上帝爲昊天上帝。及五帝。明矣。孝經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則明堂之配上帝。其爲昊天上帝及五帝可知也。易曰。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以配祖者天也。以配考者兼五帝也。合天與五帝而謂之上帝。則易孝經之於周禮。其義一矣。周禮明其祀之大小輕重。故天帝之辨如此。詩書之文。未嘗有稱五帝。而書亦未嘗有稱昊天上帝者。其稱天及

上帝類皆泛言之而已。此固不可援之以議周禮也。且周人明堂之制。有金木水火土之五室。自漢以來。皆於五室以祭五帝。惟晉泰始及唐顯慶中。嘗議除之後。亦遂復。則明堂之祀五帝。其來遠矣。鄭康成以上帝爲五帝。而不及天。王肅以上帝爲昊天上帝。而不及五帝。二者之說。皆與禮經不合。不足信也。昊天上帝之名。歷代不同。漢初曰上帝。曰太一。元始間曰皇天上帝。魏初元間曰皇皇天帝。梁曰天皇帝。惟西晉後齊後周隋唐。乃曰昊天上帝。而鄭氏以星經推之。謂昊天上帝。卽天皇帝。名雖不同。其實一也。今之南郊。旣以昊天上帝位乎其上。而壇第一等。又有天皇大帝。是誰而兩之也。宜講求以正之。又曰。五帝與昊天同稱帝。不與昊天同稱天。猶諸侯與天子同稱君。不與天子同稱王。周官祀五帝之禮。有與天同。以極其隆。有與天異。以致其辨。故皆禋祀。皆服大裘。此其所同也。祀帝於圜丘。兆五帝於四郊。此其所

異也。鄭氏之徒。謂四圭之玉。黃鐘大呂之樂。夏正以祀感帝於南郊。蒼璧之玉。六變之樂。冬至禮天皇大帝在北極者。於圜丘。天皇大帝。耀魄寶也。五帝。太微之帝也。晉書天文志。中宮鈞陳口中一星。曰天皇大帝。其神耀魄寶。史記天官書。太微三光之庭。其內五分郊與丘。以異其祀。別四帝與感帝。以異其禮。王肅嘗攷之矣。然肅合郊丘而一之。則是。以五帝爲人帝。則非。程子曰。六天之說。起於讖書。鄭玄之徒。從而廣之。甚可笑也。帝者氣之主也。東則謂之青帝。南則謂之赤帝。西則謂之白帝。北則謂之黑帝。中則謂之黃帝。豈有上帝而別有五帝之理。此因周禮言祀昊天上帝。而後又言祀五帝。亦如之。故諸儒附此說。朱子語錄曰。周禮說上帝。是總說帝。說五帝。是五方帝。說昊天上帝。只是說天。鄭氏以昊天上帝爲北極。非也。北極星。只是言天之象。且如太微是帝之庭。紫微是帝之居。紫微便有太子后妃許多星。帝庭便有宰相執法許多星。又有天市。亦有帝座處。便

有權衡秤斗星。或問今郊祀亦祀太一。曰。今都重矣。漢時太一便是帝。而今增至十帝。如一國三公尙不可。況天而有十帝。楊復曰。愚按程朱二說。則天帝一也。以一字言。則祀天饗帝之類。以二字言。則格于皇。帝殷薦上帝之類。以四字言。則惟皇上帝昊天上帝皇天上帝之類。以氣之所主言。則隨時隨方而立名。如青帝赤帝黃帝白帝黑帝之類。其實則一天也。是以前乎鄭康成。如鄭眾。如孔安國註書。並無六天之說。鄭康成後出。乃分爲六天。又皆星象名之。謂昊天上帝北辰也。謂五帝者。太微宮五帝座星也。又附以緯書。如北辰曰曜魄寶之類。繆妄不經。莫此爲甚。且鄭於此章註云。皇天上帝。亦名昊天上帝。旣已知其爲一矣。及考月令。季夏季冬兩處。有皇天上帝之文。鄭氏又析而爲二。以皇天爲北辰曜魄寶。以上帝爲太微五帝。隨意曲說。前後乖違。以此釋經。有同兒戲。是以王肅羣儒。引經傳以排之。至晉泰始初。始合六

古今釋疑

卷之四

三

天爲一。而併圓丘於郊。似矣。然又謂五帝非天。而用家語之文。謂太昊炎帝黃帝五人帝之屬。爲五帝。則非也。夫有天地。則有五行四時。有五行四時。則有五帝。帝者氣之主也。易所謂帝出乎震之類是也。果以五人帝爲五帝。則五人帝之前。其無司四時者乎。鄭則失矣。而王亦未爲得也。夫祀天祀五帝。皆聖人制禮之條目。非如鄭氏分天以爲六也。是故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祀天專言天者。尊天之辭。有故而祭。則曰旅。所以聽命於帝。以主宰言之也。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昊天上帝者。天之大名也。五帝分王於四時者也。祀五帝於四郊。亦如之。所以致四時生物之功也。聖人制禮之條目。各有深意。其實則一天也。履按漢儒六天之說。旣有昊天上帝。又有天皇大帝。又有太乙感生帝之類。皆非正禮也。天無二日。民無二王。天豈有二帝之理。况五六哉。有明惟祀昊天上帝。嘉靖中更稱皇天上帝。凡所

古今釋疑

卷之四

三

謂天皇太乙五大帝之類。一切革去。三代以下。祀典之正。所僅見也。

古今釋疑

卷之四

古

一歲祭天之數

曲禮天子祭天地。疏曰。天子祭天。其天有六。祭之一歲有九。昊天上帝。冬至祭之。一也。蒼帝靈威仰。立春之日。祭之於東郊。二也。赤帝赤熛怒。立夏之日。祭之於南郊。三也。黃帝含樞紐。季夏六月。土王之日。亦祭之於南郊。四也。白帝白招拒。立秋之日。祭之於西郊。五也。黑帝叶光紀。立冬之日。祭之於北郊。六也。王者各稟五帝之精氣。而王天下。於夏正之月。祭於南郊。古今釋疑 卷之四 五

七也。四月龍星見而雩。總祭五帝於南郊。八也。季秋大饗五帝於明堂。九也。孫宣公爽曰。歲九祭。皆主於天。至日圜丘。正月祈穀。五時迎氣。孟夏雩。季秋饗。惟至日其禮最大。故稱曰昊天上帝。程子曰。古者一年之間。祭天甚多。春則因民播種而祈穀。夏則恐旱暵而大雩。以至秋則明堂。冬則圜丘。皆人君爲民之心也。凡人子不可一日不見父母。人君不可一歲不祭天。豈有三年一親郊之理。朱子曰。凡說上帝者。總昊

天上帝與五帝言之。皆稱上帝也。如周禮歲有九祭。其四爲祭天。其一爲祭五帝。其禮若不同矣。易則但說享上帝。未嘗分別。如曰聖人享以享上帝。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以此觀之。凡說上帝者。是總說帝也。楊氏曰。愚按註疏言周禮一歲九祭天。孫奭亦言歲有九祭。但註疏正月郊。謂祭感生帝。孫奭正月郊。謂祈穀。一說不同。何也。註疏言祭感生帝。出於緯書。孫奭言正月祈穀。經有明證。學者以聖經爲信。可也。又古今釋疑下卷之四

註疏言季秋明堂。及孟夏大雩。爲合祭五帝。以經攷之。孝經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上帝卽天也。未聞有合祭五帝之說也。月令孟夏大雩。帝。用盛樂。帝卽天也。未聞有合祭五帝之說也。故程子以秋明堂。冬圜丘。春祈穀。夏大雩。四者皆爲祭天。斯言不可易矣。註疏以正月郊爲祭感生帝。以季秋明堂。孟夏大雩。爲合祭五帝。九祭之中。已失其三矣。惟冬至圜丘。祭昊天上帝。立春祭蒼帝。立夏

祭赤帝。季夏祭黃帝。立秋祭白帝。立冬祭黑帝。六者庶幾得之。而曜魄寶靈威仰等名。又汨之以識緯之說。則六者又胥失之矣。

郊祭羣神從祀之是非

記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晉太興中。太常賀循言。郊壇之上。尊卑雜位。千五百神。去聖久遠。先代損益不同。皆無類據。疑非古聖掃地之意。朱子曰。古時天地。定是不合祭。日月山川百神。亦無同合一時祭享之禮。當時禮數簡。儀從省。必是天子躬親行事。豈有祭天而郊。臺階級兩邊是路道。中間自上排下。都是神位。仰楊氏曰。愚按禮家或謂郊祀上帝則百古今釋疑

卷之四

六

神從祀。然乎。曰。郊之祭也。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傳記屢言之。竊意垂象著明。莫大乎日月。日月之明。即天之明也。故祭天而主日。配以月。非必百神悉從祀也。月令仲夏大雩帝。大雩之後。乃命百縣。雩祀百辟卿士。季秋大饗帝。大饗之後。乃使有司。嘗羣神。告備於天子。先後輕重。固有節文矣。以此類推之。祀天之後。乃祭百神。蓋可知也。莫尊於天。莫重於郊祀。精一以享。惟恐誠意之不至。豈容混以百神之祀乎。舜之

古今釋疑

卷之四

九

嗣位也。肆類於上帝。而後禋於六宗。望於山川。徧於羣神。非類於上帝之時。合祀六宗百神也。告祭之禮簡矣。猶有先後之序。况郊祀大禮乎。大司樂言樂六變。則天神皆降者。至和感召。融液貫通。上帝降鑒。而百神皆降。猶鑒與順動。而千官景從者。理也。禋祀則專主乎昊天上帝。不容混也。按三正記曰。郊後必有望。又凡以神仕者。以冬至日祭天神人鬼。註云。致人鬼於祖廟。蓋用祭天之明日。恐百神亦然也。後之言禮者。失於講明。後漢建武元年。采用前漢元始中。合祭天地六宗羣神從祀。二年正月。制郊兆於雒陽城南七里。泰壇之上。至一千五百一十四神。不亦褻乎。晉賀循已疑其非古人掃地而祭之意。此固君子之所不取也。馬端臨曰。按禮經言郊報天而主日。配以月。然則周之郊。以后稷配天之外。從祀惟日月而已。明堂則鄭氏註。謂所祀者五方五帝。及五人帝五官。配以文王武王而已。不祀他神也。自秦漢以來。郊禮

從祀之神漸多。晉太興中。賀循言郊壇之上。尊卑雜位。千五百神。唐圓丘壇位。上帝配帝。以及從祀。通計七百餘座。然圓丘所祀者昊天。以從祀者天神而已。於地示人鬼無預也。自漢末始有合祭天地之禮。魏晉以來。則圓丘方澤之祀。未嘗相闕。宋承五代之弊。政一番郊祀。賞賚繁重。國力不給。於是親祠之禮。不容數舉。遂以后土合祭於圓丘。而海嶽鎮瀆山川丘陵墳衍原隰。皆在從祀之列。於是祭天從祀。始及地

古今釋疑

卷之四

三

祗矣。至仁宗皇祐二年。大饗明堂。蓋以親郊之歲。移其祀於明堂。而其禮則合祭天地。並祀百神。蓋雖祀於明堂。而所行實郊禮也。然既曰明堂。則當如鄭氏之註。及歷代所行。故以太昊炎帝黃帝少昊顓頊五人帝。勾芒祝融后土蓐收玄冥五官神。侑祀五帝。於是祭天從祀。又及人鬼矣。中興以來。國勢偏安。三歲親祠。多遵皇祐明堂之禮。然觀儀註所具神位。殿上正配四位。東朶殿自青帝至南嶽十三位。西朶殿自

白帝至北嶽十二位。東廊自北斗至北隰二百有八位。西廊自帝座至哭星一百七十五位。又有衆星一百五十八位。共五百七十位。則比晉賀循所言。纔三之一。唐圓丘所祀三之二耳。然晉唐未嘗雜祀地祇人鬼。而位數反多。此則以圓丘方澤明堂所祀。合爲一祠。自五帝五官海嶽。以至於原隰。而位數反少。殆不可曉。蓋晉史唐史。但能言從祀之總數。而不及其名位之詳。故無由稽考。履按明初從祀。惟日月星辰嶽鎮海瀆山川諸神。凡一十七壇。嘉靖中分祀天地。從圓丘者大明夜明星辰雲雨風雷。從方澤者五嶽五鎮四海四瀆陵寢諸山而已。

古今釋疑

卷之四

三

郊祀之尸

禮夏官節服氏郊祀裴冕二人執戈送逆尸從車。橫渠張氏曰。節服氏言郊祀送逆尸從車。則祀天有尸也。天地山川之類。非人鬼者。恐皆難有尸。節服氏言郊祀有尸。不害后稷配天而有尸也。楊氏曰。宗廟祭享有尸有主者。聖人原始反終。而知死生之說。故設主立尸。爲之廟貌。所以萃聚祖考之精神。而致其來格也。若天地山川之類。形氣常運而不息。有形氣則古今釋疑
卷之四
有神靈。祭祀感通。其應如響。又焉用立尸爲哉。周官太宰及祀之日。贊玉幣爵之事。謂玉幣所以禮神。王親自執玉幣。奠於神座。又親酌以獻神。如是而已。曲禮疏有說祀天無尸。古人蓋知祀天之不必有尸矣。經傳所述宗廟有尸者多矣。未有言祭天之尸者。惟尚書大傳有帝入唐郊。丹未爲尸之說。左氏傳述晉祀夏郊之事。始末爲詳。初無董伯爲尸之說。而國語乃言之。其言不經。難以據信也。

魯郊

林少穎曰。春秋郊望之旨。三傳諸儒之說無得之者。無他。知求小禮而昧於大禮故也。經書郊者九。皆爲有故而書。非因卜不吉而廢郊。則因牲死傷而廢郊。又有不待卜之吉。而特郊者。雖牛之死傷而必郊者。先儒之說。不過罪其屢卜。與其養牲不謹爾。不知聖人書郊。乃惡其非禮之大者。夫子傷周之衰。禮樂自諸侯出。故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豈有天子郊天。諸侯亦郊。天子望祀山川。諸侯亦望。天子禘祖之所出。諸侯亦禘。使諸侯亦可行。則聖人不以禮樂自諸侯出爲傷。自夫子沒。漢儒不知道者。但見春秋書魯祭祀。多天子之禮。始妄設周賜禮樂之說。所以諸儒不以魯郊爲非。捨其非禮之大者。求其不合禮之小者。蔣氏曰。魯不得用天子禮樂。是成王過賜而伯禽受之。非也。或曰。賜非成王。是周之末王也。昔者魯惠公使宰請郊廟之禮於天子。天子使史角往

報之。使成王之世而魯已郊。則惠公奚請。惠公之請。殆由平王以下也。馬端臨曰。此說非也。明堂位。成王以周公爲有勲勞於天下。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是以魯君孟春乘大輅。載弧韜。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於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也。祭統。昔者周公旦有勲勞於天下。成王康王。追念周公勲勞。而欲尊魯。故錫以重祭。外祭則郊社是也。內祭則大嘗禘是也。夫所謂祀周公以天子禮樂者。如樂用宮

古今釋疑

卷之四

五

及周公。不知成王何名而賜之。伯禽又何名而受之乎。禮運。孔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是天子之事守也。張橫渠因此遂以爲成王念周公之勲勞。不敢臣之。故以二王之後待魯。愚嘗因是而考論之。禮制之陵夷。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蓋周之封杞宋也。以其爲二王之後。俾之修其禮物。作賓於王家。以奉禹契之祀。而禹契天子之祖也。不可以諸侯之太祖祀之。故許其用天子之禮。然特許其用天子之禮。祀禹契之廟。未必許其郊天也。夷王以下。君弱臣強。上陵下僭。杞宋因其用天子之禮樂。於禹契之廟。而禹契則配天之祖也。遂并僭行郊祀上帝之禮焉。此夫子所以有天子事守之嘆也。至於魯。則周公本非配天之祖。而稷嘗之祀。元未嘗廢。無假於魯之郊禘也。乃因其可以用天子之禮樂於周公之廟。而并效杞宋之尤。則不類甚矣。明堂位首言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

古今釋疑

卷之四

五

天子之禮樂。又云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卽此二言觀之。可見當時止許其用郊禘之禮樂。以祀周公。未嘗許其遂行郊禘之祀也。

古今釋疑

卷之四

美

魯郊不以日至

郊特牲疏曰。魯之郊祭。師說不同。崔氏皇氏用王肅之說。以魯冬至郊天。至建寅之月。又郊以祈穀。故左氏云。啓蟄而郊。又曰。郊祀后稷以祀農事。是二郊也。若依鄭康成之說。則異於此。魯唯一郊。不與天子郊天同月。轉卜三正。故穀梁傳云。魯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若不從。則以正月下辛。卜二月上辛。若不從。則以二月下辛。卜三月上辛。若不從。則止。故聖證

古今釋疑

卷之四

美

論馬昭引穀梁傳以荅王肅之難。則魯一郊而止。或用建子之月。則宣三年正月郊。牛之口傷是也。或用建寅之月。則孟獻子曰。郊祀后稷以祈農事是也。若杜預不信禮記。不取公穀。魯唯有建寅郊天。及龍見而雩。葉石林曰。明堂位曰。魯君孟春祀帝於郊。鄭氏以孟春爲建子之月。蓋用周正。非也。郊特牲曰。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又曰。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鄭氏謂易說三王之郊。一用夏正。夏正建寅之

月也。此言迎長日者。建卯而晝夜分。分而日長也。月至者。魯禮也。此又非也。且冬至之日。祭天於地上之圜丘。此周之正禮。不可得而易者也。孟春建寅之郊。蓋祈穀之祭耳。魯雖得郊。不得同於天子。是以因周郊之日。以次上辛。三卜不從。至建辰之月而止。乃不郊。書於春秋者。甚明。則魯郊殆周祈穀之郊而已。故左氏以謂啓蟄而郊。安得孟春爲建子乎。郊特牲以郊爲迎長日之至。而謂郊之用辛。周之始郊。日以至。古今釋疑人卷之四

天

正以別魯禮。而鄭氏反之。強以建卯爲日至。甚矣先儒之好誣也。凡周之政事。大抵皆用夏正。蓋天時有不可亂。故周官每以正歲別之。易說言三王之郊。一用夏正爲建寅。亦無據。鄭氏取以爲證。徒以成其說。爾。鄭氏本不曉郊禘之辨。故以冬至之祭爲大禘。以祈穀爲正郊。此其言所以紛紛也。

漢郊祀之謬

漢郊祀之地。凡三處。雍五時。鄭時密時上時下時。非領之祠官。歲時致祭。文帝十五年。方親郊。是後凡三歲一郊。渭陽五帝廟。文帝所建。北時高祖所建。之說。建十六年。上親郊。繼而甘泉太一祠。武帝用方平誅。遂領之祠官。不親祭。孫卿之說。建二歲一郊。與雍五時更祠。通攷曰。王者祭天而以祖配之。古今之通義。祀典之首也。舜攝政之初。類于上帝。禮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神。湯代夏之初。用玄牡告於上帝。神后。武王代殷之初。告於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然則其所祀者。天與六宗。地與山川而已。初無祀五帝之文。周頌三十有一篇。曰郊。曰明堂。曰柴。望。曰祈穀。曰報祭。曰類禘。所以告神明之事備矣。亦無祀五帝之樂章。而祀五帝之說。始於周禮。先儒各以其意爲之訓詁。以爲五天帝者。白靈威仰。赤熒怒。白招拒。汁光紀。含樞紐也。以爲五人帝者。白太皞。炎帝。黃帝。少皞。顓頊也。姑以五天帝言之。則此五帝皆天神之貴主。五方之事者。意其在祀典。當與日月六

宗並而亞於祀天者也。秦襄公攻戎救周，列爲諸侯而居西，自以爲主少皞之神。作西時祠白帝。太史公讀秦記，以爲秦雜戎狄之俗，作西時用事上帝，僭端見矣。位在藩臣而臚於郊祀，君子懼焉。然以愚攷之，襄公以其有國於西也，而祀少昊白帝，是猶宋人之祀閼伯，晉人之祀實沈耳。非郊天也。太史公誤矣。白漢人既以祭時爲郊天，太史公習見當繼而諸事並與時之事，而追尤秦襄之僭，其實非也。或由夢蛇而爲鄜時，或因獲石聞雉而爲陳寶，或由

雨金而爲畦時。又繼而有青帝黃帝炎帝之祠，俱以時名之。蓋少昊白帝西方之神，秦祠之室也。而并及青帝黃帝炎帝，則非所祭而祭者也。至於鄜時陳寶之屬，則皆秦中小神之爲淫厲，而驚動禍福者。秦人無知，亦爲立時，而同於諸帝之祠。漢人不攷，復指四時以爲郊天之事。至高祖立黑帝祠以備五時，而五帝俱祠矣。然命有司進祠，上不親往，嗚呼。安有郊見上帝而人主不親其事者乎。往往見其所祠者叢雜

冗泛，是以姑諉之祠官，修故事耳。至孝文用新垣平之言，而立渭陽五帝之廟，孝武採繆忌之說，而建太一天皇之壇，始親祠矣。而皆謂之郊見。夫郊事天之禮也。諸方士言天神貴者太一，太一佐者五帝，則太一五帝俱天上之神爾。以神爲帝，以祀神爲郊，而昊天上帝之祭，固未嘗舉行也。秦及漢初，以郊祀事天，方士繆忌言太一貴於五帝者也。遂復以郊禮事太一，而五帝壇垠居其下。然終不聞舉祀天之禮。至鄭康成遂創爲六天之說，以爲太一五帝并昊天而六也。蓋異名而同體也。然其說終難通。蓋方士之說，至爲說設。然猶言天神貴者太一，太一佐者五帝，終不敢言太一五帝即天也。康成儒者，乃創六天之說，何哉。竊意太一五帝之在天，猶五岳四瀆之在地也。謂岳瀆非地，固不可。而以方澤祠后土之禮事岳瀆，亦不可。謂已祭岳瀆而遂廢，蓋秦襄所祠少皞白帝耳。后土方澤之祠，尤不可。然秦俗信鬼好祠，至其子孫遂并青黃赤帝而祠之。至漢高帝立黑帝祠，而以爲事天之事畢矣。蓋其祠本不經，而諸時之怪妄尤甚。高祖明達者也。故雖有重祠敬祭之詔，而卒不親享。其亦有見於此矣。漢初陋儒，既不能有所建論，是正賈生賢而知禮者也。親

承宣室鬼神之間。亦不能引經援古。定郊社明堂祀
天配祖之儀。以革秦世之淫祠。惜哉。自是而後。郊時
祠禮之豐殺。其與方士之際遇。相為盛衰。渭陽五帝
之親祠也。以新垣平。平誅而帝怠於渭陽之祭。太一
諸祠之郊拜也。以繆忌。忌亡而祠官領三一之祠。而
吳天上帝。反不得比所謂太一五帝者。得享郊祀之
祭。高祖創業之太祖。亦終西都之世。不得享配天之
祀。豈不繆哉。按郊祀志。天子封泰山。令奉高作明堂。
汶上。成。修封。則祀太一五帝於明堂。上

古今釋疑

卷之四

五

坐。合高皇帝祠。坐對之。服虔注曰。漢是時未以高祖
配天。故言對。光武以來。乃配之。蓋漢時太一五帝之
祠不一。其在甘泉者曰郊。時三歲一親祠。未嘗以祖
配。其在汶上者曰明堂。武帝封泰山時所建。方有高
帝並祠。每修封則祀之。終帝之世。五修封而昭宣之
後。無幸泰山修封之事。則廢其祭矣。然高皇帝之所
並祠者。太一五帝。不過天。至成帝時。匡衡徙甘泉祠
神之貴者。則非配天也。於長安定南北郊。又言王者各以其禮制事天地。非
因異世所立而繼之。今郊雍鄜密上下時。本秦侯各
以其意所立。非禮所載。漢興之初。儀制未定。卽且因
秦故祠。復立北時。今既稽古。建定天地之大禮。郊見

上帝。青赤白黃黑五方之帝。皆畢陳。各有位。饌。祭祀
備具。諸侯所妄造。王者不當長遵。及北時未定時所
立。不宜復修。天子皆從焉。及陳寶祠。因是皆罷。并毀
不應禮之祠四百七十五所。然後祀禮稍正。然終不
能建議。盡復三代以來郊祀明堂嚴父配天之禮。而
哀平之間。怵於禍福之說。南北郊與甘泉五時。互為
罷復。卒無定制。至王莽秉政。請復長安南北郊。祭天
而以高祖配。善矣。然復以高后配地祇而共祭。則臆
說不經為甚。蓋莽將篡漢。故為是崇陰教以媚元后。
而遂其盜權竊位之謀耳。

古今釋疑

卷之四

五

天地合祭

天地合祭。始於王莽。平帝從之。由漢以後。而以五月
親祠北郊者。惟魏文帝之太和。周武帝之建德。隋高
祖之開皇。唐睿宗之先天而已。至宋元豐之議。則陳
襄主分。元祐之議。則蘇軾主合。明初建圓丘在鍾山
之陽。方澤在鍾山之陰。分祭天地。一如周禮。洪武十
年。因齊期風雨。覽京房災異之說。謂天地猶人父母。
爲子之道。致父母異處。安得爲孝。乃倣古明堂遺制。

古今釋疑

卷之四

五

卽圓丘舊遺。爲大祀殿。十二楹。中四楹。正中作石臺。
設上帝皇地祇神座於其上。每歲正月中旬。擇日合
祭。嘉靖九年。夏言請正祀典。廖道南汪鉉程文德張
璉等八十四人。皆主分祀。祭昂倫以訓姚沐歐陽德
方獻夫李承勛霍輅徐階等。皆主合祀。上從分祀。乃
建圓丘于大祀殿之南。爲皇穹宇。建方澤於安定門
外。爲皇祗室。及萬曆三年。張江陵曰。禮因時宜。本乎
人情者也。高皇帝初制郊禮。分祀十年矣。而竟定於

合享者。良以古今異宜。適時爲順。故舉以歲首。人之

始也。卜以春初。時之和也。歲惟一出。事之節也。爲屋
而祭。行之便也。百六十餘年。列聖相承。莫之或易者。
豈非以其至當。允協經文而可守乎。今以冬至極寒。
而裸獻於星露之下。夏至盛暑。而駿奔於炎歊之中。
一歲之間。六飛再駕。以時以義。斯爲戾矣。故世廟雖
分建圓方之制。而中世以後。竟不親行。雖肇舉大享
之禮。而歲時禋祀。止於內殿。是斯禮之在當時。已窒

古今釋疑

卷之四

五

碍而難行矣。况後世乎。於是遂復合祀。焦弱侯濟園
集曰。北郊之祀。一議於建武。再議於景初。三議於泰
始。太和。而唐若宋。益勞勞矣。大抵其說。不外兩端。主
合者。言舜之受禪。類上帝。禋六宗。望山川。徧羣神。靡
不舉。而無地祇之文。武之克商。庚戌柴望。亦不言地。
蓋古祀上帝。必及地祇。詩序昊天有成命。爲郊祀天
地而作。此合祭之明文。爲可攷也。其主分者。言周禮
大司樂。冬至地上圓丘之制。則曰禮天神。夏日至

澤中方澤之制。則曰禮地祇。宗伯六器。以蒼璧禮天。黃琮禮地。玉不同也。典瑞以四圭祀天。兩圭祀地。數不同也。祀天於冬至。從陽氣來復之始。以就陽。祀地於夏至。從陰氣潛萌之始。以就陰。時不同也。用圓鍾於震之宮。取乾出乎震之義。用函鍾於未之地。取坤居於未之義。樂不同也。立論不同。以爲悉有據依。牢不可破。不知先王之郊。一歲之中。自有分合。非一端而已。周禮王祀天。歲九舉。而郊爲尊。冬日至於南郊。古今釋疑人卷之四 五

祀天。配以祖。夏日至於北郊祀地。正月郊而祈穀。仲夏日大雩而祈雨。季秋日大饗於明堂。而配以禴。四立日郊而迎氣。二至日之郊。蓋分祀也。自餘皆合地。從天饗焉。不別祀也。不合不專。不分不尊。判合天地之大義。王者父天母地之道也。後世經學不明。妄駁已見。準周禮者廢詩書。準詩書者廢周禮。知其一說。不知其又有一說也。履按主合者。非不知周禮之爲是也。實以後世儀衛繁。用度廣。賜予多。一歲必不能

再舉大禮。分祀則方澤徒遣官。而合祀猶皆親祭耳。後來南郊亦遣官矣。况欲分祀。皆親祭乎。

祀地服大裘

周禮司服。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惟祀地之服。經無明文。鄭注亦未嘗及之。賈公彥始爲之疏曰。崑崙神州。亦服大裘。可知公彥一時率爾之言。未嘗深考其故。豈有夏至陽極之月。而可服大裘哉。而孔穎達與杜佑通典。亦爲是說。於是祀天地之服。不問寒暑。必服大裘。而北郊遂爲不可行之禮。程子曰。元祐時議北郊。只爲五月間。天子不可服大裘。皆以爲難行。不知郊天郊地。禮制自不同。天是資始。故凡物皆尙純。藉用藻秸。器用陶匏。服用大裘是也。地則資生。安可亦用大裘乎。楊信齋曰。郊特牲云。祭之日。王被袞以象天。戴冕纁十有二旒。則天數也。自袞冕而下。享先公則鷩冕者。不敢以天子之服臨先公也。祀四望山川則毳冕。祭社稷五祀則絺冕。不敢以至尊之服施於所卑也。王者事天明。事地察。祭祀冕服。同乎異乎。曰。冬至祭天。夏至祀地。蒼璧

古今釋疑

卷之四

五

禮天。黃琮禮地。各因其禮。以象天地之性者。不容以不異也。冕服者。王之所服。以事昊天上帝。后土神祇。不容以不同也。但夏至不用大裘爾。周禮屢人曰。凡四時祭祀。以室服之。夫屢猶辨四時之室。則冕服可知矣。唐長孫無忌曰。天子祀天地。服大裘冕。按周郊祀被袞以象天。戴冕纁十二旒。與大裘異。月令孟冬。天子始裘以禦寒。冬至報天。啓蟄祈穀。服裘可也。孟夏迎夏。龍見而雩。如之何而可服。故歷代惟服袞章。

古今釋疑

卷之四

五

斯言也。信而有證矣。元祐中議北郊。論者猶以大裘不可服爲言。於是始有請於冬至南郊。而合祭天地者。若顧臨等所言是也。因諸儒謬誤之言。而廢祀地之大典。可不惜哉。履謂罷北郊。亦不獨以大裘難服。朱子曰。天地合祭於南郊。及太祖不別立廟室。千五六百年。無人整理。可慨也。

先廟後郊

後漢因祠南郊。卽祠北郊。明堂。世祖廟。及太廟。謂之五供。唐因祠南郊。卽祠太清宮。及太廟。謂之三大禮。宋三歲郊祠。必先景靈宮。及太廟。蓋因前制。先景靈宮。謂之朝獻。太廟謂之朝享。沈氏筆談曰。唐故事。神皆預遣使祭告。惟太清宮太廟。則皇帝親行。謂之奏告。天寶九載。詔曰。告者乃上告下之詞。今後太清宮。室稱朝獻。楊氏曰。愚按卜郊受命於祖廟。作龜於太廟。疏引禮器。魯人將有事於上帝。必先有事於頻

古今釋疑

卷之四

聖

宮爲證。禮器注云。魯以周公之故。得郊於上帝。先有事於頻宮。告后稷也。夫有事謂告祭也。郊事至重。又尊祖以配天。故先告於祖而受命焉。乃卜日於禰宮。自此以後。散齋七日。致齋三日。齋戒以神明其德。將以對越上帝。此則古禮然也。仁宗時。詔將來玉清昭應宮景靈宮太廟。同日行禮。劉筠曰。一日之內。數次展禮。萬乘之陟降爲勞。百執之駿奔不暇。乞南郊禮畢。別定日。請玉清昭應宮景靈宮行禘謝之禮。筠蓋

以玉清昭應景靈非禮之正。故爲是婉辭以達意。景祐中。賈昌朝言朝廟之禮。本告以配天饗侑之意。其景靈朝謁。蓋緣唐世太清故事。有違經訓。固可改革。韋珂愧郊錄。載呂升卿奏曰。郊丘之祀。國之大事。歷考載籍。不聞爲祀天致齋。乃於其間。先享宗廟者也。蜀有唐天寶之後。用田同秀之言。立老子廟。號曰太清宮。將行郊祀。先躬享焉。終唐之世。莫知其非。今太廟歲有五大亨。又于郊祀。復修遍享之禮。此爲何名

古今釋疑

卷之四

聖

乎。論者曰。宗廟之禮。未嘗親行。故因郊祀。恭展薦獻。臣曰不然。唐太宗於宗廟之享。未嘗親事。馬周以爲唐史不書皇帝入廟。何以示來葉。今必因郊禮以行之。則義尤不可矣。珂按蘇文忠賦。嘗引書武王克商。丁未祀周廟。庚戌柴望。則先廟後郊。亦三代之禮。珂謂武成禮之變也。馬端臨曰。劉筠賈昌朝之說。則以爲前二日之享廟。正祭也。然以爲告祭。則禮太過。以爲正祭。日之享廟。正祭也。然以爲告祭。則禮太過。以爲正祭。

則其禮無名。蓋登極立太子。册后。上祖宗徽號之類。皆典禮之重大而希罕者。若三歲一郊。則事天之常禮耳。今登極等告祭。未嘗親行。而獨於三歲郊祀。則親舉告禮。此所謂太過也。春禴夏禘秋嘗冬烝。三歲一祫。五歲一禘。皆歷代相承宗廟之大祭。今此諸祭。未嘗親行。而獨於三歲郊祀之前。特創一祭。此所謂無名也。蓋近代以來。天子親祀。其禮文繁。其儀衛盛。其賞賚厚。故必三歲始能行之。而郊祀所及者。天地古今釋疑

卷之四

聖

百神。與所配之祖而已。於宗廟無預。故必假告祭之說。就行親祀宗廟之禮焉。於事則簡便矣。謂之合禮則未也。明禮正祭前六日。上常服。以親詣南郊視牲。預告於太廟。前三日上具祭服。告請太祖配帝。行一獻禮。前二日。上常服。以親詣南郊大祀。預告於太廟。庶幾尊祖親考之義乎。

古今釋疑卷之四終

古今釋疑卷之五目錄

安成

楊釋竹卷訂正
吳榮舫翁恭附

明堂制度

明堂配祭

祀后土

大雩

五帝

古今釋疑卷之五目錄

朝日夕月

六宗

祭四方

社稷

社稷配祭

祭地祭社之異

四望三望

封禪

高禘

蜡祭

五祀

類禩

古今釋疑

卷之五目錄

汗青閣

古今釋疑卷之五

合山方中



明堂圖

小左 明 大左 明	大左 明 大左 明	大左 明 大左 明
大左 明 大左 明	大左 明 大左 明	大左 明 大左 明
大左 明 大左 明	大左 明 大左 明	大左 明 大左 明

古今釋疑

卷之五

汗青閣

明堂制度

論明堂之制者多矣。然諸儒所爭而不決者。不過二途而已。言五室者。則據考工記。是鄭玄輩所執也。言九室者。則案大戴禮。是蔡邕輩所持也。要皆各是其說。互相非毀。豈確論乎。考工記曰。夏后氏世室。五室九階。四旁有夾窻。殷人重屋。四阿。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鄭注曰。此三者或舉宗廟。或舉王寢。或舉明堂。互言古今釋疑。卷之五

之以明其同制。五室象五行也。木室於東北。火室於東南。金室於西南。水室於西北。土室於中央。九階。南面三。三面各二。此據明堂位。明堂。明政教之堂也。玉藻曰。天子聽朔於南門之外。閏月則闔門左扉。立于其中。鄭注曰。天子廟及路寢。皆如明堂制。明堂在國之陽。每月就其時之堂。而聽朔焉。卒事。反宿路寢。亦如之。閏月非常月。聽其朔於明堂門中。還處路寢。門終月。月令曰。天子孟春居青陽左个。仲春居青陽太廟。季

春居青陽右个。孟夏居明堂左个。仲夏居明堂太廟。季夏居明堂右个。中央土。居太廟太室。孟秋居總章左个。仲秋居總章太廟。季秋居總章右个。孟冬居玄堂左个。仲冬居玄堂太廟。季冬居玄堂右个。此呂不韋之說。鄭氏謂每月就其時之堂。蓋據此也。大戴禮曰。明堂古有之。凡九室。十二堂。室有四戶。八牖。共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以茅蓋屋。上圓下方。所以朝諸侯。其外有水。曰辟雍。在近郊三十里。應劭曰。黃帝曰。合宮有虞曰總章。殷

古今釋疑。卷之五

曰陽館。周曰明堂。明堂八應。法八風。四達。法四時。九室。法九州。十二堂。法十二月。三十六戶。法三十六旬。七十二牖。法七十二候。公玉帶曰。黃帝明堂中有一殿。四面無壁。茅蓋通水。水圓宮垣。為複道。上有樓。從西南入。名昆侖。此康成曰。戴禮所云。似呂氏作春秋。即所上漢武者也。時說者。蓋非古制也。蔡邕明堂月令章句曰。明堂者。天子太廟。所以祭祀。夏后氏世室。殷人重屋。周人明堂。享功養老。教學選士。皆在中。故言取正室之貌。則曰太廟。取其正室。則曰太室。取其堂。則曰明堂。取其四時之學。則曰太學。取其園水。則曰辟雍。雖名別而

實同。袁准正論。明堂宗廟太學。禮之本物也。事義不同。各有所爲。而世之論者。合以爲一體。取其詩書放逸之文。經典相似之語。推而致之。攷之人情。失之遠矣。宗廟之中。人所致敬。幽隱清淨。鬼神所居。而使衆學處焉。餐射其中。人鬼慢駭。死生交錯。囚俘截耳。以干鬼神。非其理也。茅茨采椽。至質之物。建日月。乘玉輅。以處其中。非其類也。夫宗廟鬼神所居。祭天而於人鬼之室。非其處也。王者五門。宗廟在一門之內。若

古今釋疑

卷之五

四

射在於廟。而張三侯。又辟雍在內。人物衆多。殆非宗廟之中。所能容也。北史李謐曰。考工記得之于五室。而謬于堂之修廣。大戴得之于戶牖。失之于九室。蓋明堂五室。古今通則。其室居中者。謂之太廟。太室之東者。謂之青陽。太室之南者。謂之明堂。太室之西者。謂之總章。太室之北者。謂之玄堂。四面之室。各有夾房。謂之左右个。三十六戶。七十二牖矣。室个之形。今之殿前。是其遺象。个者卽寢之房也。但明堂與寢施

用既殊。故房个之名。亦隨事而遷耳。故驗之五室。則義明於考工。校之戶牖。則數協於盛德。考之施用。則事著於月令。求之閏也。合周禮與玉藻。既同夏殷。又符周秦。雖乖衆儒。儻或在斯矣。新唐書禮樂志曰。明堂自漢以來。諸儒之論不一。至于莫知所從。則一切臨時增損。而不能合古。然推其本旨。要於布政交神。爲王者尊嚴之居而已。其制作何必與古同。然爲之者。至于無所據依。乃引天地四時。風氣乾坤。五行數

古今釋疑

卷之五

五

象之類。以爲倣象。而衆說亦不完。成。隋無明堂。而季秋大饗。常寓零壇。唐高祖太宗時。寓于圓丘。貞觀中。豆盧寬等。議從昆侖道。上層以祭天。下層以布政。而孔穎達以爲非。魏徵請爲五室重屋。上圓下方。上以祭天。下以布政。謂前世儒者。所言雖異。而以爲如此者。多同。顏師古曰。周書叙明堂。有應門雉門之制。以此知爲王者之常居爾。其青陽總章。玄堂太廟。左右个。皆路寢之名也。文王居明堂之篇。帶弓持。體高禘。

九門磔禩。國有酒以合三族。推其事。皆與月令合。則皆在路寢也。大戴禮曰。在近郊。又曰。文王之廟。奚足信哉。且門有皋庫。豈施于郊野。謂空近在宮中也。陳祥道禮書曰。天子路寢。見于書。惟東西房。東西夾。又東序西序。東堂西堂而已。則太廟路寢。無五室十二堂矣。鄭康成謂之明堂。太廟路寢。異實同制。非也。宗廟居雉門之內。而教學飲射於其中。則莫之容。處學者于鬼神之宮。享天神于人鬼之室。則失之賁。謂之

古今釋疑

卷之五

六

明堂太廟辟雍同實。非也。彼蓋以魯之太廟。有天子明堂之飾。晉之明堂。有功臣登享之事。乃有同實異實之論。是不知諸侯有太廟。無明堂。特魯倣其制。晉倣其名也。月令言明堂之制。則然矣。王者迎五氣。則于東南西北之四郊。禮六神。則以蒼黃青赤白玄之牲。玉象四時以巡。歲順閏月以居門。而天地之間。罔不欽若。則十二月之異堂。聽政不爲過也。其言四時乘輿輅。載異旂。衣異衣。用異器。則非也。夫車旗之辨。

見于中車司常。衣冠之等。見于弁師司服。皆無四時之異。禮運曰。五色十二衣。旋相爲質。鄭顓曰。王者隨天。自春徂夏。改青改絳。非古制也。朱子曰。明堂位與考工記。所記明堂之制度者。非出舊典。未敢必信也。

古今釋疑

卷之五

七

竊意當有九室。如井田之制。東之中爲青陽太廟。東之南爲青陽右个。東之北爲青陽左个。南之中爲明堂太廟。南之東。卽東之南。爲明堂左个。南之西。卽西之南。爲明堂右个。西之中爲總章太廟。西之南。卽南之西。爲總章左个。西之北。卽北之西。爲總章右个。北之中。爲玄堂太廟。北之東。卽東之北。爲玄堂右个。北之西。卽西之北。爲玄堂左个。中是太廟太室。凡四方之太廟。異方所。其左个右个。則青陽之右个。乃明堂之左个。明堂之右个。乃總章之左个也。總章之右个。乃玄堂之左个。玄堂之右个。乃青陽之左个也。但隨其時之方位開門耳。太廟太室。則每季十八日。天子居焉。古人制事。多用井田遺意。此恐是也。蓋明堂只

是三間九架屋耳。楊信齋曰。說者以明堂爲宗廟。又爲大寢。又爲大學。則不待辨說而知其謬矣。惟考工記訓明堂五室。大戴禮訓明堂九室。二說不同。前代欲建明堂者。往往惑於二說。莫知所決而遂止。愚謂五室。取五方之義也。九室。則五方之外。而必備四隅也。九室之制。視五室爲尤備。然王者居明堂。必順月令。信如月令之說。則爲十二室可乎。此又不通之論也。惟朱子明堂圖。謂三間九架者。指五方四隅。凡有九室之大畧而言之也。考工之言五室。象五行之方位。有五方。則有四隅。不言可知也。夫有五方四隅。則一堂之地。裂而爲九室矣。安得通而爲一。復有九室之廣。七庭之修乎。蓋明堂云者。通明之堂也。所以朝諸侯。行王政者在是。所以享上帝。配祖考者在是。非七庭九室之修廣。不能行也。五方四隅。亦惟辨其方。正其位。隨王者所居之日。掌火以帷幕。幄帟爲文。以詔王居。以順月令。以奉天道耳。如朱子所謂隨其時

古今釋疑

卷之五

八

之方位。開門是也。履按諸儒所以辯者。五室。九室。十二堂之不同。曾知五室卽九室。九室卽十二堂。考工大戴月令。未始異乎。一屋九架。謂之九室可也。九架五方。謂之五室可也。九架三楹。何不可各面呼爲三間。謂之十二堂可也。至辯明堂宗廟路寢。異實同制。明堂太廟辟雍。同實異名。此則不悟朝廟通稱。故分地安名。旣失。而合爲一處。亦非也。嘗聞之老父矣。廟者貌也。前廟後寢。古以前堂。通謂之廟。後此乃分別宗廟明堂之稱耳。禮天子無事不於廟中。以朝諸侯。若以廟爲宗廟之廟。木主在上。則天子永無負依南面之日矣。士禮迎於廟門外。卽屬事之門外也。所稱漸熟。故各執以爲常。古則猶通稱也。所謂明堂者。表嚮明而治之堂也。月令惟南曰明堂。豈非嚮明之謂乎。齊有泰山之明堂。猶行在所也。由是論之。祭祀之殿。亦可謂之明堂。朝會之軒。亦可謂之明堂。辟雍教士之宮。亦可謂之明堂。四阿九室。自然之理。其制大

古今釋疑

卷之五

九

同小異。隨時增損有之。以八八之方圖。合洛書之九宮。其論自確。畫州建國。井地制兵。莫不法之。上棟下宇。取諸大壯。豈有祀帝祀祖。明治興教之官。艸艸不合表法者哉。月令分居配位。大抵制器尚象之意。非必定如此也。

古今釋疑

卷之五

十

明堂配帝

祭法。祖文王而宗武王。注曰。祭五帝五神於明堂。曰祖宗。祖宗通言爾。孝經曰。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月令春曰。其帝太皞。其神句芒。夏曰。其帝炎帝。其神祝融。中央曰。其帝黃帝。其神后土。秋曰。其帝少昊。其神蓐收。冬曰。其帝顓頊。其神玄冥。疏曰。云祭五帝五神於明堂。曰祖宗。祖宗通言爾者。以明堂月令五時。豈有帝及神。又月令季秋大饗帝。故知明堂之神。

古今釋疑

卷之五

十一

有五人神。及五天帝也。孝經云。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故知於明堂也。又郊牲疏云。五時迎氣。及雩祭。則以五方人帝配之。九月大饗五帝。則以五人帝及文武配之。以文王配五天帝。則謂之祖。以武王配五人神。則謂之宗。崔氏曰。皆在明堂之上。祖宗通言。故祭法云。祖文王。文王稱祖。孝經云。宗祀文王於明堂。是文王稱宗。文王既爾。則武王亦有祖宗之號。故云祖宗通言。王肅駁鄭義曰。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

祖宗自是不毀之名。非謂配食於明堂者也。審如鄭言。則經當言祖祀。文王於明堂。不得言宗祀也。宗者尊也。周人既祖其廟。又尊其祀。孰謂祖於明堂者乎。鄭引孝經以解祭法。而不曉周公本意。殊非仲尼之義旨也。通典曰。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謂祀昊天上帝。先儒所釋不同。若以祭五帝。則以天帝皆坐明堂之中。以五人帝。及文王配之。五官之神。坐於庭中。以武王配之。通名曰祖宗。故云祖文王而宗武王。

古今釋疑

卷之五

七

文王爲父。配祭於上。武王爲子。配祭於下。如其所論。非爲通理。但五神皆生爲上公。死爲貴神。生存之日。帝王享食。皆須升堂。今死爲貴神。獨配於下。屈武王之尊。同下坐之義。爲不便。意爲合祭五帝於明堂。唯有一祭。月令所謂九月大饗帝于明堂也。五帝及神。俱坐於上。以文武二祖。配五帝。及五神而祭之。以文王配祭五帝。則謂之祖。以武王配祭五神。則謂之宗。明二君同配。故祭法云祖文王而宗武王。夫祖者

始也。宗者尊也。所以名祭爲祖宗者。明祭之中。有此二義。陳氏禮書曰。先王之於天。尊而遠之。故祀於郊。而配以祖。親而近之。故祀於明堂。而配以父。孝經曰。孝莫大於配天。又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嚴父配天矣。又曰。配上帝者。天則昊天上帝也。上帝則五帝與天也。明堂不祀昊天上帝。不可謂配天。五帝不與。不可謂配上帝。以上帝爲昊天上帝耶。而周禮以旅上帝。對旅四望言之。則上帝

古今釋疑

卷之五

七

非一帝也。以明堂特祀昊天上帝耶。而考工記明堂有五室。則五室非一位也。月令之五人帝。五人神。所以配食四郊也。其與享明堂。於經無見。又况降五神於庭中。降武王以配之。豈嚴父之意哉。然宗祀文王。則成王矣。成王不祀武王。而祀文王者。蓋於是時。成王未畢喪。武王未立廟。故宗祀文王而已。此所以言周公其人也。詩序曰。豐年秋冬報。則秋報者。季秋之於明堂也。冬報者。冬至之於郊也。先明堂而後郊者。

禮由內以及外也。先嚴父而後祖者。禮由親以及尊也。明堂之祀。於郊爲文。於廟爲質。故郊掃地粢稊而已。明堂則有堂有筵。郊特牲而已。明堂則維羊維牛。然郊有燔燎。而明堂固有升煙。漢武帝明堂禮畢。燎於堂下。古之遺制也。由漢及唐。或祀太一五帝。漢或特祀五帝。光武明帝或除五帝之坐。同稱昊天上帝。晉武帝時議除明堂五帝之坐。同稱昊天上帝。唐武宗各設一坐而已。後又復五帝位。或合祭天帝。唐武宗祭天帝於明堂。中宗仍之。或配以祖。或配以群祖。漢武帝祠明堂。高皇帝對之。章帝
古今釋疑 卷之五
帝祠明堂。以光武配。後又以高祖太宗世宗中宗世祖顯祖配。各一太牢。其服也。或以袞冕。東晉或以大裘。梁其獻也。或以一獻。或以三獻。梁升曰。祀明改服大裘。又以貴質。不應三獻。宋請停三獻。止於一獻。隋於雩壇行三獻禮。抑又明堂之制。變易不常。與考工之說不同。皆一時之制然也。朱子曰。古者祭天於圜丘。掃地而行事。器用陶匏。牲用犢。其禮極簡。聖人之意。以爲未足以盡其意之委曲。故於季秋之月。有大享之禮焉。天卽帝也。郊而曰天。所以尊之也。故以后稷配。后稷遠矣。配稷於郊。亦

所以尊稷也。明堂而曰帝。所以親之也。以文王配焉。文王親也。祀文王于明堂。亦以親文王也。尊尊而親親。周道備矣。然則郊者古禮。而明堂者周制也。周公以義起之也。楊氏曰。愚按郊祀配天。明堂配上帝。天與上帝一也。祀上帝禮。並如郊祀。然月令有大饗之文。我將之詩。有維羊維牛之語。則明堂之禮爲尤備。故程子曰。其禮必以宗廟之禮享之。朱子亦曰。祭於屋下。而以神祇祭之。蓋謂此也。又曰。按周人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上帝卽天也。配帝卽文王也。自漢以來。乃有並祭五帝之禮。鄭康成注祭法。祖文王宗武王之說。差誤特甚。至唐以來。遂有三帝並侑之禮。皆非古人制禮之本意矣。履按祖宗時。合祀天地于南郊之一壇。而加屋焉。則是泰壇明堂爲一制也。列聖相承。皆以太祖太宗配。是郊祀宗祀爲一體也。其亦義起之者歟。嘉靖十七年。始定明堂。徹南郊大祀殿爲大享殿。以祀皇天上帝。時大享殿未成。乃于

大內之玄極寶殿行禮。奉獻皇帝配焉。隆慶元年。禮部會議曰。明堂大享。每歲禁內之玄極寶殿。遣官行禮。未嘗親詣郊壇。況以睿宗配享。似于周人宗祀文王之義不協。遂罷之。而明堂之禮廢矣。

祀后土

曲禮。天子祭天地。疏曰。地神有二。歲有二祭。夏至之日。祭崑崙之神于方澤。一也。夏至之月。祭神州地祇于北郊。二也。或云。建申之月祭之。與郊天相對。左傳。凡祀啟蟄而郊。疏曰。鄭玄著書。多用讖緯。言地祇有二。唯鄭玄立爲此義。先儒悉不然。故王肅聖證論。引群書以證之。陳氏禮書曰。周禮或言大示。或言地示。或言土示。蓋大示。則地之大者。地示。則凡地之示與。古今釋疑。卷之五。七。焉。土示。則五土之示而已。禮記言兆於南郊。就陽位也。南郊祀天。則北郊祀地矣。祀天就陽位。則祭地就陰位矣。大宗伯以黃琮禮地。性幣各放其器之色。而牧人陰祀。用黝牲。則牲有不同也。典瑞兩圭有邸。以祀地。則玉有不同也。大司樂奏太簇歌。應鍾以祀地。示。凡樂函鍾爲宮。若樂八變。地示皆出。則樂有不同也。蓋先王之於神示。求之然後禮。禮之然後祀。函鍾爲宮。求之之樂也。太簇應鍾。祀之之樂也。若夫王之

黃琮兩圭。牲幣之黃黑。蓋祭有不一。而牲幣器亦從而異也。鄭氏之徒。謂夏至於方丘之上。祭崑崙之示。七月於泰折之壇。祭神州之示。此惑於讖緯之說。不可考也。凡以神位者。以冬至致天神人鬼。以夏日至致地示物魍。致天神而人鬼與之者。荀卿所謂郊則并百王於上天而祭之是也。郊天合百王。則郊地合物魍互矣。鄭氏謂致人鬼於祖廟。致物魍於壇墠。蓋用祭天地之明日。於經無據。又曰。古者正祭有常數。

古今釋疑

卷之五

大

非正祭者。無常時。故歲祭天者四。詩序曰。春夏祈穀于上帝。又曰。豐年秋冬報。則春祈穀。左氏所謂啟蟄而郊是也。夏祈穀。所謂龍見而雩是也。秋報。月令所謂季秋大享帝是也。冬報。周禮所謂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是也。凡此正祭也。旅類造禱祠之屬。非正祭也。祭地之禮。周禮所謂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正祭也。禱祠之屬。非正祭也。然先王親地。有社存焉。禮曰。享帝於郊。祀社於國。又曰。郊所以明天道。社所以神

地道。又曰。郊社所以事上帝。又曰。明乎郊社之義。或以社對帝。或以社對郊。則祭社乃所以親地也。大宗伯以血祭社稷。又曰。大封先告后土。大祝大師大會同。于社。又曰。建邦國。先告后土。則后土非社矣。鄭氏釋大宗伯。謂后土土神。黎所食者。釋月令。謂后土黎也。釋大祝。謂后土社神也。既曰土神。又曰社神。是兩之也。書曰。敢昭告于皇天后土。左氏曰。君戴皇天而履后土。漢武帝祠后土於汾陰。宣帝祠后土於河

古今釋疑

卷之五

九

東。而宋梁之時。祠地皆謂之后土。則古者亦命地示爲后土矣。然周禮有大示。有地示。有土示。又有后土。則所謂后土者。非地示也。朱子曰。周禮有圜丘方澤之說。後人只言社卽后土。見於書傳。言郊社多矣。看來亦自有方澤之祭。楊氏曰。愚按大司樂。奏太簇。歌應鍾。舞咸池。以祭地示。鄭注云。地示所祭於北郊。及社稷。牧人陰祀。用黝牲毛之。鄭注云。陰祀。祭地北郊。及社稷。夫祭地惟有夏至北郊方澤之禮。此外則有

社祭亦祭地也。鄭氏亦既知之矣。及注曲禮天子祭天地。大宗伯黃琮禮地。典瑞兩圭祀地。又云地神有二。歲有二祭。夏至祭崑崙之神於方澤。夏至祭神州之神於北郊。何也。蓋祭地惟北郊及社稷。此三代之正禮。而釋經之正說。鄭氏所不能違也。有崑崙。又有神州。有方澤。又有北郊。析一事以爲二事。此則惑於緯書。而牽合聖經以文之也。知有正禮。而又汨之以緯書。甚矣其惑也。履按通典則依鄭氏注。以方丘爲

古今釋疑

卷之五

三

祭崑崙之神。丘在國之北。禮神之玉以黃琮。牲用黃犢。幣用黃緇。所謂各如其器之色。王及尸同服大裘。配以后稷服與配。經文不載。注家以爲同祭天之禮。故服大裘。配以后稷。其樂則大司樂之函鍾爲宮。至八變。則地祇皆出。可得而禮是也。神州地祇。則爲壇於北郊。各泰折。玉用兩圭。五寸有邸。牲用黝犢。幣用黑緇。幣經無文。據牲用黑。知當從其色。配亦以后稷。其樂則奏太簇歌。應鍾舞。咸池以祭地。示是也。宋政和四年。禮制局言祭祀始則求神而禮之。終則正祭而祀

焉。大宗伯以黃琮禮地。蓋施于求神之時也。與大司樂以函鍾爲宮。至地示皆出。可得而禮。同矣。典瑞兩圭有邸以禮地。蓋施于薦獻時。與大司樂奏太簇歌。應鍾舞。咸池以祭地。同矣。鄭氏乃謂以黃琮禮地。神之在崑崙者。兩圭有邸以祀地。祇于北郊。神州之神。且黃琮兩圭有邸。周官特言禮地祀地而已。初無崑崙神州之別也。馬端臨曰。按鄭氏解經。於天地之祀。皆分而爲二。是有二天二地矣。然古人祀天之祀。郊

古今釋疑

卷之五

三

與明堂本二處。所配之祖又不同。則因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一語。而指其帝爲五精之神。感生之帝。猶云可也。至於祭地。則經文所載。惟方澤而已。乃以爲此所祀者崑崙。而又有神州。則祭之於北郊。蓋北郊之名。亦出緯書。孝經緯祭地示於北郊。禮經所不載。於是又因祭法有泰折之語。而以爲泰折卽北郊。又非方澤也。其支離不通。彌甚矣。履按鄭氏之說。曹魏始遵用之。鄭說祀天。則有昊天有五帝。而魏圖丘所祀。曰

皇皇帝天。南郊所祀。曰皇天之神。鄭說祀地。則有崑崙有神州。而魏方澤所祀。曰皇皇后地。北郊所祀。曰皇地之祗。往往見靈威仰。及崑崙等名不雅馴。故有以易之。然不知皇天之與天神。后土之與地祗。果可分而爲二乎。迄北齊始用崑崙神州之名。而神州猶是從祀。唐開元二十一年。遂以立冬。別祭神州矣。宋則因之。至明乃革。

古今釋疑

卷之五

五

大雩

雩有二。有孟夏大雩。有因旱而雩。鄭氏曰。雩吁嗟求雨之祭也。雩祭謂爲壇南郊之旁。雩五精之帝。通典曰。建巳月。雩五方上帝。其壇名曰雩壇。雩祭旱也。於南郊之傍。命樂正習盛樂。舞皇舞。楊信齋曰。按左傳啟蟄而郊。龍見而雩。此詩頌所謂春夏祈穀于上帝也。龍見而雩。與周禮所掌。春秋所書不同。周禮司巫帥巫而舞雩。爲旱而雩也。春秋書雩二十有一。因旱而雩也。龍見而雩。乃建巳之月。萬物始盛。待雨而長。聖人爲民之心切。遂爲百穀祈膏雨。與啟蟄而郊之意同。是以樂則必用盛樂。與它祭異。聲音之號。所以詔告于天地之間。以達神明也。郊非不用樂也。以禮爲主。雩非不用禮也。以樂爲主。各隨其宜也。但鄭註言雩五精之帝。疏言春夏秋冬。共成歲功。則不可偏祭一帝。其言似矣。然天一而已。因時迭王。則有五帝之名。易曰。帝出乎震是也。祭于四郊。則有五帝之位。

古今釋疑

卷之五

五

小宗伯兆五帝于四郊是也。鄭氏謂夏零。總祭五帝。是一天而有五祭。祭于南郊乎。抑兼祭于四郊乎。其義何居。陳氏禮書曰。春秋書零二十有一。皆在七月以後。左氏曰。龍見而零。邇則書。蓋龍見建巳之月。而建巳乃陽盛之時。陰氣所以難達也。故零祀作焉。邇此而後零。此春秋所以譏也。故穀梁曰。秋大零。非正也。冬大零。非正也。祭法有零祭之壇。春秋之時。魯以南門爲零門。先儒皆以魯之舞零在城南。鄭氏曰。零古今釋疑。卷之五。爲壇于南郊之傍。其說蓋有所受也。履按自鄭氏之說行。諸儒莫之能決。有零祀五方上帝五人帝五宮于南郊者。如唐貞觀禮是也。有零祀昊天上帝于圜丘者。如唐顯慶禮是也。及開元中。王仲丘奏祀昊天上帝于圜丘。尊天位也。然零祀五帝既久。請二禮並行。以成大享帝之義。既祀昊天上帝。又祀五帝。是猶明堂並祀上帝五帝之誤也。且零祀上帝。必升煙。後世乃謂用火不可以祈水。而爲坎以瘞。就陽不可以

求陰。而移壇于東。梁禮零必自郊徂宮。後世或祈山林川澤。羣廟百辟。卿士。然後及于上帝。亦梁禮也。北齊及唐皆然。零樂以舞爲盛。後世或選善謳者。歌詩而已。北齊皆非古也。明嘉靖中。始建崇零壇于圜丘之旁。以祀天禱雨。歲旱。則于季春之末。禮部奏請行禮。蓋二零合而爲一。所謂大零者。猶大旅大饗。而吳幼清孫明復胡康侯皆云。春秋書大零。乃惡其僭天子之禮。故特謂之大誤矣。

古今釋疑

卷之五

五

五帝

馬貴與曰。按五帝之祀。見於周禮。五帝之義。見於家語。其說本正大也。自秦漢間廢祀天之禮。而以所謂郊祀者。祀於五時。名曰五帝。鄭康成解經。習聞秦漢之事。遂於經所言郊祀。多指爲祀五帝。且據緯書爲之名字。東曰靈威仰。南曰赤熛怒。西曰白招拒。北曰汁光紀。中曰含樞紐。於是王子雍群儒。引經傳以排之。而謂五帝者。太皞炎帝黃帝少皞顓頊五人帝也。

古今釋疑

卷之五

五

先儒楊信齋。則謂果以五人帝爲五帝。則五人帝之前。其無司四時者乎。鄭則失矣。王亦未爲得也。其說善矣。然楊氏之釋五帝。則以爲如毛公所謂元氣昊天。謂之昊天。遠視蒼蒼。謂之蒼天。程子所謂以形體謂之天。以主宰謂之帝之類。則五帝乃天之別名而已。則曰帝可矣。何必拘以五。又何必於祀上帝之外。別立祀五帝之禮乎。蓋五帝者。五行之主而在天。猶五嶽爲五行之鎮而在地也。五帝不出於天之外。而

謂五帝卽昊天。則不可。五嶽不出於地之外。而謂五嶽卽后土。亦不可。家語所言盡之矣。今因疑緯書靈威仰等名字。而謂五帝之本無。因疑五帝之本無。而謂家語之非聖言。亦過矣。如日月星宿。風伯雨師。皆天神之見於祀典者。經傳所言昭昭也。而道家者流。則以爲各有名稱。甚者或爲之姓字。其妖妄不經。甚於緯書。儒者所不道也。然因是而疑日月諸神之本無可乎。

古今釋疑

卷之五

五

朝日夕月

通典曰。凡祭日月。歲有四焉。迎氣之時。祭日于東郊。祭月于西郊。一也。二分祭日月。二也。祭義云。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三也。月令。十月祭天宗。合祭日月。四也。但四時之氣。有分有合。二分之日祭。謂分也。大報天而主日。以月配之。是合也。大報配祭之時。日燎于壇。月埋于坎。瘞埋之時。自血始。燔燎之時。自氣先。合爲大祭。分爲中祭。特牲云。大報天而主日。其古今釋疑。卷之五。

天

禮空重。用犢。分祭空輕。輕則用少牢。拜日于東郊。禮。于西郊者。此因而祭于郊也。特牲大報之時。掃地而祭。燔柴而郊。就陽位也。祭法分祭之時。王官祭日。夜明祭月。以少牢。在壇上不于地也。陳氏禮書曰。古者之祀日月。其禮有六。郊特牲曰。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一也。玉藻曰。朝日于東門之外。祭義曰。祭日于東。月于西。二也。大宗伯四類於四郊。兆日于東郊。兆月于西郊。三也。大司樂樂六變。而致天神。月。

令孟春祈來年于天宗。天宗者。日月之類。四也。覲禮。拜日于東門之外。反祀方明。禮日于南門外。禮月于北門外。五也。左傳。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禱之。六也。夫因郊蜡而祀之。非正祀也。類祭而祀之。與覲諸侯而禮之。非常祀也。春分朝之于東門之外。秋分夕之于西門之外。此祀之正與常也。日言朝。則于日出之朝。朝之也。月言夕。則于月出之夕。夕之也。楊氏曰。愚按典瑞朝日注云。天子當春分朝日。秋分夕月。玉古今釋疑。卷之五。

天

藻朝日于東門之外。注云。朝日于春分之時。馬融鄭康成。皆同此說。賈誼亦曰。三代之禮。春朝朝日。秋暮夕月。所以明有敬也。蓋冬至祭天。夏至祭地。此祭天地之正禮也。春分朝日。秋分夕月。此祭日月之正禮也。所謂兆日于東郊。兆月于西郊。祭日于壇。祭月于坎。祭日于東。祭月于西。王官祭日。夜明祭月。卽春分朝日。秋分夕月之事也。此外則因事而祭。如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此因郊而祭也。覲禮拜日于東門之。

外。禮日于南門外。禮月于北門外。此因觀禮而行也。月令祈來年于天宗。此因蜡而祈也。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禋之。此因禋而祭也。履按漢武帝因郊泰畤。朝出行宮。東向揖日。其夕西向揖月。則失東西郊之禮也。魏文帝正月祀日于東門之外。則失春分之禮也。時薛靖論曰。按周禮朝日無常日。鄭玄云。用二分。秋分之時。月多東昇。西向拜之。背實遠矣。朝日空用仲春之朔。夕月空用仲秋之。古今釋疑 卷之五 三

臚。此尤無據。齊何佟之曰。王者兄日姊月。馬鄭用二分。盧植用立春。佟之以爲日者。太陽之精。月者。太陰之精。春。陽氣方永。秋分陰氣向長。天地至尊。故用其始。而祭以二至。日月次天地。故祭以二分。則融與康成得其義矣。後周于東門外爲壇以朝日。燔燎如圜丘。于西門外爲壇于坎中。方四丈。深四丈。以夕月。燔燎如朝日。隋唐宋壇坎之制。廣狹雖與後周差異。大槩因之而已。明初于大祀殿丹墀中。壘土爲臺。東

西相向。以祀日月。罷朝日夕月之祭。至嘉靖九年。用夏言議。始收建四郊。兆日于東郊。兆月于西郊。用二分行禮。朝日壇以甲丙戊庚壬。間歲一親祭。夕月壇以丑辰未戌。三歲一親祭之。

六宗

尚書禮于六宗。諸儒訓釋互有異。光。劉歆以爲易六子。水火雷風山澤也。伏生與馬融以爲天地四時。梁崔靈恩取之。賈逵以爲天宗三。日月星也。地宗三。河海岱也。歐陽及大小夏侯說尚書云。所祭者六。上不及天。下不及人。傷不及四方。居中央恍惚。助陰陽變化。有益于人也。李邵取之。古尚書說日月爲陰陽宗。北辰爲星宗。岱爲山宗。河爲水宗。海爲

古今釋疑

卷之五

星

澤宗。鄭玄以六宗言禮。與祭天同名。則六者皆是天神祇。謂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星。謂五緯也。辰謂日月所會十二次也。司中。司命。文昌第五第四星也。風師。箕也。雨師。畢也。孔叢子取祭法四時。寒暑。日月。星。水旱。爲六親宗。孔安國因之。王肅取家語之文。與孔注同。肅又以爲六子之卦。劉劭言萬物負陰而抱陽。冲氣以爲和。六宗者。太極冲和之氣。爲六氣之宗也。摯虞以爲月令孟冬天子祈來年于天宗。天宗。



六宗之神也。虞喜別論曰。地有五色。太社象之。總五爲一。則成六。六爲地數。推校經句。闕無祭。則祭地也。劉昭以爲此說近得其實。張廴以爲六代帝王。張髦以爲祀祖考。所尊者六。三昭三穆是也。王安石取之。司馬彪云。天宗者。日月星辰寒暑之屬也。地宗。社稷五祀之屬也。四方之宗。四時五帝之屬也。後魏高閭以天皇大帝。及五帝爲六宗。杜佑取之。朱子書說。則取祭法。履聞之。老父曰。尚書本文。上言上帝。下言山川群神。此似爲地太社之說近之。然一六太虛無據也。常以五方有六神。東方少昊之子曰重。爲勾芒。南方顓頊之子曰黎。爲祝融。西方少皞之子曰該。爲蓐收。北方少皞之二子曰修。曰熙。爲玄冥。中央共工氏之子曰句龍。爲后土。此較諸家爲確矣。蓋五行而二水也。

古今釋疑

卷之五

星

祭四方

曲禮。天子祭四方。歲徧。諸侯方祀。歲徧。鄭康成注曰。祭四方。謂祭五方之神於四郊也。勾芒在東。后土祀融在南。蓐收在西。玄冥在北。詩云。來方禋祀。方祀者。各祭其方之官而已。周禮。舞師教羽舞師而舞四方之祭祀。注曰。四方。謂四望也。大司馬秋祭祫。注曰。祫。爲方聲之誤。當是祭四方之神。大宗伯以饗辜祭四方百物。注從先鄭之說曰。四方百物。八蜡也。祭法四

古今釋疑

卷之五

三

坎壇。祭四方也。注曰。四方。謂山林川谷丘陵之神也。月令。季秋祭禽于四方。注曰。四方。謂四方五行之神也。陳氏禮書曰。地人叙四方在山川之下。大司馬叙四望在山川之上。則四方非四望也。舞師教羽舞師而舞四方之祭祀。鼓人凡祭祀百物之神。鼓兵舞。旌舞者。則四方非百物也。五官之說。亦不可考。大司馬於社言祭。則地示也。於初烝言享。則人鬼也。於方言祀。蓋兼上下之神也。楊信齋曰。詳考諸說。惟四望爲

近。蓋四方卽四望。而又有不同。四望者。郊祀之後。合

四方名山大川之神而望祭之。如左氏曰。望。郊之屬是也。四方者。各望祭於其方。如天子祭四方。歲徧是也。通而言之。則同時合祭四方。謂之望。四時各祭於其方。亦謂之望。如舜卽位。同時告祭。曰。望于山川。歲二月東巡狩。亦曰。望秩于山川是也。諸侯方祀。亦云歲徧。何也。諸侯之國。雖居一方。然國內又有東西南北。亦隨四時而望祭於其方也。望祭四方。則五官之神。五行之神。及山林川澤之神。皆在其中矣。固不可又分而爲四也。大宗伯以饗辜祭四方百物。亦謂之四方。何耶。按以血祭。祭五岳。以饗辜祭四方百物。禮固不同。所謂祭四方百物。言祭四方之內。百物之神耳。鼓人鼓兵舞。旌舞。疏云。百物之小神是也。非祭四方也。

古今釋疑

卷之五

三

社稷

孔穎達曰。周制天子諸侯各有二社。祭法云。王爲辟
姓立社曰太社。王自爲立社曰王社。諸侯爲百姓立
社曰國社。諸侯自爲立社曰侯社。是也。又各有勝國
之社。故郊特牲曰。春國之社屋之。是天子有之也。按
春秋亳社災。公羊云。公國之社蓋拊之。拊其上而柴
其下。是魯有之也。襄三十年。左傳云。烏鳴于亳社。是
宋有之也。其所置之處。小宗伯云。右社稷。左宗廟。鄭
古今釋疑。卷之五

注。庫門內雉門外之左右。此太社也。王社所在。書傳
無文。或曰。與太社同處。王社在太社之西。崔氏云。王
社在籍田。王所自祭。以供粢盛。今從其說。故詩頌云。
春籍田而祈社稷。是也。諸侯國社。亦在公宮之右。侯
社在籍田。其公國之社。穀梁傳云。公國之社。以爲廟
屏戒。或在廟。或在庫門內之東。則亳社在東是也。故
左傳云。間于兩社。爲公室輔。魯之外朝。在庫門之內。
東有亳社。西有國社。廟庭執政之處。故云間于兩社。

也。其卿大夫以下。案祭法云。大夫以下。成群立社。曰
置社。注云。大夫不得特立社。與民族居。百家以上。則
共立一社。今時里社是也。其天子諸侯之社。皆有稷。
故注司徒田主。田神后土。田正之所依也。田正則稷
神也。田主尚然。故知天子諸侯。社皆有稷。其公國之
社。亦有稷。故士師云。若祭勝國之社稷。則爲之尸。是
有稷也。其社之祭。一歲有三。仲春命民社。一也。詩云。
以社以方。謂秋祭。二也。月令孟冬大割祠于公社。是
古今釋疑。卷之五

三也。其社主用石。故鄭注宗伯云。社之主。蓋石爲之。
唐虞宗時。議社主制度。韋叔夏引韓詩外傳云。天子
太社方五丈。蓋以土是五數。請數長五尺。准陰之二
數。方二尺。刻其上。以象物生。方其下。以象地體。埋其
半。以根在土中。而本末均也。後世社主用石。本于鄭
而埋社主。白虎通曰。王者所以有社稷者。爲天下求
福報功。人非土不立。非穀不食。土地廣博。不可徧敬
也。五穀衆多。不可一一而祭也。故封土立社。示有土
尊。稷五穀之長。故封稷而祭之也。春秋文義曰。天子
之社稷。廣五丈。諸侯半之。春秋傳曰。天子有大社焉。

東方青色。南方赤色。西方白色。北方黑色。上冒以黃土。建諸侯則割其方色土與之。使立社。燕以黃土。直以白茅。茅取其潔。黃取王者。稷四方也。陳氏禮書曰。社所以祭五土之示。稷所以祭五穀之神。五穀之神。而命之稷。以其首種先成。而長百穀故也。稷非土。無以生。土非稷。無以見生生之効。故祭社必及稷。以其同功均利。而養人故也。祭法王社侯社。無預農事。故不置稷。大社國社。則農之所報在焉。故皆有稷。先儒謂王社。或建於太社之西。或建於籍田。然國語王籍則司空除壇。農正陳籍禮。而歷代所祭。先農而已。不聞祭社也。故詩曰。春籍田而祈社稷。非謂社稷建於籍田也。其言王社建於太社之西。于義或然。先儒謂天子社廣五丈。諸侯半之。天子社五色。冒以黃。而諸侯受土。各以其方之色。亦冒以黃。其言雖不經見。然五土數。黃土色。則天子社廣五丈。冒以黃。信矣。諸侯之禮。常半天子。天子六軍。諸侯三軍。天子六卿。諸侯

古今釋疑

卷之五

三

三卿。天子六宮。諸侯三宮。天子辟雍。諸侯泮宮。天子之馬十二閒。諸侯之馬六閒。則社半五丈。信矣。禹貢徐州貢土五色。以爲社。則大社五色。諸侯受土。各以其方之色。信矣。又曰。大夫以下。其社之大者。則二千五百家爲之。周禮所謂州社是也。其小則二十五家亦爲之。左傳所謂書社于社是也。鄭氏謂百家以上共立一社。若今時里社。此以漢制明古也。左傳有清丘之社。月令仲春命民社。先儒以謂自秦以下。民始得立社。然禮大夫以下。則民社不始於秦。履按既立太社。又立王社。各有其義。而周禮祭社稷。春祈秋報。禮物樂舞。未嘗有二社之分。漢魏而後。皆立二社一稷。漢曰官社。魏曰帝社。蓋倣祭法王社也。而漢平帝。唐睿宗。復立官稷帝稷。蓋倣王社之稷也。雖倣周制。究未明並立二社之義。魏孔晃曰。祭法王爲羣姓立社曰太社。言爲群姓下及士庶。皆使立社。非自立也。今並立二社。一神二位。同時俱祭。於事爲重。於禮爲

古今釋疑

卷之五

三

黷劉喜曰。祭法爲群姓立社。若如晁議。當言王使。不得言爲。下云王爲群姓立七祀。諸侯自爲立五祀。若使群姓私立。何得賄于諸侯。而祭七祀乎。晉傳咸曰。穀梁傳云。天子親耕。故自立社。爲籍而報也。國以人爲本。人以穀爲命。爲百姓立社。而祈報焉。事異體殊。此社之所以有二。王肅曰。王社亦謂春祈籍田。秋而報之也。太社則王者布下圻內。爲百姓立之。不自立之于京師也。景侯此論。據祭法大夫以下成群立社。古今釋疑

卷之四

聖

曰置社。景侯解曰。今之里社。是太社。天子爲人而祝。故稱天子社。郊特牲曰。天子大社。必受霜露風雨。夫以群姓之衆。王者通爲立社。故稱太社。若夫里社。其數不一。蓋以里所爲名。左氏傳盟于清丘之社是也。人間之社。不稱太矣。若不立之京師。當安所立乎。明興。惟建大社大稷壇于午門外之右。同壇同墀。用五色土。隨方築之。埋石主于壇之正中。微露尖于外。祭時奉大社神牌居東。大稷神牌居西。俱北向。歲仲春

秋擇上旬日行禮。禮時爲大。固不必倣周之王社。而立帝社帝稷也。祝欽明以先農爲帝社。齊武帝以太稷爲稷社。豈非臆說乎。且使帝社南向。太社及稷並東向。殊失北牖答陰之義。而齋宮在帝壇北。西向。於神背行禮。其乖禮甚矣。

古今釋疑

卷之五

聖

社稷配祭

祭法厲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農，能殖百穀，夏之衰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為稷。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為社。左傳蔡墨曰：共工氏有子曰勾龍，為后土。后土為社稷。田正也。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為稷。自夏以上祀之。周棄亦為稷。自商以來祀之。賈逵鄭玄皆云烈山炎帝之號。杜預言是神農世諸侯國語左傳皆云其子曰柱。祭法云其子曰農。劉炫云郊特牲疏曰社稷之義先儒益杜是名其官曰農。古今釋疑卷之五 聖

所解不同。鄭康成之說以社為五土總神，稷為原隰之神。勾龍以有平水土之功，配社祀之。稷有播種之功，配稷祀之。鄭必為此說者，按郊特牲云：社祭土而主陰氣。又云：社所以神地之道。又禮運云：命降于社之謂敝地。又王制云：祭天地社稷，為越絳而行事。據此諸文，故知社即地神。稷是社之綱，別名曰稷。稷乃原隰所生，故以稷為原隰之神。若賈逵馬融王肅之徒，以社祭勾龍，稷祭后稷，皆人鬼也，非地神。故聖證

論王肅難鄭云：禮運云：祀帝於郊，所以定天位。祀社於國，所以列地利。社若是地，應云定地位，而言列地利，故知社非地也。為鄭學者馬昭之等通之云：天體無形，故須云定位。地體有形，不須云定位。故唯云列地利。肅又難鄭云：祭天牛角繭栗，而用特牲。祭社牛角尺，而用太牢。又祭天地大裘而冕。祭社稷，絺冕。又唯天子令庶民祭社。社若是地神，豈庶民得祭地乎。為鄭學者通之云：以天神至尊，而簡質事之，故牛角。古今釋疑卷之五 聖

繭栗，而用特牲。服大裘，天地至尊，天子至貴，天子祭社，是地之別體，有功於人，報其載養之功，故用太牢。貶降于天，故角尺也。祭用絺冕，取其陰類。庶人蒙其社功，故亦祭之。非是方澤之地也。肅又難鄭云：召誥用牲于郊，牛二。明后稷配天，故知二牲也。又云：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明知唯祭勾龍，更無配祭之人。為鄭學者通之云：是后稷與天尊卑既別，不敢同天牲。勾龍是上公之神，社是地祇之別，尊卑不甚懸絕。

故云配同牲也。肅又難鄭云。后稷配天。孝經有配天明文。后稷不稱天也。祭法及昭二十九年傳云。勾龍能平水土。故祀以爲社。不云祀以配社。明知社卽勾龍也。爲鄭學者通之云。后稷非能與天同功。唯尊祖配之。故云不得稱天。勾龍與社同功。故得云祀以爲社。而得稱社也。肅又難云。春秋說伐鼓于社。責上公。不云責地祇。明社是上公也。又月令命民社。鄭注云。社。后土也。勾龍爲后土。鄭旣云社后土。則勾龍也是。古今釋疑

卷之五

鄭自相違戾。爲鄭學者通之云。伐鼓責上公者。以日食臣侵君之象。故以責上公言之。勾龍爲后土之官。其地神亦名后土。故左傳云。君戴皇天而履后土。地稱后土。與勾龍稱后土。名同而實異也。鄭注云。后土者。謂地神也。非謂勾龍。故中庸郊社之禮。注云。社祭地也。又鼓人云。以靈鼓鼓社祭。注云。社祭祭地祇也。是神爲地祇也。朱子曰。或說稷是丘陵原隰之神。或云穀神。看來穀神較是。社是土神。又問曰。社如何有

神。曰。能生物。便是神也。楊氏曰。王鄭之學。互有得失。若鄭云勾龍有平水土之功。配社祀之。后稷有播種之功。配稷祀之。則鄭說爲長。履按洪武中。乃罷勾龍后稷之配。而以仁祖配。仁宗卽位。又奉文皇帝配。蓋起于張熹之議也。

祭地祭社之異

胡居仁曰。古者祭地于社。猶祀天于郊也。故泰誓曰。郊社不修。而周公祀于新邑。亦先用二牛于郊。後用太牢于社也。記曰。天子將出。類于上帝。宐于社。又曰。郊所以明天道。社所以神地道。周禮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血祭祭社稷。而別無地祇之位。四圭有邸。舞雲門以祀天神。兩圭有邸。舞咸池以祀地。而別無祭地之說。則以郊對社。可知矣。後世既立社。又立北郊。

古今釋疑

卷之五

異

失之矣。黃澤曰。社以享水土穀之神。而配以勾龍稷。非祭地也。禮天子諸侯群姓。百姓大夫及庶民。皆立社。故有王社侯社。大社國社。置社之名。其名義高下不同如此。而謂之大示之祭。可乎。殷韋夏。周韋殷。皆屋其社。是辱之也。旱乾水溢。則變置社稷。是貴之也。王者父事天。母事地。而可貴可辱乎。周禮王祭社稷五祀。則絺冕。以社稷下同五祀。而用第五等之服。不得與先王先公四望山川比。則社非祭地明矣。傳曰。

戴皇天。履后土。羣后土。卽地也。周禮大祝大封。先告后土。大師旅大會同。宐于社。又建國。先告后土。則后土非社矣。舜典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六宗者。上下四方之神。卽五天帝及地也。故其祀在上帝之次。山川之前。周禮四望。與五帝同兆于郊。又與祀地同玉。又與山川同祭服。則四望者。祀地之四方也。又有分樂所祭五土之示。祭地之禮。不止于方澤矣。而欲以社當之。可乎。周禮以圜丘對方澤。以天神對地示。以蒼璧禮天。對黃琮禮地。以祀天旅上帝。對祀地旅四望。書及禮記。乃多以郊對社。蓋郊祀上帝。社祭水土之神。其禮專。圜丘方澤。徧祭天神地示。其意廣遠。分爲四祀明矣。天地之道。高深玄遠。大神大示。不可煩瀆。故歲事祈之於郊。而水土之變。則責之於社。此古人立祀深意也。胡氏家學。不信周禮。故率意立說如此。

古今釋疑

卷之五

異

四望三望

陳氏禮書曰。天子四望。達於四方。魯三望。泰山河海而已。書曰。海岱及淮。惟徐州。諸侯之望。皆其境內之名山大川也。望雖以名山大川爲主。而其實兼上下之神。故詩於柴望。言懷柔百神。及河喬嶽。周禮於望。皆言祀而不言祭。又典瑞四望。與山川異玉。大司樂四望。與山川異樂。左氏曰。望郊之細也。又曰。望郊之屬也。公羊曰。方望之事。無所不通。則望兼上下之神。

古今釋疑

卷之五

吳

可知矣。鄭司農釋大宗伯曰。四望。日月星海。杜預釋左傳曰。望祀分野之星。及封內山川。許慎曰。四望。日月星辰。河海大山。其說蓋有所受之也。鄭康成釋大宗伯曰。四望五嶽四瀆。釋大司樂。又兼之以司中司命。風伯雨師。釋舞師。又以四望爲四方。其言異同。不可考也。望之禮有二。而其用不一。男巫掌望祀望衍。鄭氏讀衍爲延。謂望祀有牲與黍盛。望衍用幣致神而已。然鄭氏於大祝衍祭。亦以爲延祭。禮文殘缺。不

可考也。望祀或設於郊天之後。或設於巡狩之方。或

旅於大故之時。則望有常有不常之祀也。崔靈恩謂四望之祭。歲各有四。不知何據然也。楊氏曰。愚按四望之說。惟鄭氏注小宗伯云。四望五嶽四鎮四瀆。其說爲是。蓋言望祭天下之名山大川也。所謂懷柔百神者。言合祭四方名山大川之神。故云百神。非必兼上下之神也。舜卽位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群神。類也。禋也。望也。各是一事。望非兼上下之

古今釋疑

卷之五

吳

神可知也。馬端臨曰。按古者天子祭四望五嶽四瀆。其大者也。然王畿不過千里。千里之外。則皆諸侯之國。所謂岳瀆。豈必在畿內而後祭之。如舜都蒲坂。而一歲巡五嶽。俱有望秩之禮是也。始皇雖併六國。而禮典廢墜。所祠祭山川。皆因其游觀所至處。與封禪求仙則及之。而其領之祠官。以歲時致祭。且雜以淫祠者。大率多秦中山川也。至漢則名山大川之在諸侯國者。不領于天子之祠官。必俟齊淮南常山之國

廢及濟北王獻地而後舉五岳之祭。俱非古義也。

古今釋疑

卷之五

五

封禪

太史公曰。自古受命帝王。曷嘗不封禪。蓋有無其應而用事者矣。未有睹符瑞見而不臻乎泰山者也。管仲曰。古者封泰山。禪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記者。十有二焉。文中子曰。封禪非古也。其秦漢之侈心乎。而太史公作封禪書。則以爲古受命帝王。未嘗不封禪。且引管仲之語。以爲古封禪七十二家。自無懷氏至三代。俱有之。蓋出于齊魯陋儒之說。詩書所不

古今釋疑

卷之五

五

載。非事實也。史記正義曰。泰山上築土爲壇。以祭天。報天之功。故曰封。泰山下小山上。除地報地之功。故曰禪。言禪者。神之也。白虎通曰。或言封者。金銀繩。或云。古泥繩封之印璽也。孟康曰。王者功成治定。告成功于天。封崇也。助天之高也。刻石紀號。有金策石函。金泥玉檢之封焉。按許懋諫梁武曰。舜柴岱宗。是爲巡狩。而鄭玄引孝經鈞命決云。封于泰山。考績燔燎。禪于梁父。刻石紀號。此緯書之曲說。七十二君。燔人

之前世質民淳。安得泥金檢玉。結繩而治。安得鐫文告成。矣亦甚矣。若聖主不須封禪。若凡主不應封禪。秦始皇嘗封泰山。孫皓嘗封國山。皆由主好名于上。而臣阿旨于下。非盛德之事。不可爲法也。胡寅曰。封禪之事。漢唐之君。往往行之。曾無一人建議明白。如許惲者。賢哉惲乎。其學可謂正矣。漢唐以來。緯書行而經學弛。重以鄭玄。博聞寡要。不知折衷于聖人。而惟緯書之信。世無稽古大儒。稽古言以祛群惑。遂使有天下者。於無事時。肆其侈心。千乘萬騎。巡狩侈費。登山豢石。夸大功德。或有秘祝。以祈不死。取笑當代。貽譏後來。彼梁武之資。未必如漢光武之英也。一聞惲言。遂遏欲行之意。而光武讀河圖會昌符。乃詔梁松按索讖文。則不及梁武遠矣。履按司馬彪崔靈恩袁宏等。亦皆論封禪之非。然不過以爲功德不盛。不可登封。繼世之君。不聞改封。玉牒石函。不合古禮而已。故前世論者。莫善于許惲也。嘗歎韓愈儒者。身任

周孔之道。而潮州謝表。乃請憲宗封禪。惟以貶竄。遂進諛言。又何怪乎王欽若蔡京小人。無之損其上乎。

高禘

月令曰。仲春玄鳥至。至之日。以太牢祠于高禘。注曰。玄鳥以施生時。來巢人堂宇。而孚乳。嫁娶之象也。媒氏之官。以爲候。高辛氏之世。玄鳥遺卵。簡狄吞之。而生契。後王以爲媒官嘉祥。而立其祠焉。變媒爲禘。神之也。疏曰。按蔡邕以爲禘神。是高辛已前舊有高者。尊也。謂尊高之媒。不由高辛氏而始有高禘。又生民及玄鳥毛詩傳云。姜嫄從帝而祈于郊禘。則是姜嫄古今釋疑入卷之五 五

簡狄之前。先有禘神矣。而此注立高辛氏爲禘神。是高辛氏已前。未有禘神。參差不同也。朱子生民詩集傳曰。古者立郊禘。蓋祭天於郊。而以先媒配也。其禮以玄鳥至之日。用太牢祀之。姜源出祀郊禘。見大人跡而履其拇。遂欣欣然如有人道。而震動有娠。乃周人所由以生之始也。楊氏曰。高禘事。當以毛傳及朱子集傳爲正。宋高宗時。禮部言竊詳生民之詩。言履帝武敏歆。先儒以敏爲拇。謂姜源履巨跡之拇。以歆

郊禘之神。是生后稷。以爲從帝嚳祀禘神之應。其說頗附會玄鳥生契之意。如詩言繩其祖武。傳言夫子步亦步。趨亦趨。皆繼踵相因循之意。履帝武敏歆。猶言帝嚳行禘祀之禮。姜源踵而行之。疾而不遲。故上帝所歆。居然生子。以見視履考祥。其應亦速。而後世弗深考經旨。傳注怪詭禋祥。併爲一談。至北齊妃嬪參饗。驥而不蠲。去禮逾遠矣。履按蘓洵曰。吞卵履跡。皆出于史記。馬遷蓋因玄鳥生民之詩耳。而毛公之傳。以玄鳥降爲祀郊禘之候。履帝武爲從高辛之行。及鄭之箋。而後有吞踐之事。當毛之時。未始有遷史也。遷之說出于疑詩。而鄭之說。則起于信遷矣。宋徽宗時。配以高辛氏。而簡狄姜源。皆從祀。豈非惑于馬鄭之說耶。

蜡祭

禮記曰。伊耆氏始爲蜡。蜡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也。天子大蜡八。鄭玄注云。先嗇一。司嗇二。農三。郵表畷四。猫虎五。坊六。水庸七。昆蟲八。王肅則分猫虎爲二。不數昆蟲。沙隨程氏曰。先儒謂昆蟲害稼。不當祭。乃易以百種。是不然。所謂昆蟲者。祭其除昆蟲而有功于我者也。非祭昆蟲也。陳祥道曰。蜡之爲祭。所以報本反始。息老送終也。其服王玄冕。而古今釋疑。卷之五。有司皮弁素服。葛帶榛杖。其牲體臨辜。其樂六樂。而奏六變。吹豳頌。擊土鼓。舞兵舞。帔舞。其所致者。川澤山林。以至土示天神。莫不與焉。則合聚萬物而饗之者。非特八神也。而所重者八。以其尤有功于田故也。履按月令。孟冬。天子祈來年于天宗。大剗祠于公社。及門閭。臘先祖五祀。鄭注曰。此周禮所謂蜡祭也。則臘亦謂之蜡矣。蔡邕獨斷。四代臘之別名。夏曰嘉平。殷曰清祀。周曰大蜡。漢曰臘。蜡與臘。同一也。而注疏

復以郊特牲言皮弁素服而祭。又言黃衣黃冠而祭。則祭之服不同。月令言祈來年于天宗。剗祠于公社。又言臘先祖五祀。則祈臘之名不同。于是謂皮弁素服而祭。與祈來年于天宗。蜡也。黃衣黃冠而祭。與臘先祖五祀。臘也。蜡以息老物。臘以息民。息民固在蜡後矣。此記所以言既蜡而收民息已也。周蜡於十二月。左傳晉侯以十二月滅虢。遂襲虞。宮之奇曰。虞不臘矣。則臘蜡同月。孔穎達曰。蜡臘有別。總其義俱名蜡也。又曰。月令。在祈天宗之下。但不知臘與蜡祭相去幾日。准隋禮及今禮。皆蜡之後日。今按開元禮曰。臘日蜡百神。則臘蜡同日矣。宋以戌日爲臘。以七日辛卯蜡百神。和峴議曰。蜡始于伊耆。後歷三代及漢。其名雖改。而臘與蜡。其實一也。漢火行用戌臘。臘者接也。新故相接。咬取禽獸以饗百神。報終成之功也。王者因蜡祭。上饗宗廟。傷及五祀。展其孝心。盡物示恭也。魏晉以降。悉沿其制。唐乘土德。正觀之際。以

古今釋疑

卷之五

五

前寅日蜡百神。卯日祭社官。辰日饗宗廟。開元定禮。三祭皆於臘辰。以應土德。聖朝常以十二月戊日爲臘。而以七日辛卯。先行蜡祭。蓋禮官之失也。玉燭寶典曰。蜡者報百神。臘者祭先祖。同日而異祭也。禮書曰。古者臘有常月。而無常日。祖在始行而無常時。由漢以來。溺于五行之說。高堂隆謂盛日爲祖。衰日爲臘。其失先王之禮遠矣。後周兼五天帝。五人帝。與百神而蜡於五郊。唐不祭五天帝。五人帝。特蜡百神于南郊。而闕其方之不登者。然蜡因其順成之方。以報神。因其州之序。以樂民。則唐一於南郊。非也。蜡及天宗。則日月星辰之類而已。後唐兼天帝而祭之。亦非也。明禮于四孟享廟。戶竈中雷門井。分五時。又于歲暮享廟。命太常少卿兼祭五祀于太廟丹墀。蓋本月令臘享五祀也。蜡祭缺焉。

古今釋疑

卷之五

五

五祀

五祀見于周禮。禮記。儀禮。雜出于史傳多矣。特祭法以司命。中雷。國門。國行。泰厲。戶竈。爲七祀。鄭注。司命。中雷。主堂室居處。門戶主出入。行主道路。行作。屬主。殺。司命。主飲食之事。疏曰。司命者。宮中小神。熊氏曰。非天之司命也。皇氏曰。司命者。文昌宮星。其義非也。泰厲者。謂古帝王無後者也。此鬼無所依歸。好爲民作禍。故而左傳。見昭二年。家語。五帝則以五祀爲重該祀之。而左傳。十五年。家語。五帝則以五祀爲重該修熙黎勾龍之五官。馬融主之。月令以五祀爲門行戶竈中雷。白虎通劉昭范曄高堂隆之徒。以五祀爲門井戶竈中雷。鄭氏釋大宗伯之五祀。則用左傳家語之說。釋小祝之五祀。則用月令之說。釋王制之五祀。則用祭法之說。然則所謂五祀者。其名雖同。其祭各有所主。七祀之制。不見他經。鄭氏以七祀爲周制。五祀爲商制。然周官雖天子。亦止于五祀。儀禮雖士亦五祀。則五祀無尊卑隆殺之數矣。祭法。自七祀推而下之。至于適土二祀。庶人一祀。非周禮也。陳祥道曰。門戶。人所資以出入者也。中雷。人所資以居者也。

古今釋疑

卷之五

五

竈井。人所資以養者也。先王之于五者。不特所祀如此。而又事有所本。制度有所興。此所以祀而報之也。中霤。土之所用事。故祀于中央。竈。火之所用事。故祀于夏。井。水之所用事。故祀于冬。戶。在內而奇。陽也。故祀于春。門。在外而偶。陰也。故祀于秋。兩漢魏晉之立五祀。并皆與焉。特隋唐參用月令祭法之說。五祀祭行。及李林甫之徒。復修月令。冬亦祀井而不祀行。然則行神。亦特載於始行而已。非先王冬日之常祀也。

古今釋疑

卷之五

卒

通典曰。五行之官。祭于門。戶行竈中霤。中霤。土神也。火正祀竈。而水正不祀井。非其類也。禮記。主七祀。諸侯五。大夫三。冬祀行。記之誤也。井不輕于竈。行不唯冬。白虎通云。祀井是也。傳立曰。七祀五祀。月令皆云。祀行而無井。先儒有直作井者。既祭竈而不祭井。於事則有闕。於情則不類。謂之井者。近是。按宋之七祀。全用祭法。朱子曰。行。堂塗也。古人無廊屋。只于堂陛之下。取兩條路。五祀雖分四時。然出則獨祭行。程子

曰。五祀恐非先王之典。報則遺其重者。井。人所重。行。寧廊也。其功幾何。楊慎曰。井。卽行也。行者。井間道。八家同井。并有八道。八家所行也。馬端臨曰。按古者雖有五祀七祀。而不言其所祭之地。然以七者觀之。獨司命與厲。當有祭之所。若中霤。若門。若戶。若行。若竈。則所祭之神。卽其地也。祭法言王及諸侯。立門行二祀。則曰國門。國行。大夫士。則曰門。曰行而已。竊謂有國者祀此二神。則當於國門祭之。而大夫以下。則

古今釋疑

卷之五

卒

當在其家之門首。至若中霤。戶竈。則凡居室皆有之。皆可祀於其地。義或然也。而隋唐乃祀之於太廟。以時享祖宗之時。并祭之。蓋本鄭康成之說。然康成注禮記月令。其祀戶條下。則言凡祭五祀於廟。注周禮宮正凡邦之事。蹕條下。則言邦之祭社稷七祀於宮中。而正義則謂於廟者。殷禮。於宮者。周禮。蓋康成解經。於制度之不脗合處。則以爲或殷禮。或周禮。今鄭注自爲異同。而正義所以釋之者。亦復如是。皆臆說。

也。然二說之中。宮中之義爲優。蓋此五祀者。皆人生日用起居之所係。故當卽宮居而祭之。若廟。則所以崇奉祖宗。不當雜祭他鬼神於其地。如門中霤。廟亦有之。因時享而并祀於其地。猶云可也。至於若司命。若竈。若行。則於廟何關。又王之所祀泰厲。乃帝王之無後者。蓋非我族類也。今卽太廟之中。爲位而祭之。得毋有相奪予享之患乎。履按朱文公家禮。不載五祀。丘文莊特補竈祀。有祝文。以歲暮舉行。因于俗也。

古今釋疑 卷之五 奎

會典亦無大夫祭五祀之禮。惟天子及王國祀之。立春祀戶于宮門外。道左西向。立夏祀竈于大庖前。中道南向。季夏土王後戊日。祀中霤于奉天殿外。文樓前。西向。立秋祀門于午門外。西角樓東向。立冬祀井于大庖前。南向。可謂得宜。但祭則遣內臣。王國正月。初四祭戶。四月初一祭竈。六月戊日祭中霤。七月初一祭門。十月初一祭井。亦遣官也。餘冬錄云。古者祭必舁刑人。今制陪祭官。刑喪等項有禁。大祀天地。內

臣避之。以其人經刑。形體不全故也。而四孟及季夏五祀之祭。乃用內臣行事。國家每有興作。俱命內官監。內臣致祭。不知刀鋸之餘。何以交神明。掌兵刑官。尚嫌不使與祭。而親經刑者。主祭焉。豈非不可之大者乎。

又鄭玄注月令祀竈。引禮器。竈者。老婦之祭。謂祭先炊之人。杜佑信之。按許慎曰。竈者。王者所祭。古之有功德于人有非老婦也。蓋食竟而祭。爨宗婦祭。饗費者祭。喪費。孔子議滅文仲之失。禮爲盆瓶。老婦之所祭。非祭老婦也。豈有帝王五祀大禮而祭一婦人乎。東觀漢記。遂有附會陰氏之說。可笑也。又按月令。春祀戶。祭先脾。秋祀門。祭先肝。鄭冲云。此順氣所宜。藏所值耳。而漢唐亦未有分用脾肝于

古今釋疑 卷之五 奎

祖之說。至宋元豐始行之。通典曰。五祀者。所以報德也。夫以天子奉報德之祭。而祖僅一脾。毋乃以少爲貴乎。明則皆祭以少牢。不取呂說也。

類禱

陳祥道曰。詩曰。是類是禱。爾雅曰。類禱。師祭也。王制。禱於所征之地。公羊曰。甲兵祠兵。小宗伯。凡王之會。同軍旅。甸役之禱祠。肆儀爲位。肆師。凡四時之大田。獵祭表貉。讀爲千百之百。於所立表之處。爲師祭造。軍法者。禱氣勢之增倍也。其神蓋蚩尤。或曰黃帝。甸祝掌四時之田表貉之祝號。大司馬中春教振旅。有司表貉。誓民鼓遂圍禁。中冬教大閱。既陳。乃設驅逆。古今釋疑人卷之五 窗

之車。有司表貉于陳之前。漢書稱高祖祠黃帝蚩尤於沛庭。先儒或以蚩尤爲天子。或以爲庶人。其詳不可以考。然管仲稱蚩尤作劍戟。史記稱黃帝與蚩尤戰於阪泉。蓋軍法之興。始於此也。故後世祭之。周官言貉。詩與禮記爾雅言禱。其實一也。貉之祭。蓋使有司爲之。而立表於陳前。肆師爲位。甸祝掌祝號。既事。然後誓衆而師田焉。周官所謂表禱誓民是也。古者將射。則祭候將卜。則祭先卜。將用火。則祭燼。將用馬。

則祭馬祖。然則將師田而祭者。不特爲禱而已也。唐制。禱祭爲壇壝。設座壇。皇帝齋於行宮。從官齋於軍幕。置甲冑弓矢於神座之側。建稍於神座之後。而牲幣犧象。皆有儀度。然古人祭於立表之處。則無壇壝。其置甲冑弓矢於神座之側。建稍於神座之後。理或有之。司几筵。甸役。則設熊罴右漆几。鄭氏以爲祭貉之禮。誤也。馬賁與曰。按昔天子之征伐也。出則類禱。入則振旅。皆有事于天地祖宗。其禮至不輕也。自漢而後。只于平時教閱之際。行講武之祭。至若征伐。則無治兵振旅之禮矣。

古今釋疑

卷之五

窗

古今釋疑卷之五終

古今釋疑卷之六目錄

楊霖竹菴訂正

吳雲舫翁參閱

安成

天子廟制

昭穆遷毀

宗祧

太祖廟

始祖配天

古今釋疑卷之六目錄

天子追尊本生父母

兄弟繼統入廟

原廟

朝廟

大夫士庶宗廟

祠堂祭始祖先祖

宗法

宗子庶子之祭

古今釋疑卷之六

合山方中

天子廟制

宗廟之制。禮記家語。及春秋穀梁傳。皆言天子七廟。而祭法與王制不同。晉張融以祭法爲衰世之法。朱子楊信齋祭禮。皆是王制。而鄭玄之注。謂唐虞夏五廟。殷六廟。七廟則周制也。孔穎達曰。鄭氏必知然者。按禮緯稽命徵。與鉤命決云。唐虞五廟。親廟四。始祖廟一。夏四廟。至于孫五。殷五廟。至于孫六。周六廟。至于孫七。鄭據此爲說。故謂七廟周制也。周所以七者。以文王武王受命。其廟不毀。以爲二祧。並始祖后稷。及高祖以下親廟四。故爲七也。若王肅則以爲天子七廟者。謂高祖之父。及高祖之祖廟。爲二祧。並始祖。及親廟四。爲七。故聖證論難鄭云。周之文武受命之王。不遷之廟。權禮所施。非常廟之數。殷之三宗。宗其德而存其廟。亦不以爲數。凡七廟者。皆不稱周室。禮

器云。有以多爲貴者。天子七廟。荀卿云。有天下者事七世。又云。自上以下。降殺以兩。今使天子諸侯立廟。並親廟四而止。則君臣同制。尊卑不別。禮名位不同。禮亦異數。況其君臣乎。又祭法云。王下祭殤五。則下及無親之孫。上不及無親之祖。不亦詭哉。穀梁傳曰。天子七廟。諸侯五。家語云。子羔問尊卑立廟制。孔子云。禮。天子立七廟。諸侯立五廟。大夫立三廟。又云。遠廟爲祧。有二祧焉。又儒者難鄭云。祭法遠廟爲祧。鄭古今釋疑下卷之六

注周禮云。遷主所藏曰祧。達經正文。鄭又云。先公之遷主。藏于后稷之廟。先王之遷主。藏于文武之廟。便有三祧。何得祭法云有二祧耶。鄭必謂天子七廟。唯周制者。馬昭難王義云。按喪服小記。王者立四廟。又引禮緯。夏無太祖。宗禹而已。則五廟。殷人祖契而宗湯。則六廟。周尊后稷。宗文王武王。則七廟。自夏及周。少不減五。多不過七。禮器云。周旅酬六尸。一人發爵。則周七尸。七廟明矣。今使文武不在七數。既不同祭。

又不饗嘗。豈禮也哉。故漢侍中盧植說云。二祧謂文武。曾子問。當七廟無虛主。禮器天子七廟。堂九尺。王制七廟。盧植云。皆據周言也。穀梁傳天子七廟。尹更始說天子七廟。據周也。漢書韋玄成四十四人議。皆云。周以后稷始封。文武受命而王。是以三廟不毀。與親廟四而七。非有后稷始封。文武受命之功者。皆當親盡而毀。成王成二聖之業。制禮作樂。功德茂盛。廟猶不世。以行爲謚而已。石渠論白虎通云。周以后稷古今釋疑下卷之六

文武特七廟。又張融謹按周禮守祧職。奄八人。女祧每廟二人。自太祖以下。與文武及親廟四。用七人。姜嫄用一人。適盡。若除文武。則奄少二人。曾子問孔子說周事。而云七廟無虛主。若王肅數高祖之父高祖之祖廟。與文武而九。主當有九。孔子何云七廟無虛主乎。故云以周禮孔子之言爲本。穀梁及小記爲枝葉。韋玄成石渠論白虎通爲證驗。七廟玄說爲長。是融申鄭之意。且天子七廟者。有其人則七。無其人則

五。若諸侯廟制。雖有其人。不得過五。此則天子諸侯
七五之異也。王肅云。君臣同制。尊卑不別。其義非也。
又王下祭殤五。非是。別立殤廟。七廟外親盡之祖。祫
祫猶當祀之。而王肅云。下祭無親之孫。上不及無親
之祖。又非通論。王肅劉歆曰。王制云。天子七廟。三昭
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
之廟而五。故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左氏傳曰。名
位不同。禮亦異數。自上以下。降殺以兩。禮也。七者其

古今釋疑

卷之六

四

正法數。可常數者也。宗不在此數中。宗變也。苟有功
德。則宗之。不可預爲設數。故於殷太甲爲太宗。太戊
曰中宗。武丁曰高宗。周公爲無逸之戒。舉殷三宗以
勸成王。由是言之。宗無數也。然則所以勸帝者之功
德博矣。或曰。天子五廟。無見文。又說中宗高宗者。宗
其道而毀其廟。名與實異。非尊德貴功之意也。朱子
曰。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
大夫士。降殺以兩。而祭法又有適士二廟。官師一廟。

之文。大抵士無太祖。而皆及其祖考也。其制皆在中
門之左。外爲都宮。內各有寢廟。別有門垣。太祖在北。
左昭右穆。以次而南。晉博士孫毓議天子太祖百世不遷。一
昭一穆爲宗。亦百世不遷。宗亦曰世室。亦曰祫。鄭注
曰。世室。周禮有守脫之官。鄭氏曰。遷廟爲祫。周爲文
武之廟。遷主藏焉。又曰。遷主所藏曰祫。先公之遷主
藏于太祖后稷之廟。先王之遷主藏于文武之廟。群
穆於文。群昭於武。明堂位有文世室武世室。鄭氏曰。
世室者。不二昭二穆爲四親廟。高祖以上。親盡則毀。
而通遷。昭常爲昭。穆常爲穆。昭之二廟。親盡則毀。而
遷其主于昭之宗。曾祖

古今釋疑

卷之六

五

遷于昭之二。新入廟者。附于昭之三。而高祖及祖。在
穆如故。穆廟親盡。放此新死者。如當爲昭。則附于昭
之近廟。而自近廟遷其祖于昭之次廟。而於主祭者
爲曾祖。自次廟遷其高祖于昭之世室。蓋于主祭者
爲五世。而親盡故也。其穆之兩廟。如故不動。其次廟
于主祭者爲高祖。其盡廟于主祭者爲祖也。主祭者
沒。則附于穆之近廟。而遷遷其上。放此。凡毀廟遷諸
主。改塗易檐。亦有所遷。非盡毀也。見穀梁傳及注。諸
侯則無二宗。大夫又無二廟。其遷毀之次。則與天子
同。但毀廟之主。儀禮所謂以其班祫。檀弓所謂祫于
祖父者也。曲禮云。君子抱孫不抱子。此言孫可以爲
祖。昭穆同也。履三代之制。其詳雖不得聞。然其大略

不過如此。漢承秦敝。不能淡考古制。諸帝之廟。各在一處。不容合爲都官。以序昭穆。貢禹韋玄成匡衡之徒。雖欲正之。而終不能盡合古制。旋亦廢罷。後漢明帝。又欲遵儉自抑。遺詔毋起寢廟。但藏其主於光武廟中。更衣別室。其後章帝。又復如之。後世遂不敢加。而公私之廟。皆爲同堂異室之制。自是以來。更歷魏晉。下及隋唐。其間非無奉先思孝之君。据經守禮之臣。而皆不能有所裁正。其弊至使太祖之位。下同子孫。而更僻處於一隅。既無以見其爲七廟之尊。群廟之神。則又上壓祖考。而不得自爲一廟之主。以人情而論之。則生居九重。窮極壯麗。而沒祭一室。不過尋丈之間。甚或無地以容鼎俎。而陰損其數。孝子順孫之心。於此宜有所不安矣。至論朱事。亦以不爲太祖特立廟爲恨。又曰。韋玄成劉歆廟數不同。班固以歆說爲是。今亦未能決其是非。姑兩存之。履按朱子語錄。則曰。劉歆謂文武爲宗。不在七廟數中。此說近是。

古今釋疑

卷之六

六

陳氏禮書曰。廟所以象生之有朝也。寢所以象生之有寢也。建之觀門之內。不敢遠其親也。位之觀門之左。不忍死其親也。家語曰。天子七廟。諸侯五廟。自虞至周之所不變也。是故虞書禮于六宗。以見太祖。周官守祧八人。以兼蕃薊之宮。則虞周七廟。可知矣。商書云。七世之廟。可以觀德。商禮也。禮記荀卿穀梁。皆言天子七廟。不特周制也。則自虞至周。七廟又可知矣。然存親立廟。親親之至恩。祖功宗德。尊尊之大義。古之人思其人而愛其樹。尊其人則敬其位。况廟乎。法施於民。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况祖宗乎。於是禮以義起。而商之三宗。周之文武。漢之孝文。孝武。唐之神堯。文皇。其廟皆在三昭三穆之外。歷世不毀。此所謂不遷之廟。非謂祧也。鄭康成之徒。以喪服小記。言王者立四廟。謂周制七廟。文武爲二祧。親廟四而已。則文武不遷之廟。在七廟內。是臆說也。又曰。父昭子穆。而有常數者。禮也。祖功宗德。而無定法者。義也。

古今釋疑

卷之六

七

故周於三昭三穆之外。而有文武之廟。魯於二昭二穆之外。而有魯公之世室。觀春秋傳稱襄王致文武胙於齊侯。史記稱顯王致文武胙於秦孝公。方是時文武固已遠矣。襄王顯王猶且祀之。則其廟不毀可知矣。家語左傳稱孔子在陳聞魯廟火。曰其桓僖乎。以爲桓僖親盡無大功德。而魯不毀。故天災之。其言雖涉於怪。而理或有焉。若然則魯公之室在所不毀可知矣。王舜劉歆王肅韓愈之徒皆謂天子祖功宗德之廟不在七世之列。特鄭康成以爲文武在七廟內。是不知周公制禮之時文武尚爲近廟。其所以宗之之禮特起于後代也。果所以宗之者在七廟內。使繼世祖先同有豐功盛德不下文武。復在可宗之列。則親廟又益殺乎。理必不然。祭法曰遠廟爲祧。則祧者兆也。天子以五世六世之祖爲祧。所謂一二祧是也。諸侯以始祖爲祧。聘禮所謂先君之祧是也。鄭氏以祧爲超去之超。誤矣。既曰超矣。又以文武爲不毀

古今釋疑

卷之六

八

之廟何耶。履按周公制禮時文武在四親內。而祧故止七廟。孝王時文武已在三昭三穆外而不祧。故爲九廟。此說是也。明初立四親廟。德祖居中。懿祖居東第一廟。熙祖居西第一廟。仁祖居東第二廟。孝宗時乃改建太廟。一遵同堂異室之制。嘉靖中始正太祖南面之位。又爲列宗。各設帷帳。以權九廟之制。十四年乃建九廟。從廖道南之言也。夏言嚴嵩等初仍執同堂異室之說。至是請爲太宗別立一廟于太廟之東。百世不遷。擬之周文世室。即在左昭之上。右穆之上。虛立一廟。以待有功德之宗。不在三昭三穆之數。因定太祖之廟爲太祖廟。太宗世室白文祖世室。後改太宗廟。仁宗爲昭第一廟。宣宗爲穆第一廟。英宗爲昭第二廟。憲宗爲穆第二廟。孝宗爲昭第三廟。武宗爲穆第三廟。蓋取劉歆王肅九廟之數。而從孫毓朱子都宮之制也。至二十五年太廟災。遂復同堂異室矣。然視晉之七代十一室。唐之九代十一室。宋

古今釋疑

卷之六

九

古今釋疑

十

古今釋疑

文世室
卷之六

昭穆新圖

稷	上高	稷	上公
藏	圍以	藏	非以
主		主	
公	亞	公	高
叔	圍	叔	圍
王	太	王	公
季	王	季	叔
武	文	武	王
王	王	王	季
成		武	
王		王	
時		時	

稷	稷	稷	稷	稷
文武成	文武成	文武成	文武成	文武世室
昭穆	昭穆	昭穆	昭穆	昭穆
共懿	共懿	共懿	共懿	共懿
孝夷	孝夷	孝夷	孝夷	孝夷
厲宣	厲宣	厲宣	厲宣	厲宣
幽王時	宣王時	厲王時	夷王時	孝王時

疑稷
文世室
卷之六
武康
昭穆
共穆
懿王時

稷	稷	稷	稷	稷	稷
上王	上太	上公	上亞	上高	上公
藏季	藏王	藏叔	藏圉	藏圉	藏非
主以	主以	主以	主以	主以	主以
	文王	太王	公叔	亞圉	高圉
	武王	武王	文王	太王	公叔
文成	武康	昭穆	昭穆	昭穆	昭穆
昭穆	昭穆	昭穆	昭穆	昭穆	昭穆
共王時	穆王時	昭王時	康王時	成王時	武王時

[illegible]

昭穆遷毀

先儒言廟制者莫詳於朱子。既爲之說。又爲之圖。然而昭穆之論。失則太拘矣。按朱子曰。遷毀之序。則昭常爲昭。穆常爲穆。假令新死者當祔昭廟。則毀其高祖之廟。而祔其主於左祧。遷其祖之主于高祖之故廟。而祔新死者于祖之故廟。卽當祔于穆者。其序亦然。蓋祔昭。則群昭皆動。而穆不移。祔穆。則群穆皆移。而昭不動。故虞之明日。祔于祖父。蓋將代居其處。故古今釋樂卷之六。爲之祭。以告新舊之神也。周制自后稷爲太祖。不密爲昭。鞠爲穆。以下十二世。至太王復爲穆。十三世至王季。復爲昭。十四世至文王。又爲穆。十五世至武王。復爲昭。故書稱文王爲穆考。詩稱武王爲昭考。而左氏傳曰。太伯虞仲。太王之昭也。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又曰。管蔡魯衛。文之昭也。邢晉應韓。武之穆也。蓋其次序一定。百世不易。雖文王在右。武王在左。嫌于倒置。而別有所謂門垣。足以各全其尊。初不以左右

爲尊卑也。元豐議禮。何洵直張璪以此爲說。而陸佃非之曰。昭穆者。父子之號。昭以明下爲義。穆以恭上爲義。方其爲父則稱昭。取其昭以明下也。方其爲子則稱穆。取其穆以恭上也。豈可膠哉。壇立於右。壇立於左。以周制言之。則太王親盡。去右壇而爲壇。王季親盡。去左壇而爲壇。左右遷徙無嫌。又曰。顯考王考廟與左祧爲昭。皇考廟考廟與右祧爲穆。如曰成王之世。武王爲昭。文王爲穆。則武不入考廟。而入王考廟矣。此皆爲說之誤。殊不知。本以廟之居東居西。主之向南向北而得名。初不爲父子之號也。必曰父子之號。則穆之子。又安得復爲昭哉。壇壇之左右。亦出先儒一時之說。禮經非有明文也。正使果然。亦爲去廟之後。主藏夾室。而有禱之祭。且壇壇又皆一而已。昭不可以越壇而徑壇。穆不可以有壇而無壇。故迭進而無嫌。非若廟之有昭穆。而可以各由其序而遷遷也。又况昭穆之分。自始封以下。入廟之時。便

古今釋疑

卷之六

十四

有定次。後雖百世。不復移易。而其尊卑。則不以是而可紊也。故成王之世。文王當穆而不害其尊於武。武王爲昭而不害其卑於文。非謂之昭卽爲王考。謂之穆卽爲考廟也。且必如佃說。新死者必入穆廟。而自其父以上。穆遷於昭。昭遷於穆。附一神而六廟皆爲之動。則其附也。又何不直附於父。而必隔越一世。以附于其所未應入之廟乎。佃又言曰。假令甲於上世之次爲穆。今合堂同食。實屬父行。乙於上世之次爲昭。今合堂同食。實屬子行。則甲宜爲昭。乙宜爲穆。豈可遠引千歲以來世次。覆令甲爲右穆。乙爲左昭。以紊父子之序乎。此亦不曉前說之過也。蓋昭穆之次。既定。則其子孫。亦以爲序。禮所謂昭與昭齒。穆與穆齒。傳所謂大王之昭。王季之穆。文之昭。武之穆。者是也。如必以父爲昭。而子爲穆。則泰伯虞仲。乃大王之父。而文王反爲管蔡魯衛之子矣。而可乎哉。且一昭穆也。既有上世之次。又有今世之次。則所以序其子

古今釋疑

卷之六

十五

子 99—491

孫者無乃更不定而徒爲紛紛乎曰然則廟之遷次如圖可以見子孫之序如個所數得無其有難處者耶曰古人坐次或以西方爲上或以南方爲上未必以左爲尊也且又安知不如時祫之位乎凡廟主在中皆東向及其祫于太祖之室中則唯太祖東向自如而爲最尊之位群昭之人乎此者皆列于北牖下而南向群穆之人乎此者皆列于南牖下而北向南向者取其向明故謂之昭北向者取其背明故謂之穆蓋群廟之列則左爲昭右爲穆馬端臨曰宗廟之祫祭之位則北爲昭而南爲穆

古今釋疑

卷之六

六

說有二一則太祖之議難決別有二則昭穆之位太

拘故也若依晦菴之說必繼世以有天下者皆父死子立而後可如兄終弟及則其序紊矣姑以晦菴之圖考之其圖自武王至于幽王皆定六廟三昭三穆之位然自懿王之前皆父傳之子則其序未嘗紊也懿主崩孝王以共王之弟懿王之叔繼懿王而立故晦菴廟圖宣王之世則以穆懿夷爲昭共孝厲爲穆夫穆主於世次昭也共王爲穆王之子於世次穆也

懿王爲穆王之孫則繼穆王而爲昭是也孝王爲共王之弟而以繼共王爲穆雖於世次不紊然以弟而據孫之廟矣至夷王爲懿王之子世次當穆而圖反居昭厲王爲夷王之子世次當昭而圖反居穆則一孝王立而夷厲之昭穆遂至於易位於是晦菴亦無以處此不過卽其繼立之先後以爲昭穆而不能自守其初說矣又况宣王之世三昭三穆爲六代則所祀合始於昭王今因孝王厠其間而其第六世祖昭

古今釋疑

卷之六

七

王雖未當祫而已在三昭三穆之外則名雖爲六廟而所祀止於五世矣然此所言者昭穆祫遷之紊亂不過一代而已前乎周者爲商商武丁之時所謂六廟者祖丁南庚陽甲盤庚小辛小乙是也然南庚者祖丁兄子陽甲盤庚小辛小乙又皆祖丁子也姑以祖丁爲昭言之則南庚至小乙皆祖丁子屬俱當爲穆是一昭五穆而祖丁所祀上不及曾祖未當祫而祫者四世矣後乎周者爲唐唐懿宗之時所謂六廟

者憲宗穆宗敬宗文宗武宗宣宗是也。然穆宗宣宗皆憲宗之子。敬宗文宗武宗又皆穆宗之子。姑以憲宗爲昭言之。則穆宣爲穆。敬文武爲昭。是四昭二穆。而懿宗所祀。上不及高祖。未當祧而祧者三世矣。蓋至此不特昭穆之位偏枯。而祧遷之法亦復紊亂。若必欲祀及六世。則武丁之時。除太祖之外。必創十廟。懿宗之時。除太祖之外。必創九廟。而後可。且繼世嗣位者。既不能必其爲弟爲子。而創立宗廟之時。亦安

古今釋疑

卷之六

九

能預定後王之人廟者。或穆多昭少。如殷之時。或昭多穆少。如唐之時哉。則立廟之制。必合於將升祔之時。旋行營創。屬乎昭者。於太祖廟之左建之。屬乎穆者。於太祖廟之右建之。方爲合宜。而預立六廟。定爲三昭三穆。以次遞遷之說。不可行矣。似反不如漢代之每帝建廟各在一所。東都以來。同堂異室。共爲一廟之混成也。履按何洵直張璪與陸佃之說不同。陸說爲是。朱子所謂祔昭則群昭皆動而穆不移。祔穆

則群穆皆移而昭不動。禮固無明文也。若依昭常爲昭。穆常爲穆。則馬氏所云夷王當穆而居昭。厲王當昭而居穆。朱子何以處此耶。昭穆之位。拘泥若此。則殷必一昭五穆。唐必四昭二穆。而後可。恐無是理也。况父昭子穆。如武王居昭一廟。武之孫及玄孫皆昭。文王居穆一廟。文之孫及玄孫皆穆。是武永尊于文。而父子易位矣。其所以執武昭文穆者。因酒誥稱穆考文王。而載見之詩云。率見昭考。以爲稱武王也。殊不知武王時。文王爲穆。成王時。文王爲昭。成王時。武王爲穆。康王時。武王爲昭。昭穆之位無定。而昭穆之稱亦無定也。酒誥乃武王所作。其稱穆考文王宜矣。載見之昭考。安知非康王祭武王之詩。或成王祭文王之詩乎。至于祭統曰。祭有昭穆。有事于太廟。則群昭群穆咸在而不失其倫。凡賜爵。昭爲一。穆爲一。昭與昭齒。穆與穆齒。聞之老父曰。此因父昭子穆。而稱其行輩。猶云伯叔行常爲伯叔行。兄弟行常爲兄弟

古今釋疑

卷之六

九

行。或祖孫幾代相齒。故曰咸在而不失其倫。左傳曰。太王之昭。王季之穆。文之昭。武之穆。據父子班行而指其分族也。豈朱子昭常爲昭。穆常爲穆之謂乎。履謂坐序賓主。各以序移。附一神而六廟皆動於事。非難。於禮何失。如四時廟享之制。惟孟春特祠。而夏禘秋嘗冬烝。則皆奉群廟之主。合食於太祖之前。時奉而入。時捧而出。不以爲煩。况一天子嗣位。惟附一主乎。奈何徒以左右遷徙爲嫌。而不以父子易位爲謬。古今釋疑 卷之六 二十

且子繼父者也。生繼父位。死繼廟廟。何爲不可。而必代居祖室。以位父之上乎。蓋昭穆於高曾祖考。爲無定之稱。而高曾祖考以左右爲尊卑。則有一定之位也。故顯考常居顯廟。王考常居王廟。昭穆不遵左右之名耳。惜乎嘉靖中復九廟之制。而祧遷猶仍舊說也。

宗祧

祭法曰。王立七廟。曰考曰王考曰皇考曰顯考曰祖考。遠廟爲祧。有二祧。享嘗乃止。去祧爲壇。去壇爲墀。去墀爲鬼。聘禮曰。不腆先君之祧。旣拚以俟矣。鄭玄曰。遷主所藏曰祧。先公之遷主。藏于后稷之廟。先王之遷主。藏于文武之廟。諸侯無祧。藏于始祖之廟。聘禮曰。不腆先君之祧。始祖廟也。按周官守祧奄八人。女祧每廟二人。掌守先王先公之廟祧。其遺衣服藏焉。則廟皆有祧。非特后稷文武之廟爲有祧也。且尸必服其遺衣服。以象存也。祀遠廟者猶然。而祀新廟者獨不然乎。祭法復出。殆未足信也。且祭法去祧爲壇。祧乃毀之漸。而康成以后稷文武之廟爲祧。是三祧也。康成之說。抑又倍于祭法矣。戴氏謂聘禮受諸祖廟之廣。辭曰。不腆先君之祧。謙詞也。不得反僭王國之稱。傳曰。紂不佞。失守宗祧。子羽曰。其敢愛豐氏之祧。以此明之。諸侯大夫之廟。亦皆有祧也。祧蓋廟

中藏遺衣服之地。循生者之寢。經傳未有以毀廟爲祧者。以遷毀爲祧。習聞康成之說者也。

太祖廟

禮王者祖有功而宗有德。天子七廟。太祖之廟百世不遷。餘皆祧毀。是以夏之世。鯀無功。以禹爲太祖。殷之始祖曰契。周之始祖曰稷。皆有大功。故號太祖。而郊祀配天。其廟不遷。漢及魏晉。上祖無功。遂以創業之君爲太祖。漢則高帝。魏則武帝。晉則宣帝。後周則文帝。隋則武元帝。至于唐宋。而羣議乃紛然矣。按唐初祀四世。證其高祖曰宣簡公。曾祖曰懿王。祖曰元皇帝。考曰景皇帝。中宗時用張齊賢之言。旣祧宣簡於夾室。以景帝爲太祖。玄宗仍復宣簡。而證爲祫祖。并證懿王爲懿祖。至肅宗并祧獻懿。德宗又祧元帝。於是太祖居東第一室。而禘祫之時。則獻祖居尊。太祖在昭穆之列。當時人心猶憊。卒遷獻懿之祖於典聖廟。不與祫祭。而太廟正東向之位。爲不遷之祖。履謂韓愈之議。賢于陳京矣。宋初亦祀四世。號其高曾祖考。爲僖順翼宣四祖。神宗時。已祧僖祖於夾室。及

王安石用事。仍復僖祖。且定之爲始祖。而居累朝。祭所虛東向之位。遷順祖於夾室。惜乎韓維孫固王介張師顏馮京之議不用。而從元絳周孟陽章衡也。哲宗旣祧翼祖。徽宗又祧宣祖。而僖祖猶居尊位。太祖猶列昭穆。人心亦慊。故高宗以來。如董茶王普之倫。屢嘗論列。寧宗乃用趙汝愚鄭橋樓鑰陳傅良諸臣之議。并祧僖宣二祖。別建四祖殿。以奉祧主。於是太祖始居第一室。而正裕祭東向之位。時惟一朱子

古今釋疑

卷之六

五

爭之。然其說則泥矣。馬端臨曰。按太祖東向之位。或以爲僖祖當居之。或以爲藝祖當居之。自熙寧以來。議者不一矣。蓋自治平四年。英宗已耐廟。張安道等以爲宜遵七世之制。合祧僖祖。詔從其說。熙寧初。王介甫當國。每事務欲紛更。遂主議以爲僖祖。宋之太祖不當祧。而韓持國輩爭之。以爲太祖合屬之昌陵。諸賢爭之愈力。而介甫持之愈固。遂幾至欲廢藝祖配天之祀。以奉僖祖。蓋其務排衆議。好異遂非。與行

新法等。固無怪也。然愚嘗考之。張安道建隨世祧遷之議。韓持國執藝祖當居東向之說。論則正矣。而揆之當時。則未可。蓋古之所謂天子七廟者。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三昭三穆。則自父祖而上六世。太祖則始封受命。以有功德。而萬世不祧遷者。本非第七世之祖也。今神宗之世。而獨祧僖祖。則順翼宣太

古今釋疑

卷之六

五

倫。今當時之議。其欲祧僖祖者。特以其已在七世之外。其不祧順祖者。特欲以備天子七廟之數。然不知親盡而祧者。昭穆也。萬世不祧者。太祖也。今以三昭三穆言。則僖順皆已在祧遷之數。以萬世不祧言。則二祖俱未足以當之。是姑以當祧之祖。而權居太祖之位耳。若不以順祖爲太祖。則所謂七世者。乃四昭三穆矣。非所謂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也。若必曰虛太祖之位。而只祀三昭三穆。則當併僖順二祖

而祧之。又否則姑如唐人九廟之制。且未議祧遷。雖於禮經不合。而不害其近厚。今獨祧僖祖。則順祖隱然居太祖之位矣。此其未可一也。如藝祖之合居東向。爲萬世不祧之太祖。其說固不可易。然神宗之時。上距藝祖。纔四代五廟耳。若遽以爲太祖。則僖順以下四帝皆合祧。而天子之廟。下同於諸侯矣。此其未可者二也。諸賢之說。大槩只以爲不可近捨創業之藝祖。而遠取追尊之僖祖。介甫務欲異衆。則必欲以古今釋疑人卷之六

不當於理。愚固未敢以爲然也。又曰。後王之失禮者。豈獨廟制一事。而廟制之說。自漢以來。諸儒講究。非不詳明。而卒不能復古制者。蓋有由矣。如天子七廟。三昭三穆。并太祖之廟而七。太祖百世不遷。一昭一穆爲宗。亦如之。餘則親盡迭毀。其制則外爲都宮。內各有寢廟。別有門垣。太祖在北。東向。左昭右穆。以次而南。夫人而能知之也。然此乃殷周之制。殷以契爲太祖。而成湯及三宗。則爲有功德不毀之廟。周以稷爲太祖。而文武則爲有功德不毀之廟。其餘則親盡而毀。夫契稷皆有大功於生民。以此受封傳世。至于湯武受命興王。推其所自。本於稷契。故奉之以爲太祖。舉無異詞。若後之有天下者。則皆功業特起。不因前代。然既卽帝位。必以天子之禮。事其祖考。如漢之太公。晉之征西。豫章。唐之宣懿。景元。宋之僖順。翼宣。皆帝者之祖宗。享七廟之嚴奉。可也。若推以爲太祖。而比之稷契。則固不侔矣。是以韋玄成劉歆諸人。講

論廟制備矣。而終不能復殷周之制者。蓋太祖之位未定故也。古之祫祭。蓋奉太祖與毀廟未毀廟之主而合祀之。其制則太祖東向。左昭右穆。以次爲位而祭之。然唐世以景帝爲太祖。唐公李丙高祖父。當中脣間。則景帝世近。在三昭三穆之內。故禘祫則虛東向之位。而太祖列於昭穆。至代宗以後。景帝方居第一室。禘祫得以正位。然獻懿二祖。景帝之祖父。親盡已毀。而禘祫則合祭。故當時建議者。請景帝禘祫之時。暫居昭穆。

古今釋疑

卷之六

天

而藝祖太宗。則親盡而毀之可乎。藉曰以二祖同文武世室。亦百世不毀。然周之文武。其功德未嘗居后稷之右。今以僖祖爲太祖。而藝祖太宗。僅同世室。終不足以厭人心。蓋宋太祖之廟。非藝祖不足以當之。而神宗之世。纔及五代。以藝祖爲太祖。則七廟未可立也。漢以來。崛起而有天下者。必合以天子之禮。事其祖考。於是尊爲始祖。或推以配天。固不容論其功業之有無也。逮其傳世既久。子孫相承。則自當以建

古今釋疑

卷之六

天

堯爲太祖。豈得更有異論。至于祫祭。唐宋皆不免于失焉。夫祫者。合祭也。名爲合祭。而列祖不與焉。不可謂之合矣。但殷周之興。太祖世遠。而羣廟之主。皆出其後。故其禮易明。漢魏以來。其興也暴。又其上世微。故創國之君。爲太祖而世近。毀廟之主。皆在太祖之上。於是祫祭不得如古。而唐之興聖廟。宋之四祖殿。祫祭別享。豈禮也哉。善乎顏真卿韓愈之言也。顏曰。景皇帝居百代不遷之尊。而禘祫之時。暫居昭穆。屈古今釋疑 卷之六 三

已以奉祖宗可也。乃引晉蔡謨禹不先鯀之議。韓曰。殷祖玄王。周祖后稷。太祖之上。皆自爲帝。又其代數已遠。不復祭之。故太祖得正東向之位。子孫從昭穆之列。禮所稱者。蓋以紀一時之宜。非傳于後代之法也。傳曰。子雖齊聖。不先父食。蓋言子爲父屈也。景皇帝雖太祖。其於獻饗。則子孫也。當禘祫之時。獻祖宜居東向之位。景皇帝宜從昭穆之列。祖以孫尊。孫以祖屈。求之神道。豈遠人情。又常祭甚衆。合祭甚寡。則

是太祖所屈之祭至少。所伸之祭至多。此於伸孫之尊。廢祖之祭。不亦順乎。朱子溪然之。明尊高皇帝爲太祖。居百世不遷之廟。而大祫則奉德祖。以統群廟之祖。可謂宜矣。

始祖配天

通考曰。有天下者。必推其祖以配天。既立宗廟。必推其祖爲太祖。禮也。自孝經有郊祀配天。明堂配帝之說。祭法有禘郊祖宗之說。鄭氏註以爲禘郊卽郊也。祖宗卽明堂也。於是後之有天下者。配天配帝。必各以一祖。推其創業之祖。以擬文王。以爲未足也。而必求其祖之可以擬后稷者。而推以配天焉。夫文王受命作周者也。漢之高祖。唐之神堯。宋之藝祖。庶乎其古今釋疑 卷之六 五

擬文王矣。而求其所以擬后稷者。則屬之景帝。宋旣以藝祖擬文王矣。而求其所以擬后稷者。則屬之僖祖。夫景禧二帝。雖唐宋之始祖。然其在當時。則無功業之庸夫也。上視周室。僅可比不啻之流。而以后稷尊之。過矣。是以不特後世議其非。而當時固譁然以爲不可。蓋無以厭服人心故也。夫知其祖之未足以厭服人心。而推崇尊大之意。未慊也。於是獻議者。始爲導諛附會之說。以中之。老聃亦人耳。道家者流。假託其名。以行其教。遂至推而尊之。列坐上帝之右。而其徒習其教者。則曰此天帝也。非復周之柱下史也。而聃姓適同乎唐。乃推聃以爲始祖。尊之曰玄元皇帝。蓋雖祖聃。而其意謂吾祖。固天之貴神也。於是崇建太清宮。每禘祫。並於玄元皇帝前。設位序正。是蓋以玄元爲太祖。擬周之后稷。而其祖宗。則俱爲昭穆矣。至宋太中祥符間。天書封禪之事。競興。遂復效唐人之爲。推所謂司命保生天尊大帝。以爲聖祖。建立

景靈宮。聖祖殿居中。而僖祖以下各立一殿。分置左右。是蓋以聖祖爲太祖。擬周之后稷。而祖宗則俱爲昭穆矣。晦菴嘗言景靈之建。外爲都宮。而內各爲寢廟。門垣乃爲近古。蓋以其規制宏壯。每帝各居一殿。不如太廟之共處一堂。稍類古人立廟之制。而足以稱天子所以嚴奉祖宗之意。是則然矣。然不知所謂聖祖者。果有功德之可稱。如后稷諸系之可尋。如稷之於文武成康乎。祭法言虞夏商周。禘郊祖宗之制。

古今釋疑

卷之六

五

鄭氏註謂有虞氏以上尚德。禘郊祖宗。配用有德而已。自夏以下。稍用其姓氏之先後爲次。項平甫亦言此經作祭法者。已於篇末自解其意。先序帝嚳堯舜。繼禹之功。次序黃帝顓頊。契冥湯文武之功。以爲此皆有功烈於民者。故聖王祀之。非此族也。不在祀典。則其意蓋謂郊禘祖宗。皆擇有功烈者祀之耳。而後之有天下者。欲稽此以祀其祖先。則固與其說大異矣。愚嘗因是而究論之。虞夏商之事遠矣。周人郊祀

后稷。宗祀明堂。此後世所取法也。以詩考之。言后稷配郊者。爲生民思文。言文王配明堂者。爲我將。我將之詩。其所稱頌者。受命興周而已。而生民思文二詩。則皆言教民播種。樹藝五穀之事。然則文王有功於興周。而后稷則有功於天下萬世者也。傳曰。烈山氏之子柱爲稷。自夏以上祀之。周棄亦爲稷。自商以來祀之。夫社。五土之神。稷。五穀之神。皆地之異名也。古之聖人。能建天地所不及之功。則其道可以擬天地。

古今釋疑

卷之六

五

故後世祀之。推以配天地。棄自商祀以爲稷。則周爲諸侯之時。固已配食地祇矣。周有天下。棄開國之祖也。文王受命。禮合配天。而實契之子孫也。周公制禮作樂。既舉嚴父配天之禮。以祀文王矣。而棄之祀。仍商之舊。列於社稷。是尊禘而卑祖也。故復創爲明堂之禮。而以是二聖人者。各配一祀焉。晦菴亦言古惟周公以自秦以來。文王配天之禮廢矣。而稷之祀。至義起。今未嘗廢。蓋稷之配食地祇。周末興而已然。周已亾

而不替。所謂有功烈於民者祀之。萬世如一日也。後之有天下者。豈復有此祖也哉。而必欲効周之禮。推其遠祖。上擬后稷。或本無譜系可考。而強附會於古之帝王。如曹魏二周之祖。舜神農與文王是也。或姑推其上世之遠祖。而不問其人品功德之何如。如唐之景帝。宋之僖祖是也。又否則推而神之。託之天帝之杳冥。如唐之玄元。宋之聖祖是也。而上視周家祀后稷之意。則不類甚矣。易若只推其創業之祖。上擬文王。郊祀明堂。俱以配侑。而上世之祖。既未有可以擬后稷者。則不必一遵周人之制可也。履按明之郊祀。奉高皇帝配天。而嘉靖九年。復正太祖之位。其視唐宋。可謂合宜。至于舉行禘禮。廖道南曰。我明始姓爲顓頊之後。宜禘顓頊。夏言曰。必欲如夏商之禘黃帝。帝嚳。既無所考。如李唐之祖。時尤屬不經。臣以爲宜設先祖虛位。於是稱爲皇初祖帝。時張孚敬曰。言虛位者。失之無。言顓頊者。失之誣。惟禘德祖爲當。惜

古今釋疑

卷之六

五

其言之不從也。

古今釋疑

卷之六

五

天子追尊本生父母

禮爲人後者爲之子。此漢之悼園

武之四親

宋之漢王。明之興獻。議者所據以爲說也。然守禮而禮愈失矣。至稱本生父爲皇伯。實起于司馬光。尤爲不經。而楊廷和毛澄等。復緣其說。殊不知世廟與英宗。又不可同日而語。乃治平指歐陽修爲奸邪。嘉靖以張璁爲貢諛。不亦異乎。事久論定。欲昭國是。將使後世有所法守。夫安得不考正之。按歐陽公之說曰。

古今釋疑

卷之六

天

儀禮喪服記曰。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報服。報謂之降服。以明服可降。而父母之名不可改也。又按開元開寶禮。國朝五服年月喪服令。皆云爲人後者爲其所生父。齊衰不杖。爲其所後父。斬衰三年。蓋以恩莫重于所生。故父母之名不可改。義莫重于所繼。故寧抑而降其服。若所謂稱皇伯者。考于經史。皆無所據。夫爲人後者。既以所後爲父矣。而又存其所生父名者。蓋自有天地以來。未有無父而生之子也。既有父

而生。則不可諱其所生矣。夫無子則以宗子爲後。是

禮之所許也。然安得無父而生之子乎。故父母之名不可易者。理不可易也。易之則欺天而誣人矣。由此觀之。則司馬光王珪賈黯呂誨等。非禮亦明矣。世廟諸臣猶曰。程頤大儒以濮議爲是。此無他。蓋諸臣非實有見于禮體。特以承叔之言。不用于宋。遂承沿皇伯之謬而已。故張璁曰。時議欲考孝宗而叔與獻王者。拘定陶濮王陳迹耳。漢哀宋英。立爲皇嗣。育之宮

古今釋疑

卷之六

天

中。猶有父子之道。今皇上以倫序當立。遵祖訓兄終弟及之義。非爲孝宗後也。稱興獻以皇叔。鬼神既不安矣。稱聖母以叔母。得不爲皇上臣乎。將以君臣禮見乎。將以母子禮見乎。以君臣禮見。臣恐子無臣母之禮也。謂皇上以繼統而尊崇其親則可。謂以繼嗣而自絕其親則不可。今惟別立興獻王廟。陞以帝禮。聖母亦以子貴。尊與帝匹。庶全父子之倫。而不失尊親之孝矣。當時惟楊一清遺書喬宇曰。後生此論。聖

人復起不能易也。是魏議者霍韜桂萼席書方獻夫而已。善乎方獻夫之言曰。臣非敢謂濮王之義不是。今日之事不同也。宋仁宗無子。今我孝宗有武宗爲之子。其不同一也。宋仁宗常育英宗于宮中。立爲皇子。今皇上未嘗育于孝宗。其不同二也。宋濮王有衆子。今與獻王止皇上一人。其不同三也。此三不同。昭若黑白。烏得牽合而強附哉。陳建曰。卽執民間承繼之說。與夫爲人後者爲之子之文。以例今日。亦背戾古今釋疑卷之六

合之嫌。希犯顏敢諫之風。慕面折廷諍之忠也。此皆由習見漢宋諸君立後之事。膠蔽于爲人後者爲之子之說。而不知我朝自有制度。皇祖之訓。主于父沒子繼。兄終弟及。與漢宋諸君立姪故事。大不相侔也。五代人君。抑私情。尊大宗。自謂秉義執禮也。而不知父子天性不可解。孝子莫大乎尊親。今羣臣未及贈封父母。則盼盼然皇皇然。而乃欲主末世不同之故事。以阻遏聖明尊親之孝。是何待已與聖君異。待已之親與待君之親異也。豈所謂推已之恕。豈所謂移孝之忠乎。履按子夏喪服傳曰。如何而可以爲人後。支子則可。又曰。適子不得後大宗。而後代入繼大統。則必以長爲序。豈不與體相悖乎。此祖訓所以主兄終弟及。而非爲人後者之說也。今奪與獻之適子。考有嗣之孝宗。是孝宗有兩嗣子。而與獻顧終無嗣也。又欲以益王子崇仁王。襲封與。考獻而收益。是父子互易矣。此倣漢立楚思王子景爲定陶後耳。獨不思

哀帝終徒景爲信都王乎。奈何不明祖訓。蔽于漢朱之事如此。夫漢宣帝尊史皇孫曰皇考。從魏相也。哀帝尊定陶王曰共皇帝。不爲立後。不從師丹也。今止引師丹不用之言。而棄魏相已行之禮。可乎。若濮議者。本不可行于宋。況欲行于今乎。故漢幸而從魏相。明幸而從張璠。宋不幸而不從歐陽修。致使世廟朝臣得罪者二百餘人。豈非濮議誤之哉。于是稱孝宗敬皇帝曰皇伯考。昭聖康惠慈壽皇太后曰皇伯母。古今釋疑入卷之六

引爲人後之說。而祖宜父元。古今無譏之者。獨何哉。然不聞其不考南頓君也。使遇君實輩。能無二父兩統之爭乎。甚矣議禮之難也。

兄弟繼統入廟

兄弟繼統。如晉之惠懷。唐之中廢。及敬文武。宋之太祖太宗是也。通考曰。晉武帝追祭征西將軍。豫章府君。頴川府君。京兆府君。與祖宣皇帝。伯景皇帝。考文皇帝。六世爲七廟。其禮則據王肅說也。武帝崩。還征西。惠帝崩。還豫章。及元帝時。以登懷帝之主。又還頴川。位雖七室。其實五世。蓋從刀協以兄弟爲世數。故也。賀循以爲禮。兄弟不相爲後。不得以承代爲世。殷

古今釋疑

卷之六

四

之盤庚。不序陽甲。漢之光武。不繼成帝。別立廟寢。使

臣下祭之。惠帝無後。懷帝承統。弟不後兄。則懷帝自上繼世祖。不繼惠帝。當同陽甲孝成。今惠帝尚在太廟。而懷帝復入。數則盈八。盈八之理。由惠帝不出。非上祖宜遷也。下世既升。上世乃遷。遷毀對代。不得相通。未有下升一世。而上毀二世者。至尊於惠懷。俱是兄弟。自上後世祖。不繼二帝。則二帝之神。行應別出。不爲廟中恒有八室也。若當兄弟傍滿。輒毀上祖。則

祖位空懸。世數不足。何取於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

然後成七哉。太常恒謂廟室當以容主爲限。無拘常數。殷有二祖三宗。若拘七室。則當祭禰而已。推此論之。宜還復豫章頴川。全拘七廟之禮。溫嶠曰。若以一帝爲一世。則不祭禰。反不及庶人矣。於是豫章頴川復還昭穆。通典又載循議曰。殷人六廟。比有兄弟四人。襲爲君者。便當上毀四廟乎。如此。四代之親盡。無復祖禰之神矣。又按殷紀。成湯以下。至於帝乙。父子

古今釋疑

卷之六

五

兄弟相繼爲君。合十二代。而正代唯六。易乾鑿度曰。殷帝乙。六代主也。以此言之。明不數兄弟爲正代也。通考曰。唐中宗在廟。七室已滿。肅宗崩。陳貞節蘇獻議曰。古者兄弟不相爲後。蓋兄弟相代。昭穆位同。至其當遷。不可兼毀二廟。荀卿曰。有天下者。事七世。謂從禰以上也。若傍容兄弟。上毀祖考。則天子有不得事七世者矣。中宗有中興之功。而無後。宜如殷之陽甲。出爲別廟。開元十年。宣皇帝復祔于正室。蓋爲獻

祖並謚光皇帝爲懿祖。又以中宗還祔太廟。於是太廟爲九室。後憲宗穆宗敬宗文宗四世祔廟。唐玄宗代以次遷。至武宗崩。德宗以次當遷。而於世次爲高祖。禮官始覺其非。乃議曰。晉武帝時。景文同廟。廟雖六代。其實七主。至元帝明帝。廟皆十室。故太常恒曰。廟以容主爲限。而無常數也。於是復祔代宗。而以敬文武三宗同爲一代。終唐之世。常爲九代十一室焉。宋真宗時。張齊賢等言。伏見太祖稱伯。按漢書爲人古今釋疑。卷之六。是。後者爲之子。所以尊本祖而重正統也。又禮云。天子絕蕃。安得宗廟中。有伯氏之稱乎。其唐朝及五代有稱者。蓋禮官之失也。請自今於太祖稱孝孫。太宗稱孝子。禮官言。按春秋左氏傳。文公二年。躋僖公。孔穎達正義云。禮父子異昭穆。兄弟昭穆同。此明閔僖弟兄繼統。同爲一代。又魯隱桓繼及。皆當穆位。江都集禮。晉建武中。惠懷二主。兄弟同位異坐。尚書盤庚。有商及王。史記云。陽甲至小乙。兄弟四人相承。故不

稱嗣子。而曰及王。明不繼兄之統也。唐中宗睿宗皆處昭位。恭宗文宗武宗。昭穆同爲一世。又按祭統曰。祭有昭穆者。所以別父子遠近長幼親疎之序。而無亂也。公羊傳。公孫嬰齊爲兄歸父之後。春秋謂之仲嬰齊。何休云。弟無後兄之義。爲亂昭穆之序。失父子之親。故不言仲孫。明不以子爲父孫。今議者引漢書曰。爲人後者爲之子。殊不知弟不爲兄後。子不爲父孫。春秋之渙旨也。玄宗朝。禘祫儀稱中宗爲皇伯考。唐郊祀錄。德宗朝。稱中宗爲高伯祖。則伯氏之稱。復何不可。臣等參議。自今合祭曰太祖太宗。依典禮同位異坐。太祖仍舊稱孝子。奏可。履按兄弟不相爲後。此說是也。但賀循陳貞節蘇獻等。謂無後之主。宜別立廟。太常恒及唐宋禮官。謂廟以容主爲限。無拘常數。考之周孝王。以共王之弟。懿王之叔。繼懿王而立。若依太常恒之說。則共孝當同一室。然孝王雖懿王之叔。曾爲懿王之臣。卽位在懿王之後。而祔廟乃位

懿王之前乎。魯躋僖公于閔公之上。三傳謂其逆祀。夫僖兄也。孝叔也。兄不可躋弟。則叔不可躋姪。亦明矣。若依賀循之說。則共孝當爲一世。而無後者別廟。今共王有懿王爲之子。嗣孝王而立者夷王。又懿王之子也。是孝王無後。別廟無疑。設使夷王爲孝王之子。則共孝兩主。皆不可遷。將以孝王與共王同廟乎。不免逆祀之議矣。若如朱子廟圖。以懿王爲昭孝王爲穆。則世數不備。何以處此。宜考禮者所當斟酌也。

古今釋疑

卷之六

哭

至于宋太祖太宗。又禮之變。藝祖受命開基。爲宋太祖。而後之臨天下者。又盡太宗之子孫。是兩主皆百世不遷。然雖兄弟。實分祖宗兄弟。固不可爲世。豈有祖宗共廟之禮。張齊賢雖失矣。而禮官亦未爲得也。太宗本不遷之宗。使擬周文世室。在昭穆之外。又何可議乎。蓋兄弟昭穆同。非所論于一祖一宗也。假令太宗不忌昭憲之命。太祖廟中。不有三主乎。若夫嘉靖時。祔興獻帝于孝廟。其失更明。王治曰。獻皇帝雖

爲天子父。實未嘗真臨天下。雖爲武宗之叔。實嘗臣于武宗。乃遂列于諸帝。而居武宗之右。或獻皇亦有未安乎。

古今釋疑

卷之六

哭

原廟

天子立原廟。起于叔孫通。而孝惠從之。顏師古曰。原重也。先已有廟。今更立之。故云重也。胡致堂曰。天子七廟。致其誠敬足矣。而又作原廟。云益廣大孝之本。則通之矣也。其言曰。人主無過舉。有七廟。又作原廟。非過舉乎。且衣冠出游。於禮何據。中庸記宗廟之禮。陳其宗器。設其裳衣。非他所也。謂廟中也。非他時也。謂祭祀之時也。今以死者衣冠。月出游之。於禮廢矣。古今釋疑下卷之六

辛

所分矣。宗廟之體。極乎嚴。原廟之體。幾乎褻。人情常憚於嚴。而安於褻。則親祀之禮。反移於原廟。故宗廟之禮。雖重。而反爲虛文矣。如李清臣所謂略于七廟之室。而祠于佛老之側。窮土木之巧。殫金碧之彩。作於盛暑。累月而後成。費以十鉅萬。禮官不議。而有司不言。及其成也。不爲木主。則爲之象。不爲禘祫烝嘗之禮。而行一酌奠之禮。又楊時所謂舍二帝三王之正禮。而從一繆妄之叔孫通是也。抑又有大不安於古今釋疑下卷之六

至

朝廟

凡前廳事。古皆曰廟。後曰寢。儀禮作廟。宮前曰廟。後曰寢。今王宮之前殿。士大夫之廳事是也。虞箴曰。民有寢廟。巧言之詩曰。奕奕寢廟。左傳曰。鼠不穴于寢廟。猶後世俗言廟朝廟堂也。此則異爲官而祭之。有廟而無寢。謂之祖廟。廟通謂之宗廟。觀禮諸侯親前朝。皆受舍于朝。既享。乃右肉袒于廟門之東。乃入門右聽事。聽古作聒。後人加广。遂有廳字。康成謂四時朝覲。受之祖廟。蓋不知朝之爲廟。而誤以爲宗廟也。若果受之于宗廟。則天子不容負依南面矣。爾雅曰。室有東西廂曰廟。無東西廂有室曰寢。無室曰榭。廟皆有室。猶今士夫五架梁兩旁之房也。晉唐丁卯堂下南除也。說文曰。廷。朝中也。唐宮中也。古者廷不屋。諸侯相朝。雨霑衣失容。則廢。後世屋之。加广焉。實無二字也。許氏分朝中宮中。臆說也。非有定考也。郭忠恕曰。廷去聲。本無亭音。庭乃平聲。通雅曰。古初無

古今釋疑

卷之六

五

庭字也。古者朝寢堂室。通謂之宮。廷在堂下。如今朝賀皆在丹墀。加广乃後人相沿加之耳。雨霑加屋之說。并未必然。或者陞上之臺。如今衙堂作卷簾乎。殿本師行勇者。殿後取意。借爲官殿之殿。定見切。按殿亦廷之轉聲。廷之于殿。猶陳之于田也。師古讀朝廷如定。田汝成笑其爲方言。豈知古實有此音。如莊子逕庭。非去聲乎。如雷霆卽雷電可証。屋高巖。通謂之殿。如霍光傳。梟鳴殿前樹上。古不分上下稱也。

古今釋疑

卷之六

五

大夫士庶宗廟

王制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士一廟庶人祭於寢祭法大夫立三廟適士二廟官師一廟朱子曰官師諸有司之長也一廟止及禰却於禰廟并祭祖適士二廟卽祭祖祭禰皆不及高曾朱子語錄問官師一廟若只是一廟只祭得父母更不及祖矣母乃不近人情曰位卑而澤淺其理自當如此曰今雖士庶人家亦祭三代如此却是違禮曰雖祭三古今釋疑入卷之六

知父禽獸道也祭禰不及祖非人道也朱子曰考諸程子之言則以爲高祖有服不可不祭雖七廟五廟亦止於高祖雖三廟一廟以至祭寢亦必及於高祖但有疏數之不同耳疑此最爲得祭祀之本意禮家言大夫有事省於其君干祿及其高祖此則可爲立三廟而祭及高祖之驗馬端臨曰按自天子以至於士五服之制則同而祭祀止及其立廟之親則大夫不祭其高曾士不祭其祖非人情也程子以爲有服者皆不可不祭其說當矣愚又嘗攷之禮經參以諸儒注疏之說然後知古今異宜禮緣人情固當隨時爲之損益不可膠於一說也人徒見適士二廟官師一廟以爲所及者狹不足以伸孝子慈孫追遠之心也然古人之制則雖諸侯大夫固有拘於禮而不得祀其祖考者矣何也鄭氏注諸侯五廟云太祖始封之君王者之後不爲始封之君廟疏曰凡始封之君謂王之子弟封爲諸侯爲後世之太祖當此君之身

不得立出王之廟則全無廟也。注大夫三廟云。大夫太祖別子始爵者。然則諸侯始封之太祖。如鄭桓公友是也。鄭桓公以周厲王少子。而始封於鄭。既爲諸侯。可以立五廟矣。然其考則厲王。祖則夷王。曾祖則懿王。高祖則共王。五世祖則穆王。自穆至厲。皆天子也。諸侯不敢祖天子。則此五王之廟。不當立於鄭。所謂此君者。無廟也。必俟桓公之子。然後可立一廟。以祀桓公爲太祖。桓公之孫。然後可立二廟。以祀

古今釋疑

卷之六

至

其祖若禰。必俟五世之後。而鄭國之五廟始備也。大夫始爵之太祖。則魯季友是也。季友爲魯桓公之別子。既爲大夫。可以立三廟矣。然其考則桓公。其祖則惠公。其曾祖則孝公。自孝至桓。皆諸侯也。大夫不敢祖諸侯。則此三公之廟。不當立於季氏之家。所謂別子。亦全無廟也。必俟季友之子。然後可立一廟。以祀季友爲太祖。季友之孫。然後可立二廟。以祀其祖若禰。必俟三世之後。而季氏之三廟始備也。蓋諸侯大

夫雖有五廟三廟之制。然方其始爲諸侯大夫也。苟非傳襲數世。則亦不能備此五廟三廟之禮。至於士庶人。則古者因生賜姓。受姓之後。甫及一傳。卽有嫡有庶。嫡宗子也。庶支子也。禮云支子不祭。祭必告于宗子。又云庶子不祭。明其宗也。蓋謂非大宗。則不得祭別子之爲祖者。非小宗。則各不得祭其四小宗所生之祖禰也。先王因族以立宗。敬宗以尊祖。尊卑有分。而不亂親疎有別。而不貳。其法甚備。而猶嚴於廟

古今釋疑

卷之六

至

祀之際。故諸侯雖曰五廟。而五世之內。有爲天子者。則不可立。大夫雖曰三廟。而三世之內。有爲諸侯者。則不可立。適士二廟。官師一廟。庶人祭於寢。然苟非宗子。則亦不可祭於其家。必獻牲於宗子之家。然後舉私祭。凡爲是者。蓋懼上僭而不敢祭。非薄其親而不祭也。然諸侯不敢祖天子。而天子之爲祖者。自有天子祭之。大夫不敢祖諸侯。而諸侯之爲祖者。自有諸侯祭之。支子不敢祭大宗。而大宗之爲祖者。自有

有宗子祭之。蓋已雖拘於禮而不得祭。而祖考之祭。則元未嘗廢。適士官師。雖止於二廟一廟。而祖禰以上。則自有司其祭者。此古人之制也。後世大宗小宗之法。既以別子繼別之序。已紊。未嘗專有宗子。以主祀事。其入仕者。又多崛起單寒。非時王之支庶。不得以不敢祖天子諸侯之說為諉也。乃執大夫三廟。適士二廟之制。而所祭不及祖禰之上。是不以學士大夫自處。而孝敬之心薄矣。烏得為禮乎。故曰古今異。古今釋疑 卷之六 五

言。若太公東海人。而仕周為諸侯。孔子宋人。而事魯為大夫之類是也。注疏謂異姓始封為諸侯者。及非別子而始爵為大夫者。如他國之臣。初來為大夫。本身即得立五廟三廟。蓋以其非天子諸侯之子孫。上無所拘礙。故當代即可依禮制立廟。然以曾子問宗子為士一條。及參以內則中。所謂不敢以富貴加於宗子之說。則知崛起為諸侯大夫者。若身是支庶。亦合尊其宗子。不敢盡如禮制也。丘文莊公曰。國初用行唐縣知縣古今釋疑 卷之六 五

胡秉中言。許庶人祭三代。以曾祖居中。而祖左禰右。履按先儒拘于古禮。謂祭四代為僭者。蓋誤以一廟為一主也。曾子問曰。宗子為士。庶子為大夫。則以上牲祭於宗子之家。若依先儒之說。則宗子是士。止有禰廟。大夫三廟。上及曾祖。今庶子以上牲祭于宗子之家。使宗子止有禰廟。則庶子雖用大夫之牲。祭亦不及曾祖。必不然矣。以此知士一廟而不一主也。庶人之寢亦然。胡秉中奏許庶人祭三代。善矣。蓋更用

程子之說並有服之高祖亦許祭之乎。

古今釋疑

卷之六

卒

祠堂祭始祖先祖

先高祖明善公曰。祠堂非古也。古有祖廟。自天子諸侯。達乎大夫士。其制有差。庶人無廟。祭于寢。周禮也。封建罷。廟制廢。言者拘于國族之不敢僭。然國廢而有家。家各有祖。祀事不修。仁孝之謂何。宋儒輯家禮。先營祠堂。祠堂猶家廟云。攷其禮。冬至祭始祖。立春祭先祖。四時祭四世。季秋祭禴。歲凡七祭。忌辰時節。不與焉。始祖者。程子以爲厥初生民之祖。朱子以爲始遷及初有封爵之祖。按禮。別子爲祖。公族遷于他國。亦謂之別子。則始遷初有封爵。古之人祖之矣。程子祭其始先。朱子初年亦祭。晚乃疑其僭。去之。我明采家禮。頒之天下。四世之祭。自品官達。是謂明禮。今用之。不必更援大傳鬼祖鬼曾鬼高之說。以干反古之誅。惟是始先之祖之祭。畧而不舉。倘亦有朱子之疑乎。夫貴賤之別。在于儀章度數。禘祫之禮樂。惟天子有之。各祖其祖。則庶人不異侯王。苟緣賤者之分。

古今釋疑

卷之六

空

淵沿之毛。蟬栖之下。牲用致。追遠之誠。其去太廟之一獻。不啻霄壤。何名爲僭而疑之。使始先之祖。不得比于馬醫夏畦之神。無乃不情乎。況朱子雖嘗疑之。猶載始祖之圖于家禮彙程子之說于小學。似亦怛然于始先之不忍忘。而有咨嗟嘆惜之意焉。聖帝之仁。無所不至。五祀百神。鄉薦里社。莫不有祭。豈其怛然于士庶之始先。不許依而血食。此令甲之所不禁。顧人自致何如耳。履按朱子語錄又云。始祖之祭似古今釋疑。卷之六。室。

禘。先祖之祭。似祫。而朱子他日答或人書。論祫及遷。有取橫渠喪畢祫祭太廟。祭畢遷主迭遷之說。則復不以祫爲非。丘嫂山亦據此。謂先祖之祭可行。並擬始祖之儀節。故先高祖之建祠堂。祀始遷之祖。以初有封爵者配之。祭用冬至。清明則增封爵而上。始遷而下之祖。楮書神位。祭畢焚之。是爲先祖之祭。而四代則祭于寢也。

宗法

胡翰曰。大宗小宗之法。其廢也久矣。記大傳載其說曰。別子爲祖。繼別爲宗。繼禰者爲小宗。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百世不遷者。別子之後也。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朱子曰。之所自出四字。衍文也。百世不遷者也。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喪服小記亦曰。別繼禰者爲小宗。有五世而遷之宗。繼高祖者也是。故祖遷於上。宗易於下。陳結註云。別子有三。一是諸侯適子之弟。別於正適。二是異姓公子。來自他國。別于本國。不來者。三是庶姓之起。於是那爲卿大夫而別。

古今釋疑。卷之六。室。

於不仕者。皆稱別子也。爲祖者。別與後世爲始祖也。繼別爲宗者。別子之後。世世以適長子繼別子。與族人爲百世不遷之大宗也。繼禰者。爲小宗。謂別子之庶子。以其長子繼已爲小宗。而其同父之兄弟。宗之也。五世者。高祖至玄孫之子。此子於父之高祖。無服不可親。其父同高祖之兄弟。故遷易而各從其近者。爲宗矣。故曰有五世而遷之宗。其繼高祖者。也。四世之時。尚事高祖。五世則於高祖之父無服。是祖遷於上也。四世之時。猶宗三從族人。至五世。則不復宗四從族人矣。是宗易於下也。疏曰。族人一身事四宗。事親兄弟之適。是繼禰小宗也。事同堂兄弟之適。是繼祖小宗也。事再從兄弟之適。是繼曾祖小宗也。事三從兄弟之適。是繼高祖小宗也。小宗凡四。獨云繼禰者。初皆繼禰爲始。據初而言之也。又曰。有小宗而無大宗者。有大宗而無小宗者。有無宗亦莫

之宗者。公子是也。陳澧註曰。君無適昆弟。使庶兄弟。宗此之謂有宗。而無大宗也。君有適昆弟。使之為宗。以領公子。更不得立庶昆弟為宗。此之謂有大宗。而無小宗也。若公子止一人。無他公子。可為宗。是無宗也。則亦無他公子。宗于已矣。此之謂無宗。亦莫之宗也。前所論宗法。是通言卿大夫大小宗之制。此則專言國君之子。主不得宗君下。未為後世之宗。有此三事。又曰。公子有宗道。公子之公。為其士大夫之庶者。宗其士大夫之適者。公子之宗道也。陳澧註曰。此又申言公子之宗道。公子之公。謂公子之適兄弟為君者。為其庶兄弟之為士大夫者。立適公子之為士大夫者。為宗。使此庶者宗之。故云宗其士大夫之適者。至於國此適是君之同母弟。適夫人所生之子也。

古今釋疑

卷之六

宗

之卿大夫。有不出於公族者。蓋未嘗及也。而士庶人之事。則又略無所見。故後世之言宗法者。止於卿大夫之有采地者。以禮繼之也。然禮固未嘗言士庶人無宗也。且使大夫或有廢而為士。庶人者。其宗法亦將隨而廢乎。抑否乎。使庶人有升而為卿大夫者。則於法宜得立宗矣。而族之適子。有宗之道乎。抑自為後世之宗乎。曾子問曰。宗子為士。庶子為大夫。其祭也如之何。孔子曰。以上牲祭於宗子之家。若宗子。雖不為

大夫。而有世祿。則自以上牲祭之矣。雖世子子為大夫。亦無加焉。惟大宗之子。無世祿。而小宗繁士庶人之子孫。其有庶子為大夫。是所謂宗子者。其卿大夫者。乃以上牲祭宗子之家。所謂宗子者。其卿大夫之世適乎。其有非卿大夫之世適。而士之世適者。其兄弟為卿大夫。遂以適士為宗子。可乎。孔子曰。宗子為殤而死。庶子弗為後也。或大宗之世適有絕其後也。族人可繼以為後乎。抑亦弗為後乎。苟不為後。則大宗廢矣。勿為後者。其兄弟徑自繼祖。勿為殤子後也。非廢宗也。大宗既廢。則族人皆五世則遷之宗也。其於疏屬。終不能合而為

古今釋疑

卷之六

宗

一。則所謂尊祖者。得無有未盡乎。百世不遷之宗。其死也。族人為之服齊衰三月。其母死。妻之死也亦然。五世則遷之宗。其死也。當服者為之大功九月。其母妻之死也。何獨無服乎。後世宗法不行。朱儒往往欲立小宗之法。今士庶人之家。祭祀有用宗子法者。亦合於禮之意乎。抑以古卿大夫之事。而今士庶人行之。得無僭乎。朱子之述家禮。固欲同志之士。熟講而勉行也。其於祭祀之禮。未嘗不嚴于主人主婦之位。

則固寓宗子之法矣。不然則亦有可處置者乎。太宰以九兩係邦國之民。曰宗以同族得民。其所謂得民者。豈止於今記禮者之言乎。將猶有可推者乎。此皆所未喻也。羅虞臣小宗辨曰。夫重本始。聯族屬。敘親疎。別嫡庶。莫大乎宗法。傳曰。繼禰之爲小宗。何也。小宗別子之庶子也。庶子不得禰父。故以長子繼已爲小宗也。是故繼禰之嫡。諸弟宗之。至二世之嫡。其父之諸弟曰叔。叔之子曰同堂兄弟。共宗之。三世之嫡。

古今釋疑

卷之六

宗

其再從伯叔兄弟共宗之。四世之嫡。其三從之伯叔兄弟亦共宗之。舉三從而同父同堂再從之伯叔兄弟可知也。是謂小宗。至於五世四從兄弟。視小宗之高祖。爲高祖兄弟。無服也。故各祖其祖爲宗。其得各自爲宗可也。謂其爲高祖異也。宗之言尊也。尊無二。明無二嫡也。宗以五世爲限。服盡也。服者先王所用爲宗子。聯屬族人。之具也。服盡則親盡。親盡則廟毀。故曰祖遷於上。宗易於下。此之謂也。然自漢儒論釋

紛如。卒不可解。孔穎達曰。族人一身事四宗。并大宗爲五。考諸禮經。原無四宗之說。假令四宗爲之宗法。視子孫互有異同。族人以一身事之。將誰適從。此決知其不能行也。四宗之說。起於班固。固之言曰。宗其爲高祖後者。爲高祖宗。宗其爲曾祖後者。爲曾祖宗。宗其爲祖後者。爲祖宗。宗其爲父後者。爲父宗。此固臆說也。夫大宗以始祖爲宗。小宗以高祖爲宗。宗至四世。族人雖各有曾祖。及祖禰之親。然視之高祖。彼皆支子。支子不爲宗。得爲宗者。高祖所傳之嫡而已。是宗安有四乎。或曰。禮經所稱曰繼禰。曰繼高祖。何謂也。曰。據其初言。則爲繼禰。自其終言。則爲繼高祖。之傳嫡。下及玄孫。推而上及於禰。然後爲小宗者備矣。夫小宗以五世爲率。五世之內。雖父子祖孫相承。然世止一嫡耳。序之以昭穆。別之以禮義。而後族人尊之爲宗。故曰。宗子有君道焉。如固之說。則宗有四嫡。廟有二主。喪有二孤。土有二王。甚非古者所以定

古今釋疑

卷之六

宗

名分。防僭奪之義。或又曰。人之族類蕃庶。有高祖同。而曾祖不同者。有曾祖同。而祖不同者。有祖同。而禰不同者。吾爲嫡。可以主吾曾祖之祠。不可以主曾祖叔之祠。可以主祖之祠。不可以主祖叔之祠。可以主禰之祠。不可以主諸叔之祠。謂其各有子孫也。則宗安得不分而爲四。曰。夫羣族之有宗子。猶表之有領也。五世之族無二宗。猶表之無二領也。故嫡子可以宗父。而宗子之嫡。不得爲其父宗。嫡孫可以宗祖。而支子之孫。不得爲其祖宗。嫡之曾孫。可以宗曾祖。而支子之曾孫。不得爲其曾祖宗。何也。以義屈也。服屬未斬。則尊不可貳也。五服之外。支之嫡。始得爲宗者。請高祖已遷也。故尊其曾祖爲高祖。可以自宗。尊有所伸也。五世未竭。則高祖在上。曾祖以下。皆子孫也。子孫同享高祖之廟。統於尊也。祭同廟。享同時。羣族之兄弟同在也。宗之嫡主高祖。及其曾祖祖禰之獻。而兄弟各佐獻其祖禰於同堂之上。是故無奪嫡之

古今釋疑

卷之六

宗

嫌。而一廟同享。子孫曷常不各盡其孝思哉。曰。內則有云。夫婦皆齊。而宗敬終事。而後敢私祭。若子之說。庶子無私祭乎。曰。此小宗事。大宗之禮也。小宗雖有嫡子。然要諸大宗則庶也。小宗雖奉四代之祭。然要諸大宗則私也。故祭先公而後私。先大宗後小宗。尊卑之義也。非庶子私之謂也。大傳曰。庶子不祭。明其宗也。斯先王所以重嫡庶之分。而謹偏僭之防者也。曰。然則老泉宗法。非欺。曰。洵以高曾祖禰之嫡。分爲四項。是惑於四宗之說也。其言曰。繼高祖之嫡。所死而無子。故其宗亡。而虛存。繼曾祖者。曾祖之嫡宗善。宗善之嫡昭圖。繼祖者之嫡序。序之嫡澹。夫洵之曾祖祖皆庶也。高祖之嫡所死而無子。則當以所之弟。福。福之子宗夙爲宗。以繼高祖。不應自爲其曾祖立宗。既爲曾祖立宗。則洵祖當宗宗善。洵父當宗昭圖。不應復舍曾祖之嫡。而又自爲其祖立宗。今人孰不欲尊祖而私禰。然充洵之說。是率天下亂嫡庶之分

古今釋疑

卷之六

宗

也。何者。大宗之嫡。通夫百世。故百世之小宗宗之。小宗之嫡。止夫五世。故五世之羣兄弟宗之。五世之內。無二嫡。猶大宗也。故曰。大宗率小宗。小宗率羣族。族人之所事者。此二宗耳。不然。則先王之宗法也。猶官多而令煩也。欲求其致理也得乎。履按家禮儀節。大宗小宗圖。以始遷及初有封爵者爲始祖。長子繼之。子孫世世爲大宗。統族人主始祖墓祭。百世不遷。高祖傳至玄孫。爲繼高祖小宗。統三從兄弟。主高祖廟祭。至其子五世則遷。曾祖傳至玄孫。爲繼曾祖小宗。統再從兄弟。主曾祖廟祭。至其孫五世則遷。祖傳至孫。爲繼祖小宗。統從兄弟。主祖廟祭。至曾孫五世則遷。禰所生子。爲繼禰小宗。統親兄弟。主禰廟祭。至玄孫五世則遷。丘文莊公曰。按禮經別子法。乃三代封建諸侯之制。於今人家不相合。故今爲此圖。專主人家而言。以始遷及初有封爵者爲始祖。準古之別子。又以始祖之長子。準古繼別之宗。雖非古制。其實則

古人之意也。

古今釋疑

卷之六

子

宗子庶子之祭

王康曰。王制曰。大夫三廟。適士二廟。官師一廟。官師陞適士。適士陞大夫。以次增立其廟。固其理也。設若先大夫既立三廟矣。其子孫乃無爲大夫者。而爲適士。爲官師。先大夫所立三廟。今爲適士官師者。又不當祭。其廟其主將毀之乎。將存之乎。毀之非禮也。存之其誰宜哉。存之而主於宗子歟。禮支子不祭。故支子之爲大夫者。有事於廟。以上牲祭於宗子之家。祝曰。孝子某。爲介子某。薦其常事。然則支子之爲大夫者。不得立廟矣。宗子爲大夫。今支子之大夫。則固可因其三廟而祭。設宗子爲適士。爲官師。或一廟。或二廟。所當祭者。不過祖與禰也。支子之大夫。所當祭之曾祖。宗子既不當祭。支子之大夫。又不敢祭。將闕之乎。將遂以支子之大夫。所當祭而祭之乎。闕之非禮也。祭之又非適士官師之宗子所宜祭也。禮大夫欲祭高祖。則省於君。謂之干祫。今欲祭於曾。亦將請於

古今釋疑

卷之六

五

君歟。又宗子爲大夫。其支子與之同行者。爲大夫。因之而祭三廟。則固宜也。苟宗子與支子。其行不同等。所祭之曾祖禰。亦不同等。則如之何。竊料各隨見爲大夫者。所宜祭之三廟而祭之。宗子但爲之主祭耳。主祭者。惟宗子。初不論其行之不同等也。臆說若此。侯知禮者正焉。又按曾子問。以上牲祭於宗子之家。疏曰。宗子是士。合用特牲。今庶子身爲大夫。若祭祖禰。當用少牢之牲。就宗子之家祭之也。用大夫之牲。是貴祿也。宗廟在宗子之家。是重宗也。此宗子謂小宗也。若大宗爲士。得有祖禰二廟也。若庶子是宗子。親弟則與宗子同祖禰。得以上牲於宗子之家而祭祖禰也。但庶子爲大夫。得祭曾祖。已是庶子。不合自立曾祖之廟。崔氏云。當寄曾祖廟於宗子之家。亦得以上牲。宗子爲祭也。寄廟之說。經無明文。亦是崔氏臆見。然庶子爲大夫。既不敢自立廟。因宗子祭於宗子之家。宗子爲士。所祭者祖與禰也。曾祖則無廟。

古今釋疑

卷之六

五

得如崔氏寄廟之說。則當爲庶子之爲大夫者。別立
曾祖廟矣。其說似乎有理。愚意以爲庶子之大夫有
事于曾祖。當就宗子爲士之祖廟祭之。猶省於君而
祭高也。但如此說。大是平易。寄廟之制。似是而實非
也。又按庶子爲大夫。不敢立廟而祭於宗子之家。故
疏曰。宗廟在宗子之家。是重宗也。然則庶子爲大夫
不得立廟明矣。按王制大夫三廟。凡爲大夫者。則得
立矣。無嫌於適庶之分。然宗子之三廟。或不與庶子
古今釋疑 卷之六
之爲大夫者同行。宗子所立之三廟。自宗適之正孤
庶子之爲大夫者。其三廟乃小宗也。而與宗子之正
孤不相同也。要之庶子之爲大夫者。自得祭於其家。
小宗之三廟。或因病告祭於宗子之家。大宗之三廟
者。以宗爲重故也。設或宗子之三廟。其分皆卑於庶
子。但用宗子爲祭之主。而告祭之。要不論其分之尊
卑。惟以重宗爲事。歟。子前說省於君而祭曾。與就宗
子之祖廟祭之。其說與此不同。姑兩存之。以俟知禮

表擇焉。

古今釋疑卷之六終

古今釋疑

卷之六

古今釋疑卷之七目錄

安成

楊霖竹菴訂正

吳雲舫翁參閱

禘祫

魯禘

時祭

古今釋疑

卷之七目錄

汗青閣

古今釋疑卷之七

合山方中

禘祫



古今釋疑

卷之七

汗青閣

禘祫之制。禮經無明文。而漢儒之釋經者。各以臆言之。其說莫詳于鄭註。而其支離。亦莫甚于鄭註。歷代祀典。又莫不求之鄭註。此諸儒所以聚訟也。按大傳曰。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鄭玄註。凡大祭曰禘。大祭其先祖所由生。謂郊祀天也。註祭義祭法亦然。詳見郊祀。王制曰。天子諸侯宗廟之祭。春曰祠。夏曰禘。秋曰嘗。冬曰烝。鄭註。此蓋夏殷之祭名。註祭統亦然。周則改之。春曰祠。夏曰禘。以禘為殷祭。詩小雅曰。禘祠烝嘗。于公先王。此周四時祭宗廟之名。郊特牲曰。春禘而秋嘗。鄭註。禘當為禴。禴即禘。王制又曰。天子值禘。禘禘。禘嘗。禘禘。諸侯禘則不禘。禘則不嘗。嘗則不烝。烝則不祠。諸侯禘禘。禘一值一禘。嘗禘。烝禘。鄭註。禘猶一也。禘合也。天子諸侯之喪。

畢。合先君之主於祖廟而祭之。謂之祫。後因以為常。天子先祫而後時祭。諸侯先時祭而後祫。凡祫之歲。春一祫而已。不祫以物無成者不股祭。周改夏祭曰祫。以祫為股祭也。魯禮三年喪畢而祫於太祖。明年春祫於羣廟。自爾之後五年而再股祭。一祫一禘。正義曰。案文二年八月大事于太廟。公羊傳云。大事者何。大祫也。僖公三十三年十二月葬。至文二年八月二十一月。於禮少四月。未得喪畢。是喪畢當祫。諸侯既明。天子亦然。故云。天子諸侯之喪畢。合先君之主於祖廟而祭之。謂之祫。云後因以為常者。案禮緯三年一祫五年一禘。故知每三年為一祫祭。云天子先古今釋疑人卷之七

祫而後時祭者。以經云祫祫祫當祫。天子位尊。故先為大禮也。云諸侯先時祭而後祫者。以下文云諸侯皆祫。祫諸侯位卑。取其漸備。故先小禮。後大禮。此等皆股已前之制。但不知幾年一祫。禮緯云。三年一祫五年一禘。鄭云。百王通義。則虞夏及殷皆與周同。祫亦三年為一也。云魯禮三年喪畢而祫於太祖者。僖公以三十三年十二月葬。文二年八月大事于太廟。於禮少日月。文公應合二年十二月而祫。太祖廟也。是新君即位之二年。而云三年喪畢者。通於君之年為三年。云明年春祫於羣廟者。以僖公八年祫于太廟。宣公八年辛巳有事于太廟。有事祫也。倍也。宣也。皆八年祫。既五年一禘。則後祫去前祫五年也。前禘當三年。今二年而祫。故云。明年春祫於羣廟。案閔二年五月吉祫于莊公。昭十五年祫于武宮。昭二十五年將祫於襄公。祫皆各就廟為之。故云羣廟。云自爾之後五年而再股祭者。公羊傳文云。自爾者謂

自三年禘羣廟之後。每五年之內。再為股祭。故鄭祫志云。閔公之喪。僖三年禘。僖六年祫。僖八年禘。凡三年喪畢。新君二年為祫。新君三年為禘。皆祫在禘前。賈公彥曰。周法有三年一祫。則文二年大事于太廟。公羊傳云。大事者何。大祫也。大祫者何。合祭也是也。若股則祫於三時。周則秋祫而已。又有五年一禘。禘則各於其廟。爾雅云。禘大祭者。禘是總名。祭法祭天圓丘。亦曰禘。大傳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謂夏正郊天。亦曰禘。夏殷四時之祭。夏祭亦曰禘。但於周宗廟之祭。則有五年禘。禘古今釋疑人卷之七

雖小於祫。大於四時。亦是大祭之名也。按韋玄成等曰。毀廟之主。藏乎太祖。五年而再股祭。言一禘一祫也。祭義曰。王者禘其祖之所出。以其祖配之。祭天以其祖配。而不為立廟。親盡也。劉歆曰。大禘則終王。彌遠則彌尊。故禘為重矣。聖人於其祖。出於情矣。禮無所不順。故無毀廟。然則以禘為五年之股祭。以禘為祀天。以禘為並祭羣廟。韋劉諸人所言已如此。鄭康成特襲其說耳。光武二十六年詔問張純。博考古祫

禘典禮以聞。純對言禮三年一禘五年一禘。春秋傳曰：大禘者何？合祭也。毀廟之主，陳於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五年而再殷祭。漢舊制三年一禘。毀廟主合食高廟。存廟主未嘗合祭。夫三年一閏天氣小備，五年再閏天氣大備。故三年一禘五年一禘。父為昭，南嚮。子為穆，北嚮。父子不並坐，而孫從王父。禘之為言諦，諦謂昭穆尊卑之義也。禘以夏四月，陽氣在上，陰氣在下，正尊卑之義也。禘以冬十月，五

古今釋疑

卷之七

四

原其所以。夏商夏祭曰禘，然其殷祭亦名大禘。商頌長發：是大禘之歌也。至周改夏祭曰禘，以禘唯為殷祭之名。周公以聖德用殷之禮，故魯人亦遂以禘為夏祭之名。是以左傳所謂禘于武宮，又曰烝嘗禘于廟，是四時祀，非大祭之禘也。鄭斯失矣。至于經所謂禘者，則殷祭之謂。大傳曰：禮不王不禘，諸侯不禘，降殺于天子也。若禘祫同貫，此諸侯亦不得禘，非徒不禘也。然則禘大而祫小，謂祫為殷祭者，大于四時，皆

古今釋疑

卷之七

五

若左氏說及杜元凱皆以禘為三年一大祭。在大祖之廟。傳無禘文。然則禘即禘也。取其序昭穆謂之禘。取其合集羣祖謂之禘。通典曰。古者天子諸侯三年喪畢。皆合先祖之神而享之。以生有慶集之。慍亦應備合食之禮。緣生以事死。因天道之成。而設禘祫之享。虞夏先王崩。新王元年二年喪畢而禘。三年春特禘。夏特禘。秋特禘。冬特禘。四年春特禘。夏禘。秋禘。冬禘。每間歲皆然。以終其代。高堂隆曰。喪以禘。冬禘。每間歲皆然。以終其代。高堂隆曰。喪以禘。冬禘。每間歲皆然。以終其代。

古今釋疑 卷之七

六

常在奇年。偶年。殷先王崩。新王二年。喪畢而禘。三年春特禘。夏特禘。秋特禘。冬特禘。四年春特禘。夏禘。秋禘。冬禘。每間歲皆然。以終其代。高堂隆曰。喪以禘。冬禘。每間歲皆然。以終其代。

五年再殷祭。因以法五。禘以夏。祫以秋。詩閔宮傳云。歲再閔。天道大成也。禘以夏。祫以秋。詩閔宮傳云。歲再閔。天道大成也。禘以夏。祫以秋。詩閔宮傳云。歲再閔。天道大成也。禘以夏。祫以秋。詩閔宮傳云。歲再閔。天道大成也。

古今釋疑 卷之七

七

春秋禘于莊公。遂以為時祭之名。見春秋惟兩度書禘。閔公二年五月吉禘于莊公。今之三月。所以或謂之春祭。或謂之夏祭。各自著書。不相符合。理可見也。而鄭玄不達其意。故註郊特牲云。禘當為禘。祭義與郊特牲同。祭統入王制。則云此夏殷時禮也。且祭統篇末云。成王追念周公。賜之重祭。郊社嘗禘是也。何得云夏殷禮哉。王制諸侯禘則不禘。禘則不嘗。嘗則不禘。禘則不禘。撰此篇者。亦緣見春秋中。唯有禘祫。

嘗三祭。謂魯唯行此三祭。故云爾。若信如鄭註。諸侯每歲皆朝。即違國來往。須歷數時。何獨廢一時而已。又須往來。常在道路。如何守國理民乎。鄭註。虞夏之制。諸侯歲朝。廢一公羊傳五年而再殷祭。大宗伯註曰。五年再殷祭。一祫一禘。又云。禘祫俱殷祭。祫則於太祖列羣廟之主。禘則於文武廟各迎昭穆之主。夫太廟之有祫祭。象生有族食之義。列昭穆。齒尊卑。今乃分昭穆各於一廟。有何理哉。若信有此理。五廟七廟有虛主。曾古今釋疑卷之七八

君之未禘祀。何也。答曰。此左氏之妄也。左氏見經文。吉禘於莊公。以為喪畢當禘。而不知此本魯禮。不合施於他國。左氏亦自云。魯有禘樂。實祭用之。即明諸國無禘可知。是左氏自相違背。亦可見矣。林氏曰。事有出於一時之陋見。行之數千百載。莫有悟其非者。禘祫之說是也。論年之先後。則謂之先三而後三。鄭成。高。或謂先二而後三。徐。辨祭之小大。則或謂祫大於禘。鄭康成。或謂禘大於祫。王。或謂一祭而二名。禮無差降。賈逵。或謂禘以夏。不以春。祫以冬。不以秋。矛盾相攻。卒無定論。此皆置而勿辨。其可深責者。始為私見。陋說召諸儒之紛紛者。其鄭氏之失歟。鄭氏之說曰。魯禮三年喪畢。而祫於太祖。明年春禘于群廟。自爾以後。五年而再殷祭。一禘一祫。周禮廢絕久矣。鄭氏何據而云。為之說者曰。周禮盡在魯。鄭氏據春秋魯禮。則周禮可知矣。僖公薨。文公即位。二年秋八月。大事于太廟。大事祫也。推此是三年喪畢而祫於太

祖也。明年春禘。雖無正文。約僖公宣公八年。皆有禘。文可知。蓋以文公二年禘。則知僖宣二年亦皆有禘。則明年是三年春禘。四年五年六年秋禘。是三年禘。更加七年八年并前爲五年禘。故禘於羣廟也。自後三年一禘。五年一禘。嗚呼。鄭氏不知春秋。固妄爲此說。後學又不察。固爲所惑也。當春秋時。諸侯僭亂。無復禮制。魯之祭祀。皆妄舉也。諸侯而郊上帝。禘始祖。罪也。大夫而旅泰山。舞八佾。罪也。春秋常事不書。其古今釋疑 卷之七 十

書者。皆悖禮亂常之事。故書郊者九。書禘者二。與夫大事一。有事二。烝二。嘗一之類。無非記其非常。俾後世以見其非。奈何反以爲周禮而足法乎。使魯之祭祀。如周之禮。則春秋不書矣。據僖公以三十二年冬十二月薨。至文公二年秋八月。喪制未畢。未可以禘。而乃大事焉。一惡也。躋僖公。二惡也。彼有二惡。春秋譏之。鄭氏乃謂三年喪畢而禘於太祖者。果禮耶。又曰。明年春禘。經無三年禘祭之文。何自知之。徒約僖

公宣公八年皆有禘而云。愈繆矣。魯之設祭。何常之有。聖人於其常。又不書之。何得約他公之年。以足文公。而見三年之禘。與五年而再殷祭乎。使文公二年。不因躋僖公。則春秋不書大事。使僖公八年。不因用致矢人。則春秋不書禘。又何準耶。况宣公八年。經書有事于太廟。則是常祭也。而以爲禘。何耶。誠爲禘祭。經不得謂之有事。且閔公二年。春秋書夏月吉禘于莊公。是魯常以二年卽禘矣。何待三年與八年乎。閔古今釋疑 卷之七 十一

有禘文而不之據。宜無禘文而妄據之。僂會可見也。不然。魯至僖公而始書三望。豈他公皆不望乎。至成公而後書用郊。豈他公皆不郊乎。桓公一歲而再烝。十二公而唯一嘗。又可以爲法乎。取亂世之典。以爲治世之制。鄭氏豈知春秋哉。區區一鄭氏不足責。後世諸儒。波蕩而從之。歷代祀典。咸所遵用。益可悲也。夫其論禘祫之制。既謬。至其言祭之時。亦非矣。春秋書大事於秋八月。而彼以爲冬。書閔公之禘於夏四

月書僖公之禘於秋七月而彼一以爲夏既本魯禮以行祀典而又不_レ用其時是自戾也雖然魯禮誠非矣先王之制可得聞乎曰孟子之時不聞周禮之詳矣矧加秦火之酷乎夫子曰多聞闕疑鄭氏惟不知闕疑之理乃妄說以惑世况又効其尤耶故求之聖經禘祫之文不詳所可知者禘尊而祫卑矣禮不王不禘或問禘之說夫子荅以不知譏魯僭僭也春秋之法所譏在祭則書其祭名不然則否書郊書望書

古今釋疑

卷之七

七

禘則所譏在郊望與禘也若文公之祫則譏其短喪逆祀不在於祫故曰大事而已何者禘者禘其祖之所自出王者立始祖之廟未足以盡追遠尊先之意故又推祖所出之君而追祀之則謂之禘有虞氏夏后氏皆禘黃帝以其祖顓帝之所出也商人周人皆禘嚳以其祖契文王之所出也禘天子之祭名諸侯無禘禮魯用之僭也若夫祫則合食而已毀廟未毀廟之主皆合食于太祖非惟天子有祫諸侯亦得祫

也詳二祭之名則禘尊而祫卑可謂明矣先儒據鄭氏說率以祫大於禘是以諸侯之祭加天子之祭可乎考之經籍禘祫之文可知者此爾蓋其禮之大者至於年數之久遠祭時之先後則經無所據學者當闕其疑不可據漢儒臆論也楊氏曰禘祫之禮不同王者既立始祖之廟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而以始祖配之所謂禘也合羣廟之主於始祖之廟而設殷祭所謂祫也先儒皆知祫爲殷祭矣而又兼以禘爲

古今釋疑

卷之七

七

殷祭其說何從始乎蓋自成王念周公有太勲勞賜以郊禘重祭聖人已嘆其非禮然魯之有禘特祭於周公之廟而上及於文王以文王者周公之所出也其後閔公二年僭用禘禮行吉祭不於周公之廟而行之於莊公之宮而禘之禮始紊自信公八年用禘禮合先祖叙昭穆用致夫人於廟而禘禮始與祫混淆而無別春秋常事不書特書閔公僖公兩禘者記失禮之始也文公二年大事於太廟躋僖公公羊傳

曰大事者何大禘也。謂大合毀廟未毀廟之主於太祖之廟而祭之也。天子有禘諸侯亦有禘。於文公乎何議。議其逆祀躋僖公也。鄭康成乃謂禘祫皆爲魯禮。夫謂祫爲魯禮可也。魯之有禘行於周公之廟已非禮矣。况僭而行之於莊公之宮。又禘于太廟以致妾母。可以謂之禮乎。禘宗廟之大祭也。故惟禘禮爲盛。觀明堂位之言可見。閔僖竊禘之盛禮。以侈一時之美。觀猶周公廟有八佾。其後竊而用之於季氏之

古今釋疑

卷之七

古

庭。此聖人之所深惡也。况三年祫畢而吉祭。此祫禮也。閔公喪未畢。竊禘之盛禮。以行吉祭。合先祖。叙昭穆。此祫禮也。僖公竊禘之盛禮。以致夫人。禘祫之混。自此始也。鄭氏不能推本尋源。以辨禘祫二禮之異。正閔僖僭禘之罪。以明春秋之意。反取春秋之所深譏者。以明先王禘祫之正禮。又妄稱禘祫皆爲殷祭。三年一祫。五年一禘。二禮常相因並行。且多爲說以文之。按鄭註王制及春官大宗伯詩股頌皆曰魯禮

三年祫畢而禘於太祖。明年春禘于羣廟。自爾以後五年而再殷祭。一祫一禘。愚始讀鄭氏三註。意其必有昭然可據之實。及攷其所自來。則曰一祫一禘之說出於春秋魯禮及緯書。夫溺於緯書之偽而不悟其非。此鄭氏之蔽惑不足責也。謂出於春秋魯禮者並無事實可證。乃專取僖公之禘。文公之祫。二事穿鑿傅會。以文致其說而已。夫禘祫二禮。其源各異。本不相因。僖公之禘。未嘗因乎祫。文公之祫。未嘗關乎

古今釋疑

卷之七

古

禘也。今其說曰。文公二年既有禘。則僖公二年亦必有祫。僖公八年既有禘。則文公八年亦必有禘。事之本無。既牽合影射以爲有。蓋欲明僖公之禘前有祫。文公之祫後有禘。以證一禘一祫而已。此其妄一也。夫既取僖公之禘。文公之祫爲證矣。又增宣公八年之禘以明之。謂僖宣八年皆有禘。攷於春秋。宣公八年有事于太廟。未嘗有禘文。乃鄭氏駕虛詞以多其證。此其妄二也。文二年公羊傳云。五年而再殷祭。所

謂五年再殷祭者謂三年一禘五年再禘猶天道三年一閏五年再閏也鄭氏乃引之以爲三年一禘五年一禘之證此其妄三也。二年至八年相去凡七年與五年再殷祭之數不合也。則爲之說曰魯禮三年祫畢而禘於太祖明年春禘于羣廟自爾以後五年而再殷祭夫謂三年祫畢而禘於太祖可也明年春禘于羣廟何所據而爲是說乎強添此事於五年再殷祭之前直欲以掩五年七年不合之數爾後之儒

古今釋疑

卷之七

七

者知其不可則爲之說曰祫畢之禘禘之本明年之禘禘之本此其爲說若巧矣惜乎其似是而實非也此其妄四也。且後世之所以信鄭氏者以其所據者春秋也而鄭氏所據者乃是以無爲有駕虛爲實取閔信僭竊之禮以明先王禘禘之正禮既三註其說於經又以此說推演爲禘禘志註疏盈溢文不勝繁故觀者莫辨諸儒靡然而從之是皆求其說於鄭註之中未嘗以經而考註之真偽也王肅最爲不信鄭

氏亦以禘爲五年殷祭之名不亦誤乎。自鄭氏之說立混禘於禘而禘之禮遂亡混禘於禘而禘之禮亦紊夫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見於大傳見於小記見於喪服子夏傳非不甚明祭法首述虞夏殷周四代已行之禮又信而有證固有國家者所當講明而舉行也自漢以來世之儒者皆置之而不論其故何哉蓋後之言禘者皆求其說於三年一禘五年一禘之中而不求之於禘其祖之所自出皆由

古今釋疑

卷之七

七

漢儒混禘於禘而遂至於不知有禘此禘禮之所由亡也可不惜乎漢儒既以禘禘皆爲魯禮又以禘禘同爲殷祭於禘禘之本原已失之矣又欲尋流逐末欲辨禘禘之名所以不同是故馬融謂禘大禘小禘年大禘及郊宗禘禘歲禘及壇垓鄭玄謂禘大禘小禘毀主未毀主禘合食未毀主合於太祖禘唯則各祭於其廟賈逵劉歆謂一祭二名紛紛異同得失不能相遠最是鄭氏多爲之說附經而行其汨經爲尤甚於是禘禮爲禘所混歷代所行衆說紛錯歲

月先後拘牽纏繞而禘禮亦不得其正。是禘之禮亦從此而紊矣。馬端臨曰：趙氏林氏楊氏之言，辨析詳明，已無餘蘊。然其所詆訾者，大槩有四：三年一禘，五年一禘，一也；混禘祫爲一事，二也；以禘爲喪服卽吉之祭，三也；以禘爲時祭，四也。夫三年一禘，五年一禘，經無其文。蓋出于緯書。若混禘祫爲一事，則鄭氏據魯之僭禮妄作，而以爲周禮。先儒言之詳矣。至於以禘爲喪服卽吉後之祭，爲非，則愚以爲王制言三年之喪不祭，唯祭天地社稷爲起禘而行事。然則喪服未除，宗廟諸祭盡廢，非特禘祫也。左傳言祫而作主，特祀於主，烝嘗禘於廟。然則喪服旣除，宗廟諸祭盡舉，亦非特禘祫也。以是觀之，則鄭註所謂魯禮三年喪畢而祫於太祖，明年春禘於羣廟，恐只是泛指喪畢則可以吉祭而言。未見其卽以祫禘爲喪畢之祭也。如喪畢之祭，則禮謂之祫。然左氏所謂特祀於主者，先儒註釋以爲祀新主於寢，則不及羣廟也。儀禮

古今釋疑

卷之七

六

士虞禮載祫祭祝文，則祫亦有告祭于廟之禮。但儀禮所言乃士禮。若國家之禮，則禘祫時享之外，必別有一祫祭之禮。而經文無可考。至魯則始以禘爲祫，而禮之失自此始矣。先儒議康成之釋禘祫，病其據魯之失禮以爲周禮。然魯自以禘爲祫祭，而康成自謂三年喪畢祫於太祖，則其意乃以祫爲祫。本不以禘爲祫。實未嘗專以魯爲據也。蓋祫者合祭也。大祫則以已毀廟之主，合于太祖而祭之。時祫則以未毀昭穆廟之主，合于太祖而祭之。至於祫則亦是以新主合于舊主而祭之。然則以祫訓祫祭，亦未爲不可。而所謂明年春禘于羣廟，則自是吉祭矣。故愚以爲康成所謂三年喪畢祫於太祖，明年禘于羣廟，本非據魯禮而言。未可深訾也。特不當以春秋所書而遽推其禘祫之年，則爲無據而臆說耳。若禘之又爲時祭，則王制天子祫禘，諸侯禘一，植一祫之說，左傳烝嘗禘於廟之說，所載晉人言寡君未禘祀之說，皆指

古今釋疑

卷之七

六

時祭而言。無緣皆矣。蓋禘有二名。有大禘之禘。大傳所謂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而以祖配之。禮運所謂魯之郊禘非禮也是也。有時禘之禘。祭義所謂春禘秋嘗。王制所謂天子祫禘諸侯禘一禘一祫是也。趙伯循必以禘爲非時祭之名。因不信鄭氏而並詆禮記左傳其意。蓋謂禘只是大禘。無所謂時禘。然禘之名義。它不經見。惟禮記詳言之耳。趙氏所言。亦是因不王不禘之說。魯郊禘非禮之說。見得

古今釋疑

卷之七

三

禘爲天子之大祀。故不可以名時祭。然大傳禮運禮記也。王制祭義亦禮記也。今所本者大傳禮運。所詆者王制祭法。是據禮記以攻禮記也。至於禘烝嘗於廟一語。雖左氏所言。然其所載昭公十五年禘于武宮。二十五年禘於襄公。定公八年禘于僖公。襄公十六年。晉人曰。寡君之未禘祀。則皆當時之事。今趙氏皆以爲左氏見經中有禘于莊公一事。故於當時魯國及它國之祭祀。皆妄以爲禘。則其說尤不通矣。安

有魯國元無此祭。晉人元無此言。而鑿空妄說乎。蓋魯伯禽嘗受郊禘之賜。則魯國後來所行之禘。其或爲大禘。或爲時禘。亦未可知也。至於左氏所謂烝嘗禘於廟。晉人所謂寡君未禘祀。則時禘之通行於天子諸侯者。非止魯國行之而已。恐難齊之郊望。而例以僭目之也。又按趙伯循春秋纂例曰。據大傳褻服小記。則諸侯不得行禘禮明矣。蓋帝王立始祖之廟。百世不遷。猶謂未盡其追遠尊先之義。故又推始祖

古今釋疑

卷之七

三

所自出之帝而追祀之。以其祖配之者。謂于始祖廟祭之。而就以始祖配祭也。此祭不兼羣廟之主。爲其疎遠。不敢褻狎故也。春秋胡傳引程氏曰。天子曰禘。諸侯曰祫。其禮皆合祭也。禘者。禘其所自出之帝。爲東向之尊。其餘皆合食于前。此之謂禘。諸侯無所出之帝。則止於太祖之廟。合群廟之主以食。此之謂祫。天子禘。諸侯祫。大夫享。庶人薦。上下之殺也。胡致堂說與此同朱子曰。程先生謂禘兼羣廟之主。恐不然。故論語

集解中止取趙伯循之說至于禘朱子分大禘時禘
二圖楊氏祭禮曰曾子問禘祭於祖則祝迎四廟之
主王制云天子禘嘗禘烝諸侯嘗禘烝禘此時祭之
禘也公羊傳曰毀廟之主陳于太祖未毀廟之主皆
升合食于太祖此大禘也至禘祭年月經無其文鄭
康成云三年而禘五年而禘徐邈云相去各三十月
三十月而禘三十月而禘皆非也履按諸儒聚訟究
無確論蓋禘嘗通名禘與禴別推始祖亦稱爲禴而
古今釋疑入卷之七

周實無大禘諸儒皆未明耳聞之老父曰周尊大禘
始祖自出之名故改春禘夏禴爲春祠夏禴狀孔門
述禮則猶稱禘禴統論治道則祭稱禘嘗之義以四
時舉陰陽則通稱春禘而秋嘗以其合祭曰禘與一
禴一禘之禘祭而言之則曰禘禴儒者未觀其通故
紛然也以人情推之未有享其始祖之自出而子孫
有一不在者故禘必合食亦未有子孫于祖考三年
然後一追祀五年然後一會食者無乃已疎乎學記

云未卜禘不視學若三年一卜禘視學學不已荒乎
三年五年之說原出緯書至謂禘大禘小禘大禘小
皆各見一端者也夫禘爲禴而設禴爲主而禘爲從
何爲以大小名張絕以禘爲冬十月百穀成熟合聚
飲食則是天子大蜡之祭所謂合聚萬物而索饗之
者于禘禴禴嘗禴禴之故原未洞然也由今論之禴
以禴爲大以禴爲小以每歲爲大以越歲爲小其曰
天子禴諸侯禴禮無此明文蓋天子諸侯祭禮之殊
古今釋疑入卷之七

不過在時歲之疏數與禴祭之各于其廟禘之合群
廟而食爲差別耳惟禮祭法曰周人禴嘗而郊稷祖
文王而宗武王是則以禴爲字法而號其推始祖之
所自出謂爲大禴焉耳然攷周官所稱大祭祀者惟
是禋祀昊天上帝迎祀五帝將事四望肆享先王而
已不聞有大禴之名蓋大禴卽禘也若曰禘外有大
禴豈周天子特隆之大祭而不設職掌于周官哉大
傳云不王不禴未云不王不禘春秋屢書禴亦不書

禘禘即禘明矣。

古今釋疑 卷之七

禘

魯禘

家語孔子爲魯司寇。與于蟄。既賓事畢。乃出遊于觀之上而歎。謂言偃曰。我觀周道。幽厲傷之。吾捨魯何適矣。魯之郊及禘。皆非禮。周公其已衰矣。杞之郊也。禹。宋之郊也。契。是天子之事守也。天子以杞宋二王之後。周公攝政。致太平。而與天子同是禮也。又曰。先王患禮之不達于下。故饗帝于郊。所以定天位也。祀社于國。所以列地利也。禘祖廟。所以本仁也。旅山川。所以備鬼神也。祭五祀。所以本事也。曼寓章曰。據此論之。祀周公以天子禮樂。爲成王賜伯禽是也。董子曰。成王之使魯郊。蓋報德之禮也。劉貢父取證呂覽。魯惠公請郊。廟之禮于周天子。使史角往報之。此平王也。王伯厚羅長源狀之。元許白雲言之。明何子元楊升菴暢之。明堂位魯儒借名文過。世遂謂成王無賜周公禮樂事矣。禘果僭矣。按所引呂覽左傳閭宮。皆言郊言嘗。或言郊廟。本文無禘字。有言禘于莊公。何以決之。孔子曰。天子刺在莊也。謂禘從此始則非。

以杞宋二王之後。周公攝政致太平。而與天子同是禮。則知賜周公之禮。即在賜杞宋二王時。非越西周而東周明矣。天子非平王更明矣。夫子之非魯郊者。非其僭禮。非魯禘者。非其失禮。不為其僭禮也。何也。子言魯之郊及禘皆非禮。而下文止明言郊同杞宋為非禮。及禘之義無譏焉。又明言禮達于下。惟郊為天子之事。社旅則諸侯與焉。五祀則大夫與焉。是知中云禘祖廟。所以本仁在社之下。旅之上。非止天子

古今釋疑

卷之七

三

事也。魯禘之非禮者。前巫後史。卜筮瞽侑之殺訛也。非謂僭也。此夫子之言也。明堂位云。成王命魯公。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是以魯君孟春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于太廟。凡四代之服器官。魯兼用之。曰郊及禘。非禮者。魯因禘而先郊。自郊及禘。則不特郊非禮。而禘亦因繼郊而非禮矣。明堂位于郊。直曰孟春祀帝。天子之禮也。于禘則曰季夏以禘禮祀周公于太廟。其禮與天子之禮實有殺焉。文甚明曉。而讀者不察。魯禘即夏禘也。周用六代禮樂。魯受四代禮

樂。不舞雲門咸池。樂止夷蠻而無戎狄尊俎止夏商而無有虞牲止白牡而無騂剛。其後天子禮樂于羣公之宮。則因周公而僭也。若禘于周公之禘禮。則非僭也。大夫士有大事。省于其君。于祫及其高祖。則諸侯之及其太祖者。豈非禘乎。以周禘魯而配稷論之。杜預注左氏。禘文王于周公之廟。而不立文王之廟。魯亦何僭之有。然則既灌以往。吾不欲觀者何耶。閔公二年夏五月。吉禘于莊公。速也。莊公客制未闕。時別立廟。又不于太

古今釋疑

卷之七

三

廟。故僖八年秋七月。禘于太廟。用致夫人。左曰。秋禘。非禮也。致者。致新成之主于廟。而列之昭穆。此譏文。禘而致夫人。成風之非。所云歷三禘者。無譏也。文二年八月。大事于太廟。躋僖公。僖為閔公庶兄。繼閔上。故曰。宣八年有事于太廟。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經逆祀。宣八年有事于太廟。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經萬入去籥。此譏卿卒而釋之。非也。定八年從祀先公。陽虎順祀季氏。襄十年宋以桑林享公。士句曰。魯有禘樂。其祭而敗。襄十年宋以桑林享公。用之。正謂既灌而往。至于繹。祭復陳昨日之樂。昭二十五年。將禘于襄公。以賓尸。而因以享公也。昭二十五年。將禘于襄公。萬者二人。其眾萬于季氏。是則既灌而往之非禮有

不可勝言者春秋不書歲事之郊而特書改卜不從不郊之郊明乎魯之可不郊也。定十四年郊不致燔。祖于大夫。孔子行故知春秋歲不勝書。夫子對定公曰。周之始郊其月以日至。用上辛。至于啓蟄之月。又祈穀上帝。此二者天子禮也。魯無冬至大郊之事。降殺于天子也。

時祭

祭統曰。凡祭有四時。春曰祠。夏曰禘。秋曰嘗。冬曰烝。鄭立註云。此夏殷之禮也。周禮改爲春祠夏禘。陳氏禮書曰。君子以義處禮。則祭不至于數煩。以仁處禮。則祭不至于斃怠。悽愴發于霜露之既降。休惕生于雨露之既濡。此所以有四時之享也。然四時之享。皆前期十日而齋戒。前祭一日而省眠。祭之日。禮交動乎上。樂交應乎下。自再禋以至九獻。其禮非一舉。自致神以至送尸。其樂非一次。以一日而歷七廟。則日固不足。而強有力者。亦莫善其事矣。若日享一廟。前祭視牲。後祭又饗。則彌月之間。亦莫既其事矣。考之經傳。蓋天子之禮。春則禘祭。夏秋冬則合享。同于太廟。王制曰。天子禘祫。祫祫嘗祫烝。諸侯禘祫。祫一禘一祫。是天子春禘而三時皆祫。諸侯亦春禘而秋冬皆祫。其異于天子者。祫一禘一祫而已。祫一禘一祫。而嘗烝皆祫。是始年再祫。次年三祫也。天子言禘

禘。諸侯言禘。天子言禘。禘。禘嘗禘。諸侯言嘗。禘。而後禘。凡禘之歲。春一禘而已。鄭氏曰。天子先禘而後時祭。諸侯先時祭而後禘。祭。每年爲之。又云。三時禘者。夏秋冬。或一禘焉。按禘。禘志云。禘於夏於秋於冬。則夏商三時俱殷祭。皇氏之說非也。其言皆無所據。楚茨之詩。始言以往。烝嘗。終言神具醉止。儀禮大夫三廟。筮止丁亥之一日。而言薦歲事于皇祖。禮記云。嘗禘之禮。所以仁昭穆。則會羣神於烝嘗。而具醉者。禘也。合三廟于一日。而薦于皇祖者。亦禘也。嘗禘所以仁昭穆。古今釋疑。卷之七。子

亦禘也。禘有三年之禘。有時祭之禘。時祭。小禘也。禮曰。薦此。禘事。則時祭謂之禘。宜矣。三年之禘。大禘也。時祭有小禮。有大禮。小禮春也。大禮夏秋冬也。公羊傳曰。大事者何。大禘也。則明時祭之禘爲小禘矣。禮記曰。大嘗。周禮曰。大烝。則春祀爲小禮矣。蓋小禘止于未毀廟之主。大禘及于已毀廟之主。禮記曰。周旅酬六尸。又曰。禘于太廟。祝迎四代之主。夫天子旅酬。止于六尸。諸侯迎主。止于四廟。非小禘而何。張橫渠曰。天子七廟。一

日而行。則力不給。故禮有一牲一禘之說。牲則祭一。禘則徧祭。如春祭高祖。夏祭群廟。秋祭曾。冬又禘。來春祭祖。夏又禘。秋祭禰。冬又禘。楊氏曰。王制言禘。烝三祭皆禘。惟禘一牲一禘。禮文殘缺。指不分明。故張子不從其言。但言特只祭一廟。而遺其餘廟。恐于人情亦有所不安。程子曰。時禘卽祠禴嘗烝之祭。爲廟禮煩。故每年于四祭之中。三祭禘食於祖廟。惟春則祭諸廟也。此說推時禘之本意。可謂明矣。

古今釋疑。卷之七。子

古今釋疑卷之七終

古今釋疑卷之八目錄

楊霖竹菴訂正

安成

吳雲舫翁參閱

孔子謚號

塑像章服

籩豆樂舞

四祀

從祀

古今釋疑 卷之八目錄

兩廡位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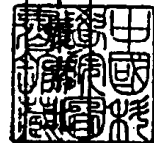
南向東向

辟雍泮宮非學名

古今釋疑卷之八

合山方中

孔子謚號



古今釋疑 卷之八

汗青閣

漢平帝元始元年。初追諡孔子曰褒成宣尼公。和帝
 永元四年。封褒尊侯。元魏太和十六年。諡文聖尼父。
 後周大象二年。封爲鄒國公。隋文帝贈先師尼父。唐
 太宗貞觀二年。升爲先聖。貞觀十一年。尊爲宣尼父。
 高宗乾封元年。追贈爲太師。武后天授元年。追封爲
 隆國公。玄宗開元二十七年。追諡文宣王。宋真宗大
 中祥符元年。欲諡爲帝。禮臣議爲至聖元皇帝。而李
 清臣以周陪臣止之。惟加諡玄聖文宣王。五年以玄
 字犯聖祖諱。改諡至聖文宣王。西夏李仁孝天慶五
 年。尊爲文宣帝。元大德十一年。加大成至聖文宣王。
 明因之。成化時。周洪謨楊守陳皆有尊帝議。按宋姚
 燧曰。孔子卒。哀公誅之。子貢以爲非禮。至平帝時。始
 封褒成宣尼公。蓋王莽假善以收譽。遂其姦謀也。洪

武中大學士吳沆封王辨曰後世之禮有甚似而實非者不可不察也且以追諡夫子爲王言之夫子聖人也生不得位歿而以南面之禮尊之其說似矣然王君之號也夫子人臣也生非王爵死而諡之可乎哉昔者夫子嘗有言曰必也正名乎又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臣而主之於名正乎於言順乎春秋之時列國有稱王稱者矣麟經之筆削而黜之蓋名者實之藹也無其實有其名謂之淫名夫子之生也不獲有

古今釋疑

卷之八

二

尺寸之土今而以有天下之號歸之在天之靈其肯歆之哉嗟夫有德必有位理之常也有其德而無其位此則夫子之不幸也會謂以無實之稱而足以爲聖人榮乎或曰夫子之道王者之道也謂仲尼素王其來久矣奚至今封之而不可吁謂夫子有王者之道則可謂夫子有王者之號則不可昔夫子病于路使門人爲臣夫子責之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無臣而爲有臣夫無臣不可以有臣非王而可以稱王乎

聖人不敢欺天也人其可以欺聖人乎然則當若之何曰夫子之澤不被於當時而其教實垂於萬世褒之以王之貴曷若事之以師之尊乎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古者治教之職不分君卽師也師卽君也二帝三王盡君師之責者也若夫子則不得君而爲師者也師也者君之所不得而臣者也故曰雖詔於天子無北面所以尊師也彼以王爵之貴爲隆於稱師者習俗之見也考之經在當時聖門高弟之

古今釋疑

卷之八

三

稱其師有曰孔子有曰夫子其孫子思直字之曰仲尼蓋夫子旣無爵諡則稱之者不曰仲尼必曰夫子觀其門人弟子之不敢過號其師則知以無實之諡加於聖人必非聖人之意也天下之論每病於徇同惡異而不本乎至公至當之理謾夫子之封王則必相與和之以爲誇大矣謂夫子不當封王則必相與咻之以爲狂怪矣吁此所以行之數百年之久而未有敢議其非者彼之不敢議其非者必曰我畏聖人

也畏天下之罪已也。若吾之說則雖得罪於天下不憾也。懼得罪於聖人而已。曰。請問今將何以尊聖人。曰。在明其道。不在乎王不王。又夏寅作政監曰。唐玄宗開元既尊老子爲玄元皇帝。尊太公爲武成王。則追諡孔子蓋有不得而闕然者也。夫自漢元始。初追諡孔子以來。歷魏晉隋唐各有加封。然釋奠於學校。止謂先聖。豈可專以開元二十七年。李林甫不學無術之謬制爲萬世成式乎。且宣之一字。於諡法爲輕。

古今釋疑

卷之八

四

當時不過以配太公武成之號。豈足以贊孔子大聖人乎。且歷世帝王所以尊孔子者。尊其道也。道之所在。師之所在也。故以天子而尊匹夫。不嫌於屈。使孔子無其道。雖王天下。豈足以當萬代帝王之祀。由是而言。稱帝稱王。皆未爲當。豈若稱先聖先師之合禮乎。又丘濬論曰。後世尊崇孔子。始夫漢平帝之世。是時政出王莽。姦僞之徒。假崇儒之名。以收譽望。文姦謀。聖人在天之靈。其不之受也必矣。有若曰。自生民

以來。未有盛於夫子者也。豈一言一行之善。而可以節惠立諡也哉。然則不加以諡號。將何以稱曰。千萬世之下。惟曰先師孔子。以見聖人所以爲萬世尊崇者在道。不在爵位名稱也。嘉靖九年。張璁奏曰。孔子祀典之素實起於諡號之不正。國初大學士吳沉作封王辯。夫既已詳明矣。但以孔子封號。自唐以來行之已久。安常襲故。仍謬踵訛。其誰辯之。非惟不能言。然亦不敢言也。臣謹按記云。凡立學。必釋奠其先聖

古今釋疑

卷之八

五

先師。則知古學宮之祭。惟尊之以師。而未嘗有王號也。夫禮莫大於分。分莫大於君臣。孔子作春秋。首書春王正月。所以尊周王也。他凡列國諸侯。有僭稱王號者。必特書誅削之。故孟軻氏曰。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觀此可以知孔子之心也。自夫唐玄宗加孔子以王號。至元武宗又加以大成之號。國朝因之。未之釐正。使孔子受此誣僭不韙之名。後世讀孔子之書者。全不體孔子之心。但知孔子之稱王爲尊孔

子而不思使孔子僭王實誣孔子也臣又按古禮有道有德鄉先生歿則祭於社止稱先生而已自夫子有王號也故凡從祀弟子亦遂加公侯伯之號卒使成周一代封爵之制亦大紊亂矣夫孔子享祀萬世在有王道而不在有王號也於是改大成至聖文宣王爲至聖先師孔子大成殿爲先師廟四配爲復聖顏子宗聖曾子述聖子思子亞聖孟子十哲以下凡及門弟子皆止稱先賢某子左丘明以下稱先儒某子凡舊封公侯伯爵盡皆革去世宗御製正孔子祀典說曰孔子當周家衰時知其不能行王者之道爾乃切切以王道望於魯衛二國二國之君竟不用孔子之道孔子既逝後世至唐玄宗乃薦謚曰文宣加以王號至元又益其謚爲大成夫孔子之於當時諸侯有僭王者皆筆削而心誅之故曰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孔子生如是其死乃不體聖人之心漫加其號雖曰尊崇其實自爲亂賊之徒是何心哉

又御製正孔子祀典申記曰孔子之謚王號自唐玄宗李林甫之君臣始夫孔子已逝在秦漢之前此間豈無賢明之君如漢高祖唐太宗皆創業垂統者何不加王號於孔子又如漢光武中興文帝守成亦無過者又何不加王號於孔子則不敢擁虛名以示尊崇之意者可知矣林甫之請玄宗之加意必謂林甫之爲臣也何等臣也其意或假尊崇師道以欺玄宗欺玄宗之加也何其巧乎自秦而後王天下者稱皇帝漢方以王號封臣下玄宗之封謚孔子何不以皇帝加之是不欲與之齊也特一王號猶封拜臣下爾尊崇之意何在哉此王字非王天下之王實後世封王之王也

孔子塑像章服

自唐開元中。尊孔子爲文宣王。乃內出王者袞冕之服以衣之。宋真宗祥符間。加冕服恒圭。一從上公之制。冕九旒。服九章。徽宗崇寧四年。始詔從蔣靜之請。改用冕十二旒。服九章。金世宗大定間。大成殿聖像。冠十二旒。服十二章。朱子語錄曰。宣聖本不當設像。春秋祭時。只設主祭可也。宋濂曰。古者造木主以饗神。天子諸侯之廟。皆有主。卿大夫士雖無之。大夫束

古今釋疑

卷之八

八

帛以依神。士結茅爲菑。無有象設之事。開元禮亦謂設先聖神座於堂上西楹間。今因開元八年之制。搏土而肖像焉。則失神而明之之義矣。大學衍義補曰。塑像之設。中國無之。至佛教入中國始有也。三代以前。祀神皆以主。無有所謂象設也。彼異教用之。無足怪者。不知祀吾聖人者。何時而始爲像云。觀李元瓘言顏子立侍。則像在唐前已有矣。嗚呼。姚燧有言。北史敢有造泥人銅人者。門誅。則泥人固非中土爲主

以祀聖人法也。後世莫覺其非。亦化其道而爲之。郡異縣殊。不一其狀。長短豐瘠。老少美惡。惟其工之巧拙是隨。就使盡善。亦豈其生盛德之容。甚非神而明之無聲無臭之道也。洪武十四年。首建太學。聖祖毅然。的見千古之非。自夫子以下。像不土繪。祀以神主。數百年異教乃革。嗚呼盛哉。夫國學廟貌。非但以爲師生瞻仰之所。而天子視學。實於是乎致禮焉。夫以冕旒之尊。而臨夫俎豆之地。聖人百世之師。坐而不

古今釋疑

卷之八

九

起猶之可也。若夫從祀諸儒。皆前代之縉紳。或當代之臣子。君拜於下。而臣坐於上。可乎。臣知非獨名分之乖舛。而觀瞻之不雅。竊恐聖賢在天之靈。亦有所不安也。或者若謂既已搏土爲之。事之以爲聖賢。一旦毀之以爲泥滓。似乎不恭。竊觀聖祖詔毀郡邑城隍塑像。用其土泥壁。以繪雲山。載在令甲。可考也。矧所塑者。特具人形。爾豈真聖賢之遺貌哉。程頤論人家祖宗影。有一毛不類。則非其人。而貌之有毫髮不

肖似。尙非其人。况工人隨意信手而爲之者哉。臣惟
文廟之在南京者。固已行聖祖之制。今京師國學。乃
因元人之舊。正統中。重修廟學。惜無以此上聞者。今
天下郡邑。恐於勞民。無俟改革。惟國學乃天子臨視
之所。乞如聖祖之制。如儒臣朱訥所云者。誠千萬世
儒道之幸也。嘉靖九年。從張璁議。乃撤去塑像。改爲
木主。真一洗千古之陋。垂憲萬世矣。然曲阜之廟。猶
然塑像。四配十哲。亦皆像也。

邊豆樂舞

南宋文帝元嘉二十二年。始採裴松之議。孔廟舞六
佾。設軒懸之樂。唐開元二十七年。詔先聖樂用宮懸。
宋徽宗大觀間。賜禮器一副。內邊十幕全。豆十蓋全。
成化十二年。用周洪謨議。詔增六佾舞爲八佾。加邊
豆爲十二章。懋論曰。按國學之祭。舊有十邊十豆。故
增爲十二邊豆。蓋尊以天子之禮也。郡縣之祭。舊惟
八邊八豆。今增二焉。止爲十邊十豆而已。而通行天
下。謂之十二邊豆。其說未明。行禮者當詳審之。又夏
寅曰。邊豆增爲十二。六佾增爲八佾。臣當時論奏。以
爲十三邊豆。唯太學可行。此皇上所自祭也。若十三
布政司各府行之。則祭禮僭矣。蓋天子之禮。所以用
於太廟郊天。古之諸侯。唯祀宋王者之後。得用先代
禮樂。他惟周公有大功。舊用天子禮樂。孔子亦不欲
觀。以其僭也。况於今各府。可用天子禮樂乎。張璁奏
曰。竊惟夏寅之論。所以矯當時之失。其曰天子之禮。

所以用於太廟郊天。誠然矣。然推孔子敬天之心。八佾十二邊豆之禮。肯安然享之。而同於天子。魯用天子之禮樂。孔子誠不欲觀之矣。然推孔子尊君之心。八佾十二邊豆。又肯安然享之。而同於天子乎。嘉靖九年。遂定禮三獻。樂六奏。舞六佾。司府州縣祭用少牢。禮樂皆如太學焉。

四配

自唐以前。先聖先師。周公南向。孔子西坐。至開元二十七年。始正孔子南向之位。顏子配享。則始於曹魏。正始七年。而晉魏宋齊梁陳北齊後周隋。盡皆因之。至唐貞觀二年。始定以孔子爲先聖。顏子爲先師。是魏至唐。孔廟惟有一配。總章元年。雖詔顏淵曾參並配。而開元八年。李元瓘猶奏。曾參孝道可崇。獨受經於夫子。望准二十二賢從享。而詔曰。曾參大孝。德冠同列。特爲塑像。坐於十哲之次。是孔廟尙惟一配。至宋神宗元豐七年。以孟子與顏子並配。然後配享有二。徽宗崇寧元年。以王安石與顏孟並配。然後配享有三。欽宗靖康元年。黜安石配享。至咸淳三年。以曾子子思並配。然後配享有四。宋洪邁曰。自唐以來。相傳以孔門高第顏淵至子夏爲十哲。坐祀於廟堂上。其後升顏子配享。則進曾子於堂。居子夏之次。以補其闕。然顏子之父路。曾子之父點。乃在廡下從祀之。

列子處父上。神靈有知。何以自安。所謂子雖齊聖。不先父食。正謂是也。姚燧曰。江之左。進曾子子思竝顏孟。別驛子張於曾子之舊。由孟子而視子思師也。由子思而視曾子。又師也。子思孔子孫也。弟子於師。孫於祖。坐而語道者有之。非可竝南面。燧知四子已避讓於冥冥中。不能一日自安其身一堂之上。况又祀無繇點鯉於庭。其失在於崇子而抑父。夫爲是學宮。將以明人倫於天下。而倒施錯置於數筵之地如此。奚以爲訓。熊禾曰。宜別設一室。以齊國公叔梁紇居中南面。顏路曾皙孔鯉孟孫氏侑食西嚮。春秋二祀。當先聖酌獻之時。以齒德之尊者爲分獻官。行禮於齊國之前。其配位亦如之。如此。則亦可以示有尊而教民孝矣。弘治中。謝鐸奏曰。學校之設。皆所以明人倫也。人倫莫先於父子。子雖齊聖。不先父食。奈何仍訛襲故。以顏曾思三子配享堂上。而其父則列祀廡下。冠履倒置。有是理哉。爲今之計。莫若別於闕里。立

廟祀叔梁紇。而配以顏路曾皙孔鯉諸賢。如先儒熊去非之論。庶幾各全其尊。而神靈安妥也。又程敏政奏曰。自唐宋以來。以顏子曾子子思孟子配享坐堂上。而顏子之父顏無繇。曾子之父曾點。子思之父孔鯉。皆坐廡下。臣考之禮。子雖齊聖。不先父食。而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也。夫孔子之所以爲教。與諸弟子之所以爲學者。不過明此而已。今乃使子坐於上。父坐於下。豈禮也哉。若以爲此乃論傳道之功。則自古及今。未有外人倫而言道者。縱出於後世之尊崇。非諸賢之本意。臣恐諸賢於冥冥之中。必有不安於心。而不敢享非禮之祀者。臣考之元至順三年。嘗封顏無繇爲杞國公。孟子之父孟孫氏。亦嘗封邾國公。臣愚乞下有司。於各處廟學。別立一祠。中祀啟聖王。以杞國公顏無繇。萊蕪侯曾點。泗水侯孔鯉。邾國公孟孫氏配享。不失以禮尊奉聖賢之意。臣又竊觀聖學無傳。千五百年。至程朱出。而後孟氏之統始續。則

程朱之先亦不可缺。程子之父大中大夫封永年伯程珦首識濂溪周子於屬豫之中。薦以自代。而又使二子從遊。朱子之父韋齋先生追謚獻靖公朱松。臨歿之時。以朱子託其友籍溪胡氏。而得程氏之學。珦以不附王安石新法。退居於洛。松以不附秦檜和議。奉祠於閩。其歷官行已俱有稱述。臣愚乞將永年伯程珦獻靖公朱松從祀啟聖王。使學者知道學之傳。有開必先。明倫之義。不爲虛文矣。嘉靖九年。張聰

古今書影

卷之八

六

采諸儒臣議上請。乃作啟聖祠。以祀啟聖公先賢顏無繇曾點孔鯉孟孫氏。左右配享。兩廡先儒程珦朱松蔡元定從祀。元定乃沉之父。用桂華議也。萬曆四年。又以周輔成附。履按子配享於先師。父從祀於啟聖。可謂禮因義起。得其宜矣。第神主有稱子稱氏之別。先賢則稱子。先儒則稱氏。今顏路四主。既稱先賢。復稱爲氏。何也。彼陳亢公孫龍之屬。尙稱陳子公孫子。而顏路曾皙伯魚皆聖門賢者。反同先儒之例。此

不惟非所以待祀國公等。恐亦非所以待四配矣。

古今書影

卷之八

七

從祀

唐貞觀二十一年。始以左丘明。卜子夏。公羊高。穀梁赤。伏勝。高堂生。戴聖。毛萇。孔安國。劉向。鄭眾。杜子春。馬融。盧植。鄭康成。服子慎。何休。王肅。王輔嗣。杜元凱。范甯。賈逵。二十二人從祀孔子廟庭。馬端臨曰。按自禮記釋奠於先聖先師之說。鄭康成釋先師。以爲如樂有制氏。詩有毛公。禮有高堂生。書有伏生之類。自是後。僞言釋奠者。本禮記言先師者。本鄭注。唐遂以

古今釋疑

卷之八

九

左丘明二十二人爲先師。配食孔聖。夫聖作之者也。述之者也。述夫子之道。以親炙言之。則莫如十哲。七十二賢。以傳授言之。則莫如子思孟子。必是而後可以言先師。可以繼先聖。今捨是不錄。而皆取之於釋經之諸儒。姑以二十二字言之。獨子夏無以議爲。左丘明公羊高穀梁赤。猶曰受經於聖人。而得其大義。至於高堂生以下。則謂之經師可矣。非人師也。如毛鄭之釋經。於名物固爲該洽。而義理間有差舛。至

王輔嗣之宗旨老莊。賈景伯之附會讖緯。則其所學

已非聖人之學矣。又况戴聖馬融之食鄧。則其素履固當見擯於洙泗。今乃俱在脩食之列。而高第弟子。除顏淵之外。反不得預。開元八年。李元瓘雖恨恨言之。而僅升十哲。曾子。併於二十二字之列。而七十二賢。惟圖畫於壁。俱不霑享。蓋拘於康成之注。而以專門訓詁爲盡得聖道之傳也。後唐長興三年。從蔡同文奏請。七十二賢。乃得祠享。及宋元豐七年。復增荀

古今釋疑

卷之八

九

况揚雄韓愈。以世次先後。從祀左丘明二十二人之間。淳祐元年。乃以周敦頤程顥程頤張載朱熹。列於從祀。景定二年。又增張栻呂祖謙。咸淳三年。又增邵雍司馬光。及元皇慶二年。乃以許衡繼宋九儒。洪武二十九年。從楊砥謙。罷揚雄。進董仲舒。正統二年。進宋儒胡安國蔡沈真德秀。八年。從楊士奇。議進吳澄。弘治元年。程敏政奏曰。唐貞觀二十一年。始以左丘明等從祀孔子廟庭。蓋當是時。聖學不明。議者無識。

拘於註疏謂釋奠先師如詩有毛公禮有高堂生書有伏生之類遂以專門訓詁之學爲得聖道之傳而并及馬融等行之至今誠不可不考其行之得失與議之可否而釐正於有道之世也臣考歷代正史馬融初應鄧騭之召爲秘書歷官南郡太守以貪濁免官兇徙朔方自刺不殊又不拘儒者之節前授生徒後列女樂爲梁冀草奏殺忠臣李固作西第頌以美冀爲正直所羞卽是觀之則衆醜備於一身五經爲古今釋疑卷之八

則止有春秋解詁一書黜周王魯又註風角等書班之於孝經論語蓋異端邪說之流也戴聖爲九江太守治行多不法懼何武劾之而自免後爲博士毀武於朝及子賓客爲盜繫獄而武平心決之得不死則又造謝不慙先儒謂聖禮家之宗而身爲賊吏子爲賊徒可爲世鑒王肅在魏以女適司馬昭當是時昭篡魏之勢已成肅爲世臣封蘭陵侯官至中領軍乃坐觀成敗及毋丘儉文欽起兵討賊肅又爲司馬師畫策以濟其惡若好人佞已乃其過之小者杜預所著亦止有左氏經傳集解其大節益無可稱如守襄陽則數餽遺洛中要人曰懼其爲害耳非以求益也伐吳之際因斫喪之議盡殺江陵之人以吏則不廉以將則不義凡此諸人其於名教得罪非小而議者謂能守其遺經轉相授受以待後之學者不爲無功臣竊以爲不然夫守其遺經若左丘明公羊高穀梁赤之於春秋伏勝孔安國之於書毛萇之於詩高堂

生之於儀禮。后蒼之於禮記。杜子春之於周禮。可以當之。蓋秦火之後。惟易以卜筮僅存。而餘經非此九人。則幾乎熄矣。此其功之不可泯者。以之從祀可也。若融等。又不過訓詁。此九人所傳者耳。况其書行於唐。故唐得以備經師之數祀之。今當理學大明之後。易用程朱詩用朱子。書用蔡氏春秋用胡氏。又何取於漢魏以來。駁而不正之人。使安享天下之祀哉。夫所以祀之者。非徒使學者誦其詩。讀其書。亦將識其人而使之向友也。臣恐學者習其訓詁之文。於身心未必有補。而考其奸諂淫邪。貪墨怪妄之迹。將自甘於效尤之地。曰。先賢亦若此哉。其禍儒害道。將有不可勝言者。至於鄭衆盧植鄭玄服虔范甯五人。雖若無過。然其所行。亦未能以窺聖門。所著亦未能以翫聖學。若五人者。得預從祀。則漢唐以來。當預者尚多。臣愚乞將戴聖劉向賈逵馬融何休王肅王弼杜預八人。禡爵罷祀。鄭衆盧植鄭玄服虔范甯五人。各祀

於其鄉。后蒼在漢。初說禮數萬言。號后氏曲臺記。戴聖等皆受其業。蓋今禮記之書。非后氏。則不復傳於後矣。乞加封爵。與左丘明等一體從祀。則偽儒免斯世之名。賢者受專門之祀。而情文兩得矣。又曰。孔子弟子。見於家語。自顏回而下。七十六人。家語之書。出於孔氏。當得其實。而司馬遷史記所載。多公伯寮秦冉顏何三人。文翁成都廟壁所畫。又多蘧瑗林放申張三人。先儒謂後人以所見增益。殆未可據。臣考宋刑昺論語註疏。申根孔子弟子。在家語作申穰。史記作申黨。其實一人也。今廟庭從祀申根。封文登侯。在東廡。申黨封淄川侯。在西廡。重複無稽。一至於此。且公伯寮愬子路以沮孔子。乃聖門之蠹。而孔子稱瑗爲夫子。決非及門之士。林放雖嘗問禮。然家語史記刑昺註疏。朱子集註。俱不載諸弟子之列。秦冉顏何。疑亦爲字畫相近之誤。如申根申黨者。但不可考耳。臣愚以爲申根申黨。位號宜存其一。公伯寮秦冉

顏何遽爰林放五人。既不載於家語七十子之數。宜罷其祀。若爰放二人。不可無祀。則乞祀爰於衛。祀放於魯。或附祭於本處鄉賢祠。仍其舊爵。以見優崇賢者之意。亦庶乎名實相符。而不舛於禮也。洪武二十九年。行人司司副楊砥建議。請黜楊雄。進董仲舒。太祖嘉納其言而行之。主張斯道。以淑人心。可謂大矣。然荀况揚雄。實相伯仲。而况以性爲惡。以禮爲僞。以子思孟子爲亂天下。以子張子夏子游爲賤儒。故程子有荀卿過多。揚雄過少之說。今言者欲并黜况之祀。宜也。然臣竊以爲漢儒莫若董仲舒。唐儒莫若韓愈。而尙有可議者一人。文中子王通是也。通之言行。先儒之語已多。大約以爲僞經。而不得比於董韓云爾。臣請斷之以程朱之說。程子曰。王通隱德君子也。論其粹處。殆非荀揚所及。若續經之類。皆非其作。然則程子豈私於通哉。正因其言之粹者。而知其非僞經之人耳。朱子曰。文中子論治體處。高似仲舒。而本

領不及。爽似仲舒。而純不及。又曰。韓子原道諸篇。若非通所及者。然終不免文士之習。利達之求。若覽古今之變。措諸事業。恐未若通之精到懇惻。而有條理也。至於河汾師道之立。出於魏晉佛老之餘。迨今人以爲盛。則通固豪傑之士也。今董韓並列從祀。而通不預。疑爲闕典。臣又按宋儒自周子以下九人。同列從祀。而尙有可議者一人。安定胡瑗是也。瑗之言行。先儒之論已詳。大約以爲少著述。而不得比於濂洛云爾。臣亦請斷之以程朱之說。程子看詳學制曰。宜建尊賢堂。以延天下道德之士。如胡瑗張載邵雍。使學者得以矜式。朱子小學書。亦備載瑗事。以爲百世之法。臣以爲自秦漢以來。師道之立。未有過瑗者。矧程子於瑗之生也。欲致其與張邵並居於尊賢之堂。其沒也。乃不得與張邵並侑於宣聖之廟。其爲闕典。或又甚矣。况宋端平二年。議增十賢從祀。以瑗爲首。若以爲瑗無著述之功。則元之許衡。亦無著述。但其

身教之懿與環相望誠有不可偏廢者臣考之禮有道有德於教與學者死則爲樂祖祭於瞽宗鄉老先生歿則祭於社若通環兩人之師道百世如新得加封爵使與衡得並列祀於學宮最得禮意謝鐸奏曰孔廟從祀之賢實萬世瞻仰所係有若龜山先生楊時程門高弟伊洛正傳息邪放淫以承孟氏不愧南軒所稱繼往開來吾道南矣實演晦翁之孤雖其晚節一出不免盡從其言而析經之闕誠足以衛吾道而不預從祀之列臣竊惑焉又若臨川郡公吳澄著述雖不爲不多行檢則不無可議生長於淳祐貢舉於咸淳受宋之恩者已如此之久爲國子司業爲翰林學士歷元之官者乃如彼其榮昔人謂其專務聖賢之學卓然進退之際不識聖賢之於進退果如是否乎如是而猶在從祀之列臣固不能以無惑况二人者皆太學之師其於廟祀黜陟之際尤不可以不正也弘治八年徐溥程敏政復請楊時從祀乃允之

古今釋疑

卷之八

四

舉人桂華議曰嘗讀宋史有蔡元定者史曰朱熹疏釋四書及易詩傳通鑑綱目皆與元定參訂啟蒙一書則元定之蔡又曰元定生平同學皆寓朱子書集又曰朱子論易推本圖書往往與元定往復而有發焉然則後朱熹而生者於朱熹皆受罔極之恩惟元定獨爲有功於朱熹死者可作朱熹之志可知也更復考其所著成書有律呂新書皇極指要洪範解大衍詳說等篇昔我太宗編輯性理全書指要新書固已擢錄至於範數雖止入其子沈之所著沉之所受則何自哉觀其命沉之言女宜演吾皇極數而真德秀又謂範數西山獨心得之沉之受於元定蓋不由師傳而自得之也可知矣先王制祀以死勤事則祀之竊以元定蓋亦勤斯道而殫死與古以死勤事者同所宜從祀嘉靖九年張璁歷舉諸議又奏曰歐陽修乃有宋一代人物未與從祀嘗觀其所著本論實有明衛聖道之功蘇軾曰自漢以來道術不出於孔

古今釋疑

卷之八

五

氏而亂天下者多矣。五百餘年而後得韓愈。學者以配孟氏。蓋庶幾焉。愈之後三百有餘年而後得歐陽子。其學推韓愈孟子以達於孔氏。故天下翕然師尊之曰歐陽子。今之韓愈也。夫韓愈既已從祀歐陽修豈可闕哉。於是存申根去申黨而公伯寮秦冉顏何荀况戴聖劉向賈逵馬融何休王肅王弼杜預吳澄十三人俱罷從祀。林放遼瑗鄭玄鄭衆盧植服虔范甯七人令各祀於其鄉。后若王通歐陽修胡瑗四人增入從祀。蔡元定則配食於啟聖祠。用程敏政等之言也。尋用薛侃議增陸九淵陸慶五年進薛瑄萬曆四年進陳獻章胡居仁王守仁羅從彥李侗崇禎元年加周敦頤程顥程頤邵雍張載朱熹六子。曰先賢。履按程子曰四科乃從夫子於陳蔡者。兩門人之賢者固不止此。曾子傳道而不與焉。故知十哲世俗論也。今以曾子與顏子並配宜矣。而進子張居子夏之大仍稱十哲。豈兩廡六十三人中遂無復優於十哲

者乎。故洪武中羅恢疏云孔廟從祀當以道學論。當時有若優於宰我論語記有若言行者四皆有裨世教。記宰予言行者四皆見責聖人宜以有若居十哲而宰予居兩廡。由此觀之是不獨兩廡中有可增於十哲者而十哲中固有不及兩廡者矣。獨拘於魯論記者所列而不更開元之制何也。且夫子弟子尙有未列兩廡者。按翟九思曰孟懿子與南宮适皆孟僖子之子皆學禮於孔子皆孔子門人家語及史記仲尼弟子列傳所以未載孟懿子姓名者乃春秋戰國時謂孟懿子是貴卿不敢列於弟子。唐玄宗未思及此故承舛襲訛遂未及列於從祀。孟子言琴張曾皙牧皮孔子之所謂狂者。今因家語孔叢子及史記皆不載牧皮遂不以牧皮列於從祀。此唐玄宗信傳不信經之過也。家語琴牢作琴張而論語有牢曰子云吾不試則琴張必非子張矣。子書有公孫尼子即撰樂記稱衣者漢志尙以爲七十子之弟子。至隋志則

直以爲孔子弟子。此皆從祀之遺者。至秦冉顏何。程敏政何緣知是字畫相似之誤。春秋戰國時。以冉字何字爲名。如魏冉子服何。單頗多。若謂冉是姓。何是姓。秦冉顏何。當是四姓。則冉是姓。雍是姓。卜是姓。商亦是姓。豈可謂冉雍卜商是四姓。非兩人耶。史記仲尼弟子列傳。載顏何字冉。索隱證之曰。家語字稱是。顏何已載在家語。北齊顏之推。稱仲尼門徒升堂者七十二。顏氏居八。而顏何與焉。陋巷志是顏子家語。古今釋疑 卷之八 子

已明載顏氏。世爲魯國卿大夫。孔門七十子。顏居其八。顏子父無繇。字子路。其次辛。字子柳。曰高。字子驥。曰祖。字子襄。曰之僕。字子叔。曰何。字子冉。曰噲。字子聲。與顏淵爲八。何獨疑顏何爲誤乎。他若先儒當從祀而未祀者。又多矣。

兩廡位次

孔廟享祀。自四配十哲之外。則有東西兩廡。先賢先儒。凡九十五人。其位次據會典。東廡爲澹臺滅明。原憲。南宮适。商瞿。漆雕開。司馬耕。有若。巫馬施。顏辛。曹邴。公孫龍。秦商。顏高。穰駟赤。石作蜀。公夏首。后處。奚容蒧。顏祖。句井疆。秦祖。縣成。公祖。句茲。燕伋。樂欬。狄黑。孔忠。公西藏。顏之僕。施之常。秦非。申枏。顏噲。穀梁赤。高堂生。毛萇。后蒼。杜子春。韓愈。程顥。邵雍。司馬光。

古今釋疑 卷之八

子

胡安國。楊時。張栻。陸九淵。許衡。胡居仁。西廡爲宓不齊。公冶長。公皙哀。高柴。樊須。公西赤。梁鱗。冉孺。伯虔。冉季。漆雕徒父。漆雕哆。商澤。任不齊。公良孺。公肩定。鄒單。罕父黑。榮旂。左人郢。鄭國。原亢。廉潔。叔仲會。公孫輿。邾翼。陳亢。琴張。步叔乘。左丘明。公羊高。伏勝。孔安國。董仲舒。王通。周敦頤。歐陽修。張載。程頤。胡瑗。朱熹。呂祖謙。蔡沈。真德秀。薛瑄。王守仁。陳獻章。瞿九思。曰。會典位次。不知何據。如以爲論齒。則史記載澹臺。

滅明。少孔子三十九歲。必不齊。少孔子四十九歲。其
年皆少。不宜反居商瞿。少孔子二十九歲。高柴。少孔
子三十歲者之上。如以爲循孔子家語。七十二弟子
解之序。則家語首澹臺滅明。次高柴。次宓不齊。次樊
須。次有若。次公西赤。次原憲。與今兩廡序次不合。如
以爲循闕里志。從祀之序。則闕里志首滅明。次不齊。
次适。次長。次憲。次公皙哀。次曾點。次顏無繇。次柴。亦
與今兩廡序次不合。至於文翁石室圖序次。尤未暇
古今釋疑 卷之八 三

何所考其大小。卽欲論齒。於何所徵其長幼。豈可復
取已定之位。更紛紛易置耶。但方今廡制。若以其神
主東西相參。會而爲一。以考其前後序次。則公羊高
乃周末齊人。而反在七十子申根之前。伏勝秦漢間
人。而反在七十子顏喟之前。孔安國漢武時人。而反
在周末穀梁赤之前。董仲舒漢景武時人。而反在漢
初高堂生之前。王通隋人。而反在漢武時毛萇之前。
周敦頤宋太宗時人。而反在漢宣時后蒼之前。歐陽
修宋真宗時人。而反在漢平時杜子春之前。張載宋
仁宗時人。而反在唐韓愈之前。程頤本第。而反在其
兄程顥之前。朱熹乃宋孝光時人。而反在宋神宗時
司馬光之前。薛瑄正統時人。而反在宋寧宗時陸九
淵之前。王守仁嘉靖時人。而反在元許衡之前。其餘
前後稍稍倒置。尤有不能盡言者。若謂兩廡神主。惟
以從祀前後之歲年爲序。不以諸儒前後之世次爲
序。則董仲舒祀於洪武二十九年。不宜躋於淳祐元

年所祀周敦頤程頤張載之上王通祀於嘉靖九年不宜躋於唐貞觀二十一年所祀毛萇之上后蒼歐陽修祀於嘉靖九年不宜躋於貞觀二十一年所祀杜子春之上胡瑗祀於嘉靖九年不宜躋於宋淳祐元年所祀朱熹之上而方今國朝所祀諸儒之主多在唐宋所祀諸儒之上又曷嘗以升祀前後之歲年爲序耶愚嘗悉心玩之大抵議禮者惟以前代所定東西廡爲定制原在東廡者卽仍居東廡原在西廡者卽仍居西廡不復東西以次遞遷如東廡第二十八位顏何已黜卽以東廡第二十九位狄黑居之復移西廡第二十八位叔仲會於東以補之如東廡第三十七位荀况已黜卽以東廡第三十八位穀梁赤居之不復移西廡三十七位公羊高於東以補之如西廡第六位公伯寮已黜卽以西廡第七位樊須居之不復移東廡第七位司馬耕於西以補之如西廡第十八位秦冉已黜卽以西廡第十九位公肩定

古今群疑

卷之八

禮

居之不復移東廡十九位奚容蒧於西以補之此雖簡便然東廡移祀改祀革祀黜祀者不過曾點顏何荀况劉向鄭衆盧植服虔王肅杜預九人而西廡移祀改祀革祀黜祀者至有顏無繇遽瑗林放秦冉申黨公伯寮戴聖賈逵馬融鄭玄何休王弼范甯吳澄一十四人西廡之缺既不以東廡之主補之而就西廡遷者既愈遷而愈上則周漢之儒反在唐儒之後唐宋之儒反在漢儒之前此亦其勢所必至又何怪乎當時議者蓋見於商周宗廟之制不以南北互遷惟各就南昭北穆以次遞遷而上使昭常爲昭而不得混之於穆穆常爲穆而不得混之於昭故兩廡諸儒之次亦欲倣此行之按論語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朱子謂四子侍坐以齒爲序則聖門之道似是論齒而從祀者隨至隨更東西易席固萬古不易之理矣除附儒惟王通一人唐儒惟韓愈一人元儒惟許衡一人無待序次外其周儒漢儒宋儒謹循其

古今群疑

卷之八

禮

先後世次列爲年表以待更定。至於七十子則既不能明辨其德又不能灼知其年。第當據依原席東西互遷不必更爲之說矣。考定東廡位次一。詹臺咸明漆雕開。六樊須。七公西赤。八梁鮑。九冉孺。十伯虔。十一冉季。十二漆雕哆。十三漆雕徒父。十四商澤。十五任不齊。十六公良孺。十七奚容蒧。十八顏祖。十九句井疆。二十泰商。二十一公祖句茲。二十二縣成。二十三燕伋。二十四顏之僕。二十五樂欬。二十六叔仲食九。二十七邾奚。二十八公西與。二十九施之常。三十陳四伏勝。三十五董仲舒。三十六毛萇。三十七杜子春。三十八韓愈。三十九歐陽修。四十周敦頤。四十一張載。四十二程頤。四十三胡安國。四十四張栻。四十五古今釋疑卷之八

陸九淵。四十六真德秀。四十七薛瑄。四十八胡居仁。考定西廡位次一。亦不齊。二公冶長。三公晉哀。四商榮。五司馬耕。六有若。七巫馬施。八顏辛。九曹邨。十公孫龍。十一秦嗣。十二顏高。十三張翼赤。十四石作良。十五公夏首。十六后皮。十七公肩定。十八鄒旂。十九罕父黑。二十申黨。二十一榮旂。二十二左人鄆。二十三鄭國。二十四原亢。二十五康濤。二十六狄黑。二十七孔忠。二十八公西廣。二十九秦非。三十申根。三十一顏曾。三十二左丘明。三十三穀梁赤。三十四高堂生。三十五孔安國。三十六后蒼。三十七王通。三十八胡瑗。三十九邵雍。四十司馬光。四十一程顥。四十二楊時。四十三朱熹。四十四呂祖謙。四十五蔡沈。四十六許衡。四十七陳獻章。四十八王守仁。履按宋文憲康王忠文傳。皆謂張載二程之表叔。乃坐其下。二程司馬光之後輩。乃坐其上。固已議及坐次。逮嘉靖九年。釐正祀典。張文忠絕不議此。何耶。羅氏考正當矣。

但申黨即申根。業已罷祀。不宜重列。若日仍依唐制。則公伯寮等。何乃不復歟。

古今釋疑卷之八

南向東向

宋景濂曰。世之言禮者。咸取法於孔子。然則爲廟以祀之。其可不稽於古之禮乎。不以古之禮祀孔子。是褻祀也。褻祀不敬。不敬則無福。奈何。今之人與古異也。古者將祭。主人朝服。卽位於阼階。東西面。祝告利成。主人立於阼階上。西面。尸出入。主人降立於阼階。東西面。此皆主人之正位也。卒。齊祝盥於洗。升自西階。主人盥。升自阼階。祝先入。南面。主人從尸內。西面。祝酌奠。主人西面再拜。稽首。皆爲几筵之在西也。尸升筵。主人西面立於戶內。拜妥尸。尸辭。主人。主人西面奠爵拜。皆爲尸之在西也。漢晉春秋。所載章帝元和二年。幸魯祀孔子。帝升廟。西面再拜。開元禮。亦謂先聖東向。先師南向。三獻官皆西向。是猶未失古之意也。今襲開元二十七年之制。遷神於南面。而行禮者北面。則非神道尙右之義矣。孔廟禮樂考曰。曲禮凡席南向。北向。以西爲上。東向西向。以南爲上。東南

古今釋疑

卷之八

五

爲陽。西北爲陰。向在陽。則坐在陰。陰道尙右。向在陰。則坐在陽。陽道尙左。南向者。右在西北。北向者。左在西南。故皆以西爲上。東向者。右在南。西向者。左在北。故皆以南爲上。古者几筵在西。神皆東向。漢章帝元和二年。帝過魯。幸闕里。升廟。西面。羣臣中庭北面。皆再拜。魏正始七年。以孔子爲先聖。顏淵爲先師。配孔子。唐高祖武德二年。以周公爲先聖。孔子爲先師。配周公。太宗貞觀二年。用房玄齡議。復聖孔子。師顏子如故。先聖皆東向。先師皆南向。三獻官皆西向。猶有古意。自開元二十七年。尊孔子爲王之後。始改從南面。而配位則西向。獻官序立東廡前行禮。執事者升降。必由東階。以神道尙右。西南爲送神之所。避右不敢當尊故也。宋以顏孟配享。其位在孔子東西面。以北爲上。其後以王安石配享。令對顏子。西坐東向。已而熙安石。增曾子子思。俱位於東。宋史所謂顏回曾參孔便孟軻。居正位之東面。西向北上爲配位。姚燧所謂

古今釋疑

卷之八

五

江左進曾子子思竝顏孟熊禾所謂顏曾思孟所在學校皆東坐西向。正訓是耳。丘文莊謂宋人之制如熊禾所云金人之制則以顏孟與孔子竝列。然金史世宗大定十四年國子監言堯國公鄒國公當於宜聖像左右列之。今孟子以燕服在後堂宜聖側還虛一位禮宜遷孟子像於先聖右與顏子相對則金亦何嘗以顏孟竝列孔子耶。夫古者几筵在西神皆東向而宋金顏曾思孟位皆西向者謂孔子未王以前古今釋疑人卷之八

神嘗東向。今雖南面以西乃舊位。故避不敢居。紹興間項安世爲越州教授告先師文曰。常平使者朱熹爲安世言。開元禮先聖東向。先師南向。故三獻官猶西向。則稽古尙右也。今祀典正位南向。配位西向。三獻官猶西向。則兼而用之也。獨此府廟學有司以私意復古。使配位皆東向。此古者先聖之位也。拂今之法。戾古之義。先師其不安於此也。安世用惕然不敢率處。擇日奉安先師於西向故位。不敢不告。朱子滄

洲精舍釋菜儀先師南向。配位皆西向。又曰孔子居中。配位當列東坐西向。觀此則宋制四配非東西參列可知。續文獻通考曰。宋初顏孟配享竝列於先聖左。後升曾子子思又竝列先聖左。而虛其右。不以相向。太學博士陸鵬升嘗云。初制顏孟配享左。顏而右。孟照豐新經盛行。以王安石爲聖人。歿而躋之配享。位顏子下。故左則顏子及安石。右則孟子。宋幾安石躋蔡下當國。謂安石不宜在孟子下。遷安石於右。與古今釋疑人卷之八

顏子對。而移孟子位第三。次顏子之下。遂左列顏孟而右列安石。南渡後安石罷配享。宜遷孟子以對顏子。如舊制。議者失於討論。故安石既去其右遂虛。而顏孟竝列於左。岳珂嘗記其事。後增曾子子思又竝於左。亦未有討論。至我朝而分列始定。履按東向雖古禮。然禮時爲大。固有宜於今而不必合於古者。如太祖禘祫之位。唐宋皆重東向。今則重南面矣。考宋儒家禮祠堂神主皆列於北。其位次猶從西而東。而

朱子復定有從東而西之圖。是何必拘拘神道尙右之說乎。

辟雍泮宮非學名

辟雍爲天子學名。泮宮爲諸侯學名。自王制始有此說。朱子泮宮圖說曰。諸侯之學。鄉射之宮。謂之泮宮。其東西南方。有水形如半壁。以其半於辟雍。故曰泮。水。周禮大宗伯。以玄璜禮北方。鄭注曰。半壁曰璜。璜黃色。以半壁之泮水若璜然。故古稱學宮爲璜宮。後世遂誤爲黼宮。履按王制作類宮。魯頌作泮宮。戴埴曰。通典言魯國有泗水縣。泮水出焉。然後知泮乃魯水名。僖公建宮於上。因水以名宮。如楚之渚宮。晉之虎祈。泮水泮宮泮林。一也。以泮水爲半水。泮林亦爲半林乎。漢儒因解泮水。求其義而不得。故轉辟爲璧。解以圓水耳。又按莊子言歷代樂名。黃帝有咸池。堯有大章。禹有夏。湯有濩。文王有辟雍。以辟雍爲天子學。亦非也。詩言於論鼓鍾。於樂辟雍。亦無養才之意。楊用修曰。說文辟雍作辟雍。解云。辟雍也。靡天子享宴辟雍也。魯詩解云。騶虞文王囿名也。辟雍太王宮。

名也。以說文魯詩之解觀之，則與詩鎬京辟雍於樂
辟雍之義皆合矣。若王制乃漢文帝時曲儒之筆也，
而可信乎。孟子曰：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
共之，使天子之學曰辟雍，爲周之制，則孟子固言之
矣。既曰辟雍，而頌云於彼西雍，考古圖又有胥雍，則
辟雍也。西雍也。胥雍也。皆爲宮名無疑也。魯頌既曰
泮宮，又曰泮水，又曰泮林，則泮宮者泮水傍之宮，泮
林者水傍之林，無疑也。魯有泮水，故因水名以名宮。
古今釋疑人卷之八
即使魯之學在水傍，而名泮宮，如王制之說，當時天
下百二十國之學，豈皆在泮水之傍乎。而皆名泮宮
邪。予又觀胡致堂云：靈臺詩所謂於樂辟雍，言鳥獸
昆蟲各得其所，鼓鐘簋業，莫不均調於此，厥論之事
惟鼓鐘而已。於此所樂之德，惟辟雍而已。辟君也。雍
和也。文王有聲，所謂鎬京辟雍，義亦若此。而且靈臺
之詩，叙臺池苑囿，與民同樂，故以矇瞍奏公終之。胡
勳入學校之可樂，與鍾鼓諧韻而成文哉。文王有

聲止於繼武功，作豐邑，築城池，建垣輪，以成京師，亦
無絲逮及學校之役。上章曰：皇王維辟，下章曰：鎬京
辟雍，則知辟之爲君無疑也。泮水詩言魯侯戾止，且
曰於邁，固疑非在國都之中。且終篇意旨，主於服淮
夷，故獻猷獻囚，出師征伐，皆於泮宮。烏知泮宮之爲
學校也。特取其中匪怒伊教一句，爲一篇之證，則未
矣。後世既立太學，又建辟雍，若有兩太學者，尤可笑
也。

古今釋疑

卷之八

古今釋疑卷之八終

古今釋疑卷之九目錄

安成
楊霖竹菴訂正

吳雲舫齋集

嗣君即位

踰年改元

短喪

括喪朝服

母喪

中月而禫

祖免

諡法

惡諡

增諡

后夫人諡

太子無諡

古今釋疑

汗青閣

古今釋疑卷之九

合山方中

嗣君即位

劬齋黃氏曰。古者天子崩。太子即位。其別有四。始歟。則正嗣子之位。顧命所謂逆子釗于南門之外。延入翼室是也。既頌則正繼體之位。顧命所謂王麻兒黼裳人即位是也。踰年正改元之位。春秋所書公即位是也。三年正踐祚之位。舜格於文祖。及伊尹以兒服奉太甲歸于亳是也。履按春秋文公九年。書毛伯來求金。公羊傳曰。毛伯者何。天子之大夫也。何以不稱使。當喪未君也。踰年矣。何以謂之未君。即位矣而未稱王也。以諸侯之踰年即位。亦知天子之踰年即位也。以天子三年然後稱王。亦知諸侯於其封內。三年稱子也。曲禮曰。天子未除喪。曰予小子。白虎通曰。父沒稱子某。屈於戶樞也。既葬稱子者。即尊之漸也。踰年稱公者。緣臣民之心。不可一日無君。緣始終之義。

一年不二君。故踰年卽位。係臣民之心也。通考曰。漢以來遵短喪之制。廢諒闇之說。以日易月。則踰年三年卽位之禮。不復聞。大槩於衰經之中。行嗣服之吉禮矣。然漢高祖以四月甲辰崩。五月丙寅葬。其日惠帝卽位。則在崩後二十三日。文帝以六月己亥崩。乙亥葬。景帝以丁未卽位。則在崩後七日。葬後三日。蓋西都人主皆預爲陵寢。故升遐之後。不復循古者七月之制。蓋有自崩至葬。不及旬日者。是以嗣君卽位。多在既葬之後。至東漢則葬期漸遲。於是始制令以大行柩前卽位。而歷代遵之。蓋猶在既殯之後也。至後魏宣武帝方崩。而太子不俟明卽位。毋乃太促乎。且當時魏傳世既久。時屬承平。有何急迫之虞。而於親肉未寒之時。不待旦而襲其位乎。孝文賢主。力追古道。以行親喪。肅宗幼冲。輔臣無識。不能導之以率乃祖攸行。而有此過舉。魏德告終。有由矣。

踰年改元

古者天子嗣立。必踰年然後卽位改元。後世卽位。多在大行柩前。惟改元猶待踰年。所以踰年者。公羊傳云。一年不二君也。按萬曆四十八年八月朔。光廟卽位。詔以明年爲泰昌元年。未一月崩。熹廟卽位。復詔以明年爲天啓元年。是一年二君矣。孫公承宗曰。大行皇帝。一月竟薨。何忍奪其年。給事魏應嘉曰。新君歲餘。而仍舊號。不吉。公曰。豈有人子居喪以變。而以從親號爲不吉者。自古易姓受命。則當年號元。一姓相繼。則踰年改元。唐順宗八月內禪。卽令改元。憲宗仍稱永貞。宋太宗卽位改元。史以爲篡。其後從臺省之議。屢見楊惟休著泰昌日錄曰。書泰昌元年。何也。方大行御極。詔以明年爲泰昌元年。及嗣皇臨祚。詔復以明年爲天啓元年。夫執踰年之說。則泰昌之易號空後。而執正始之義。則天啓之稱年何居。讀者不格。詔旨相格。遂欲虛明年泰昌之詔。以其年附萬曆。

而萬曆之後。直接天啓。是替泰昌也。替泰昌。無論難
乎爲天啓。卽泰昌一月之仁。絕軼百代。而不得以年
稱。或亦非皇祖意。禮寢則變。斷自八月朔以下。爲泰
昌紀年。是也。故部議以臺臣左公光斗議爲定。年號
何爲而議也。曰。爲泰昌也。泰昌之年號。何爲而議也。
曰。泰昌之崩而存之。非爲泰昌之生而改之也。何爲
其改與存也。曰。生而急欲尊大之。爲改崩而不忍
削削之。之爲存也。故今日之議。兩言決之。曰。天啓之
議泰昌。非泰昌之議萬曆也。泰昌之議萬曆。則不安
改。而天啓之議泰昌。則當存也。若使泰昌晏駕。稍待
半歲。又使泰昌之諡未宣。而泰昌之曆已頒。可以無
今日之議。惟諡已頒矣。曆未改矣。天啓之明年已定。
于是乎追思先帝之懿美。不得不曲全先帝之年號。
而紛紜之議。直欲削之。不知其解矣。天下事情。與理
而已。泰昌雖一日。亦君也。今一月而萬曆四十八年
之美厚其終。天啓億萬年之祥開其始。將不稱宗乎。

不附廟乎。稱宗附廟。有廟號而無年乎。泰昌之于萬
曆。猶天啓之于泰昌也。泰昌不忍其親而削之。是陷
皇上于不孝也。卽不忍于祖而忍于父。猶之不孝也。
急欲全泰昌之孝。而不思所以全皇上之孝。是議者
之過也。何也。泰昌之改元以明年。曰。億萬年。行有
待耳。今已矣。復何待哉。生爲一世之君。沒不得享一
日之號。卽既不能得之于父。俯又不得于子。泰昌在
天之靈。必不安。奪子之不足。以增己之有餘。萬曆在
天之靈。亦必不安。皇祖考之靈不安。而謂皇上安之
乎。載考綱目。唐睿宗太極元年下。分註玄宗皇帝先
天元年。唐德宗貞元二十一年。分註順宗皇帝永貞
元年。至晉武帝崩於四月。不書太熙。直大書孝惠皇
帝永熙元年。而賁治通鑑于玄宗。直書先天元年。註
是年八月改元先天。於順宗直書永貞元年。註是年
八月改元永貞。晉永熙之書。亦如綱目。由此觀之。晉
唐三君。皆當年改元。一四月。兩八月。不必正月而後

改元明矣。唐之玄宗則以太上見在而改。在者如此。况崩者乎。夫千古禮法史法之宗。無如朱紫陽司馬溫公。今之高論。度不能加兩公上。如溫公議。則獨存秦昌。如紫陽議。存萬曆。並存秦昌。兩書具在。可無煩聚訟爲矣。嗟乎。自古踰年不改元之非。甚于不踰年改元之非。今已成先帝不忍改元之是。而又不貽皇上踰年不改元之非。定以先帝御極之辰。追書之曰。秦昌元年八月朔。卽皇帝位。盡歲止。而哉生以前。仍爲萬曆四十八年云。

八釋疑

卷之九

六

短喪

三年之喪。自天子達于庶人。此先王禮經。百世不易者也。漢文帝遺詔曰。令天下吏民。令到。出臨三日。皆釋服。無禁取婦嫁女。祠祀飲酒食肉。自當給喪事。服臨者。皆無踐。經帶無過三寸以下。服大紅十五日。小紅十四日。緇七日。釋服。應劭曰。凡三十六日而釋服矣。此以日易月也。顏師古曰。此喪制者。文帝自率已意制而爲之。非有取於周禮也。何爲以日易月乎。三年之喪。其實二十七月。豈有三十六月之文。劉公非曰。文帝制此喪服。斷自己薨之後。其未薨之前。服斬衰。漢諸帝自崩至薨。有百餘日者。未薨則服不除矣。按翟方進傳。後母終。既薨。三十六日起視事。以身備漢相。不敢踰國家之制。此其證也。說者遂以日易月。又不通既薨之日。皆大謬也。攷之文帝。意既薨除重服。制大紅小紅。所以漸卽吉耳。胡致堂曰。文帝減節。寒紀。負萬世譏責。以小仁害大仁。固有罪矣。然遺詔

八釋疑

卷之九

七

所諭者謂吏民耳。太子嗣君。豈吏民歟。而景帝冒用此文。乃自短三年之制。是不爲君父服斬衰。自景帝始也。且天子之所以不遂服三年者何爲哉。謂妨政事耶。謂費財用耶。謂妨攝政之人耶。謂妨政事。孰先於國家之大憂也。謂費財用。卽不得不以爲悅財。用固所以行禮也。謂妨攝政之人。則自堯舜至周末。未聞有攝政之人。而奪喪君之國者。至於爲臣民嫁娶祠祀之故。則用輕廢重。尤爲不檢。揆之以理。稽之古今釋疑入卷之九

八
以事無一而可。不法堯舜三代。乃安然以刻薄之景帝爲師。而無所戒懼。特謂位尊勢隆。得以自便。是不知理義之爲大也。寥寥千載。能斷然行三年者。惟晉武帝。魏孝文。周高祖。可謂難得矣。然春秋之義。責備賢者。晉武旣爲裴秀杜預所惑。行禮不備。魏孝文之禮若備矣。而其終也。不能三年。於是期而祥。改月而禫。是用古者父在爲母之服。不中節矣。周高祖衰麻苦塊。卒三年之制。最爲賢行。然推明通塞。止於五服

之內。不及羣臣。非所以教天下著于君臣之義也。馬貴與曰。按後之儒者。皆以爲短喪自孝文遺詔始。以爲激議。然愚攷之。三年之喪。自春秋戰國以來。未有能行者矣。于張問曰。書云。高宗諒闇。三年不言。何謂也。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蓋時君未有行三年喪者。故子張疑而問之。而夫子答以古禮皆然。蓋亦嘆今人之不能行也。滕文公問喪禮於孟子。欲行三年之喪。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古今釋疑入卷之九

九
吾先君亦莫之行也。魯最爲秉禮之國。尚不能行此。則他國可知。漢初禮文。大率皆承秦舊。秦無禮義者也。其喪禮固無可考。然杜預言秦燔書籍。率意而行。亢上抑下。漢祖草創。因而不革。乃至率天下皆終重服。旦夕哀臨。經罹寒暑。禁塞嫁娶。飲酒食肉。制不稱情。是以孝文遺詔。歛畢便蓆。塋畢制紅禫之文。以是觀之。則孝文之意。大槩欲革秦之苛法耳。蓋古人所謂方喪三年。所謂爲天王斬衰者。亦以資於事父以

事君其義當然。然植弓言天子崩三日。祝先服五日。官長服七日。國中男女服三月。天下服。又言君之喪。請達官之長杖。則亦未嘗不因其官之崇卑。情之淺深。而有所隆殺。秦務欲尊君卑臣。而驅之以一切之酷法。意其所以令其臣民者。哭臨之期。衰麻之制。必有刻急而不近人情者。是以帝矯其敝。釋其重服。而爲大功小功。繼釋其久臨。而爲三十六日。詔語忠厚。假惻。與異時賤貨勸誅等詔。皆仁人之言。豈可背也。

古今釋疑 卷之九 十

帝之詔。固不爲嗣君而設。而景帝之短喪。亦初不緣遺詔也。何也。蓋古者天子七月而葬。諸侯五月而葬。雖通喪必以三年。然亦以葬後爲卽吉之漸。宋桓公卒。未葬。而襄公會諸侯于葵丘。故書曰宋子貶之也。晉悼公卒。既葬。未終喪。而平公會諸侯于溴梁。則書以晉侯矣。晉獻公卒。奚齊未葬而遇弒。則稱君之子卓。既葬而遇弒。則稱君。明未葬則不可名其爲君也。自春秋以來。諸侯多不能守五月之制。蓋欲急於從

吉也。滕文公五月居廬。未有命戒。蓋孟子雖誨以三年之喪。而文公僅能五月未葬之前。守諒陰之制耳。然亦當時所無也。至秦始皇以七月崩於沙丘。九月葬。漢高祖崩。凡二十三日而葬。葬之一日。而惠帝卽位。文帝崩。凡七日而葬。葬之三日。而景帝卽位。蓋葬期愈促矣。必葬而卽位者。可知其以吉禮卽位也。必促葬期者。可知其決不能諒陰三年也。景帝之所遵者。惠帝之法。惠帝之所遵者。春秋以來至亾秦之法。

古今釋疑 卷之九 十

耳。豈孝文遺詔爲之乎。劉公非言。程方進後毋久葬。後三十六日起視事。以身備漢相。不敢踰國家之制。以爲明證。然詳孝文之詔。既不爲嗣君而設。亦未嘗以所謂三十六日者爲臣下居私喪之限制也。俗吏薄孝教而就榮祿。是以並緣此詔之語。遂立短喪之法。以便其私。至方進之時。遂指爲漢家之法耳。履聞先輩言國朝喪禮。外廷雖用易月之制。臨朝改服。而宮中實行三年之喪。按范祖禹言宋制亦如此。然紹

與五年。徽宗崩。金安節等言。自五月二十二日至六月十七日。大祥後。所有衰服。請權留。以待梓宮之還。及讀胡邵州之疏。三年之喪。又何嘗行於宮中乎。

居喪朝服

東坡書傳曰。按。顧命。成王崩。未葬。君臣皆見服。禮歟。曰。非禮也。謂之變禮可乎。曰。不可。禮變於不得已。嫂非溺。終不援也。三年之喪。既成服。釋之而卽吉。無時而可者。曰。成王顧命。不可以不傳。既傳。不可以喪服受也。曰。何爲其不可也。孔子曰。將冠。子未及期日。而有齊衰大功之喪。則因喪服而冠。冠。吉禮也。猶可以喪服行之。受顧命。見諸侯。獨不可以喪服乎。太保使古今釋疑 卷之九太史奉冊。授王于矢。諸侯入哭於路寢。而見王於矢。王喪服受教戒。諫哭。踊答拜。聖人復起。不易斯言矣。春秋傳曰。鄭子皮如晉。蘆晉平公。將以幣行。子產曰。喪安用幣。子皮固請以行。既葬。諸侯之大夫。欲因見新君。叔向辭之曰。大夫之事畢矣。而又命孤。孤斬焉。在衰經之中。其以嘉服見。則喪禮未畢。其以喪服見。是重受弔也。大夫將若之何。皆無辭以退。今康王既以嘉服見諸侯。而又受乘黃玉帛之幣。使周公在。必

不爲此。然則孔子何取此書也。曰。至矣。其父子君臣之間。敎戒浚切著明。足以爲後世法。孔子何爲不取哉。然其失禮。則不可不辯。朱子語錄。或問居喪朝服。曰。麻冕。乃是祭服。顧命用之者。以其以後繼統事于宗廟故也。受冊用之者。以其在廟而凶服不可入故也。舊說以廟門爲殯宮之門。不知是否。若朝服。則古者人君諒陰三年。自無變服視朝之禮。第不知百官總已以聽冢宰。冢宰百官。各以何服蒞事耳。想不至便用玄冠黑帶也。

古今釋疑 卷之九 十四

後世既無亮陰總已之事。人主不免視朝聽政。則豈可不酌其輕重而爲之權制乎。又况古者天子皮弁素積。以日視朝。衣冠皆白。不以爲嫌。則今在喪而白布衣冠。以臨朝。恐未爲不可。但入太廟。則須吉服而小變耳。又或問康王釋喪服而被冕裳。且受黃朱圭幣之獻。諸家以爲禮之變。獨蘓氏以爲禮之失。何也。對曰。天子諸侯之禮。與士庶人不同。故孟子有吾未之學之語。蓋謂此類耳。如伊訓元祀十有二月朔。亦

是新喪。伊尹已奉嗣王。祇見厥祖。固不可用凶服矣。

毋喪

儀禮曰疏衰三年者父卒則爲毋。疏衰期者父在爲
毋。子夏傳曰何以期也。屈也。至尊在。不敢伸其私尊
也。父必三年然後娶。達子之志也。唐開元禮。父在爲
毋加服齊衰三年。宋儒家禮亦曰齊衰三年。子爲毋
庶子爲其毋。洪武七年。御製孝慈錄序曰。喪禮之說
周周朝已備。至秦火乃亡。漢儒采諸說以成書。號曰
儀禮。式云新書而未行。歷代儒臣往往以爲定

古今釋疑

卷之九

七

式以佐人主。若識時務者則采可行而行之。其有俗
士執古以匡君君不明。斷是以妨務而害理。中道廢
焉。朕觀其所以於事甚繁。洪武七年秋九月。貴妃薨
勅禮官以定議。詔翰林稽諸古典。三日而後來奏。人
各以周禮儀禮以爲定式。所云父在爲毋服期年。若
庶毋則無服。又引子游問孔子魯昭公之服有二。以
孔子不許爲必然。朕思之再三。迂儒俗士。果不識時
務。孰不知孔子之說有大義存焉。宰子問期年之喪

可服。孔子以爲不仁。與昭公之事何異乎。不然。當是
時諸侯不有天王而自專。孔子務以三綱五常教不
善。昭公諸侯也。其喪禮久出天王。問孔子欲更其禮
可乎。在孔子必不教人不忠。所以不言期之非。及宰
子問居之論。孔子却謂其非。可見毋之期服。不近人
情焉。今之迂儒。止知其一。不知其二。是古非今。昭然
矣。上禮出於天子。上行下效焉。今天子皇子毋服期
年。非謂無服五服之外。則不服。若以其說爲必然。則

古今釋疑

卷之九

七

堯之德靡矣。堯乃親九族。而平章百姓。豈獨五服之
外者歟。於是命諸儒遍考諸書。以報。又數日來奏。古
今論喪服者。凡四十有二人。願服期年者十四人。願
服三年者二十八人。比服期年者增倍。由是觀之。三
年之喪。豈不合人情者乎。夫父母之恩。一也。父服三
年。父在爲毋則期年。豈非低昂太甚乎。其於人情何
如也。每聞漢唐有忌議喪事者。在朕則不然。禮樂制
度。出自天子。於是立爲定制。子爲父母。庶子爲其母。

中月而禘

通典曰：祥禘之義，按儀禮云：中月為禘，王肅以中月為月中，致使喪期不同，制度

成以中

非一，歷代學黨議論紛紜，宗鄭者則云：祥之日鼓素琴，孔子彈琴笙歌，乃省哀之樂，非正樂也。正樂者，入音並奏，使工為之者也。按鄭學之徒，不云二十五月六月七月之中，無存省之樂也，但論非是禘後復吉所作正樂耳。故鄭注喪服四制：祥之日鼓素琴云耳。古今釋疑卷之九

以存樂也。君子三年不為樂，樂必崩，三年不為禮，禮必壞。故祥日而存之，非有心取適而作樂。三年之喪，君子居之，若駒之過隙，故雖以存省之時，猶不能成樂。是以孔子既祥五日，彈琴而不成聲。禮記所云：二十五月而畢者，論喪之大事畢也。謂除衰經與亞室耳。餘哀未盡，故服素縞麻衣，著未吉之服。伯叔無禘，十三月而除，為母妻有禘，則十五月而畢。為君無禘，二十五月而畢。為父長子有禘，二十七月而畢。明所

云：喪以周斷者，禘不在周中也。禮記二十五月畢者，則禘不在祥月，此特為重喪，加之以禘，非論其正祥除之義也。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者，論其正。二十七月而禘者，明其加。宗王者，按禮記三年之喪，再周。二十五月而畢，檀弓云：祥而縞，是月禘。從月樂，又魯人有朝祥而暮歌者，子路笑之。夫子曰：踰月則其善也。又夫子既祥，五日彈琴而不成聲，十日而成笙歌。之曰鼓素琴，以此證無二十七月之禘也。按王學之徒，難曰：若二十五月大祥，二十七月而禘，二十八月作樂，則二十五月二十六月二十七月三月之中，不得作樂者，何得禮記云：祥之日鼓素琴？孔子既祥五日彈琴，十日笙歌。又喪大記云：禘而內無哭者，樂作矣，故也。孟獻子禘懸而不樂，此皆禘月有樂之義，豈合二十八月然後始樂乎？鄭學之徒，嫌祥禘同月，用遠日，無中月之義者，祥禘之祭，雖用遠日，若卜遠日不吉，則卜近日，若卜近得吉，便有中月之義也。

所以知卜遠不得吉得用近日者以吉祭之時卜近不得吉得卜遠日故禮記云旬之內曰近某日旬之外曰遠某日特牲饋食云近日不吉則筮遠日若吉事得用遠則凶事得用近故有中月之義也禮記作樂之文或在禘月或在異月者正以祥禘之祭或在月中或在月末故也喪事先遠日不吉則卜月初禘在月中則得作樂此喪大記禘而內無哭者樂作矣故獻子禘慙而不樂之類皆是也祥之日數罕者特

古今釋疑

卷之九

五

是存樂之義非禘後之樂也夫人倫之道以德爲本至德以孝爲先上古喪期無數其仁人則終身滅性其衆庶朝暮暮廢者則禽獸之不若中代聖人緣中人之情爲作制節使過者俯而就之不及者跂而及之至重者斬衰以周斷后代君子居喪以周若駒之過隙而加崇以再周焉禮記云再周之喪一十五月而畢至於祥禘之節焚薹之餘其文不備先儒所議互有短長遂使歷代習禮之家翻爲聚訟各執所見

四海不同此皆不本禮情而求其理故也夫喪本至重以周斷後代崇加以再周豈非君子欲重其情而彰孝道者也何乃惜一月之禘而不加之以膠柱於二十五月者哉或云孝子有終身之憂何須過聖人之制者二十七月之制行尚矣邇鄭者乃過禮而重情邇王者則輕情而反制斯乃孰爲孝乎且練祥禘之制者本於衰情不可頓去而漸殺也故問傳云再而禘大祥素縗麻衣中月而禘禘而緇黑經白無

古今釋疑

卷之九

五

所不佩中猶間也謂大祥祭後間一月而禘也據文勢足知除服後一月服大祥服後一月服禘服今約經傳求其適中可二十五月終而大祥變以祥服素縗麻衣二十六月終而禘變以禘服二十七月終而吉吉而除從月樂無所不佩夫如此求其情而合乎禮矣履按唐書王元感嘗著論三年之喪以三十有六月張東之破其說曰三年之喪一十五月由古則然春秋僖公三十三年十二月乙巳公薨文公二年

冬。公子遂如齊納幣。左氏曰。禮也。杜預謂僖終是年十一月納幣在十二月。故謂之禮。公羊傳納幣不書。此何以書。譏。何以譏。三年之內不圖婚。何休曰。僖以十二月薨。未終二十五月。故譏云。杜預推曆乙巳乃在十一月。經書十二月爲誤。文公元年四月薨。僖公傳曰。僖夫諸侯之薨。五月。若十二月薨。五月不得云。緩則十一月明甚。然二家所說。乃一月非一歲。則二十五月其一驗也。書稱成湯既沒。太甲元年曰。惟

古今釋疑

卷之九

禮

元祀十有二月。伊尹祀于先王。奉鬯王祇見厥祖。孔安國曰。湯以元年十一月崩。此則明年祥。又明年大祥。故下言惟三祀十有二月朔。尹以冕服奉鬯王歸于亳。是十一月服除而冕。顧命四月哉生魄。王不懼。翌日乙丑王崩。丁卯命作冊。度越七日癸酉。伯相命士須材。則成王崩至康王麻冕黼裳。凡十日。康王始見廟。明湯崩在十一月。比類說。以十二月祇見其祖。顧命見廟說。諸侯出廟門俟。伊訓言祇見厥祖。侯甸

羣后咸在。則崩及見廟。周因於殷也。非元年前復有一歲。此二十五月之二驗。禮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哀痛未盡。然而以是爲斷者。送死有已。服生有節。又曰。期而小祥。食菜果。又期而大祥。有醯醬。中月而禫。食酒肉。又曰。再期之喪三年。期之喪二年。九月七月之喪三時。五月之喪二時。三月之喪一時。此二十五月之三驗。儀禮期而小祥。又期而大祥。中月而禫。是月也吉祭。此二十五月之四驗。書春秋禮皆周公

古今釋疑

卷之九

禮

尼父所定。敢問此可爲法否。昔鄭玄以中月而禫者。內容一月。自喪至禫。凡二十七月。今既用之。而二十五月初無疑論。大抵子於親喪。有終身之痛。創巨者日久。痛淡者愈遲。何歲月而止乎。故練而慨然。慕未盡而踴躍之情差。未祥而廓然。哀傷已除。而孤藐之懷更劇。此情之所致。率外飾哉。故先王立其中制。使情文兩稱。是以祥則縞帶素紕。禫則無不佩。夫去衰麻。襲錦黻。行道之人皆不忍。直爲節之以禮。臣如

之何故仲由不能過制爲姊服孔鯉不能過期哭母
彼詎不懷畏各教之嚴也當時謂東之言不詭聖人
而元感論遂廢履問之老父曰禫除服之名也按諸
家禮既祥則遷主於廟二十有七月而禫禫則祭皆
本諸鄭氏謂中猶間也與大祥間一月其祭玄冠朝
服既祭綬冠素端黃裳終月而除之大禮三年而後
葬者必再祭再祭謂練祥也期而練禮也過期而猶
小於使禫而果有祭則三年而禫反可廢乎鄭氏乃
古今釋疑下卷之九

謂練祥而不禫何也禮始虞曰哀薦祫事再虞曰虞
事卒哭曰成事期而小祥曰薦此常事又期而大祥
曰薦此祥事中月而禫獨無辭何也凡喪非虞祔練
祥無沐浴練祥之祭其他禮儀之變散見乎禮經而
獨無一辭及于禫何也禫而飲酒從御作樂無所不
佩皆復其常矣而獨綬冠素端何也且獲冠素端與
夫緇之爲黑經白緯皆於經無考鄭氏之鑒說也由
此論之禫非祭名也既祥則除矣孝子猶素縞麻衣

而後禫其變也馴矣而又何獲冠之有蓋三年之喪
既虞視齊衰既練視大功既祥則麻衣輕于緇矣不
言禫何時除是禫卽除之名也曰是月禫王肅之說
是也

袒免

禮有袒免。鄭氏曰。免音問。其制以布廣一尺。從頂中而前交於額上。又卻向後。繞于髻也。後世相沿。稱五服爲袒免。唐有議袒免禮。宋有詔宗族袒免之後。不復推恩。袒免之內。以試出仕。程泰之曰。記四世而總服之寤也。五世袒免。殺同姓也。服之旁殺。而至於總。僅爲三月。則自此之外。不更有服矣。然而由四殺五。不可頓如路人。故婦及五世。而族人有喪。則脫露半。古今釋疑。卷之九。氏。

故亦莫得而記也。周禮垂哀冠之式於門。謂總小功以上。亦無袒免體式也。使誠有制。如鄭氏所言。則亦不成其爲冠也。况袒既不別爲之。衰又對冕而言。知當未歛之時。第使之袒衣免冠者。事情之稱也。自漢以後。莫不師述鄭氏。獨杜佑致疑于此。雖其叙載。喪制。卽免加絲。借古冕之冕。著以爲貌。若用鄭矣。而下曰。統制未聞。惟鄭氏云云。則佑固不以爲安矣。按禮凡因事及免。必與冠對。喪服小記曰。男子冠而婦人笄。男子免而婦人髻。則免之當正。讀爲免明矣。甚而免冠。不惟五世。無服用之。雖重如斬齊。當其未歛。未及成服。亦常用之。蓋過喪之始。未辨成服。姑仍常時衣冠。在衣則袒。在冠則免。以爲變常之始。故經紀重。喪曰。袒括髮變也。恤哀之變也。去飾去笑也。袒括髮。去飾之甚也。賈公彥曰。冠尊不居肉袒上。必免。故踊必先袒。袒必先免。斬衰重矣。故免冠而肉袒。且免之爲免。不止始喪然也。喪服小記曰。既塋而不報虞。則

雖主人皆冠。及虞則皆免。又曰。遠整者比反。哭者皆冠。及郊而後免。又曰。君弔雖不當免時也。主人必免。凡此三節。皆以冠對免。而皆以免冠爲禮。取始歿之節以重之也。塋不報虞。塋而未及郊。若過時而有弔者。自非其君。則皆仍所喪之冠。而不爲之免。處之以喪禮之常也。從而推之。知免冠之爲始歿之節也。喪小記又曰。斬衰括髮以麻。爲母括髮以麻。免而以布。若如鄭言。以免爲免。則居母喪者。既括髮以麻。而以布爲免。遂當以免而加諸齊衰之上。則是降斬而齊。遽著五世以外。輕殺無服之冠。豈其理乎。履按程說是也。董彥遠戴合溪郝仲興皆主之。袒袒其衣。免免其冠。今之始喪者。披髮以布裹頭。是其遺也。如此則當音効。何必更音問。問之音。蓋鄉語耳。

古今釋疑

卷之九

十一

謚法

羅泌路史曰。古之法行於今者。惟謚然。二千餘年。而靡有定法。大戴氏曰。昔周公旦。太公望。相嗣王以制謚法。周書之說亦然。故今周書有謚法一篇。頗爲簡要。至杜預取而納之釋例。而世遂重出之。謂春秋謚法。蓋不知也。異時有廣謚者。沈約賀琛。皆嘗本之。約又撰書謚例。事頗詳備。而琛之書。特少去取。且復強爲君臣婦女之別。亦無取焉。太宗皇帝。爰命扈蒙。裁著新書。然而亦莫究明。蘇洵于是究定古今。斷以書傳。刊其重複。以爲法。雖其或從或違。時亦有合聖人之意。然其必欲合以堯舜三王五帝之時。則大謬矣。夫謚者。原其號者也。其不出於周公之前。予嘗論之。彼號近古而好牽合者。無過漢儒。而漢儒亦謂堯舜禹湯。不入謚法。則其說可槩見矣。且在周書。初無堯舜禹湯桀紂之文。至預而後增之。以湯益無所據。商之太宗中宗高宗。本非謚法。特以其一時功烈。推而

古今釋疑

卷之九

十一

崇之耳。乃若甲丙庚壬乙巳丁癸，何由而爲諡哉？若古論諡爲法最簡，故賈山曰：古聖作諡，不過三四十言，而蔡邕之書，纔四十六。然猶不及世本大戴之所載者，洵乃以二書邕不之見，見則無不載矣。周書之篇乃周公之法，而春秋之諡出于此。今洵反謂周公者爲最繁襍，而春秋者爲簡而不亂，又謂周書諡法以鄙野不傳，則知二書洵亦未當見也。按洵書曰：匹夫之有諡，始東漢之隱者婦人之有諡，始景王之穆。

古今釋疑

卷之九

三

后。夫婦人之典，周三后其著者也，而穆王之盛姬亦有其哀淑人之諡，見于穆天子之傳。匹夫之典，夷齊其著者也，而齊之黔婁已諡曰康，見于高士傳。二者其來久矣。此楊侃爲職林書，謂公主之有諡，自唐之唐安始，乃不知世祖之平陽昭文公主，與齊高帝之女義興憲公主始也。邕之言漢毋無諡，至明帝始建光烈之稱，于是請正和熹之號，而不知元帝之母許恭哀高帝之母媼，已有昭靈之號，又何耶？婦人無外行

者也。生也姓配其國，歿也諡從其夫，明有屬也。秦嬴鄧曼陳媯韓媯，以姓配國者也。秦穆姬宋共姬魯文嬴，與夫共莊宣之三姜，以諡從夫者也。惟歿先夫，則異其諡，景之穆后，桓之文姜，莊之哀姜之類是也。後歿而殊諡，抑何典耶？今不知攷，而更請正和熹光烈之稱，豈先王之典哉？嗟夫，顏閔至德，不聞有諡，而朱暉子穆，輒加父以貞宣，及穆之歿，邕復以文忠被之，則廢典，邕亦不知禮耶？其貽誤于荀爽，而見誦于

古今釋疑

卷之九

三

張璠也。宜矣。抑嘗言之，諡者正先王之所謂名教也。然古之諡爲名教，而後世之諡爲辱典，東漢葬車以外裔而腐茂典，此何爲耶？然則邕之違禮，豈惟邕之罪哉？德又下衰，其流及于藝術與縉黃矣。名教之失，孰甚于是？顧不謂辱典耶？鄭樵曰：法之爲諡者，取一文耳，非有他說也。諡法行，其說紛紛矣。書見于母者，有周公諡法，有春秋諡法，有廣諡，有今文尚書，有大戴記，有世本，有獨斷，有劉熙之書，有宋吳之書，有沈

約之書。有賀琛之書。有王彥威之書。有蘇冕之書。有
扈蒙之書。有蘇洵之書。其實皆由漢魏以來。儒生取
古人之書。而釋以己說。集而爲法也。故蘇轍曰。周公
之法。反取賀琛之新法。載之書。是知世之論法。名爲
古者。實非古也。今考周公之書。所用後人之語甚多。
是皆爲證法者。展轉相因。言文雜採。無足取也。惟沈
約之書。博采古今。證大有紀。然亦無所建明。至蘇氏
承詔編定六家證法。乃取周公春秋廣證。沈約賀琛
古今釋疑 卷之九

喬木。紂以釋絲。是非已之所更。必父兄之所命也。且
生有爵。必有證。以是爲證。未之前聞也。蘇氏未暇及。
臣不敢後焉。凡蘇氏所取一百六十八證。臣謹條其
可用者二百十證。分爲三類。上證用于君親。用于君
子。下證用于鐵吏。用于非君子。中證用于閔傷。用于
無後者。只以一文見義。無事乎文之廣。無事乎說之
繁。庶乎表裏蘇氏之學。是亦典禮之大者。屢按續通
考。載昭代證法。惟六十八。六見於類鈔。恐未詳耳。
古今釋疑 卷之九

惡諡

大戴禮曰。諡者行之跡也。樂記曰。聞其諡。知其行。司馬遷曰。大行受大名。細行受細名。行生於已。名成於人。五經通義曰。善有善諡。惡有惡諡。曲禮曰。惟天子稱天以諡之。白虎通曰。天子崩。諸侯至南郊諡之。以爲臣子莫不欲褒稱其君。掩惡揚善。故於郊明不得欺天也。始皇謂歾而以行爲諡。如此。則子議父。臣議君。遂除之。致堂胡氏曰。子議父。臣議君。而非其禮。罪不容誅矣。考德行之實。而稱天以諡之。臣子亦安得而私之哉。然後世諡法雖存。而公道不暢。爲臣子者。往往加美諡於君親。使受所不當得者。取世譏笑。則又不若不諡之爲愈矣。五峯胡氏曰。昔周公作諡法。豈使子議父。臣議君哉。合天下之公。奉君父以天道耳。孝愛不亦濫乎。所以訓後世爲君父者。以立身之本也。知本則身立家齊國治天下平。不知本則縱慾恣暴。惡聞其過。入於滅亡。天下知之而不自知也。不

古今釋疑

卷之九

三

合天下之公。則爲子議父。臣議君矣。臣子於君父。有不善。所當陳善閉邪。引之當道。若生不能正。既亡而不黨之。是不以天道奉君父。而以人道事君父也。謂之忠孝可乎。今夫以筆寫神者。必欲其肖。不肖吾父。則非吾父。不肖吾君。則非吾君。奈何以諡而不肖之乎。是故不正之諡。忠臣孝子所不忍爲也。鄭夾漈曰。天下有難行之道。雖曰古有是道。而後世終不可行。者。非古有是道也。後之人設是道以實之耳。豈有可行於古。而不可行於今之道乎。若曰。臣子可以議君父之得失。使有德則諡善。無德則諡惡。大行受大名。細行受細名。行生於已。名生於人。此真不可行之道也。自非伐無道。誅有罪。收其鯨鯢。以爲京觀。則安得有惡諡之稱乎。臣以爲立諡之意。本爲昭穆。命諡之義。取於尊隆。且生有惡。死無惡者。人之情也。生可簡。死不可簡者。禮之事也。生雖侯伯。死必稱公。生不諡等。死必加等。先王之通制也。豈有稱生之號有隆。而

古今釋疑

卷之九

三

命歿之名有虧乎。諡亦有惡。惡諡非所以加君父也。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不若是。是不當於人心。子議父。臣議君。秦人之所厭而削之也。今先儒之所謂諡者。秦人之論耳。不合于古道。夫諡法惡諡。莫如桀紂。其次莫如桓靈。其次莫如幽厲。此古今之所聞也。以臣所見。皆不然。桀紂是名耳。非諡也。名者生之所命。而非歿之所加也。當夏之季。當殷之典。則未有諡。桀非諡也。當殷之季。當周之典。雖有諡法。然得諡爲桀。不得諡爲厲。名之以紂。辱莫大焉。桀之所名者。取於木。猶高柴公孫枝之所取云爾。豈有殘人多殺之名。而可以爲名乎。紂之所名者。取於棘。猶臧紇南宮縚之所取云爾。豈有殘義損善之名。而可以爲名乎。是名也。非已之所更。即父兄之所命也。安得有是義乎。桓於經典。並無惡義。如公執桓圭。桓乃圭璋之首稱。如桓桓武王。桓乃果毅之盛德。齊之桓公。用能霸業。周之桓王。元

古今釋疑

卷之九

五

無累行。安得桓爲惡名乎。靈者神聖之異名。周之東也。王綱不振。四方解體。迨乎靈王。周道始昌。諸侯服從。故傳曰。惟有髡王甚神聖。以其生有神聖之德。外則諡之以靈。是名實允當。其曰請爲靈若厲者。荆蠻不根之論也。安得靈爲惡名乎。幽者隱之並名也。周幽王喪於犬戎之禍。魯隱公卒於羽父之難。皆臣子所不忍言。故以幽隱命之。痛惻之甚。豈有壅遏不通之義乎。語曰。于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厲與安並德。故於厲言而猛。則異於是。故於猛言而不厲。非惡也。豈有暴虐無親之義乎。厲王過矣。使厲王而有暴虐無親之名。則宣王不得爲孝子。幽王過矣。使幽王而受壅遏不通之責。則晉文侯鄭武公不得爲良臣。成周之法。初無惡諡。諡之有惡者。後人之所立也。由美刺之說行。然後人立惡諡耳。續通考曰。愚謂周公制諡之意。正欲美惡不相掩。使天下後世之爲君臣者。知善則生有顯名。沒又有榮稱。不然。雖忠臣孝子。亦

古今釋疑

卷之九

五

不得而私之。庶幾以是不傲然肆志乎。豈第取於昭穆與尊隆爲也。夫昭穆何假於謚。謚而又厘取於尊隆。如幽如厲。俱爲美謚。則雖秦王亦欣然承之。無用除去矣。夾添分三等。似亦未合古義。

增謚

尹起莘曰。增謚之事。前古未有也。而始於唐人。其謚美無實。不經之甚。然當時臣子。莫敢言之。獨顏真卿抗論其失。而亦不能改。按真卿曰。上元中。改在宮壺。始增祖宗之謚。天寶中。奸臣竊命。有加至十一字者。按周之文武。言文不稱武。言武不稱文。豈聖德所不優乎。蓋稱其至者也。請自中宗以上。皆從初謚。以古文尚質。正名教本。哀修奏言。陵廟玉冊木主。皆已刊勒。不可輕改。事遂寢。范氏曰。堯舜禹湯文武之君。謚號惟一而已。既稱天以諱之。則子孫不可得而改也。高宗不師古昔。始改祖宗舊謚。天寶以後。增加複重。至繁而不可紀。夫祖宗苟有高世之功德。則曰文曰武足矣。若其無功德。而子孫妄加之。則是誣之。而使天下後世以爲譏玩也。故孝子慈孫之欲顯其親。莫若使名副其實而不浮。則天下心服之矣。未聞以謚號繁多爲貴也。唐之典禮。不經甚矣。屢按唐高祖

初謚太武。上元元年。改謚神堯。天寶十三載。增謚大聖。大光孝皇帝。太宗初謚文。上元元年。改謚文武聖皇帝。天寶八載。增謚文武大聖。大廣孝皇帝。惟增至七字。魯公言十一字。何耶。及宋太祖謚啟運立極英武睿文神德聖功至明大孝皇帝。乃至十六字。王圻曰。國朝謚法。凡皇帝十七字。履按嘉靖十七年。加謚太祖曰。開天行道肇紀立極大聖至神仁文義武峻德成功高皇帝。則二十一字矣。而列宗猶十七字也。

古今釋疑

卷之九

聖

后夫人謚

白虎通云。后夫人謚。臣子共於廟定之。或曰。出之於君。然後加之。婦人天夫。故由君而已。婦人本無外事。是故不於郊。五經通義云。婦人以隨從爲義。夫貴於朝。婦貴於室。故得蒙夫之謚。或曰。文王之妃曰文母。宋恭公妻恭姬是也。又曰。夫人無爵。故無謚。或曰。夫人有謚。夫人一國之母。修閭門之內。羣下亦化之。故設謚章其善惡。公羊曰。葬宋恭姬。稱其謚賢之也。卿大夫妻命婦也。無謚者。以賤也。妾無謚。亦以卑賤。無所能與。猶士卑小不得謚也。東晉穆帝時。彭城國上言。爲太妃李求謚。太常王彪之。以爲由於婦人無爵。既從夫爵。則已無實爵。以從爲稱也。以從爲稱。則無謚可知。春秋婦人有謚者。周末禮壞耳。故服虔注。聲子之謚。非禮也。杜氏注。惠公仲子。亦云非禮。婦人無謚。唐肅宗實后。初謚曰大昭成。或言法宜引聖具冠謚。而曰大昭成。非也。以單言配之。應曰聖昭若肅成。

古今釋疑

卷之九

聖

以複言配之。應曰大聖昭成聖真昭成。又引泰穆皇后始謚穆。及高祖崩。合帝謚曰泰穆。追贈泰穆神皇后。文德皇后始謚文德。及太宗崩。合謚文德順聖皇后。又援范曄著漢光烈等爲比。太常謂曄以帝號標后謚。是史家記事體。婦非必與夫同也。入廟稱后繫夫。在朝稱太繫子。文母生號也。文王既沒謚也。周公豈以婦從夫乎。漢法不可爲據。路史曰。國朝四祖。暨太祖太宗六后。俱同廟謚。獨真宗謚章聖。三后曰節。古今釋疑。卷之九。四。曰惠曰莊。呂公綽以爲非。謂古者婦人無謚。漢晉以來。后謚多因于帝。今與謚典不合。乞追正前失。從之。此非也。三母遠矣。魯惠公繼室號聲子。聲子謚也。豈惟後世哉。丘瓊山曰。自古后無謚。皆從其主之謚。後世有謚。始於光武陰后之謚光烈。然惟用烈之一字。所謂光者。仍用帝謚也。其後如明德和熹之類。皆然。後世乃用二字四謚也。始去其主之謚。而端稱焉。失婦人從夫之義矣。履按明制。皇后謚用十三字。而

第十三字。與皇帝之第十七字。則一字也。

太子無諡

通典曰周制士冠禮云天子之元子士也士無諡是知太子無諡以未得有所施行故不得設諡東晉琅邪世子未周而卒大司農表世子降君一等空諡哀愍太常賀循曰諡者所以表功行之目也故古者未居成人之年及名位未備者皆不作諡也是以周靈王太子聰哲明智年過成童以猶無諡春秋諸侯即位之年稱子踰年稱君稱君稱子而卒皆無諡名未

古今釋疑卷之九

四

乎上生而全貴適可明嫡統之義未足定爲諡之證也續文獻通考曰按羅泌路史亦謂太子無諡然幽王次子則諡攜矣他如東周之共太子陳之悼太子之類又不止一人則泌所謂太子無諡殆未之考耳

古今釋疑卷之九終

古今釋疑卷之九

四

古今釋疑卷之十目錄

安成

楊霖竹菴訂正

吳雲舫翁參閱

氏族

同姓名

官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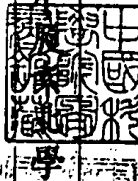
官名異同

之十目錄

汗青閣

古今釋疑卷之十

合山方



氏族

孔穎達曰。凡姓族異者。所以別異人也。猶萬物皆各有名。以相分別。天子賜姓賜氏。諸侯但賜氏。不得賜姓。降於天子也。故隱八年。左傳云。無駭卒。公問族於眾仲。眾仲對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諸侯以字為諡。因為族。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以此言之。天子因諸侯先祖所生。賜之曰姓。杜預云。若舜生鰲汭。賜姓曰媯。封舜之後于陳。以所封之土命為氏。舜後姓媯。而氏曰陳。故鄭駁異義云。炎帝姓姜。太皞之所賜也。黃帝姓姬。炎帝之所賜也。故堯賜伯夷姓曰姜。賜禹姓曰姁。賜契姓曰子。賜稷姓曰姬。著在書傳。如鄭此言。是天子賜姓也。諸侯賜卿大夫以氏。若同姓公之子曰公子。公子之子曰公孫。公孫之子。其親已遠。不得上連于公。故以王父

字爲氏。若適夫人之子。則以五十字伯仲爲氏。若魯之仲孫季孫是也。若庶子妾子。則以二十字爲氏。則展氏臧氏是也。若男姓。則以父祖官及所食之邑爲氏。以官爲氏者。則司馬司城是也。以邑爲氏者。若韓趙魏是也。凡賜氏族者。比爲卿。乃賜有大功德者。生賜以族。若叔孫得臣是也。雖公子之身。若有大功德。則以公子之字。賜以爲族。若仲遂是也。其無功德。死後乃賜族。若無駭是也。若子孫各爲卿。其君不賜族。子孫自以王父字爲族也。氏族對之爲別。散則通也。故左傳云。同族於東。仲下云。公命以字爲氏。氏是也。其姓與氏散。亦得通。故春秋有姜氏子氏。姜氏皆姓。而云氏是也。鄭樵通志畧曰。自隋唐而上。官有傳狀。家有譜系。官之選舉。必由于傳狀。家之婚姻。必由于譜系。歷代並有圖譜局。置郎令史以掌之。仍用博通古今之儒。知撰譜事。凡百官族姓之有家狀者。則上之官。爲考定詳實。藏于秘閣。副在左戶。若私書有監

則糾之以官籍。官籍不及。則稽之以私書。此近古之制。以繩天下。使貴有常尊。賤有等威者也。所以人尚譜系之學。家藏譜系之書。自五季以來。取士不問家世。婚姻不問閭閻。故其書散佚。而其學不傳。三代之前。姓氏分而爲二。男子稱氏。婦人稱姓。氏所以別貴賤。貴者有氏。賤者有名無氏。古之諸侯。誼辭多曰。墜命。匹氏。陪其國家。以明匹氏。則與奪爵失國同。可知其爲賤也。故姓可呼爲氏。氏不可呼爲姓。姓所以別婚姻。故有同姓異姓。庶姓之別。氏同姓不同者。婚姻可通。姓同氏不同者。婚姻不可通。三代之後。姓氏合而爲一。皆所以別婚姻。而以地望明貴賤。於文女生爲姓。故姓之字。多從女。如姬姜麻姁。媯姑姁。嫫始姁。嫫之類是也。所以爲婦人之稱。如姬季姬孟姜叔姜之類。並稱姓也。奈何司馬長劉知幾。謂周公爲姬旦。文王爲姬伯乎。三代之後。氏合而爲一。雖知幾二良史。猶昧於此。

姓氏之學最盛于唐。而國姓無定論。林寶作元和姓
纂。而自姓不知所由來。漢有鄧氏官譜。應劭有氏族
篇。又有潁川太守聊氏萬姓譜。魏立九品。置中正州
大中。正主簿。郡中正功曹。各有簿狀。以備選舉。晉宋
齊梁因之。故晉散騎常侍賈弼。太保王弘。齊衛將軍
王儉。梁北中郎諮議參軍知撰譜事主僧孺之徒。各
有百家譜。徐勉又有百官譜。宋何承天。苑與後
魏河南官氏志。此二書尤爲姓氏家之十。太宗命
諸儒撰氏族志一百卷。柳沖撰大唐姓系錄二百卷。
路淳有衣冠譜。韋述有開元譜。柳芳有永泰譜。柳琰
有韻畧。張九齡有韻譜。林寶有姓纂。邵思有姓解。其
書雖多。大槩有三種。一種論地望。一種論聲。一種論
字。論字者則以偏旁爲主。論聲者則以四聲爲主。論
地望者則以貴賤爲主。然貴賤升沉。何常之有。安得
專主地望以偏旁爲主者。可以爲字書。以四聲爲主
者。可以爲韻書。此皆無與於姓氏。凡言姓氏者。皆本

世本公子譜二書。一書皆本左傳。然左氏所明者因
生賜姓。胙土命氏。及以字以諡以官以邑五者而已。
今則不然。論得姓受氏者三十二類。左氏之言隘矣。
一曰以國爲氏。二曰以邑爲氏。天子諸侯建國。故以
國爲氏。虞夏商周魯衛齊宋之類是也。卿大夫立邑。
故以邑爲氏。崔盧鮑曼滅費柳楊之類是也。三曰以
鄉爲氏。四曰以亭爲氏。封建有五等之爵。降公而爲
侯。降侯而爲伯。降伯而爲子。降子而爲男。亦有五等
之封。降國侯而爲邑侯。降邑侯而爲關內侯。降關內
侯而爲鄉侯。降鄉侯而爲亭侯。學者但知五等之爵。
而不究五等之封。關內邑者。溫原蘇毛甘樊祭尹之
類是也。但附邑類。更不別著。裴陸龐閭之類。封于鄉
者。故以鄉氏。糜采歐陽之類。封于亭者。故以亭氏。五
曰以地爲氏。有封土者。以封土命氏。無封土者。以地
居命氏。蓋不得受氏之人。或有善惡顯著。族類繁盛。
故因其所居之所而呼之。則爲命氏焉。居傳嚴者爲

傳氏。徙嵇山者爲嵇氏。主東蒙之祀。則爲蒙氏。守喬山之冢。則爲喬氏。彤氏。因彤班食于彤門。穎氏。因考叔爲穎谷封人。東門襄仲爲東門氏。桐門右師爲桐門氏。皆此道也。隱逸之人。高傲林藪。居於祿里者。呼之爲祿里氏。居于綺里者。呼之爲綺里氏。所以爲美也。優倡之人。取媚酒食。居于社南者。呼之爲社南氏。居于社北者。呼之爲社北氏。所以爲賤也。又如介之推。燭之武。未必公氏。由國人所取信也。故特標其地。

之十

六

以異於衆。凡以地命氏者。不一而足。六曰以姓爲氏。姓之爲氏。與地之爲氏。其初一也。皆因所居而命。得賜者爲姓。不得賜者爲地。居于姚墟者。賜以姚。居于羸濱者。賜以羸。姬之得賜。居于姬水故也。姜之得賜。居于姜水故也。故曰。因生以賜姓。七曰以字爲氏。八曰以名爲氏。九曰以大爲氏。凡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之子。稱公孫。公孫之子。不可復言公孫。則以王父字爲氏。如鄭穆公之子。曰公子騂。字子驪。其子曰公

孫夏。其孫曰駟。帶。駟乞。宋桓公之子。曰公子目夷。字子魚。其子曰公孫友。其孫則曰魚莒。魚石。此之謂以王父字爲氏。無字者。則以名。魯孝公之子。曰公孫展。其子曰公孫夷伯。其孫則曰展無駭。展禽。鄭穆公之子。曰公子豐。其子曰公孫段。其孫則曰豐卷。豐施。此諸侯之子也。天子之子亦然。王子狐之後。爲狐氏。王子朝之後。爲朝氏。是也。無字者。以名。然亦有不以字而以名者。如樊皮。字仲文。其後以皮爲氏。伍員。字子胥。其後以員爲氏。皆由以名行。故也。亦有不以王父字爲氏。而以父字爲氏者。如公子遂之子。曰公孫歸父。字子家。其後爲子家氏。是也。又如公孫枝。字子桑。其後爲子桑氏。者亦是也。亦有不以王父名爲氏。而以父名爲氏者。如公子牙之子。曰公孫茲。字戴伯。其後爲茲氏。是也。又如季公鉏。字子彌。其後爲公鉏氏。者亦是也。以名字爲氏者。不一而足。左氏但記王父字而已。以大爲氏者。長幼之大也。伯仲叔季之類。是

之十

七

也。犬亦爲字。人生其始也。皆以長幼呼。及乎往來既多。交親稍衆。則長幼有不勝呼。然後命字焉。長幼之序。可行于家里而已。此次與字之別也。所以魯國三家。皆以次命氏。而亦謂之字焉。良由三家同出。其始也。一家之人焉。故以長幼稱。十曰。以族爲氏。按左傳云。爲諡因以爲族。又按楚辭云。昭屈景楚之三族也。昭氏景氏。則以諡爲族者也。屈氏者。因王子瑕食邑于屈。初不因諡。則知爲族之道多矣。不可專言諡也。

士令

之十

八

族近于次。族者。氏之別也。以親疎。以小別大。以異別同。以此別彼。孟氏仲氏。以兄弟別也。伯氏叔氏。以長少別也。丁氏癸氏。以先後別也。祖氏禰氏。以上下別也。第五氏第八氏。同居之別也。南公氏南伯氏。同稱之別也。孔氏子孔氏。旗氏子旗氏。字之別也。軒氏軒轅氏。熊氏熊相氏。各之別也。季氏之有季孫氏。仲氏之有仲孫氏。叔氏之有叔孫氏。無之別也。韓氏之有韓餘氏。傅氏之有傅餘氏。梁氏之有梁餘氏。餘

子之別也。遂人之族。分而爲四。商人之族。分而爲七。此支分之別也。齊有五王。合而爲一。謂之五王氏。楚有列宗。合而爲一。謂之列宗氏。此同條之別也。公孫歸父。字子家。襄仲之子也。歸父有二子。一以王父字襄仲。爲仲氏。一以父字子家。爲子家氏。公子郢。字子南。其後爲子南氏。而復有子郢氏。伏羲之後。有伏處二氏。同音異文。其叔段之後。有共氏。又有叔氏。又有段氏。凡此類。無非辨族。十一曰。以官爲氏。十二曰。以

之十

九

爵爲氏。有官者以官。無官者以爵。如周公之兄弟也。周公爲太宰。康叔爲司寇。聃季爲司空。是皆有才能。可任以官者也。五叔無官。是皆無才能。不可任以官者也。然文王之子。武王周公之兄弟。雖曰無官。而未嘗無爵土。如此之類。乃氏以爵焉。以官爲氏者。太史太師司馬司空之類是也。雲氏庾氏籍氏錢氏之類。亦是也。以爵爲氏者。皇王公侯是也。公乘公士不羣庶長亦是也。十三曰。以凶德爲氏。十四曰。以吉德爲

氏此不論官爵。惟以善惡顯著者爲之。以吉德爲氏者。如趙衰人愛之。如冬日。其後爲冬日氏。古有賢人。爲人所尊尚。號爲老成子。其後爲老成氏。以凶德爲氏者。如英布被諫爲黥氏。楊玄感梟首爲梟氏。齊武惡巴東王蕭子響爲同姓。故改蕭爲峭。後魏惡安樂王元鑒爲同姓。故改元爲兀。十五曰。以技爲氏。此不論行而論能。巫者之後爲巫氏。屠者之後爲屠氏。卜人之後爲卜氏。匠人之後爲匠氏。以至秦龍爲氏。御

古今

之十

十一

龍爲氏。干將爲氏。烏浴爲氏者。亦莫不然。十六曰。以事爲氏。此又不論行能。但因其事而命之耳。夏后氏遭有窮之難。后緡方娠。逃出自竇。而生少康。支孫以實爲氏。漢武帝時。田千秋爲丞相。以年老。詔乘小車。出入省中。時號車丞相。其後因以車爲氏。微子乘白馬朝周。茲白馬氏之所始也。魏初平中。有隱者常乘青牛。號青牛先生。茲青牛氏之所始也。十七曰。以諡爲氏。周人以諱事神。諡法所由立。生有爵。死有諡。黃

者之事也。氏乃貴稱。故諡亦可以爲氏。莊氏出于楚莊王。僖氏出于魯僖公。康氏者。衛康叔之後也。宣氏者。魯宣伯之後也。文氏武氏。袁氏繆氏之類。皆氏於諡者也。凡複姓者。所以明族也。二字足以明此。不足以明彼。故益一字。然後見分族之義。言王氏則濫矣。本其所系而言。則有王叔氏。王孫氏。言公氏則濫矣。本其所系而言。則有公子氏。公孫氏。故十八曰。以爵

古今

之十

十一

滕氏雖出于凡繆。而滕叔氏又爲叔繆之別族。故十九曰。以國系爲氏。季友之後。傳家則稱季孫。不傳家。則去孫稱季。叔牙之後。傳家則稱叔孫。不傳家。則去孫稱叔。故二十曰。以族系爲氏。士季者。字也。有士氏。又別出爲士季氏。伍參者。名也。有伍氏。又別出爲伍參氏。此以名氏爲氏者也。又有如韓嬰者。本出韓國。加國以名。爲韓嬰氏。如臧會者。本出臧邑。加邑以名。爲臧會氏。如屠住者。本出住鄉。加鄉以名。爲屠住氏。

故二十一日以名氏爲氏而國邑鄉附焉禹之後爲夏氏杞他奔魯受爵爲侯又有夏侯氏出焉媯姓之國爲息氏公子邊受爵爲大夫又有息夫氏出焉此以國爵爲氏者也白氏舊國也楚人取而邑之以其後爲白侯氏故二十二日以國爵爲氏而邑爵附焉原氏以周邑而得氏申氏以楚邑而得氏及平原加伯爲原伯氏以別于原氏申加叔爲申叔氏以別于申氏是之謂以邑系爲氏魯有卬邑因沂大夫相魯而以沂相爲氏周有甘邑因甘平公爲王卿士而以甘士爲氏故三十三日以邑系爲氏而邑官附焉師氏者太師氏也史氏者太史氏也師廷之後爲師廷氏史晃之後爲史晃氏此以名隸官是之謂以官名爲氏呂不韋爲秦相子孫爲呂相氏酈食其之後爲食其氏曾孫武爲侍中改爲侍其氏此以官氏爲氏者也故二十四日以官名爲氏而官氏附焉以諡爲氏所以別族也邑而加諡如苦成子之後爲苦成氏

臧文仲之後爲臧文氏氏而加諡者如楚釐子之後爲釐子氏鄭共叔之後爲共叔氏爵而加諡者如衛成公之後爲成公氏楚成王之後爲成王氏故二十五日以邑諡爲氏二十六日以諡氏爲氏二十七日以爵諡爲氏也按古人著複姓之書多矣未有能明其義者也有中國之複姓有外國之複姓中國之複姓所以明族有重複之義二字具二義也以中國無一字一言見一義外國多侈辭奴言見一義外國有複姓者侈辭也一言不能具一義必假數言而後一義具焉其於氏也則有二字氏有三字氏有四字氏其於音也則有二合音有三合音有四合音觀譯經潤文之義則知侈辭之道焉臣昔論中國亦有二合之音如夷者焉二合爲旃者與之與二合爲諸侯之類是也惟無三合四合之音今論中國亦有二字之氏惟無三字四字之氏此亦形聲之道自然相應者也二十八日代北複姓二十九日關西複姓三十日

諸方複姓。此皆外國二字姓也。三十一曰。代北三字姓。侯莫陳之類是也。三十二曰。代北四字姓。自無獨勝之類是也。氏族之道終焉。五帝之前無帝號。有國者不稱國。惟以名爲氏。所謂無懷氏。葛天氏。伏羲氏。燧人氏。者也。至神農氏。軒轅氏。雖曰炎帝黃帝。而猶以名爲氏。然不稱國。至二帝而後。國號唐虞也。夏商因之。雖有國號。而天子世世稱名。至周而後。諱名用諡。因是氏族之道生焉。最明著者。春秋之時也。春秋之時。諸侯稱國。未嘗稱氏。惟楚。四之君。世稱熊氏。荆蠻之道也。支庶稱氏。未嘗稱國。或適他國。則稱國。如宋公子朝。在衛則稱宋朝。衛公孫鞅。在秦則稱衛鞅。是也。秦滅六國。子孫皆爲民庶。或以國爲氏。或以姓爲氏。或以氏爲氏。姓氏之失自此始。故楚之子孫。可稱楚。亦可稱芊。周之子孫。可稱周。子南君。亦可稱姬嘉。又如姚恢改姓爲媽。媽皓改姓爲姚。茲姓與氏。渾而爲一者也。章俊卿考索曰。禮書曰。姓非天子不可

以賜。而氏非諸侯不可以命。姓所以繫百世之正統。氏所以別子孫之傍出。族則以氏之所聚而已。然氏謂之姓。故大傳言繫之以姓。又言庶姓別于上。則氏與姓一也。氏又謂之族。故羽父爲無駭諸侯。隱公命以爲展氏。則氏族一也。蓋別姓則爲氏。氏則有族。族無不同氏。氏有不同族。故八元八凱。出于高陽氏。高辛氏。而謂之十六族。是氏有不同族也。商氏條氏。徐氏。之類。謂之十六族。陶氏施氏。之類。謂之七族。宋氏華氏。之類。謂之戴族。何氏謂之桓族。是族無不同氏也。通雅曰。百官族姓。見于堯典。司商吹律。以協名姓。故譜牒世表。史遷記之。然獨秦處見帝繫之文。五帝皆同一族。辨其不然。張說曰。古未有姓。自炎帝之姜。黃帝之姬。始因所生地而爲姓。則康成所云炎帝姓姜。太皞所賜黃帝姓姬。炎帝所賜皆臆說也。隱八年無駭卒。羽父請諡與族。公問族于衆仲。對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諸侯以字爲諡。因以

爲族。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公命以字爲展氏。釋例曰。別而稱之謂之氏。合而言之則曰族。例言別合者。若朱華向出戴桓公。獨舉其人。則曰華氏。向氏。並指其宗。則云戴族桓族。記謂之庶姓者。以始祖爲正姓。高祖爲庶姓。庶姓亦氏族之別名也。姓則受之天子。族則稟之時君。其不賜者。各從其父之姓。族。黃帝之子。兄弟異姓。周之子孫。皆姬姓者。古今不同。賜姓者亦少。惟外姓媾滿之徒。賜族者有大功德。宜世享祀者。方賜之。王朝大夫。不封爲國君者。王賜之族。春秋尹氏。武氏之徒。晉扶鄭宛。皆未賜族。故單稱名。其士會之幫處秦者。爲劉氏。伍員之子。在齊爲王孫氏。知果自別其族爲輔氏。皆身自爲之。襄十年伯與之大夫曰。平王東遷。吾七姓從王。賜之驛旄之盟。襄十一年盟毫曰。七姓十二國之祖。可知氏族一也。姓尤爲重。姓之爲言生也。氏之爲言類也。呂東萊曰。三代時曰姓者。統其祖考之所自出也。百世而不變。

曰氏者。則子孫之所自分也。數世而一變。以憑者論之。姓氏皆有別稱。通稱。豈可執漢儒之訓詁乎。如堯舜姬姓。稱陶唐氏。有虞氏。禹姒姓。有夏氏。成湯子姓。有商氏。此因國語帝胙禹以天下。賜姓曰姒。氏曰有夏。胙四岳國。命爲侯伯。氏曰有呂。而舉稱國號爲氏耳。上古至中古。人漸繁。故以氏族分之。氏族始有定名。至周始詳。古則但爲名號。若上古之氏。則一國號也。陶唐氏。有虞氏。猶之伏羲氏。神農氏。今之稱漢家。唐家也。因生賜姓者。立有德爲南侯。因其所由生。以賜姓。若舜由嬀汭。故陳爲嬀姓。諸侯以字諡爲族者。位不敢同天子。故氏其王父字。或卽其諡。稱以爲族。元凱十六族。兄弟也。世代久而人繁。族大。則族亦一姓也。又有如觀射父所稱。物賜之姓。以監其官。謂之百姓。則姓之別稱。亦猶氏也。漢去古近。愛煙博陸。稱曰霍氏。以氏代名。蓋美稱耳。此知氏亦可以爲通稱也。以左氏之說。字諡官邑才四者而已。柳芳曰。後世

或氏于國。則齊魯秦吳于諡。則文武成宣。于官。則司馬司徒。于爵。則王孫公孫。于次。則孟孫叔孫。于字。則展氏臧氏。駟氏國氏。于居。則東門北郭。于志。則三鳥五鹿。青牛白馬。于事。則巫乙匠陶。通志。則分三十二類。一切皆姓。國。則有代號。廟號。士夫有爵有諡。無爵者有字有號。衆所同然。其止六例。豈不亦簡便乎。大抵三代時。姓氏分而爲二。男子稱氏。婦人稱姓。氏以別貴賤。貴者有氏。賤者有名無氏。姓所以別婚姻。故有同姓異姓庶姓之別。三代之後。姓氏合而爲一。皆所以別婚姻。而以地望明貴賤。魏晉置中正。以門第官人。李唐論相。惟重八姓。天監士流案譜。貞觀禁約。婚姻。抑亦未矣。至洪武四年。廢國譜局。豈非厭其繁縟已甚乎。蓋重賢過于家世也。且自有統譜。原引繁然。未必盡當無舛也。如所氏引伐木所。以古有虞衡。因主伐木。遂以爲姓。此亦支矣。風俗通所姓。宋大夫華所事之後。穀梁傳隱九年。俠卒。俠者所俠也。此

與顏籀已異。朱以爲舜臣朱虎。後似之。東觀記曰。其先朱微子之後。周衰。宋滅。梓陽易姓爲朱。廣韻本自高陽。後周封于邾。爲楚滅。子孫去邑氏朱。則朱有三說。路氏。國語。姁姓。陸終子求言。後別封路。廣韻。唐世系姬姓。帝華。後封路。急就篇注。路水名。在涿郡界。居音氏焉。此亦三說也。荀草名。所居饒之。因命氏。又云。晉荀氏。後避難改姓。姓苑。又云。黃帝後。說亦參差。今關中。荀音荀。去聲。其實說文。荀子。从羊省。荀古文也。麗爲高屋之名。其先殷實。好爲室屋。審引審曲面勢。當爲司空之官。則尤同穴矣。兒倪本爲一姓。耶尋又合斟尋。求卽是義。而師古不能原。角本無角。而應麟分爲二。又何在。是正閭閻達達。以爲功哉。觀通志所載。移避所更。相伯哀愛之爲一。疏棘桂痛之更變。京稻之自取。賀師之避諱。吞之音他前。遺之音惟。黃之音肥。不之音彪。玉之音肅。能得二姓之音耐。眞慕子胥。則平聲。不當音運。毋丘卽貫。則雙姓。不得音無。加

之夷複沿改無常博雅者未能無漏宜矣是用哀集
列其稀僻者備遺忘可也按自子長刪世本爲世表
旁行邪上并效周譜此劉杳所引也漢溝洫志王橫
亦引周譜後漢有鄧氏官譜應劭王符皆有姓氏篇
何承天乃作姓苑吳志薛綜定五宗圖晉摯虞作族
姓昭穆記南齊賈淵祖弼之父匪之世傳譜學梁王
僧孺改定百家譜王弘百家譜王儉廣之元魏定諸
州七族百陳群九格由中正考之唐有高士廉氏族
志路敬淳衣冠譜王元感姓氏實論柳沖大唐姓族
系錄二百卷柳芳著論甚詳作永泰新譜李利涉唐
官姓氏記韋述開元譜張九齡姓源韻譜林寶元和
姓纂八姓外凡三百五十姓宋景祐屬門邵思賢姓
解則分一百七十門一千五百六十八氏錢明逸撰
熙寧姓纂紹興中鄧名世有姓氏書辨証鄭樵爲氏
族略長沙丁維舉撰百族譜周益公爲之序又嘗修
姓源韻譜容齋嘗議之鄧氏辨証黃潛嘗議之大抵

附會耳洪武十四年編修吳沉與籍劉仲質吳伯宗
據戶部黃冊編爲千家姓首云朱奉天運楚中周景
虞以韻編之成章如千字文因姓載歷代之人則凌
越知萬姓統譜具矣但無辨証耳

同姓名

湘東王有同姓名錄其書今不存如顏回為堯帥曾參為市人平原君哭墮井之毛遂漢程公疑秋胡不許婚是也王元美宛委餘編曰同時同姓名者兩韓信俱高帝時一楚王一韓王三召平一故秦東陵侯一陳王上柱國一齊相按為陳王柱國謂為陳勝徇齊哀王傳恐東陵侯即陳封者秦自王兩王恢俱武帝時一浩侯一大行謀誘匈奴者兩王臧武帝朝一

古今釋疑入卷之十

三

郎中令一年自殺一六年為太常兩王商俱成帝外戚一丞相樂昌侯一大司馬成都侯兩王章俱哀帝時一建平三年為右將軍一四年為京兆尹直言死兩王崇俱平帝時一新甫侯故丞相嘉子一大司空扶平侯魏兩王烈一字彥方化盜一字長體有道術謂嵇康不遇者晉兩王渾一戎父一濟父兩王澄一濟弟一戎從弟兩張秀一吳降將一趙王倫嬖臣俱拜驃騎將軍封公兩周撫一王敬將一彭城內史誅

梁兩王琳一散騎常侍一德州刺史唐兩李光進傳代宗朝一為光弼弟一為光顏兄俱蕃將賜姓為節度封公兩李繼昭俱昭宗時一為孫德昭一為符道昭俱賜姓名降朱梁為使相宋兩王著俱太祖時一以文學典制一以書學待詔稍先後者吳兩慶忌一王餘子一夫差將楚兩莊躋一莊王時大盜一莊王裔孫將軍平滇自王者漢兩王莽一右將軍見霍光傳崇朝時實無黨疏用之兩王鳳一為更始成國上相公不知而擬票切責

古今釋疑入

卷之十

三

公兩王譚一宜春侯一平阿侯兩徐幹一作中論一班超司馬晉兩劉毅一光祿大夫一衛將軍兩張禹一丞相一太傅俱封侯兩解系一見陶璜傳一自有傳兩王愷一武帝舅一安帝時丹陽尹兩蕭鈞一蕭鸞子一蕭瑀從子元兩伯顏一太傅淮陽王一大丞相秦王兩張昌宗一高宗初學士一則天時兩王方慶一則天時相一領尚藥奉御若異代同者兩王肅一曹魏兩王彥章一梁將一兩王渙一唐懿宗相兩元魏兩王彥章一吳統軍一兩王鴻一周世宗相兩

李通。一漢。一魏。兩王孫買。一齊大夫。兩徐逸。一魏。字景山。

兩張遼。一漢。一魏。兩江革。一漢。三李密。一晉。一魏。一隋。一唐。一宋。一明。一清。一民國。一現代。

在此例則胡元瑞所彙有八李祐。六李福。四李晟。李

紳豈止兩副座頭俱李益耶。元瑞曰。三孫子。三鄒子。

世所共知。又有不得不辨者。二孔甲。一黃帝史。一仲

尼孫俱著書名盤孟。一載。文志。二牟融。一漢。太尉。

一布衣俱著書曰牟子。一載。文志。二牟融。一漢。太尉。

弘明集牟子傳。遂以釋之。牟子傳儒之牟子矣。又夏

帝名孔甲。而唐詩人有牟融。尤奇。孔叢之盤孟。疑崇

古今釋疑。卷之十

文目誤。而弘明之兩嚴遵。一君平。一子陵。皆易姓。若

牟子。余疑為偽。兩樊崇。俱賊帥。一赤眉。兩李

育。俱賊將。一王郎。宋兩李定。一彈子。一彈子。一

李定。勃蘇。一兩韓文公。一昌黎。一南唐。照載。兩少

見朱子語錄。兩呂東萊。俱以東萊名。兩石林居

室山人。一李益。兩呂東萊。俱以東萊名。兩石林居

士。一吳縣人。位執政。見宋史。一松江人。官至尚書。見

漢之兩杜。兩李商隱。一玄宗朝。見舊唐書。一義山。兩李抱真。一抱

子夏也。兩李克寧。一李益子。兩李伯禽。一太白子。一

威。索屬。兩李克寧。一李益子。兩李伯禽。一太白子。一

通雅曰。此類甚多。如史記兩淳于髡。一見孟子後。一

見滑稽。三國志兩王雙。蜀斬王雙。而吳亦斬其將王

雙。必二人也。貞白刀劍錄。有王雙與曹真換刀。王胡

皆未載。然胡所編。為功亦夥。洪洲全搜。依然有漏。若

再得一讀全史。固當為通編之。廣記小說。尚不足採。

向知前東余寅。有同姓名錄。萬曆間書。當見之。郎仁

寶七修類稿。言漢高帝有謁者貢禹。武帝時王褒。朱

買。臣元帝時有尚書左僕射王褒。武昌太守朱買臣

古今釋疑。卷之十

余又按梁元帝遣朱買臣。則又一買臣也。嘗以楊何

弟子之京房。宣帝公孫康所遣之張敞。在度。最易混

目。近見人論買充之父通經。漢臘之人非謂。則以兩

買。遠兩陳咸為一矣。遠一漢人。一魏人。咸相人。諸公

摘辨。大有益于學者。元瑞言五王褒。而漢有三。一字

子淵。武帝時人。上得賢臣頌者。一字子登。武帝時人

得道治王屋山。與郊祀志之王褒為三。又後周王褒

字子淵。唐避諱。改子漢。余按郊祀志者。即五行志之

字子淵。唐避諱。改子漢。余按郊祀志者。即五行志之

字子淵。唐避諱。改子漢。余按郊祀志者。即五行志之

字子淵。唐避諱。改子漢。余按郊祀志者。即五行志之

天帝使我居此者。以上得賢臣頌之王褒。為武帝時則非矣。褒傳魏相。奏知音趙定。龔德等。刺益州王褒。乃請子淵作中和樂章。乃徵之。此宣帝時人。元瑞又言三王建。一。晚唐詩人。一。唐末據蜀。一。石晉隸州刺史。見唐餘紀。而前漢表元

延元年。有廣陵太守王建。為京兆尹。反遣之。而路史言有十餘。可見淹考一事。須暇豫強識藏書最富。乃能勝任耳。路史曰。昔聞唐堯虞舜矣。梁史又有虞舜官丞太常。為明堂之議。而漢更有唐堯為臨武長。堯

古今釋疑

卷之十

舜而可名哉。子既述祝融。共工。帝魁。青陽。高陽。渾敦。夏后。啓。商。湯。有巢。巢。章之不同矣。如劉弘王褒。俱有十一。張良有九。而張敞王吉皆有八。士何相執。壽夢臣越。書才四代。載兩伯夷。而論語有兩南宮适。王羲之之仕苻健。張華之佐慕容德。皆其類也。蕭繹陸善終。俱著同姓名錄。然特不能包刺。請誦其涉史曰。古有庸成氏。而黃帝臣亦曰庸成。伏羲曰蒼牙。而天雷之史亦曰蒼牙。羲臣曰巫咸。而未又商家。帝臣曰朱

而為唐刺濮離婁事黃帝。則論彼商臣。張若事黃帝。則指夫秦士。趙隱仕商國。而亟舉魏賢。馮夷友費昌。而竟談河伯。視叔均而思稷子。山海經。商均曰叔均。舜友朋。

而思齊臣。贊風后為軒師。禹時有風后。疑伍胥為楚族。黃

臣有伍胥。謂亦松為炎帝諸侯。王初平亦號赤松。季連為柳惠等。

臣。陸終之子為季連。仲衍為孟戲之弟。仲衍亦孔甲。

為孔子之孫。孔子八世孫名鮒。帝嚳之臣有窮之臣。俱曰羿。

古今釋疑

卷之十

注

採實曰。虞仲。蔡昭侯申。實蔡文侯申曾孫之子也。漢趙王如意。而廣宗又名之。唐義成曰琮矣。而奉天又名之。鬱林曰恪矣。而建王又名之。此何為耶。晉王氏一譜。有兩渾。渾子。兩渚。一字茂仁。兩渚。渚子。兩父。兩渚。渚子。兩處仲。渚字。又兩安期。渚子。豈惟他族。慕用而無識哉。按所云兩渾兩渚之類。非矣。晉書和子渾。字玄冲。太原晉陽人。渾弟湛。字處冲。非處仲也。王濟。字玄冲。乃琅邪臨沂人。澄字平子。而王玄冲

之弟亦名澄。烏得謂太原王琅琊王為一族乎。其曰
漢唐堯為臨武長者亦誤。按後漢書和帝紀。舊南海
獻龍眼荔枝。以臨武長唐堯上狀省之。章懷注云。堯
得報。即棄官還家。今乃以堯為堯。注止引范志。范乃
據後漢書。羅泌偶見訛本耳。且堯舜為名甚多。不足
異也。漢趙堯。趙禹。張禹。繁舜。又永光元年。大司農堯
延元年。護軍都尉甄舜。綏和二年。執金吾謝堯。為
尚書制科。道有堯舜禹湯所舉如何。乃魏相引
今釋疑 卷之十

尚帝時言。官中謁者趙堯舉春。李舜舉夏。倪湯舉秋。
貢禹舉冬。各職天子所服也。如此類。可盡數耶。

諱名

郝京山曰。秦皇名政。發正月之聲。正言為端。言漢高
名邦。改國為呂。雄改野雞。文帝名恒。改常山。景帝辟
改微子。開武帝名微。改刺通通侯。宣帝名詢。改孫卿
光武名秀。改茂才。明帝名莊。改老嚴。鄧嚴。帝名隆
改隆慮為林慮。安帝名慶。改慶氏為賀氏。吳太子名
和。改永興為嘉興。晉文名昭。改詔穆明君。三國志。愍
帝名業。建業。改建康。簡文。鄭后名阿春。春秋。改陽秋
今釋疑 卷之十

富春改富陽。梁武名阿練。呼練為絹。隋煬名廣。廣陵
為江都。唐高祖名虎。虎賁。虎林。改武為太宗。改世為
代。民為人民部。為戶部。高宗治。改理。代宗名豫。豫章
改鍾陵。署預。改藥。宋英宗名曙。改山藥。唐德宗名适。
括州改處州。宋為太祖。匡胤。改康衡。石晉敬瑄。拆敬
為文氏。苟氏。孝元后父名禁。改禁中為省中。劉安父
名長。淮南書長。改修。遷史。改談為同。李嗣祖父名楚
金。今皆改茲。晉世子毗。毗陵。改晉陵。為錢鏐。石柘。改

金樓劉氏改金氏。楊行密時呼蜜爲蜂。糖買曾以父名至中。不拜中書舍人。李賀父名晉肅。元稹議之。不赴進士。柳公綽以祖諱。不拜禮部尚書。李涵爲太子少傅。呂滑劾其不避父名。劉溫叟以父諱獄。不聽絲竹。桓玄以王忱呼溫酒流涕。嗚咽。劉道騫索鳳毛。謝超宗徒跣。還內。宋徐積父名石。終身不用石器。遇石不敢踐。秦漢而後諱名如此。由今論之。二名不偏諱。微正是也。孔安國鄭玄曰。讀書正言其音。毋有所諱。古今釋義 卷之十

故文王名昌。詩難曰。克昌厥後。書曰。使羞其行。而邦其昌。周禮曰。昌本之頌。武王名發。詩噫嘻曰。發發爾私。商頌曰。長發。幽風曰。厥發成王。名誦而崧高曰。吉甫作誦。屬王名胡。而宣王詩曰。胡不相畏。胡爲虺蜴。后稷名棄。書大誥曰。弗棄基。莊公名同。而書同盟。偕公名申。而書戊申。定公名宋。而書宋仲幾。孔子父叔梁紇。而書臧孫紇。獻武廢二山。而具敖亦錯見左傳也。詩書不諱。臨文不諱。廟中不諱。卒哭乃諱。如子蒲

之不當臨哭。呼滅周人。不得斥言文王昌。武王發耳。履按王伯厚序四部書。猶曰景部。葛常之作韻語陽秋。今人稱陶泉明之類。異代尚踵其諱。在所不必矣。

吏卿不同於三代之九卿。夏商九卿。周六官與三少。九棘。孤卿大夫位焉。六卿三孤也。漢襲秦自丞相御史大夫外。有正卿九。太常。光祿。衛尉。太僕。廷尉。鴻臚。宗正。大司農。少府。亦曰九寺。大卿。魏晉。宋齊如舊。北齊九寺。唐亦因之。皆曰林卿。中書令。本漢宦官也。至唐而為三省。漢武帝遊宴後庭。始以宦者置令。魏為中書令。又置監。并掌機密。至唐則尚書門下中書為三省。各以其省長官為宰相。則侍中中書尚書。溫密使。本唐宦官也。至宋而為兩府。唐初樞密寺。後改樞密院。列五房。有樞密。房。以主曹務。乃宰相之所也。宣宗以後。始設東西樞密兩院。以宦者為之。而樞密之任。歸之其體與宰相等矣。唐莊宗始以外官為之。而

古今釋疑 卷之十

溫密之任。親于宰相。以其與國有密也。宋因五代之舊。以中書為相。樞密為將。謂之兩府。而宰相之權。重于此。如此異同。不可勝數。前小而後大者。如尚書令。在漢為司隸小吏。而後世則為大臣所不敢當之官。尚書令。漢初其秩至卑。銅印青綬。主官禁文書而已。至唐則為三省長官。高祖入長安時。太宗以秦王為之後。郭子儀以勳位賞拜。以太宗曾為之。辭不敢受。自後至宋。無敢拜此官者。前大而後小者。如校尉。在漢為兵帥要職。而後世則為武弁所不齒之冗秩。漢八校尉。領禁衛諸軍。皆尊顯之官。宰相。督察三輔。彈劾公卿。其權至重。至魏晉。校尉又司隸校尉。校尉皆領重兵。鎮方面。乃大帥之職。至宋時。校尉

尉尉為武職。初階不入品從。至漢侍郎亦前小而後大。為元卿。而今為錦衣衛之班役。侍郎亦前小而後大。門下侍郎。則中書侍郎。皆為宰相。檢校題舉亦前大而後小。晉有檢校御史中丞。唐加檢校尚書。宋治平二年。熙寧遣使提領轉運。有提舉官。政和七年。置提舉秘書省。又有提舉官。觀之名。今則檢校提舉。皆為小職。古今懸絕若斯。姑舉其槩。苟不參稽互考。寧止小顏誤注金吾。歐公不知有秩而已哉。

古今釋疑 卷之十

古今釋疑卷之十終

古今釋疑卷之十一目錄

安成 楊霽竹菴訂正
吳雲舫翁索閱

十二律相生之法

十二宮變徵

十二管旋相爲宮

候氣

聚黍

古今釋疑卷之十一目錄

汗青閣

周禮三宮無商唐朱二十八調無徵

俗樂

後世聲詩不傳

樂不在器

琴法

十三徽

合止祝歌

古今釋疑卷之十一

合山方 北學

律呂相生圖



古今釋疑

卷之十一

汗青閣

十二律相生之法

律呂相生之法諸儒說各紛紜管子曰凡將起五音凡首先主一而三之四開以合九九一而三之即四也。以是四開合於五音九也。又九以是生黃鍾小素之首以成宮素本宮八十一數生黃鍾三分而益之以一爲百有八爲之宮爲五音之本益以三分之一二十七通前百有八徵是爲徵數。今按百有八半之則爲五十四有三而去其乘適足以是生商乘亦三分之一也。三分是商之有三分而復於其所以是成羽三分七十二今釋疑卷之十一十四合爲九十六是羽之數也。有三分而去乘適今按九十六半之則爲四十八去其一分淮南子曰一生足以是成角三分九十六去其一分淮南子曰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三三如九故黃鍾九寸。因而九之。九九八十一。故黃鍾之數立。律之數六。分爲雌雄。故曰十二鍾。以副十二月。十二各以三成。故置一而十一三之。爲積分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黃鍾大數立焉。史記曰律數九九八十一。以爲宮。三分去一。五十四以爲徵。三分益一。七十二以爲商。三

分去一。四十八以爲羽。三分益一。六十四以爲角。黃鍾長八寸七分一。宮。七當大呂長七寸五分三分一。作十太簇長七寸七分二。角。七當夾鍾長六寸一分三分一。一作七姑洗長六寸七分四。羽。七當仲呂長五寸九分三分二。徵。糲賓長五寸六分三分一。一作二林鍾長五寸七分四角。七當夷則長五寸四分三分二。商。四南呂長四寸七分八。徵。作十無射長四寸四分三分二。應鍾長四寸二分三分二。羽。按史記律數。十誤今釋疑卷之十一字而誤屈其下垂之筆。本同馬貞沈括之說。生鍾分其夾糲夷三律誤字。則蔡元定以算得之。生鍾分。子一分。丑三分二。寅九分八。卯二十七分十六。辰八十一分六十四。巳二百四十三分。一百二十八。午七百二十九分。五百一十二。未二千一百八十七分。二千二十四。申六千五百六十一分。四千九十六。酉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八千一百九十二。戌五萬九千四十九分。三萬二千七百六十八。亥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分。六萬五千五百三十六。生鍾術曰以

下生者倍其實。三其法。如黃鐘九寸。倍之則為十八。三其法。則十八為三十六。故下
生林鐘。以上生者。四其實。三其法。如林鐘六寸。四之
法。則二十四為三十八。置一而九三之。以為法。如法得
故上生太簇長八寸。置一而九三之。以為法。如法得
長一寸。凡得九寸。命曰黃鐘之宮。置子之一。而九三
九千六百八十三算。為子之十法。置子之實。十七
萬七千一百四十七算。而以寸法約之。則一萬九千
六百八十有三算。為一寸。而
通其實之全數。得九寸矣。故曰音始於宮。窮於角
數。始於一。終於十。成於三。氣始於冬至。周而復生。京
房曰上生下。皆三生二。下生上。皆三生四。陽下生陰。
古今釋疑 卷之十一 四
 陰上生陽。終於中呂。而十二律畢矣。劉向曰。隔七為
 上生。隔八為下生。蔡邕律歷志曰。陽六為律。陰六為
 呂。黃鐘參分損一下。生林鐘。參分林鐘益一。上生太
 簇。參分太簇損一下。生南呂。參分南呂益一。上生姑
 洗。參分姑洗損一下。生應鍾。參分應鍾益一。上生蕤
 賓。參分蕤賓損一下。生大呂。參分大呂益一。上生夷
 則。參分夷則損一下。生夾鍾。參分夾鍾益一。上生無
 射。參分無射損一下。生中呂。陰陽相生。自黃鐘始。而

左旋。八八為伍。周禮鄭玄註曰。十二管相生。以陰陽
 六體為之。黃鐘乾之初九也。下生林鐘。坤之初六。林
 鐘又上生太簇。之九二。太簇又下生南呂。之六二。南
 呂又上生姑洗。之九三。姑洗又下生應鍾。之六三。應
 鍾又上生蕤賓。之九四。蕤賓又上生大呂。之六四。大
 呂又下生夷則。之九五。夷則又上生夾鍾。之六五。夾
 鍾又下生無射。之上九。無射又上生中呂。之下六。同
 位者象夫妻。異位者象子母。所謂律娶妻而呂生子
古今釋疑 卷之十一 五
 也。下生者三分去一。上生者三分益一。五下六上。乃
 一終。黃鐘長九寸。大呂長八寸二分四十三分寸
 之一百四。太簇長八寸。夾鍾長七寸二千一百八十
 七分。寸之千七百七十五。姑洗長七寸九分寸之一。中呂
 長六寸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寸之萬二千九百七
 十四。蕤賓長六寸八十一分寸之二十六。林鐘長六
 寸。夷則長五寸七十七分寸之四百五十一。南
 呂長五寸三分寸之一。無射長四寸六千五百六十

一分寸之六千五百二十四應鍾長四寸二十七分寸之二十。杜佑通典。悉本於此。蔡元定律呂新書曰。鄭說十分正寸也。史記生鍾分。因正寸展新分。史記律數。計新分。借舊寸。今依生鍾術。約定分釐毫絲忽。皆以十爲九而止。黃鍾九寸。林鍾六寸。太簇八寸。南呂五寸三分。姑洗七寸一分。應鍾四寸六分六釐。蕤賓六寸二分八釐。大呂八寸三分七釐六毫。夷則五寸五分五釐一毫。夾鍾七寸四分三釐七毫三絲。無射四寸八分八釐四毫八絲。中呂六寸五分八釐三毫四絲六忽。按鄭氏與太史公說不同。太史二說。又自爲異。而今皆取之。鄭氏之言。分寸審度之正法也。太史之言。欲其便於損益。而爲假設之權制也。蓋律管之長以九爲本。上下相生。以三爲法。而鄭氏所用正法。破一寸以爲十分。而其下破分爲釐。破釐爲毫。破毫爲絲。破絲爲忽。皆必以十爲數。則其數中損益之際。皆有餘分。雖有巧歷。終不能盡。是以自分而下

古今釋疑

卷之十一

六

遂不可析。而直以九相乘。歷十二管。至破一寸以爲一萬九千餘分。而後略可得而記焉。然亦苦於難記。而易差。終不若太史公之法。爲得其要而易考也。蓋以子爲一。而十一三之。以至於亥。則得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算。而子爲全律之實可知矣。以寅爲子之寸數。而酉爲寸法。則其律有九寸可知矣。以辰爲子之分數。而未爲分法。則其寸有九分可知矣。以午爲子之釐數。而已爲釐法。則其分有九釐可知矣。以申爲子之毫數。而卯爲毫法。則其釐有九毫可知矣。以戌爲絲數。而丑爲絲法。則毫有九絲可知矣。下而爲忽。亦因絲而九之。雖出權宜。而不害其得乎自然之數。以之損益。則三分之數。整齊簡直。易記而不差也。其曰黃鍾八寸十分一者。亦倣此意也。履闕之先。中丞曰。史記云。子一分。丑三分二。寅九分八者。上屑奇數。以三歷十二辰。皆三倍加之。所謂律參也。其下屑偶數。所謂律兩也。史記云。下生者倍其實。三其法

古今釋疑

卷之十一

七

上生者四其實三其法不過陰位以倍陽位以四而已。倍卽三分損一也。損一卽倍其實也。四卽三分益一也。益一卽四其實也。六陽辰當位自得。六陰辰則居其衡。其林鍾南呂應鍾三呂之數在陰方。無所改。其大呂夾鍾中呂三呂之數在陽方。則用倍數。方與十二月之氣相應。蓋陰從陽也。子寅辰午申戌爲陽。丑卯巳未酉亥爲陰。而子至巳又爲陽方。午至亥又爲陰方也。故漢志以六陽下生。六陰上生。而鄭蔡之法。自魏賈午生大呂。卽目爲上生。正此數耳。知戊數爲黃鍾之終。則知應鍾之五十三萬一千四百四十一。乃黃鍾之終數也。自八十一而累分損益。至中呂生子。爲二十六萬二千一百四十四。既應符律兩之四。又應符倍更十八變之數。豈偶然哉。漢志詳言九六之義。精矣。賈成典史記所說不同。西山曰。鄭氏之言。分寸審度之正法也。太史之言。便于損益而假設之權制也。吾謂自然之理。自然之數。一合無所不

合。既可如此取之。亦可如彼取之。權制卽至理也。因取諸說約爲一譜。黃鍾實九寸。子一分。數起于得此一卽當黃鍾以九紀度法。九絲爲毫。九毫爲分。九分爲寸。此分損益爲生法。以三歷十二辰。得一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爲黃鍾之實。其十二辰所得數。在子寅辰午申戌六陽辰。爲黃鍾寸分釐毫絲之數。子爲黃鍾九寸。辰爲八十一分。午爲七百二十九釐。申爲六千五百六十一毫。戌爲五萬九千四十九絲。在亥酉未巳卯丑六陰辰。爲黃鍾寸分釐毫絲之法。亥爲黃鍾之實。酉之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爲寸。未之二千一百八十七爲分。巳之二百四十三爲釐。卯之二十七爲毫。丑之三爲絲。徑圍之分。以十紀法。天地之全數也。相生之分。以九紀法。因三分損益。而用乘之奇數也。益康鍾律長九寸。圓九分。以圓乘長。得積八十一。用十度爲八寸一分。林鍾實六寸。丑三分二。三其法爲三寸。兩其實。三分子之實。得三以爲法。黃鍾下生。倍其三法。得六寸。爲未之林鍾。取衡居丑。子析三分。每分五萬九千四十九。丑于三分得二。是十一萬八千九十八數。爲林鍾六寸。以八十微管于三分益一。爲二十七者三。取其二爲五十四。生徵。管于三分益一。爲百八。生徵。半之。卽五十四也。鄭

玄杜佑云。下生倍其實。爲十八。三分十八。爲太簇實。三股。得一股。亦六寸也。十度爲五寸四分。八寸。寅九分八。三其法爲九分。四其實爲八也。此則一爲一寸。三分丑之實。得二以爲法。林鍾上生。四其法。得八寸爲太簇。子一分。析爲九分。每分一萬九千六百零八十三。寅九分之中。得八萬五千四百六十四。積八寸。爲太簇。三分丑數。每股三萬九千三百六十六。加此數于丑數。一十五萬七千四百六十四也。五十四而三分之。爲十八者三。益十八千五百五十四。爲七十二。生商管子三分百八。損一。生商。亦七十二也。鄭云。上生四其實。得二十四。爲江。三分二十四。南呂實五。而用一股。亦八寸也。十度爲七寸二分。南呂實五寸三分。卯二十七分十六。三爲一寸。三分寅之實得

本釋疑 卷之十一

二寸六分以爲法。太簇下生。倍其法。得五寸三分。爲酉之南呂。取衝居卯。三分寅數。每股五萬二千四百八十八。卯得二股。爲一十萬四千九百七十六。算。七十二而三分之。爲二十四者三。損二十四千七十二。爲四十八。生羽。管子三分益一。爲九十六。生羽。半之。亦四十八也。鄭云。下生倍實。得十六。爲法。而三其法。得三。以分其法。乃用十五。得三者五。爲五寸。餘一。爲三分寸。姑洗實七寸一分。辰之一。十度爲四寸七分七釐。八十一分六十四。九爲一寸。三分其實得一寸七分爲法。南呂上生。四其法。得四寸二十八分。內收二十七分。爲三合計七寸一分。以爲姑洗。三分卯數。每股三萬四千九百九十二。辰益一

股。爲一十三萬九千九百六十八。算。四十八而三分之。爲十六者三。益一。爲六十四。生角。管子以三分九十六。損一。生角。亦六十四也。鄭云。上生四其實。得六十四。爲法。而三其法。得九。以分其法。乃用六十三。得九者七。爲七寸。餘一。爲九分。應鍾實四寸六分。六釐。已二百四十三分一百二十八。二十七爲一寸。三爲一分。一爲三分辰之實。得二寸三分三釐。以爲法。姑洗下

生。倍其法。得四寸六分六釐。爲亥之應鍾。居巳。三分每股四萬六千六百五十六。已爲二股。爲九萬三千三百一十二。算。六十四三分。餘一。故五音止五。乃以一爲九釐。爲五百七十六。釐而三分。每股一百九十二。損一。爲三百八十四。釐。生變宮。鄭云。下生倍

今釋疑 卷之十一

其實。得一百二十八。爲法。而三其法。得二十七。以分其法。乃用一百八。得二十七者四。爲四寸。餘二十。爲二十七分。寸之二十。十。蕤賓實六寸二分八釐。午度爲四寸一分五釐四毫。蕤賓實六寸二分八釐。午七百二十九分五百一十二。八十一爲一寸。三三分已之實。得一寸五分二釐。以爲法。應鍾上生。四其法。得四寸二十分八釐。內收十八分。合六寸二分八釐爲蕤賓。三分已數。每股三萬一千一百零四。益一。爲八十四。釐。而三分之。每股一百二十六。算。變宮三百一十二。生變徵。鄭云。上生四其實。得五百一十二。爲法。而三其法。得八十一。以分其法。乃用四百八十六。得八十一者六。爲六寸。餘二十六。爲八十

一分寸之二十六。十度。大呂實八寸三分七釐六
 毫。五寸六分五釐二毫。毫末二千一百八十七分一千二十四。二百四十三
為一寸。二
 十七。為一分。三毫。三分午之實得二寸八釐六毫。
 一釐。一為三毫。三毫。三分午之實得二寸八釐六毫。
 以為法。疑實上生四其法得八寸三十二釐二十四
 毫。內收二十七釐為三分。餘五釐。又收十八毫為二釐。餘六毫。合之為丑之大呂。
 居未得三分午數。每股四萬一千四百七十二。未損一
 萬五千八百八十八。變徵五百一十二釐。分三
 股。每股得一百七十。而餘二此變徵所以止于二也。若
 所釐為九毫得四千六百零八毫。而三分之損一得
 一為三千七十二毫。生大呂。鄭云。上生四其實得
 今釋疑人 卷之十一
 一千四十八為法。而三共八十一。得二百四十三。以
 分其法。乃用一千九百四十四。得二百四十三者八。
 為八寸。餘一百四為二百四十三分。之一夷則實
 百四。十度為七寸五分二釐八毫四絲。夷則實
 五寸五分五釐一毫。申六千五百六十一分四千九
 十六。七百二十九為一寸。八十一為三分未之實。
 一分。九為一釐。一為一毫。三分未之實。
 得二寸七分二釐五毫為法。大呂下生倍其法得四
 寸十四分四釐十毫。內收九分為一寸。餘五分。又收九毫為一釐。餘一毫。合為
 夷則。三分未之原數。每股二萬七千六百四十八。而
 零五百九十二算。以三千七十二毫。而三分之。第
 股一千二十四。益一股。為四千九十六毫。生夷則。

鄭云。下生倍其實得四千九十六為法。而三其二百
 四十三。得九百二十九。以分其法。乃用三千六百四
 十五。得七百二十九者五。為五寸。餘四百五十一。為
 七百二十九分。寸之四百五十一。十度為五寸零
 毫。夾鍾實七寸四分三釐七毫三絲。西一萬九千六
 百八十三分八千一百九十二。二千一百八十七為
一寸。二百四十三
為一分。二十七為一釐。一為一毫。三分申之實得一寸七分
 七釐六毫三絲為法。夷則上生四其法得四寸二十
 八分二十八釐二十四毫十二絲。內收二十七分
為一寸。餘一釐。又收十八毫為二釐。餘三毫。合為卯之
 今釋疑人 卷之十一
 夾鍾居酉。三分申數。每股三萬六千八百六十四。西
 一為十四萬七千四百五十六。算。三分四千九
 十六。每股一千三百六十五。而餘一。乃析毫為九絲。
 得三萬六千八百六十四。分三股。得一萬二千二百二
 百八十八。西損一得二股。為二萬四千五百七十六。
 生夾鍾。鄭云。上生四其實得一萬六千三百八十四。
 為法。而三其七百二十九。得二千一百八十七。以分
 其法。乃用一萬五千三百九。得二千一百八十七者
 七。為七寸。餘一千七百七十五。為二千一百八十七分。
 寸六分九釐二毫六絲七忽。無射實四寸八分八釐
 四毫八絲。戊五萬九千四十九分三釐二千七百六
 十八分。六千五百六十一為一寸。七百二十九為一
 分。八十一為一釐。九為一毫。一為一絲。

三分酉之實得二寸四分四釐二毫四絲為注八鍾
 下生倍其法得四寸八分八釐四毫八絲為無射三
 酉之原數每股二萬四千五百七十六成益一為
 九萬八千三百零四算三分二萬四千五百七十
 六絲每股入千一百九十二成益一為三萬二千
 七百六十八生無射鄭云下生倍其實得三萬三
 千七百六十八以分其法而三其二千一百八十七得六
 千五百六十一以分其法乃用二萬六千二百四十
 四得六千五百六十一者四為四寸餘六千五百二
 十四為六寸五分六十一分寸之六千五百二十四
 十度為四寸三分中呂買六寸五分八釐三毫四
 絲六忽亥一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分六萬五千
 今釋疑卷之十一
 五百三十六萬九千六百八十三為一十二千一
 釐二十七為一毫三分戌之實得一寸五分八
 釐七毫五絲六忽為法無射上生四其法得四寸二
 十分三十二釐二十八毫二十絲二十四忽收十八
 寸又收二十七釐為三分又收二十合為已之中呂
 七毫為三釐又收十八忽為二絲合為已之中呂
 居亥三分戌數每股三萬二千七百六十八亥損一
 三萬一千零七十二算三分三萬二千七百六十
 八絲每股一萬零九百二十二而餘乃析絲為九忽
 得二十九萬四千九百一十二忽而三分之每股九
 萬八千三百零四忽亥損一得二股為一十九萬六

千六百零八忽生中呂再三益一為二十六萬二
 千一百四十四為黃鍾之變此即十六變倍爻之數
 也再三益一故十二藏十三而中呂為極數若後
 析之六十律可也鄭云上生四其實得十三萬一
 千零七十二為法而三其六千五百六十一得一萬
 九千六百八十三以分其法乃用十一萬八千九十
 八得西參者六為六寸餘萬二千九百七十四為折
 寸之分按鄭註于千上生四其實蓋四其一百二十
 八為五百一十二矣未又用上生四其實為二千四
 八申倍之為四千九百六十八西四之為一萬六千三
 百八十四戌倍之為三萬二千七百六十八故亥復四
 之為十三萬一千七百七十二也更從亥上生四其實
 五十二萬四千二百八十八為法而三其萬九千六
 百八十三得五萬九千九百四十九以分其法乃用四
 萬八千三百零四為折寸之分合生黃鍾之變○蔡
 今釋疑卷之十一
 以三分亥之實得二寸一分八釐七毫一絲五忽為
 法中呂上生黃鍾之變四其法得八寸七分八釐一
 毫六絲二忽蓋蔡本太史公法而以毫釐絲忽約之
 者也十度中呂為五寸九分二釐五毫一絲一忽
 四獨呂覽言黃鍾三寸九分李文利律呂元聲主之
 瞿九思實用編取之其說曰三十九分者黃鍾之律
 陽之始也由是四十八分為大呂又五十七分為太
 簇又六十六分為夾鍾又七十五分為姑洗又八十
 四分為仲呂九十分者蕤賓之律陽之極也由是八
 十一分為林鍾七十二分為夷則六十三分為南呂

五十四分爲無射。四十五分爲應鍾。子午者陰陽之府也。黃鍾生陽。蕤賓消陽。二律縱爲經。十律橫爲緯。經以陰陽之升降言也。子午得天地之中。左右律之升降。皆不能過也。但律呂之數。紀陽不紀陰。故於蕤賓以下六律。不言陰之生。但紀其陽之降耳。黃鍾長三寸九分。以九六升。陽至蕤賓而極其長。蕤賓長九寸。以九六歸。陽至黃鍾而極其短。二律持其兩端。左右律莫不受法于二律。則經緯見矣。十律爲緯。亦有二義。自其相對者言之。丑與亥對。寅與戌對。卯與酉對。辰與申對。巳與未對。蓋左五律紀陽之升。左皆爲陽。左比右各多三分者。陽道常饒也。右五律紀陽之降。右皆爲陰。右比左各少三分者。陰道常乏也。左右相對。雖差三分。而皆以同類爲偶。如丑亥皆四寸有奇。寅戌皆五寸有奇。卯酉皆六寸有奇。辰申皆七寸有奇。巳未皆八寸有奇。是也。左律分寸之數皆十二。如丑律四八之類。皆本於黃鍾之三九也。右律分寸

之數俱九。如未律八一之類。皆本于蕤賓之九也。非緯而何。此是言其對待者。自其相衡者言之。寸數俱一百二十。分數俱九。共成一百二十九分。丑未二律。一百二十九分。寅申二律。一百二十九分。卯酉二律。一百二十九分。辰戌二律。一百二十九分。巳亥二律。一百二十九分。即黃鍾蕤賓之律。黃鍾三十九。蕤賓九十。合之共一百二十九。可見二律爲經之義。此是言其錯綜者。皆自然而然。不待安排。夫子午爲經。左右爲緯。是以陰陽之消長而言一定之體也。若夫旋宮之制。按月用律。則十二律皆可爲經。如以黃鍾爲宮。則隔八相生。以林鍾爲徵。太簇爲商。南呂爲羽。姑洗爲角。應鍾爲變宮。蕤賓爲變徵。則爲經。徵商羽角。皆左右往來以爲之緯也。律爲經。莫不皆然。是又流行之用。而不可以執一論也。十二律雖分經緯。要之一黃鍾足以該之。黃鍾三寸。以三因之。十二律無非三也。黃鍾九分。以九因之。十二律無非九也。丑四

十八分。五九而餘其三也。三之則爲十六矣。寅五十七分。六九而餘其三也。三之則爲十九矣。卯六十六分。七九而餘其三也。三之則爲二十二矣。辰七十五分。八九而餘其三也。三之則爲二十五矣。巳八十四分。九九而餘其三也。三之則爲二十八矣。自丑至巳以三約之。皆無餘分。以九約之。每多三分者。左益三分也。未八十一分。九其三也。三之則爲二十七矣。申七十二分。九其八也。三之則爲二十四矣。酉六十三分。九其七也。三之則爲二十一矣。戌五十四分。九其六也。三之則爲十八矣。亥四十五分。九其五也。三之則爲十五矣。自未至亥。以三約之。亦無餘分。以九約之。比左少三分者。右損三分也。此黃鍾之三九。所以爲十一律之本也。王廷相。韓邦奇。黃省曾。駁之。黃積慶作樂律管見。王邦直作律呂正聲。皆宗之。按李贄之說。其疑氣升與日準。何驟加乎。此言是也。然三分損益。九九旋十二。自天地間之一法也。至漢志律娶

妻。呂生子。聲原以易證之。隔八乃隔七也。既生之位。乃隔八耳。七日來復。正可互徵。凡爻極于六。周而復起爲七。晝夜寒暑。陰陽盡以六位相旋。至六則極。至七則變。故子月一陽生。四月六陽。而五月又一陰生也。十二辟卦。配十二月。律呂攷以乾坤十二爻。配十二律。則知黃鍾之子。與蕤賓之午。一陽交一陰。而生二陰。是爲林鍾。二陰交二陽。而生三陽。三陽交三陰。而生四陰。以至生十二。皆如之。曰律娶妻。呂生子者。姑就其始言之也。

變宮變徵

國語周景王問於伶州鳩曰。七律者何。韋昭註曰。周有七音。黃鍾爲宮。太簇爲商。姑洗爲角。林鍾爲徵。南呂爲羽。應鍾爲變宮。蕤賓爲變徵。按後漢志說。與此同。此說蓋以黃鍾爲法。餘律並準此。淮南子曰。姑洗生應鍾。比於正音。故爲和。應鍾生蕤賓。不比於正音。故爲變。通典曰。按應鍾爲變宮。蕤賓爲變徵。自殷以前。但有五音。自周以來。加文武二聲。謂之七聲。五聲爲正。二聲爲變。變者和也。蔡西山曰。宮與商。商與角。徵與羽。相去皆一律。至角與徵。羽與宮。相去乃二律。相去一律。則音節利。相去二律。則音節遠。故角徵之間。近徵收一聲。比徵少下。故謂之變徵。羽宮之間。近宮收一聲。少高於宮。故謂之變宮。自宮九寸。三分損一。爲徵六寸。徵三分益一。爲商八寸。而不可分。故止三統。乃析一寸爲九分。共七十二分。三分損一。生羽四十八。三分益一。生角六十四。隔八下生。當得宮前

古今釋疑

卷之十一

三

一位以爲變宮。然其數三分之。各得二十有一。尚餘一分。不可損益。故五聲之正。至此而窮。若欲生之。則須更以所餘一分。析爲九釐。共爲五百七十六釐。三分損一。乃得三百八十四。生變宮。又自變宮。隔八上生。當得徵前一位。三分益一。得五百十二。生變徵。自此又當下生。而三分之。又餘二。此變聲所以止於二也。變宮變徵。宮不成宮。徵不成徵。古人謂之和。繆又曰。所以濟五聲不及也。變聲非正。故不爲調也。然有五聲而無二變。亦不可以成樂也。先中丞周易時論曰。七音二變。在先天爲乾。坤見異之位。在後天爲坎離。乾坤之位。本之孔子乾據始。坤正終之說。南方正用。而坤以成之。北方正始。而乾續終始之際。故乾當應鍾變宮。以轉黃鍾之坎。而離當蕤賓變徵。以交林鍾之坤。兌爲金商。而列位配羽。以接乾坎雙宮。土托亥子。以族商洗角。同歸二火。離坤之用。豈非徵至之幾乎。至其旋用。不據本位。八卦亦旋用。不據本位也。

古今釋疑

卷之十一

三

禮運曰。五聲六律十二管。旋相爲宮。孔氏正義曰。十二辰各自爲宮。各有五聲。十二管相生之次。至中呂而變。凡六十聲。通典曰。五聲六律。旋相爲宮。其用法。先以本管爲均。八音相生。或上或下。取五聲令足。然後爲十二律。旋相爲宮。若黃鍾之均。以黃鍾爲宮。商爲角。林鍾上生太簇爲商。太簇下生南呂爲羽。南呂上生姑洗爲角。此黃鍾之調。姑洗皆三分之次。故用正律也。若大呂之均。以呂爲宮。大呂下生夷則爲徵。夷則上生夾鍾爲商。夾鍾下生無射爲羽。無射上生中呂爲角。此大呂之調也。中呂皆三分之次。故用正律之聲也。太簇之均以太簇爲宮。太簇下生南呂爲徵。南呂下生姑洗爲商。姑洗下生應鍾爲羽。應鍾上生蕤賓爲角。此太簇之調也。蕤賓皆三分之次。故用正律之聲。夾鍾之均。以夾鍾爲宮。夾鍾下生中呂爲商。中呂上生黃鍾爲羽。黃鍾正律之聲長非商。三分去一之次。此用其子聲爲羽也。黃鍾上生林鍾爲角。林鍾子聲短。非中呂爲商之次。故還用姑洗之均。以姑洗爲宮。姑洗下生應鍾爲徵。應鍾上生蕤賓爲商。蕤賓上生大呂爲羽。正聲長非蕤賓。三分去一之次。故用其子聲爲羽。是三分去一大。大呂下生夷則爲角。夷則子聲短。非蕤賓爲商。三分去一之次。故還用正聲爲角。此中呂之均。以中呂爲宮。中呂上生黃鍾爲羽。黃鍾正律之聲長非羽。三分去一之次。故用其子聲爲羽。是三分去一中。中呂下生夾鍾爲商。夾鍾子聲短。非中呂爲商之次。故還用姑洗之均。以姑洗爲宮。姑洗下生應鍾爲徵。應鍾上生蕤賓爲商。蕤賓上生大呂爲羽。正聲長非蕤賓。三分去一之次。故用其子聲爲羽。是三分去一大。大呂下生夷則爲角。夷則子聲短。非蕤賓爲商。三分去一之次。故還用正聲爲角。此中呂之均。以中呂爲宮。中

呂上生黃鍾爲徵正聲長非中呂三分去一之次故還夷
用其子聲爲徵是其三分去一之次黃鍾下生林鍾
爲商林鍾上生太簇爲羽太簇正聲長非林鍾爲商三
分去一之次故用其子聲爲羽亦是三分去一之次
太簇下生南呂爲角此中呂之調正聲三子聲三也
蕤賓之均生夷則爲商蕤賓上生大呂爲徵大呂下
非夷則三分去一爲羽之次故用子聲爲羽亦是三
分去一之次夾鍾上生無射爲角子聲短非夷則爲
商之次還用正聲爲角此蕤林鍾之均林鍾上生太
簇爲商太簇正聲長非林鍾爲商三分去一爲徵之
次故用子聲亦是爲徵三分去一之次太簇下生南
呂爲角上生姑洗爲羽姑洗正聲長非南呂三
分去一爲羽之次故用子聲亦是去一之次姑洗下
生應鍾爲角應鍾子聲短非南呂爲商之次故還夷
用正聲爲角此林鍾之調亦子聲二正聲三也夷
則之均生夷則爲商夷則上生夾鍾爲徵夾鍾正聲
長非夷則三分去一爲徵之次故用子聲爲
徵亦是三分去一之次夾鍾下生無射爲商子聲短
非夷則爲商之次故還用正聲爲商無射上生中呂
爲羽中呂正聲長非無射三分去一之次故用子聲
爲羽亦是三分去一之次中呂上生黃鍾爲角黃鍾
正聲長非無射三分去一爲角之次故
用子聲爲角夷則之調正聲二子聲三南呂之均南
呂爲角上生姑洗爲徵姑洗正聲長非南呂三分去
一爲徵之次故用子聲爲徵亦是三分去一之次姑
洗下生應鍾爲商應鍾子聲短非南呂三分去一之
次故用正聲爲商應鍾上生蕤賓爲羽蕤賓正聲長
非應鍾爲商三分去一之次故用子聲爲羽蕤賓上
生太呂爲角正聲長非應鍾爲商之次故用子聲爲

角亦是三分去一之次以此無射之均無射上生中
南呂之調正聲二子聲三也無射之均無射上生中
呂為徵中呂正聲長非無射三分去一為徵之次故
用子聲為徵亦是三分去一之次中呂上生黃鍾為
商黃鍾正聲長非無射為宮之次故用子聲為商亦
是其宮之次黃鍾下生林鍾為羽林鍾正聲長非黃
鍾為商三分去一之次故用子聲為羽林鍾上生太
簇為角太簇正聲長非黃鍾為商三分去一之次故
用子聲為角此無射應鍾之均生蕤賓為徵蕤賓正
聲長非應鍾三分去一為徵之次故用子聲為徵蕤
賓上生大呂為商大呂正聲長非應鍾為宮之次故
用子聲為商大呂下生夷則為羽夷則正聲長非蕤
賓為徵之次故用子聲為羽夷則上生夾鍾為角夾
鍾正聲長非大呂為商之次故用子聲
為角此應鍾之調亦正聲一子聲四也此謂迭為宮
古今釋疑卷之十一

商角徵羽也若黃鍾之律自為其宮為夾鍾之羽為
則之角為無射之商大呂之律自為其宮為姑洗之
此黃鍾之五聲也太簇之律自為其宮為中呂之
之徵為南呂之角為應鍾之商此謂大呂之五聲也
黃鍾之商此謂太簇之五聲也夾鍾之律自為其宮
為蕤賓之羽此謂夷則之徵為應鍾之中呂之律自
角為大呂之商此謂夾鍾之五聲也中呂之律自為
其宮為夷則之羽此謂中呂之五聲也蕤賓之律
自為其宮為南呂之角此謂蕤賓之五聲也林鍾
自為其宮為姑洗之商此謂姑洗之五聲也黃鍾之
之律自為其宮為無射之商此謂林鍾之五聲也

夷則之律自為其宮為應鍾之羽為大呂之徵為姑
洗之角為蕤賓之商此謂夷則
之五南呂之律自為其宮為中呂之角為林鍾之徵
此謂南呂無射之律自為其宮為大呂之角為夾鍾
之五聲也應鍾之律自為其宮為太簇之角為姑
洗之徵為林鍾之角所謂五聲六律十二管旋相為
宮者也蔡元定曰按孔氏以本文但云五聲十二管
故不及二變而止為六十聲今增入二變二十四聲
合為八十四聲自唐以來法皆如此第一宮黃宮林
古今釋疑卷之十一

正太商正南正姑洗正應鍾正蕤賓正夷則正
南正姑洗正應鍾正蕤賓正夷則正
正蕤賓正大夷則正第四宮南正姑洗正應鍾正
夷則正大夷則正第五宮姑洗正應鍾正蕤賓正
正第六宮應鍾正大夷則正第七宮夷則正大
宮蕤賓正大夷則正第八宮夷則正大
夷則正大夷則正第九宮夷則正大
正中正黃變林變太變第十宮夷則正大
正中正黃變林變太變第十宮夷則正大

林變太變南變第十一宮。無正中。正黃變林變太變

南變姑變第十二宮。中。正黃變林變太變南變姑變

應變朱子曰。律呂有十二。用時用七。若更挿一聲。便

拗矣。旋相爲宮。若到應鍾爲宮。則下四聲。都當低去。

所以有半聲。亦謂之子聲。近時所謂清聲是也。舊曰

四清聲。本立以避陵慢。其實理勢。不得不如此。以七

聲而爲一調。以五調而當一曲。凡十二曲。六十調。四

百二十聲。其正者以正律全聲應也。其半者以正律

古今釋疑卷之十一

半聲應也。變半者。以變律半聲應也。其變者。以變律

全聲應也。陽律爲宮。則商角皆陽。至變徵。則變而爲

羽。陰徵爲陰。至變宮。又變而爲陰也。

候氣

候氣之法。見於司馬彪續漢書曰。於密室中。以木爲

案。置十二律琯。各如其方。實以葭灰。覆以緹縠。氣至

則一律飛灰。范曄律曆志曰。爲室三重。戶閉塗墁。必

周密。布緹縠室中。以木爲案。每律各一。內庫外高。從

其方位。加律其上。以葭草灰。抑其半端。案曆而候之。

氣至者灰去。其爲氣所動者。其灰散。人及風所動者。

其灰聚。蔡季通曰。按律呂散亡。其器不可復見。然古

古今釋疑卷之十一

人所以制作之意。則猶可攷也。太史公曰。細若氣。微

若聲。聖人因神而存之。雖妙必効。言黃鍾始於聲氣

之元也。班固曰。天地之氣。合以生風。天地之風。氣正

而十二律定。劉昭曰。吹以攷聲。列以候氣。皆以聲之

清濁。氣之先後。求黃鍾者也。是古人制作之意也。夫

律長聲濁。而氣先至。極長則不成聲。而氣不應。律短

則聲清。而氣後至。極短則不成聲。而氣不應。此其大

凡也。今欲求聲氣之中。而莫適爲準。則莫若且多截

竹以擬黃鍾之管。或極其短。或極其長。長短之內。每
差一分。以爲一管。皆卽以其長。權爲九寸。而度其圓
徑。如黃鍾之法焉。如是而更迭以吹。則中聲可得。淺
深以列。則中氣可驗。苟聲和氣應。則黃鍾之爲黃鍾
者信矣。黃鍾者信。則十一律與度量衡權者得矣。沈
存中曰。候氣唯隋志論之甚詳。其法先治一室。令地
極平。乃埋律琯。皆使上齊。入地則有淺深。冬至陽氣
距地面九寸而止。唯黃鍾一琯達之。故黃鍾爲之應。

古今釋疑

卷之十一

三

正月陽氣距地面八寸而止。自太簇以上皆達。黃鍾
大呂先已虛。故唯太簇一律飛灰。屢按子月氣深。而
黃鍾最長。故先得氣。似矣。然陽氣之升。月不能寸。而
亥子二律。相去三寸有奇。不知十月應鍾管四寸一
分半。何以忽接十一月之九寸乎。蓋臆說也。黃佐曰。
今欲求黃鍾律管。縱長周徑羃積的實定數者。須依
蔡氏說。先多截竹。以擬黃鍾之管。或長或短之內。每
差纖微。各爲一管。以此諸管埋之地中。伺冬至時。隨

之者諸管之中。有氣應者。卽取其管而計之。合于造
化自然。非人力可爲。卽以此管分作九寸。寸作九分。
分爲九釐。釐作九毫。毫作九秒。秒作九忽。以合八十
一終天之數。及元氣運行。自子至亥。得十七萬七千
一百四十七之數。凡用此管。三分損益。上下相生。由
此又取此管九寸作十分。分作十釐。釐作十毫。毫作
十秒。秒作十忽。以合天地五位終於十之數。乃以十
釐八十一得八百一十分。以八百一十分。配九十分

古今釋疑

卷之十一

三

管。知此管長九十分。空圓中容八百一十分。卽十分
管長。空圓中容九十分。一分管長。空圓中容九分。凡
求度量衡由此。乃以此管面。空圓中容九分。以平方
羃法推之。知一分有百釐。釐有百毫。毫有百秒。秒有
百忽。卽計一平方分。通有而羃一萬萬忽。九平方分。
通有而羃九萬萬忽。乃以此九萬萬忽。依算經少廣
章所載。宋祖冲之密率乘除得圓周長的。計十分六
釐三毫六秒八忽。萬分忽之六千三百一十二。又以

圓周求徑計三分三釐八毫四秒四忽萬分忽之五千六百四十五。又以半徑半周相乘。仍得九萬萬忽內一忽漏。通得面羅如此。則黃鍾之廣與長。及空圍內積實。皆可計矣。故面羅計九方分。深一分。管則空圍內當有九立方分。深九方分。管計九寸。則空圍內當有八百一十立方分。此即黃鍾一管之實。其數與天地造化無不相合。此算法所以成也。算法既成之後。或以竹或銅。別爲之。依其長。各作八十一分。以爲十二律相生之法。又依其長。作九十分。乃取九十分之分。計三分三釐八毫四秒四忽萬分忽之五千六百四十五。以合孔徑。如此。則圓長面羅。與夫空圍內積。自然無不諧會矣。

古今釋疑

卷之十一

三

累黍

班志曰。度起於黃鍾之長。以子穀秬黍中者。一黍之廣。度之九十分。黃鍾之長。一爲一分。十分爲寸。十寸爲尺。十尺爲丈。十丈爲引。量起於黃鍾之倫。以子穀秬黍中者。千有二百。實其倫。十倫爲合。十合爲升。十升爲斗。十斗爲斛。權起於黃鍾之重。一倫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銖。兩之爲兩。二十四銖爲兩。十六兩爲斤。三十斤爲鈞。四鈞爲石。隋鄭譯。蘇夔。五代時王朴。宋胡瑗李照之徒。以黍求律。皆本諸此。至房庶乃言。嘗得古本漢志。云度起於黃鍾之長。以子穀秬黍中者。一黍之起。積一千二百黍之廣。度之九十分。黃鍾之長。一爲一分。今文脫之。起積一千二百黍八字。故自前世之來。累黍爲尺。以製律。是律生於尺。尺非起於黃鍾也。且漢志云。一爲一分者。蓋九十分之一。後儒誤以一黍爲一分。其法非是。當以秬黍中者。一千二百。實管中。黍盡得九十分。黃鍾之長九寸。加一以爲

古今釋疑

卷之十一

三

尺則律定矣。范景仁是之。乃爲言曰。李照以縱黍累尺。管空徑三分。容黍千七百三十。則太長。胡瑗以橫黍累尺。管容黍一千二百。而空徑三分四釐七毫。則太短。是皆以尺生律。不合古法。今庶所言。實千二百黍於管。隨其短長。斲之以爲黃鍾之長。就取三分。以爲空徑。則無容受不合之差。較前二說爲是。司馬君實與范景仁書曰。按累黍求尺。其來久矣。今景仁曰。生於有。莫書異於今。本不知生所得書。傳於何世。

古今釋疑

卷之十一

五

而相承積謬。由古及今。更大僞甚衆。曾不寤也。又其書。既云積一千二百黍之廣。何必更云一黍之起。此四字者。將安施設。劉子駿班孟堅之書。不空如此冗長也。且生欲以黍實中。乃求其長。何得謂之積一千二百黍之廣。必若所云。則爲新尺一丈二尺。得無求合其術而更戾乎。景仁曰。度量權衡。皆生於律者也。今先累黍爲尺。而後製律。反生於度與黍。無乃非古人之意乎。光謂不然。夫所謂律者。果何如哉。獨使古

之律存。則歛其聲而知聲。度其長而知度。審其容而知量。較其輕重而知權衡。今古律已亡矣。非黍無以見度。非度無以見律。律不生於度與黍。將何從生耶。夫度量衡。所以佐律而存法也。古人所爲制四器者。以相參較。以爲三者雖亡。苟其一存。則三者從可推也。又謂後世器或壞亡。故載之於書。形之於物。夫黍者。自然之物。有常不變者也。故於此寓法焉。今四器皆亡。不取於黍。將安取之。凡物之度其長短。則謂之

古今釋疑

卷之十一

五

度量其多少。則謂之量。稱其輕重。則謂之權衡。然量有虛實。衡有低昂。皆易差而難精。不若因度求律之爲審也。房生今欲先取容一會者。爲黃鍾之律。是則律生於量也。量與度。皆非律也。捨彼用此。將何擇焉。又律管至小。而黍粒體圓。其中豈無負載。宛空之處。而欲責其絲忽不差耶。馬端臨曰。按古人言律。爲萬事本。度量衡皆由焉。律以和聲。度以審度。量以加量。衡以權衡。度有長短。量有大小。衡有輕重。雖庸愚之

人皆能知之。至律之於聲。其或雅或淫。或和或乖。則雖賢哲之士。不能遽曉。蓋四者之中。議律為難。度或長或短。量或小或大。衡或輕或重。三物皆生民日用不可闕者。然以四海九州觀之。未有千里而同一度量衡者也。以古往今來觀之。未有千年而同一度量衡者也。蓋隨世立法。隨地從宜。取其適於用。而初無害於事。固不必盡同也。至律則差之絲忽。不能以諧聲。聲不諧。不足以為樂。樂不和。不足以致治。蓋四者

古今釋疑

卷之十一

五

之中。制律為尤難。是以古人之於律。或求之於絲竹。伶倫之管。京房之準。是也。或求之於金石。編鍾編磬。錡鍾簠簋之屬。是也。雖曰假器物以求之。然心之精微。口不能授。性所解悟。筆不能書。假如有天。與后夔。伶倫並世而生。亦豈能盡得其依律和聲之法乎。後之儒者。病樂之不和。議欲更律。而更律之法。或取之累黍。或求之古之度量。然累黍之法。漢制特以較度。量衡所謂黃鍾之長。黃鍾之會。黃鍾之重云者。特以

明三物之與律相表裏耳。未嘗專言累黍以為律也。至於古之度量。則周關漢斛。與魏晉以來。尺十有五種。相去且千年。其流傳至於今者。是乎非乎。不可得而詳也。僅其果為古器。則不知造此器之時。其與虞朝之同律度量衡。周王之攷制度。果無纖毫之差乎。亦不可得而詳也。而方倂倂然於千百載之後。搜求古雅之器。於荒丘古墓之中。而自以為得之。蓋亦疎矣。蓋律度量衡。雖曰相為表裏。然至易曉者。度量

古今釋疑

卷之十一

五

衡也。至難知者。律也。隨時而變易。屢易而無害於事者。度量衡也。假如古者度短。量小。衡輕。後世度長。量大。衡重。則當其或短或輕之時。多取之。或長或大或重之時。少取之。而飲散同此。一器何害於事乎。周取民之制什一。漢取其五。秦取其大半。蓋病在於量斂。一定而不易。易則害於樂者。律也。不必大其器也。今失其難者。而反取則於其易者。失其不可易者。而反取則於其屢易者。何哉。竊以為必欲製律。必如杜夔荀勗。阮咸。張文收之徒。自有宿悟神解。而知其可。以諧音。聽玉磬。而知其為閏月所造之類。而後可以語此。如其不然。或專

求之於累黍。或專求之於周繡漢斛魏尺之屬。無異刻舟而尋劍也。李照胡瑗房庶之說。皆以黍求律者也。范蜀公力主房庶之說。以爲照以縱黍累尺。管空徑三分。容黍千七百三十。則太長。瑗以橫黍累尺。管容黍一千二百。而空徑三分四釐六毫。則太短。皆以尺生律。不合古法。今庶所言實千二百黍於管。以爲黃鍾之長。就三分則爲空徑。則無容受不合之差。較前二說爲是。累千百言。大要不過如此。愚請得而詰之。

古今釋疑

卷之十一

三

之。夫古人之制律管。皆有分寸。如十二律管。皆徑三分。圓九分。黃鍾之管長九寸。自大呂以下。以次降殺是也。然則欲制律。必先定分寸。而古今之分寸。不可攷矣。是以隋書因漢制之說。以一黍爲一分。則是十黍爲一寸。分寸既定。然後管之徑圓可定。管之徑圓既定。然後律之長短可定。瑗與照雖有縱橫之異。然以黍定分。以黍之分。定管之徑圓。則一也。今庶既盡闢縱橫之說。而欲以是千二百黍。亂實之管中。隨其

短長。斷之以爲黃鍾九寸之管。取三分以度空徑。則不知庶之所謂空徑三分之管。既非縱黍之分。復非橫黍之分。則何以爲分乎。未有分寸不先定。而可以制律者。如庶之所謂分。既非縱黍。復非橫黍。則必別有一物爲度。以起分。備別有一物爲度。以起分。則只須以其三分爲徑。以九十分其長。爲黃鍾之管。爲律本。不因於黍矣。何煩實黍於管。又何煩於漢書中。增益八字以求合千二百黍之數乎。此愚所以未敢以

古今釋疑

卷之十一

三

爲通論也。古律以竹爲管。然竹有大小。其大者容千二百。不能以寸。其小者不及千二百黍。而盈尺矣。故必先以黍爲分。度之三分爲徑。然後實以千二百黍。則九十分其長。爲黃鍾之管矣。愚雖不能曉鍾律。切意古人以黍定律。其法如此。屢按胡李之說是。律起于度。房范之說。則是律起于量。蓋公爭論。仍是律起于度。皆非也。律呂新書曰。後世不知求聲氣之元。而唯尺之求。晉氏而下。則多求之金石。梁隋以來。又黍

之柝黍下至王朴。遂專恃累黍而金石亦不復攷矣。夫金石真偽固難盡信。若柝黍則歲有凶豐。地有肥瘠。種有長短。小大圓爰不同。尤不可恃。况古人謂子穀柝黍中者。實其倫則是先得黃鍾而後度之以黍。不足則易之以大。有餘則益之以小。約九十黍之長中容千二百黍之實。以見周徑之廣。以生度量衡權之數而已。非律生於黍也。百世之下。欲求百世之前之律者。其亦求之於聲氣之元。而毋必之於柝黍則古今釋疑

卷之十一

美

得之矣。



周禮三宮無商唐宋二十八

周禮凡樂圖鍾爲宮。黃鍾爲角。太簇爲徵。應鍾爲羽。鄭立曰。此樂無商者。

大呂爲角。太簇爲徵。應鍾爲羽。鄭立曰。此樂無商者。

祭尚柔。商堅剛也。賈公彥曰。商是西方金。故堅剛不

用。沈括曰。聲之不用商。先儒以謂惡殺聲也。黃鍾之

太簇。兩鍾之南呂。皆商也。是殺聲亦嘗不用也。所以

不用商者。商中聲也。宮生徵。徵生商。商生羽。陳暘樂

古今釋疑

書曰。商爲金聲。而周以木王。其不用。則避其所尅而

已。太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皆文之以五聲。

宮商角徵羽。則古樂之聲。闕一不可。周之作樂。非不

備五聲。其無商者。文去而實不去故也。荀卿以審詩

商爲太師之職。然則詩爲樂章。商爲樂聲。章之有商

聲。太師必審之者。爲避所尅而已。與周之佩玉。左徵

角。右宮羽。亦不用商同意。夫豈爲祭尚柔。而商堅剛

也哉。履按此言皆牽合。通雅曰。五音統於宮而備於

商人稱五音而曰宮商者猶稱平上去入而止曰平也。商徵相通。幾可推矣。周禮無商。蓋不用商。而商通於徵。卽角徵羽皆商也。別有清樂。曰清商曲辭。豈廢角宮徵羽哉。唐樂志。俗樂二十八調。曰正。曰高。曰中。呂曰道調。曰南呂。曰仙呂。曰黃鍾。是爲七宮。曰越調。曰大食調。曰高大食調。曰雙調。曰小食調。曰歇指調。曰林鍾。是爲七商。曰大食。曰高大食。曰雙。曰小食。曰歇指。曰林鍾。曰越。是爲七角。曰中呂調。曰正平調。古今釋疑 卷之十一 四

曰高平調。曰仙呂調。曰黃鍾。曰般涉調。曰高般涉。是爲七羽。徐晏安書曰。俗樂調有宮商角羽。而無徵調。徵在商之中也。朱子曰。不特徵無。角亦無之。然惟太常樂爲然。宴樂依舊俱有。只是無徵調。無角調。非是無徵音。無角音。周禮無商。亦是無商調耳。履按段安昌樂府雜錄。二十八調。以平上去入紀之。有上平聲調。則爲徵聲。又曰。商角同用。而宮逐羽音。此依然五在四中耳。全賜序樂典曰。合奏之羽比于角。徵流于

商宮羽中聲爲清角。商羽中聲爲流徵。移宮換羽。所必反宮。豈不徵哉。

俗樂

樂分雅俗。始於隋。吳萊曰。古雅樂。更秦亂已廢。漢世惟承荆楚燕代之謳。稍協律呂。以合八音之調。不復古矣。晉宋六代。多用吳音。及隋平江左。得清商樂。遂謂爲華夏正聲。蓋俗樂也。履按。隋立清商署。以肄之。乃分雅俗二部。雅部如梁之十二雅。用諸郊廟朝廷。者是也。俗部十六調。正宮。黃鍾宮。中呂宮。南呂宮。至唐增高宮。道調。仙呂。爲二十八調。宋卽因之。蓋有與古今釋疑 卷之十一

律呂同名。而聲不近雅者。其宮調乃應夾鍾之律。燕設用之。蔡元定所謂燕樂是也。大抵俗部諸曲。悉源於雅樂。後失其傳。而更爲妖聲豔詞。爾今十二月按律樂歌曰。正月太簇本宮。夾鍾宮。俗名大石。如萬年春之類。二月夾鍾本宮。夾鍾宮。俗名中呂。如玉街行。三月姑洗本宮。太簇商。俗名大石。如賀聖朝。四月仲呂本宮。無射徵。俗名黃鍾正徵。如喜昇平。五月蕤賓本宮。姑洗商。俗名中管雙調。如樂清朝。六月林鍾本

宮。夾鍾角。俗名中呂角。如慶皇都。七月夷則本宮。夷則商。俗名中管商角。如永太平。八月南呂本宮。南呂宮。俗名中管仙呂。如鳳皇吟。九月無射本宮。無射宮。俗名黃鍾。如飛龍引。十月應鍾本宮。姑洗徵。俗名中呂正徵。如龍池宴。十一月黃鍾本宮。夷則商。俗名仙呂角。如金門樂。十二月大呂本宮。大呂宮。俗名高宮。如風雲會。卽取諸唐宋二十八調中也。按沈存中曰。十二律。並清宮。當有十六聲。今之燕樂。止有十五聲。蓋本樂高於古樂二律以下。故無正黃鍾聲。只以合字當大呂。猶差高。當在大呂太簇之間。下四字近太簇。高四字近夾鍾。下一字近姑洗。高一字近中呂。上字近蕤賓。勾字近林鍾。尺字近夷則。工字近南呂。高工字近無射。六字近應鍾。下凡字爲黃鍾清。高凡字爲仲呂清。下五字爲太簇清。高五字爲夾鍾清。法雖如此。然此調殺聲不能盡歸本律。故有偏殺側殺。元殺之類。雖與古法不同。推之亦皆有理。知聲者皆能

言之。蔡西山燕樂書曰：黃鍾用合字，大呂太簇用四字，夾鍾姑洗用一字，夷則南呂用工字，無射應鍾用凡字。各以上下，分爲清濁。其中呂蕤賓林鍾，不可以上下分。中呂用上字，蕤賓用勾字，林鍾用尺字，其黃鍾清用六字，太呂太簇夾鍾清，各用五字，而以下上緊別之。緊五者，夾鍾清聲，俗樂以爲宮，此其取律寸律數，用字紀聲之略也。一宮，二商，三角，四變，爲宮五徵，六羽，七閏，爲角五聲之號，與雅樂同。惟變徵于十

古今釋疑 卷之十一 四

二律中，陰陽易位，故謂之變。變宮以七聲所不及，取閏餘之義，故謂之閏。四變居宮聲之對，故爲宮。俗樂以閏爲正聲，以閏加變，故閏爲角，而實非正角。此其七聲高下之略也。聲由陽來，陽生于子，終于午。燕樂以夾鍾收四聲，曰宮，曰商，曰羽，曰閏，閏爲角，其正角聲變聲徵聲皆不收，而獨用夾鍾爲律本。此其夾鍾收四聲之略也。宮聲七調，曰正宮，曰高宮，曰中呂宮，曰道宮，曰南呂宮，曰仙呂宮，曰黃鍾宮，皆生于黃鍾。

商聲七調，曰大石調，曰高大石調，曰小石調，曰揭指調，曰商調，曰越調，皆生于太簇。羽聲七調，曰般涉調，曰高般涉調，曰中呂調，曰平正調，曰南呂調，曰仙呂調，曰黃鍾調，皆生于南呂。角聲七調，曰大食調，曰高大食調，曰雙角，曰小石角，曰揭指角，曰商角，曰越角，皆生于應鍾。此其四聲二十八調之略也。宋中興四朝樂志序曰：竊考元定言燕樂，大要其律本出于夾鍾，以十二律兼四清，而夾鍾爲最清，此所謂靡靡之聲也。所收二十八調，本萬寶常所謂非治世之音，俗又于七角調，各加一聲，流蕩忘返，而祖調亦不獲存矣。履聞之老父曰：古今皆時爲之也。聲音之微，難以辭顯。鄭譯訪七音，以蘇祇五旦而知之。萬寶常譏其聲太高，非議其七調之法也。寶常改絃移柱，變爲八十四調，百四十四律，終于千八聲，試令爲之，應手成曲，其聲雅淡，不爲時好耳。豈謂七音四清可廢哉？今之簫笛，皆存七調，所謂尺上乙五六凡工也。又生六

古今釋疑 卷之十一 四

六生上。上生凡。凡生乙。乙生工。工生五。五生尺。輕之
 重之。如十六之加清聲。此則可高可低。六字輕卽合
 字。五字輕卽四字。每一調則閉二字。閉凡上二字。則
 爲平調。閉尺乙。則爲正調。閉五尺。則爲梅花調。閉六
 尺。則爲絃索調。閉五工。則爲婁涼調。閉乙工。則爲背
 工調。閉六上。則爲子母調。是七正爲五用也。仲兄位
 伯曰。因聲之高下。而成七調者。氣遠則緩。緩則聲下。
 氣近則急。急則聲高。故簫笛六孔。爲六調。俱閉爲一
 調。此所以成七調也。絲音則一絃亦具七調。况七絃
 二十五絃乎。十三調。二十八調。八十一調。非專指簫
 笛而言可知矣。若九孔之管。十三孔之笙。卽不止七
 調也。故知十二律。旋相爲宮。不過閉此開彼而已。因
 調之高下。而成五音者。音雖高下。隔五必合也。如合
 四上尺工六五。而合與六。四與五。聽之雖有高下之
 分。而實同一孔。子母調。以合應六。以四應五。非明證
 乎。故琴瑟拍箏。能譜笛曲。金石革木。亦具五音。此天

地自然之數也。絲竹之樂可多可寡。有二十五絃之
 瑟。不廢七絃之琴。有四絃之胡拍。不廢兩絃之瑟。琴
 四樂齊奏。何嘗不合音律乎。可見十三孔之笙。九孔
 之管。方孔之笛。皆無異同。且八音合樂。尙能一聽。况
 同類乎。余故謂五音不可易。而七調不必拘也。

後世聲詩不傳

通志略曰。自后夔以來。樂以詩爲本。詩以聲爲用。仲尼編詩。爲燕享祀之時。用以歌。而非用以說義也。古之詩。今之詞曲也。若不能歌之。但能誦其文而說其義。可乎。不幸腐儒之說起。齊魯韓毛四家。各爲序訓。而以說相高。漢朝又立之學官。以義理相授。遂使聲歌之音。湮沒無聞。然當漢之初。去三代未遠。雖經生學者不識詩。而太樂氏以聲歌肄業。往往仲尼三百。古今釋疑 卷之十一 一

篇。管史之徒。例能歌也。奈義理之說日勝。則聲歌之學日微。東漢之末。禮樂蕭然。雖東觀石渠。議論紛紜。無補於事。曹孟德平劉表。而得漢雅樂郎杜夔。夔老矣。不肄習。得於三百篇者。惟鹿鳴騶虞。伐檀文王四篇而已。餘聲不傳。太和末。又失其三。李延年新得。惟鹿鳴一篇。每正旦大會。太尉奉璧。羣臣行禮。東廂雅樂常作者是也。古者歌鹿鳴。必歌四牡。皇皇者華。三詩同節。故曰工歌鹿鳴之三。而用南陔白華華黍。

三笙以贊之。然後首尾相承。節奏有屬。今得一詩。而如此用。可乎。應知古詩之聲。爲可貴也。至晉室鹿鳴一篇。又無傳矣。自鹿鳴一篇絕。後世不復聞詩矣。然詩者。人心之樂也。不以世之污隆而存亡。豈三代之時人有是心。心有是樂。三代之後。人無是心。心無是樂乎。繼三代之作者。樂府也。樂府之作。宛同風雅。但其聲散佚。無所紀系。所以不得嗣續風雅而爲流通也。後三百篇在成周之時。亦無所紀系。有季札之賢。而不別國風所在。有仲尼之聖。而不知雅頌之分。仲尼爲此患。故自衛返也。問於太師氏。然後取其正焉。列十五國風。以明風土之音不同。分大小二雅。以明朝廷之音有間。陳周魯商三頌之音。所以侑祭也。定南陔白華華黍崇丘。由庚由儀六笙之音。所以叶歌也。得詩而得聲者三百篇。則系於風雅頌。得詩而不得聲者。則置之。謂之逸詩。如河水所招之類。無所系也。今樂府之行於世者。章句雖存。聲樂無用。崔豹之

徒以義說名。吳兢之徒。以事解目。蓋聲失則義起。其
與齊魯韓毛言詩。無以異也。樂府之道。或幾乎息矣。
履聞之。老父曰。義自當明。然聲音之道。與政通。孔子
六經。樂無其書。或以禮記之樂記當之。而樂不可見。
蓋詩三百篇。皆樂也。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
得其所。此謂雅音歸雅音之所。頌音歸頌音之所。彼
彼是詩。茲才人之伎。乎關雎序曰。用之鄉人。用之邦
國。子聞其樂而歎之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又

古今釋疑

卷之十一

至

曰。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非讀其詩詞之義也。此
處不明。鄭聲淫。改爲鄭詩淫矣。履按。夾際所論是矣。
王新建亦主言音。然亦終不能知樂。豈惟三百篇不
知。何以被之管絃。卽漢以來樂府。又能知其協律乎。
唐多用七言律。如龍池樂章。王維渭城絕句。亦有數
聲。謂之陽關三疊。今亦不能歌矣。惟所作長短句。如
湖笑令。菩薩蠻。六么。河傳等曲。至宋益盛。西江月。點
絳唇等詩餘。尙可絃歌。金元又變爲北曲。如正宮端

正。好商調集賢賓。南呂一枝花。黃鍾醉花陰。中呂粉
蝶兒之類。依腔填詞。一定不易。以便快口唱過。亦有
此名。雖與宋同。而實異者。教坊歌之。其譜合四等字。
與雅樂同。今有南戲。則變極矣。

古今釋疑

卷之十一

至

樂不在器

宋兩朝樂志論曰。世號太常爲雅樂。而未嘗施於燕享。豈以正聲爲不美聽哉。夫樂者樂也。其道雖微妙難知。至於奏之而使人悅豫和平。此不待知音而後能也。嘗竊觀於太常。其樂縣鍾磬。塤箎搏拊之器。與大舞綴羽籥干戚之制。蓋皆倣諸古矣。逮振作之則聽者不知爲樂。而觀者厭焉。豈所謂古樂其聲真若此哉。孔子曰。惡鄭聲。恐其亂雅。亂之云者。似是而非。古今釋義 卷之十一

也。孟子亦曰。今樂猶古樂。然今太常獨與教坊樂音殊絕。何哉。昔者李照胡瑗阮逸。改鑄鍾磬。處士徐復笑之曰。聖人寓器以聲。不先求其聲。而更其器。其可用乎。照要遽制作久之。卒無所成。蜀人房庶亦深訂其非是。因著書論古樂與今樂。本末不遠。其大略以謂上古世質。器與聲朴。後世稍變焉。金石鍾磬也。後世易之爲方響。絲竹琴瑟也。後世變之爲箏笛。匏笙也。搏之以斗。塤土也。變而爲阮。華麻料也。擊而爲箠。

木祝歌也。質之爲板。此八音者。與世甚便。而不達者。指廟樂鐃鐘鐃磬。官軒爲正聲。而樂謂胡部俗部爲淫聲。殊不知大略起於推轂。龍艘生於落葉。其變則然也。古者以俎豆食。後世易之以栢孟。古者簞席以爲安。後世更之以榻案。使聖人復生。不能舍栢孟榻。按而復俎豆簞席之質也。然則八音之器。豈異於此哉。孔子曰。放鄭聲。鄭聲淫者。豈以其器不若古哉。亦疾其聲之變耳。試使知樂者。由今之器。寄古之聲。去古今釋義 卷之十一

其恣慝靡曼。而歸之中和雅正。則感人心。導和氣。不曰治世之音乎。然則世所謂雅樂者。未必如古。而教坊所奏。豈盡爲淫聲哉。通雅曰。雅樂拘於漢宋之泥說。終已不復。而學者無以節宣。拘則疲循。局則大潰。愈溺于淫靡之俗樂矣。楊叔山告韓苑洛。其槩也。夫元聲冒貌也。節奏樂器。實事也。聲之中節。本自易簡。不過高下疾徐錯綜而合節奏。爲調法耳。十五字。七調。五音。三等。不能達也。較今俗樂俗調。低二字爲正。

調卽雅樂矣。管色均絃。人聲依律。唐之絕句。皆入樂府。理學歌詩。止執一法。是則三百篇。不必旋十二律。非拘而何。聲音之故。微至之門。律度出於河洛。而未觀其通。祝歌所以節奏。而不知其用。又何言哉。黃鍾損益。猶之人身兩乳之尺度。各自爲長短。而不差者也。必待截管候氣乎。偷論天然。不限古今。惟神解者。乃可與言。

古今釋疑

卷之十一

音

琴法

宋中興樂志論曰。八音之中。金石竹匏土木。六者皆有一定之聲。革爲燥濕所薄。絲有絃柱緩急不齊。故二者其聲難定。鼓無當於五聲。此不復論。惟絲聲備五聲。而其變無窮。五絃作於虞舜。七絃作於周文武。此琴制之古者也。厥後增損不一。宋朝始制二絃。以象天地。謂之兩儀琴。每絃各六柱。又爲十二絃。以象十二律。其倍應之聲。雖不必備。太宗因太樂雅琴。加爲九絃。按曲轉入。大樂十二律。清濁互相合應。大晟樂府。嘗罷一三七九。惟存五絃。謂其得五音之正。最優於諸琴也。今復用太常琴制。姜夔樂議。分琴爲三準。自一暉至四暉。謂之上準。上準四寸半。以象黃鍾之子律。自四暉至七暉。謂之中準。中準九寸。以象黃鍾之正律。自七暉至龍眼。謂之下準。下準一尺八寸。以象四鍾之倍律。每一絃各具三十六聲。皆自然也。陳氏樂書曰。七絃之琴。溺於二變二少。以應七始之

說也。爲是說者。蓋始於夏竦。而曼衍於左氏國語。是
不知夏書之在治忽。有五聲而無七始。豈爲左氏者。
求其說不得。而遂傳會之耶。宋朝太常琴制。其長三
尺六寸。三百六十分。象周天之度。絃有三節。聲自焦
尾至中暉。爲濁聲。自中暉至第四暉。爲中聲。上至第
一暉。爲清聲。故樂工指法。按中暉第一絃黃鍾。按上
呂。第二絃太簇。按上爲。第三絃姑洗。按上爲。第四絃
蕤賓。按上爲。第五絃林鍾。按上爲。第六絃南呂。按上爲。
古今釋疑 卷之十一 琴

第七絃應鍾。按上爲。凡此各隨鍾律彈之。莫不合中
呂之商。中太平之曲。非無制也。誠損二絃。去四清。合
先王中琴之制。則古樂之發。不過是矣。沈氏筆談曰。
唐人調琴之法。先以管色合字。定宮絃。乃以宮絃下
生徵。徵上生商。上下相生。終於少商。凡下生者。隔二
絃。上生者。隔一絃。取之。凡絲聲皆當如此。但今人苟
簡。不復以管定聲。故其高下無法。出於臨時。朱子曰。
按古人以吹管聲。傳於琴上。如吹管起黃鍾。則以琴

之黃鍾聲合之。聲合無差。然後以次徧合諸聲。則五
聲皆正。沈氏所言。真可救流俗苟簡之弊。世之言琴
者。徒務布爪取聲之巧。其韻勝者。乃能以蕭散閒遠
爲高耳。豈復知禮樂精微之際。其爲法之嚴密。乃如
此。而不可苟哉。然其曰以合聲定宮絃者。亦黃鍾一
均之法耳。調絃之法。散聲隔四而得二聲。宮與少宮。
中徽亦如之。而得四聲。按上散下得二聲。按上散下
隔三而得六聲。按上得三聲。按上得三聲。按上得三聲。
古今釋疑 卷之十一 琴

上者。隔二而得四聲。宮與徵。商與羽。角與少宮。徵與
少徵。按上者。隔一而得五聲。與角。徵與商。角與宮。
五。內角聲在九。八。十。徽按上者。隔一而得五聲。宮與
商。爲五。內角聲在十一。徽。按上者。隔二而得四
聲。少商與徵。少宮與角。羽與商。徵與
調之。六絃皆應於第十暉。而第三絃獨於第十一暉
調之。乃應。及思而得之。七絃散聲。爲五聲之正。而大
絃十二律之位。又衆絃散聲之所取正也。故逐絃之

五聲皆自東而西相爲次第。其六絃會於十暉則一與三者角與散角應也。二與四者徵與散徵應也。四與六者宮與散少宮應也。五與七者商與散少商應也。其第三第五絃會於十一暉則羽與散羽應也。義各有當。初不相須。故不同會於一暉也。旋宮清調之法。旋宮古有隨月用律之說。今乃謂不必轉軫促絃。但旋宮之法而抑按之。恐難如此泛論。當每宮指定各以何聲取何絃何唱。各以何絃取何律爲均。乃古今釋疑 卷之十一 五

見詳實。又以禮運正義推之。則每律各爲一宮。每宮各有五調。而其每調用律取聲亦各有法。此爲琴之綱領。而說者罕。乃欽典也。當爲一圖以宮統調。以調統聲。令賓主次第各有條理。乃先作三圖。一各具琴之形體。暉絃尺寸。散聲之位。二附按聲聲律之位。三附泛聲聲律之位。列于宮調圖前。則覽者瞭然。可爲萬世法矣。履按崔遵度琴箋曰。世之言琴者。必曰長三尺六寸。象葦之日。十三徽。象期之月。居中者象閏。

前世未有辨者。至唐協律郎劉琨。以樂器配諸節候。而謂琴爲夏至之音。至于泛聲。卒無述者。愚嘗病之。因張弓附案。泛其絃而十三徽聲具焉。况琴瑟之絃乎。是知所謂徵象者。蓋天地自然之節耳。又豈止夏至之音而已。夫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者。太極之謂也。四時者。兩儀之節也。律呂者。四時之節。晝夜者。律呂之節也。刻漏者。晝夜之節也。節節相受。自細至大而歲成焉。節氣之自然者也。氣既節矣。聲同則應。古今釋疑 卷之十一 五

既節且應。則天地之文成矣。文之義也。或任形而著。或假物而彰。日星文乎上。山川理乎下。動物植物。花者節者。五色具矣。斯任形者也。至于人有五性而不著。以事觀之。然後著。日有五色而不見。以水觀之。然後見。氣有五音而不聞。以絃攷之。然後聞。斯假物者也。是故聖人不作易。而能知自然之數。不作琴。而能知自然之節。何則。數本于一。而成于三。因而重之。故易六畫而成卦。及其應也。一必于四。二必于五。三必

十六焉。氣節相名。其應也必矣。卦既畫矣。故畫琴焉。始以絃泛桐。當其節。則鏗然而號。不當其節。則泯然無聲。豈人力也哉。且徽有十三。而居中者一。一自中而左。泛有三焉。右泛有三焉。其聲殺而已。絃盡則聲滅。及其應也。一必于四。二必于五。三必于六焉。節節相名。其應也必矣。易之畫也。偶三爲六。三才之配具焉。萬物由之而出。雖曰六畫。及其數也。止三而已矣。琴之畫也。偶六而根於一。一者道之所生也。在數爲一。在律爲黃鍾。在音爲宮。在木爲根。在四體爲心。衆微由之而生。雖曰十三。及其節也。三而已矣。卦之德方。經也。著之德圓。緯也。故萬物不能逃其象。徽六節。經也。絃五音。緯也。故衆音不能勝其文。先儒謂八音以絲爲君。絲以琴爲君。愚謂琴以中徽爲君。盡矣。夫徽十三者。蓋可聞者也。苟盡絃而考之。乃有二十三徽焉。是一氣也。丈絃具之。尺絃亦具之。豈有長短大小之限哉。蓋萬物本於天地。天地本於太極。太極至

于無物。聖人本于道。道本于自然。自然至于無爲。樂本于琴。琴本于中徽。中徽本于無聲。是作易者。天地之象也。作琴者。天地之聲也。周易時論曰。宋分濁聲中聲清聲。卽姜夔上準中準下準也。文武者。言聲也。桓譚以爲文王。釋知匠以爲文王武王加。非也。陳暘則謂人溺於二變七始之說。七絃有害古制。則有所不知矣。

十三徽

朱子曰：琴之有徽，所以分五聲之位，而配以當位之律。以待抑按而取聲，而其布徽之法，則當隨其聲數之多少，律管之長短，而三分損益，上下相生，以定其位。太史公五聲數曰：九九八十一，以為宮。散三分去一，得五十四，以為徵。為九三分益一，得七十二，以為商。為八三分去一，得四十八，以為羽。為八三分益一，得六十四，以為角。為十十二律數曰：黃鍾九寸，為宮。為十林鍾六寸，為徵。為九南呂五寸一分，為羽。為八姑洗七寸一分，為角。為十應鍾四寸六分六釐。位在八徽內，二寸七分，內二尺。麤賓六寸二分八釐。位在十徽九釐之間，內三寸五分。上生大呂，大呂八寸三分七釐六毫。在龍鍾內二寸半，內四尺二。夷則五寸五分五釐一毫。在九徽八釐之間，內二尺八寸半。外一尺六寸半。下生夾鍾。

夾鍾七寸四分三釐七毫三絲。為第十二徽，徽內三寸八分，徽外七寸二分。生無射四寸八分八釐八絲。在八徽內，徽內二尺五寸，徽外二尺。中呂六寸五分八釐三毫四絲六忽。為第十徽，亦尺四寸，徽外一尺一寸，復生變黃鍾八寸七分八釐有奇。今少宮以下，即其半聲，為四寸三分八釐有奇。也。以上十二律，並用太史公九分十分法，約定周禮鄭注，以從簡便。此律十音九分，分為九釐，釐皆九絲。絲皆九忽，琴尺皆十寸，皆十音十。今人殊不知此，其布徽也，但以四折取中為法，蓋亦下俚立成之小數，雖於聲律之意，若簡切而易知，但於自然之法象，惜不知古今釋疑。卷之十一

其所自來，則恐不免有未盡耳。履聞之老父曰：從臨岳至龍鍾，平分為中，即第七徽。若徵也，從臨岳至中徽，平分之為第四徽，下半之十徽，亦然。此四分也。臨岳至四徽，又平分之，即第一徽，下半之十三徽，亦然。此八分之一也。首尾有不用之位，猶之八卦用六卦四分而用三也。乃以此大四分一者，即臨岳至四徽也。約而三之，去一不用。自臨岳順一徽，下而盡之，為二徽，別以大四分一者，分之為五，去四不用，自四徽

向上。盡之爲三徽。復以大四分一者。分之爲三。去二不用。自四徽比盡之爲五徽。復以此分而五之。去一不用。自三徽比下盡之爲六徽。定後六徽。猶前六徽也。可知全琴全中。而必以藏一用。閏之徽爲中。君徽至臨岳。以中呂爲中。中呂至臨岳。以太簇爲中。其夾鍾姑洗蕤賓林鍾四徽。用泛調取定。下半如之。自此之外。不復有聲。蓋四徽以上。屬天十徽以下。屬地。中之二分。屬人以人用。竟猶之十二辰。人居地。用自寅至戌之九也。一徽以上。乃天之天。十三徽以下。乃地之地。此不用者也。總而言之。皆不用之用。用之不用也。聲非木與絲。皆木與絲也。以三百六十度爲琴身。合三百八十四全爻。測之。臨岳至一徽。得四十八爻。而度則四十五也。一徽至二徽。得十六爻。而度則十五也。二徽至三徽。得十三爻。而度則十二也。三徽至四徽。得十九爻。而度則十八也。四徽至五徽。得三十二爻。而度則三十也。五徽至六徽。得二十六爻。而度

古今釋疑

卷之十一

室

則二十四也。六徽至七徽。得三十八爻。而度則三十六也。八徽至十三。猶之七徽至一也。天統地統。各用四十八爻。共九十六。而人統專用一百九十二。以徽內言之。則正用四分之三矣。通井亦然。餘五度四之一。則九十度內加一度半而縮耳。以八分之一者。分爲一分。分得十五。爲一至二徽之節。故損三分。而爲一徽。益六分。而爲四徽。又益十二。爲三十。則五徽也。又益十二。爲四十四。則六徽也。又益十二。爲五十六。則中徽也。曰三十六。曰二十四。曰三十。曰十八。曰十二。曰十五。皆數中節合之至要者。琵琶三絃。皆用十三。簫笛皆用十二之半。音與數適當其叶。豈非自然之符耶。十二律損益。亦自然聲數中節也。但九寸自起。猶之丈絃尺絃。皆十三徽七泛耳。

古今釋疑

卷之十一

室

合止祝歌

郭璞云祝如漆桶方二尺四寸深一尺八寸中有椎柄連底撞之令左右擊歌如伏虎背上有二十七鉏錯刻以篋櫟之篋長一尺以木爲之其用之也樂之初擊祝三聲以合之樂之未受歌三聲以止之爾雅曰所以鼓祝謂之止所以鼓歌謂之篋自馬融鄭玄李衡鄭樵其說皆然白虎通曰祝歌者終始之聲唐書與協律郎執應舉應鼓祝而樂作僊應受歌而後止通雅曰總由泥解尚書之合止祝歌耳以諸儒之論歷代之用則祝歌之于樂也前後共六聲而已矣有此理哉此爲候解合爲始合解止爲終止也合止者合而止之一字一轉或數止焉節之謂也吾觀時樂得之矣時之度曲可以使人人一律者板爲之也板有眼故加飾焉千番之奏一板二魚皆以木爲之取其音清直不爲衆樂所掩夫祝歌之聲猶是也非若金石之鏗鏘革之闐鞀絲竹之嘹唳綿長也不過

古今釋義

卷之十一

五

揭櫟相擊者然而止正如板魚用爲節奏曲之遲速視此爲準拊雅之聲近乎拉颯悄然以輔祝歌之間此度曲之所爲大視小視也祝歌不得其用復有春牘拊相諸器重叠以補之春官教春牘如祝小春謂之應以應大春所倡之節又云牘以應祝則祝非三聲而不可知矣牘以竹爲之殺聲使小以節樂歌背亦用竹取其聲脆此一證也房庶辨李照胡瑗說口金石並著也而變爲方響絲竹琴箏也而變爲箏笛古今釋義卷之十一五木祝歌也賈之爲板由今之器寄古之聲皆可也此又一明証矣賈與亦編九拍版六拍版于祝歌之後言胡部以爲樂節蓋以代拊唐人或用之爲樂句宋以檀若桑木爲之豈亦祝歌之變體歟是亦疑之矣吾嘗聞殿庭之樂琴瑟設而不作不覺慨惜此豈特後儒之過哉六琴設而不作亦以不知板眼也琴曲中有入慢則有趨可知矣今之獨彈琴者猶度清曲也使其引候轉以意長短不合拍按豈可聽乎琴

與瑟合。遂與六琴六瑟合。遂與衆樂合。皆恃拍按之
節以一之。若專以靜遠緩細爲高。無復板眼。則竟呵
隨意長短。是焉能與衆樂合耶。人之用聲。聲有常止。
止以更氣。止以言乎齊也。

古今釋疑

卷之十一

矣

古今釋疑卷之十一終

古今釋疑卷之十二目錄

安成

楊霖竹卷訂正

吳雲舫翁叅閱

天地之形

左旋右旋

七政遲疾

日盈大小

交食

古今釋疑

卷之十二目錄

江有潤

日出時大而漸

金水附日

經星移動

雲雨霜雪雷電之理

四行五行

古今釋疑卷之十二

合山方中

天地之形

天包地外。地居空中。自黃帝素問。周公周髀。邵子朱子。言之矣。學者不學。忽聞泰西胼豆之喻。乃驚耳。晉志謂天出入水中。鄒衍以瀛海環大九州外。藏經分四洲。是皆以地爲扁土。陋哉謬哉。按素問曰。立于子而面午。立于午而面子。至于自卯望酉。自酉望卯。曰古今釋疑卷之十二

北面。立于卯而面酉。立于酉而面卯。至于自午望南。自子望北。皆曰南面。自子望北。言北方之北。尚有北也。可以知地之圓矣。岐伯曰。地爲人之下。太虛之中也。帝曰。何憑乎。曰。大氣舉之。今以豆入脬而吹之。豆正在脬中。豈非確證乎。周髀曰。春分至秋分之夜。日內近極。極下常有光。秋分至春分之夜。日外遠極。極下常無光。趙君卿註曰。北辰之下。春分至秋分。六月見日爲晝。此後六月不見日爲夜。又曰。北極之下。其

地最高。滂沱四潰而下。三光隱映。以爲晝夜。天體亦然。故日運行處在極北。北方日中。南方夜半。在極東。東方日中。西方夜半。在極南。南方日中。北方夜半。在極西。西方日中。東方夜半。晝夜易處。四時相反。北極左右。夏有不釋之冰。此陽微陰彰。晝夜分歲。物朝生而暮穫。中衡左右。冬有不死之草。此陽彰陰微。故萬物不死。五穀一歲再熟。按此益明地之圓矣。邵子曰。天惟不息。故開地在中。使天有一之或息。則地陷矣。朱子曰。天形圓。朝夕運轉。極爲樞軸。其運轉者。亦無形質。但如勁風之旋。升降不息。是爲天體。而實非有體也。地則氣之渣滓。聚成形質者。以其束於勁風旋轉之中。故得以兀然浮空而不墜耳。觀此可知中國之說本明。至利瑪竇入而始暢。其言曰。地與海本是圓形。而合爲一球。居天球之中。誠如鷄子黃在青內。有謂地爲方者。乃語其定而不移之性。非語其形體也。天既包地。則彼此相應。故天有南北二極。地亦有

之。天分三百六十度。地亦同之。天中有赤道。自赤道而南。二十三度半。爲南道。赤道而北。二十三度半。爲北道。據中國在北道之北。日行赤道。則晝夜平。行南道。則晝短。行北道。則晝長。故天球有晝夜平圈。列於中。晝短晝長二圈。列於南北。以著日行之界。地球亦有三圈。對於下焉。但天包地外。爲甚大。其度廣地處天中。爲甚小。其度狹。此其差異者耳。今直行北方者。每路二百五十里。覺北極出高一度。南極入低一度。直行南方者。每路二百五十里。覺北極入低一度。南極出高一度。則不特審地形果圓。而并徵地之每二。度廣二百五十里。則地之東西南北各一週。有九萬里實數也。是南北東西數相等。而地厚二萬八千六百三十六里。零三十六丈。上下四旁。皆生齒所居。渾淪一球。原無上下。蓋在天之內。何瞻非天。總六合內。凡足所行。卽爲下。凡首所向。卽爲上。其事以身之所居分上下者。未然也。且予自泰西浮海入中國。至晝

夜平線。已見南北二極。皆在平地。畧無高低。道轉而南。道大浪峰。已見南極出地三十六度。則大浪峰。與中國上下相爲對待矣。而吾彼時只仰天在上。未視之在下也。故謂地形圓。而週圍皆生齒者。信然矣。履聞之老父。地如瓜焉。有蒂有臍。蒂應天之北極。臍應天之南極。皆如軸中。乃其體也。體必貴用。用在腰輪。腰自爲東西南北。而腰輪之南爲心胸。卽中華也。其喻如鍾爐之心。外雖轉而彼不動。無定而有定也。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各以所在爲中。而北極之南。正當中和用地。豈依崔浩執北極之下爲中國乎。

左旋右旋

前漢天文志曰。日東行。星西轉。後漢律歷志曰。天之動也。一晝夜而運過周。星從天而西。日違天而東。日舒月速。此天左旋。日月右旋之說。所從始也。晉天文志曰。日月東行。天西旋。如蟻行磨上。磨左旋。蟻右行。磨疾蟻遲。不得不西。十月之交詩傳曰。天左旋於地。日月皆右行於天。一晝一夜。則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張橫渠則云天左旋。處其中者順之。少遲則反右矣。蔡仲默註尚書。亦曰天左旋。日麗天而少遲。月麗天而尤遲。常不及天。朱子語錄曰。曆家只算所退之度。却云日一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有奇。此乃截法。故謂日月五星右行。其實非右行也。橫渠之說爲是。恐人不曉。所以詩傳。只載舊說。邵子史伯璿。王應電等。主右旋。陳普。沈貴瑤。吳澄等。主左旋。陳建通紀曰。太祖嘗指一宿爲主。太陰居是宿之西。相去丈許。盡一夜。則太陰盡過而東矣。由此觀之。

古今釋疑

五

則是右旋。泰西乃分天爲九重。謂天體爲宗動天。諸

政各居其一。惟宗動左旋。而日月五星並列宿皆屬右轉。此九層相包如葱頭皆硬堅。而日月星定在其體內。如木節在板。只因本天而動。其天之體通透如琉璃。原無限隔也。履實與賡昌揭子宣論之。子宣曰。天氣也。止有一氣。更無二氣。止有一動。更無二動。止有左旋。更無右旋。右旋者。倒退耳。蓋有槽丸急旋。槽進丸退之證焉。夫日月諸星。其體皆如丸。在一氣中。

古今釋疑

六

各有熟路。而天盤急旋。宗動周大四十萬零六千八百九十八萬六千零五十一里。日天周大一萬零九百九十二萬一千四百八十里。月天周大三萬零三千九百九十五里。人一日二萬五千二百息。而天一日一周。計人之一息。月天應行一百二十里。日天應行四千零四里。餘宗動應行一十六萬一千四百六十七里。體圖必轉。倒退者。勢使之狀也。試以一平版驗之。版形如盤。開爲六槽。月。火。水。土。各一。金。水。槽日共一。其一爲經星。槽皆圓規。自外至內。重重相裏。槽各置一丸。悉居東偏。版之中心。豎一圓幹。以手援之。使盤左旋。而盤行勢急。丸必倒退。蓋丸之下附。

實麗於盤者。爲盤所拽。帶動而西。其九之上虛者。則必倒轉。以從西行之勢。盤轉一周。九倒幾何。積久自周矣。于內外間。又可以微遲速不等。猶夫舟之觸岸。人必反靡。馬之驟鞭。身必少却也。又以廻水觀之。水既流下。旁置一物。則反逆上。又如揚米者。以手擣箕。米必退後。以手掣箕。米必從前。不必圖物。急則反徙。定理如此。特不察耳。故倒退者。正所以順天之行也。屢按黃帝運氣。左升右降。目人南面而言。東向西旋。豈非天之習氣乎。

古今釋疑

卷之十二

七

七政遲疾

詩傳曰。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左旋於地。一晝一夜。則其行一周而又過一度。天即二十八宿。日月皆右行於天。一晝一夜。則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故日一歲而一周天。月二十九日有奇而一周天。蔡氏書註曰。天繞地左旋。常一日一周而過一度。日麗天而少遲。故日行一日。亦繞地一周。而在天爲不及一度。積三百六十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八。古今釋疑。卷之十二。二百三十五而與天會。是一歲日行之數也。月麗天而尤遲。一日常不及天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積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而與日會。朱子又曰。天行甚健。一日一夜。周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又進過一度。日行速健。次於天。一日一夜。周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正恰好。被天進一度。則日爲退一度。二日天進二度。則日爲退二度。積至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則天所進過之度。又恰周

得本數而日所退之度亦恰退盡本數遂與天會而
成一年。是謂一年一周天。月行遲一日一夜行三百
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行不盡比天爲退十三度有
奇。至二十九日半強恰與天相值。在恰好處。是謂一
月一周天。進數爲順天而左。退數爲逆天而右。曆家
以進數難算只算所退之度。却云日行遲一日夜一
度。月行疾一日夜十三度有奇。此乃截法也。陳普曰
月行二十七日有奇而與天會。二十九日有奇而與
古今釋疑 卷之十二 九
日會。一月一周天者以與日會言也。文公註十月之
交以爲月二十九日有奇而周天。又逐及於日而與
日會。蓋未詳也。吳草廬曰。天與七政八者之行。天爲
最速。填星比天稍遲。積二十八月不及天三十度。歲
星比填星尤遲。積十二月與天爭差三十度。熒惑比
歲星更遲不及於天。積六十日爭差三十度。太陽比
熒惑又遲一日不及天一度。太白稍遲於太陽。但有
疾時遲疾相準則與太陽同。辰星又遲於太白。但有

疾時遲疾相準則與太白同。太陰最遲一日所及比
天差十二三四度。其行遲故退數最多。今人多不曉
以爲逆行則謂太陰之行最疾也。崇禎曆書曰。天有
九重。其最上者宗動天。列宿而下。土木火日金水月
相次。宗動天一日一周。列宿天二萬四千四百年一
周。填星天二十九年百五十五日二十五刻一周。歲
星天十一年三百十三日七十刻一周。熒惑天二年
二百二十一日九十三刻一周。日輪天三百六十五
古今釋疑 卷之十二 十
日二十三日一周。太白天辰星天俱隨日周。月輪天
二十七日三十一刻一周。履按因謂七政左旋故云
列宿最疾。土木火日以次疾。而月爲最遲。因謂七政
右旋故云。列宿最遲。土木火日以次遲。而月爲最疾。
兩說相反。而謂月疾日遲者是也。蓋周天之有遲疾
者。由于政之位有高下。則度有廣狹。位近地者其度
必狹。位遠地者其度必廣。如月天最近地。一度僅八
千三百零九里。日天一度則二十七萬六千四百九

十七里。益水隨日度。火星一度四十七萬二千零六十七里。木星一度二百一十八萬三千一百一十六里。土星一度三百五十四萬三千六百零二里。列宿一度五萬五千五百八十四萬六千三百三十三里。位愈高則度愈廣。故狹周易而廣周難。然諸政周天之遲疾。則因于度之廣狹。而以里計之。則每日所行之多少。又因於體之大小。如日體大於月。日天一度。即有月天一度之三十三倍二千三百里。日一度。乃二十七萬餘里。月十三度。僅一十一萬餘里。是日之周天。雖遲於月。而每日之行。實疾於月。故以周天論。則遠者難。而近者易。以所行里數論。則大者速而小者緩也。

古今釋疑

卷之十二

土

日體大小

利瑪竇曰。地周九萬里。徑二萬八千六百三十六里。零三十六丈。日徑大於地。一百六十五倍又八分之三。距地心一千六百零五萬五千六百九十餘里。木星大於地。九十四倍半。距地一萬二千六百七十六萬九千五百八十四里餘。土星大於地。九十倍又八分之一。距地二萬五千五百七十七萬零五百六十四里餘。火星大於地。半倍。距地二千七百四十萬一萬二千一百里餘。金星小於地。三十六倍又二十七分之一。距地二百四十萬六千八百一十一里餘。月小於地。三十八倍又三分之一。距地四十八萬二千五百二十二里餘。水星小於地。二萬一千九百五十一倍。距地九十一萬八千七百五十里餘。經星有六等皆大於地。以遠故望之小耳。履按七政之中。是日爲最大。然大於地至一百六十五倍。固不能無疑。考泰西書又有曰。日月在本天。每半度爲一全徑。則其說亦未有一定矣。今以半度推之。月徑四千一百五十四里半。日徑一十三萬八千二百四十八里半也。若據地大於月三十八倍又三之一。則月徑七百四十七

古今釋疑

卷之十二

土

里餘。不及半度矣。日大於月六千五百三十八倍又五之一。則日徑四百八十八萬四千零三十五里餘。在本天。應據一十七度一十一萬八千三百零六里矣。天覆於地平上者。止一百八十度。今日占十七度餘。則是十分之一矣。假使橫累十日。則亘天一匝。皆日矣。試舉目望之。尋儀測之。界尺分線度之。其占十分之一乎。抑半度乎。履嘗過進賢以問熊公伯甘。公曰。燈體大如小指。指不離半寸。熱不可堪矣。炬體大

古今釋疑

卷之十二

三

如拳。拳不離三寸。熱不可堪矣。野燒大如車輪。人不離三尺。不能久堪矣。今如西法測日輪之大。乃倍於離地之空處。則地上焦灼何堪哉。故謂日之大百餘倍地者。必不其然。然則大舍度數之測。何不爽乎。朱子曰。光者明之體。明者光之用也。然體之中。有內體外體焉。內體真體也。外體借所用以爲體也。西土之測日。是合內體外體言之也。西土測天。專重遠鏡。遠鏡四層皆凸。外而窪內。凡以凸近目。能收影之大爲

小。以窪近目。能拓影之小爲大。層層轉取。倍必累矣。故以遠鏡望百丈之外。拳大若斗。今日天既在金水月天之上。隔四層天。晶晶之鏡。豈不增大。猶如山寺懸燈。一里之外。便已見之。燈體大於棗。今望者見其大如斗。豈非以合籠與燈之體。皆視爲燈體哉。龍體去遠。不甚減其大者。何暮夜地上游氣。直看橫看。又添二層大鏡也。况太陽醇光。又加之數層天氣之映發乎。卽早晚視日出。徒以地氣。尚能拓日之光。况高

古今釋疑

卷之十二

四

天之清明。又非地上目力可推測者乎。寧都丘邦士曰。燈炬野燒。大小遠近之熱。誠然矣。但西法日輪之大。未嘗倍于離地之空也。蓋西法地球。全徑二萬八千六百三十六里九分里之四。而日徑大於地百六十五倍八分倍之三。則日徑當四百七十三萬五千七百五十二里九分里之五也。其日離地中。則一千六百餘萬里。視日徑且三倍有餘矣。但日去地中一千六百餘萬里。倍之則日天之徑也。以徑七則圓二

十二之法求之。日天之周。當一萬萬里有奇。其三百六十之度。每度二十八萬餘里。西法乃謂每半度爲日之全徑。然則日全徑。僅十三萬餘里耳。何得百六十餘倍于地耶。履按謂日大於地百餘倍者。蓋擬日小於地。或等於地。則地影宜無盡。必能及火木土星。並二十八宿而蝕之矣。然未見火木土並二十八宿之蝕。則地影易窮。是日大也。不知光之照物。其影自瘦。不可以直線取。此證得之於揭子宣。嘗以紙微之。

古今釋疑

卷之十二

法

刺圓徑寸之孔。使日穿照一石。不增不减也。手漸移而高。則石小而日光大於石矣。刺紙四五穴。而就地照之。四五穴各爲光影也。手漸移而高。則合爲一光。而四五穴影不可復得矣。光膏肥而影瘦也。約光之遠於物也。以其物之圓中徑。入十一倍乘之。則影絕。又太陽之光。與月火之光不同。月火所射在階。則照亦在階。階之上。階之側。不及處。卽暗也。陽光所射在階。則堂室戶牖。粲然顯白。巨細畢見。特於堂室之間。再加屏焉。乃異耳。陽能令星

月生光照物。亦能令虛空之氣。生光照物。地影之易窮。皆緣於虛空之氣有餘映。非日體之大也。卽以昏曉言之。日未出而天先曙。日已入而地猶白。赤道下爲朦朧影者。凡六刻有餘。南北極爲昧爽黃昏者。各一月有半。又豈地影之所能盡障乎。近如地者。猶且如此。况其遠見於天乎。又以冷燠言之。若日較地大百餘倍。則地在日中。僅一點耳。卽有南北千里數千里之殊。亦止共處於一點。何足以爲異。而南無雪。北

古今釋疑

卷之十二

法

無雷。寒暑氣候迥然不同。則是太陽不能偏蒸於群地。而曰日體遠過於地。又安足信乎。但光大于物。則影瘦。若光小于物。則影又肥。日大于地無疑。而欲定其大之數。則妄矣。

交食

交食之故。先儒皆未有定論。屢嘗考之。日食見於詩書者。惟夏仲康五年。周幽王六年。皆朔日食也。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日食三十六。穀梁以爲晦日食七。夜食二。二日食一。公羊以爲二日食七。晦日食二。左氏以爲二日食十八。晦日食一。是日食不獨朔日矣。漢惠帝七年五月丁卯。先晦一日食。景帝後元年七月乙巳。先晦一日食。是又不獨晦日二日矣。凡此皆厯古今釋疑

卷之十二

七

家之誤也。夫日食以朔。猶月食以望。有朔望而不食者矣。未有食而不以朔望者也。其故何居。蓋日食由于月。月食由于地。日大于月。而月小于地。日高于月。而月近地也。日行黃道。一日一周天。月道半出黃道外。半入黃道內。相距遠者六度零二分。如兩環相交。其相交處。自內出外。曰陽曆口。世謂羅喉。亦名龍頭。自外入內。曰陰曆口。世謂計都。亦名龍尾。月行每日。遲日十二度。凡行二十九日五十三刻零五分九十

三秒。而與日食。曰合朔。苟及于龍頭。或龍尾。是爲南北同經。東西同緯。月過日下。則日爲月掩。是爲日食。若徒南北同度。不在龍頭龍尾。雖合朔不食也。月則借日爲光。距日一百八十度。而正與之衝。曰望。月行近于龍頭。或龍尾。地居日月之中。則日光不能照射于月。是爲月食。若相對不在龍頭龍尾。雖望不食也。望或十五日。或十六日。而合朔乃所以定一日也。朔日不交。且不食。况晦日二日乎。又况先晦一日乎。使晦日食。卽當以晦日爲朔。二日食。卽當以二日爲朔。晦日食。必前月當小而未小之誤。二日食。必前月當大而未大之誤。此無他。拘于平朔。而不知定朔故耳。

古今釋疑

卷之十二

六

平朔者。月大月小相間。不必以日月會爲朔也。定朔者。或二小三大。當以日月會之日爲朔。至傳仁均造戊寅曆。始用定朔。李淳風曆。主平朔。非也。至于當食不食。非盡推算之失。蓋日食不同于月食。月食見月卽見之。日食則有見有不見。不見遂謂之不食耳。漢元帝永始元年九月日食。四方不見。京師獨見。二年二月日食。京師不見。

四方皆見。由于日大月小。惟月下之人見其食。即食既。尚有不見處也。豈果不食哉。昔人云。南史書日食三十六。北史書日食七十九。相合者纔二十七。又有年合而月不合者。以爲失在史官。然安知其各書所見乎。而文公綱目。或從南史。或從北史。魏道武帝神䴥元年十一月日食。則書之南史。是年爲宋文帝元嘉五年五月。亦日食。則不書。齊高祖建元二年九月日食。則書之。北史是年爲魏孝文太和五年七月。亦古今釋疑卷之十二
日食。則不書。太和十八年五月日食。則書之。南史是年爲齊明帝建武元年十一月。亦日食。則不書。周武帝天和六年四月日食。則書之。南史是年爲陳宣帝大建三年九月。亦日食。則不書。總緣不知交食之故耳。履嘗謂日食定數也。固曆家所可測。而先知者董仲舒。劉向。京房之徒。講災異之學。以爲乖氣所致。莫不指事以爲應。高后崩。則曰應二年之食。衛后自殺。則曰應建元之食。余謂日不食。高后亦崩。衛后亦自

殺也。元帝時日食。則曰酒心節之所致也。余謂不飲酒。亦日食也。前漢二百一十二年。日食五十三。後漢百九十六年。日食七十二。魏晉百五十年。日食七十九。唐二百八十九年。日食九十三。豈誠政之得失。致食之多寡乎。春秋書日食。止于定公之十五年。漢史書日食。始于高帝之三年。其間二百九十三年。日食凡七而已。是七國之政。賢于漢魏晉唐矣。漢文景之世。日食十二。唐太宗之世。日食十六。陳後主之世。日食一。食隋煬帝之世。日食一。食是後主煬帝之政。賢于文景太宗矣。夫文景太宗之世。日食數而天下治。後主煬帝之世。日食少而國家亡。其治與亡。由于日食。否耶。雖然。聞之先貞。進公曰。氣幾心幾。二而一也。陰陽之氣。人事之變。各自爲幾。而適與之合。歲有寒暑風雨。而蟪蛄與螭。蠲當之自災。可取譬矣。儒者求端于天。天人相與。甚可畏也。靜深明理之士。觸其幾而知之。然不欲盡洩。至于聖人。則不爲陰陽所轉矣。

時愆氣沴。屏夫則病。壯夫則否。周王龜焦著折。劉裕
竿壞橋亡。又何礙乎。焦京管郭。崔浩戴洋。一端之中
耳。關子明之如響。舉人事與天道消息之。此中論也。

日出時大而不熱

列子曰。孔子東遊。見兩小兒辯鬪。問其故。一兒曰。我
以日始出。去人近。日中時遠也。一兒曰。我以爲日初
出時遠。而日中時近。一兒曰。日初出大如車蓋。及其
中纔如盤盂。此不爲遠者小而近者大乎。一兒曰。日
初出滄滄涼涼。及其中如探湯。此不爲近者熱而遠
者涼乎。孔子不能決也。東哲曰。人之視天。旁方與上
方等。旁視則天體存于側。故日出時。視日大也。日無
大小。而所存者有伸厭。履按日初出。有水土之氣浮
於地上。故其影大。至高度則水土之氣清。故其形小。
今以盃置一錢。使人遙視之。不見錢也。以水注盃。則
人見錢。而錢且大於本體矣。以水光之浮錢出盃面
也。此與日未出而水光浮日之理同。故大而不熱耳。

金水附日

金水附日一周。人多不得其解。舊說或云。日內月外。相去遠絕。不應空然無物。則當在日天之下。或云。在日天之上。二說皆疑。全無確據。若以相掩證之。則大光中無復可見。論其行度。三曜運旋。終古若一。兩術皆窮。因知從前所論。皆臆說也。泰西以望遠鏡測之。則謂太白有時晦。有時光滿。有時為上下弦。蓋時在日上。故光滿而體微。時在日下。則晦。在傍。故為上下弦也。辰星體小。去日更近。難見其晦明。而其運行。不異太白。度亦與之同理。函宇編曰。金水附日。各歷一天。其說已舊。而此稱遠鏡窺太白。時晦時滿。遂謂金星或在日上。或在日下。辰星至小。度亦與之同理。果也。則金水與日。當共一天。只其自行之輪。以上下為周動。而舊所傳之二天。無可憑矣。端思幾過。尚有隔閡。何也。金水體小。若在日上。難復可見。與日同天。則月天至空位太多。遠鏡照物。止能映小為大。映遠為

古今釋疑

卷之十二

五

近。而非物之真體。金星之晦望。豈是洞觀。何不以視

差諸法。證其高下。辰星未見晦望。更屬懸度。且于九

重之數不合。說者云。金水終古附日。一年一周。二體

應是同天。但各輪互異。動以上下為環。理猶可信。但

晦望之說。已經曆局奏明成書。事宜姑存。而書此一

端以俟。子宣曰。金水與日共一天。是也。蓋日如車輪

之軸。居中旋轉。金水如輪之輻。周圍循行。輻隨軸轉。

故日之轉也。金水或旋而前。或旋而後。一前一却。亦

古今釋疑

卷之十二

五

勢所至也。自人目視之。祇見其或順或逆。而不知其

逆日環轉也。特逆則返于日之上。順則趨于日之下。

遲留則行于日之側。人祇見其為遲為留。而不知其

自上往下。自下往上也。在上則疾。在下為尤疾。在下

每日除已行分數。遠日則見。近日則伏。特其常耳。外日又帶行一度。遠日則見。近日則伏。特其常耳。紀

日中有黑點。以為災異。不雖然。二星均為遠日。而其

知二星之遠。過于其下也。雖然。二星均為遠日。而其

周則有不同者何。水附日近。相距二十三度。其度少。

環日周一百四。其行速。一百一十九日九時。金離日

十三度零九分。其行速。四刻三分。遠日一周。金離日

一、

卷之十一

子 99—650

然也。若曰微有動移。庶幾近之。而又不能推明其所
以然之故。今湯道未以西曆詳考黃赤經緯變易。蓋
二十八宿分經者。從赤道極出線。至赤道乃止。而諸
星自依黃道行。是以歲月不同。積久斯見。若精言之。
則日时刻刻。皆有參差。特此差經二萬五千四百餘
年而行天一周。正所謂微有動移。非久不覺。故後此
數十年百年。依法推變。正是事宜。而前代各測不同
者。皆天行自然。非術有未密也。如北極天樞一星。古

古今釋疑 卷之十二 天

測去離北極二度。後行過北極。今更踰三度有奇矣。
背宿距星。漢洛下閎測得二度。唐一行宋皇祐元豐
皆一度。崇寧半度。元測五分。崇禎元年測之。不啻無
分。且侵入參宿二十四分。今各宿距星所當空度。所
得多寡。悉與前史不合。蓋緣於此。此歲差之所以難
定。而古今中星之不同也歟。
崇禎元年所測距度月
四十五分。比十六度九十三分。房五度五十五分。心
六度二十四分。尾二十一度四十一分。箕八度八十八
九分。斗二十四度七十五分。平九度五十九分。女八
度六十二分。虛八度八十一分。危十五度十分。室十

七度二十五分。壁十度六十二分。奎十四度七十一
分。其十二度二十四分。胃十五度九十八分。昂十度
五十五分。畢十六度八十一分。觜入參三十四分。參
十一度九十七分。井三十三度二十九分。見二度三
十八分。柳十二度二十四分。星五度八十八分。張十
七度五十七分。翼二十度七十六分。轸十五度七十
分。三

古今釋疑 卷之十二 天

雲雨霜雪雷電之理

雲雨之屬皆因於日而生於地者也。泰西熊三拔之論可謂詳於王柏諸儒矣。其言曰：天地之間分三際焉。水土之塊太陽蒸之，是成煖際。真炎同天，是名熱際。中間至冷，名爲冷際。蓋日照地溫，水土蒸爲濕氣，氣情本煖，煖者欲升，復得日溫鬱隆騰起，是有火行火殿如烟，復挾土體相逼上行，漸近冷際，因于水土本情之冷濕結而成雲。是雲體中具有四行也。凡物

古今釋疑

卷之十二

五

體具四行。及將變化，勝者爲主。雲至冷際而濕情勝，卽化爲水。水既成質，必復于地。正如蒸水，因熱上升，騰騰作氣，雲之屬也。上及于蓋，蓋是冷際，就化爲水。雲之行雨，卽此類矣。今器中貯水，曾無漏滲，盛以冰雪，外成濕潤，蓋水土而上，氣行克塞。凡器之外悉皆氣也。水雪甚寒，氣煖在外，煖因寒逼，漸變成水。雲至冷際而變爲雨，此其徵也。若水土濕氣既清且微，日中上升，卽爲風日所乾，迨至夜時，升至冷際，乃凝爲

露。夜半寒深，氣升稍重，故晨露尤繁。夜有烈風，亦受風損，故大旱之天，夜并無露。至于密雲不雨，旱雲益旱者，皆由氣升不等，所具四行各有偏勝，故或爲露，或爲雷霆，豈必氣升皆雨乎？風之爲物，亦是熱乾與雷霆，豈一本所生，但不得直升，則橫驚爲風耳。雲升爲雨，其常也。旱時氣多燥乾，雲起直上，無濕相助，或遇風散，或泯其濕，但存燥乾，上爲奔星而已。所以晴日雲高而反不雨，旱雲山屹，行復散失，若

古今釋疑

卷之十二

五

氣升之濕性多，雲起于地，遇其冷不能直上，濕遽化爲水，故雲近地反得雨焉。每有高山之上，俯瞰雲雨，下視震雷，如水發漚也。雪者與雨同理，將雪必先微溫，不溫氣不上升也。冬月冷際甚冷，氣升變雪，猶露之爲霜也。雪花六出者，凡物聚方，以八圓一聚圓以六圓一。此定理中之定數也。水居空中，在氣體內，氣不容水，急切團抱，不令四散，水則聚而自抱，故成圓體。此定理中之定勢也。雲遇冷而爲雨，初圓甚微，重

則點滴冬時氣升。成爲同雲。遇冷凝沍。悉是散圓。及至下零。欲求歸併。不可得合。聊相依附。以六圓一。卽成花矣。不搏聚而成片者。以空中氣體。隨天旋也。平輳卽合。直輳卽離。正如濕米磨粉。易令作片。成搏則難也。大抵日蒸地氣。挾有火情。火情熱乾炎上。其勢壯猛。土之精者。亦隨而上。故雲中具有四行。時有偏勝。水勝爲多耳。間或火土合氣。水情絕少。力勢旣盛。土之次分。亦隨而上。遇冷際而力稍微。土之次分。復古今釋疑 卷之十二 三

歸于地。則成霏霧。若火土自升。水雲復盛。上阻陰雲。逼迫不容。火土之勢。上下不得。亦無就滅之理。則育迅決發。激爲雷霆。是其破裂之聲。電是火光。火迸上騰。土經火煉。凝聚成質。質降于地。是霹靂之楔矣。就陰雲之中。亦有火土二體。上遇冷際。爲水所勝。氣變成水。火情挾土。能在氣中。與之俱上。是則土之上妙者也。熱燥輕微。與火爲體。火性炎上。初隨氣升。氣旣變水。水將就下。火土二體。不復從之。如蒸水成氣。氣

至旣益。化而爲水。仍歸釜中。若其熱性。自透甑而出矣。旣與雨分。火土相挾。決起而上。亦有火土自升。不遇陰雲。不成雷電。凌空直突者。此二等物。至于火際。火自歸火。挾上之土。輕微熱乾。畧似良煤。乘勢直衝。遇火便燒。狀如藥引。夏月奔星是也。其土勢太盛者。有聲有迹。下及于地。或成落星之石。與霹靂同理焉。若更精厚。結聚不散。附于火際。卽成慧孛。勢盡力衰。乃滅耳。若雪天之雲。與雨雲等。但冬月冷際甚冷。火古今釋疑 卷之十二 三

至其處。勢亦稍殺。土雖輕微。不能挈與俱上。一時雲氣驟凝。爲雪。土亦與焉。火雖獨歸其所。雪中之土。仍與同性。故雪水化之中。有沉滓。猶作燥乾之味也。夏月雹者。三際中爲冷際。冷際之中。乃爲極冷。自下而上。漸冷漸極。一時之雨。三冬之雪。蓋至冷之初際卽零。不必至于極冷之際也。所以然者。冬月氣升。其力甚緩。非大地同雲。不能相扶。以成其勢。故雲足甚廣。雲生甚遲。必同雲累日。徐徐而起。漸至冷際。漸亦凝

近因而結體甚微細也。自餘二時。凡雲足廣潤。雲生遲緩。卽雨勢舒徐。雨滴微細。皆變于冷之初際也。獨是夏月。鬱積濃厚。決起上騰。力專勢銳。故雲足促狹。隔墜分瓏。而晴雨頓異。雲起全涌。膚寸暫合。而潏潏旋盈。以其專銳。入冷際深也。氣升愈厚。卽騰上愈速。入冷愈深。變合愈驟。結體愈大矣。遽升入極冷之際。驟凝爲雹。雹體小大。又因人極冷之深淺。雹中沙土。更多于雪。雹體中虛。以其激結之驟。包氣于中也。履

古今釋疑

卷之十二

雷

按三際之說。尚爲未確。其云暖際者。謂近地熱于天半。以中虛而地承日也。然初際爲暖。山上猶暖際也。何以寒於山下乎。若以山上已入冷際。則山半常雨。而山上不知。豈氣不及冷際而成雨乎。蓋冷際無定者也。天地之間。有寒氣。有暖氣。暖氣升而遇寒氣。寒氣升而遇暖氣。皆變雨耳。因知雪必先溫。亦必先寒。溫氣先升。爲雲結雨。而寒氣後升。雨在上而寒在中。雨穿寒過。遂成珠雪。此初雪也。故或雨雪雜零。及寒

氣升高。而至于雲。雲未及結雨。而寒氣至。遂並自凝焉。故雪成片也。至於雷電之理。熊氏亦未盡言。蓋有雷而不電者。有電而不雷者。有大電大雷者。由於陰氣盛。而陽氣在內不得出。則擊搏成雷。雷者電之聲也。電者雷之光也。或陰氣上薄下厚。雷遂從薄處上出。故聞雷而不見電。如陰氣薄。則陽氣易出。故見電而不聞雷。卽聞雷聲。亦不震。惟雲厚而陰氣迫之。陽氣復盛。相迸而出。故爲迅雷大電。且有見光而不見

古今釋疑

卷之十二

雷

雷者。電在雲中。或近地。又有雲掩之也。其如金線。則電出雲外也。故迅雷之電。往往見線焉。性理曰。雷之樹殺人者。何也。胡致堂曰。先儒以爲陰陽之怒氣也。氣鬱而怒。方爾奮擊。偶或值之。則遭震矣。世人所得雷斧者。此猶星隕而爲石也。蔡季通曰。雷斧之屬。是一氣擊後。方始結成。狀如細黃石。非先有此斧。以擊物。虹者何也。水氣耳。受日光而生。日東則虹西。日高則虹低。虹如環。人見其半。半爲地所隱也。水本青氣。日屬赤色。赤與青交。而紅綠生焉。以人目視之。則有其形。非本色也。試彈松香灰水而成泡。必具五色。此

其證也。虹無貫日之理。白虹者。白氣也。以虹名之耳。霞者何也。雲正受日光則透白。虛斜相映則起色。故霞惟晨昏有之。蓋晨昏之間。日近于地。光射于空。雲低不能正受其照。遂相映而成霞。此皆熊氏所未及也。又按三拔書。或問南風溫。北風寒。何也。曰。風屬于火。日爲火君。地發燥熱。橫披直驚。從日而嘘。則爲南風。君火之氣。與風俱舒。故溫。從日而吸。則爲北風。君火既縮。而又吸動地面塵揚之氣。故寒。試觀人口嘘

古今事考 卷之十二

五

氣則唇溫。吸氣則唇冷。理可類推。中國所處。日恒在南。是以有嘘吸之異。又問東風溫潤。西風高燥。何也。曰。海氣在東。故溫潤。山氣在西。故高燥。又曰。以東方爲來氣。以西方爲去氣。斯其所以異也。又問曰。北方地亢。春夏少雨。僅伏秋雨數日。南方雨恒多。何也。曰。日在于南。近日之處。火土之氣。時爲太陽暴照。如人身熱則汗液也。北方遠日。又春夏多風。致火土之氣疏越。故雨恒少。閩中春月恒雨。夏月日出則酷暑旋

復有雨。乃所聞滿刺伽國。處赤道之下。四時皆澤。賴日日有雨。以解其蘊隆。可見暘爲雨之根也。至於將雨。莫不有徵。龜哭發壘。平遠望之。亭亭直上。晴之候也。蜺蜺而起。如欲上不得者。雨徵也。蓋雲將成。雨空中氣行。皆成濕性。煙爲濕礙。不得上升。故至宛曲。將雨礎潤。將雨燈爆。理可同觀。朝日出。光黯淡。色蒼白者。雨徵也。日出時雲多破漏。日光散射者。雨徵也。雲四布。牛羊齧草如常者。不雨。若啖食匆遽。似求速食者。雨徵也。蠅蚋蚋蚤。勿遽啣食。雨徵也。蟬蛸之屬。倉皇飛驚。雨徵也。穴處之蟲。群出于外。雨徵也。朔日至千上弦。視月兩角。近日一角。稍稍豐滿。雨徵也。月暈白主晴。赤主風。色如鉛者。雨徵也。總由濕氣上升致然耳。

古今事考 卷之十二

五

四行五行

武問中國言五行。太西言水火土氣四行。參差何快。浮山聞語曰。豈惟異域。邵子常言水火土石。而畧金木矣。地藏水火。分柔土剛土為土石也。朱隱老曰。四為體。五為用。金石同體。言金而石隱矣。周子尊水火在上。次表中土。下乃列金木焉。金木者。從土中生出者也。今所據者。地之五材也。金為土骨。木為地皮。是也。水為潤氣。火為燥氣。木為生氣。金為殺氣。以其為

古今釋疑 卷之十二

堅氣也。土為中和之氣。是曰五行。黃帝曰。六合之內。不離于五。既言五運。又分六氣。不參差乎。播五行于四時。非用四乎。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非用二乎。謂是水火二行可也。謂是虛氣實形二者可也。虛固是氣。實形亦氣。所凝成者。直是一氣。而兩行交濟耳。又況所以為氣。而宰其中者乎。神不可知。且置勿論。但以氣言。一行之言。氣形光聲也。氣凝為形。蘊發為光。竅為聲。皆氣也。而未凝未發未激之氣尚多。故舉舉

氣形光聲為四幾焉。楞嚴七大。地水火風空見識也。

四大。猶水火土氣也。復對實而言空。故表空焉。皆因

人目之見而顯見本于識。而藏于識。故表見識焉。心

藏神而主性。腎藏精而主命。以見識表之。亦可悟五

藏六腑之實是二行矣。若欲會通。正當舍二求一。而

後知一在二中。謂之二中是一。謂之一不二。謂之

參兩。謂之九六。謂之七八。謂之四五。謂之五六。無不

可者。且請學易。方信即差別是大本。勿遜顧頤。錄曰

古今釋疑 卷之十二

火為五行之至神。非同木土金水之成形也。世但知火能生土。不知火能生金。生木。生水。蓋金非火不能生。龍火之精也。五行之精。惟龍神變故有火龍。土龍。金龍。木龍。水龍。今之土中。石中。金中。海中。樹中。敬之擊之。鑽之。無不有火出焉。則此火能藏神于萬物。而陰先陽也。還知坎中一畫真陽。為天地之心乎。表冬至于半者。正以坎中一畫真陽。為天地之根。火之宗也。陽在陰中。即龍宮之在海。藏神龍之潛九淵。所謂日閉關道。家藏火。火之狀。不動之宗也。復卦以至三條之火。不能結。身既生後。非丹田之火。不能養成。故百骸五藏六腑十二經絡。皆以心火為君。命火為臣。能傳生化食以資長其骨肉。此火不調。則百病生。此火一散。則百骸盡。人初死時。百骸俱在。獨此煖

氣一去則四大皆潰散矣所謂法界聖凡同是此心
所造須當辨其邪火真火能知性空真火性火真火
則知薪盡爲火傳燈傳爲命續矣五德有形有神形
也土分之則崩金分之則缺水分之則絕木分之則
折獨火爲神愈分愈多愈聚愈勝愈與愈有愈傳
愈久此向上不傳之秘所以分燈列焰而傳子

古今釋疑卷之十二終

古今釋疑卷之十二

完

古今釋疑卷之十三目錄

安成

楊霖竹菴訂正

吳雲舫翁參閱

曆法

歲差

曆不容不改

曆元

閏月

古今釋疑卷之十三目錄

汗青閣

寒暑

晝夜

中星

春王正月

分野

古今釋疑卷之十三

合山方中

曆法

今之法密於古者。曆是也。蓋自三代。曆無定法。閏餘乖次。西漢造三統曆。百三十年。而後是非始定。東漢造四分曆。七十餘年。而儀式方備。又百二十一年。劉洪造乾象曆。始悟月行有遲速。又百八十年。姜岌造三紀甲子曆。始悟以月食衝檢日宿度所在。又五十年。何承天造元嘉曆。始悟以朔望及弦皆大小餘

又六十五年。祖冲之造大明曆。始悟太陽有歲差之數。極星去不動處一度餘。又五十二年。張子信始悟日月交道有表裏。五星有遲速留逆。又三十三年。劉焯造皇極曆。始悟日行有盈縮。又三十五年。傅仁均造戊寅元曆。頗采舊儀。始用定朔。又四十六年。李淳風造麟德曆。以古曆章部紀元。首分度不齊。始總法用進朔。以避晦晨月見。又六十三年。僧一行造大衍

曆。始以朔有四大三小。定九服交食之異。又九十四年。徐昂造宣明曆。始悟日食有氣刻時三差。又二百三十六年。姚舜輔造紀元曆。始悟食甚泛餘差數。以上計千一百八十二年。曆經七十改。其創法者。十有三家。自是又百七十四年。郭守敬造授時曆。一以考測為主。所創法凡五事。一曰。太陽盈縮。用四正定氣。立為升降。限立招差。求得每日行分。初未極差。積度比古為密。二曰。月行遲疾。古曆皆用二十八限。今以萬分日之八百二十分為一限。凡折為三百三十六限。依塚壘招差。求得轉分進退。遲疾度數。逐時不同。蓋前所未有。三曰。黃赤道差。舊法以一百一度相減相乘。今依算術。勾股弧弓。方圓斜直。所容求到度率積差。差率與天道實為脗合。四曰。黃赤道內外度。據累年實測。內外極度二十三度九十分。以圓容方直矢接勾股為法。求每日去極與所測相符。五曰。白道交周。舊法黃道變推白道。以斜求斜。今用立渾比量。

得月與赤道正交。距春秋二正黃赤道正交。一十四度六十六分。擬以爲法。推遲月每交二十八宿度分。於聖爲盡。元史謂自古及今。推驗之精。蓋未有出於此者。薛儼甫天步真原曰。今泰西之法更精矣。蓋有數種。中土莫及焉。一曰經星度差。由於黃赤道二極不同心。星繫赤道而執黃道之部次以求合。故自落下闕。以及郭守敬諸名家。測驗無符者。一曰宮分今古不同。由於黃赤交道西行。自有書契來。春分日躔古今無異。卷之十三
角中。漸西至進賢。又至左執法。於是而執一定之說。遂至寶瓶等十二宮。皆差八度有奇。一曰月將之差。由於節氣。二者皆太陽行度也。寧有節氣已到。而月將未到者乎。一曰節氣之差。由於均分平年。太陽行度之有贏縮。定期於交氣皆用之。過宮之行。豈二十四年除可盡乎。一曰推步不同。中曆止於勾股割圓。而西分正弦餘弦切線割線等八法。二者其類不同。粗細亦分。焉能一一符合。一曰測景不同。中曆測於

二至。西法獨重二分。太陽本輪既殊。赤黃交極各異。且清蒙差多。焉能存在不爽。一爲交食分數。日食本於月影。月影本於地影。即如大都之東近海。清蒙差多。西遠海。清蒙差少。非一日之贏縮。月之遲疾。可無遺策也。一爲五遲緯度。經度如二儀之朔望。緯度如三儀之交蝕。即如太陰犯昴。太陰犯土之類。每九年一次。十二月多然。此天地之情也。偶爾日力所及。晴陰互異。豈遂得真耶。天道十年一變。實無時不變也。古今無異。卷之十三
今大統本於授時。授時本於大明千二百餘年於此矣。焉得無差。而西曆於萬曆癸丑。方經改定。崇禎戊辰。尙多測政。其疎密可知也。至於五星。則自張氏至今。千餘年。人未問及。測步不合。委之失行。何以西曆推其經緯。更真於日月耶。故曰。今之法密於古也。

歲差

歲差者何。黃道積差也。蓋天有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歲有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天度四分之一而有餘。歲日四分之一而不足。故天度常平運而舒。日運常內轉而縮。天漸差而西。歲漸差而東。此卽歲差之由。嘗考堯時冬至。初昏昴中。日在虛七度。呂不韋月令。冬至日在斗二十二度。漢元和三年。冬至日在斗二十一度。晉大元九年。在斗十七度。宋嘉祥十年。在斗十四度。唐開元十二年。在斗九度半。宋改統天曆。在斗二度。元改授時曆。退在箕十度。至明洪武甲子。在箕七度。嘉靖三年。冬至初昏室中。日在箕三度。萬曆四十年。在箕三度十九分十九秒。起堯甲辰。至於今。計年凡三千九百有奇。度之差。已五十餘矣。自漢鄧平改曆。洛下閎謂百年後當差一度。漢末劉洪作乾象曆。有歲餘之法。晉虞喜始以天爲天。歲爲歲。立差以追其變而算之。以五十年退一度。然

古今釋疑

卷之十三

五

失之太過。後何承天倍增其數。約百年退一度。而又不。及。至隋劉焯。折取二家中數。爲七十五年。又劉炫謂四十五年。梁虞翻謂百八十六年。祖冲之謂百八十三年。唐僧一行大衍曆。則八十三年。宋統天曆。則六十七年。然皆未甚密。惟元郭守敬。及許衡。王恂。章測。景驗氣。減周歲爲三百六十五日二十四分二十五秒。加周天爲三百六十五度二十五分七十五秒。強弱相減。差一分五十秒。積六十六年有奇。而退一度。定爲歲差。上考往古。則每百年長一。下驗將來。則每百年消一。又推自春秋獻公以來。二千一百六十餘年。凡四十九事。而不合者僅十事。可謂密矣。洪武中。元統大統曆。雖不用消長之法。而積分猶仍授時之制也。然行之已久。亦不能無差。如正統十四年。己卯朔。二至之晷。有晝夜六十一刻之文。正德九年八月朔日食。十三年朔日食。曆官所報分秒起復數。俱不相合。履丙申遊吳。曾問於朱公康流。公曰。歲差一

古今釋疑

卷之十三

六

法。古來多寡不等。授時置上下消長之法。可謂當已。乃亦不能盡合。其法曰。上推百年長一。下推百年消一。以推今日測之晷影。冬至先天約二十刻矣。所以然者。元之時爲極消。上推固應百年長一。下推亦應百年長一。自元迄今。三百餘年。應益三分。西洋法則定以六十年八閏月而差一度。履按歲差之法亦多矣。然皆不能久而無差。由諸家不知歲差不可定也。其故何哉。蓋經星常移。次舍無準。古今宿度。分數不一。安可執一定之法。以算之哉。故隨時測驗。以求合於天。此爲至當爾。百年之中。所差無幾。猶可知也。久則差積。不可攷矣。可見曆無數百年不改者。但改者曆元。而曆法固不必改也。

曆不容不改

杜預曰。陰陽之運。隨動而差。差而不已。遂與曆錯。歐陽修曰。事在天下。其易差者。莫如曆。故由古迄今。造曆者無慮數十家。終不能保其曆之不改者。曆法之不容不改。非盡術之疎闊也。以今考之。自黃帝迄秦末。凡六改。漢凡五改。魏文迄隋末。凡十三改。唐高祖迄周末。凡十六改。宋凡十八改。金熙宗迄元末。凡三改。一曆之改。廣集衆見。思無遺法。宜其永久無變。然行之輒差。蓋天運星行動體也。其行度疾徐。或過不及。自是不齊。曆家步算。乃成法爾。安得與天相符。朱子則曰。今之造曆者。無定法。所以多差。竊謂合朔可定。氣必不可定。即氣朔可定。歲差必不可定。氣之盈也。每月多四百一十一分二十五秒。使天行所差止此。則歲差可不設矣。歲差之辨。以冬至日躔赤道之度爲之準驗。大較每年差一分五十秒。然使所差止此。則太初三統雖奉行至今。可矣。漢及元。卒至於六

十餘改者何歟。華湘曰：一定之法，豈可拘執。況法亦
 自有權宜者。如定歲之法，四期餘一日之數，分於四
 期，則二至之定，每疑於絲忽之間，須酌量以定。無常
 準者，定日之法，一日變為九百四十畫者，以氣朔有
 不齊之數，難分也。每月三十日，而二氣盈四百一十
 一畫，二十五秒。一朔虛四百四十一畫，積盈虛之數
 以成閏。故定朔必用四百四十一畫之前後，以為朧
 朧。故定朔每疑於一畫之間，要亦須酌量以定。無常
 準者，如日月交食之法，時刻分秒，最為精微。其至半
 秒難分之處，亦須以定。無常準焉。夫至之絲忽，
 朔之一畫，食之半秒，積之歲久，則皆差失，不合原算
 矣。以天道不齊之動，加以歲久必差之法，欲守一定
 之算，夫安可得。由此觀之，曆烏得不改哉。履按：天行
 必不可齊，則曆法必不可定。惟有隨時測驗，求合於
 天。日躔月離，有差即改，並歲差之數，竟可以不立矣。
 前人未知此理，欲求無弊，其可得乎。舉歸於法之疎

古今釋疑

卷之十三

九

密則非矣。

古今釋疑

卷之十三

九

曆元

自黃帝以來。造曆者莫不有元。黃帝用辛卯。顓頊用乙卯。虞用戊午。夏用丙寅。商用甲寅。周用丁巳。魯用庚子。漢承秦初用乙卯。秦用顓頊曆也。武帝太初曆用丁丑。史記作甲寅。章帝四分曆用庚申。蓋曆家必推其元之所起。以爲積算之紀綱。故太初曆以四千六百一十七歲。夜半冬至。日月合璧。五星如連珠。爲一元。四分曆以四千五百六十歲。至朔同在甲子年。爲一元。他如三統上元。則十四萬三千歲。見漢志。乾象元法。則七千三百七十八年。王莽元法。則九萬七千一年。晉武帝太初。始中。劉通曆甲子元法。推開闢之始。亦九萬七十年。晉王智造。三紀甲子元法。亦八萬三千八百四十一年。蔡邕。張賓甲子元法。積四百萬餘算。劉焯甲子元法。積一百萬餘算。一行曆本議。積算五千萬億歲。履按諸家起曆。必欲遠推開闢。取合前曆。以爲上元。可謂迂矣。且開闢以來。依皇甫謐徐登司馬貞所紀。安得九萬

餘年。況數百萬億乎。邵子大元。僅十二萬九千六百年。而張賓等積算。不啻數十倍。然歟否歟。夫元者。不過因曆久必改。改則以此年爲首。所謂日月閏積之數。皆自此始爾。更曆更表。何年不可以爲元乎。故唐傅仁均。卽以武德戊寅爲元。石晉馬重績。卽以天寶乙未爲元。元郭守敬。卽以至元辛巳爲元。而元統卽以洪武甲子爲元。泰和卽以萬曆癸丑爲元。豈必如班志所云。日月合璧。五星連珠乎。豈必如范志所云。甲子之年。至朔同日乎。還復故曆。庸有之矣。決非曆家所能限以年數也。往曆久自差。不得不然。是故太初以來諸曆。或百餘年而差。或數十年而差。或一二年卽差。何嘗及所算之一元乎。夫欽天授時。只在七政交會。行度無失。元不必遠推其始。亦不可逆定其終。此崇禎曆書所以惟推二百年恒表。而隨時考測。隨時修改。可謂當矣。

閏月

蔡九峯曰。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日行三百六十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而與天會。是一歲日行之數也。月行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而與日會。十二會得全日三百四十八餘分之積。又五千九百八十八。如日法九百四十而一。得六。不盡三百四十八。通計得日三百五十四。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四十八。是一歲月行之數也。歲有十二月。月有三十日。三百六十者。一歲之常數也。故日與天會。而多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者。爲氣盈。月與日會。而少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五百九十二者。爲朔虛。合氣盈朔虛。而閏生焉。故一歲閏率。則十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八百二十七。三歲一閏。則三十二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六百單一。五歲再閏。則五十四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三百七十。五十有九歲七閏。則氣朔分齊。是爲一章也。黃瑞節

曰。曆家以一日爲九百四十分。據當時之四分曆法也。所謂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者。是一日內二百三十五分也。所謂餘分之積。五千九百八十八者。一會餘四百九十九。十二會共得五千九百八十八也。所謂如日法九百四十而一者。如算日之法。以九百四十分爲一日也。得六者。得六日也。不盡三百四十八者。將餘分五。九百八十八除之。六日外。猶餘三百四十八分也。日行積三百六十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與天會。是一歲日行多五日。又五百三十五分也。月行積三百五十六。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三百四十八。爲十二會。是一歲而月行少五日。又五百九十二分也。將日行所多五日。又五百三十五分。合月行所少五日。又五百九十二分。通得十日。又八百二十七分。一歲之閏率也。三歲一閏。合三歲之間。日行所多。月行所少。通得三十二日。又六百單一分也。五歲再閏。合五歲之間。日行所多。月行

所少。通得五十四日又三百七十五分也。十九歲七閏合十九歲日行所多。月行所少。通得整日一百九十。又每歲餘分八百二十七。十九年共得一萬五千七百一十三。以日法九百四十分而一除之。得十六日。猶餘六百七十三分。并一百九十日。通二百單六日。又六百七十三分也。凡二十九日零四百九十九分。爲一月。恰好是七月之數。所謂氣朔分齊者。十九年合氣盈朔虛得二百單六日。不盡六百七十三分也。七閏月亦二百單六日。不盡六百七十三分。氣之分。與朔之分。至十九年而皆齊。此所謂氣朔分齊而冬至定在十一月朔。是爲至朔同日乃一章也。履按置閏之法。大約經三十三月左右。則氣盈朔虛之數。積及二十九日有奇。乃合一閏。前閏距後閏亦必三十三月左右。今蔡氏拘於繫辭五歲再閏之文。僅滿五十四日有奇。便置兩閏。安有此理。而書傳傍通及纂說乃云五年再閏而不足。則借下年之日。以終

卷之十三

五

前閏。此不通甚矣。夫閏者。天然恰好。當在此置。豈人所可移前移後。強置之所不當置之月乎。況閏月必觀中氣所在。閏前之月。中氣在晦。閏後之月。中氣在朔。無中氣乃爲閏月。若強借下年之日。則所閏之月。固不能無中氣矣。蓋五歲再閏。必前閏在正月至四月。故間一年。便滿三十三月。若前閏在五月至十二月。須間二年。方滿三十三月。必六年而後再閏。所謂五歲者。舉其槩爾。十九年七閏。則定數也。仲兄曰。五歲再閏者。言前閏去後閏。或間兩年。或間三年。蓋五歲之中。有兩歲閏。年自積閏之年數起也。

卷之十三

六

寒暑

寒暑者。以日行遠近。而地氣因之。天固未嘗有寒暑也。蓋周天縱橫。皆三百六十五度有奇。北極爲天樞。與南極相距。一百八十二度半強。赤道帶天體之絃。距兩極各九十一度少強。太陽躔路。名爲黃道。黃道斜絡於赤道。半出赤道內。半出赤道外。遠止二十三度半。冬至日躔黃道距北極一百一十五度有奇。在赤道外二十三度太強。是謂南陸。夏至日躔黃道距北極六十七度有奇。在赤道內二十三度太強。是謂北陸。春秋二分。日躔距兩極各九十一度少強。乃黃赤二道相交之處也。以中國地平論之。北極出地三十六度。南極入地三十六度。則中國在赤道之北。故日行南陸則寒。日行北陸則暑。皆由地氣去日遠近故也。先中丞公曰。天下寒暑。日影五截。赤道下四時皆煥。二分爲甚。二至稍減。二分立表。日中無影。一年兩春兩夏。兩秋兩冬。草木一歲再榮再枯。故自赤道

古今釋疑

卷之十三

七

南北各二十三度半之域。立表。每歲東西南北。日影俱到也。日行南北之下。其地每歲一極寒。一極暑。而正相反。履按廣東肇慶府夏至日中立表無影。正當北陸下也。肇慶而北。雖日行北陸。見日猶在南也。肇慶南一萬一千七百五十里。是爲南陸下。過此二界。則黃道之所不至。日不經天頂過矣。其地四時皆寒。周圍皆有日影。而以半年爲晝。半年爲夜。草木朝生暮死。履按周解秋分。日內近極。極下常有光。秋分。春分。日外遠極。極下常無光。趙氏注曰。北辰之下。春分至秋分。六月見日爲晝。此後六月不見日爲夜。又按隋志。言北方有黃羊。脾而天明者。正將近北極下之地也。故

古今釋疑

卷之十三

大

晝夜

天無晝夜。而人有晝夜者。因以地形掩日。故日出爲晝。日入爲夜。而日一日繞地一周。天下國土。又非同時出入也。東方先見。西方後見。東西相去七千五百里。則東西差一時。每時日行三十度。則兩處相遠三十度。在天一度。爲地二百五十里。故七千五百里。差一時。相去四萬五千里。則東方爲子時。西方爲午時。地周九萬里。半其數。則相爲對時。晝夜反。是普天之下。時時晝。時時夜也明矣。至晝夜之有長短。由於黃道之有舒

卷之十三

九

縮就中國言之地平處於赤道北日行近北則晝長夜短日行近南則晝短夜長故冬至日出辰初初刻入申正三刻小寒出辰初初刻入申正三刻大雪同大寒出辰初初刻入申正四刻小雪同立春出卯正三刻入酉初初刻立冬同雨水出卯正二刻入酉初一刻霜降同驚蟄出卯正一刻入酉初三刻寒露同春分出卯初三刻入酉正初刻秋分同清明出卯初二刻入酉正十一刻白露同穀雨出卯初一刻入酉正二刻處暑同立夏出

卯初初刻入酉正三刻立秋同小滿出寅正四刻入戌

初初刻。大暑同。芒種出寅正二刻。入戌初初刻。小暑同。夏

至出寅正三刻。入戌初三刻。此亦就中國之中言之。

各省之時刻固不一也。如京師冬至郭守敬測得晝

三十八刻夜六十二刻日出辰初二刻入申正二刻。洪武間南京

測得冬至晝四十一刻。夜五十九刻。日出辰初初刻。入甲正四刻。

今西法分日爲九十六刻每刻十五分。舊法每時八刻。子午二時

各十刻。每刻十分。西法子午二時。亦止八刻。增十分爲十五分。測得京師冬至晝三

古今雜錄
卷之十三
子

十五刻十一分。夜六十刻四分。日出辰初二刻二分。入申正一刻十二分。

山西養三十七刻九分。夜五十八刻六分。日出辰初一刻四分。

入申並二刻十一分。山東晝三十八刻二分。夜五十七刻十三分。

分。日出辰初初刻十四分。入申正三刻一分。河南陝西晝三十八刻十四分。

分。夜五十七刻一分。日出辰初初刻八分。江南晝三
入申正三刻七分。

十九刻九分。夜五十六刻六分。日出辰初刻三分入申正三刻十二分

湖廣晝三十九刻十三分。夜五十六刻二分。日出辰初初刻

一分入申正。浙江四川晝四十刻四分夜五十五刻三刻十四分。

十一分。日出卯正三刻十三分。江西晝四十刻八分。夜五十五刻七分。日出卯正三刻十一分。入酉初初刻四分。福建廣西晝四十一刻三分。夜五十四刻十二分。日出卯正三刻六分。入酉初初刻九分。貴州晝四十一刻十一分。夜五十四刻四分。日出卯正三刻二分。入酉初初刻十三分。雲南晝四十二刻。夜五十四刻。日出卯正三刻。入酉初初刻十三分。廣東晝四十二刻四分。夜五十三刻十一分。日出卯正二刻十三分。入酉初初刻二分。蓋依各省見北極之高低。而推日出入之遲早。見極高。則去日遠。故日出遲。見極低。則去日近。故日出早也。京師北極出地四十度。廣師冬至日出辰入。東北極出地二十度。故京而廣東則出卯入酉。或疑堯典日永日短。蔡氏傳云。日永晝六十刻。夜四十刻。日短晝四十刻。夜六十刻。與授時曆不合。此正由地有去日遠近之故也。蔡氏據宋都而言。授時據元都而言爾。

中星

中星者。日初昏時。南方正中之星也。中星無刻無之。特白日不見。他時無準。惟於節氣初昏之時。候之。正午之位。為便爾。堯典仲春星鳥。仲夏星火。仲秋星虛。仲冬星昴。蓋二分二至。昏之中星也。永嘉鄭氏曰。二十八宿。環列於四方。隨天而西轉。角亢氐房心尾箕。東方宿也。斗牛女虛危室壁。北方宿也。奎婁胃昂畢。皆參西方宿也。井鬼柳星張翼轸。南方宿也。四方雖有定星。而星無定位。各以時見於南方。天傾西北。故北極居天之中。而在天北。二十八宿。常半隱半見。日東行。歷二十八宿。故隱見各有時。必於南方考之。仲春之月。星火在東。星鳥在南。星昴在西。星虛在北。至仲夏。則鳥轉而西。火轉而南。虛轉而東。昴轉而北。至仲秋。則火轉而西。虛轉而南。昴轉而東。鳥轉而北。至仲冬。則虛轉而西。昴轉而南。鳥轉而東。火轉而北。來歲仲春。鳥復轉而南。循環無窮。此堯典考中星以正四

時之法也。孔穎達曰：虛昴以宿言，星鳥以象言。星火七宿，一次凡二三宿，豈有秋冬的指一星而春夏泛指一象，一次之理。蓋鳥柳宿也。爾雅云：鳥喙謂之柳。史記云：柳為鳥注。張守節曰：柳八星為朱鳥。是鳥為柳明矣。火心宿也。左傳言火中火見。詩稱七月流火，皆指心是火。履按：堯典中星，惟舉四仲。呂氏月令，則為心明矣。十二月備舉之。且患井斗度潤，而別舉弧建。堯典惟求之初昏，月令則并求之旦，而必考日行所在，以見中星去日遠近之變，可謂詳矣。然以四仲昏中考之，春昏弧中，夏昏亢中，秋昏牛中，冬昏壁中，則與堯典不同。鄭氏曰：月令舉月本也。唐孔氏曰：月令十二月日之所在，或舉月初，或舉月末，其昏旦中星亦皆如此。又星有明暗，見有早晚，明者昏早見，而旦晚沒，暗者昏晚見，而旦早沒，所以中星但舉大略。長樂陳氏亦曰：月令中星，或舉朔氣，或舉中氣，夾際鄭氏曰：堯典以午為中，月令以未為中，此皆強解也。宋之冬至，昏中亦在壁。又何以解耶。三山林氏、朱子、蔡氏乃取歲差之說以釋之。履按：李肇國史補曰：知歲差之法。

則古今中星之不同，可坐而判。蓋日躔於一歲之間，行周天度，未徧餘分，而日已至。故今歲日躔在冬至者，視去歲冬至之日躔，常有不及之分。是以天漸差而西，歲漸差而東。黃道且異。漢志載黃道，北至東井，南至牽牛，東至角，西至奎。東交於角，西交於奎。則云：春分交奎五度多，秋分交軫十度少。南至斗十度，北至井十三度。昏中安得如初乎。自堯甲子至秦莊襄王元年，凡二千二十八年，堯典月令之不同也固宜。今之中星，又與月令異矣。須知星本動移，距度自改，尚不徧歲差之故。今之冬至，中星已在室中。安知數千年後，不至於危虛乎。

春王正月

春王正月之說盈庭矣。漢孔安國鄭康成謂周人改時與月。宋胡康侯謂夫子以夏時冠周月。程伊川朱晦菴則謂改月而不改時。獨蔡九峰謂不改時亦不改月。至於元吳仲迂陳定宇張敷言史伯璿吳淵穎汪克寬輩則又遠宗漢儒方詆蔡氏而趨於熊朋來王陽明咸宗之。按泰誓惟十有三年春孔氏以爲建子之月。蓋謂三代改正朔必改月數。改月數必以其正爲四時之首也。鄭氏箋詩維暮之春亦言周之季春。於夏爲孟春。履按冬之不可爲春寒之不可爲夏固不待辨而明矣。若改時與月則四時反逆矣。孔郊之說然乎否乎。春秋元年春王正月。胡傳曰周人以建子爲歲首。則冬十有一月是也。前乎周者以丑爲正。其書始卽位曰惟元祀十有二月。則知月不易也。後乎周者以亥爲正。其書始建國曰元年冬十月。則知時不易也。建子非春亦明矣。乃以夏時冠周月。何

古今彙纂

卷之十三

三

哉。聖人語頗回以爲邦。則曰行夏之時。作春秋以經世。則曰春王正月。此見諸行事之驗也。或曰非天子不議禮。仲尼有聖德。無其位而改朔可乎。曰有是言也。不曰春秋天子之事乎。以夏時冠月。垂法後世。以周正紀事。示無其位。不敢自專也。其旨微矣。履按夫子作春秋所以誅亂賊尊周室。正一王之大法。乃首改周之正朔。則議禮制度自己出矣。其何以服天下。胡氏之說然乎否乎。程伊川曰正月非春也。夏時以立義。爾朱子曰文定言夫子以夏時冠周月。謂如公卽位依舊是十一月。乃孔子改作春正月。未敢信也。據周禮有正月。有正歲。則周實是元改作春正月。夫子所謂行夏之時。只爲其不願欲改從建寅。如孟子云七八月之間旱。必是今之五六月。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必是今之九月十月。蓋古人只是寒時造橋。若真是十一月十二月寒時已過。何用更造橋乎。是周人改月明矣。但天時不可改。謨書云秩

古今彙纂

卷之十三

三

大熱未獲。以此考之。春秋月數。乃魯史之舊文。而四時之序。則孔子之微意。伊川所謂假天時以立義者。正謂此也。履按不改時而改月。則夫子當書冬王正月。何云春王正月。程朱之說。然乎否乎。蔡氏曰。伊訓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元祀者。太甲卽位之元年。十二月者。商以建丑爲正。故以十二月爲正也。三代雖正朔不同。然皆以寅月起數。蓋朝覲會同。班曆授時。則以正朔行事。至於紀月之數。則皆以寅爲首也。周古今釋疑卷之十三建子矣。而詩言四月維夏。六月徂暑。則寅月起數。周未嘗改也。秦建亥矣。而始皇三十一年十二月。更名臘曰嘉平。夫臘必建丑月也。秦以亥正。則臘爲三月。云十二月者。則寅月起數。秦未嘗改也。至三十七年。書十月癸丑。始皇出遊。十一月行至雲夢。繼書七月丙寅。始皇崩。九月葬鄒山。先書十月十一月。而繼書七月九月者。知其以十月爲正朔。而寅月起數。未嘗改也。且秦史制書。謂改年始朝賀。皆自十月朔。夫秦

繼周者也。若改月數。則周之十月。爲建酉月矣。安在其爲建亥乎。漢初史氏所書。舊例也。漢仍秦正。亦書曰元年冬十月。則正朔改而月數不改。亦已明矣。且經曰。元祀十有二月。則以十二月爲正朔而改元。何疑乎。惟其以正朔行事也。故後乎此者。復改厥辟。亦以十二月朔。奉嗣王歸於亳。蓋祠告復政。重事也。故皆以正朔行之。秦誓惟十有三年春。春者。孟春建寅之月也。武成惟一月。一月建寅之月。不曰正而曰一古今釋疑卷之十三者。商建丑。以十二月爲正朔。故曰一月也。由蔡氏之說觀之。改時月乎。不改時月乎。而仲迂等詆之者。不過引春秋所書災異。及左氏之文而已。彼蓋以爲經書春正月無冰。桓十四年。二月無冰。成元年。十月隕霜殺菽。定元之類。必于丑月無冰。四月隕霜。乃爲異也。若夏時。則十月且無菽矣。何爲乎書。且僖五年正月日南至。若正月仍是建寅。何有冬至也。昭二十四年。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梓慎曰。將水。昭子曰。旱也。日過

分而陽猶不克謂過春分也昭十八年火始昏見心
爲大火見以辰月伏以戌月者也梓慎曰火出於夏
爲三月於商爲四月於周爲五月其明徵也又春蒐
夏苗秋獮冬狩四時田獵定名也桓四年春狩於郎
哀十四年春西狩獲麟此所謂春非冬而何定十三
年夏大蒐於比蒲昭十一年五月大蒐於比蒲此所
謂夏非春而何履按詩書周禮莫非寅月起數獨春
秋改時改月乎金縢曰秋大熟未獲必酉戌之月然

古今集

卷之十三

完

後可謂大熟若仲夏季夏爲秋何以謂之大熟乎穆
王命尹牙曰若蹈虎尾涉於春冰必東風解凍然後
冰不可涉若仲冬季冬爲春何冰之不可涉乎若詩
之與夏正合者幽風是已且不獨幽風爲然出車之
詩曰春日遲遲卉木萋萋如仲冬季冬爲春何以見
草木之榮乎四月之詩曰秋日淒淒百卉具腓如仲
夏季夏爲秋何以見草木之瘁乎又臣工章曰維暮
之春亦又何求如何新畲於皇來牟夫牟麥將熟則

建辰之月夏正季春審矣小明章曰二月初吉載離
寒暑乃大夫西征之日也其後作詩則曰昔我往矣

日月方燠如以十二月爲二月何以謂日月之燠乎
說者曰幽爲夏之列國故周公述先公幽俗之事必
以夏正爲言借使幽風爲然何故他詩之言時月者
亦皆從夏正乎呂東萊云幽風十月而日改歲三正
之通於民俗尙矣周特舉而迭用之爾朱子取之
按十月改歲者蓋以建子之月又特頒朔故曰改歲
其云二之日卒歲者乃春夏秋冬一年之終也益證
改正朔而不改月矣豈有三正迭用之理乎張敷言
曰周雖建子必其朝聘聘問頒朔改時凡筆之史冊
者卽用時王正月月數至民俗歲時相與語言則皆
以寅月起數史伯端曰詩爲咏歌之詞多以寅月起
古今集 卷之十三

數正張氏所謂民俗語言也然則出車之
勞還師臣工之戒農官是果民俗語言乎周禮則全
乎夏正矣如凌人十二月斬冰與詩言二之日伐冰
相合若以十二月爲十月則安得有冰乎丙宰中春
始蠶若以中春爲中冬則安得有蠶乎大司樂冬日
至禮天神夏日至禮地示焉相氏冬夏致日非夏正
之冬夏乎雍氏春令爲耕獲溝瀆秋令塞阱杜獲篇
章中春晝遊暑中秋夜迎寒非夏正之春秋乎山虞
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非夏正之冬夏乎汪克寬
曰周禮

凡言正月。指子月。歲終指丑月。正歲指寅月。州長正
月。屬民讀法。正歲讀法。如初言。初則正月。居先可知。
矣。若以寅月為正月。則不當又有正歲也。周洪謨曰。如
周既以子月為正月。則明年之亥月。方為歲終。何連
以次月之建丑者。為歲終哉。既以寅月為正歲。則子
月方讀法。而寅月又何連讀法。如初言。益正月。指寅
月。言。歲終指亥月。言。正歲指新歲言。周禮每以正月
歲終。正歲為序。蓋正月既舉其事。歲終則會其成。而
來歲復舉之如初。故州長於正月。屬民讀法。歲終會
其政令。正歲讀法。如初言。來歲之正月。又讀法。如今
歲之正月。不曰正月。而曰正歲者。以上文正月為嫌。
故別而言之。履按。天官正月之吉。如和布治於邦國。
都鄙。若子月安得言和。則正月為寅月明矣。小司寇
孟冬祀司民。歲終計獄。契訟。正歲觀刑象。先言孟冬。
大言歲終。後言正歲。則正歲為寅月又明矣。見聖編
曰。周有兩正月。一是周正月。謂子月也。當讀去聲。一

古今釋疑

卷之十三

星

是春正月。謂寅月也。即孟子之七八月。正申酉月。秋
當讀平聲。此反穿鑿。永需雨。十一月十二月。正子丑月。三冬興役。則時月
之未嘗改。亦已確然。豈有春秋獨改時月之理哉。且
夫改正朔。所以行典禮。而周禮乃周初王室典禮之
書。其尊本朝。反不若末年諸侯之史乎。而謂魯國之
史。不遵周公之書乎。且春秋亦無明文。謂改時月也。
春正月。日南至。諸說皆出於左傳爾。依鄭漁仲。郝京
山考之。左傳乃後人之筆。安知非附會耶。如春正月

日南至。謂是建子月。猶之可也。而昭二十年二月日
南至。若以二月為丑月。丑月安得日南至乎。且既曰
春秋之法。書異不書常。二百四十二年皆春至也。則
亦常事爾。左氏何獨於二公一二見乎。或云。小戴記
孟獻子亦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於上帝。夫小戴記
愈不足信。信小戴記。何又不信月令乎。嘗觀鄧舒問
於賈季曰。趙衰趙盾執賢對曰。趙衰冬日之日也。趙
盾夏日之日也。蓋喻冬寒日可愛。夏暑日可畏。此亦

古今釋疑

星

左氏之文。何以忽從夏時乎。自相抵牾。可知它皆附
會矣。至於經書正月二月無冰。亦不足為改月之證。
按周人以十月鑿冰。正月納冰。二月發冰。今正月無
冰。若以為十一月。則十一月無冰。而十二月有焉。亦
又何害。是十一月之無冰。固不足書。要之正月無冰
者。言納冰之月。無冰可納。二月無冰者。言發冰之月。
無冰可發。皆紀氣之煥也。若必以正月為十一月。當
冰無冰。紀異而書。則成十六年正月雨木冰。當冰而

冰矣。何以又書乎。經又書十月。慣霜殺菽。說者以爲十月無菽。故知是酉月。按七月之詩云。九月築場圃。十月納禾稼。黍稷重穋。禾麻菽麥。十月果無菽乎。又小明之詩曰。歲聿云暮。采蕭穫菽。歲暮尚有菽。況十月乎。即使改月。稱亥月爲歲暮。則正夏之十月有菽也。必謂經之十月爲八月。然則八月可云歲暮乎。蓋十月之霜不爲異。而殺菽則異也。僖三十三年。十有二月。隕霜不殺草。一以當殺不殺。一以不當殺而殺。古今釋義卷之十三

故書爾。若據大司馬田獵定名。以視春秋所書。尤不足爲改月之證。說者但引其可通者。而不敢引其不可通者。春秋書狩者四。書蒐者五。桓哀春狩。旣以爲冬矣。則僖二十八年冬。天王狩於河陽。莊四年冬。狩於禚者。又當皆爲秋也。是冬狩之果有定名乎。昭定夏蒐。旣以爲春矣。則昭八年秋蒐於紅。二十二年春蒐於昌間。定十四年秋蒐於比蒲者。又當爲夏與冬也。是春蒐之果有定名乎。又按家語言周之郊以日

至啓蟄之月。則又祈穀。魯無冬至大郊之事。降殺於天子也。故春秋書郊多正月。宣三年。成七年。定十五年。是以孟獻子曰。啓蟄而郊。郊而後畊。若改月。則正月卽日至之郊矣。何夫子云魯無冬郊之事耶。於是知春秋並未改時改月。與詩書周禮相同。徒左氏附會後人牽合而已。只疑行夏之時一語。遂有三正之說。豈知行夏之時。謂行夏之正朔乎哉。王莽魏以帝。常建丑。皆謬改月。武烈肅宗常建子。然武氏改十一月爲正月。十二月爲臘月。春正月爲一月。亦不能以子月起數。以易四時也。古今釋義卷之十三

分野

通典曰國之分野上配天象始於周季然按周禮已

言之春官保章氏以星土辨九州之地不獨左傳國

語也左傳參爲晉星商主大火國語伶州蓋至漢志

而始備晉天文志曰班固取三統曆十二次配十二

野其言最詳又有賈直說周易蔡邕月令章句所言

頗有先後而晉志與陳卓皇甫謐之說同皆本於班

固但漢書律曆志分次未分野天文地理志分野未

古今釋疑卷之十三

分次晉志惟依其分次而分野不無異同按晉志自

軫十二度至氐四度爲壽星於辰在辰鄭之分野屬

兗州賈直起軫七度漢天文志角亢氐兗州地理志

自東井六度至亢六度鄭之分野與韓同分晉志自

氐五度至尾九度爲大火於辰在卯宋之分野屬豫

州賈起亢十一度漢天文志房心豫州地理志宋地

房心之分晉志自尾十度至南斗十一度爲析木於

辰在寅燕之分野屬幽州賈起尾九度漢天文志尾

箕幽州地理志自危四度至斗六度燕之分晉志自

南斗十二度至須女七度爲星紀於辰在丑吳越之

分野屬揚州賈起斗十度漢天文志斗江湖牽牛婺

女揚州地理志吳斗分粵牛女分晉志自須女八度

至危十五度爲立枵於辰在子齊之分野屬青州賈

女六度蔡起女二度皇甫謐至危十六度漢天文志虛危青州地理志齊

虛危之分晉志自危十六度至奎四度爲娵訾於辰

在亥衛之分野屬井州賈起危十四度蔡起危十度

漢天文志營室東壁井州地理志衛室壁之分晉志

自奎五度至胃六度爲降婁於辰在戌魯之分野屬

徐州賈起奎二度漢天文志奎婁胃徐州地理志魯

奎婁之分晉志自胃七度至畢十一度爲大梁於辰

在西趙之分野屬冀州賈起婁十度漢天文志畢畢

冀州地理志趙畢畢之分晉志自畢十二度至東井

十五度爲實沈於辰在申魏之分野屬益州賈起畢

起畢六度漢天文志觜參益州地理志魏觜參

古今釋疑卷之十三

之分。晉志自東井十六度至柳八度爲鶉首。於辰在未。秦之分野。屬雍州。黃起井十二度。蔡起井十度。漢天文志。東與

鬼雍州。地理志自井十度至柳三度。秦之分。晉志自

柳九度至張十六度爲鶉火。於辰在午。周之分野。屬

三河。黃起柳五度。蔡起柳三度。漢天文志。柳七星。張三度。皇甫至張十七度。漢天文志。柳七星。張三

河。地理志自柳三度至張十二度。周之分。晉志自張

十七度至軫十一度爲鶉尾。於辰在巳。楚之分野。屬

荊州。黃起張十三度。蔡起張十一度。漢天文志。翼軫荊州。二度。皇甫起張十八度。漢天文志。翼軫荊州。

古今釋疑。卷之十三。地理志。楚翼軫之分。而州郡壁大則陳卓。危魯鬼谷。

張良。諸葛亮。譙周。京房。張衡。並云。角亢氐鄭兗州。東

郡入角一度。東平任城山陰入角六度。泰山入角十

二度。濟北陳留入亢五度。濟陰入氐一度。東平入氐

七度。房心宋豫州。潁川入房一度。汝南入房二度。沛

郡入房四度。梁國入房五度。淮陽入心一度。魯國入

心三度。楚國入房四度。尾箕燕幽州。涼州入箕中十

度。上谷入尾一度。漁陽入尾三度。右北平入尾七度。

西河上郡北地遼西東入尾十度。涿郡入尾十六度。

渤海入箕一度。樂浪入箕三度。玄菟入箕六度。廣陽

入箕九度。斗牽牛須女吳越揚州。九江入斗一度。盧

江入斗六度。豫章入斗十度。丹陽入斗十六度。會稽

入牛一度。臨淮入牛四度。廣陵入牛八度。泗水入女

一度。六安入女六度。虛危齊青州。齊國入虛六度。北

海入虛九度。濟南入危一度。樂安入危四度。東萊入

危九度。平原入危十一度。菑川入危十四度。營室東

古今釋疑。卷之十三。壁衛并州。安定入營室一度。天水入營室八度。隴西

入營室四度。酒泉入營室十一度。張掖入營室十二

度。武都入東壁一度。金城入東壁四度。武威入東壁

六度。燉煌入東壁八度。塞婁胃魯徐州。東海入奎一

度。琅邪入奎六度。高密入壽一度。城陽入婁九度。膠

東入胃一度。昂畢趙冀州。魏郡入昂一度。鉅鹿入昂

三度。常山入昂五度。廣平入昂七度。中山入昂一度。

清河入昂九度。信都入畢三度。趙郡入畢八度。安平

入畢四度。河間入畢十度。真定入畢十三度。背參魏益州。廣漢入背一度。越嶲入背三度。蜀郡入背一度。犍爲入參三度。梓潼入參五度。巴郡入參八度。漢中入參九度。益州入參七度。東井與鬼秦雍州。雲中入東井一度。定襄入東井八度。鴈門入東井十六度。代郡入東井二十八度。太原入東井二十九度。上黨入與鬼二度。柳七星張周三輔弘農入柳一度。河南入七星三度。河東入張一度。河內入張九度。翼軫楚荆

古今釋疑

卷之十三

元

州。南陽入翼六度。南郡入翼十度。江夏入翼十二度。零陵入軫十一度。桂陽入軫六度。武陵入軫十度。長沙入軫十六度。唐一行曰。諸儒言星土者。或以州。或以國。虞夏秦漢。郡國廢置不同。周之興也。王畿千里。及其衰也。僅得河南七縣。今又天下一統。而直以魏火爲周分。則疆場舛矣。七國之初。天下地形。雖韓而雄魏。皆綿亘數州。多者或至十餘宿。其後魏徙大梁。則西河合於東井。秦拔宜陽。而上黨入于與鬼。方戰

國未滅時。星家之言。屢有明效。今則同在畿甸之中矣。而或者猶據漢書地理志推之。是守甘石遺術。而不知變通之數也。又古之辰次。與節氣相係。各據當時曆數。與歲差遷徙不同。一行乃據天下山河。以爲兩戒。上觀雲漢之始終。斗杓之內外。以定分星之次。更以七宿之中。分四象中位。以度數紀之。著其分野。許唐天。鄭樵王應麟取之。而蘇伯衡非之。劉文成分野秘傳。則仍晉志。通雅曰。余每求其說。而難通。夫天

古今釋疑

卷之十三

早

常運而不息。地一成而無變。以至動求合至靜。未易以齊。此其難通者一也。若以爲形象所主。必有相當氣類之應。乃出自然。不應各有入度之限。元帝王世紀云。天之一度。當地之二千九百三十二里。則天大而地小。尤礙脗合。此其難通者二也。且以輿地言之。閩粵交廣。東通吳會。謂之揚州。實當中國之半。而分星所屬止此。又地廣而天狹矣。此其難通者三也。嘗讀隋志。見載南極老人星下。尙有大星無數。此已明

矣。利瑪竇爲兩國。一載中國所嘗見者。一載中國所未見者。天河自井接尾箕。盡垓堦萬方。而分度界之。真可謂決從古之疑。一行兩戒之論。辨若懸河。以今直之。皆妄臆爾。未見之星。如海石火鳥。金魚小斗。日滿刺加星者。滿刺加國始見也。周易時論曰。嘗考地球之說。如豆在脾。吹氣則豆正在中。此其理也。然未言其如瓜。有蒂臍。而赤道之腰。分南北東西。與二極爲六合矩也。卯伏必分上下。圓物水浮絲懸。便自定分。三輪五線。証知中國當胸。西乾古今釋疑卷之十三

在西。而鵠首在南。揚州在南。而星紀在北。冀州在北。而大梁在西。東西南北。往往相反。是又與地不應矣。又安定天水。本非衛地。而列於衛。鴈代郡。本非秦地。而列於秦。晉志可從否耶。況二十八宿。一日移一度。一月移一次。角亢氐屬兗州。有時屬豫州。尾箕屬幽州。有時屬冀州。安得執常移之星。以占不改之地乎。但當以各地各時頂輪一帶之星占之。庶幾驗矣。蓋星之逆犯。天道自然。星之變形變色。乃地氣映之。雨。

古今釋疑卷之十三終

古今釋疑卷之十四目錄

安成

楊霖竹菴訂正

吳雲舫翁參閱

歷代州郡

建都

織服之制

三代封建國數

公侯伯子男分土

井田

地名混淆

河源

九河

江源

三江

九江

黑水

古今釋疑卷之十四目錄

汗青閣

海水

潮汐

溫泉

古今釋疑卷之十四目錄

汗青閣

古今釋疑卷之十四

歷代州郡

合山方中



歷代州郡諸志詳矣然陞改廢置往往不同自顧項

創置九州曰冀州今山西一省北京順天冀定保定

府地兗州今山東兗州府南境青州今山東濟南府

東廣今山東兗州府南境揚州今山東兗州府南境

州今山東兗州府南境徐州今山東兗州府南境

古本釋疑卷之十四

帝受之通典亦謂顧帝置九州葉氏曰祭法共工

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則九州之名

失至舜分爲十二州蓋分冀爲幽今北京平今

定以南河南彰今遼東禹平水土還爲

九州分冀爲幽平禹治水之後舜分冀爲幽平

十二州禹平水土更制九州與孔馬之說異王伯厚

曰舜典言肇十有二州而後命禹平水土當以漢志

爲正而商周九州則與夏異漢志禹貢九州冀兗揚荆

荆揚兗徐幽營孫炎曰此蓋殷制周禮職方九州揚

幽營幽雅有徐幽營而無青梁并職方有青幽并

無徐梁營三代不同故也鄭康成曰周之揚荆豫雍

雍冀與禹貢略同青州則徐州地也幽并則青冀之

北也無徐梁顧師古曰省徐州以入青州并梁州以

入雍及秦并天下乃分爲三十六郡內史三川河東

州郡會稽潁川陽郡泗水薛郡東郡琅邪齊郡上谷

中九原雁門上郡隴西代郡鉅鹿邯鄲上黨太原雲

漢中巴郡蜀郡黔中長沙郡各領縣周書作雒篇

縣有四郡說文曰周制天子地方千里分爲百縣

衆所謂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是也戰國之時縣

屬於郡秦紀惠文十年魏納上郡十五縣是也方孝

公商鞅時并小鄉爲大縣縣一令尚未有郡牧守稱

及魏納上郡之後十餘年秦紀始書置漢中郡或者

山東諸侯先變古制而秦效之故按戰國策楚平百

王以新城爲主郡是謂郡者縣之主故云主郡平百

古今釋疑卷之十四

越又置四郡桂林南海合四十郡郡置一守焉始皇

云地東至海暨朝鮮西至臨洮漢書中南漢高帝以秦

至北嚮北據河爲塞望陰山至遼東漢高帝以秦

郡太大分內史爲三部更置郡國二十有三桂陽江

河內魏郡東海楚國平原梁國定襄泰山汝南淮陽

千乘東萊燕國清河信都恒山中山渤海廣漢潁郡

三內史者河上渭南中地也武帝改河上爲左馮翊

渭南爲京兆中地爲右扶風是爲三輔恒山遼文帝

改爲常山宣帝文帝增九東膠西河間盧江衡山

武帝改衡山爲廣陽文帝增九東膠西河間盧江衡山

山曰六安景帝增四濟北濟陰山陽北海武帝開廣

三邊初置十七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

珠崖儋耳牂柯越嶺九真日南

益州。武後增十四。弘農臨淮西河朔方酒泉陳留安都零陵定。天水玄菟樂浪廣陵敦煌武威張昭帝又增其一。金城至平帝元始二年。凡新置郡國七十有一。與秦四十合一百一十有一。按一百一十之數見晉志而漢志止一百三。以秦郡考之。南海因舊名。桂林更名鬱林。象郡更名日南。閩中元封元年。虛其地。則四十郡省者一。因改者三。漢初未定兩粵。止有三十六。郡通典謂新置六十三。與秦四十合百三。亦未考此也。以武帝初置郡考之。天漢四年。並沈黎于蜀。始元五年。罷儋耳臨屯真番地。節三年。並汶山于蜀。初元三年。罷珠崖九真六郡。而臨屯真番元封三年。開朝鮮。所置者。晉志不載。則并省者四。除八郡。正合漢志之數。縣邑千三百十四。改雍曰涼。改梁曰益。又置之。今釋疑。卷之十四

徐州。復禹舊號。南置交趾。北有朔方。凡為十三部。益荆揚青豫兗徐幽并冀十一州。並交趾朔方。合十三部。刺史按顏師古曰。武帝初置朔方郡。別令刺史監之。不在十三州之限。晉志蓋除司隸校尉部。而以朔方為一部也。班志曰。地東西九千三百二里。南北萬三千三百六十八里。揚雄曰。左光武惟官多役煩。乃東海。右渠搜。前番禹。後陶塗。光武惟官多役煩。乃并省郡國者八。咸陽。涇川。高密。膠東。六安。真定。泗水。廣陽。按後漢志云。省郡國十。晉志云。省八者。蓋後明帝置一。永章帝置二。任城。和順。改作。復河間。廣陽。昌。章帝置二。任城。和順。改作。其名有九。和。置濟北。廣陽。順。改淮陽為陳。改楚為彭。城。濟東。為東平。臨淮。為下邳。千乘。為樂安。信都。為安平。省朔方。刺史合之於司隸。凡十三部。與天水。為漢陽。省朔方。刺史合之於司隸。凡十三部。與

西漢不同者。司隸校尉部治河南。朔方。隸于并部。交趾曰交州。刺史更名牧者。凡四改。而郡國百有八焉。省前漢八。分置五。改舊名七。因舊九十有六。桓靈頗增於前。復置六郡。恒。高陽。高涼。博陵。按十三部。不常所治。後漢靈。南安。鄆陽。廬陵。司隸治河南。今河。豫治。譙。今毫。充治昌邑。今兗州府。南。今河。豫治。譙。今毫。充治昌邑。今兗州府。徐治鄆州。今鄆。青治臨淄。今青。京治龍。今鞏昌府之秦。鳳翔府之并治晉陽。今太。冀治鎭。今真定府趙。幽治龍州也。并治晉陽。今和。荆治漢壽。今常德府。益治雒。前。今北。揚治歷陽。今和。荆治漢壽。今常德府。益治雒。今成都。交治廣信。今梧州府。郡國志不載治所。此見府漢州。通典云。蓋漫抄言漢刺史無所處。古今釋疑。卷之十四

之地。未。獻帝分涼州四郡。金城。酒泉。為雍州。是為十考也。通典曰。後漢之地。東。樂浪。西。敦煌。南。三國蜀先四州。日南。北。雁門。四。履之。盛亦如前漢。主初置郡九。巴。東。巴西。梓潼。江陽。汶。山。漢嘉。朱提。宕渠。涪陵。後主增二。雲安。得漢郡者十有一焉。全制巴蜀置益。治成都。梁。治漢。府。二州。魏武置郡十二。新興。洛平。西平。新平。略陽。陰。而省者七。上。郡。朔方。五原。雲。文帝置七。朝歌。魏。陽。中。定襄。遼陽。盧江。文帝置七。朝歌。魏。陽。新。安。豐。明及少帝增二。明。上。唐。得漢郡者五十四焉。據中原有州十三。司隸。荆。今府。豫。兗。青。徐。涼。秦。分

道治上。冀幽并揚。治壽春。雍分三輔置通典無荆。州魏吳並立。今吳大帝初置郡五。歸賀武昌。少帝從陳壽三國志。吳大帝初置郡五。歸賀武昌。少帝景帝各四。少臨川。臨海。衡陽。湘東。歸命侯亦置十有三郡。始安。始興。邵陵。安成。新昌。武昌。得漢郡者十有八焉。據江南盡海。置交。治龍編。廣治番禺。今荆治南。荆州。治江夏。今揚。治建業。明五州。陳壽志作四州。通典沈約宋志曰。吳得荆揚交三州。蜀得益州。魏氏得九焉。蓋據漢十三州而言。晉武太康元年。既平孫氏。凡增置郡國二十有三。象陽。上洛。頭。古今釋疑。卷之十四。五。襄城。汝陰。長廣。廣甯。昌黎。新野。隨郡。陰平。義陽。省司。駐陵。宜城。南康。晉安。寧浦。始平。略陽。樂平。南平。隸置司州。別立梁泰寧平四州。仍吳之廣州。凡十九州。司治洛陽。今河。南府。竟治廩丘。今東昌府。豫治項。今開封府。冀治房子。今真定府。并治晉陽。即漢。青治臨淄。即漢。徐治彭城。今徐。荆初治襄陽。今後治江陵。今荆州府。揚初治壽春。今壽。後治建業。即吳。京治武威。今永。雍治京兆。今西。秦治上邽。即魏。益治成都。即蜀。梁治南鄭。今漢中府。寧治雲南。今幽治涿。今平治昌黎。今永平。即蜀治。

縣。交治龍編。即吳。廣治番禺。即吳。郡國一百七十三。仍吳所置二十五。仍蜀新置十一。仍魏所置二十一。仍漢舊九十三。置二十三。宋書云。晉凡二十州。與晉志不。永嘉南渡。境宇狹。禹貢九州之地。僅有其二。自茲以降。國分南北。僑立州郡。離合不常。宋孝武大明八年。州凡二十有二。揚治建業。南徐治京口。今鎮。徐治彭城。明帝時沒寇。復僑立。南兗治廣陵。今揚。治。今兗州府。明帝時沒寇。復僑立。南豫治歷陽。今和州。治。今立。于淮陰。今淮安府。南豫治歷陽。今和州。平。或治。今太。治汝南。今汝寧府。明帝時。古今釋疑。卷之十四。六。江治尋陽。今九江府。青治臨淄。明帝時沒寇。復僑立。江安府。冀治歷城。分青州置。今濟南府。明帝時。治。今汝寧府。荆治南郡。今荆州府。鄧治江夏。今武昌府。義陽。今汝寧府。荆治南郡。今荆州府。鄧治江夏。今武昌府。湘治臨湘。分荆州置。雍治襄陽。分荆州僑。梁治南鄭。今漢中府。秦亦治南鄭。益治成都。即蜀。寧治建寧。今雲南府。治南海。即吳治。交治龍編。即吳。越治臨鄞。今康。二百三十有八。縣千一百七十有九。南齊繼統。增置巴州。治巴東。今夔。移青治朐山。今淮安府。冀治澠口。今淮。

安府安 豫治壽春。今壽 其餘因宋。州二十有三。郡三
百九十五。縣千四百七十有四。頻與元魏侵吞。互相
得失。蕭梁之時。多沿舊制。天監十年。有州二十三。郡
三百五十。縣千二十有五。其後更有析置。大同中。州
百有七。陳氏較之。土宇彌蹙。西巴蜀。北失淮淝。以
長江為境。有州四十二。其地轉狹。立名益多。郡百有
九。縣四百三十八。此皆疆域之列乎南者也。後魏起
自北方。遷據中土。有州百十有一。郡五百一十有九。
古今釋疑 卷之十四 七
縣千三百五十。十有二。自東西分都之後。天下鼎立。梁
陳有江東。北齊高氏據河北。有州九十七。郡百六十。
縣三百六十五。後周書。周平齊。得州五十。郡一百。後
六十一。縣三百八十。與隋志不同。後
周宇文氏有關西。南清江漢。西兼巴蜀。及平齊。有州
二百十一。郡五百八。縣千一百二十四。此皆疆域之
列乎北者也。迨隋文平一天下。遂廢諸郡。以州治民。
戰同郡守。楊帝平林邑。更置三州。高麗。既而改州為
郡。凡郡百九十。縣千二百五十五。東西九千三百里。
南北一萬四千人。

百十五里。東南皆至海。西
至且末。北至五原。見隋志。唐高祖改郡為州。太守為
刺史。太宗元年。因山川形便。分天下為十道。關內。河
南。河北。山南。隴右。淮南。江蘇。劍南。黔中。揚州。益州。廣州。
京畿道。治西京城內。都畿道。治東京。今
遼東。今西。今河南。今關內。今京官
所隸州縣。河南道。治汴州。今河東道。治蒲州。今平
河北道。治魏州。今隴右道。治鄯州。今陝
州。今襄。山南西道。治興元。今劍南道。治成都。淮南道。
治揚州。江南東道。治揚州。江南西道。治洪州。今黔中
道。治黔州。今嶺南道。治南海。今
置十五採訪使。如漢
刺史之職。凡郡府三百二十八。縣千五百七十三。
二十八。戶部帳。舊紀天寶元年。郡府三百六十二。
一千五百二十八。會要云。凡天下三百六十州。自
後併省。迄于天寶。凡三百三十一州。存焉。通鑑從之。
唐地理志云。唐之盛時。東至安東。西至安西。南至日
南。北至單于。府蓋南北如漢之盛。東不及而西過之。
東西九千五百一十一里。南北一萬六千九百一十
八里。通典云。漢之東境。玄菟樂浪。今不及。漢
之西境。墩煌。今伊吾交河北庭安西過之。迄五代
梁唐晉漢周。皆以藩鎮為帝。梁初天下。別為十一國。
南有吳。浙。荆。湖。閩。漢。西有岐。蜀。北有燕。晉。而朱氏所

有七十八州。以爲梁。莊宗初起并代。取幽滄。有州三十五。其後又取梁魏博等十有六州。合五十一州。以滅梁。岐王稱臣。又得其州七。同光破蜀。已而復失。惟得秦鳳階成四州。而營平二州。陷于契丹。其增置之州一。合一百二十三州。以爲唐。石氏入立。獻十有六州於契丹。幽。薊。莫。涿。順。新。而得蜀金州。又增置之州一。成。合一百九州。以爲晉。劉氏之初。秦鳳階成復入於蜀。隱帝時增置之州一。解。合一百六州。以爲今釋疑人。卷之十四。九。

爲漢。郭氏代漢。十州入於劉旻。世宗取秦鳳階成。遼莫及淮南十四州。又增置之州五。濟。濱。雄。而廢者三。衍。武。合一百一十八州。以爲周。趙宋混一。始定爲十五路。京。東。京。西。河。北。河。東。陝。西。淮。南。江。南。湖。南。湖。北。兩。浙。福。建。西。川。陝。西。廣。東。廣。西。至神宗熙寧八年。分爲二十三路。曰京東東路。治濟南。京東西路。治應天府。京西南路。治襄陽。京西北路。治河南。河北東路。治大名。河北西路。治真定。陝西永興路。治光。今西秦鳳路。治鳳翔。河東路。治太原。淮南東路。治安府。

州。今淮南西路。治廬州。兩浙路。治平江。今蘇州府。後府。今臨安。今杭州府。江南東路。治江寧。今江蘇。今浙東。治紹興。今府。江南西路。治洪州。今南昌府。荆湖北路。治江陵。今荊州府。荆湖南路。治潭州。今益州路。治成都。亦曰梓州路。治潼川。利州路。治興元。今成。都。路。今府。梓州路。今府。廣南東路。治肇慶。廣夔州路。治重慶。福建路。治福州。廣南東路。治肇慶。廣南西路。治桂林。今總府州軍監三百二十二。縣一千二百六十二。地東南皆至海。西盡巴峽。北際中山。東六百里。二十里。見通考玉海。按此乃仁宗時數。神宗九志。京府四。次府十。州二百四十二。軍二十七。監四。古今釋疑人。卷之十四。十。

縣一千一百一十五。元以各州爲路。分十二省。曰中書省。今北。百三十五。山東。嶺北行中書省。今寧夏。遼陽行中書省。今遼。河北。河南行中書省。今河南。陝西行中書省。今陝。四。東。川行中書省。今四川。甘肅行中書省。今甘。雲南行中書省。今雲。江。浙。行中書省。今浙江。江西行中書省。今江。西。湖廣行中書省。今湖。征東行中書省。今朝鮮。凡路一百八十五。府三十六。州三百五十九。軍四。安撫司十五。縣一千一百二十七。地北。陰山。西。極。流沙。東。盡遼左。南。越。嶺。表。東。西。所。至。不。

下漢唐而西明仍省名改路為府以京畿府州直隸

六部天下分為十三布政司曰山東治濟南府山西治太原府

河南治開封府陝西治西安府浙江治杭州府江西治南昌府

四川治成都府福建治福州府廣東治廣州府廣西治桂林府

貴州治貴陽府總之為府一百五十九州二百三十四縣

一千一百五十四而都司衛所不與焉一統志曰府

州一百二十八縣一千一百五十五此天順時數今從羅

漢先廣興記東起遼左西至嘉峪南濱海北連沙漠

而方之於漢北不盡朔方東不盡玄菟樂浪南不盡

古今釋疑卷之十四

南交惟開漢南為益拓云

建都

宓義都陳見皇甫謐帝王世紀春秋傳曰神農亦都

陳又營曲阜見世紀春秋傳稱魯有大黃帝都涿鹿

見史記今順或曰都有熊見世紀今開少昊亦都曲

阜見世紀春秋傳命伯顓頊都帝丘見世紀春秋傳

帝丘而封于少皞之虛顓頊都帝丘見世紀春秋傳

今東呂府濮州或曰都高陽見通典今保衛都平

毫見世紀春秋傳湯始居亳先王居孔安國竟都平

陽見世紀今山舜都蒲水見世紀今平禹都安邑見

古今釋疑卷之十四

紀今平陽府解州夏縣商湯都亳見書序商有三亳

非即今之安邑縣也商湯都亳見書序商有三亳

邑縣北亳今歸德府考城縣西亳今河南府偃師縣

史記正義云湯即位居南亳後徙西亳皇甫謐云南

亳湯都也北亳湯所受命地西亳盤庚所徙仲丁遷

也東坡歷代興圖及一統志皆主湯都西亳仲丁遷

盤見書序史記作微河直甲遷相見書序今祖乙遷

耿見書序今蒲又遷邢見史記今順德府邢臺縣盤

庚遷殷亳至武乙遂徙朝歌見世紀今懷周都豐鎬

文王都豐今西安府鄠縣武王都鎬即漢武鑿昆陽

池處今西安府咸陽縣西南徐廣曰豐鎬相去止二

十五成王營洛是為王城名曰東周至平王始徙都

春秋曰天王入于成周公羊傳曰王成者可謂周山

成周者何東周也東萊大事記曰西周阿南卽邾鄆

立三六八人今營以爲者曰王知東局洛陽局公

也呂氏又曰洛陽雖有兩城

說不然大可以包小小不可以包大苟成周信爲下

而包王城不可信也。今河南府有洛陽故城在府城

平王東遷之後所謂西周者諸京也

東周者王城也威烈王之後所謂西

卷之十

今西安府

安西漢末則家不冒楚崇。上則企二二

邨系前之義佳易爲京三寡行史詩集千堂上
長六

石州刺史王

城縣東步柳臨淄爲齊王今魯卅並遷據東漢爲

州府公孫述據成都爲蜀王稱帝號成家今成都府

陽爲東京，長安爲西京。

行原

1. **THE STATE OF TEXAS, COUNTY OF DALLAS, ss. I, _____, Clerk of the County Court, do hereby certify that the within and foregoing is a true and correct copy of the original of the same as the same appears from the records of the County Court of the County of Dallas, State of Texas.**

100

畿服之制

禹貢五百里甸服五百里侯服五百里綏服五百里
要服五百里荒服正義云五服之名堯之舊制周禮大司馬九畿
之法方千里曰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畿又其外
方五百里曰甸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畿又其外
方五百里曰采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衛畿又其外
方五百里曰蠻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畿又其外
方五百里曰鎮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藩畿而職方
古今釋疑下卷之十四
氏稱九服國典曰王畿九畿曰侯服甸服男服采服衛服蠻服夷服鎮服藩服大行人
又不言夷鎮二服大行人邦畿千里其外方五百里
里謂之甸服二歲一見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男服
三歲一見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采服四歲一見又
其外方五百里謂之衛服五歲一見又其外方五百
里謂之蠻服六歲一見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夷服
周官惟云六服周官曰六服羣辟孔注云周禮九服
傳曰侯甸男采衛蠻蠻為六服也按周官又云國語
六年五服一朝蔡傳曰五服者侯甸男采衛蠻蠻
復曰五服國語祭公謀父諫穆王曰先王之制邦內
荒葉氏曰禹制五服每服率五百里而王畿甸服在

其內則一方為二千五百里東西南北相距各五千
里此益稷篇所謂弼成五服至于五千者也至周而
益為九畿每畿亦五百里而王畿又不在內則一方
為五千里南北東西各萬里周之地果如是廣乎學
者求其說而不得故鄭氏以堯舊服五千里至禹治
水之後又增其倍謂禹貢所記為舊服所增之數以
與周制合又謂周公攝政斥大九州之境故五等諸
侯之封大者增其五之四小者增其十之五此皆矯
古今釋疑下卷之十四
矣不經無所取信以大司馬九畿之籍考之方千里
曰國畿其外亦皆以方言方者謂四方也四方環之
為千里徑數之每方當止為二百五十里則周之畿
為儉於禹矣林氏曰以王制考之堯都冀州自恒山
至南河千里自東河至西河千里此畿內千里即甸
服也自東河至東海千里自西河至流沙千里此千
里建五百里侯服五百里綏服而東海流沙之外則
為要荒誠合經之所載至於南北則有盈縮焉以北

考之。冀之北距恒山。已接於邊陲。其間何以容二千五百里之侯綏要荒哉。以南考之。自南河至江千里。已建侯服綏服矣。自江至衡山千里。則要荒二服。又在九州之內矣。然自衡山至南海又千里。揚州之境且南距海。則九州且包乎要荒之外。是以南考之則太盈。以北考之則太縮。實疑而未知其說。意其必有乘除相補於其間也。蔡氏曰。今按每服五百里。五則二千五百里。南北東西相距五千里。然竟都冀州。古今釋疑 卷之十四 充

冀之北境。并雪中涿易。亦恐無二千五百里。稍使有之。亦皆沙漠不毛之地。而東南財賦所出。則反棄於要荒。以地勢考之。殊未可曉。但意古今地土盛衰不同。當時冀北之地。未必荒落如後世耳。亦猶閩浙之間。舊爲蠻窟。而今富庶繁衍。遂爲上國。土地興廢。不可以一時槩也。周制九畿。每畿亦五百里。而王畿又不在其中。併之則一方五千里。四方相距爲萬里。蓋倍禹服之數也。漢地志亦言東西九千里。南北

一萬三千里。先儒皆疑禹服之狹。而周漢地廣。或以周服里數。皆以方言。或以古今又有長短。或以爲禹直方計。而後世以人迹屈曲取之。要之皆非的論。蓋禹聲教所及。則地盡四海。而其疆理。則止以五服爲制。至荒服之外。又別爲區畫。如所謂咸建五長是已。周漢則盡其地之所至。而疆畫之也。唐氏曰。堯命治水。弼成五服。自王畿而至荒服。面各二千五百里。九州之境。方五千里。爲方千里者二十五。九州之外。東

西被。朔南暨。聲教者。不在五服之內。則與九州之實同。無毫釐差矣。學者惑於五百里之說。謂周公斥大封域。九州之界。方七千里。非也。又謂鎮皆在九州之外。亦非也。或謂周之境。廣於禹貢五百里。雖稍異於鄭氏。亦未盡知禹貢也。若如二說。則不惟不與禹貢合。周官既言六服。又言五服。祭父謀父。周人也不言九服。而言五服。何哉。蓋九服五服一也。自禹貢一面言之。率五百里爲限。周禮以二面言之。率以

二百五十里爲限。則自鎮畿而內。二畿而當一服。與
 弼成五服。至于五千。無纖毫抵牾者。周公祭公之說
 亦不待釋而明矣。惟蕃畿在九州之外。卽所謂東漸
 西被。窮南暨聲教者也。周官以二百五十里率之。亦
 非地賦止於此也。鎮尚在九州之內。以其荒服使
 之終上各準所實。同於蕃國。行人之言。與周官六服
 合矣。不謂鎮卽在九州之外。八方五千里爲方
 千里者。二十五由堯迄周。無異制也。况禹貢五服。自
 侯服而外。已有百里。二百里。三百里之別。與周九畿
 何異哉。履按禹之五服。則計其一面之數。周之九服
 則計其兩面之數。此說是也。禹之甸服千里而止。言
 五百里。是計其一面者也。周之王畿與禹之甸服同。
 不言五百里。而兼言千里。是計其兩面之相距者也。
 蓋禹之五服。王畿在內。王畿千里。而兩面各五百里。
 數其一面。故曰五百里甸服。自甸服至荒服。皆數其
 一面。每面各五百里。總爲二千五百里。兩面相距。則

凡五千里。職方氏所載。則王畿不在九服之內。自方
 五百里之侯服。至於方五百里之蕃服。其名凡九。九
 服每面各二百五十里。通爲二千二百五十里。兩面
 相距。則通爲四千五百里。并王畿千里。則通爲五千
 五百里。其增於禹者。五百里之蕃服耳。然周之蕃服。
 雖不列於禹貢九州之外。而禹貢九州之外。咸建五
 長。東漸西被。卽成周蕃服之域。是周之蕃服。其名雖
 增於禹。而其地未嘗增。周之邦畿。卽禹貢之甸服。周
 之侯甸。卽禹貢之侯服。周之男采。卽禹貢之綏服。周
 之衛蠻。卽禹貢之要服。周之鎮。卽禹貢之荒服也。

三代封建國數

春秋傳曰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臨川王氏曰此左氏之妄也禹之會塗山在東方不過見東方諸侯耳豈使四海之內會於一山之下哉以禹之時萬國則不當指塗山而言也書曰萬國總四海之內大畧而言且九州之地今可以見若皆以爲國則山川沮澤不可以居民獨立一君孰爲之民乎慈湖楊氏曰堯舜協和萬邦禹會諸侯萬國此言其大古今釋疑卷之十四

內九州州方千里州建百里之國三十七十里之國六十五十里之國百有二十凡二百一十國八州千六百八十國又天子之縣內方百里之國九七十里之國二十有一五十里之國六十有三凡九十三國以應周千八百之數按王制千七百七十三國鄭註謂湯制周因殷諸侯之數廣其地而後封之宋地理志云春秋之初尚有千二百國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而見于春秋經傳者百有七十國焉百三十九知其所居三十其地武王之興不期而會盟津者八百諸侯康成古今釋疑卷之十四

遂又謂三分有二則殷末千二百諸侯率合可笑之甚獨不思諸侯之建不知其所始其爲君爲長者地醜德齊莫能相尚其間聖人出焉舉天下咸歸服之是爲帝爲王夫所謂爲君爲長者皆諸侯也太少之數豈得而預定則又豈能新立法更易之增損之以合王制所言之數耶武王克商滅國者五十爾餘率因其舊則周所封建亦不多矣詎能盡更而易之雖有功德則加地有罪則削地其有功有罪者亦

不見數姑仍其舊乃勢之常而漢儒爲是等等差
不可少有增損之制則亦不思之甚矣米子語錄曰
封國之制漢儒之說只是立下一箇算法非惟施之
當今不可行求之昔時亦有難曉處且如九州之地
冀州極闊雍州亦闊若青兗徐豫則疆界有不足者
矣石梁王氏曰天子縣內以封者或三分之一或半
之又除山川城郭塗巷溝渠則奉上者幾何耶

公侯伯子男分土

周禮大司徒凡建邦國以土圭土其地而制其域諸
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其食者半諸侯之地封疆方
四百里其食者參之一諸伯之地封疆方三百里其
食者參之一諸子之地封疆方二百里其食者四之
一諸男之地封疆方百里其食者四之一職方氏凡
邦國千里封公以方五百里則四公方四百里則六
侯方三百里則七伯註云當作十一伯方二百里則二十五
子方百里則百男尚書武成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孟
子曰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能五
十里者不遠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王制與孟子
同左傳子產曰天子之地一圻列國一同唐氏曰學
者見司徒建邦國封疆舉武成分土之等孟子辨蘇
之制不合因謂周禮非周公之制爲周禮者又強爲
之說曰周九州之界方七千里周公變商湯之制雖
小國地皆方百里是皆未浚考耳費誓曰魯人三郊

三遂左氏曰成國不過半天子之軍諸侯之大者三軍可也然則大國三軍出於三郊三遂副之周制然矣牧誓曰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御事司徒司馬司空然則大國三軍三卿爲之師一軍之戎車百二十五乘商制然矣商周諸侯之軍制既同分土之制安得而異周之九服卽禹之五服烏觀所謂七千里者周公相武王滅國者五十而所立七十一國分土之制遽過於商大者二十四倍小者猶三倍何古今釋疑入卷之十四

庶人在官大等之祿也六萬夫之稅足當農夫六千人而已三鄉之吏九千四百六十人於何給之尚未食三遂之吏與其百官之衆府史胥徒之祿宗廟朝廷之禮王國之朝貢四鄰之邦交於何取用也百里之地不足爲公侯之國明甚况七十里止二萬九千四百夫之地五十里止一萬五千夫之地其不能爲諸侯之國抑又明矣然則子產孟子之言非歟曰二千何可非也抑古人之爲言省文而互見詳而考古今釋疑入卷之十四

里者爲一遂。合爲兵車二百五十乘。餘方五十里者。二。定出賦五十乘。軍賦合三百乘。男之國也。由是推而上之。七十里而具二軍。又七十里而具二遂。略當一同。合爲兵車五百乘。加一同。定出賦百乘。軍賦合六百乘。伯之國也。百里而具三軍。又百里而具三遂。合爲兵車七百五十乘。加二同有半。定出賦二百五十乘。軍賦合千乘。公之國也。伯二同則方百四十里。公四同有半。則方二百一十一里。子下同於男。侯上

古今釋疑

卷之十四

兵

同於公。是謂分土。惟三。自是而外。則附庸也。山川也。土田也。雖未必皆其所有。皆在封疆之內矣。今夫頌。史。昔者先王以爲東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此附庸在封疆之證也。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此土田在封疆之證也。奄有龜蒙。遂荒大東。奄有鳧繒。遂荒徐宅。此山川在封疆之證也。封疆之內。附庸山川土田皆在焉。然皆非出軍制賦之壤。故地方七百里而止於革車千乘。如司馬法。方七百里。出革車幾五千乘。然則明堂位所謂云。錫之山川。土田附庸。然則明堂位所謂

七百里。蓋包山川土田附庸言。則舉封疆而言。雖七之車止千乘。則猶大國之制。百里猶可。而况五百里四百里三百里二百里百里乎。故於天子言千里者。兼軍賦而言之。於諸侯言百里七十里五十里者。獨舉軍制而言也。於天子言萬乘者。以賦法通率也。於諸侯言千乘者。兼軍賦而言也。於諸公言五百里。諸侯言四百里。伯言三百里。子言二百里者。包山川土田附庸於封疆也。於諸男言百里者。獨舉其出軍賦之封疆也。凡此者。皆省文而

古今釋疑

卷之十四

平

互見。若異而相通。何嘗纖毫牴牾哉。且先王之於諸侯。豈其封疆一定。而遂無所勸懲哉。公之地。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合五百而止。侯伯子亦然。男之百里。所自有。有慶而益以地。則豈以百里爲拘哉。存男之百里。以見自有之封疆耳。公侯伯子。慶而益。責而削。皆在封疆之中矣。此周公之定制。而成王廣魯以七百里。則厚周公云爾。非周公之制。所得而拘也。於齊有賜履焉。於衛有封畛土略焉。於韓侯有奄受北國焉。

山川土田附庸或得其全或得其偏皆封疆之數也。與武成孟子之言蓋相表裏矣。然則其食者半三之一四之一。諸儒之說孰是乎。曰皆非也。鄭司農謂所食租稅之數男適五十里是大國貢輕小國貢重也。鄭康成謂公以一易侯伯以再易子男以三易是大國土沃而小國土瘠九等自不易至再易而止未有三易者。豈諸侯之地皆無不易者哉。康成之說既不

古今釋疑

卷之十四

豈所謂哀多益寡稱物平施周道如砥其直如矢者哉。子產曰先王班貢輕重以列列尊貢重甸服也甸非侯甸之甸乃祭公所謂邦內甸服也。畿外諸侯則列尊貢重矣。公半侯伯三之一子男四之一不亦尊重而卑輕乎。康成曰大國貢重正之也小國貢輕子之也其意是矣奈何以一易再易三易爲說也。授之沃壤而貢重子之瘠土而貢輕是乃適當然烏在其爲正之字之哉。當以王食其半三之一四之一爲正。

然王食豈盡取其所稅哉。諸侯以什一取民王又以什一取諸侯則四之一者是乃四十之一耳。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於其什一之中。祭取其二焉。此甸服之所以列卑貢重歟。陳氏禮書曰大列爵惟五所以稱其總分土爲三所以等其功。德異而功有所同。故公侯之地同於百里子男之地同於五十里地同而附庸有所異。故諸公之地方五百里諸侯之地方四百里諸伯之地方三百里諸子之地方二百里諸男

古今釋疑

卷之十四

之地方百里蓋三等之地正封也五等之附庸廣封也。正封則尺地莫非其土一民莫非其臣。尊者嫌於盛而無所屈卑者嫌於削而無所立。故公之地必下而從侯男之地必上而從子至於廣封則欲上之政令有所統而不煩下之職貢有所附而不費。又非諸侯得以擅之也。而尊者不嫌於太多卑者不嫌於太寡。故公之地必五百里而異於侯男之地止百里而異於子也。朱子曰向來君舉進制度說周禮封疆方

五百里是周圍五百里徑只百二十五里方四百里者徑只百里方三百里者徑只七十五里方二百里者徑只五十里方百里者徑只二十五里自奇其說與王制等語相合然本文方千里之地以封公則四公以封侯則六侯以封伯則七伯以封子則二十五子以封男則百男其地已有定數此說如何可通况男國二十五里之小則國君即今之一耆長耳何以爲國焉馬貴與曰按諸侯分封受地之多寡周禮大司徒職方氏所載與王制及子產孟子所言不合鄭註以爲合山川附庸而言先儒遂欲融會二說而一之如陳祥道唐仲友之論特爲明暢若陳傅良徑圍之說則侯伯子之地僅可脗合而公之地多二十五里男之地僅五十里之半其與王制孟子所言對之爲齟齬不合耳

井田

自秦廢井田開阡陌後之君子每言井田不能復三代之法以利其民而後漢強得擅兼井是以董仲舒有限田之說請於武帝不行師丹又請於成帝不行王莽有王田之議區博諫止之晉太康有男子占七十畝之制魏孝文納李安世之疏均授而旋廢唐武德定口分世業永徽卽已報罷周世宗詔行元稹均田法王安石法周官究皆未果惟張橫渠確以爲井田可行縱不能行之天下獨可驗之一鄉呂伯恭稱之朱子曰須大亂後天下無人田盡歸官方可給與民如唐口分世業盡老泉葉水心則謂井田必不可復要皆不知井田之原存也夫貢助徹法惟見於孟子周禮但言溝洫而已遂人凡治野夫開有遂遂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溝溝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以達于王畿鄭註曰此鄉遂用溝遂之法也用之近郊鄉遂匠人爲溝洫九夫爲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爲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爲同同間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溝專達於川鄭註曰此都鄙用井田之法也用之野外

之說康成注周禮因以爲周家鄉遂用貢法都鄙用
助法陳及之曰井田通行天下安有內外之異蓋遂
人十夫有溝是以直度之匠人九夫爲井是以方言
爲數決不可合以鄭氏分兩項爲是說者曰夏時一
夫授田五十畝而每夫計其五畝之入以爲貢商人
始爲井田之制以六百三十畝之地畫爲九區區七
十畝中爲公田其外八家各授一區又於公田中以
十四畝爲廬舍一夫實畊公田七畝但借其力以助
畊公田而不復稅其私田周時一夫受田百畝鄉遂

古今釋疑

卷之十四

孟

用貢法田不井授但爲溝洫都鄙用助法八家同井
公田百畝中以二十畝爲廬舍一夫所畊公田實計
十畝通私田百畝爲十一分而取其一蓋又輕於什
一矣履按先儒以井田列如井字整如棋局故動云
阡陌非古不可復井夫殷夏五十爲七十周夏七十
爲百畝精令必易井而更界之則凡遂也徑也溝也
畛也洫也涂也澮也道也川也路也廬舍也封植也
皆重治而後可千里之畿千八百之國當幾千萬井

也家役一人率天下以奔走嚙哺之間寧止三日其
暴甚於商君矣聖王之制果若是乎且盡平原曠野
始可規畫古豈無山谿險隘之數乎是所謂在籍不
在田者也經界者籍中之經界也譬猶後湖之魚鱗
册耳正孟子所謂絕長補短也其實皆什一此其籍
也兩稅之中不失什一之意卽井田矣如依先儒之
說務須塞溪壑平澗谷夷丘陵破墳墓壞陂堰易疆
隴而後可必驅天下之人竭天下之糧數十年專力

古今釋疑

卷之十四

孟

於此而後可又恐天下之人將叛而不吾從也於是
乎思天下大亂野無人焉田盡歸官而後可吁亦已
迂矣苟如是是欲利其民而反害之使民思秦人而
怨三代而已第令貢之變而爲助助之變而爲徹誠
改溝洫易廬舍其視廢阡陌還九區煩難勞苦固無
異也則怨也三代之民空先之矣然則井田之制果
如棋局否乎悟井田而非棋局則秦之田猶周之田
也所異者周乃計口而授大司徒云不易之地家百畝一易之地家二百畝再

易之地家三百畝遂人云上地夫一厘田百畝萊五
十畝然夫亦如之。中地夫一厘田百畝萊五
亦如之。下地夫一厘田百畝萊五
是田肥者少授之。田瘠者多授之。小司徒云。上地家
七人。中地家六人。下地家五人。是口衆者授之肥田
口少者授之瘠田。孟子王制則一夫以百畝爲率。三
者不同。竊疑一夫限定百畝。一井限定八家。是一夫
不可多受田。一井亦不可多授人。然則餘夫二十五
畝。何田乎。意者百畝舉大槩言之耳。且周禮餘夫之
田亦與孟子不同。按漢書食貨志云。民年二十受田
六十。歸田朱子曰。餘夫年十六別受田二十五畝。俟
其壯有室。又受百畝之地。則此二十五畝乃二十畝以
前所受也。又按載師以宅田。士田。賈田。任。近郊之地
以官田。牛田。貢田。牧田。任。遠郊之地。以公邑之田。任
都。甸。采。衛。甸。之田。任。稍。地。以。小。都。之。田。任。縣。地。以。大
都。之。田。任。甸。地。是凡此諸田皆上授之。而受者自辨
古今釋疑卷之十四

之然。顏淵郭內外田六十畝。此豈自辨耶。恐公田之
外。更有私田。王制曰。大夫士有田則祭。無田則薦。若
田謂圭田。采地。則大夫何可言無田。此言私田明矣。
圭田。采地。但謂之祿耳。又按蘇秦曰。使我洛陽有田
二頃。安能佩六國相印。人有私田念。秦則使黔首自
明矣。但秦則重公田與民。重稅之耳。秦則使黔首自
實田。私得賣買。而強者規田以千數。弱者無立錐之
居。周之賦十一。秦之賦太半。秦廢井田者。此耳。所謂
開阡陌。依朱子考之。阡陌乃三代之舊。秦特病其占
地太廣。因開爲田疇。非秦之置爲阡陌明甚。朱子開
曰。說者言秦廢井田。而始開置阡陌。非也。按阡陌者
田間之道。蓋因田之疆畔。制其廣狹。辨其縱橫。以通

人物之往來。卽周禮所謂遂上之徑溝。上之畛。遂上
之塗。遂上之道也。遂廣二尺。溝四尺。洫八尺。澮二
畝。則又有六尺。徑。容牛馬。畛。容大車。涂。容乘車。
軌。道。二畝。則病其人力之不盡。但見阡陌所束。耕
者限於百畝。則病其人力之不盡。但見阡陌所束。耕
太廣。而不得爲田者多。則病其地力之有遺。是以開
阡陌。除禁限。而聽民兼井賣買。以盡人力。墾闢棄地
悉爲田疇。故蔡澤曰。決裂阡陌。是阡陌乃三代井田
之舊。而非秦由此觀之。不過周之阡陌廣。秦之阡陌
狹。而田之形體固未嘗改。西都賦之原隰龍鱗。安見
其非古哉。是故後世欲復井田。惟當取其什一之意
大司徒之制。征是也。豈必拘先儒之說。奪富人之田
古今釋疑卷之十四

以與貧民。從而爲八家同井。一夫百畝之制乎。觀於
孟子。暴君污吏之言。則其惡不獨在民間兼井也。審
矣。

地名混淆

圖書編曰百王制度代有沿革考正實難而地名同異古今混淆尤為難辨者也蓋其山川所屆時各異名而郡邑之名又復非古歲代滋久史傳互見或公其地而異其名或襲其名而遷其地或遷其地而革其名此輿地之所以難考也抑嘗討之河東一名也有兗州之河東有并州之河東黃河舊道三代以前迤折而北流故宋北京及河北東路諸州在河之東即古兗州之域故周禮職方河東曰兗州爰自周定古今釋疑入卷之十四王時黃河舊道漸以湮塞秦漢以還河堤屢壞乘上游之勢決而東下故兗州之域隔在河北而河東之名乃移在并州戰國以來子史中所謂河東之地皆指宋河東路而言之即古并州之域也河西一名也有雍州之河西有涼州之河西黃河源自崑崙餘二千里至於宋銀夏之交稍折而東流不益于里又折而南流故宋永興軍路鄆坊丹延諸州在河之西而河湟之間鄆涼甘肅諸州亦在河西戰國之際所稱河西地即指鄆坊丹延之間而言在雍州之域也西漢以來所稱河西地即河南一名也有中土指河湟而言古涼州之域也河南一名也有中土之河南有邊境之河南河北一名也有中土之河北有邊境之河北黃河大勢如覆斗之狀而關中正在斗間中原適當如衝故宋之京畿西

路在河之南斯中土之河南也而綏銀勝夏諸州亦在河南即邊境之河南也河北東西路在河之北斯中國之河北也而陰山汾海之間有秦長城外也亦在河北即邊境之河北也三代以前河南之稱止在中土秦漢而下奔何奴南牧之地列為郡縣亦名之曰河南陳隋以前河北之稱止在中國李唐之初突厥之地悉為郡縣亦名之曰河北如春秋傳中所稱河南河北之地皆指邊境而言與前史至不相侔加之百王疆理代有不同有指一郡而言者有指一州而言者有指一道而言者如中土河南之地今古惟指一郡而言即宋京西屬縣兼鄆孟二州之境而巳姬周河南之稱則指一州而言即宋東西二京及京西南北路之地李唐河南之稱則指一道而言包古青徐兗豫四州之境奄黃河以南皆是也宋為東古今釋疑入卷之十四

西南三京及京故周之河內異乎漢之河內周禮職方四州之地也漢之河內異乎唐之河內唐之河內乃古郡宋懷衛二州是已漢之河東異乎唐之河東漢河東郡即宋河中府及慈恩晉絳古之淮北乃今之淮南宋唐皆在淮北宋乃移屬淮南而今之河北乃古之河東三代以前屬河東之淮西一名也有在京東有在京西淮道自西而東時折而北流封劉交為楚王王淮西則宋京東西路之地也江西唐裴度身督戰遂平淮西則宋京東西路之地也江西一名也有在江北有在江南江道自西而東時折而北流故江北之地間名

江西而魏志武帝紀稱江西遂空則宋淮南東路之地也晉紀稱石勒陷江西壁壘百餘則宋京西南路之地也至五代史稱鍾傳據江南一地也有稱江左有江西乃宋江南西路之地金陵居長江下流前朝有江南者皆都之西而東天下之形勢亦然則江南居左四瀆之流皆自言則江南之地居右故前史兩稱之山東一名也有指河南而言者有指河北而言者前史有山水之稱則其所謂山者山之東也其地正當河南而稍及河北之近河南者里杜牧之罪言則所稱山東之地當指言也陝西亦一地也虞夏曰雍州商周曰西土春秋為秦國戰國稱關中楚漢之際謂之三秦兩漢又

古今釋疑

卷之十四

名山西宋始為陝西路耳其名雖異實則同也此所謂山川所屆時各異名者也嘗考歷代州郡之名多有異同於古之國號如書稱河宣甲居相即今之相州也春秋衛侯燬滅邢即今之邢州也楚子入陳即今之陳州也齊師滅萊即今之萊州也楚子圍鄭即今鄭州之新鄭縣也齊侯侵蔡即今蔡州之上蔡縣也若此類未易舉蓋履其地不敢沒其名也然而遷徙不常考証或踈至有已非其地而空存其名者

如春秋吳師入郢近于今之郢州而非也古郢卽荆州即承天秦師入滑近于今之滑州而非也古滑州去京偃師縣之鄉楚人滅舒近於今之舒州而非也古舒國今在廬州之舒楚人滅黃近於今之黃州而非也古黃國今在光州定城楚人伐徐近於今之徐州而非也古徐州今在泗州臨淮縣之傳稱允姓之戎居於瓜州近於今之瓜州而非也古瓜州地今在沙州去瓜州垂三百里有西毫南毫北毫而皆非今之毫州也西毫今在

古今釋疑

卷之十四

縣北毫在考城縣有東號西號南號而皆非今之號州也東號在鄆州梁陽縣西號在鳳翔府號縣南號在南陵軍升陸縣有東楚西楚南楚而皆非今之楚州也東楚今蘇州西楚今徐州南楚即今荊州府夫以州郡之名既非古昔而縣邑之名抑又乖戾方春秋之際鄉亭邑聚之名見于經傳者不啻千數而存于今者百無一二其有地不徙名不更歷代常存用迄于今如彭城鍾離酸棗長葛諸城才十數而止耳其餘或名同于古地改于今故古之酒泉在河南而

今之酒泉在河西左傳王與虢公酒泉之邑實在此

漢河西北而西漢而下迄于今有酒泉郡

宋在魯外古之丹陽在荆南而今之丹陽在江東

稱楚子邑于丹陽宋在荆南府

枝江縣內而丹陽郡乃潤州也

之豫章在江南而皆吳楚之境也

今之澶淵在河北而皆宋衛之郊也

實宋古都所謂澶淵聚者即其地

而趙宋之澶淵乃在河北天雄今大名府開州

南陽在河北今之南陽在河南而皆晉地也

徵南陽即宋之懷州也而宋之

南陽郡乃京西南路之鄭州也古之東陽在淮北今

古今釋疑卷之十四

之東陽在浙西而皆吳地也

其地埋更手歷代必至混淆驗其名初無異同考

其實則為甚異觀者於此幾何而不誤哉

之九河班志僅得其三商之八遷孔疏未聞其四

水東西之分積石大小之辨荆山之於荆豫梁岐之

於冀雍潛在荆者朱見蔡在圻內者未詳

五邦三毫則書之說異焉

夷陽虞之為梁鄒二南之為南郡南陽則詩之說異

焉揚紆在冀而爾雅以為秦盧水在濟北而康成讀

為雷漳水之為潞吳山之為嶽五湖混於具區

列於荆楚此職方之疑也

未知中牟在河南而河北之地難攷

近許鄆鄭邑而非鄆陵穀小穀之有別

不同此春秋之疑也

泉貝丘鍾離之類一地而二名者

若白羽夾白夷垂若白羽夾白夷垂

古今釋疑卷之十四

設發陽之類方城細柳丹水之有三

武城之有四瞻彼洛矣與東都之洛異

與空陽之熊耳殊首陽空桐新城石門石城丹陽白

砂硤石之屬其地非一畢萬之魏為河中之永樂而

以元城為大名失矣自盧振康為襄陽之中盧而以

合肥為廬國失矣潘岳賦西征不知成師之曲沃在

河東韓舉論廣陵散不知魏之揚州治壽春

南陽人在河內之修武而誤曰鄧州

史記鄧開在漢

中之長利而誤曰洵陽。杜子美詩三奇戌在彭州之導江而誤改曰三城。荀卿蘭陵非常州也。孔明渡瀘非瀘州也。公琰屯涪非涪州也。公瑾赤壁非黃也。元規南樓非鄂也。鄧都白雪誤於鄂州。東海二疎誤於海州。以塗山爲會稽以鬲桑爲采桑以大別爲安豐以東陵爲廬江以楚丘爲成武以街亭爲南鄭。裴說諱諱不可殫紀。漢沔一也而或二之。吳會二也而或一之。江統誤鄠於沛郡皇甫謐誤商丘於濮陽。顏師古古今釋疑卷之十四聖誤邛都於邛州。青衣於嘉州。南陵於宣州。注文選不知夷庚。注本草不知沙苑。博見彙志者猶或失之。舊蹟湮沒如濟絕于滎礪石淪于海。昆明鑿而銷京爲池。隋城立而漢都爲苑。南北僞置如青有太原。豫有廣陵。六合之爲秦郡。項城之爲林陵。玉門之爲會稽。尋陽在斬而移柴桑。當塗在淩而寓姑孰。郡名非古如雲之雲中平之北平。郡之漁陽縣名非古如京兆之武功。豐州之九原皆非秦漢之舊也。履按朱晦

菴沈存中吳虎臣范公稱王伯厚及楊升菴章本清馮嗣宗皆有辨地名說然猶不能無舛。老父通雅折衷甚多。嘗命履別爲一書以周思本畫方配里法。即伯玉改爲職方圖者。倣謝莊之截木分合須闕天下郡縣志而會于修攘通考且俟異日。

古今釋疑 卷之十四

河源

河自爾雅。山海經。淮南子。水經。皆言出崑崙。漢書西域傳曰。河有兩源。一出葱嶺山。一出于闐。于闐河北流。與葱嶺河合。東注蒲昌海。蒲昌海一名鹽澤。去玉門關三百餘里。潛行地下。南出于積石。爲中國河。云。唐薛元鼎使吐蕃。得河源於悶磨黎山。鄭樵謂河有三源。一出葱嶺。一出于闐。南山。而正源自出崑崙山。元太祖過黃河九度。九度渡在崑崙西南。憲宗命古今釋疑。卷之十四。聖。

弟加烈征西域。拓地四萬里。而河源在域內。至元庚辰。世祖命招討使都實。往通互市。自河州行五千里。抵河源。還圖以聞。又使其弟潤淵出馳奏。潤淵授其說。翰林學士潘昂霄撰河源志。言河源出土蕃朶甘思之西鄙。有泉百餘泓。水沮洳渙散。方可七八十里。且泥淖弱。不勝物。從高視之。燦若列星。名火敦憐兒。卽星宿海也。群流奔湊。近五七里。匯二巨澤。名阿刺惱兒。自西來連屬吞噬。迤邐而東。行一日程。始成川。

名赤賓河。又二三日程。有水西南來。名亦里出。與赤賓合。又三四日程。有水南來。名忽蘭。又有水東南來。名也里木。合流會於赤賓。其流寢大。始曰黃河。云。然水清。人尚可涉。又一二日程。乃爲九度河。九度者。水八九股可度也。廣六七里。又四五日程。水始渾濁。土人抱犂囊或乘馬過之。民聚落。紆木幹象舟。傅手華以濟。僅容二人。繼是東以兩山。廣可一里二里。或半里。溪叵測矣。又曰。朶甘思之東北鄙。有大雪山。自腹古今釋疑。卷之十四。聖。

之頂。積雪常不消。山最高。卽所謂崑崙也。自九度至崑崙。約計二十日程。河行崑崙南半日程。又四五日程。至潤淵。及潤提。二地相屬。又三日程。始至四達之衝。是謂哈刺別里赤兒。崑崙之西。人跡簡少。多處山南。其東山益高。地益下。岸亦益狹。有狐可以躍過者。又行五六日程。有水西南來。名細黃河。又兩日程。有水南來。名乞兒馬出。一水合流入河。河北行轉西。望崑崙北。二日程。有水過之。北流少。東又北流。約行半

月程至貴德州地名必赤里里隸河州元所置吐蕃
宣慰司也又四五日程始至積石禹貢所謂導河自
積石其地也又五日程至河州安鄉關又一日程至
打羅坑東北行又一日程洮河水南來入河又一日
程至蘭州過北卜渡至鳴河州過應吉里州正東行
至寧夏南又東行即東勝州隸大同路地面世言黃
河九折彼地有二折蓋乞兒馬出及貴德州必赤里
也此志今載元史可謂詳矣而王文恪蓋辨之以爲
古今釋疑卷之十四 吳

古今釋疑

卷之十四

吳

九河

黃河故道從碣石入海至周定王時河徙而南禹跡
遂失所謂九河者竟不可考其名則見於爾雅曰徒
駭太史馬頌禮記胡蘇簡絮鈎盤爾雅蔡氏書傳曰
按徒駭河地聖志云潯沱河寰宇記云在滄州清池
南詳商云在平城潯沱志馬頌河元和志云在德州
安德平原南東寰宇記云在棣州河北輿地記云
即駕馬河也覆蘭河通典云在德州安德胡蘇河寰
古今釋疑卷之十四 辛

古今釋疑

卷之十四

辛

張騫所歷諸國甚久且長東漢之世大秦條支安息
至於海濱四萬里外重譯貢獻甘英嘗窮臨西海而
還皆未暗所謂崑崙元使行不及五千里云已驗之
何崑崙之近乎

宇記云在滄之饒安無棣臨津三縣詳商云在東光
簡潔河履按簡潔宋子分爲二河九峯合爲一河以
爾雅所載爲八河其一則河之經流也未知
何輿地記云在臨津鈎盤河寰宇記云在樂陵東南
從德州平昌來輿地記云在樂陵鬲津河寰宇記云
在樂陵東西北流入饒安詳商云在鬲縣輿地記云
在無棣太史河不知所在自漢以來講求九河者甚
詳漢世近古止得其三唐人集累世積傳之語遂得
其六歐陽志輿地記又得其一或新河而載以舊名

或一地而互爲兩說。要之皆似是而非。無所依據。至其顯然謬誤者。則班固以滹沱爲徒駭。而不知滹沱不與古河相涉。樂史馬頰乃以漢鵠馬河當之。鄭氏求之不得。又以爲九河。齊桓塞其八流。以自廣。夫曲防齊之所禁。塞河空非桓公之所爲也。河水可塞。而河道果能盡平乎。皆無稽考之言也。惟程氏以爲九河之地已淪於海。引碣石爲九河之證。以謂今滄州之地北與平州接壤。相去五百餘里。禹之九河當在

古今釋疑

卷之十四

至

其地。後爲海水淪沒。故其迹不存。方九河未沒於海之時。從今海岸東北。更五百里平地。河播爲九。在此五百里中。又上文夾右。碣石則九河入海之處。有碣石在其西北岸。九河水道變遷。難於推考。而碣石通趾頂皆石。不應仆沒。今竟莫之地。既無此石。而平州正南有山而名碣石者。尚在海中。去岸五百餘里。卓立可見。則是古河。自今以爲海處。向北斜行。始分爲九。其河道已淪入於海。明矣。漢王橫言。昔天常連

雨東北風。海水溢西南。出浸數百里。九河之地。已爲海水所漸。鄭道元亦謂九河碣石。苞淪於海。後世儒者。知求九河於平地。而不知求碣石有無以爲之證。故前後異說。竟無歸宿。蓋非九河之地。而強鑿求之。空其支離。而莫能得也。履按諸儒確指九河之所在者。固非。而以滹沱入於海者。亦非也。河昔北流。故分爲九河。及徒駭。則九河漸漣。不必海於滹沱。其故迹自不可求。蓋河底常高。聞之昔人。曾于開封。測其

古今釋疑

卷之十四

至

中流。冬夏漲僅丈餘。夏秋倍之。水行地上。初無長江之淵濶。故自古瀕河之地。每有非常之水。河必驟盈。盈則決。每決必彌漫橫流。漲者成渠。以漸成河。淺者淤澱。以漸成岨。數年之後。下流既淤。則中流河底。又以漸而高。而河又不容於不徙矣。既徙之後。則舊道遂爲平陸。無足怪者。此九河所以不可復尋也。彷彿其地。大約在今滄瀛景德之間耳。夏公彝仲曰。常考河昔北流。衛津注之河。既東徙。津自入海。安知北流之津。非古徒駭河與。臨漳而南。滹沱二州之間。有古河堤岸。數處。蓋其

沮如沙由太史等河當在其地。滄州之南有大連溪。西踰東光東至海。此非胡蘇河與。潁南至西無隸縣。百餘里間有日大河。曰沙河。皆潁古堤縣北地名。入會口。縣城南枕無隸溝。茲非簡潔等河與。東無隸縣。北有陷河。潁北有土傷河。西通隸。東至海。茲非所謂鉤盤河與。土傷河。故南比。他河差狹。是謂鬲津。無疑也。王橫乃謂九河已淪入海。夫青兗管平。不聞有漂沒之處。而獨浸九河。又何足信也。碣石則在今山海關。為遼東西南小海。杜佑曰。碣石在樂浪郡。長城起于此。此為左碣石。山海關者為右碣石也。

江源

舊說江出岷山。在今茂州汶山縣。發源不一。而亦甚微。水經注曰。其源若甕口。可以濫觴。四川總志曰。岷山在茂羌之列鵝村。一名鴻濛。即隴山之南首。故稱隴蜀。又名沃焦山。江水所出也。水利志曰。蜀諸水咸出岷江。江源在羌地之列鵝村。名羊膊嶺者。分為二派。一西南流為大渡河。一正南入益村至石紐。遇汶川。歷今灌縣境。又有渝水出焉。灌之上流。西北十數里。有水出尤溪口。又數十里。有水出白沙口。同會于灌。經灌西南流者。謂之南江。即禹所導岷江正流。江源志曰。岷江發源于臨洮之木塔山。山頂分東西流。由甘松嶺入百里。至漳臘。其水漸大。復經鐮刀灣。達松潘。於下水關。入紅花屯。達壘溪。至穆肅堡。黑水從南合之。入渡溝。經茂州。南至于威汶。轉銀嶺。合草坡河。至盤岩。入灌口。分道而下。由威至玉壘山。為玉輪江。至汶為皂江。至灌為沫江。一云洮河發源岷山北。

流入陝爲臨洮府南入川爲大江之祖范成大曰江
源自西戎中來由岷山洞壑出而會于都江世云江
出岷山者自中國所見言之也陸游曰常登嶓冢之
山有泉涓涓出山間是爲漢水之源事與經合及西
游岷山欲窮江源而不可得蓋自蜀境之西大山廣
谷豁舒起復西南走嶺箐中皆岷山也則江所從來
尤荒遠難知履按雲南志謂金沙江之源出于吐蕃
之犁石南流漸廣至于武定之金沙巡司經麗江鶴
慶又東過四川之會州建昌等衛以達于馬湖叙南
然後合于大江補于荆吳又補句宜補司志謂其地
勢廣衍有金沙江源五里水勢甚盛蜀人特以爲險
其源之遠且大也明矣何爲言江源者止于岷山耶
蓋江出犁石卽崑崙之南河出朶甘思卽崑崙之西
二源實前人所未詳也

古今釋疑

卷之十四

江

三江

禹貢三江不勝異說孔安國云自彭蠡江分爲三入
震澤遂爲北江而入海蓋泥於彭蠡既濬之文而牽
合之也然不知彭蠡震澤入海之道既殊而三江之
名亦不得而強同矣虞氏林曰江自彭蠡分而爲三
又曰江自太湖入於海其猶孔氏之說與桑欽水經
所著與班固地理志相表裡也而乃謂南江自牛渚
上桐水過安吉歷長瀆出松江入海者則又謬甚矣
古今釋疑 卷之十四 吳
郭景純以爲岷江浙江松江韋昭以爲松江浙江浦
陽江豈亦疑於安國之言而爲之臆說者耶顧道元
注水經則引之以爲據何哉程大昌所進禹貢山川
道里圖邊實所修崑山續志類承訛踵舛耳惟張守
節曰三江在蘇州自西南至太湖曰松江自東南入
白蜺曰上江亦曰東江自東北下三百餘里入海曰
下江亦曰婁江蓋得之矣顧夷吳地記與唐仲初吳
郡賦註宋長文吳郡圖經續記其所言雖有詳略蓋

皆本諸守節者也。而王介甫云。一江自義興。一江自
毘陵。一江自吳縣。皆小水不合。蘇東坡謂岷山之江
爲中江。嶓冢之江爲北江。豫章之江爲南江。卽導水
所謂東爲北江。東爲中江者。既有中北二江。則豫章
之江爲南江。可知。吳幼清亦曰。漢蜀豫章三江。蔡九
峯云。蘇氏三江。若可依據。然江漢會於漢陽。合流數
百里。至湖口。而後與豫章江會。又合流千餘里。而後
入海。不復可指爲三矣。蘇氏知其言不通。遂有味別

古今釋疑

卷之十四

五

之說。禹之治水。大爲民去害。豈如陸羽輩。辨味烹茶
爲口腹計耶。亦可見其說之窮矣。朱子曰。震澤下三
江是也。履嘗遊吳。詢之吳人。震澤之大。幾四萬頃。蓋
西南受杭歙諸郡之水。西北受宣州諸溪之水。禹貢
合註曰。天下之水。皆源高而流下。震澤既高。若建瓴
而入海之地。又亢若仰盂。水亦反流而趨內。四面皆
源。獨其中受水之處。蓄而不洩。內溢而外壅。則震蕩
靡定。勢固然也。故必使三江之流。既濬且廣。務使海

下於江。江下於湖。而又流濶易瀉。則震澤治而東南
無水患矣。太湖與吳江長橋東北合。龐山湖者。所謂
松江也。又東南分流。出白蜆。入急水。潑山東而入海
者。所謂東江也。自龐山過大姚東北。經崑山石浦安
亭。由青浦入海。所謂婁江也。但潑湖之東流既塞。而
安亭亦失其故道矣。導震澤入海者。今止松江。東南
風水溢太湖。則湖州諸邑皆泛濫。西北風太湖水下
潑山。泖湖則崑山常熟吳江泛濫。皆東江不通之故
也。是揚州水患。無過於此。三江既入。在震澤下流信
矣。北方之水。河爲大。故凡水皆以河爲稱。南方之水
江爲大。故凡水皆以江爲稱。然則三江之江。豈必疑
爲大江之江耶。而周禮職方。揚州三江。疏云。江至尋
陽。南合爲一。東行至揚州。入彭蠡。復分爲三道入海。
其謬更甚矣。

古今釋疑

卷之十四

五

九江

書九江孔殷。史記作九江甚中。孔安國云。江於此州界。分爲九道。甚得地勢之中。漢地理志云。九江在尋陽南。皆東合爲大江。尋陽記。九江者。一曰烏江。二曰蚌江。三曰烏白江。四曰嘉靡江。五曰吠江。六曰源江。七曰源江。八曰提江。九曰箇江。又張漬九江圖。以爲三里江。五吠江。嘉靡江。烏土江。白蚌江。白烏江。箇江。沙提江。源江。始於鄂陵。終於江口。會於桑落洲。履按古今釋疑。卷之十四。无。水經言九江在長沙下雋西北。楚地記曰。巴陵瀟湘之淵。在九江之間。宋胡旦見說之。皆以九江爲洞庭。蔡傳曰。今岳州巴陵縣。卽楚之巴陵。漢之下雋也。洞庭正在其西北。則洞庭之爲九江。審矣。今沅水。漸水。無水。作元水者。乃無字之誤也。辰水。叙水。酉水。澄水。資水。湘水。皆合於洞庭。意以是名九江也。詳漢九江郡之尋陽。乃禹貢揚州之郡。而唐孔氏。又以爲九江之名。起於近代。未足爲據。且九江派別取之耶。亦必首尾短長。大

略均布。然後可目之爲九。而其水之間。當有一洲。九江之間。沙水相間。乃爲十有七道。而今尋陽之地。將無所容。况沙洲出沒。其勢不常。果可以爲地理之定名乎。設使派別爲九。則當曰九江既道。不應曰孔殷。於尋江當曰審九江。不應曰過九江。反復參攷。則九江非尋陽明甚。曾氏亦謂導江曰過九江。至于東陵。東陵今之巴陵。今巴陵之上。卽洞庭也。因九水所合。遂名九江。故下文導水曰過九江。經之例。大水合小水。謂之過。則洞庭之爲九江。益以明矣。朱子曰。經文言九江孔殷。正以見其吐吞壯盛。活無津涯之勢。決非尋常分派。小江之所當。又繼此而後。及夫沱潛雲夢。則又見其決非尋陽以東。甚遠之下流。若曰古之九江。卽今之江州。則漢九江郡。本在江北。今壽州。而今所謂江州者。實武昌郡之柴桑縣。後以江北之尋陽并柴桑而立郡。又自江北徙治江南。以故江南得有尋陽之名。後又因尋陽而改爲江州。實非古九江地

也。又元經言過九江。至于東陵。而後會于彭蠡。則自
今江州城下。至湖口縣。纔四十里。不知東陵的在何
處。何所表異。而其志之繁密促數。乃如此。此不可通
之妄說也。惟胡秘監晁詹事。以洞庭爲九江者。得之
蓋過九江。至于東陵者。言導岷山之水。而是水之流
橫決于洞庭之口。以及東陵也。羅泌曰。東陵與夷陵
相對。夷陵曰西陵。則巴陵爲東陵較然。故唐志以今
鄂州巴陵爲是九江。通雅曰。九江郡名。卽下流以稱
之也。

黑水

漢地理志曰。禹貢黑水。出犍爲郡南廣縣汾關山。水
經云。出張掖雞山南。至燉煌。過三危山。南流入于南
海。唐樊綽云。西夷之水。南流入于南海者。凡四。曰區
江。曰西洱河。曰麗水。曰彌諾江。皆入于南海。其曰麗
水者。卽古之黑水也。三危山。臨峙其上。蔡仲默曰。按
梁雍二州。西邊皆以黑水爲界。是黑水自雍之西北
直出梁之西南也。中國山勢岡脊。大抵皆自西北
而來。積石西傾。岷山岡脊。以東之水。旣入于河。漢岷
江。其岡脊以西之水。卽爲黑水。而入于南海。地志水
經樊氏之說。雖未詳的實。要是其地也。程氏曰。樊綽
以麗水爲黑水者。恐其狹小。不足爲界。其所稱西洱
河者。却與漢志葉榆相貫。廣處可二十里。旣足以界
別二州。其流又正趨南海。又漢滇池。卽葉榆之地。武
帝初開滇。楊時其地古有黑水舊祠。夷人不知載籍
必不能附會。而綽及道元皆謂此澤以榆葉所積得

名則其水之黑似榆葉積漬所成且其地乃在蜀之正西又東北距宕昌卽三苗種裔與三苗之叙于三危者又爲相應其證驗莫此之明也履按禹貢合註曰今考雍州名黑水者有六若入積石河則是平涼及寧夏衛之黑水而非張掖之黑水今輿地圖肅州有黑水南流去積石幾及三百里不與積石河相通以爲禹貢之黑水但其去南海遼遠而交南久棄無從考其入海之道咸通中樊綽宣慰安南其所親見古今釋疑下卷之十四

知確在何所乃欲以瀘爲黑又考交趾海口並無所謂黑水口則金氏之言豈足信與李元陽曰黑水之源不可窺而入南海之水則可數隴蜀無入南之水唯今滇之瀾滄江潞江二水皆由土蕃西北來並入南海豈所謂黑水者乎然潞江西南趨蜿蜒緬中內外皆失其于梁州之境若不相屬惟瀾滄由西北迤邐而東南徘徊雲南郡縣之界至交趾入海今水內爲漢人水外卽爲夷緬則禹之所以別州界者惟瀾滄江足以當之孟津之會曰羣人濮人以今考之皆瀾滄江內則瀾滄江之爲黑水無疑矣夫隨時異稱者山川之名也不據不可移之蹟據易變之名亦未矣大都爲論傳者未嘗知三省地形但言隴在蜀之北蜀在滇之東北而禹貢黑水爲涼雍二州之交又入南海故不得不疑其跨河知跨河非理又不得不疑其渾濁曾不知隴蜀滇三省鼎足而立隴則西則斜長入蜀滇則西北斜長近隴蜀則尖長入滇隴

之間正如三足巋然黑水之源正在嶺頭故雍以黑水爲西界對西河而言也梁以黑水爲南界對華陽而言也谷舉兩端若曰西河在雍東黑水在雍西華山在梁北黑水在梁南云爾故曰梁州可移而華陽黑水之梁州不可移也雲南志亦稱西洱河出浪穹縣羅谷山下數處湧起世傳黑水伏流別派也匯於太和縣東爲巨津形如月生五日遶縣西南由石穴中出又會瀾滄江而入南海又會瀾滄源出雍州南

鹿石山南流至交趾入海則瀾滄之爲黑水益

信也。

海水

天下之水凡三億三萬三千五百五十九見唐六典其在中國江河大水也百三十五水是中川也千二百五十二水是小川也按桑欽水經所引天下之水百三十七江河在焉鄭善長注水經引其支流一千二百五十二六典中國之數蓋本諸此其源莫不出於山泉凡山皆以石爲體石多洞穴穴中最寒天氣所入氣情本暖暖氣遇寒變成水體積久而洩尋求石罅流而爲泉衆泉會合遂成川焉然江河之底以及平地處處出泉掘井泉眼而皆歸於海蓋地之足爲微驗亦不盡由於山也圓形如胡桃然有凸有凹海則地之胡桃凹也故是古今釋疑卷之十四水匯焉然人知江河之歸於海曾知海之復爲江河乎此論前無發者實得諸泰西蓋江河終古入海而海不溢故知海水之下地脉潛通復爲江河也或曰海水必鹹何也曰鹹者生于火也火然薪木既已成灰用水淋灌卽成灰鹵燥乾之極遇水卽鹹此其驗也日光微地則生溫熱溫熱入地積成燥乾燥乾之極乘氣爲火積火所然土石爲燼其燼遇水卽成鹹味鹹者之性尤多下降試觀五味辛甘酸苦皆寄草

水獨是鹹味。寄于海水。足徵四味浮輕。鹹性沉重矣。今蜀道鹽井。先鑿得泉。悉是淡水。以甯隔之。更鑿數丈。乃得鹵焉。又鹽池雨多。水味必淡。作為斗門。洩其淡水。下乃鹵焉。鹹重淡輕。亦其證也。海于地中。為最卑下。諸鹹就之。積鹹既多。淡入亦化。非獨水也。海中山岳。咸悉是鹽。故鹹歸海。海水為鹽也。或問鹹既因日。運大地之下。悉有鹽乎。曰。蜀道鹽井。三晉鹽池。多有鹽澤。彼以鹹故。悉名為海。足徵大地之下。無不有鹽矣。或問鹽既下墜。故蜀井必淺。乃今鹽池鹽古今釋疑入卷之十四

江河。驗其水痕。頓淺尺許。又見海濱煎戶。以石連試鹵。鹵未成時。投連必沉。及至鹵成。連悉上浮。可見鹹性愈重。載物愈強。蓋海水由火而生。今用沐浴。膚皆赤色。或至皴裂。本有燥勁之情。故比凡水為稠密云。或曰。海水既鹹。復為江河。其味何淡也。曰。水本無味。鹹從外合。可合者。即復可離。海水入地。經砂石土。滋液滲漉。去其鹹味矣。又水向下不可上。其上為江河者。日溫隨氣上騰。月攝因時而長。當其上時。皆如蒸餾。今用鹹鹵之水。如法蒸之。所得餾水。其味悉淡。海氣成雲。雨亦淡水。足徵鹹性就下。不隨淡升矣。或曰。江河之水。則能滅火。海水入大火。如益膏油。何也。曰。海水夜明。是有火分。灰水作鹹。本從火出。如人汗溺亦鹹。蓋由身中。具有火行。積溺所成。絕似明燄。故鹹者火情也。鹵不滅火。不亦宜乎。履按海水不能滅火。故火船鹽其帆。則火不燒。竈戶編行。而咸鹽又能禦火。故盛鹽而舉火煎之。竹亦不然也。

潮汐

說文曰江海之水朝生爲潮夕至爲汐山海經以爲
海鰓之出入莊周以爲冰池焦釜之生息抱朴子以
爲天運高卑之消息盧肇以爲日出于海衝擊而成
竇叔蒙以爲月從其類盈虛相應鰓魚之出入牛魚
之起復則風土記博物志之謬言也蓋月爲陰精與
水同物凡濕潤陰寒皆月主之既爲同物勢當相就
如月望時潮長之時江河以及盆盎無處不長長則
古人釋疑入卷之十四 究
氣入水爲之輕潮降氣出水復故重今人以餅盛水
每日權之輕重不等則潮升時輕潮降時重耳獨小
水之處升降甚微人所不覺也水族之物皆望盈晦
縮故月虛而魚腦減月滿而蚌蛤實也師木衣潤無
不應月月滿氣滋月虛氣燥故上弦以後下弦以前
不空伐竹木爲材是者易蠹生氣在中也邵子曰海
潮者地之喘息也所以應月者從其類也隱老曰潮
非水之體乃地之氣也月麗卯酉則潮應乎東西月

麗子午則潮應乎南北有入海采珠者爲潮所中則
病蓋采者入海必及底而止不幸遇潮則水湧起其
底虛焉潮高十丈下所虛亦十丈以水則虛以氣則
實地氣奔騰而上如火之燥則水跳而起如鼎之沸
中人則病地之喘息寓息于風生氣也寓潮于水外
氣也

古今釋疑

卷之十四

半

溫泉

江浦志曰。秦少游述天下溫泉十三處。陸友仁言。匡廬汝水尉氏駱谷驪山。和州之惠濟。滁州之陳氏山居。爲最。水經注云。漁陽郡北有溫泉。述征記云。東萊郡出溫泉。安成記云。宜陽鄉出溫泉。未陽縣出溫泉。博物志云。不周雲川之水溫如湯。梁州記云。漢水南有溫泉。袁山松宜都山川記曰。銀山縣有溫泉。零陵縣記云。縣有溫泉。劉義慶幽明錄曰。艾縣輔山有溫

古今釋疑

卷之十四

主

泉。魏土地記云。桑乾城北有溫湯。下洛城橋山有溫泉。徐無城有溫湯。汝寧商水有溫泉。周景式廬山記云。主簿山下有溫泉。郭青螺豫章詩話言。福州廬陵太興皆有溫泉。分寧最熱。胡仔漁隱叢話云。新安黃山有溫泉。筆乘言。金陵湯山有六泉。升菴言。雲南溫泉甚多。通雅曰。今北京西山。舊有溫泉。大小湯凡三。而遵化縣北之溫泉。卽古稱徐無山之溫泉。威繼光楚之。劉鎮馬蘭峪溫泉。甘肅爲天下最。世傳三衛

之地。溫泉四所。此其一也。天下處處有之。不能悉記。

履按。熊三拔曰。日光徹地。則地中有火。火助土氣。發生萬物。五金八石。及諸珍寶。皆由于火。陶煉而成。自餘諸物。不可數計。諸物中最近火性者。無如硫黃。硫黃所在。水從過之。卽成溫泉。故溫泉沐浴。所能療者。冷氣虛痺。與硫同治。今溫泉嗅之。多作硫氣。亦有不作硫氣者。是水來之處。復與硫隔。如重湯煮物。但得其熱。不染其味也。有云。不作硫氣者。本之朱砂礬石。

古今釋疑

卷之十四

主

無是理焉。胡仔漁隱叢話云。溫泉多作硫黃氣。浴之水。卽微紅色。長安驪山。是礬石泉。亦有雄黃泉。有礬石處。亦有湯泉。履按。溫泉。不過因地中火氣致然耳。熊氏既云。五金八石。俱由于火。或曰。水火成鹹。何以不熱。溫泉由火。何以不鹹。曰。火炎成煙。水經其煙。因而得鹹。故忘其熱。然而海水不水。亦具有熱性矣。溫泉因硫。隔越于火。如鑄煮水。火爲鑄隔。水不遇火。不成鹵矣。

古今釋疑卷之十四終

古今釋疑卷之十五目錄

安成
楊霖竹菴訂正
吳雲舫翁參閱

人身

經絡

呼吸

三隧

診法

古今釋疑卷之十五目錄

七表八裏九道之非

男女脉位

陰陽火

醫學

方藥

藥性

五運六氣

古今釋疑卷之十五

合山方

人身

人而不知人身可乎哉然臟腑經絡脉理穴道呼吸
營衛之故究之實難道藏曰三月先生右腎而為男
陰包陽也先生左腎則女陽包陰也其次腎生脾脾
生肝肝生心以生其勝已者腎屬水故五臟由是為
陰心生小腸小腸生大腸大腸生膽膽生胃胃生脾
脾生心三焦以生其已勝者小腸屬火六腑由是
為陽其次三焦生八脉八脉生十二經十二經生十
二絡十二絡生一百八十絲絡絲絡生一百八十纏
絡纏絡生三萬四千絲絡絲絡生三百六十五骨節
骨節生三百六十五穴周天合焉四月形像五月筋
骨成六月毛髮七月則遊其魂兒能動左手八月遊
其魄兒能動右手九月三轉身十月分解延月生者
貴不足日月生者貧薄生後三十二日一變蒸生腎

氣六十四日二變蒸生膀胱氣屬水一也。九十六日三變蒸生心氣一百二十八日四變蒸生小腸氣屬火二也。一百六十日五變蒸生肝氣一百九十二日六變蒸生膽氣屬木三也。二百二十四日七變蒸生肺氣二百五十六日八變蒸生大腸氣屬金四也。二百八十八日九變蒸生脾氣三百二十日十變蒸生胃氣屬土五也。一期歲齒生髮長齒者腎之餘也。髮者血之餘也。爪者筋之餘也。神者氣之餘也。難經曰

古今釋疑

卷之十五

二

肺重三斤三兩六葉兩耳凡八葉附脊第三椎有二十四孔分布諸臟之氣有會厭爲聲音門戶。大腸重二斤十二兩長二丈一尺當臍右迴十六曲盛穀一斗水七升半。廣腸一曰肛門魄門俞在十六椎胃重二斤一兩長二尺六寸大一尺五寸徑五寸容穀三斗水一斗五升附十二椎胃曰太倉大絡曰虛里上口貴門下口幽門脾孤藏如馬蹄重三斤三兩扁廣三寸長五寸有散膏半斤裹血附十一椎脾大絡曰

大包心重十二兩盛精汁三合如未敷蓮花中有七孔三毛附五椎系上通肺下通三臟小腸重二斤十四兩長三丈二尺廣二寸半左迴十六曲容穀二斗四升水六升三合接幽門下口爲闕門泌別水液膀胱重九兩二銖廣九寸盛溺九升九合居下腎前大腸迴當臍上一寸水分穴處小腸下是腎有兩重一斤二兩附十四椎兩傍脊筋間藏精與志心包絡在七節之旁中有小心左腎右命門包絡是小心小心

古今釋疑

卷之十五

三

便是命門三焦上焦在心下下膈主內不出兩乳陷中中焦在胃中脘臍上四寸下焦在臍下膀胱堅三原之氣也膽重三兩二銖盛精汁三合在肝之短葉間有入無出諸臟皆取決焉俞在十椎肝重四斤四兩左三葉右四葉凡七葉主藏魂在兩脇前並胃附九椎俞在九椎傍人鏡經論骨度曰衆人之度長七尺五寸頭之大骨圍二尺六寸胸圍四尺五寸腰圍四尺二寸髮所覆者顙至項一尺二寸髮以下至頸

長一尺。結喉以下至缺盆中長四寸。缺盆以下至膈
筋長九寸。過則肺大。不滿則肺小。膈筋以下至天樞
長八寸。過則胃大。不滿則胃小。天樞以下至橫骨長
六寸半。過則迴腸廣。不滿則狹短。橫骨長六寸半。橫
骨上廉以下至內輔之上廉長一尺八寸。內輔之上
廉以下至下廉長三寸半。內輔下廉下至內踝長一
尺三寸。內踝以下至地長三寸。膝脛以下至跗屬長
一尺六寸。跗屬以下至地長三寸。故骨圍大則大過
古今釋義 卷之十五 四
小則不及也。頭角以下直柱長一尺。行脉中不見者
長四寸。腋以下至季脇長一尺二寸。季脇以下至臍
樞長六寸。臍樞以下至膝中長一尺九寸。膝以下至
外踝長一尺六寸。外踝以下至京骨長三寸。京骨以
下至地長一寸。耳後當完骨者廣九寸。耳前當耳門
者廣一尺三寸。兩額之間相去七寸。兩乳之間廣九
寸半。總以兩乳之間推算各人有各人之九寸半也。肩至肘長一尺七寸。肘
至腕長一尺二寸半。腕至中指本節長四寸。本節至

其末長四寸半。頭髮以下至背骨長二寸半。背骨以
下至尾骶二十一節長三尺。上節長一寸四分分之
一。奇分在下。故上七節至于背骨九寸八分分之七
此衆人之骨度也。履問之老父曰。身中四海八會。燕
鶩於三隧。任督旋者。宗氣也。陰行脉中者。營也。陽行
分肉之際者。衛也。有上下通之二路。前通臟而藏精
是三陰也。後通腑而輸泄是三陽也。口故有二竅。前
曰氣喉。以肺心系肝脾腎。此五臟滿而不實者也。後
曰食咽。以胃通小腸大腸至魄門。此六腑實而不滿
者也。小腸泌別清濁。關門旁爲膀胱。達前陰上管而
下管卽腎系。是下二竅前後洩。而前洩復有二竅也。
精屬腎。而曰五臟藏精。藏不泄。而獨腎泄。蓋小心焦
火泄之。故曰口之合臟腑脾也。味養氣而出入也。前
陰之合臟腑者腎也。精與小心焦火藏用者也。目之
合臟腑者肝也。色通內外而心之表也。臟與臟交者
心肺也。腑與腑合者胃大小腸也。臟腑相合者肝膽

脾胃也。而腎與膀胱大相懸絕者也。形不相通而氣相通也。

卷之十五

六

經絡

[illegible]

大絡并任督二絡爲十五也難經作陰絡陽絡共二十七氣

相隨上下如泉之流如日月之行不得休息故陰脉

營於五臟陽脉營於六腑陰陽相貫如環無端莫知

其紀終而復始其流溢之氣又入於奇經轉相灌漑

內溫臟腑外濡腠理奇經凡八脉不拘制於十二正

經無表裏配合故謂之奇蓋正經猶夫溝渠奇經猶

夫湖澤正經之脉隆盛則溢於奇經故秦越人比之

天雨降下溝渠溢滿霧霏妄行流於湖澤此發靈素

古今釋疑卷之十五

未發之秘者也李時珍曰奇經之脉世無人知按八

脉者陰維也陽維也陰蹻也陽蹻也衝也任也督也

帶也陽維起於諸陽之會由外踝而上行於衛分

足太陽金門穴在足外踝下一寸五分上外踝七寸

會足少陽于陽交爲陽維之郛循膝外廉上腠抵

少腹側會足少陽于居髎循脇肋斜上肘上會手陽

明手足太陽于臂臑過肩前與手少陽會于臑會天

陽蹻于臑會手少陽足陽明於肩井入肩後會手太陽

承靈正營月窟臨泣下額與手少陽陽明五脉陰

會于陽白循頰入耳上至本神而止凡三十二穴陰

維起於諸陰之交由內踝而上行於營分陰榮實穴

爲陰維之郛在內踝上五寸腠肉分中上循臑內廉

上行入小腹會足太陽厥陰少陰陽明于府舍上會

足太陽于大橫腹哀循脇肋會足厥陰于期門上膈

膈扶咽與任脉會于天突廉泉上至頂前而終凡一

十四所以爲一身之網維也陽蹻起於眼中循外踝

上行於身之左右起于眼中出于外踝下足太陽申

外踝上三寸以附陽爲郛直上循股外廉循脇後廉

上會手太陽陽維于臑會上行肩髃外廉會手陽明

于巨骨會手陽明少陽于肩髃上迎夾口吻會手

足陽明任脉于地倉同足陽明上行巨髃復會任

脉于承泣至目內眦與手足太陽足陽明陰蹻五脉

會于睛明穴從睛明上行入髮際下耳後入風池而

終凡十二穴陰蹻起于眼中循內踝上行於身之左右

古今釋疑卷之十五

跟中足少陽然谷穴之後同足少陰循內踝下照海

穴上內踝之上二寸以交信爲郛直上循陰股入陰

上循胸裏入缺盆上出人迎之前咽嚨交貫衝脈

八頰內廉上行屬目內眦與手足太陽足陽明陽蹻

五脉會于睛明所以使機關之踴捷也督脉起於會

陰循背而行於身之後爲陽脈之總督故曰陽脉之

海起于腎下胞中至于小腹乃行於腰脊骨圍之

百會前頂額會。上星至神庭。為足太陽督脉之會。衝
 類中至鼻柱。經素鬱水溝。會手足陽明至兌端。入斷
 交。與任脉足陽明交。任脉起於會陰。循腹而行於身
 會而終。凡三十一穴。任脉起於會陰。循腹而行於身
 之前。為陰脉之承任。故曰陰脉之海。起于中極之下。
 之分。上行而外出。循曲骨。上毛際。至中極。同足厥陰
 太陰少陰。並行腹裏。循關元。歷石門。氣海。會足少陽
 衝脉于陰交。循神關。水分。會足太陰于下腕。歷建里
 會手太陽少陽足陽明于中腕。上上腕。循關。鳩尾。中
 庭。膻中。玉堂。紫宮。華蓋。璇璣。上喉嚨。會陰維。於天突
 廉泉。上頤承漿。與手足陽明督脉會。環唇上。至下斷
 交。復出分行。循面繫。兩目下之。衝脉起於會陰。夾臍
 中央。至承泣而終。凡二十七穴。衝脉起於會陰。夾臍
 而行。且衝於上。為諸脉之衝要。故曰十二經脉之海。
 古今釋疑 卷之十五 十
 又曰。血海。與任脉皆起于小腹之內。胞中。其浮而外
 者。起于氣衝。並足陽明少陰二經之間。循腹上行。至
 橫骨。扶臍左右各五分。上行。歷太赫。氣穴。四滿。中注。
 育俞。商曲。石關。陰都。通谷。幽門。至膈中而散。凡二十
 四穴。帶脉則橫圍於腰。狀如束帶。所以總約諸脉者也。
 起于季脇。足厥陰之章門穴。同足少陽循帶脉穴。圍
 身一周。如束帶然。又與足少陽會于五樞維道。凡八
 穴。是故陽維主一身之表。陰維主一身之裏。以乾坤
 言也。陽蹻主一身左右之陽。陰蹻主一身左右之陰。
 以東西言也。督主身後之陽。任衛主身前之陰。以南
 北言也。帶脉橫束諸脉。以六合言也。是故醫而知乎。

入脉。則十二經十五絡之大旨得矣。

呼吸

經絡共長十六丈二尺。手三陽之脈從手至頭長五尺。五合六。三手三陰之脈從手至胸中長三尺五寸。六合三。二足三陽之脈從足至頭長八尺。六合三。二足三陰之脈從足至胸中長六尺五寸。六合三。二人兩足躡脈從足至目長七尺五寸。六合三。二督任各長四尺五寸。合九共長六丈二尺也。人一呼一吸。脈行六寸。十息脈行六尺。百息行六丈。古今釋義 卷之十五 七
二百七十息。脈行十六丈二尺。氣血周身一度也。水下二刻焉。至明日寅時。周身五十度。脈行八百一十丈。共萬三千五百息。漏水百刻焉。日行二十八舍也。昔黃公石齋常以易追息不得。履聞之老父。洛書數也。洛書三其三。五。是九其五也。二刻而二百七十息。氣血一周。則三十其九。而六其洛書也。凡九十息。脈行五丈四尺。而又五分之。則十八息。各爲丈八寸。此象限百八之小率也。一日夜周身五十。而萬三千

五百息。則爲九者千五百。而三百其洛書數也。六十四日。爲八十六萬四千息。則象限二千五百二十之策會矣。此七十五其具策。而百五十其五千七百六十也。五千七百六十者。半其具策。而三百八十四爻。通期。甲子聲數皆會者也。以日法爲萬。二十七日而陽明太陰。而注手少陰太陽。而注足太陽少陰。而注手厥陰少陽。而注足少陽厥陰。循環注手太陰。總屬古今釋義 卷之十五 七
陰陽陽陰周而復始。氣主响之。血主濡之。脈在其中。爲樞紐也。春秋分晝夜兩停。脈行五十度。合乎正數也。冬至後。晝四十刻。夜六十刻。陰多陽少。則氣血凝澁。而脈道遲。止行四十度。夏至後。晝六十刻。夜四十刻。陽多陰少。氣血滑利。而脈道疾。反行六十度。若天氣暴熱。脈行亦疾。天氣暴寒。脈行亦遲。喜怒亦寒暑也。呼吸聲氣亦如之。心平氣和。發未發之中節。一天地矣。隱老曰。人寐則目不用。大耳不用。鼻息則晝夜

寤寐不息也。息者。自心生死之幾也。消息休息之幾也。

三隱

靈樞言水穀入胃。其糟粕津液宗氣分三隱。三隱者。宗氣與營衛也。會稽馬蒔。始悟營衛各有行。而猶以宗氣與營同。履按醫學會通曰。宗氣者。真氣也。受于天與穀。並克于身。積于胸中。命曰氣海。行于上焦。出于肺。循喉嚨。以貫心脉。而行呼吸焉。呼出吸入。大數出三入一。卽所謂八會之氣。會于膻中也。謂之宗氣。自爲一隱。人所以爲命也。呼出心與肺。吸入腎與肝。古今釋疑。卷之十五。言其總相應也。營氣者。水穀之精氣也。出于中焦。泌糟粕。蒸津液。化其精微。上注于脉。以應刻數。調和于五臟。洒陳于六腑。乃化而爲血。以榮四末。以奉生身。莫貴于此。得獨行于經隧中。常營無已。蓋營氣乃宗氣陰精之氣。太極之分而爲陰也。由中焦生。故曰清者爲營。行于脉中。一日夜脉行八百十丈。此一隱也。營之言運也。衛氣者。水穀之悍氣也。其氣慄疾滑利。不能入于脉。行于四末。循分肉皮膚之間。熏于膏膜。

古今釋疑

卷之十五

六

古人候脉非一道。今世唯守寸關尺之法。而高陽生

脉訣分左心小腸肝膽腎。右肺大腸脾胃命。滑氏診家樞要

從之曰。左寸心小腸。左關肝膽。左尺腎膀胱。右寸肺大腸。右關脾胃。右尺命門。心包絡三焦。家傳

戶誦。遂爲權輿。內經則不講也久矣。按內經三部九

候曰。上部天。南頰動脉。上部地。南頰動脉。鼻孔兩傍。太陽所行。近巨顴。陽明脉所行。

上部人 耳前動脈陷中部天 手太陰肺脈中部地 陽

明太陽。中部人。手少陰心。下部天。肝脈在毛際外。羊矢下寸半。脂中五

古今釋疑

卷之十五

七

里分下部地。腎脈下部人。脾脈在魚腹上直五里下
臥取。太谿。箕門分沉取。候胃取跗上。

下部之天以候肝。地以候腎。人以候脾胃之

氣中部之天以候肺。地以候胸中之氣。人以候心上。

部之天以候頭角之氣。地以候口齒之氣。人以候耳

目之氣。十二動脉曰太淵。肺在寸。陽谿。大腸在手合谷上。冲陽

胃在冲門。脾在腹下陰郤門內。天窓喉傷。在委中足跗。

肩胛在太髀腎在踝
 勞宮包絡在和膠
 三焦在耳與目之間
 眉窠在太髀裏側
 掌心中

鍾膽在外廉太冲肝在足大中部寸口法曰尺外以

候腎尺裏以候腹中。跗上。滑伯仁云。如起人所定關中也。左外以候

肝內以候膈。右外以候胃。內以候脾。上跗上。如起人所定寸

口。右外以候肺。內以候胸中。左外以候心。內以候臍

中。前以候前。後以候後。上前謂左寸。下前謂臍前。上後謂右寸。下後謂背也。

竟上者。胸喉中事也。下竟下者。少腹腰股膝脛足中

事也。上竟上至魚際也。下竟下至尺脈動處也。願生微論曰。外以候陽。內

以候陰。腎肝胃肺心皆近背之陽。故從外取。腹膈脾

胸與臍中皆近腹之陰。故從內取也。胸中配肺。臍中

古今釋疑下卷之十五 六

配心。大腸小腸皆在下焦腹中。故候之尺裏。經文明

之。樞要亦以左尺主小腸膀胱。前陰之病。右尺主大

便之病。亦明甚矣。自高陽生妄說訛傳。天下盡沮

天下之信內經。不如信妄說耶。經謂上竟上者。胸

喉中事也。大小腸皆在下部。乃悉中部候之寸上耶。

謬矣。金匱真言曰。肝心脾肺腎五臟為陰。膽胃大腸

小腸膀胱三焦六腑為陽。此止十一經耳。何以稱十

二。手之厥陰果無屬乎。靈蘭秘典曰。心者君主之官。

神明出焉。肺者相傳之官。治節出焉。肝者將軍之官。

謀慮出焉。膽者中正之官。決斷出焉。臍中者臣使之

官。喜樂出焉。脾胃者倉廩之官。五味出焉。大腸者傳

導之官。變化出焉。小腸者受盛之官。化物出焉。腎者

作強之官。伎巧出焉。三焦者決瀆之官。水道出焉。膀

胱者州都之官。津液藏焉。氣化則能出矣。此以臍中

是十二經之數。然則配手厥陰之經者不在臍中歟。

靈樞之叙經脉雖有胞絡而無臍中。然其曰動則喜

古今釋疑下卷之十五 九

笑不休。正與喜樂出焉之句相合。夫喜笑屬火之司。

則知其與心應也。獨臍中稱臣使者。對君主之名也。

由是言之。則心包絡即為臍中。斷然無疑。而臍中以

配心臟。尤有確據。乃脉訣竟不之及。則厥陰為虛位

乎。厥內經矣。靈樞曰。上焦如霧。中焦如溫。李士材下作滯。

焦如瀆。蓋胸為上焦。氣之原也。臍為中焦。血之原也。

腹為下焦。水之原也。素問所以有胸膈腹之異候。靈

樞經脉曰。手少陽之脉起小指次指端循手表腕出

臂外。貫肘膈外。上肩。入缺盆。布膈中。散落心胞下膈。循屬三焦。則非下焦之可得統者。且難經云。上部法天。主胸以上。至頭之有疾。即上焦之部。中下兩部。即中下兩焦。分候明矣。且陳言三因方之好異也。謂三焦有形如膜。附于兩腎夾脊。果爾則內經必言之矣。而靈樞論心主之脉。又何歷絡三焦云乎。脉訣專以右尺候三焦。謬矣。又考明堂銅人等圖。命門一穴。在脊中行。腎脉第四十椎下陷中。兩腎之間。與臍相對。古今釋疑 卷之十五 子

夫兩腎者。乃生命之蒂。至陰之位也。雖為水臟。而相火寓焉。蓋太極之理。靜為本。陰為陽基。故冬至子之半。一陽生于至陰之下也。虞天氏曰。兩腎總號為命門。有門中根鬲之象。靜而固。涵養乎一陰之真水。動而開。鼓發乎龍雷之相火。水為常而火為變。可謂深得其旨。脉訣竟以左為腎。右為命門。是誤以火名為臟矣。內經不言命門之絡。既無命門。何以為診。又非正臟。何以列部。叛內經也甚矣。鄭潛谷曰。王叔和實

始于人迎寸口。分三部九候于經文絕異。倘經所謂陰陽之理。引而伸之。可千可萬者乎。而妄男子括以膚淺之脉訣。迷失本旨。惜夫脉訣之誤。蔡西山戴同父早正之矣。朱子亦正之矣。徐東臯曰。逆推其誤。蓋因心小腸肺大腸為表裏耳。豈知經絡相為表裏。診候自有分位乎。履聞之老父曰。凡皆知其一端。而不知其又有一端也。天下之理。即差別是根本。聖人知類之為統。每以方圓適值之分位配合。而研其幾焉。古今釋疑 卷之十五 子

推行變化。從此入神。但守配位而不知推行。是膠柱鼓瑟也。但言推行變化。而不精各類配位之端幾。又安得而研之乎。播五行于四時。衍中五于六虛。以參兩九六研陰陽。用二六三四之十二。此無往而不然之約幾也。五臟六腑為十一。而有膈中臣使之官。心無原。以包絡為心主。與三焦表裏有名無形。是為十二經。專配五位。則渚澄之說妄矣。其說謂心肺居上。下為陰。為沉。脾居中州。半陰半陽。為浮。肝腎居寸為心。右寸為肺。左尺為肝。右尺為腎。兩關為脾。關

者。陽之界限。前取陽三分。後取陰三分。所謂土居金木水火之中。寄王于四時。不獨右關為脾也。王宗正趙繼宗從之。合十二為六部。能不究此通幾乎。三李時珍非之。

部九候。一幾也。十二經動脈。一幾也。以中部約之。尺寸。又一幾也。以上竟上。下竟下。配之。是一幾也。以六表裏配之。又一幾也。脈以胃氣為主者。中候之際。應乎中和也。六脈皆候也。豈執右關浮診為胃脈哉。亦在乎神明者之善巧耳。人迎在結喉傍。王冰本注。而麗安常發明者也。然喉傍之人迎。亦分左右。因以太古今釋義卷之十五

淵之左右分候。何不可乎。命門為兩腎之中根。虞天民之定論也。然一在二中。不可左右分。亦何不可左右分乎。人生之真命水。即真命火。曾悟此耶。陽從右起。黃帝運氣。皆天嚶右旋。左旋者。以人枕南面北而右。上左下。言也。枕北面南。自是右旋。留微之耶。李時珍命門。誤也。謂命門至于寸口者。扁鵲指為臍脈氣血之所終始。吳草廬曰。醫者于寸關尺。輒名之曰。此心脈。此肺脈。此肝脈。此脾脈。此腎脈者。非也。五臟六腑。凡十二經。兩手寸關尺者。手太陰肺

經之一脈也。分其部位。以候他臟之氣耳。脈行始于肺。終于肝。而復會于肺。肺為氣所出之門戶。故名曰氣口。而為脈之大會。以占一身焉。履按肺脈卯時注大腸。大腸脈辰時注胃。胃脈巳時注脾。脾脈午時注心。心脈未時注小腸。小腸脈申時注膀胱。膀胱脈酉時注腎。腎脈戌時注心包絡。心包絡脈亥時注三焦。三焦脈子時注膽。膽脈丑時注肝。肝脈寅時注肺。而十二脈皆會。故獨於寸口候之。李瀕湖曰。凡診察皆以肺心脾肝腎各候一動。五十動不止者。五臟皆足。內有一止。則知一臟之脈不至。據此推之。則以肺經一脈。候五臟六腑之氣者。可心解矣。周易時論曰。每日從寅至申屬陽。從申至寅屬陰。人目動則行陽。日合則行陰。寅乃陰之盡。陽之初。故百脈變見于寸口。診法取決于寅時。所云平旦陰氣未動。陽氣未散。飲食未進。經脈未盛。脈絡調勻。氣血未亂。此猶梗槩。而習矣莫之察也。一歲十二月。一日十二時。經絡各有

所注陰陽升降與天地應。醫家誰究心乎。首出于丹
田。而字滿于商。亦肺入司也。噫。人生于寅。子與謂平
旦之氣。鷄鳴而起。豈特可以察脉已哉。聽聲知病。聽
聲知吉凶。猶有先此者。

卷之十五

五

七表八裏九道之非

戴起宗曰。脉不可以表裏定名也。軒岐越人叔和。皆
不言表裏。脉訣竊叔和之名。而立七表八裏九道。爲
世大惑。脉之變化。從陰陽生。但可以陰陽對待而言。
各從其類。豈可以一浮二芤爲定序。而分七八九之
名乎。大抵因浮而見者。皆爲表。因沉而見者。皆爲裏。
何拘于七八九哉。廬山劉立之。以浮沉遲數爲綱。以
教學者。雖似捷徑。然必博學反約。然後能入脉竅。若
古今釋疑 卷之十五
以此自足。亦豈矣。滑壽曰。脉之陰陽表裏。以對待而
爲名象也。高陽生之七表八裏九道。蓋鑿鑿也。求脉
之明。爲脉之晦。謝氏曰。脉經論脉二十四種。初無表
裏九道之目。其言芤脉。云中央空。兩邊實。云芤則爲
陰。而脉訣以芤爲七表。屬陽。云中間有。兩頭無。仲景
脉法云。浮大數動滑爲陽。沉濇弱弦微爲陰。而脉訣
以動爲陰。以弦爲陽。似此背誤頗多。則脉訣非叔和
書。可推矣。吳澄曰。俗誤以脉訣爲脉經。而王氏脉經

知者或鮮。脉書往往混牢華為一。夫牢為寒實。華為虛寒。安可混乎。脉之浮沉虛實。緊緩數遲。滑澀長短之相反。匹配自不容易。況有難辨。如洪散俱大。而洪有力。微細俱小。而微無力。芤類浮。而邊有中無。伏類沉。而邊無中有。若粒而搖搖不定者動也。若鼓皮而如如不動者革也。俱對待也。又有促結代。皆有止之脉。促疾結緩。故可為對。代則無對。總之凡二十七脉。浮沉遲數滑澀虛實長短洪微緊緩芤弦革牢濡弱散細伏動促結代脉經無長短脉訣增長短而去數古今釋疑入卷之十五

不止于七表八裏九道二十四脉也。履按脉考曰。素問難經仲景論脉。祇別陰陽。初無定數。脉訣不以陰陽細別。而以七表八裏九道為歌。故諸家非之。夫幽而難明。口莫能宣。若形容之。可得盡乎。如素問之鼓搏喘堅橫急躁鉤踈溢格。仲景之微平榮章綱損縱橫逆順。明非二十四字所能畢矣。脉有神機。指下難明。然固有定象也。比類以晰其似。如遇緩之別。緊滑之別。浮虛芤之別。濡弱散之別。微細之別。弦長之別。短動之別。洪實之別。牢革之別。促結滑代之別。

詳見對舉以別其殊。浮與沉對。遲與數對。虛與實對。緊與緩對。洪與微對。動與伏對。至如代半弦散革芤。諸細弱九脉。不可以對舉。而亦可以對醒也。弱與強對。細與粗對。濡與剛對。芤與中堅對。革與不革對。散與不散對。弦與不弦對。半與不半對。代與不代對。豈不爽辨兼至以詳形。脉獨見為症者鮮。合衆脉為症。然沉似伏。實大長弦之合為半。極軟浮細之合為濡。皆是其類也。合衆脉之形為一症者。如浮緩為不仁。浮洪大而長為風。弦數疾之類是也。有二脉合者。三脉合者。又為氣。此察平脉以昭治。平脉十二經本脉。一脈之強合也。察平脉以昭治。平脉十二經本脉。洪而微實。心包絡。沉弦而散。小腸。洪大而實。大腸。浮短而滑。三焦。洪散而急。脾。沉軟而緩。腎。沉實而滑。肝。古今釋疑入卷之十五

弦細而長。膀胱。洪滑而長。胃。浮長而清。膽。弦大而浮。分六氣以推證。左關。立春之氣。厥陰風木。主令。其脉弦。左寸。清明至小滿。二之氣。少陰君火。主令。其脉鉤。右尺。芒種至大暑。三之氣。少陽相火。主令。其脉大而浮。右關。立秋至秋分。四之氣。太陽燥金。主令。其脉沉。右寸。寒露至小雪。五之氣。陽明燥金。主令。其脉短而清。左尺。大雪至大寒。六之氣。太陰濕土。主令。其脉大而長。診六部俱平。則已。有獨沉獨浮。獨長獨短。與各部不同。或在浮分。或在沉分。在沉分。則時令之病。可預知已。一部六十日。一分二十。按政運以觀應。按政運者。所以明不應之脉。甲日。天則雨。寸不應。厥陰司天。則右寸不應。太陰司天。則左寸不應。少陰在泉。則左尺不應。厥陰在泉。則右尺不應。大陰在泉。則左尺不應。乙丙丁戊庚辛壬癸。八年。皆北運。遇少陰司天。則兩尺不應。厥陰司天。則右

尺不應太陰司天則左尺不應少陰在泉則右寸不應
應厥陰在泉則右寸不應太陰在泉則左寸不應蓋
不應者沉細也凡值此不應乃歲運
合宜不必求治若誤治之反伐天和審真臟以知亡
真肝脈至名雀啄如雀啄食連連搏指忽然止絕良
久復來真心脈至名魚翔如魚之翔本不動而末強
振似有似無真脾脈至名解索如索之解指下散亂
無大序乍疎乍數真肺脈至名釜沸如釜湯沸在于
皮膚有出無入湧湧如羹上波真腎脈至名彈石如
指彈石在筋肉間辟辟然硬尋即散厚滿者良久一
滴胃絕也蝦遊者如蝦之遊在于皮膚始則冉冉不
動少焉而去久之忽然一躍大腸絕也此七絕脈也
心絕一日死肺絕三日死腎絕四日死此為要約之門也
日死肝絕八日死脾絕十二日死

男女脉位

齊褚澄尊生祕經曰男子陽順自下生上故右尺為
受命之根萬物從土而出故右關為脾生右寸肺肺
生左尺腎腎生左關肝肝生左寸心女子陰逆自上
生下故左寸為受命之根萬物從土而出故左關為
脾生左尺肺肺生右寸腎腎生右關肝肝生右尺心
儲泳祛疑說曰脉訣以女人尺脉盛弱與男子相反
為背看夫男女形體絕異陰陽殊塗男生而覆女生
而仰男則左旋女則右轉男主施女主受男之至命
在腎處臟腑之極下女之至命在乳處臟腑之極上
形氣既異脉行于形氣之間豈畧不少異耶此褚氏
之說為有理也戴起宗曰脉訣因男子左腎右命女
子左命右腎之別遂言反此背看而諸家以尺脉盛
弱解之褚氏又以女人心肺診于尺倒裝五臟其謬
又甚不知男女形氣精血雖異而十二經脉所行始
終五臟之定位則一也安可以女人脉法為反耶朱

丹溪曰。昔軒轅使伶倫截嶰谷之竹。作黃鍾律管。以候天地之節氣。使岐伯取氣口作脉法。以候人之動氣。故黃鍾之數九分。氣口之數亦九分。律管具而寸之數始形。故脉之動也。陽得九分。陰得一寸。吻合于天。不足西北。陽南而陰北。故男子寸盛而尺弱。肖乎天也。地不滿東南。陽北而陰南。故女子尺盛而寸弱。肖乎地也。黃鍾者。氣之先兆。故能測天地之節候。氣口者。脉之要會。故能知人命之死生。世之俗醫。頌高

古今釋疑

卷之十五

子

陽生之妄作。欲以治病。其不殺人也幾希。龍丘葉氏曰。脉者天地之元性。故男女尺寸盛弱肖乎天地。越人以爲男生于寅。女生于申。三陽從天生。三陰從地長。謬之甚也。獨丹溪推本律法。混合天人而闢之。使千載之誤。一旦昭然。豈不韙哉。

陰陽火

朱震亨曰。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陽動而變。陰靜而合。而生水火木金土。各一其性。惟火有二。曰君火。人火也。曰相火。天火也。火內陰而外陽。主乎動者也。故凡動皆屬火。以名而言。形氣相生。配於五行。故謂之君。以位而言。生於虛無。守位稟命。因其動而可見。故謂之相。天主生物。故恆於動。人有此生。亦恆於動。動者。皆相火之爲也。見於天者。出於龍雷。則木之氣。出於海。則水之氣也。具於人者。寄於肝腎二部。肝木而腎水也。膽者肝之腑。膀胱者腎之腑。心包絡者腎之配。三焦以焦言。而下焦司肝腎之分。皆陰而下者也。天非此火。不能生物。人非此火。不能自生。天之火。雖出于木。而皆本乎地。故雷非伏。龍非蟄。海非附於地。則不能鳴。不能飛。不能波也。鳴也。飛也。波也。動而爲火者也。肝腎之陰。悉具相火。人而同乎天也。然而東垣以火爲元氣之賊。與元氣不兩立。一勝則一負。

古今釋疑

卷之十五

子

者何哉周子曰神發知矣五性感物而萬事出有知之後五者之性爲物所感而動卽內經五火也五性厥陽之火與相火相扇則妄動矣火起於妄變化莫測煎熬真陰陰虛則病陰絕則死君火之氣經以暑與濕言之相火之氣經以火言之蓋表其暴悍酷烈甚於君火也故曰相火元氣之賊周子又曰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朱子曰必使道心常爲一身之主而人心每聽命焉夫人心聽命而又主之以靜

古今釋疑

卷之十五

五

則彼五火之動皆中節相火惟有裨補造化以爲生生不息之運用爾何賊之有或曰內經止于六氣言火未言及臟腑也曰岐伯歷舉病機一十九條而屬火者五諸熱皆屬火諸逆衝上皆屬於火諸躁狂越皆屬於火諸禁鼓慄如喪神守皆屬於火諸病附腫疼酸驚駭皆屬於火是也劉河間云諸風痺眩屬於肝風火也諸氣膈鬱屬於肺燥火也諸濕腫滿屬於脾濕火也諸痛癢瘡屬於心鬱火也是皆火

之爲病出於臟腑者然也以陳無擇之通敏猶以暖溫爲君火日用之火爲相火無怪乎後人之聲替也李時珍曰天之陽火二太陽真火也星精飛火也天之陰火二龍火也雷火也地之陽火三鑽木之火也擊石之火也煖金之火也地之陰火二石油之火也石腦水中之火也江湖河海人之陽火一丙丁君火也心小腸人之陰火二命門相火也起于北海坎火也離火也三昧之火也諸陽火遇草而熖得木而燔可以

古今釋疑

卷之十五

五

濕伏可以水滅諸陰火不焚草木而流金石得濕愈焰遇水益熾以水折之則光焰詣天物窮方止以火遂之以灰撲之則灼性自消光焰自滅故人之善反於身者上體於天而下驗於物則君火相火正治從治之理思過半矣履聞之老父曰丹溪言君火以名相火以位未暢也天與火同火傳不知其盡故五行尊火曰君畜覺發機曰相或以暑爲君火燥火爲相火或以暑燥火爲陽火風寒濕之火爲陰火或以有

形爲陽火。無形爲陰火。或以知識爲陽火。不知不識爲陰火。有交幾焉。析說不能盡。須自得之。人身命根種火。在北下七節之小心。知識用火。在南上臍中之宮城。真氣伏于丹田。清濁分於腦府。思慮憂鬱。過用則傷。而慾焦念決。尤難懲窒。五志總歸心主。而無原之心。是何物歟。古稱入火不熱者。是何道歟。其曰君火爲人火。而相火爲天火者。猶之太極爲體。卦爻爲用。而邵子曰。卦爻爲體。太極爲用也。于是乎決曰。天道以陽氣爲主。人身亦以陽氣爲主。陽統陰。陽火運水火也。生以火。死亦以火。病生于火。而養身者亦此火。水火交濟。主之者心。火無體。而因物爲體。人心亦然。故提出不生不死之道心。以統人心。實未嘗離也。善吾生。所以善吾死。郭象曰。養生非求過分也。全理盡年而已矣。此醫所以貴治神爲第一也。節嗜慾。寡嗔恚。陰平陽秘。中和主宰。相奉其君。是黃帝之心乎。知此火爲病源者少矣。知此火爲病而欲絕之。絕之

不得而遂縱之。豈享中道之恬愉哉。聖人因土窰以蓄火。因木薪之。因金制之。因水濟之。萬世享熱物之功。而不受燔屋之旤。其恩大矣。明乎滿空皆火。君相道合者。生死性命之故。又孰得而欺之。

醫學

神農首著本艸四卷。察寒熱溫平。辨君臣佐使。以扶民天札。黃帝爲內經十八卷。自先秦以逮王冰。遞起演明。雖非其故。而微與非淺者敢窺也。雷公曰。誦而頗能解。解而未能別。別而未能明。明而未能彰。足以治群僚。不足以治侯王。况未誦未解。又安責其十全之效哉。伊尹作湯液本艸。明輕清重濁。陰陽升降。及十二經表裏之宜。秦越人著八十一難經。推靈素之古今釋疑。卷之十五。要漢有倉公。史稱其神。而迴風沓風。多所難明。張仲景著傷寒論二十二篇。三百九十七法。百十三方。暨金匱玉函等經。眞傷寒之指南也。魏有華佗。鍼灸湯藥。應手而愈。刺腹滿腸。神靈莫測。內照圖說。其遺意也。晉王叔和脈經。叙陰陽內外。分三部九候。辨人迎氣口。陳十二經絡。最爲昭晰。惜乎高陽生。以妄訣竊名。禍蒼生也久矣。皇甫謐著甲乙鍼經。精詳博核。齊褚澄謂子嗣可以必得。僧家療各不同。是也。至謂女

豚反男。以心肺爲兩尺。則謬矣。隋巢元方撰病源論五十卷。多有發明。然但言風寒。不及濕熱。楊上善以太素名家。徵休徵咎。別有神授乎。金元起內經訓解。亦沉心者。孫思邈千金方。脈經論粗工禍人。切矣。王冰述天元玉冊三十卷。玄珠十卷。昭明隱旨三卷。內經注釋二十四卷。固先聖之忠臣也。朱錢乙條分五臟之方。謂肝有相火。有瀉無補。腎爲真水。有補無瀉。大哉言乎。龐安常述人迎氣口。在手在喉。上下齊等。古今釋疑。卷之十五。引繩曰平。過勝卽病。而有三陰三陽之分。二千年晦蝕之旨。一旦昭明。功非渺也。金之成無已。祖述傷寒論。河澗劉完素撰六書發明。亢制。然偏主于熱。豈盡變乎。索古張元素洞微病機。云運氣不齊。古今易轍。舊方新病。難相附合。拘者庶有悟焉。元之東垣李杲。深得其傳。推明內外兩傷。而以土爲一身之主。眞曠古之未發也。張子和著儒門事親。專主于汗吐下三法。而快則慘矣。王好古師東垣。著元戎大法。活人節

要湯液本艸。此事難知。傷寒辨惑等書。儒者也。雖天
衛生寶鑑。吳恕傷寒指掌。王珪論症。立滾痰丸方。皆
有所明者也。丹溪朱震亨。師事太無先生。著格致餘
論。局方發揮等書。其曰陽易于動。陰易于虧。固為確
論。而不善師者。多以寒劑傷脾。可乎。倪惟德論方論
症滑壽有診家樞要。十四經發揮。王履有源。河集。顧
其真書淪沒。而脈訣鈐法。偽書滿世。可慨也已。戴起
宗撰運氣之旨。慨脈訣之悞。有功矣。節菴陶華傷寒

古今釋疑

卷之十五

天

五法。真津梁乎。王綸節齋。以為二陳療疾。祇空風濕。
而老痰者不合也。其老痰丸方。真出獨創。惜其過謂
參能殺人。虛癆禁用。至使今人膠執。豈乎徐東皋授
理以黜之。立齋薛已。謂十三科症。要皆一理。因慨外
科遂發外內合一之論。又以風會不齊。今人虛薄。多
行溫補。著述有十六種。嗟乎。醫書之傳者。五百九十
六部。萬有九十二卷。而熙朝續有三千。不啻汗牛。茲
特摘其尤者。人慎不可執一得以自封也。物理小識

曰。天地推移。其中細變難明。靈素皆殘書。亦有後人
發明。得其證佐者。五運六氣。豈天下同時。犯此客疾
乎。故當論其變也。張鶴騰明傷暑之科。與傷寒同重。
足補岐黃仲素之所未發。蓋前此多在北方。未至天
南。察其風土耳。兩粵之人。素服檳榔。病則不可專以
承氣。大黃蕩滌。有一下而不可救者。故粵志著熊膽
之方。此不必泥前人之常法也。泥常法而不知變。則
河間之清火。丹溪之滋陰。東垣之補陽。皆適足以為

古今釋疑

卷之十五

天

病核之以理。理亦遷就。王肯堂證治準繩。且四五百
卷。未嘗不備。然未嘗無遷就之理。徒滋後人之疑。而
已。況醫家又未嘗一讀。未嘗一疑者乎。凡物皆有陰
陽燥濕之性。人之腸胃亦然。有喜溫者。有喜涼者。人
本重陽。喜溫其常也。喜涼者。其變也。古之針砭。以人
之氣補人。今恃藥餌。亦因病治病已耳。乃欲以六根
七情。鑿削勞煎之體。求服食以縱嗜慾。故末世之病。
變症益多。非古法所得而拘者。當有博物之君子出。

爲之推明其故以廣世之守殘業是者見聞可也。

古今釋疑

卷之十五

早

方藥

藥有君臣佐使逆從反正厚薄輕重畏惡相反未得
靈通而慢然施療許學士所謂獵不知兔廣絡原野
術亦疎矣醫學會通曰必熱必寒必散必收者君之
主也不宜不明不受不行者臣之輔也能受能令能
合能分者佐之助也或擊或發或劫或開者使之用
也破寒必熱逐熱必寒去燥必濡除濕必泄者逆則
攻也治驚須平治損須溫治留須收治堅須潰者從
古今釋疑 卷之十五 早

則順也熱病用寒藥而導寒攻熱者用熱如陽明病
發熱大便鞭者大承氣湯酒製大黃熱厥之類也寒
病用熱藥而導熱去寒者用寒如少陰病下利服附
子乾薑不止者白通加人尿猪膽之類也寒病用通
藥而導通除塞者必塞如胸滿煩驚小便不利者柴
胡加龍骨牡蠣之類也通病用塞藥而導塞止通者
用通如太陽中風下利心下痞鞭十棗湯之類也反
則異也治遠以大治近以小治主以緩治客以急正

則空也。輕清成象。重濁成形。清陽發腠理。濁陰走五臟。清中清者。榮養于神。濁中濁者。堅強骨髓。辛甘發散。爲陽。酸苦涌泄。爲陰。氣爲陽。氣厚爲陽中之陽。氣薄爲陽中之陰。薄則發泄。厚則發熱。味爲陰。味厚爲陰中之陰。味薄爲陰中之陽。薄則疏通。厚則滋泄。親上親下。各從其類也。畏者。畏其制我。惡者。惡其異我。畏惡之中。亦可相成。相反兩仇。而大毒之病。又須大毒之藥。以劫之。反亦相成也。顧良工用之耳。彼蓄方古今釋疑 卷之十五 聖

湯散溫熱急也。有毒亦急。上涌下泄也。氣味厚則直走于下也。奇用一物。或用三五七九。偶用二。或用四六八十。復方者。二方三方四方相合之復。如桂枝二越婢一湯是也。有分兩勻平之復。如胃風湯各等分也。

藥性

自神農書百艸。傳至漢末。本艸有三百六十五種。以象周天。其後陶繇。李韓諸賢。相繼增益。唐慎微于圖經外。益成千五百餘種。經八百餘家。萬曆中。李時珍補遺。又益三百七十四種。可謂備矣。然世之明醫。用不過二百餘種。博物君子。能識物理。亦熟識其性而已。通雅曰。天地生萬物者五氣。五氣定位。則五味生。氣者。天也。溫熱者。天之陽。寒涼者。天之陰。陽則升。陰則降。味者。地也。辛甘者。地之陽。酸苦鹹者。地之陰。陽則浮。陰則沉。其香臭腥臊。與平淡澁滑毒。則附氣味。以爲厚薄者也。氣堅則壯。故苦可養氣。脉爽則和。故鹹可養脉。骨收則強。故酸可養骨。筋散則不寧。故辛可養筋。肉緩則不羣。故甘可養肉。辛散也。其行之也。橫。甘緩也。其行上。苦瀉也。其行下。酸收也。其行縮。鹹軟也。其行舒。故有使氣者。有使味者。有氣味俱使者。有先後使者。明者知其產。觀其色。得其氣味。而性可

古今釋疑

卷之十五

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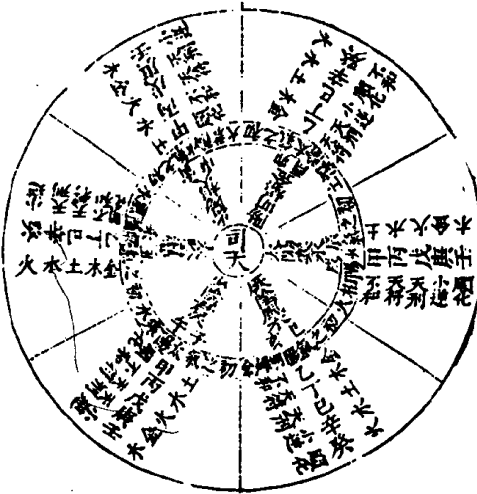
識也。不識其性。又安所講。君臣炮製乎。人身有上中下。藥身亦有上中下。應之。如當歸。柴胡。防風。黃芩之類是也。有因其相畏而制伏使之者。如牛黃惡龍骨。而龍骨得牛黃。更良。黃芪畏防風。而黃芪得防風。其功愈大之類是也。有相反者。雌黃胡粉。画家黠如。甘草。以之動唇之類是也。古聞月死。螺螄。蠶。血。絕。故遺灰。缺。蠶。鯨。死。蟄。出。鶴。知。子。午。蝠。伏。庚。申。凡。此。酒。類。實。有。其。理。故。磁。石。引。針。琥。珀。拾。芥。漆。得。蟹。而。古。今。釋。疑。卷。之。十五。醫。散。麻。得。漆。而。湧。桂。得。慈。而。軟。樹。得。桂。而。枯。蟾。蜍。軟。玉。翡翠。屑。金。人。氣。粉。犀。鳧。美。畫。銅。獾。膽。分。危。戎。鹽。累。卵。硝。砂。製。伏。五。金。牡。荆。通。神。見。鬼。牛。膝。象。牙。程。麥。晉。可。出。刺。齒。近。黑。蝨。白。梅。卽。出。箭。頭。白。芩。敷。山。根。可。以。止。罌。苧。根。安。臍。上。可。止。腹。痛。附。子。塗。湧。泉。可。愈。口。瘡。蓖。麻。塗。足。心。則。下。胎。塗。頂。門。則。收。腸。預。知。子。線。衣。領。遇。毒。則。有。聲。側。側。理。有。同。然。豈。盡。誣。哉。明。者。知。之。加。以。炮。製。使。之。上。下。如。左。右。手。貴。熟。識。其。性。而。已。以。今。本。

艸注引如林然尚有出處異同寒熱互載粳米全甘而反著其苦山查甘酸而或米之載牽牛嚼之辛辣泄氣而止言其苦寒粉霜再經火煨而謂之無毒凡屬方書之藥動稱延年輕身其間豈可盡信乎又在平博物者之自考耳續談曰仙靈脾即滿羊藿本艸用葉南人郊用根赤箭本艸用根今人反用苗如此未知性果同否如古人遠志用根則其苗謂之小艸澤漆之根乃是大戟馬兜鈴之根乃是獨行其主療各別古今釋疑卷之十五 吳

不同而言其根苗蓋有不可通者如巴豆能利人唯其殼能止之甜瓜蒂能吐人惟其肉能解之坐挈能憐人食其心則醒棟根皮瀉人枝皮則吐人邕州所貢藍藥即藍蛇之首能殺人藍蛇之尾能解藥烏獸之肉皆補血其毛角鱗鬣皆破血鷹鷂食鳥獸之肉雖筋骨皆化而獨不能化毛其類甚多悉是一物而性理相反如此山茱萸能補骨髓者取其核溫澁能秘精氣不泄乃所以補骨髓今人或削取肉用而棄

其核大非古人之意如此皆近穿鑿若用本艸中主療只當依本說或別有主療改用根莖者自從別方

運氣相圖之圖



古今釋疑

卷之十五

四

五運六氣

運氣之說惟見於素問鬼臾區曰甲巳之歲土運統之乙庚之歲金運統之丙辛之歲水運統之丁壬之歲木運統之戊癸之歲火運統之此五運也舊說甲巳歲正

月建丙寅丙火生土也乙卯歲建寅寅土生金也丙辰歲建辰寅與金生水也丁巳歲建巳巳火生土也戊午歲建午午火生土也己未歲建未未土生金也庚申歲建申申金生水也辛酉歲建酉酉金生水也壬戌歲建戌戌土生金也癸亥歲建亥亥水生子也

子午之歲上見少陰丑未之歲上見太陰寅申之歲上見少陽卯酉之歲上見陽明辰戌之歲上見太陽巳亥之歲上見厥陰少陰熱氣主之太陰濕氣主之少陽相火主之陽明燥氣主之太陽寒氣主之厥陰風氣主之此六氣也履按運有主客氣亦有主客主運主氣歲歲輪周之定盤也客運客氣歷歲輪加之推局也一歲木火土金水平分五段各七十二日零五刻運位相次萬年不易

是主運也。甲巳土。乙庚金。丙辛水。丁壬木。戊癸火。每
年一遷。是客運也。如甲巳年。土運。土為初運。金為二
以相生序。乙庚年。金則金初。水為三。火為四。土為五。運
五。各七十二日。零五刻。周流每年一遷者也。
平分六段。自大寒至驚蟄。初之氣。風木。春分至立夏。
二之氣。君火。即小滿至小暑。三之氣。相火。即大暑至
白露。四之氣。濕土。秋分至立冬。五之氣。燥金。小雪至
小寒。六之氣。寒水。每氣六十度。有奇。萬年不易。是主
氣也。于午歲少陰君火司天。左太陰。陽明燥金在泉。
古今釋疑 卷之十五 辛

左太陽 丑未歲太陰濕土司天。左少陰。太陽寒水在
右少陽。寅申歲少陽相火司天。右太陰。厥陰風木
在泉。左少陰。卯酉歲陽明燥金司天。右少陽。少陰君
火在泉。左太陰。辰戌歲太陽寒水司天。右陽明。太陰
濕土在泉。左少陽。巳亥歲厥陰風木司天。右太陰。少
陽相火在泉。左陽明。是客氣也。以司天言。則面北而
則面南。而自命左右。左右者。間氣之輪也。蓋主歲者
紀歲。間氣者紀步。以六十日。八十七刻。半有奇。為一
步。如子年。君火。天。金。地。則地左。間太陽水。為初氣。天
右。間厥陰木。為二氣。司天。君火。為三氣。天左。間太陰

土為四氣。地右。間少陽相火。為五氣。司泉。金。為六氣。
左升而上。右行下。旋而復于中。司天為地三之氣者。
得半為中也。其訣以每年退二。便是客初。如厥陰司
天。陽明為初。逐年支定。司而左右。紀步者。每年一遷
之客。氣更有太過不及。五陽干之年。太過也。大寒前
氣也。先。天。水。曰發。生。火。曰赫。曦。五陰干之年。不及也。
交。曰。先。天。水。曰發。生。火。曰赫。曦。五陰干之年。不及也。
土。曰。敦。阜。金。曰。堅。成。水。曰。流。衍。五陽干之年。不及也。
大寒後十三日。交。曰。後。天。木。曰。委。和。火。曰。伏。明。土。曰
卑。滿。金。曰。從。革。水。曰。涸。流。平。氣。之。年。正。大。寒。日。交。曰
齊。天。以。今。核。之。臘。月。中。也。水。曰。數。和。火。曰。數。和。火。曰
日。升。明。土。曰。備。化。金。曰。審。平。水。曰。靜。順。氣。相。得。則。和
不相得則病。土相臨。土水相臨。為不相得也。木又相
得而病者。以下臨上。不當位也。如父于論。以客加主
古今釋疑 卷之十五 至

客勝主則從。主勝客則逆。司天居上。主上在泉居下
主下運氣居中。此槩也。司天克運則順。運克司天則
逆。運氣相同。曰天符。戊子午。寅申之。年。運氣皆火。丙
乙卯酉。皆金。丁巳亥。皆木。六十年中。此十二年天符。
又戊子日。戊戌火。運于為少陰。司天。此日得病。連而
危。因。以中執法也。更遇當年。天氣生運。曰順化。甲子
太歲。是天符。或歲會。病尤困。天氣生運。曰順化。甲子
申年。火下生土。壬辰戌。乙丑未。辛卯酉。天氣克運。曰
癸巳亥。皆同例。六十年有十二年順化。天氣克運。曰
天刑。庚子午。寅申。年。火下克金。戊辰戌。辛丑未。丁
生天氣。曰小逆。壬子午。寅申。年。木上生火。庚辰戌。癸
丑未。巳卯酉。辛巳亥。同于臨父位。同

凡十二運克天氣曰不和。丙子年寅申年水上克
 年小運。運克天氣曰不和。甲辰戌丁丑未癸卯酉乙巳亥
 十二年不利。運臨本氣之位曰歲會。子水也丙子年水運臨之
 此為例。戊午丁卯乙酉甲辰戌巳丑未凡八年歲會。又以此丙子日得病不死但執持而徐緩以中行令者
 天符歲會相合曰太一天符。戊午乙酉巳未巳丑戊戌
 火支得病死。運與四孟月相同曰支德符。壬寅癸巳庚申辛亥
 以中貴人也。運與交司曰相合曰干德符。運合交司之日干
 之運加地氣曰同天符。庚子午壬寅申甲辰戌
 之運加地氣曰同歲會。辛丑未癸卯酉癸巳亥
 古今釋疑入卷之十五
 而運氣一周。寒暑燥濕風火天之陰陽也三陰三陽
 長化水藏下應之。君火以名相火以位故天以六為節地以五為制周天氣者六期為一備終地紀者五歲為一周五六相合而七百二十氣為一紀凡三十歲千四百四十氣凡六十歲不及太過斯皆見矣
 凡六甲年土運太過雨濕流行濕病乃生腎水受邪
 治當除濕以補腎。陽年先天時化則已強而氣有六
 已年土運不及木氣乘旺反見風化風病乃行治當
 益脾以平木。陰年後天時化則已弱而氣不
 水運太過寒風大行寒病乃生心火受邪治當逐寒

以補心。六辛年水運不及土氣乘旺反見濕化濕病
 乃行治當補腎以除濕。六戊年火運太過熱氣大行
 熱病乃生肺金受邪治當降火以補肺。六癸年火運
 不及水氣乘旺反見寒化寒病乃行治當補心以逐
 寒。六庚年金運太過燥氣流行燥病乃生肝木受邪
 治當清燥以補肝。六乙年金運不及火氣乘旺反見
 熱化熱病乃行治當清肺以降火。六壬年水運太過
 風氣大行風病乃生脾土受邪治當平木以補脾。六
 古今釋疑入卷之十五
 下年水運不及金氣乘旺反見燥化燥病乃行治當
 補肝以清燥此五運治法也。太陽寒水治宜辛熱陽
 明燥金治宜苦溫少陽相火治宜鹹寒太陰濕土治
 宜苦熱少陰君火治宜鹹寒厥陰風木治宜辛涼此
 六氣治法也。第病機屬於運氣然矣。諸風掉眩皆屬肝木諸痛瘕皆屬脾土諸氣脹鬱皆屬肺金諸寒收引皆屬腎水此病機之屬于五運者也諸暴強直皆屬于風諸嘔吐酸皆屬于熱諸躁狂越皆屬于火諸症強項皆屬于濕諸流枯稿皆屬于燥諸病水液皆屬于寒此病假令厥陰用事其氣多風民病
 機之屬于六氣者也。

濕泄。豈溥天之下皆多風溥天之民皆病濕泄耶。至
於一邑之間而雨暘有不同此運氣安在蓋聖人反
覆諄諄欲人法於陰陽和於術數勿為運氣所中也
即使偶中亦知受病之因不致妄藥夭傷耳

古今釋疑卷之十五終

古今釋疑卷之十五

五

古今釋疑卷之十六目錄

楊霖竹卷訂正

吳雲舫翁恭聞

字體

六書

說文

石鼓文

傳國璽

古今釋疑卷之十六目錄

汗青閣

石經

法帖

古今釋疑卷之十六

合山方

字體

字起于倉頡所謂古文也。路史曰。呂不韋書云。史皇國語史記俱無史官之說。據世本云。史皇倉頡同。隋又曰。沮誦倉頡作書。亦未嘗言史官也。及韋誕傳立皇甫謚等。遂以為黃帝史官。蓋肇謬于宋衷之世。本注。不知何據而言。此崔瑗蔡邕曹植索靖顧野王之徒。所以咸謂古之帝者得之矣。通雅云。上古必已造字。而黃帝史亦名倉頡。要造六書。未可知也。上古事遠。當推其大。及周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與古榮而聽之。古今釋疑卷之十六

文或異。至孔子書六經。左丘明述春秋傳。皆以古文。其後列國各任私意而為字。如六書統所載。秦併天下。乃罷其不與秦文合者。李斯作倉頡七章。車府令趙高作爰歷六章。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學七章。多取史籀篇。或頗省改。所謂秦篆。即小篆也。是時程邈又造隸書。以趨約易。而古文絕矣。自爾秦書有八體。大篆。小篆。熊朋來楊慎據黃帝刀布言小篆不始于秦。然升菴辨石鼓又謂文類小篆。非宣王時物。何自刻符。蟲書。顏師古曰。謂為蟲鳥篆。印。蕭子良以參差刻符。蟲書之形。所以書幡信也。摹印。刻符。摹印。

合為一體。徐鉉謂符者刻竹而中。刻之字形半。署書。符理應別為一體。華印。曲。與。密。則秦璽文也。署書。蕭子良云。漢高六年。蕭何所定。以題蒼龍。白虎二闕。羊欣云。何思累月。然後題之。及書。徐鉉于父也。爰體八。隸書。王僧虔曰。秦獄吏程邈善大隨其勢而書之。隸書。篆。得罪繁雲陽獄。增減大篆。去其繁複。始皇善之。出為御史。名其漢興有草書。故書曰隸書。班固曰。謂施之于徒隸也。自倉頡訖于漢初。書經五變。而漢尉律試學童。則以古文。謂孔壁蝌蚪文字。北平侯張蒼獻。奇字。即古文。隋唐志有古文奇字。篆書。即小隸書。繆篆。即蟲書。一卷。衛宏為之序。篆書。篆。即小隸書。繆篆。即蟲書。之六體。新莽使甄豐改定古文。時有六書。一曰古文。二曰奇字。三曰篆書。四曰佐書。五曰繆篆。六曰鳥蟲。即漢六體也。佐並篆書。楷書。懸針。垂露。飛白。書。即隸書。鳥蟲。即蟲書。並篆書。楷書。懸針。垂露。飛白。等二十餘種之勢。皆因事生變也。閭里書師。乃合倉頡爰歷博學三篇。斷六十字為一章。凡五十五章。并為倉頡篇。武帝時。司馬相如作凡將篇。無複字。元帝黃門令史游作急就章。成帝時。將作大匠李長作元尚篇。皆倉頡中正字也。凡將則頗有出矣。急就。有曹推。崔浩。豆盧氏注。北史劉芳。亦作急就篇。續注音義。經三卷。陸倕擬急就篇。為悟蒙章。而顏之推。孫師古。解訓為善。今有全本。相傳是吳皇。至元始中。召天下象寫。亦有筆改。如洞為。廣之類。

通小學者以百數。各令記字未央庭中。杜鄴愛禮秦
近。曾此被賞。楊雄取諸家有用作訓。察易倉頡重
複之字。凡八十九章。班固復續楊雄。作十三章。今皆
不存。而宣帝時。又嘗徵齊人能正讀倉頡者。張敞從
受之。傳至外孫之子杜林。爲作訓。亦不存。隋志云。梁
卷。漢司空杜林注。亡。○按考工記注。倉頡篇有龍虎
又曰。有柯。獨安紀注。春。秋。釋文。文選。廣韻注。曲禮疏
皆引倉頡篇。魏文類聚。引凡將篇曰。鍾磬竿笙筑坎
侯。蜀都賦注。引凡將篇曰。黃閭織美宜制。神史記正
義。引訓纂云。戶
尾。鄒三字一也。惟許慎采史籀李斯揚雄之書。以作
古今釋疑卷之十六

說文解字。乃小篆之僅存者也。履按所謂隸書。卽今
楷書。淳化帖有程逸天得一以清一則。甚明也。黃長
睿皆以爲僞然體本楷式。後人摹倣耳。庾肩吾云。隸
書。今之正書也。張懷瓘六體書論亦云。隸書者。程逸
造。字皆真正。亦曰真書。誤以八分爲隸。則自歐陽修
作集古錄耳。自是凡漢石刻。皆目爲漢隸。東魏大覺
寺碑陰。題曰。韓毅隸書。今楷字也。千文曰。杜彙鍾隸
唐孫過庭草書譜曰。元常專精于隸書。伯英尤工于

草體。二美逸少兼之。此以真體爲隸也。八分者。李陽
冰曰。秦始皇時。王次仲制八分書。蕭子良曰。漢靈時
上谷王次仲。與秦人同姓名。作八分書。書苑曰。蔡琰
言。割程隸八分。取二分。割李篆字二分。取八分。或曰
邕有八體。各分其一。石經正蔡邕八分書也。所謂草
書。則宜和譜以爲始于章帝時。故號章草。若淳化首
詎可信乎。或云。急就章損隸之規矩。存字之梗槩。赴
俗急就。因草創之義。謂之草書。羅願曰。自東漢杜度

古今釋疑卷之十六

四

張芝善草法。始用以寫急就章。說者因謂草書起于
史游。蓋不察也。東觀餘論曰。凡草書分波磔者。名草
草。非此者。但謂之草。故章草當在草書先。履按隋志
曰。草書漢初作。則不始于東漢矣。蕭子良云。董仲舒
欲言災異。彙草未上。卽爲彙書。彙者。艸之初也。徐鉉
復辨彙草是創草。非草書。何泥耶。至古篆。惟見于金
石。歐陽修始爲集古。而劉攽。呂大臨。趙明誠。王楚。黃
伯思。董道。夏竦。宗子。克繼。薛尚功。洪适。葉夢得。王球。

蔡珪。吾衍。楊慎。都穆。陳鉅。徐獻忠。王家瑞。趙岫。田汝
耕。朱雲等。俱事編集。而印章之篆。則自蕭子良合刻
符篆印之體。宋宣和譜之楊克一。王厚之。顏叔夏。姜
夔。趙孟頫。皆有譜錄。班班可考。至書法筆勢。則又小
學中之緒餘矣。詳見通雅小學大畧。

六書

漢藝文志曰。六書謂象形。象事。象意。象聲。轉注。假借
也。說文曰。一曰指事。謂視而可識。察而見意。上下是
也。二曰象形。謂畫成其物。隨體詰屈。日月是也。三曰
諧聲。謂以事爲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四曰會意。謂
比類合誼。以見指撝。武信是也。五曰轉注。謂建類一
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六曰假借。謂本無其字。依聲
託事。令長是也。楊用修曰。六書以十爲分。象形居其
一。象事居其二。象意居其三。象聲居其四。假借。借此
四者也。轉注。注此四者也。四象以爲經。假借轉注以
爲緯。四象之書有限。假借轉注無窮。鄭漁仲六書略
論假借極有發明。說轉注則謬以千里矣。原轉注之
義。最爲難明。按周禮注云。一字數義。展轉注釋。而後
可通。後人不得其說。遂以反此作彼爲轉注。故許慎
云。考老是也。毛晃曰。老字下从匕。音化。考字下从丂。
音巧。各自成文。非反考爲老也。王栢亦以考老之訓

爲非蕭楚謂一字轉其聲爲讀。是謂轉注。程端禮謂假借借聲。轉注轉聲。皆合周禮注展轉注釋之說。張謙中復古編。奉說文者。亦曰假借者。因其聲。借其義。轉注者。轉其聲。注其義。可正考老之謬矣。又易疏云。賁有七音。義各不同。觸類而長之。衰有四音。齊有五音。從有七音。差有八音。敦有七音。辟有十一音。皆轉注也。假借則借義不借音。如兵甲之甲。借爲天干之甲。魚腸之乙。借爲天干之乙也。趙古則曰。轉注者。展

古今釋疑

卷之十六

七

轉其聲。而注釋爲他字之用也。有因其義而轉者。有但轉其聲而無意義者。有轉三聲。有轉四聲。至八九轉亦有之。其轉之法。則與造諧聲相類。有轉同聲者。有轉旁聲者。有雙音並義。不爲轉注者。又有旁音協音。不在轉注例者。自許慎以來。同意相受。考老爲轉注。康成以之而解經。夾漈以之而成略。遂失其本旨。又若耆耆耆耆者。孝耆六字。皆以老省爲義。以旨句勿占至爲聲。今夾漈皆入轉注之篇。可乎哉。焦弱侯曰。

趙古則所論。其全見聲音文字通。首云展轉其聲而注釋爲他字之用。可謂思過半矣。末節所論。真中夾漈之膏肓。而起叔重之廢疾也。然其云雙聲並義。不爲轉注者。又云旁音協音。不在轉注例者。又非也。蓋轉注爲六書之變。而雙音並義。旁音協音。又轉注之變也。若曰不爲轉注。則當爲何事。不在轉注例。則何以例之乎。屢按六書之名。亦漢儒之粗解。非通論也。自漁仲乃明假借之用。揭謙用修乃明轉注之用。弱

古今釋疑

卷之十六

八

侯推廣所說。蓋已犁然。而趙凡夫復主叔重考老之說。專以諧聲之偏旁爲轉注。與諸家爭六者之次第。則拘矣。通雅曰。人所貴者心。而不離五官。始造文字。皆意也。而不離五者。則當以意爲第一。然先形事者。以就可見者起意也。名爲五官。用時並用。名爲六書。一字並存。如見日月之形。卽指日月之事。卽有日月之聲。而指爲日月之意。卽會焉。指上下之事。卽成上下之形。而聲意亦會焉。不得已而分例。亦猶不得已

而分五音二變也。何音不具七調哉。特文字有形而易窮。因形立事。附聲見意。而意多字少。故轉借爲多。卽所謂象形指事者。豈能使形酷肖。使事詳具乎。則繁瑣紛累。不可動筆矣。形與事亦得其大畧彷彿而已。故有轉注之形。有假借之形。有轉注之聲意。有假借之聲意。總言之。惟形與聲。分言之。形猶物也。事猶務也。有所稱呼。必配一字。故通形事之變。立上下偏旁。而諧以聲焉。或分合以見意。又轉假以通其變。因

古今釋疑

卷之十六

九

有六書之名。必欲以散見旁通之六道。而拘拘以凡例盡之。指之曰此何例也。執矣。

說文

說文解字。分別部居。十四篇。凡九千三百五十三文。重一千一百六十三。許慎纂。安帝建光元年九月二十。慎子冲上之。晉東萊愷令呂忱。繼作字林。以補其闕遺。僧雲勝註。今往往附見說文。李異岩曰。古文篇文。疑是呂忱始增入。陳顧野王復因說文。造玉篇。愈增多其文。然叔重專爲篆學。而野王雜以隸書。非復說文之舊。唐大曆間。李陽冰獨以篆學得名。乃更刊定說文。至南唐徐鉉。楚金。再

古今釋疑

卷之十六

十

是正之。作爲繫傳。蓋尊許氏若經矣。宋雍熙三年。錯兄鉉。又承詔詳較說文。始取孫愐唐韻音切。行于今者。卽徐本也。凡將訓纂皆沒。漢籍惟有說文。因以攷古。自是苑囿。故二徐而外。張有。復古編。郭忠恕。佩觿。及近代趙撝謙。六書本義。柴廣進。聲音通。趙宦光。說文長箋。李登。音義。皆守說文。不知說文實多漏複譌舛。豈當盡从。鄭康成與叔重同時。卽已駁之。庾元威云。許慎穿鑿賈氏。乃奏說文何待李少溫。鄭漁仲。楊辛泉。戴合溪。

魏子才。吳敬甫輩乎。而尊許者尤多。回穴。通雅嘗槩論之。曰。有草無阜。有妙無妙。有頻無頻。無蹤而通作獵。猶有說也。有瀏而無劉。但存訓殺之鎬。劉為漢姓。許氏不應但訓以殺。必無受而綴从受。無春而草部有驚。蛇部有漏。畧明矣。無受而綴从受。無春而草部有驚。蛇部有款。款。古文蠶也。當即春。春。蠶从之。無蹤而車部有輓。無跬而赴下韻若跬。無鵠而有鷁。與專切。則是鷁字。說文亦不載鷁。無希而禾部有稀。俛免勉冤皆免聲。而無免。各部引由聲而無由。即非紕繆。豈無傳訛。其他通用異筆之字。輒乃複載。古今釋疑 卷之十六 士

俱生支閔。麥為金生火从來。有穗从夂。逐為豚走。頻以逃省。皋為感鼻。目為合爪。止為取象于艸。勞為熒火燒門。舟竟兩岸為互。變形登天為真。何其費解也。至孫徐之妄析造音。尤不知其所據矣。古文既遠。自有疑傳。歷年抄錄。能無錯簡後之好之者。必為之曲說。復何益乎。說文本多愷令所加。雲勝所注。楚金所繫。今皆遺失。如黃直翁韻會所引。王伯厚所引。考異所引。多非今本。合溪動引唐本。蜀本。徐本。吳正儀。古今釋疑 卷之十六 士

遜作悉。藻。火。粉。米。作。藻。粉。絲。剛。塞。作。悉。餅。罄。作。室。譏。
艸。作。蕙。艸。啓。予。之。足。作。路。如。有。所。立。卓。爾。作。太。穆。敵。
王。所。儼。作。鎮。費。誓。作。榮。誓。凡。夫。引。用。宏。茲。榮。諒。闇。作。涼。瘡。元。
首。叢。脞。作。叢。脞。徐。鉉。作。脞。會。弁。作。膾。弁。我。興。受。其。敗。作。退。
襪。而。不。越。作。述。既。微。且。衝。作。癩。曾。點。作。職。言。偃。作。於。
有。能。俾。又。作。雙。我。之。弗。碎。作。鏃。非。飲。會。作。蒼。言。秣。其。
馬。作。餼。常。伯。作。岐。翦。成。五。服。作。卽。裘。裘。長。作。結。衣。長。
毀。宗。職。行。作。職。惟。家。之。索。作。索。壹。戎。衣。作。噓。彝。倫。攸。
古。今。釋。疑。人。卷。之。十。六。三

作已。而。隴。切。羽。獵。韋。袴。或。作。爽。引。書。曰。鳥。獸。爽。毛。又。
作。毳。亦。引。此。書。毳。毛。汜。字。引。詩。江。有。汜。汜。又。引。詩。江。
有。涯。靳。荇。荻。三。字。通。言。江。夏。亭。名。訓。愉。爲。薄。而。引。私。
覲。之。愉。愉。訓。姑。爲。屏。必。誤。記。下。文。之。樹。塞。夕。惕。若。賓。
乃。合。艮。之。列。賁。湮。从。日。而。湮。从。日。詔。志。峯。免。諸。字。叙。
注。有。之。而。無。其。文。可。謂。之。不。漏。乎。攷。叔。重。之。時。石。經。
已。定。何。獨。異。如。此。大。氏。漢。以。後。見。名。多。事。起。稱。謂。易。
消。故。稍。別。之。或。轉。其。音。或。加。邊。旁。其。專。字。學。者。遂。欲。
古。今。釋。疑。人。卷。之。十。六。古
使。一。字。各。專。一。義。至。六。朝。及。唐。所。增。無。已。詞。賦。創。奇。
廣。搜。誤。用。者。一。槩。收。之。重。複。累。加。猥。漏。繁。屑。皆。附。于。
說。文。當。漢。之。末。許。氏。固。好。言。分。別。者。也。亦。中。古。以。後。
不。得。不。定。爲。典。要。耳。然。絕。不。知。六。書。古。文。之。原。不。過。
因。漢。時。所。習。所。考。所。增。改。者。編。之。而。已。今。考。其。抵。牾。
不。一。而。足。卽。尊。說。文。者。亦。曰。說。文。非。一。時。之。筆。不。能。
爲。之。解。也。何。怪。宋。元。來。諸。家。之。辨。論。排。斥。乎。故。魏。校。
六。書。王。應。電。同。文。備。考。吳。元。滿。源。原。正。義。朱。謀。璋。奇。復。因。

本抄載他如漢書于越不攷徇高誘呂覽注之干越
列于墨屎不攷竟收墨屎之訛甚矣考究之難又歐

古今釋疑

石鼓文

岐陽石鼓凡十。初潛陳倉野中。唐鄭餘慶取置鳳翔之夫子廟。而亡其一。宋皇祐四年。向傳師得之民間。十數乃合。大觀二年。自京兆移汴梁。初置辟雍。後保和殿。嵌金其字陰。靖康二年。金人輦至燕。剔去其金。置鼓王宜撫家。復移大興府學。元大德十一年。虞集爲大都教授。得之泥艸中。始移國學大成門內。履按石鼓。自秦漢無傳者。貞觀中。吏部侍郎蘇勉紀其事。

古今釋疑

卷之十六

七

曰。虞褚歐陽。其稱古妙。蓋顯聞于唐初。而楊用修以爲發聞已先。晉王羲之嘗言之。至謂周宣王之獵碣。則韓愈張懷瓘。實泉也。謂文王之鼓。至宣王而刻詩。韋應物也。謂成王之鼓。以左傳成有岐陽之蒐。證之程琳。董道也。蘇軾。趙明誠。皆信爲宣王史籀所書。歐陽修獨疑之。言世所有漢桓靈時碑。往往尚在其。距今未及千歲。大書沒刻。而磨滅者十有八九。此鼓按太史公年表。自宣王共和元年。至今嘉祐八年。實千

有九百一十四年。鼓文細而刻淺。理豈得存。此其可疑者一也。其字古而有法。其言與雅頌同文。而詩書所傳之外。三代文章。真蹟在者。惟此而已。然自漢以來。博古好奇之士。皆略而不道。此其可疑者二也。隋時藏書最多。其志所錄。秦始皇刻石。婆羅門外國書。皆有。而獨無石鼓。遺近錄遠。不宣如此。此其可疑者三也。前世傳記所載。古達奇怪之事。類多虛誕而難信。況傳記不載。不知韋韓二君。何據而知爲文宣之

古今釋疑

卷之十六

大

鼓也。鄭樵則斷爲秦鼓。以其文有與秦斤秦權合者。楊升菴曰。宣王之世。去古未遠。所用皆科斗籀文。今觀說文所載籀文。與今石鼓文不同。石鼓乃類小篆。觀孔子篆比于墓。及吳季札墓。尚是科斗。則宣王時。豈有小篆乎。又按南史。襄陽人開古墓。得玉鏡竹簡。古書。江淹以科斗字推之。知爲周宣王時物。則宣王時。用科斗書可知。韋豐云。岐本周地。平王東遷。以賜秦襄公矣。自此岐地屬秦。秦人好田獵。是詩之作。其

在獻公之前。襄公之後乎。地。秦地也。字。秦字也。其爲秦物無惑矣。而金時馬子卿又辨爲字。文周所造。焦弱侯更以蘇綽傳。魏文十一年狩岐陽。孝武保定元年又狩岐陽。命綽做大誥。則詩體做詩可知。然當時何以不刻年月。豈故爲此欺後世。抑失其一鼓耶。今在太學聖殿儀門。鼓文已剝落。考宋治平中。存字四百六十有五。元至元中。存字三百八十有六。升菴乃曰。正德中。存字僅三十餘。據今榻本。則甲鼓字六十。古今釋疑。卷之十六。元。

一。乙鼓字四十七。丙鼓字六十五。丁鼓字四十七。戊鼓字一十二。己鼓字四十一。庚鼓字八。壬鼓字三十八。癸鼓字六。共三百二十五字。惟辛鼓字無存者。按古文苑所載石鼓文。稱孫巨源得于佛書龕中。蓋唐人所錄。凡四百九十七言。章樵爲之考正集釋。又薛尚功鄭樵潘迥諸家。咸有音釋。李西涯嘗得蘓文忠舊本。蓋六百五十七言。李日華又云。東坡有手鈎石鼓文。凡三百二十五字。存世有傳者。安知不似管東。

溟奉賈虞石經大學耶。履按金石之文。要難盡信。豈墓石刻。李斯識八字。叔孫通識十二字。任昉則疑之。潘岳謂楊升菴。謂响。碑爲禹書。王弼州則疑之。都玄敬謂檀山吉日癸巳。爲周穆王書。趙明誠則疑之。以比于墓。銅盤爲孔子書者。法書苑河南志也。吾衍鄭瑗辨其非。以吳季札碑爲孔子書者。張燕公張從紳蕭定也。歐陽永叔秦少游董彥遠辨其非。卽秦篆存者亦鮮。琅琊臺蘇軾所摹。嶧山碑鄭文寶所刊。會稽碑申屠駟所刻。惟詛楚文董道以爲秦文。泰山碑江都幾歐陽公以爲斯篆耳。之果遺文。永叔且疑。而吾子行猶謂沮楚爲作也。秦近尚爾。況殷周以上乎。趙德甫金石錄云。西漢文字。世不多有。則秦無真蹟。又無怪矣。

古今釋疑

卷之十六

十

傳國璽

輟耕錄載傳國璽始末曰傳國璽方四寸其文曰受

命于天既壽永昌

漢書注衛宏說同續志注徐廣及通典皆作受天之命皇帝壽昌

秦始皇併六國得卞和璧命李斯篆其文王工孫壽

刻之太平御覽又以爲藍田玉所刻

晉志云螭虎紐徐令言玉璽記

云紐五

子嬰奉璽降沛公於軹道傍高祖卽位服其

璽因世傳之謂爲傳國璽及莽篡位就元后求璽后

乃出璽投地璽因歸莽及更始滅莽校尉公賓得璽

古今釋疑

卷之十六

五

詣宛獻于更始赤眉殺更始立盆子璽爲盆子所有

後盆子面縛奉璽于光武至獻帝董卓作亂掌璽者

投于井中孫堅征董卓於井中得之袁術奪於堅妻

術死荊州刺史徐璆聞帝爲曹操迎在許昌以璽送

之帝後遜位并以璽歸魏高貴鄉公禪位璽歸於晉

懷帝遇劉聰之害璽歸于聰聰死歸曜曜爲石勒所

滅璽歸于勒勒滅入于冉閔閔敗見收於閔之將軍

蔣幹晉征西將軍謝尚購得之以還東晉時穆帝永

和八年也自璽寄於劉石共五十三年晉復得之是

後宋齊梁陳相傳以至於隋滅陳蕭后與太子正道

并傳國璽並入於突厥唐太宗卽位寶璽未獲乃自

刻玉曰皇帝景命有德者昌貞觀四年蕭后與正道

自突厥奉璽歸於唐唐始得焉朱溫篡唐璽入於溫

莊宗定亂璽入於後唐莊宗遇害明宗嗣立再傳養

子從珂是爲廢帝石氏篡立自焚自是璽不知所在

至宋哲宗咸陽民段義獻玉璽及徽宗爲金所虜凡

古今釋疑

卷之十六

五

有寶璽金皆取之則知宋之南遷二百年無此寶璽

也明矣然自金旣取于宋之後寶璽出處得失亦未

見明說以及至元三十一年木華黎曾孫拾得卒其

妻出古玉印貨之中丞崔彥秘書丞楊桓辨其爲傳

國璽上之困學紀聞曰秦璽者李斯之魚蟲篆也其

圍四寸至漢謂之傳國璽迄于獻帝所寶用者秦璽

也歷代皆用其名永嘉之亂没于劉石永和之世復

歸江左者晉璽也

晉有天下自刻璽其文曰受命于天皇帝壽昌本紀與輿服志以爲

秦璽。太元之末。得自西燕。夏涉六朝。至于隋代者。燕
容燕璽也。唐六典注。晉陽秋云。孝武太元十九年。西
燕慕容永獻玉璽一紐。送建業。自晉至梁。
相傳謂之鎮璽。及侯景敗。趙思齊接以渡江。郭元建
送于齊。傳周隋。隋文帝初亦謂之傳國璽。九年平陳。
得真傳國璽。乃劉裕北伐。得之關中。歷晉暨陳。復為
隋有者。姚秦璽也。文與秦同。開運之亂。沒于耶律。女真獲
之。以為大寶者。石晉璽也。唐末帝自燔之際。以璽隨
祖受命。特製寶一座。開運末。北戎犯關。少
帝遣其子延煦送于遼。遼主謂其非真。蓋在當時。
皆誤以為秦璽。而秦璽之亡。亦已久矣。楊升菴辨元
古今釋疑卷之十六 璽

至元之璽曰。慎按秦始皇之璽。一曰皇帝壽昌。一曰
既壽永昌。已傳疑有二矣。至朱梁以入于後唐。又唐
主存勗謀卽位。魏州僧以傳國璽獻。遂卽位。則後唐
之璽。蓋有二也。璽既有二。則必有一贗矣。是以今日
既曰。與潞王從珂同焚于武庫樓矣。而他日
段義又得之以為宋哲宗獻。今日既曰。入金與金哀
宗同焚于蔡州之幽蘭軒矣。而翟朝宗又得之以為
宋寧宗獻。若果贗而酷肖。則宋徽宗正銜名受欺者。

又何疑其檢無螭角無缺。卻之不用。而別制定命寶
耶。贗跡在宋。屢敗露矣。而元之崔或楊桓。又何由得
之。寡婦貨物而獻之。余意以為楊桓素工篆書。卽著
六書統者。必桓私刻之。謀于崔或。而托名于碩德之
妻無疑。崔或之意。欲迎合皇太妃。以翊戴成宗。而為
此眩耀俗目。而定其位耳。至若宋哲宗元符元年。咸
陽民段義刷地得玉璽。蔡京及講議玉璽官十三員。
奏曰。皇帝壽昌者。晉璽也。受命于天者。後魏璽也。有
古今釋疑卷之十六 璽

德者昌。唐璽也。惟德允昌者。石晉璽也。則既壽永昌
者。秦璽可知。蔡京輩小人媚上。不憚誣天矣。而況于
欺人乎。弘治十三年。熊翀鎮陝西。掘得玉璽一顆。文
有受命于天。既壽永昌八字。納之。天啓時亦出玉璽。
蓋可知矣。善哉周敬心之疏乎。守位曰仁。仁乃寶耳。
天子豈畏白板之目哉。

石經

范曄後漢書云。熹平四年。詔諸儒正定五經文字。刻石立于太學門外。蔡邕傳云。與五官中郎將堂谿典。光祿大夫楊賜。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張馴。韓說。太史令單鳳等。正定六經文字。邕自書冊于碑。儒林傳云。刊碑爲古文篆隸三體書法。以相參校。樹之學門。謝承書曰。碑立太學門外。瓦屋覆之。四面欄障。開門于南。河南郡設史。卒視之。楊龍驤洛陽記。載朱超石古今釋疑。卷之十六。

與兄書云。碑高一丈許。廣四尺。駢羅相接。隋經籍志云。後漢鐫刻七經。著于石碑。皆蔡邕所書。魏正始中。又立一字石經。相承以爲七經正字。後魏之末。齊神武執政。自洛陽徙于鄴。都。行至河陽。值岸崩。遂沒于水。其得至鄴者。不盈大半。至隋開皇六年。又自鄴京。載入長安。置于秘書內省。議欲補緝。竝于國學。尋屬隋亂。事遂寢廢。營造之司。因用爲柱礎。貞觀初。秘書監魏徵始收聚之。十不存一矣。陸機洛陽記曰。太學

在洛陽城南。開陽門外。講堂長十丈。廣二丈。堂前石經四部。本碑凡四十六枚。西行尚書周易公羊傳。十六碑存。十二碑毀。南行禮記。十五碑悉崩壞。東行論語三碑毀。禮記碑上有馬日磾蔡邕名。爲古文科斗小篆八分書。是晉時已不全矣。隋志三字石經。尚書九卷。又五卷。春秋三卷。唐志三字石經。尚書古篆三卷。左傳古篆書十二卷。又蔡邕今字石經論語二卷。水經注曰。漢光武六年。刻石鐫碑。載五經立太學講古今釋疑。卷之十六。

堂東側。趙子函曰。此初刻也。蔡邕熹平二年。自書于碑。使工鐫之。此再刻也。履按熹平在光武前。此說非矣。魏陳留邯鄲淳。特善倉雅許氏字指。衛恒曰。正始中。又建三字石經于漢碑西。卽淳所書。趙明誠金石錄曰。石經字。蔡邕小字八分書。後漢書儒林傳叙云。爲古文篆隸三體者。非也。蓋邕所書乃八分。而三體石經。則魏時所建也。洪氏隸續曰。石經見于范史帝紀。及儒林宦者傳。皆云五經。蔡邕張馴傳。則曰六經。

惟儒林傳云。爲古文篆隸三體書法。三字石經。唐志所載古篆兩種。與隋志所書異同。隋志又有一字石經。易一卷。尚書六卷。魯詩六卷。儀禮九卷。春秋九卷。公羊傳九卷。論語一卷。典論一卷。魏明帝有詔。先帝典論刊石。與石經。并以永示來世。晉裴頠轉祭酒。奏修國學。刻石寫經。世說新語注。嵇康寫石經古文于太學。後魏孝文太和十七年。九月幸太學。觀石經。神龜元年。祭酒崔光請命博士李郁等。補漢所立石經。古今釋疑 卷之十六 毛

之殘缺。唐開元著錄。所載今字石經易篆三卷。書五卷。鄭元書八卷。毛詩三卷。儀禮四卷。左傳經十卷。公羊傳九卷。祭邕今字論語二卷。三字石經尚書古義三卷。左傳古義十二卷。合五十九卷。由此觀之。則所稱一字石經者。皆補立今字也。字說曰。天寶中刻九經于長安。禮記以月令爲首。明皇改黜舊文。附益時事。號御制月令。故首之。從李林甫請也。此其命衛包改古文之時乎。文宗以鄭覃名儒。以宰相領祭酒。建言準漢舊事。鑲石太學。

乃表周墀。崔球。張次宗。孔溫業等。是正其文。刻于石。高重。張參。皆與焉。太和七年。敕唐玄度覆定石經字體。十二月。敕于國子監堂兩廊立九經。并孝經論語爾雅。共一百五十九卷。字樣四十卷。開成二年冬。石經成。字樣則唐玄度請附以通古今文者也。後唐長興三年。令以西京石經本。抄寫刻板。頒天下。命馬鎬陳觀田敏詳勘。後周廣順三年。字樣板成。田敏上之。蜀相母昭裔取唐太和本。琢石于成都學宮。與後唐古今釋疑 卷之十六 天

本。不無小異。乾道晃公武參二本著考異。亦刻于石。張良又爲注文考異焉。宋石經七十五卷。楊南仲書具真篆二體。石室十三經。卽孟蜀所鐫者。故周易後書廣政辛亥。惟三傳至皇祐方畢。故公羊傳後書大宋皇祐元年己丑九月工畢。周易孫逢吉書。尚書周德正書。周禮孫羽吉書。毛詩儀禮禮記張紹文書。論語爾雅張德釗書。春秋經傳公穀孝經孟子。不書題人。玉和石經者。至和元年。命皇姪右屯衛大將軍克

繼書國子監石經。以上所寫石經論語書石帝從其請。嘉祐石經者。仁宗命國監取易詩書周禮禮記春秋孝經爲篆隸二體。刻石兩楹。嘉祐三年。王洙薦大理丞楊南仲。石經有勞。草澤章友直篆石經畢。詔補將作監。友直不願仕。賜銀絹。同策殿中丞張次立與堂除。紹興御書石經者。紹興十三年。內出御書左氏及史記列傳。宣示館職。又內出御書周易尚書毛詩。上又書論語孟子。皆刻石立太學。首善閣及大成殿。

古今釋疑

卷之十六

五

後之廊廡。淳熙四年。詔知臨安府趙鼎。老于太學。建閣。置碑閣下。墨本閣上。以光堯石經之閣爲名。是則石經本固已多矣。胡三省曰。旣以七經爲蔡邕書矣。又云魏立一字石經。乃其誤也。范曄時三體石經與熹平所鑄。並列于學宮。故史筆誤書。其後人襲其譌。錯或不見石刻。無以考正。趙氏雖以一字爲中郎所書。而未見三體者。歐陽氏以三體爲漢碑。而未嘗見一字者。近世方勺作泊宅編。載其弟甸所跋石經。亦

爲范史隋志所惑。指三體爲漢字。至公羊碑有馬日禪等名。乃云。世用其所正定之本。因存其名。豈非繆論。北史江式云。魏邯鄲淳以書教皇子。建三字石經于漢碑西。按此碑以正始年中立。漢書云。元嘉元年。度尚命邯鄲淳作曹娥碑。時淳已弱冠。自元嘉至正始。亦九十餘年。式以三字爲魏碑。則是謂之邯鄲淳所書。非也。通雅曰。式依衛恒說耳。今在陝西。邠來者動卽一車。且經宋何拱鎮長安摹拓三千餘本。民以

古今釋疑

卷之十六

三

爲害。往往鐫削其字。韓鎮修霸橋。督工急。民磨碑石供之。罹此二厄。全者遂少。金至大。中省幕王公琛。元駱天驤。兩修立之。故多補者。總非其舊。嗟乎。是又何可據乎。筆塵曰。唐文宗以宰相鄭覃判國子祭酒。勅立石壁九經。卽今陝西石經也。孟蜀母昭裔刻石經有注。故知今是鄭書。履按陝西石經。禮記以月令爲首。凡淵字作淵。世字作廿。民字作尸。而純字作紉。故知其爲憲宗以後。開成之本無疑。聞嘉靖乙卯地震。

損仆之後善本不可得矣升菴曰朱子論語注引不經者謂孟蜀石經也宋淳化中刻于汴京然亦有損出漢魏碑石流傳舊榻一二尚存如黃長唐董彥遠所跋王伯厚所載毋効毋兄微言鮮光之殘碑是也

榆敬集曰孔鮒藏經魯恭王發之孝平元始元年王莽命甄豐摹古文易詩書左傳于石此石經初刻也章帝命杜操刊摹公羊論語古文而釋以章仲此石經之再刻也靈光六年命胡毋敬崔瑗張昶師立官以古文八分刻易詩書禮儀左傳于太學講堂此石經二刻也熹平四年諸儒以左傳立于劉歆當廢公羊與于武周禮兩雅傳于周公魯詩論語出子孔子當與易書並刻又詔蔡邕楊賜堂駱典馬日

古今釋疑卷之十六

碑等純以八分書之此四刻也魏虞喜惜古文不傳言于邵陵公自摹古文于石陳留郡郭淳以古文不傳釋之鍾令註以小楷刻于鄴都學宮此五刻也晉惠永熙武庫火梁武帝索于王志得漢本三種詔蕭子雲等以小楷刻之金陵易費直書用姚方興詩用毛體用小楷刻之金陵此六刻也北魏太武神龜元年從推光之請以漢魏石經在洛郭者遺王彌對職之學命元暉于烈韓毅等補之此七刻也周大象之沉齊高澄之砲又殘闕矣隋大業中取其遺書于秘書省貞觀六年魏徵請發而傳之詔歐陽詢補其八分此八刻也時孔穎達為疏義請以王弼易孔安國書毛詩三禮三傳論語爾雅孟子孝經頒天下為十三經開元四年張說請補易魯詩詔禮部郎中殷仲容摹古文于石此九刻也天寶九年從李林甫請詔侍書徐浩以九小楷刻之此十刻也也蜀孟和命李仁罕并昭高刻易書詩三禮三

傳論語孟子十一經此十一刻也南唐昇元以楷書刻十一經增孝經爾雅此十二刻也宋淳化六年蜀十一經于汴此十三刻也高宗御書五經于臨安府學才人吳氏續之此十四刻也洪適摹鴻都遺字于利州此十五刻也范成大復摹于成都學宮並三體也天章閣待制胡元質復摹于成都學宮並三體也此十七刻也宣德六年靖江王又摹于本府此十八刻也天順元年秦府又摹刻而古易魯詩復完此十九刻也獨不及鄭覃之刻何耶黃俞邵曰張孟奇云漢書三書石經以邕書為建寧四年其誤明甚復以熹平四年為謝承書引儒林傳注為證故謝承乃三國人之蓋嘗著後漢書中嘗言熹平石經故章懷引之原無詔書石經事蓋孟奇讀承書不詳之故遂畧去注中謝承書曰曰字而直以謝承書石經則真偽合建寧熹平三則以水經注云光緒六年刻石鏤碑則古今釋疑入卷之十六

至

夕可就范史之熹平其經始也水經之光和其告成也若如孟奇所云母論石理堅緻非一時剝蝕之物而十六年中刻而又刻亦何不憚煩若是哉

法帖

自有石經碑刻。應有榻帖。而未著稱。蔡邕傳言。觀及摹者。車日千兩。摹則今之墨榻也。曾要貞觀六年正月。命整理御府古今工書。鍾王等真蹟。得一千五百一十卷。開元六年。整理數同。十六年。內出二王真蹟。及芝昶等古蹟。一百六十卷。付集賢院。依文榻兩本。進內。分賜諸王。兩本者。分真蹟與真草蹟也。初貞觀中。真蹟卷帙。以貞觀字爲印縫。真草蹟。又令褚遂良

古今釋疑

卷之十六

三

真書小字帖紙影之。所謂榻影。不知比今何法也。若但描臨。安能逼真邪。當時亦呼榻寫蘭亭一本。入昭陵。又一本太平安樂公主。奏借出外榻寫。遂失所在。六典弘文館榻書三人。習其法也。意其兼雙鈎過朱之法乎。褚遂良傳。帝方慕羲之故帖。莫質真僞。遂良獨論所出。無舛冒。以今想登善所影本。亦妙矣。景爲法帖。要以宋淳化爲最著。先自太平興國。詔訪筆蹟。于是荆湖獻張芝草書。潭州獻唐明皇所書道林寺

古今釋疑

卷之十六

法

王喬觀碑。昇州獻二王及桓溫等十八家石板書蹟。七年。錢惟治以鍾王等墨蹟七軸獻。錢昱獻鍾王墨蹟八軸。輟耕錄曰。宋太宗留意墨翰。淳化中。出御府所藏。命侍書王著臨榻。以棗木鐫刻。釐爲十卷。於每卷末篆題云。淳化三年壬辰歲十一月六日。奉聖旨。模勒上石。至仁宗又詔僧希白。刻石于秘閣。前有目錄。卷後無篆題。世傳以爲二王府帖者。非也。蓋元祐中。親賢宅從禁中借板墨百本。但用潘谷墨。光輝有餘。而不甚黝黑。又多木橫裂紋。時有缺散失字處。親賢宅。魏王所居。魏王。二王也。又有高宗紹興中國子監本。其首尾。與淳化畧無少異。當時御前。拓者多用匱紙。蓋打金銀箔者也。自後碑工作蟬翼本。且以厚紙覆板上。隱然爲銀挺痕。以愚人。但損剝非復拓本之道勁矣。初徽宗建中靖國間。出內府續所收書。令刻石。卽今續法帖也。大觀中。又奉旨摹榻歷代真蹟。刻石于太清樓。字行稍高。而先後之次。與淳化則

少異。其間數帖多寡不同。各卷末題云。大觀三年正月一日奉聖旨摹勒上石。此蔡京書也。而以建中靖國續帖十卷易去。歲月名銜以爲後帖。又刻孫過庭書譜及貞觀十七帖總爲二十二卷。謂之大觀太清樓帖。絳帖者。尚書郎潘師旦以官帖摹刻于家。爲石本。而傳寫字多譌舛。世稱爲潘駙馬帖。凡二十卷。其次序卷帖雖與淳化官帖不同。而實則祖之。特有所增益耳。單炳文曰。淳化官本法帖。今不復多見。其次古今釋疑卷之十六

絳帖最佳。而舊本亦已難得。嘗以數本較之。字畫多不侔。煒家藏舊本。比之今本。第九卷內。今本多誤筆法。且俗。曹士冕曰。帖總二十卷。原無字號。及斷眼數目。單炳文曹士冕各有模刻本。世傳潘氏析居。法帖分而爲二。其後絳州公庫。乃得其一。於是補刻餘帖。名東庫本。第九卷之外。誤蓋始于此。且逐卷逐段。各分字號。以日月光天德等二十字爲次第。後避金主亮諱。但使亮帖內亮字。皆去右邊轉筆。謂之亮字不

全本。又有新絳本。北方別本。武岡新舊本。福清烏鎮彭州資州本。木本。前十卷等類。皆絳帖之別也。潭帖者。慶曆中劉丞相帥潭日。以淳化官帖。命慧照大師希白模刻于石。真之郡齋。增入傷寒十七日。王濛顏真卿諸帖。而字行頗高。與淳化間本差不同。逐卷有慧照大師希白重模字。而歲月各異。中間繆處甚多。朱文公議其極爲可笑者是也。潭帖之別。則有劉丞相私第本。長沙碑匠新刻本。三山水木。蜀本。廬陵蕭

氏本。等類甚多。戲魚卽臨江帖也。元祐間劉次莊以家藏淳化間帖十卷。摹刻于戲魚堂。除去篆題。而增釋文。慶元中。四川總領權安節。又重摹于利州黔江者。黔人秦世章於長沙買石。摹僧寶月古法帖十卷。寶月。慧照也。謀舟載入黔中。壁之黔江之紹聖院後。題云。長沙湯正臣重摹。鼎帖板本。校諸帖增益最多。澧陽石刻散失僅存者。右軍數帖而已。又有淳熙修內司本。北方印成本。烏鎮張氏。福清李氏本。汪季路

曰閣帖乃木刻計一百八十四板二千二百八十七行劉後村曰閣帖爲祖絳帖次之臨江又次之武岡又次之大觀尤妙武岡佳者可亂絳臨江佳者可亂閣潭乃僧希白所摹有江左風味希白工于摹字拙于筆行數墨文理錯繆然其字比之淳化帖爲勝東坡亦謂潭帖勝閣帖履按舊說六百年而神去七百年而紙壞以當時度之自魏晉至淳化約五百餘年莫得其真然米元章黃長睿辯慶者幾半甚矣其難古今釋疑卷之十六

也宋至今亦約五百餘年而宋初榻閣帖遂爲稀有老父曾在陳眉公頑仙廬見一本乃董宗伯藏者旁有黃山谷朱書釋文字體微肥又一在嘉興項氏吳恭順國華輩附馬鴻圖不惜重資購天下石刻比趙明誠之目大半且備而閣帖止得一卷宋榻者蓋其珍哉

古今釋疑卷之十六終

古今釋疑卷之十七目錄

安成 楊霖竹菴訂正
吳雲舫翁恭開

等母配位

切韻當主音和

門法之非

字母增減

庚青能備各母異狀

古今釋疑卷之十七目錄

汗青閣

空堂上去入

發送收

叶韻

沈韻

方言

古今釋疑卷之十七

合山方中



等母配位

管子謂五音出於五行。司馬遷言五音配於五臟等

韻入而以角音屬牙。見侯徵音屬舌。端透定泥羽音

屬唇。幫滂並明商音屬齒。精清從心邪宮音屬喉。曉

非夫奉微又有半徵屬半舌。來半商屬半齒。日此顧野王玉

篇所載排位之本圖也。劉鑑切韻指南從之。真空玉

古今釋疑卷之十七 汗青閣

鑰匙編之王宗道指玄論。乃以曉匣影喻為牙音。端

透定泥為齒音。來為半齒。日為半舌。是官角商徵互

易。豈非臆說。今坊刻玉篇卷首曰。東方喉。西方舌。南

方齒。北方唇。中央牙。即本諸宗道。趙宦光聲韻提綱

表。以公字不可附牙音。而改牙為官。及字彙所引李

世澤法。亦以牙音公空。為官之官。皆踵此而誤耳。司

馬君實作圖。忽以春夏秋冬四時五行相生之序。合

于等韻橫圖。則又以喉為羽。以羽為喉。以半商徵半

徵商為來日。沈括以唇齒牙舌喉。當官商角徵羽。俱

牽合也。黃公紹韻會。依指掌圖。而呂豫石音韻日月

燈。復依韻會。章黼作韻學集成。乃半依韻會。半依玉

篇。又安知其所謂哉。按道常依韻會。幫滂並明屬官。

會匣喻屬羽。又依玉篇。夫奉屬羽。另以非微二字。故

不依韻會。屬官。亦不依玉篇。屬羽。而獨屬于徵音。故

熊朋來曰。喉唇二音。官羽異說。各家紛紜。無所裁準。

何怪葉秉敬一掃而去之哉。今徽州傳朱子譜排唇

舌牙齒喉。為羽徵角商官。是也。此即鄭樵所取七音

古今釋疑卷之十七韻鑑之次。蓋十二律既生。官徵商羽角之後。從黃鍾

上旋。則為官商角徵羽。從南呂回旋。則為羽徵角商

官。由唇至喉。由喉至唇。一也。况水火木金土。合河圖

之生序乎。至二半則待二變。陳獻可以來為半喉舌。

日為半舌。喉韻表謂來隨泥後。日隨禪後。然矣。蓋商

徵之官收也。究竟五音相通。豈可執論。當聲之發也。

唇舌牙齒喉。有一不用者乎。但據聲從何得。分數孰

多耳。而官羽官角商徵之混淆。實有其理。履問之老

父曰等圖以端幫精三列皆有兩層而見曉二列止
 有一層故置兩頭又從開口而至含口如華嚴始快
 悉曇始迦耶蘇始丫了義初入中國遂如此排之人
 未明其故耳首腭呂介孺曰牙音用斯聲在上腭故亦以腭名終喉皆列
 一層舌唇齒列二層者舌齒相通唇唇喉相通也是
 以徵商會于知官羽角會于疑影微推其原則天一
 生水三生木五生土三陽同類故唇唇喉相通地二
 生火四生金二陰同類故舌齒相通聲無非喉而唇
 古今釋疑 卷之十七 三

爲總門腭爲中堂故宜其近齒爲中門舌爲轉鍵獨
 能出入靈動與齒相切也前人以腭爲官喉爲羽舌
 爲商此其故歟彼皆苦心疑唇唇與喉似舌與齒似
 特未推此原耳今而後豁然免膠分強換之紛挐矣
 因附其圖於左方

等母配位圖

木	角	肝	火	徵	心	水	羽	辰	金	商	肺
見	羣	疑	端	透	定	幫	滂	明	精	清	心
率	齒	魚	多	他	汀	非	夫	微	照	穿	審
今	今	今	今	今	今	今	今	今	今	今	今
定	定	定	定	定	定	定	定	定	定	定	定
率	率	率	率	率	率	率	率	率	率	率	率
今	今	今	今	今	今	今	今	今	今	今	今
今	今	今	今	今	今	今	今	今	今	今	今
今	今	今	今	今	今	今	今	今	今	今	今
今	今	今	今	今	今	今	今	今	今	今	今
今	今	今	今	今	今	今	今	今	今	今	今
今	今	今	今	今	今	今	今	今	今	今	今

曉 醫 烏 切

匣 實 甲 切

影 衣 界 切

喻 羽 戊 切

土 官 脾

喉

半 來 郎 才 切

聲 日 八 質 切

古今釋疑

卷之十七

五

切韻當主音和

了義守溫而後劉鑑之指南真空之貫珠集遂為等韻典要矣洪武正韻特洗千古之陋習而各字切響尚襲舊註此王伯良所以謂其音路未清故初學仍爾茫然履聞之老父曰反切者為不知其字而以此二字求之其事原淺後人既增門法則鉤棘膠纏其事反僻矣此天地生人自然之響應惟以同類召之有呼必合古十三門豈出音和哉張位早梅李登詩

古今釋疑 卷之十七

括皆是此意但剖論未明當耳類隔者必為音和無字乃別取也音和何

音無字况現有母可取乎按孫面天寶韻每卷後泰

記云新添類隔今更音和使為定法則不可更矣

西入中國立字父母即以父母為切響而翻字無漏

何其便乎金尼閣撰字父共三十分為輕重曰則者

測措克魄忒格百德日物弗額勒麥榻色石○為輕○曰

日父即中國之三十六母也其輕者即今所謂初發

聲其重者即今所謂送氣聲其十父謂不能輕重推

之蓋今所謂忍收聲與唇下之二列與二半及喉母

也西法以喉聲為自鳴字母曰丫額衣阿烏故下末

黑字仍以喉聲收之黑之發為乙則彼列為衣矣如

新法當曰則測色乃齒也者楷石乃知照二列合舌

齒之二層為一也格克額乃牙也德忒額乃舌也百

魄來乃唇也。弗物乃唇音之數微。并非數奉爲一也。
勒乃來字。日是日字。此已了然矣。其丁韻衣阿烏。既
爲自鳴字。母而旁轉之。又列四十五字。共五字。學家
十。曰字。母乃中國之韻也。詳見西儒耳日。字。學家
曰。如此淺矣。嗟乎。聲音之道。通於神明。如欲深求。當
從河洛律歷。推見原委。豈在迂回出切。乃稱奇邪。曰
將以攷古正謬也。古自漢時。不過讀如某字。孫炎反
切。趣近而已。古今異讀。風土習移。未明其故。則疑不
能決。而附會之。且今所遵者。眞空之玉鑰也。空守劉
鑑。鑑所定。已非司馬公法。又豈七音韻鑑乎。況豈天
古今釋疑 卷之十七 七

地自然之道哉。貫珠集。絕不剖明其理。惟作歌訣。村
塾學究。夸難里閭耳。誰淺誰不淺邪。今切韻聲原。專
定同類音和者。求其至親切。爲一定不可移之法。則
天下共知。倘欲攷質古人。則便以新例辨證之。如知
混。皆可切朱。而此必以專字主字切朱爲確。朱子以
黑乙切。而此必以孫愐之今乙切爲確。公于居見
一聲也。而此必以京切見。孤切公。闕切干。君切居者。
欲使三八童子。初習便通。故又爲之分條剖析。若恐
人之不知也者。豈若貫。或曰。古人初作此法。以類而
窮。其始作之切。則音不可證。故立門法。今天下四方

同知之字音。不少矣。何至于窮。推步歲月。以天爲準。
尚數百年一改。起古人於今。知必如我之變今法也。
蓋切響期同母。一字。行韻期相叶而已。一字。新法尤
審其同母之粗細與其狀焉。粗爲奔。細爲兵。粗爲登。
公居之干見。烏恩之干影。同母也。猶。韻則尤審其陰
未親切。必經與見。衣與影。其狀乃同。韻則尤審其陰
陽合撮開閉之貼叶焉。如陰陽。謂陰也。合如翁鳥撮
之類。細分則又有偏口。如鍾光古抵如支珠之類。大
約各韻亦分其槩。又非若切母之分。如支珠之類。大
明啞。啞意任取。如德紅切東。則紅啞矣。前人未推
豈可切東。啞宜德翁切。端翁當公皆可。指南於切
古今釋疑 卷之十七 八

母。當限定一格者。反通其所不必通於行韻之可通
叶者。反限定于一格。而又顛倒矛盾。並不能自畫一
其說也。細攷古人。全非彼法。如經傳史漢之註疏。藏
經翻譯之音釋。與說文沈孫之韻注。皆屬音和。但於
粗細異狀。不甚詳審。而用舌齒之間常借唇之輕重
常混耳。此乃前人各填其方言。又或各代之口吻然
也。如吳越子。經專也。不分。南康匡。腔反。用。麻城以。荒
爲。方。建昌勸。爲。一。江北都。堯。不分。齊秦率。帥。不
分。山西分。風。反。稱。廣。中。頭。桃。留。樓。元。完。不分。閩。中。尤
缺。然古已有之。如砥柱。砥。彌。音。止。孟子作周道如底

底有二音。字學家分底二字。聲說也。提音題。而好
人提提與朱提縣。皆音時。方旁無模之相轉。則以諸
聲譯語知之。灌夫傳首鼠兩端。西羌傳野訓傳皆用
首施兩端。注猶首鼠也。則今之吳語也。詩混夷兌矣
即昆夷。而又作串夷載路。則存舊法者。存以驗考古
建昌之語也。如此之類甚多。今之異讀可也。豈可守其借與混。以立法哉。其實舊
法糾煩。而究不能盡一。新法畫一。而又易簡。欲切一
字。隨便取二字順口。即合自然之定格。而此二字所
切之音。則四海千年。確確乎不可絲毫變易。斯真天
地間自然之極。本于呼吸。合于易律。豈非理之至乎。
古今釋疑 卷之十七 九

如舊恩。烏痕切。溫。烏渾切。兩烏字混矣。今則恩用塵
溫切。溫用烏坤切。舊中居銀切。磨居筠切。兩居字混
矣。今則中用堅固切。磨用居中切。至行韻腔。即取腔
腔。即取腔。豈非前煩而今簡。前煩而今混。今簡而明。欲
用前人以定一音。共音反無據可說。而以今
法定之。雖三尺童子。亦能指其是與否矣。

古今釋疑	古今釋疑 卷之十七									
	牙甲	牙乙	牙丙	牙丁	舌甲	舌乙	舌丙	舌丁	齒甲	齒乙
牙甲	牙甲	牙乙	牙丙	牙丁	舌甲	舌乙	舌丙	舌丁	齒甲	齒乙
牙乙	牙甲	牙乙	牙丙	牙丁	舌甲	舌乙	舌丙	舌丁	齒甲	齒乙
牙丙	牙甲	牙乙	牙丙	牙丁	舌甲	舌乙	舌丙	舌丁	齒甲	齒乙
牙丁	牙甲	牙乙	牙丙	牙丁	舌甲	舌乙	舌丙	舌丁	齒甲	齒乙
舌甲	牙甲	牙乙	牙丙	牙丁	舌甲	舌乙	舌丙	舌丁	齒甲	齒乙
舌乙	牙甲	牙乙	牙丙	牙丁	舌甲	舌乙	舌丙	舌丁	齒甲	齒乙
舌丙	牙甲	牙乙	牙丙	牙丁	舌甲	舌乙	舌丙	舌丁	齒甲	齒乙
舌丁	牙甲	牙乙	牙丙	牙丁	舌甲	舌乙	舌丙	舌丁	齒甲	齒乙
齒甲	牙甲	牙乙	牙丙	牙丁	舌甲	舌乙	舌丙	舌丁	齒甲	齒乙
齒乙	牙甲	牙乙	牙丙	牙丁	舌甲	舌乙	舌丙	舌丁	齒甲	齒乙

舊以韻排七音之格。每格中見談
羣疑爲一二三四。又直下平
上入爲一。而直格有以。亦謂
勾股之例。以甲乙丙丁。其直下
四格。如牙甲牙乙牙丙牙丁。是
也。若指每音每格第幾字。則曰牙
甲之一。牙乙之二。是也。如此設例
乃便指論。
舊圖曰出切者。謂於此切上一字
也。口行韻者。謂於此取下一字韻
耶也。

自溫公指掌圖分遞用爲音和傍求爲類隔同歸一母名雙聲同出一韻名疊韻同韻而分兩切謂之憑切同音而分兩韻謂之憑韻無字則點臬以足之謂之寄聲韻闕則引鄰以寓之謂之寄韻至清泉真空玉鑰匙遂立二十門法蓋又本韓孝彥五音篇海劉鑑切韻指南而作也詳其所以立門法者乃見孫愐等切脚不合而不敢議之故強爲此遷就之說耳是古今釋疑人卷之十七

以趙宦光作門法表識其支離襍出亂人耳目而吳元滿呂坤皆廢門法但未能直翻考其誤老父所著切韻聲原則先爲立格代爲詮析然後就彼法以質之攷漢唐以證之千年來迷霧中亦可豁然矣一音和者謂見溪羣疑此四母下字爲切隨四等韻去皆是音和切時若用見溪羣四等音和隨韻臻故曰音和切字起根基等母同時便莫疑記取古紅公式樣故教學切起初知如古紅切公字古行切庚字豈俱

切區字古賢切甄字之類是也無往非音和而專以角音爲音和已混矣
如東之于端奔之于幫皆和也而專取公庚之于見
母則又音和之以韻造而異狀者也異狀之說詳見
後論其曰古紅切公今作官烘切古行切庚今作干
京切紅與行皆啞字也起居切區今作羣居切起則
溪母新法羣溪爲一依舊法則反混矣古賢切甄應
是堅字而前人方言讀甄爲堅如孫堅得甄官井璽
喜名相合是也推論甄蓋古甄字也今堅亦定經烟
切此總欲以同類呼召取其親切方爲四海雅俗共
曉三尺之童一說卽合豈非自然之聲乎下一字曰
韻脚以腔啞開閉局撮吟卷審其確叶而上一字曰
切脚但取母同狀同粗細輕重同從旁韻轉合之呂
坤亦定此意然定以入切平以平切入以上去切上
去此又不必矣洞真譜曰一音和門又曰四一音和
門言以甲格出切以丁格行前也又曰一四音和門

言以丁格出切甲格行韻也。又曰不定音和門專爲皮靴切波字。白伽切睡字。乃廣韻切脚也。故立此附會之夫法一定之法也。曰不定門則牽強附會明矣。意謂唇乙出切而牙丙行韻以伽字在牙丙之三耳。定新例睡作盆禾切何等自然。秦交作僕蟻切真盆禾同。以盆模皆並母而今論爲送氣聲則並與滂合。以陸陸共例六二類隔者謂端透定泥一四爲切韻字爲兩層也。

達二三便切知等字知徹澄孃二三爲切韻達一四却切端等字故曰一四端泥三二知相乘類隔已明之如都江切椿字丁恭切中字獨甘切談字防經切丁字之類是也。

端等類隔門曰一四端泥三二知謂舌甲舌丁二格出切乙丙二格行韻

故曰一四爲切韻達二三便切知等字知等類隔門
則乙丙出切甲丁行韻却切端等字嗟乎何苦如此
明明捉窓切格字而必用都江明明燭恭切中字而
必用丁恭明明徒藍切談而必用濁甘明明的英切
丁而必用勝經何邪孫孫而必用唐韻格是都江切中是
陟弓切而談亦徒甘切丁亦當經切余猶謂當粗丁
細甘陟談而勝之丁中乃前人侯沈約口齒如字本
吳語讀中近宗是也劉士明首論都江切如當字本
是格字正以學問不大苦拘此法夫安知都之干格
非方語非字訛乎且者字古音清諸韻皆從之安
知古時都字不以屑之音除乎又說文格字是咏江
切何不取証若曰都江切格則都字說文廣韻皆當
孤切又何故不用格孤切乎即果侯清泉與劉鑑之
法則孫何不以四切而三不合乎舍易簡自然之理
不用而故顛倒使人模糊千餘年有是理哉又有不
定類隔門如他爲丑加救嫁二切出孔雀尊經此情
古今釋疑卷之十七

見乎詞矣獨爲注孔雀經者一時填其方音或初譯
之他字不確梵語而以音變之後遂不敢改乃立此
門以遷就之可哀也夫又按詩注疏伐木丁丁陸德
明釋文音勝耕切此蓋讀如鉅字而指南乃誤謂丙
丁之丁亦從之附三窠切者謂知徹澄孃第二爲切
會此門豈不可笑三窠切者謂知徹澄孃第二爲切
謂知等第二即韻從精清從心邪曉匣影喻第四並
四等中第三也故曰知達影喻精邪四窠切遇三有定基如
切第三故曰知達影喻精邪四窠切遇三有定基如
陟遙切朝字直猶切儔字之類是也窠切專爲舌丙
丁行韻也知遙切朝字知朝本同母可曰音和而曰
窠者因知照通也直猶切儔以當時讀直爲澄母吸
韻會儔字陳留切最四輕重交互者謂幫滂並明一
確朝字當作知超切

二四爲切韻達非等第三便切輕唇字非敷奉微第
三爲切韻達一二四却切重唇字故曰輕見重形須
切重重達輕等必歸輕如匹尤切颯字芳格切匣字
武登切音字方開切編字之類是也此謂唇甲乙丁
格行韻取字也匹尤切颯乃唇丙之二敷母也今
當作敷受切匹乃滂母何爲反用若讀爲必幽切之
彪則幫母之細聲當格之第一字矣又法唇丙出切
甲乙丁韻格行韻如芳格切匣字乃唇甲之二滂母
也芳乃唇丙之二敷母也何不依韻會以鋪五振救
枚切匣字吾猶以枚啞匣啞今定鋪杯切五振救
者謂精清從心邪第一等爲切韻達諸母第三並切
古今釋疑卷之十七

第四是四二振救精清從心邪第二爲切謂精等第
第四韻達諸母第三亦切第四故曰四三還歸四名
振切一韻三四二陳如私兆切小字詳里切似字祖
之切貫字贊員切鐫字之類是也振救者謂于齒甲
六格行韻也私兆切小今作心少詳里切似宜作松
子而中原讀去聲則松自切祖知切貫字孫福即移
切黃公紹將支切則當時讀近臺矣今作祖思切贊
員切鐫字孫作子泉切今作即先切又有不定振救門
邪字似加切出孔雀經此于齒丁出切牙乙行韻也
前人切法本活取其近似者而已偶然用此二字而
又立一門邪固矣哉似六正音憑切者謂照穿恭審
組邪細今作息牙切

禪第一等爲切。謂照等第一。卽四韻達諸母第三。並

切照一。是正音憑切三。韻達諸母第四。亦切照一。是

正音憑切四。故曰達三遇四盡歸初。正音憑切成規

訓。如楚居切初字。俱鳩切郊字。士尤切愁字。山幽切

按字之類。是也。憑切于齒乙出切。于丙丁二橫格行

是音和。但居切初略差。須如宣城讀初如祛。方叶若

依中原之音。則必楚租切始唯也。山幽切按亦近。但

沈韻吳音縮唇。占與尖抵舌不分。如手叟爲一也。而

北人呼瘦亦如受。則無舌尖抵前腭之聲。此各習也。

唐韻二十八山。所開切。二十七刪。所姦切。今何分乎。

彼必讀姦爲班。韻讀開近堅。如今度曲之讀。問字可

古今釋疑人卷之十七

証其所之與山。則仍是手受之聲。廣韻手七精照互

書久切。要蘇後切。甚明。後字音讀上聲。七精照互

用者。謂精清從心邪第二等爲切。謂精等第一。卽韻

達諸母四等。第二。並切照一字。照穿牀審禪第一爲

切。謂照等第一。卽韻達諸母四等第一。卻切精一字。

精清從心邪第一等爲切。韻達諸母第二。亦切照一。

故曰四二相逢互用呼。照初卻見四中一。如子皆切

齋字。自皆切儕字。是四二精照。土垢切儼字。則減切

斬字。是正精照之類。是也。彼固謂齒甲丁出切。而乙

切。而甲橫格行韻也。子皆切齋。今用折精切。士苟切

今用砧減切。實論東晉以來。用吳音。故子絕多混。至

今猶然。如吳下舌能圓聲。而不能方聲。故專也。不

送氣與虛發常混。故黃王不分。舌尖面唇。與舌展

橋唇無別。故神髮桑傷不分。而松江爲尤甚。蘇能笑

松。而不知自習。亦未能清也。唐韻桑息郎切。今作思

傷。傷式羊切。今作式央。卽說文倉老切。髮孫福尺沼

切。俗用妙。至專用職緣切。也。用諸延切。唐亦分之。而

終不親切。則前人之口齒。原多混矣。此士明不得其

說。則曰精照互用也。今定專爲中淵切。也。爲職淵切。

每見鄭許應服傳說。及老莊呂覽淮南諸音。原取近

似。孟康張揖初依孫炎。亦近似也。至史注索隱漢注

顏師古。釋文陸德明等。皆與孫福彷彿。俱用音和。但

不精耳。其不精者。聲之韻。粗細異狀。俱用音和。但

也。若如士明清泉之法。則漢人全非。徐沈顏陸諸人

古今釋疑人卷之十七

之讀。亦十分失其九矣。有此理哉。入寄韻憑切者。謂

則音時經堅丁顯之唱。何爲設乎。八寄韻憑切者。謂

照穿牀審禪第二等爲切。謂照等第二。卽韻達諸母

一四。並切照二。故曰照二若達一四中。只從奇韻三

中論。如昌來切禱字。昌給切莖字。成攜切移字。凡容

切九喻下憑切者謂單喻母下第三爲切韻逢諸母
第四並切第三是喻下憑覆喻母第四爲切韻逢諸
母第三卻切第四是喻下憑切仰故曰喻母復從三
四談若逢仰覆但憑切如余朝切遙字于筆切則字
之類是也喻下憑切覆門謂于喉丙之四出切于丁
橫格行韻也余朝切遙于筆切虞此皆說文唐韻切也
本音和何爲而立門乎但余與遙以韻逢而異狀
今作衣喬切遙即明矣影喻相
同自李士龍皆合之詳見別論十日寄憑切者謂日
字母下第三爲切韻逢一二四並切第三故曰日正

古今釋疑

卷之十七

憑三寄韻歌如汝來切蕭字儒華切接字如延切然
字之類是也日寄憑切謂于牛丙之二出切甲乙丁
然皆音和但當用人字切蕭然爲親切也蕭接叶
韻不確乃古人口借蓋古時家麻歌戈魚模支齊皆
通乃韻粗也如琵琶火馬和化也爲一韻之類而麻
自歌模轉來自齊轉乃華梵最初之音余嘗攷証最
詳別見條論蕭當用人垂切接按注疏煩綱安接之
聲當音能羅切吳人讀日近蓋故凡夫改爲喉母楚
人呼日爲熱升庵引
古爲証余舊論之矣十一通廣者謂見溪羣疑幫滂
並明非敷奉微曉匣影此十五母爲切韻逢知徹澄
娘照穿床審禪來日第三並切第四來日舌三並照

二通廣必取四爲真故曰止攝臻攝是名通山蟹梗
效號廣門韻三來日連知照通廣門中四上存如渠
脂切祗字呼世切歌字符真切頻字是通門芳連切
篇字爲廣門之類是也通廣門謂牙唇喉之甲乙丙
丁皆可出切而于舌齒半之
兩格行韻也渠脂切祗今作牽宜切孫作巨支切蓋
不作送氣聲也巨渠之干溪皆以送于韻而異狀者
芳連切篇今作平先切狀真切頻今作批民切呼世
切歌字見玉篇歌狀笑意也爲喉丁之一梅氏許
意切許呼皆以韻逢異狀今作欣意切則明矣說文
唐韻篇方連切類符真切蓋古方爲傷字故有傷音
符因符說本有蒲音前人口齒相混以蒲切類傷切
篇組細散差耳而大意猶音和也何至如今之纏繞

古今釋疑

卷之十七

乎符因符堅改蒲而後人訛符爲符改韻者又換爲
扶則愈誤矣此趙凡夫說之最是者也即攷說文唐
韻扶字何以不用類無切而用防無切方字何以不
用篇良切而用府良切邪他比有例以質其法皆十
有九分窮矣今十二偏狹者亦謂見溪羣疑幫滂並
明非敷奉微曉匣影此十五母爲切韻逢精清從心
邪喻母第四並切第三精雙喻四爲其法偏狹須歸
三上親故曰通宕遇曾名爲偏流咸深假狹中依韻
逢精等喻下四偏狹三上莫生疑如去羊切羌字府
容切封字是偏門許由切休字巨鹽切鍼字狹門之

類也。偏狹門謂牙唇喉之甲乙丙丁。皆可出切。而專
也。若依此說。古人何故取此獨異之字。而綴之于喉
等之末乎。或謂偏狹。為偏狹。則猶可言也。去陽
切。若容切。封。許由切。休。皆音和。但韻脚。陰。堂。不
類。若巨。鹽。切。鉞。今作占。深。切。古。侵。單。兩。借。也。孫。伯
鉞。之。林。巨。淹。二。切。可以。巨。作。切。脚。亦。可以。之。作。切。脚
而。之。字。更。為。同。類。親。切。此。即。一。証。也。即。如。玉。匙。法。非
等。與。幫。等。交。互。取。切。則。此。譜。之。以。甫。字。切。封。又。何。為
取。同。類。邪。十三。內外。者。謂。見。溪。羣。疑。端。透。定。泥。知。徹
澄。孃。非。敷。奉。微。曉。匣。影。喻。來。日。此。二十。二。母。為。切。韻
逢。照。穿。床。審。禪。第一。內。轉。切。三。外。轉。切。二。故。曰。通。曾
古今釋疑。卷之十七。五

止遇宕流深。故號名為內轉門。効假江山成梗。內
三外二自名分。如居霜切。七。勿。熊。字。是。內。三
門。古。雙。切。江。字。德。山。切。值。字。外。二。門。之。類。是。也。內。三
牙。舌。唇。喉。半。之。甲。乙。丙。丁。皆。可。出。切。而。專。于。齒。乙。行
韻。居。霜。切。蓋。矣。洗。切。熊。是。內。三。門。今。定。蓋。脚。商。切。即
依。舊。法。獨。不。可。以。居。昌。京。香。見。柔。切。蓋。字。而。韻。必。在
齒。乙。取。字。平。孫。伯。葛。居。良。切。說。文。作。蓋。字。而。韻。必。在
良。切。韻。會。正。韻。從。之。土。明。處。處。宗。說。文。廣。韻。今。何。以
自。解。邪。熊。字。孫。伯。羽。弓。切。韻。會。胡。弓。切。俱。在。東。韻。而
入。蒸。韻。王。劭。言。是。也。如。今。兄。肱。皆。從。蒸。移。來。新。法。定
然。為。蒸。紅。切。而。劉。諸。熊。在。曾。攝。喉。丙。之。四。則。膚。字。之
聲。也。古。當。有。羽。弓。之。聲。若。今。嘉。興。人。讀。英。雄。之。聲。近
于。英。雍。是。也。外。二。門。謂。古。雙。切。江。德。山。切。值。字。在。舌

乙之一。知母也。韓氏曰。值。張。連。切。連。值。也。孫。伯。連。張
連。切。連。連。也。可。證。為。一。字。韻。會。引。易。連。如。集。韻。亦。作
連。何。緣。以。德。山。為。切。山。則。古。有。讀。山。如。連。者。德。乃。端
母。此。又。類。隔。都。江。切。替。不。通。之。法。門。也。以。自。然。之。道
論。之。紐。紐。荆。林。極。矣。猶。曰。我。為。臆。也。今。攷。論。古。法。韻
語。如。此。必。盡。掃。孫。伯。極。矣。猶。曰。我。為。臆。也。今。攷。論。古。法。韻
家。而。後。可。從。玉。匙。法。有。是。事。乎。又。見。一。本。玉。匙。法。十
三。內。外。門。布。山。切。班。此。則。正。與。余。音。和。自。然。之。法。合
可。知。清。泉。長。老。十四。麻。韻。不。定。之。切。者。亦。謂。知。徹。澄
刑。中。原。無。定。見。十四。麻。韻。不。定。之。切。者。亦。謂。知。徹。澄
孃。第二。等。為。切。四。等。中。為。第三。也。韻。逢。精。清。從。心。邪
曉。匣。影。喻。第四。當。切。出。第二。知。等。字。今。稽。開。合。俱。無
却。切。第二。端。等。字。謂。端。等。為。第二。故。曰。韻。逢。影。喻。精
古今釋疑。卷之十七。五

雙四知二無時端二陳。如步邪切。參字。是麻韻不定
之切。勅洗切。體字。是齊韻不定之切。女像切。養字。乃
養韻不定之切。女星切。寧字。是清韻不定之切。餘皆
倣此。立不定門。最為破綻。如今法。則不必。廖。千。一。切
百。通。何。必。然。有。一。定。同。類。相。應。之。理。簡。易。順。洽。一。通
齒。丁。喉。丁。行。韻。也。參。字。步。邪。切。乃。古。人。有。呼。參。為。者
者。有。呼。參。為。多。者。有。呼。參。為。參。者。南。史。諸。始。與。王。人
之。參。赴。人。急。如。水。火。退。之。祭。女。罕。文。自。注。參。徒。可。切
唐。德。宗。紀。同。紀。曰。惟。仰。食。于。何。多。唐。韻。參。羌。人。呼。父
也。實。懷。真。納。姐。為。國。奢。若。今。則。中。原。讀。丁。連。切。吳。下
讀。丁。家。切。前。此。步。邪。切。乃。羌。音。別。語。耳。乃。立。門。法
以。紐。合。之。乎。勅。洗。切。體。攷。說。文。玉。篇。唐。韻。韻。會。皆。他

禮切。在聲韻余猶以他相體網。當作汀禮切。則俗呼
腿字。安知非古有此音乎。女像切。發在舌丁之四見
道昭集韻。昌黎子自創發字。乃駟切。于偏狹門安泥
母用駟發音。和互切者也。女星切。宰乃正是音。和何
故。又曰清韻不定之切乎。孫氏奴丁切。但星丁陸而
寧。近能乎。如寧馨。正近能乎。而或入陽韻也。吾故曰
不多讀書。曲證出往古各代之方言。則無以知聲音
之故。十五前三後一者。謂非敷奉微第三等爲切韻
達諸母第一。並切第三。輕唇音字。是前三門幫滂並
明第一等爲切韻達諸母第三。却切第一等重唇音
字。是後一門。唯許通流二攝。故曰重遇前三隨重體。
古今釋疑 卷之十七 三

輕逢後一就輕聲。如逢貢切。俸字。縛呀切。浮字。莫錄
切。木字。莫浮切。嘔字。之類。是也。前三門謂唇丙出切。
二門謂唇甲出切。而丙橫格行韻也。逢貢切。俸字。縛呀
切。浮字。莫錄切。木字。莫浮切。嘔字。之類。是也。正音和
何用蛇足。又
不定後一門。謗字。補况切。此亦音和協合。彼總不知
取同類而膠行韻之格。見有不合。則別創一門法。故
可絕。十六三二精照寄正音和者。謂照穿床審禪第
二等爲切。謂照等中爲第二。韻達諸母第二。並切照
一等字。謂照等中爲第一。故曰切三韻二不離初精
照昭然真可信。如衡山切。俸字。周鵬切。札字。之類。是

也。寄正者。謂齒乙內出格。而乙橫格行韻也。衡山切
一。作周吳切。十七就形門者。謂見溪羣疑幫滂並明
札。此正音和。非敷奉微曉匣影喻此一十六母。第三等爲切。韻達
諸母第一。宜切。出第一等字。今詳前後俱無。卻切第
三。故曰開合果然無有字。就形必取第三函。如巨寒
切。乾字。無檢切。義字。無咸切。毀字。一作許戈切。韓字。
無可切。嘖字。之類。是也。就形門謂牙唇喉之丙格出
乾。一本本作健。按乾字。孫作渠焉切。喬伽強業。皆可切
乾。何得曰無字乎。無檢切。義字。許戈切。韓字。乃是恰當者
古今釋疑 卷之十七 三

和。若漢感無可無敢。則自是梵音。正憑二字音和。不
以縛呀之字爲執着也。又曰不定。就形門。喉丁出切。
而喉甲行韻。如耶余何切。夜余耶切。此即前喻下遷
切之例。而此于喉甲行韻耳。何賀爲韻。乃梵音以麻
轉歌者。余字。今用依字爲親切。又不定門。齒乙出切。
而牙甲行韻。如沙疎我切。又楚我切。又不定門。牙丙
出切。而牙甲齒甲行韻。如佳去佐切。伽其箇切。不知
此偶然取韻耳。取箇可也。取俄亦可。取賀亦可。取過
亦可。取箴。十八幫立音和者。謂見溪羣疑幫滂並明
曉匣影。此一十一母爲切。韻達偏狹攝內諸母第三
當切。出第三等字。今詳推開合俱無。却切第四。故曰
詳推本眼無斯字。幫立須歸四上謀。如莫者切。七字。

異兩切韻字之類是也。無處非音和。又何名辨立耶。
切而惟於兩橫六格行。十九開合者。謂見溪羣疑乃
韻也。也字今用民音切。至來日共三十六母為切。韻逢各母本排。只是音和
本眼。如無却切開合。故曰唯有開合一門。絕無憑據
直須於開合兩處韻中較定。始見分明。如居縛切獲
字。補千切繫字。居萬切建字。下沒切莢字之類是也。
此謂諸格皆不可出切行韻也。嗟乎。再三展轉。不得其
說。用此補救之。不知愈不能掩前之紐。想矣。何以一
切也。應用前諸門法者。而大半用此門乎。蓋彼所謂
開合。乃各一時方言之開合。非今日自然之開合也。
古今釋疑 卷之十七

又無例無注以狀之。將欲以開切合。以合切開乎。何
如我之以開叶開合。叶合之為準。而易曉也。又不知
作此法者。之所謂開合。已與沈孫之所謂開合。又不
一矣。推此中之因。有以勿開合者。有以韻轉而開合
變者。如該皆主雞同攝。今則判然不同。家麻連連歌
戈也。則陳田侵覃之類。古今時代。一一自別。故吾急
急定今之開合。今之開合。明然後可執。此以論古人
之異也。今有一輪之大開合。有一韻之開合。有一切
之開合。有一聲之開合。別詳論之。其曰音和本眼。如
無却切開合。夫此韻對母之字。則無而他韻。豈盡無
乎。不另換韻。尋切脚。而求開合。此所以二十通廣偏
拘也。須知他韻開合同母。即是同類。狹者。謂來母下
第三等為切。韻逢精清從心邪喻母
第四並切第三。故曰廣通偏狹憑三切四位相通理

不訛。如力小切絲字。是廣門。力遂切類字。是通門。良
獎切兩字。是偏門。力鹽切廉字。是狹門之類。是也。此
來母之丙出切。而前丁喉丁行韻也。如力小切絲。為
廣門。力遂切類。為通門。良獎切兩。為偏門。力鹽切廉。
為狹門。此乃以韻分通門。良獎切兩。為偏門。力鹽切廉。
為此為絲。手俱是音和。但力遂切類。類粗力細。不
來遂切為確。若推沈孫之韻。讀法與今全異。如存於
今而陳氏分之者。中原江陽韻。皆開口也。而陽韻中
分唐光唐為大開口。則光為合口。非合也。半開口。而
略以居偏之耳。如一東寬呼。二冬之冬。則撮口。今天
下亦混之矣。此皆推原音路。細分。應當如此。而致之
沈韻細處。又復不合。則當時所讀不同。吾故曰音有
定而字無定。前人隨習填入。後人據為典要。願欲以
今日之音。讀前人現成填入之譜。孰知其誤與不誤。
古今釋疑 卷之十七

而父遷就之。安知不圓鑿方枘乎。○又一本有二十
七門。即洞真所增衍。如廣韻白伽切。暗為不定音和
門。余何切。耶為不定。就形門去。佐切。仕為不定。音和
就形門。補况切。計是荒音。不定後。一之門。前條中已
附載之。又有非家憑者。如方歎切。蕃文簡切。免之類。
此皆為韻之有警遷移也。中國之字少。外域之音多。
此則新法。別創一例。字彙刻李嘉紹圖。掃去二十門。
或合或狀。以定之。法但存四門。似有見矣。曰標射法。此不過為同母也。
至于割舊日之蔽。論自然之原。全未道破。但云德紅
切東。德同標而紅同韻。如是而已。又不如吳敬甫直
用端紅切東為便。如西法之字父字母。即用之以作

切脚。豈不直哉乎。呂獨抱分陰陽爲叶韻。卽吾所謂腔墜也。吾又細詳同類親切。以合卷偏撮開閉分之。苟是同類。不論何甲乙格。取字行韻也。故定東爲端翁切。東端母也。故敦公亦可切。多烘亦可切。當通亦可切。若德紅之紅則墜聲。不同類矣。此爲自然之極。嚴處自嚴。而寬處自寬。一道同風。莫便乎此。呂氏更以本字平上去入互相爲切。更爲直徑。但字有時不明準。爲天下同知者。故不必泥此也。字彙三活法。一古今釋疑

卷之十七

重

曰隔標法。箭到遇空。或有乖張。則取端之知母。如徒減切。湛芳格切。胎扶基切。皮此仍是類隔不通之弊法矣。湛有七音。如李氏所言之湛。乃和樂且湛之上聲也。與胎相轉。皆初發聲。胎爲舌甲之一。欲音此。就爲腔平腔平上聲去聲。則以韻脚爲主。韻脚是減。爲古斬切。今作今斬切。則定爲狹門閉口上聲之韻矣。仍用端減切之。正切上聲之胎。何爲用徒徒乃送氣聲。舊屬定母。若如李氏意。則以徒減切讀占減之湛。甚無謂也。

湛字之標下字。何嘗有遇空之事。其本攝空矣。深攝之沉在也。且今讀湛甘泉之姓。乃占母。而唐韻五十三嫌中。湛字徒減切。蓋讀爲痰之上聲。古樂府青陽語。羣生嘒嘒。音徒感切。漢書作湛湛。亦音徒感。相如傳紛湛湛。其差錯今。注湛音晃。此確証也。芳格切。胎則是玉鑰匙輕重交互門之陋習。前條攷証較之明矣。扶基切。皮或如中原韻。皮讀如坯。說文皮待羈切。正凡夫所言蒲羈訛爲符羈。符訛爲符。又訛爲扶者。古今釋疑

卷之十七

美

何爲胎襲之邪。以今天下正音讀之。皮當作平宜切。又按韻會。邵食悲切。音與皮同。則宋時之讀如此矣。曰定當以輕切重。則鋪與皮俱屬送氣。滂並之聲。而說文鋪字。普胡切。何以不作甫胡切。而作普胡切乎。可知前人隨意取二字近似者。而或自書其熟習之語。或轉抄而訛。皆有之。豈可故作此牽強纏繞。而反禁革自然之音。和哉。至于胡墜鋪腔。此前人未知分提。而但言輕重清濁耳。天下之事。愈經講求而愈明。

後人明于前代者。本不可勝數。余祇論論之矣。又曰。隔列法。謂箭到乖張。鄰標無可借。直須不出本標。不拘上列下列。隔一隔二。以五六諦審從之。如白伽切。蟬渠寒切。乾許戈切。靴是也。余按此白伽切。蟬渠寒切。不定音和門。渠寒切。乾許戈切。靴是十七就形門。已明知其故矣。由此觀之。李氏于此道。仍是影響。未曾徹底洞見。一半順口求通。一半依違遷就。但曰存其不通之法。以存舊韻中之疑案。以審前代之方言。古今釋疑 卷之十七 五

則可。若曰彼必有理。則吾不須以自然之原破之。卽以彼所引証者。引以破彼。彼已碎矣。又曰濁聲法者。上聲內有十標。標下盡似去聲。蓋濁音也。如多動切。董思光切。小奴罪切。候是也。觀此益知李氏之拙而未透也。每字皆有腔。腔上去入五聲。自經傳百來。皆用四聲通轉。六書諸聲。大半如是。吾別論詳矣。動光士盡罪柱。皆爲上聲者。沈約之所填也。韻會動字。亦在送韻。士亦在寅韻。如以經傳子史攷之。古人通轉

之聲甚多。今欲定此動字爲上聲。則如家塾中讀書發圈足矣。如以切定上去。但論韻脚。何不取天下共知之去聲爲送爲仲。天下共知之上聲爲董爲孔乎。而乃立門法哉。

字母增減

等韻之學。元魏時釋神珙始顯。而三十六字母。崇文總目曰。唐守溫所撰也。呂介孺曰。大唐舍利創字母三十。後溫首座益以孃床幫滂微奉六母。則是此法。可增可減矣。蓋等韻之來。初由譯成。所譯之字。必有方言。與今異讀耳。若今之泥孃疑喻影。豈有分乎。介孺曰。泥舌頭孃舌上。非也。孃入齊韻。自爲泥矣。讀孃則同目。讀當則同審。想唱在孃當之間。以知微悉之音。順呼。應似當字。知微澄既與照穿床類。則安得孃不與禪審類乎。所以然者。劉長民胡雙湖謂河圖突洛古今釋疑人卷之十七

書。惟金火互位。而徵商適位。金火故舌齒相通也。介孺曰。疑有訛呼爲夷者。蓋謂疑用力斬脣。使聲橫放于兩牙間。而喻影但虛引喉與脣無涉也。旁證之。乃疑字也。儀禮疑立。卽疑立。然疑疑又同泥矣。攷說文唐韻。凡安恩罌惡襖昂等字。俱用烏字五字作切。故繫而令人則半作脣聲。是則陸孫諸公。原不分矣。故劉士明歌曰。知照非敷通互通。泥孃穿微用時同。澄床疑喻相連屬。六母交參一處窮。吳幼清曰。三十六母。俗本傳說。而莫或止也。群當易以芹。非當易以威。知微牀孃四字宜廢。圭缺群危四字宜增。樂安陳晉翁。以指掌圖爲之節要。卷首有切韻須知。于照穿牀

孃下注曰。已見某字母下。于經堅輕牽攀皮外。出局

涓傾圈瓊拳。則宜廢宜增。亦已瞭然。草廬發此論端。可謂卓識。然非豈可易威。威乃喉聲影母。非乃輕唇殊不相及。趙凡夫又言母有不足。補其輕重。見溪群疑曉匣影日。則補于開喬危。好故眼習。喻來則補運。離之類。熊與可亦欲加母。皆各見其一得。終非定論。欲加母者。以迄衆不明也。吳敬甫則減母用三十一字。葉敬君則用三十。韻表依士明訣。減知微澄孃附喻下。故用三十一。張洪陽惟用二十。以早梅詩約之曰。東風奉夫破滂早精梅。明向匣暖泥一疑影枝。知開溪水幫雪邪。無微人日見。春穿床從從天定上禪來。李如眞則平聲母用三十一字。仄聲母用二十一字。書文音義便考曰。三十六母。除知而聲有清濁。如通清同濁。荒清黃濁是也。三十一母中。見幫端照精五母。皆有清而無濁。疑微明泥來日六母。皆有濁而無清。此外溪與群。曉與匣。影與喻。敷與奉。滂與平。透與廷。穿與床。審與禪。清與從。心與邪。二十母。皆一清一濁。如陰陽夫婦之相配焉。然惟平聲。不容不分清濁。仄聲止用清母。悉可該括。故并去

眞庚能備各母異狀

切韻聲原曰唇舌腭齒喉之用有圖唇。舌。口。含。舌。卷。喉。齒。齊。穿。牙。引。喉。逆。鼻。腭。上。舌。根。縱。唇。送。氣。口。合。唇。開。諸。法。聲。爲。韻。造。其。狀。卽。異。如。康。董。切。孔。孔。與。康。皆。見。母。而。初。學。不。解。則。何。不。以。坤。董。切。之。蓋。見。有。公。干。居。喻。有。移。吳。昂。此。人。之。所。疑。也。以。中。國。之。字。呼。見。母。旁。響。于。東。韻。則。爲。合 堅 安而。無。其。字。故。成。公。字。呼。見。母。于。寒。韻。則。爲。合 堅 安而。無。其。字。故。成。干。字。呼。見。母。于。魚。韻。則。爲。合 箕 于而。無。其。字。故。成。居。字。呼。喻。母。于。透。韻。則。爲。合 容 透而。無。其。字。故。成。移。字。呼。喻。母。于。鳴。韻。則。爲。合 容 烏而。無。其。字。故。成。吳。字。呼。喻。母。于。汪。韻。則。爲。合 容 烏而。無。其。字。故。成。昂。字。昂 五 剛 切。今 法 爲 思 剛 切。蓋 俗 以 此 與 吳 作 忍 唇 聲。論。親。切。音。和。則。前。人。實。近。于。粗。也。今。詳。韻。中。聲。最。多。者。惟。有。眞。文。思。庚。青。蒸。侵。於。翕。開。略。縫。撮。偏。忍。送。之。狀。字。字。皆。備。其。次。惟。先。天。之。韻。故。自。孫。叔。然。爲。反。切。卽。有。經。堅。丁。頤。等。轉。法。玉。篇。載。之。指。南。以。爲。浮。淺。豈。

知其理乎。先天本從眞轉。古通一韻。然已不加溫亨之盡矣。何謂眞。眞。天。通。曰。威。國。策。陳。軫。史。記。作。田。軫。陳。子。詩。應。田。縣。鼓。宋。書。樂。志。引。作。應。陳。縣。鼓。左。傳。渾。良。夫。乘。衷。旬。而。杜。陸。德。明。經。典。釋。文。音。旬。之。證。反。則。唐。猶。有。此。聲。說。文。類。牘。圖。以。眞。爲。聲。煙。煙。以。眞。爲。聲。駟。細。以。川。爲。聲。說。文。類。牘。圖。以。眞。爲。聲。煙。煙。以。眞。爲。聲。駟。橫。行。類。實。津。年。田。韻。陳。申。文。斤。民。勤。天。並。列。可。知。西。音。亦。然。又。如。沈。韻。十。三。元。與。魂。哀。爲。一。漢。地。理。志。同。並。舉。並。音。件。按。古。有。讀。半。爲。笨。者。益。知。古。人。聲。口。近。世。吳。元。滿。音。韻。凡。諸。音。門。滿。音。猛。浸。音。悶。則。新。安。人。之。鄉。語。按。旋。韻。圖。庭。青。正。當。春。秋。二。分。之。候。故。其。聲。和。平。何。謂。自。然。之。氣。不。相。應。哉。是。以。古。人。于。音。和。

古今聲疑

卷之十七

七

之。迄。韻。異。狀。者。以。此。調。唱。其。數。自。諧。從。未。有。人。提。出。耳。益。知。切。法。之。專。于。音。和。音。和。之。當。專。取。同。類。也。

空啞上去入

古人平仄互通。但麤叶耳。沈約始定平上去入四聲。而周德清中原音韻始分平聲爲陰陽。以空喉高聲爲陰。堂喉下聲爲陽。此前所未發。故三十六母。清從心邪。一列禪呼。而持蒸切澄。行韻混取。皆不知陰陽之故也。而論理者曰。輕清爲陽。重濁爲陰。則與挺齋相反矣。張世南謂衣冠平聲爲陰。着衣之衣。冠巾之冠。去聲爲陽。此經生附會之談。非知此道者也。挺齋

古今釋疑

卷之十七

五

見陰本字空喉。陽本字堂喉。但取例說未詳其名之合理耳。要之法則一定。名則隨人所取也。聲原故以空聲啞聲目之。如通字爲空。同字爲啞。使人易解。猶言印章之陰陽文。何如言朱文白文之爲明切乎。自高安提出。李士龍音義便考。用之以并母。呂獨抱泰交韻用之以立切。可謂善矣。但未通暢其所以然。而郝京山論平上去入之下。更有一聲。如崩轉琤不幫是也。此乃歸母耳。不能定其必爲幫。或爲把。或爲泰

皆可。何如空啞上去入之自然不移也。按西儒耳目

資。亦以清濁上去入爲五聲。正與空啞上去入關合。蓋五音相生。爲宮徵商羽角。既生之後。則宮商角徵羽。其聲以次漸高。人之空啞上去入。乃自然之宮商角徵羽。唇舌牙齒喉。則初排位立號之羽徵角商宮也。以啞起。以空收。卽京山之意。京山不言空啞。而別贅一字。則似蛇足耳。近見翻刻中原韻者。強分上去入亦有陰陽。彼謂有送氣用力之別。若然。則何以處

古今釋疑

卷之十七

五

夫平聲之送氣用力。而又自有空喉啞喉之陰陽乎。故標例曰。空啞。請問上去入有啞聲啞聲否耶。可爽然矣。惟入有起抑聲。各方言語不定。如莫沒佛合等字。皆起抑任意。考之古人。韻脚不分。切脚無據。遍搜歌謠箋註。俱無有河証明者。然按之今日。確有此音。當是開口齊齒之韻收抑入。合口之韻收起入。蓋入爲極聲。聲極則轉。轉復爲平。黃鍾位子。自子而左旋。周十二律。貞下起元。必然之理。總之以無餘聲。餘聲

皆平可悟五音皆官五聲皆平矣故獨平有腔腔而
 謂及有陰陽者鑒說也履按腔平復有二聲如逢長
 來茶之類今中州吳下及敝鄉之音皆高于腔平生
 下地之聲爲哇其音實高于腔平萬國但有音無字
 皆然不獨中州吳下敝鄉之土音也其字卽抑是三平上去
 二入共七聲用止用五腔腔則不可不明耳

古今釋疑 卷之十七

五

發送收新譜

端 徵發聲

透 徵送聲

泥 徵官收

精 商發

清 商送

心 商官收

知 徵商合發

穿 徵商合送

審 徵商合官收

日 收餘 商徵
合官

微 羽官收

疑 角官收即
爲官深發

曉 官淺發送

夫 羽官送

微 羽官收

古今釋疑 卷之十七

五

發送收

玉篇舊譜。腭舌唇喉橫列皆四字。而齒獨五字。蓋腭舌唇喉皆有五聲。以不用其字也。推一陰一陽之理。原有六位。亦以音不用而刪。齒所以五者。舌齒同司口之中門。人用舌激齒之聲常多。故此列之字。可譜而書。他列未嘗無其音。而難于譜字耳。且商主肺。肺主音。是以屬之齒焉。實則前人未明腔聲。腔聲無處消腔聲之字。所以添贅一母。依如真合清與從。心與

古今釋疑

卷之十七

五

邪。則齒僅三字。安有五乎。再并溪與群。透與廷。滂與平。呂介孺特辨正定音近聽。並音近聘。士龍竟改廷平。是也。曉與匣。影與喻。腭舌唇喉。亦無四字矣。且舊譜橫列腔聲。直列平上去入。又無腔聲。不要重複耶。故聲原定發送收為橫三。腔聲上去入為直五。真天然妙叶。不容人力者也。何謂發送收。如唇之細。舌之東。腭之公。齒之櫻。喉之翁。初發聲也。唇之送。舌之通。腭之空。齒之聰。喉之烘。送氣聲也。唇之替。舌之膿。辰州晉人為膿包。其音作腔喉讀。江北謂兒女囁囁。

之囁。亦作能通切。腭之翁。齒之鬆。忍收聲也。金尼閣曰。甚。曰

次。曰中。卽是此意。初一聲發于中。第二聲送之。謂之次。後一聲用力而忍收之。謂之甚。合於釋談章之波梵摩。更何疑乎。或曰。四音皆符發送收。而宮獨先送後發。竟無收聲。何耶。蓋喉爲五音之統。既列之五音之尾。則在後主收。故先唱送聲。後唱發聲。無收聲者。四音之收聲。疑泥明心微禪。皆兼喉也。喉者宮土也。土分位于四時之末。則此理矣。且黃鍾之本有◎字。

古今釋疑

卷之十七

早

略近恩翁切。唇舌牙齒俱不動。而喉間作聲。爲收聲餘聲之原。凡聲之忍收聲盡歸焉。卽謂喉之忍收聲。寄于齒腭舌唇亦可。而宮尤與角通。角之收。卽爲宮之發。故疑與影同母。以五音生自宮而終于角也。宮羽之通。以五音生完後輪之。則宮羽首尾相接也。河圖水一。地六成之。而洛書中五。合下一爲六。水土載人之本。長生又同。喉唇爲內外總關。故宮羽尤通。縫唇無聲。非夫奉全兼宮之送。而宮之影喻。亦兼縫唇之發也。

叶韻

詩騷古逸不協沈韻則爲古叶音此不知古自有音後以世之反覺古爲異耳如麻韻多入魚韻不卽入歌韻此其最較也下音戶馬音門甫切者音精野音上與切後人音轉爲治乃更製豎二土不已複乎家音姑賈音古茶卽茶地志茶陵音式奢反則一字相轉明矣車古但音居後乃音扯平聲雅鳥一聲鏡歌朱驚魚以烏注引魚魚雅雅古歌有衙衙讀作子子

古今釋疑

卷之十七

聖

後御有迂音轄字或亦音迂而古但有御離騷來御叶日夜其實舊注夜有羊茹切之音也忍而不能舍叶惟靈修之故則舍亦有御音鍾鼎文余皆作舍故舍亦余聲亞惡相通漢周亞夫印作惡夫惡谷侯作亞谷項王暗啞本作暗噎左傳婁豬艾瑕瑕亦有居音詩不吳不放吳音話吳从口从吳本有話義而古但有吾音何承天別創吳字以爲大口豈不贅乎詩瑕叶胡牙叶居楚辭遠遊霞叶徐龜策傳瑕叶徐急

就章把叶租音權歷書歸邪于終邪音餘聘禮十搜曰托又作柁孫愐音陟嫁切而金日磾封柁侯音丁故切谷永傳百官盤互師古曰互或作牙北史文苑傳彼此好尚牙有異同郭璞用牙見牙互合用此魚麻之通証也漢書彡姐反注音姊也卽區古但有迤音日斜卽日曬天問幹維焉繫天極焉加八柱何當東南何虧注加音基此支麻之通証也黃帝巾机銘行將爲蛇叶將用斧柯蛇有鼃音楚辭化與他叶他

古今釋疑

卷之十七

聖

在歌韻化音訛此歌麻之通証也董子曰仁人也義我也左傳蛾析戴記蛾子時術之長楊賦扶服蛾伏皆讀爲蟻此歌支之通証也江夏黃童天下無雙黃鵠歌雙與雄叶降音近烘此東陽之通証也大橫庚庚余爲天王慶音羌行音杭此陽庚之通証也他如真先之通寒山之通皆支之通蕭尤之通無不肯然其可強哉後人漸變止安其日習聞稱者亦如今世之便周德清卽詩遵沈孫烏能語言謳歌從之耶必

讀父母之母爲畝。夫婦之婦爲否。打爲頂。內爲耐。卦爲惟。盡柱士市皆上聲。自然不近情矣。

沈韻

世守沈約之韻者。因唐以詩賦設科。頒于禮部。易名曰禮部韻略。歷代沿習。遂莫敢違背。自沈韻行而古音盡泯矣。今按上古之音。見于經傳諸子。漢晉之音。見于鄭應服許之論註。皆隨自然之氣。其韻多通。東晉謝安。乃屬徐廣兄弟作音釋。因取江左之方言。而梁沈約增定之。始分四聲。號曰類譜。江左既多用吳音。而休文又加武康之語。故今惟吳越牙吻。與沈韻合。然以天下之大。獨從數郡鼓唇。於宇內當百之四五耳。天地鍾人之氣。遂偏至此。豈通論乎。孫愐作唐韻。于沈所分。全不敢合。而不安者。又細分之。丁度司馬光黃公紹毛晃等皆依之。惟吳棫取易書詩而下及歐蘇。凡五十家。以爲韻補。朱侍講因用其說於詩傳楚辭注。然宋人詩賦。知古人之通。則隨意妄叶。不可爲法。才老多引之。而先秦兩漢之音反遺。亦何貴乎。直至元周德清爲中原音韻。起而暢之。始洽人情。

開其端者則溫公譜不起于杯戴蒙讀佳畫爲加化已漸轉矣履按春秋桓公六年寔來公羊傳曰謂之以其畫我故簡言之通雅曰以千年中原儒者不特也。是畫化同音矣。著中原之音而待德清耶所少者入聲。今賴正韻正韻一書其韻之大經乎。洪武中樂韶鳳宋濂王侯李奉詔撰本中原韻而存入聲論蓋聲音語言本隨世轉。天地推移而人隨之。自然之勢。今日之變沈孫卽沈孫之變上古也。學者猶欲是古非今。總由學問未古今釋疑卷之十七

深無定識耳。如沈寧菴謂浮字不宜入模韻豈知浮所辨仍屬吳音。又謂肱肱兄崩涼育弘。鵬不宜收之東鍾乃自習于偏頗耳。

方言

音義釋說曰。古今方言亦變矣。左傳鬲穀於莧。虎也。高誘注淮南子。楚人謂恨不得爲極治。謂牢曰雷。招魂餘聲爲些。去聲。陳涉傳夥頤。貨殖傳果隋。注今語爲果搖。服虔曰。楚人謂橋曰圮。音頤。蘇林曰。南方人謂抱小兒爲面雍樹。如淳曰。齊人以不知爲丘。章懷謂漢以蜀爲叟。水經注謂豕爲琴之類。今皆無此鄉語。揚雄方言所載。十半與今不合。卽郭璞所云。憺憺閭閻。們渾。肥腰。慙慙。遽矜。黠結。了戾。胎脾。律踞。等語。亦在彷彿間。世說朴近。如所云寧馨。爾馨。何乃。匄。虺。瓦弔。俱無此聲於江南。則聲與讀兩相轉耳。其可推者。些。去爲平。乃。匄。爲那。行是也。漢匈奴謂天子爲撐犁孤塗。謂孝爲若鞮。考北魏遼金元史。有之乎。可知鄉談隨世變而改矣。不攷世變之言。豈能通古今之詰。而是正名物乎。按漢以來傳注。每用方言。黨所也。踴豫也。悵狂也。助適也。于諸置也。如卽不如。讀伐長。

言之殷如衣。悅爲粉。所爲鼓。祭爲醴。溷作澤。疾爲威。衡如根。薪爲雉。地堅爲各。湯熱爲觀。沽酒曰滌。穿地曰竈。蛤灰爲义灰。土釜爲牟器。禿髻。楊葉。繩絨。杯杆。掉磬。扶提。脾肚。鳥翅。轉驛。伏兔。胡子。侏大等。皆以此訓解。後世卷浩汗。何暇于察通言。間見才老讀務爲蒙。新都讀日如熱。京山轉母爲模。豈無稽者乎。歟。通古義。先通古音。聲音之道。與天地轉。歲差自東而西。地氣自南而北。方言之變。猶之草木移接之變也。

古今釋疑

卷之十七

吳

歷代訓詁識緯。歌謠小說。卽具各時之聲稱。惟留心者察焉。履按孫炎作反切。本出于俚里常言。宋景文筆記之。如鯽溜。突樂。鄺令。窟籠。不可勝舉。訛失日以遠矣。然相沿各有其原。考之于古。頗有開合。方音乃自然而轉者。上古之變爲漢晉。漢晉之變爲宋元。勢也。老父故作諺原。若焦潘國俗書刊誤。取諸篇海。乃郎仁寶之載宋禠字耳。何子元之記竿頭。見餘冬序錄。范成大之例。張園牽仆。見桂海虞志。是猶欲存遠方之事實。

者也。

古今釋疑卷之十七終

古今釋疑

卷之十七

吳

古今釋疑卷之十八目錄

安成

楊霖竹巷訂正

吳雲舫翁參閱

九章皆勾股

勾股出河圖

加減乘除出洛書

積矩

度量衡

古今釋疑卷之十八目錄

汗青閣

古今釋疑卷之十八

合山方中



九章皆勾股

周禮保氏注九數曰方田以御田疇界域曰粟米以

御交質變易曰差分一名以御貴賤稟稅曰少廣以

御積羈方圓曰商功以御功程積實曰均輸以御遠

近勞費曰盈朒玉人疏引盈不足術曰玉方寸重以

御隱雜互見曰方程以御錯糅正負曰勾股一名旁

古今釋疑卷之十八

汗青閣

典云今有重差夕桀以御高深廣遠此所謂九章也

夕音的即旁要也李賢曰九章周公所作比九篇藝經又云周公作相閱今已亡

惟周髀算經存然止明勾股不及九章數度衍曰偃

矩以望高覆矩以測深臥矩以知遠勾股之自爲用

也環矩以爲圓合矩以爲方方數爲典以方出圓勾

股之所生也數有可見者有隱而不得見者有互見

者有旁見者其變無窮藏於圓方少廣圓方所出也

方田商功皆少廣所出一方一圓其間不齊始出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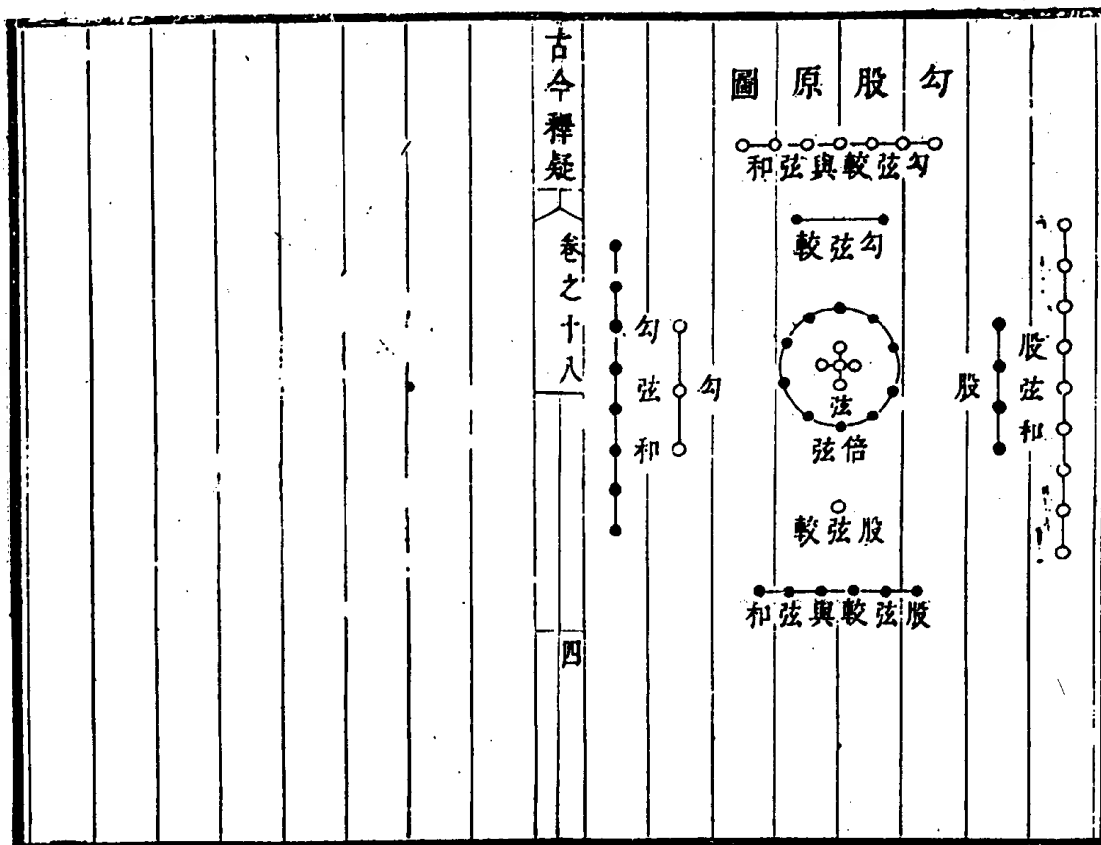
分而均輸對差分之數。盈朒者脩差求均。又差分均輸所出。而以方程濟其窮度也。量也。衡也。原于黃鍾。粟布出焉。黃鍾出于方圓者也。三分益一。圓周變爲方周。詳少廣章三分損一。圓積變自方積。詳少廣章故勾股之容。圓方不同。方田少廣生焉。折半以平。粟布均輸生焉。盈朒方程。生於諸和。商功差分。生于諸較。勾股豈非九數之原乎。然而不得不設爲九章者。便于用爾。田疇界域。或見於勾股少廣。方田統之矣。交質變易。古今釋疑。卷之十八

或見于差分均輸。粟布統之矣。故九章以用而分。不以數而分也。泰西立十八法。盈朒白墨借互徵。方程曰雜和較乘。分少廣爲九。而開方諸法有其七。其二。曰遞加倍加。勾股有其略。差分仍爲差分。粟布商功。見于三率。均輸見于重準測。各異而理同也。加減乘除出于洛。亦成于勾股。和者勾股弦之相併也。而加較者勾股弦之相較也。而減成勾股自之而爲弦。詳勾股章則乘成弦積。開方而爲弦。詳勾股章則除成益有積。詳勾股章則乘成弦積。開方而爲弦。詳勾股章則除成益有積。詳勾股章

河卽有洛。有勾股。卽有加減乘除也。履按古法。用作二百七十一枚。而後成六祇。爲一握。此正如今之算盤。但制度難考。後世推知珠算。泰西則有筆算。算二法。履于南康。又得尺算一法。以遺仲兄。兄曰。珠算出洛書。洛書左右上下皆十五。故珠用十五也。下五珠洛之中五也。上二珠作十。洛之二數相對成十也。華算皆出九九。尺則出于三角。用之。則乘莫善于籌。除莫善于筆。加減莫善于珠。比例莫善于尺。然四算一理也。加者益也。減者損也。益而復益。則爲乘。損之又損。則爲除。乘除亦加減矣。損藏于益。乘卽除矣。益藏于損。除卽乘矣。以小知大。以寡知多。彼以徵此。虛以徵實。無往而非比例也。

古今釋疑 卷之十八

三



勾股出河圖

九數出於勾股。勾股出於河圖。此自吾仲兄位伯數度衍始言之。其言曰。周髀曰。勾廣三。股修四。徑隅五。天數二十有五。弦之開方也。弦五數。五其五。為二十五。河圖之數。五十有五。中五不用。用其五十。乃合勾自之。股自之。弦自之之數也。勾三數。自乘得九。股四數。自乘得一十六。弦五數。自乘得二十五。合為五十一。勾三陽數也。居于左。和弦而為八。故八與三同位。股四陰數也。居于右。和弦而為九。故九與四同位。弦五。古今釋疑 卷之十八 五五。勾股所求之數也。故居於中。勾與弦較得二。居上。股與弦較得一。居下。勾弦較二。與弦和為七。故七與二同位。股弦較一。與弦和為六。故六與一同位。弦居中。倍為十。而倍之之數不可用。故洛書不用十也。勾股居左右。兩較居上下。四和居四圍。豈偶然哉。勾不盡於三。而始於三。股不盡於四。而始於四。弦不盡於五。而始於五。較不盡於一二。而始於一二。和不盡於六七八九。而始於六七八九。此勾股之原也。

古今釋疑				圖原除乘減加			
卷之十八	乘 一九為九	除 一除九得九 九不能除一		加 一加六為七	減 六減一為五		
	乘 二八為十六	除 二除十六得八 除十六得二		加 二加七為九	減 七減二為五		
	乘 三七為二十一	除 三除二十一得七 七除二十一得三		加 四加九為十三 去存三	減 九減四為五		
	乘 四六為二十四	除 四除二十四得六 六除二十四得四		加 五加八為十三 去存一	減 八減三為五		

加減乘除出洛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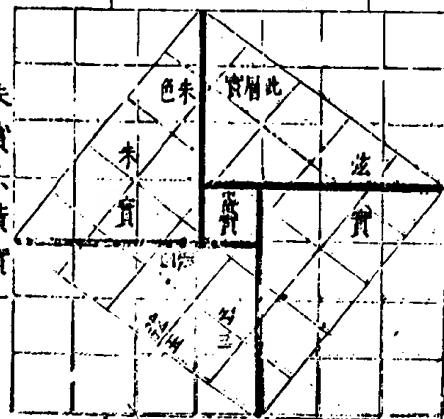
數度衍曰不用十而用九。河圖變為洛書加減乘除之數皆從洛生而九數之用備焉。加者併也。一陰一陽相併而生陽為用。故一併六為七。七併二為九。九併四為十三。去十不用。所生為三。三併八為十一。去十不用。所生為一。此加之原也。減者去也。陰中去陽則六去一為五。八去三為五。陽中去陰則九去四為五。七去二為五。此減之原也。乘者積也。除者分也。一無積分相對而為乘除者。一九不與焉。一九自有乘除。特不賴他數爾。二與八對。二其八。八其二。所積皆十六。即所載東南三四九之數合矣。二分十六得八。八分十六得二。此二與八之互見也。三與七對。三其七。七其三。所積皆二十一。不用三下之八。七下之六。而一二四五九之數合矣。三分二十一得七。七分二十一得三。此三與七之互見也。四與六對。四其六。六其四。所積皆二十四。三八亦積二十四。不用三八而

一二五七九之數合矣。四分二十四得六。六分二十四得四。此四與六之互見也。五宜與十對。而洛書無十。故以中五乘四隅所積之數。必止于十而無餘。五乘二爲一十。是爲兩方之數。四正四隅。兩方相對皆十。五乘四爲二十。是爲四方之數。四正合爲二十。四隅亦合爲二十。五乘六爲三十。是爲六方之數。四正二隅。合爲三十。五乘八爲四十。是爲八方之數。四正四隅。合爲四十。五除十得二。五除二十得四。五除三十得六。五除四十得八。二古今釋疑

卷之十八

八

積矩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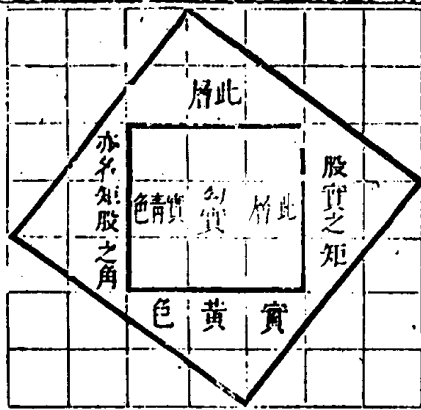


弦圖 弦實二十五朱及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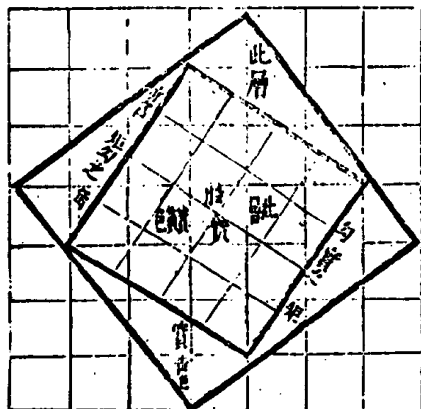
三圖見周髀算經即勾股方圖按趙爽所云云是依經爲圖是始有之。

古今釋疑 卷之十八

左圖 股實十六黃



股實之矩十六黃



勾實之矩九青

積矩

周髀商高曰數之法出於圓方趙爽曰圓徑一而周三方徑一而匝四伸圓之周而為勾展方之匝而為股其結一角邪通弦五或圓方邪徑相通之率故曰數之法出於圓方按徑一周三尚不足故司馬溫公以徑七周圓出于二十二數度衍更定以徑十七周五十二方方出于矩矩出于九九八十一九九者乘除之原也故折矩以爲勾廣三股修四徑隅五既方之外半其一矩勾股之法先知二數然後推一見勾股然後求弦先各自乘成其實實成勢化外乃變通故曰既方其外或并勾股之實以求弦實之中乃求勾股之分并實不正等更相取與互有所得故曰半其一矩其術勾古今釋疑人卷之十八

股各自乘三三如九因四一十六并爲弦自乘之實二十五減勾于弦爲股之實一十六減股于弦爲勾之實九環而共盤得成三四五言取并減之積環屈而共盤之謂開方除之其一面故曰得兩矩共長二十有五是謂積矩兩矩者成三四五也兩矩共長二十有五是謂積矩兩矩者自乘之實共長趙君卿崇文總目云名爽而南唐志者并實之數趙君卿作趙嬰鮑澹之謂是一人國注曰勾股各自乘并之爲弦實開方除之即弦實日假令勾三自乘得九股四自乘得十六并之爲二十五開方除之得五爲弦也唐寅曰五五二十五弦實四面按弦圖又可以勾股相乘爲朱實二股相乘其一也倍之爲朱實四以勾股之差自相乘爲中黃十二也

實以勾弦差二倍之爲四自乘得一十六爲左圖中實黃實也李淳風曰驚所云苛求異端雖合其數于率不通寅曰勾股之差其加差實亦成弦實加差實數一也自乘得一一如一其加差實亦成弦實并外矩青八得九并中黃十六得二十五亦成弦實也淳風曰雖合其數于率不通寅曰加差實之一于前文所言朱實四之上朱實之四爲以差實減弦實半其二十四加一爲弦實二十五也

餘以差爲從法開方除之復得勾矣以差實九減弦六半之得八以差一加之得九開之得勾三也淳風日注宜云以差實一減弦實二十五餘二十四半之爲十二以差一從開方除之得加差于勾即股加差勾三爲說雖合其數於率不通加差于勾即股加差勾四也凡并勾股之實即成弦實勾實九股實十六股四也

古今釋疑人卷之十八

或矩于內或方于外形詭而量均體殊而數齊勾實之矩以股弦差爲廣股弦并爲袤以股弦差一爲廣爲袤左圖而股實方其裏爲左圖中減矩勾之實于外青也

弦實開其餘即股減矩勾之實九于弦實二十倍股在兩邊爲從法開矩勾之角即股弦差倍股四得八爲從法開矩勾加股爲弦加差一於股以差除勾實之角九得一也

得股弦并即股四弦五并爲九也以并除勾實亦得股弦差以九除勾實九令并自乘與勾實爲實令并得股弦差一

得九自乘為八十一又與併并為法倍股弦并九得
勾實九加之得九十為實併并為法十八者為法
所得亦弦除之得五為弦實曰勾實減并自乘如法
為股以勾實九減并自乘八十一餘七股實之矩以
勾弦差為廣勾弦并為袤股實之矩以勾弦差二而
勾實方其裏減矩股之實於弦實開其餘即勾勾實
方在右圖裏以減矩股之實十六千倍勾在兩邊各
弦實二十五餘九開之得三勾也倍勾在兩邊各
也實曰倍為從法開矩股之角即勾弦差加勾為弦
之得六倍為從法開矩股之角即勾弦差加勾為弦
加差二於勾以差除股實得勾弦并十六得八勾三
三則弦五也以差除股實得勾弦并十六得八勾三
古今釋疑下卷之十八

弦五并以并除股實亦得勾弦差以并除股實十令
為八也與股實為實今并八自乘得六十四為實倍
并為法倍勾弦并八所得亦弦除之得股實減并自
乘如法為勾以股實十六減并自乘六十四餘四兩
差相乘倍而開之所得以股弦差增之為勾以股弦
勾弦差三得二倍之為四開之得以勾弦差增之為
二以股弦差一增之得三勾也倍勾在兩邊各
股以勾弦差二增兩差增之為弦以股弦差一勾弦
也倍弦實列勾股差實見弦實者以圖考之倍弦實

滿外大方而多黃實黃實之多即勾股差實倍弦實
得五十滿外大方七七四十九而以差實減之開其
多黃實黃實之多即勾股差實也倍弦實一減五十
餘得外大方大方之面即勾股并餘四十九開之即
大方之面七也令并自乘倍弦實乃減之開其餘得
亦是勾股并也令并自乘倍弦實乃減之開其餘得
中黃方黃方之面即勾股差并七自乘得四十九倍
減之餘即中黃方差實一以差減并而半之為勾以
也故開之即勾股差一也以差減并而半之為勾以
一減并七餘六加差於并而半之為股以差一加并
半之得三勾也加差於并而半之為股以差一加并
之得四其倍弦為廣聚合倍弦二十五為五十為廣
股也其倍弦為廣聚合倍弦二十五為五十為廣
古今釋疑下卷之十八

得十為廣聚合今鸞云倍弦二十五者而令勾股見
錯也實曰勾廣一聚九股廣二聚八
者自乘為其實四實以減之開其餘所得為差令自
以七七自乘得四十九四實大方勾股之中有四方
一方之中有方十二四實有方四十八減上四十九
一也開之得一方即勾股差一為風日令自乘者十自
乘得一百四實者大方廣聚之中有四方若據勾實
而方一百四實者大方廣聚之中有四方若據勾實
六十四開之得八即廣聚差此是股弦差減股弦并
餘數若據股實而方一百四實者大方廣聚之中有
六十四減上一百餘三十六開之得六即廣聚差此
是勾弦差減勾弦并餘數鸞說錯也實曰廣聚差者
勾廣一而聚九股廣二而聚八廣聚相減之餘也
以差減合半其餘為廣三廣也淳風曰以差八六各

減合十餘二四半之得一二。一即股弦差。二即勾弦差。以差減弦。即各衰廣也。說錯也。實曰。以勾之廣衰。八減廣衰合十餘二。半之為勾之廣。以股衰。六減廣衰合十餘四。半之為股之廣。二注皆未盡。減廣于弦。即所求也。以廣三減弦五。即所求差二也。所求股四勾。三。說錯也。觀其迭相規矩。共為反覆。互與通分。各有所得。故曰。其裁制萬物。唯所為之也。履按三圖。趙甄李唐所注。其槩也。時論曰。此大衍之數。三四五十二也。勾股開方實。二十五也。三四五之開方實。五十也。積矩之圖。為四十九。以中黃藏其一焉。以五五之古今釋疑。卷之十八。實居中。則外周二十四也。四其十二。則中黃如單井。闕于之十字焉。除中交之十字。則四各九交。用中道。則為十六。以介數之。亦八八也。策即有數。即具五方。何往非圖書引觸。獨算經哉。方分各二。則一百九十六也。除中黃四。則一百九十二也。勾六。實三十六。弦十。實一百。共二百。除各三。則四百四十一也。除中黃九。則四百三十二也。勾九。實八十一。股十二。實一百四十四。弦十五。實二百二十五。各四四。則七百八十四也。除中黃十六。則七百

六十八也。勾十二。實一百四十四。股十六。實一百二十五。實二百五十六。弦二十。實四百。各五五。則一千二百二十五也。除中黃二十五。則一千二百也。勾十五。實二百二十五。股二十。實一百六十六。實六百二十五。各六六。則一千七百六十四也。除中黃三十六。則一千七百二十八也。勾十八。實三百二十四。股二十四。實一百九十九。實七百七十六。弦三十。實二百九十九。各七七。則二千四百一也。除中黃四十九。則二千三百五十二也。勾二十四。實四百四十一。股二十八。實三百八十八。實一千三百三十六。弦三十五。實一千二百二十五。各八八。則三千一百三十六也。除中黃六十四。則三千七十二也。勾二十四。實五百七十六。股三十二。實一千二百。實一千二百二十四。弦四十。實一千六百。各九九。則三千九百六十九也。除中黃八十一。則三千八百八十八也。勾二十七。實七百二十九。股三十六。實一千二百九十六。弦四十五。實二千二十五。三開方則九也。三開立則二十七也。析其三之一。則十八為長方立。而邊條九也。又橫析三之一。則角立三也。兩邊各立六也。方立者十二也。四開方。十六也。四開立。六十四也。析其四之一。則四十八為長方立。而邊條立十六也。又橫析四之一。則角立四也。兩邊各立十二

也。方立者三十六也。五開方二十五也。五端立百二十五也。析其五之一。則百為長方立。而邊條立二十五也。又橫析五之一。則角立五也。兩邊各二十也。方立者八十也。六開方三十六也。六開立二百一十六也。析其六之一。則百八十為長方立。而邊條立三十六也。又橫析六之一。則角立六也。兩邊各三十也。方立者一百五十也。七開方四十九也。七開立三百四十三也。析其七之一。則二百九十四為長方立。而邊條立四十九也。又橫析七之一。則角立七也。兩邊各四十二也。方立者二百五十二也。約言為自乘。積多奇餘秒。隨難析爾。加方圓其中。即天方圓也。崇禎庚辰。先中丞公與黃公石齋在西庫論其法。則盡於此矣。六十易黃公衍此。詳見三易洞璣。四卦人知其扁一層也。彼亦具開立之理焉。扁有縱橫兩盪立。又有縱橫兩盪。乾除其兩盪。而用七子。則循之除邊一也。除乾坤循之除邊二也。積以起數。陰陽可得而針帶剪補之矣。用以為鼎積芻童圓容之

古今釋疑

卷之十八

一

量其一端也。

古今釋疑

卷之十八

一

度量衡

嘗攷度量衡。大約今大於古。蔡邕獨斷曰。夏十寸爲尺。殷九寸爲尺。周八寸爲尺。通鑑外紀曰。禹十寸爲尺。湯十二寸爲尺。武王八寸爲尺。禮記王制曰。古者以周尺八寸爲步。鄭注曰。周尺之數未詳聞也。按禮制。周以十寸爲尺。蓋六國時多變亂法度。或言周尺八寸。春秋正義引說文云。手長八寸謂之咫。周尺也。陳詳道曰。周十寸八寸皆爲尺。考工記于案言十有古今釋疑卷之十八

二寸。於鎮圭言尺有二寸。此十寸尺也。說文王制所云。此八寸尺也。郎瑛曰。秦尺比周七寸四分。漢官尺比周一尺三分七毫。劉歆銅斛尺。後漢建武銅尺。與周同。三國吳蜀同周。魏尺比周一尺四分七釐。後魏前尺比周一尺二寸七釐。中尺比周一尺二寸一分一釐。後尺比周一尺二寸八分一釐。晉田父玉尺。與梁法尺比周一尺七釐。晉後尺比周一尺六分二釐。宋齊尺比周一尺六分四釐。梁表尺比周一尺二分

二釐一毫。陳尺同晉後。東魏尺比周一尺五寸八釐。後周市尺與後魏後尺同。隋開皇官尺同上。後周市官尺皆萬寶常所造水尺。比周一尺一寸八分六釐。以前多銅爲。唐尺與古玉尺同。開元尺度以十寸爲之。至此用木。唐尺與古玉尺同。開元尺度以十寸爲尺。尺二寸爲大尺。五代世短多應相襲。志亦無考也。惟周王朴所定尺比周一尺二分一釐。及宋景表尺比周一尺六分三釐。胡瑗樂書表尺比周一尺七分。司馬光布帛尺比周一尺三寸五分。已上宋之三尺。古今釋疑卷之十八

義諸書皆沿論似當。元尺傳聞至大志無考焉。宋張時本有一尺之制。子賢言京口甘露寺二鐵錢有文。梁天監造仙殿前。又一行云。五十石錢。然形製不能容今之五十石。可知古斗斛小。六朝時已大於古。而今又大於六朝時也。夢溪筆談曰。鈞石之石重百二十斤。後人以一斛爲一石。自漢已如此。飲酒一石不亂。是也。漢之一斛亦是今之二斗七升。以鈞石之石百二十斤。今秤記之。當三十二斤。亦今之三斗酒也。挽轡弓弩古

人以鈞石率之。今人乃以梗米一斛之重爲一石。凡石者以九十二斤爲法。乃漢秤三百四十一斤也。今武卒蹶有九石者。計其力。乃古之二十五石。弓有挽三石。乃古之三十四鈞。又曰。考樂律及受詔改鑄。渾儀。求秦漢以前度量。斗。計六斗。當今一斗。九合。秤三斤。當今十三兩。爲升中方。古尺二寸五分。十分之二。今尺一寸八分。百分分之四。十五強。宋時襍注曰。古一斤。當今四兩。三分兩之一。一兩當今兩

古今釋疑

卷之十八

五

銖半。愚按通典。魏初杜夔造斛。大于昔時。晉志。魏景元四年。劉徽注九章商功曰。當今大司農斛。圓徑一尺三寸五分五釐。深一尺。積一千四百四十一寸。十分之一。王莽銅斛。於今尺爲九寸五分五釐。徑一尺三寸六分八釐七毫。魏斛大尺長。莽斛小尺短。程大昌演繁露曰。杜佑敘六朝賦稅。而論其總曰。唐志一尺二寸爲大尺。二篇爲合。三斗爲大斗。十斗爲斛。大要度量三升。當今一升。秤則三兩。當今一兩。尺則

尺二寸。當今一尺。陸文裕深曰。虞書曰。乃同律度量衡。三代共之。至秦不師古。而後紛綸莫定矣。迨南渡六朝割裂之際。乃有大升大兩。長尺之法。當時調鍾律。測晷景。及冠冕制。用小升小兩。自餘公私。用大升兩。或曰。三兩三升。尺二寸。隋制也。董彥遠亦云。古量不及今三之一。胡三省曰。北魏高祖已有廢大斗去長尺之令矣。陶貞白曰。古秤惟有銖兩。而無分名。今則以十黍爲一銖。六銖爲一分。讀去四分成一兩。十

古今釋疑

卷之十八

五

六兩爲一斤。雖有子穀秬黍之制。從來均之已久。依此用之。蘓恭曰。古秤皆複。今南秤是也。後漢以來。分一斤爲二斤。一兩爲二兩。李杲曰。六銖爲一兩。即二錢半也。二十四銖爲一兩。古之三兩。今之一兩。古之二兩。今之六錢半也。近世李時珍曰。初吐絲爲忽。十忽爲絲。十絲曰釐。四釐曰分。十釐曰分。四分曰字。二分半也。十糸曰銖。四分也。四字曰錢。十分也。六銖曰一分。讀去二錢半也。四分曰兩。二十四銖也。八兩曰

鎰。二鎰曰斤。鎰斤半也。准官秤十二兩。三十斤曰鈞。四鈞曰石。一百二十斤也。今古異制。古之一兩。今用一錢可也。通雅曰。由此論之。三兩爲兩。三升爲升。尺二爲尺。不始于唐隋。而先于南北朝。以李東垣之言。前漢已有複秤。以文裕之言。則變古始于秦。以張子賢之言。則趙宋之斗斛。又大于蕭梁時。以李東璧之言。一兩用一錢。則十之一矣。要必候氣截管。以取律度。然後可得而定也。履按度量衡之大小。豈獨古今不同。而當時亦已不一。如近代之尺。則有鈔尺。有三司布帛尺。有工匠尺。術家尺。醫班九天玄女尺。曆家有晷度尺。醫家有全身尺。或有長於前代者。或有短於前代者。量衡更異。固不能使之齊也。由此以推。唐宋亦然。豈可執一尺一斛一秤。以爲一代之制乎。考者得其大槩爾。

古今釋疑卷之十八終

古今釋疑後序

古今釋疑者。余叔兄素北所著書也。姑孰太守楊公說而刻諸治所。旣歲事叔兄。誥書命余爲之序。曰。非以稱譽爲也。蓋將使世之君子知吾一門孝友文章。有如是焉。爾憶余敢言學乎哉。嘗歎古之大儒。莫不聲振一時。名播萬世。迨其後子孫之名字已泯。然不可復收自漢之向歆彪固。宋之蘓氏父子。而外欲求文章濟美。焜耀史策者。何少也。將所謂極盛之下。固古今釋疑入 第序 汗青閣

難爲繼者。耶抑名者。天之所忌。豐于前者。不能不嗇于後。耶。若乃累葉之後。言有壇宇。行有坊表。而著書立說。猶足以梯航學者。而爲有道所推重。抑又難矣。余高祖明善先生。以理學傳家。淵源似續。至世父文忠公。而集厥大成。四世著作。不下千卷。爲之後者。易言學乎。迺叔兄以布衣眇眇之躬。力起而繼承之。任莫重焉。志莫大焉。蓋其立身行道。固自有所以荷析薪而肯堂構者。而不徒恃乎區區編褰之迹也。然世

際末流巖棲谷飲之士所在多有特以文辭闕如旋至湮沒是二德立言又未嘗不並重焉叔兄天姿英敏少而嗜學奉文忠公提命獨久序刻伯仲之後益得以屏絕塵坐專意肆志於經籍又自總角以迄壯歲足跡幾徧九州南窮百粵侏儻之鄉北出居庸直抵沙漠計生平閱歷數萬餘里其間山川之阨塞風氣之變遷語言習俗土物之殊異莫不瞭於目而晰於心又時遇宿儒舊德遺民野老之屬相與諮詢掌古今釋疑

第序

二

故蒐討異書而備識之退而總萃乎篇籍鉤稽乎幽隱盡氣窮神晝夜罔懈於是度之人情衷之大道會通而後論定故其取材也廣其致力也深其研索剖決也核而不枝精深而有本措而行之其有資於世也審矣夫秦火之餘典墳散軼漢唐諸家各師其學以疏解六經引經斷事往往裨益家國迄乎宋儒掃除章句爰究精微一歸性命至有明而程朱之學遂獨尊於天壤乃世之迂疎者或借以窟穴其中高譚

玄渺無補實用於是儒林道學遂判爲兩塗而無忌憚之流因敢於斥洛閩爲僞學嗟乎曾知卽費藏隱舍博無約乎哉書鬼魅易書雞犬難是故才士百而精禮樂者一甚矣實學之鮮其人余聞楊公心洛閩之傳者也而獨於是書有取焉其亦洞然於斯旨也夫抑余又有感矣覆巢之下元無完卵而余兄弟猶得以九死餘生讀遺書而祇家學固已有厚幸焉今叔兄又以千雲千載不可必之遇一旦遇之於其身

古今釋疑

第序

三

使世之君子獲是書而讀之曰是某某之孫某某之子也則天之於吾門可不謂篤異乎哉至於余者幼而孤長而病俗累嬰其外憂愁亂其中年甫四十而衰老之態具備行且木卒艸亡學於何有挂名篇末祇增點耳其所以紹先人而慰來學也唯兄是賴兄益勉之矣己未中秋日四弟中發拜書於白鹿山莊之便足樓



古今釋疑後序

昔者著書立說之君子或見推於當世或後世始盛稱之蓋亦往往不一其遇矣然龍門史記歷宣元之後而方顯子雲太玄俟知已于千載則當世賞識爲難要必名人鉅公身爲儒宗其于異人異書有如嗜欲然後以表章爲已任而名山之藏始粲然以出乃不復俟之于異代是故於作者間聲而相思讀其書察其旨因願廣其傳於天下後世不惜殫心力以從

古今釋疑

方序

事斯則非惟作者之幸尤天下後世學者之幸也吾家素北由先明善公以來理學淵源五世相沿復性嗜經史典籍終年閉戶不復關世事故於奇書無不讀於渺義至理無不晰發爲文章無不內挾精蘊而外見英華所著古今釋疑一編其偶寄耳一端耳當書成時年甫二十餘乃蚤歲卽淹貫若是羅衆美以折衷抒卓見以論定信竹帛之武庫烟海之南車也安成夫子聞而賢之過龍膜式其廬不介而孚如舊

相識今之禮士者未有也閱是編爲之副寫簿書之

暇必子夜挑燈亟稱賞今之好學者未有也嗣喟然曰書雖手自方子博綜奧渺實來學所願其觀也余何忍祕此不公當代而迥後起哉梓行諸世今之任斯文而廣教化者未有也素北雖晦跡藏影邈世无罔乎獲此於夫子謂非知已之異不可余忝司訓姑溪親見盛舉因憶宋人李端叔寓于姑溪有集若干卷遂名姑溪集吳公弇守太平乃爲之鈐板吳公雖

古今釋疑

方序

賢然端叔仕于朝而素北則隱于溪山端叔近居治所而素北遠在五百里外又不可同年而語矣是書出是邦之人屈指古今賢太守相與比並艷稱之是則姑溪之美談而藝苑之典故也已余故挂名篇中而志于末簡

橫溪逢月謹題

古今釋疑跋

是書也乃吾合山先生隱居而著也當此出處各途之際余何幸而得跋是書哉憶余年十有七讀書岱宗之下吾師三堂夫子謂余曰今天下固有人矣以吾所交之人論之其學通

古今釋疑人 楊跋

今古貫天人者惟桐城方子合山與臨川陳子去浮二人而已雖然陳同鄉人也或有見時若方子者讀書樂道于萬峰之中不與世接久矣其著述不一而足最尤者莫過於古今釋疑其人其書惜子之俱未必得見也

當其時余固已藏之胸中矣思其書

復思其人思其人復思其書自茲以後若時有是書在吾意中時有是人在吾意內綿綿延延而不置者安能一旦致其身於其側而與之相見耶不二載家君忽有姑孰之命遂買舟

古今釋疑人 楊跋

渡淮丙辰冬始得至其地余於是不禁起舞曰今南矣得與我古今釋疑之人相見是未可知也然姑孰去桐數百里猶無因而至不意戊午之秋家君以公事得如桐與合山相見因求其書欲爲之壽木三請而後得出

既而先生以知己之感并因家君之請吾師之約始惠然來姑孰相與晤對者一月動靜語默裨益良多余何其幸也今書已告成矣余乃得奉是書而爲之跋曰古今之疑亦多矣詎易釋哉不意自數千百年以來吾合

古今釋疑

楊跋

一

三

一人以數萬卷之書而忽聚之于一書使非合天人以爲學羅古今以爲懷者能如是哉今先生以明道自任矣世不我知必自以爲無害然是書一出自爲天下之所咸寶後世之所共讀雖不必俱見其人而其人亦可知矣余因之有所感者由今日而思鄒魯之時纔五年耳前之欲見其書而不可得欲見其人而不可得今則既見其書復見其人且得梓其書跋其書以傳于世也余與先生豈偶然哉摩挲卷帙讐較既卒業於是乎書

古今釋疑

楊跋

四

安成楊嗣漢部山氏敬撰



古今釋疑

楊跋

五

古今釋疑十八卷副都御史黃登賢家藏本

國朝方中履，中履字素北，桐城人。方以智之子也。

此書皆考證之文。一卷至三卷皆論經籍，四卷至

九卷皆論禮制，十卷論氏族姓名，十一卷論樂，十

二十三卷論天文推步，十四卷論地理，十五卷論

醫藥，十六至十八卷論小學算術。各標題而爲之

說。中履名父之子，學有淵源，故持論皆不舛陋。然

鑄舊說以成文，皆不標其所出，其體例乃如策

略，不及其父通雅之精核也。